

156564
1971
100

本書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資助完成的研究成果

吳漁
山集
箋注



〔清〕吳歷撰 章文欽箋注

中華書局

1565564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吳漁山集箋注/章文欽箋注. -北京:中華書局,2007.6
ISBN 978-7-101-05525-2

I. 吳... II. 章...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30980 號

責任編輯 李解民

吳漁山集箋注

[清]吳 歷 撰
章文欽 箋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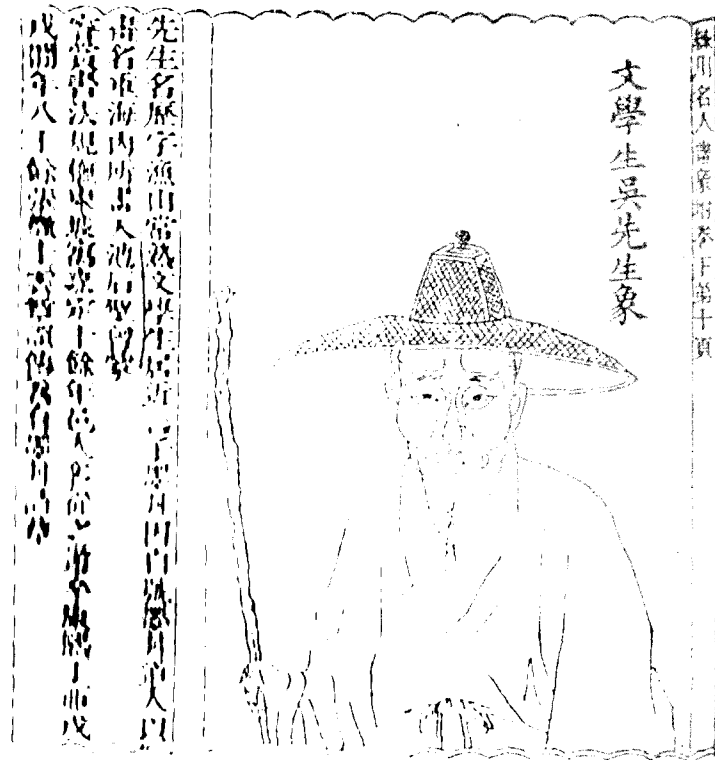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6%印張·8 插頁·60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65.00 元

ISBN 978-7-101-05525-2



程祖慶《練川名人畫像》之吳漁山像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吳漁山集箋注/章文欽箋注. - 北京:中華書局,2007.6
ISBN 978-7-101-05525-2

I. 吳… II. 章…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30980 號

責任編輯 李解民

吳漁山集箋注

[清]吳 歷 撰
章文欽 箋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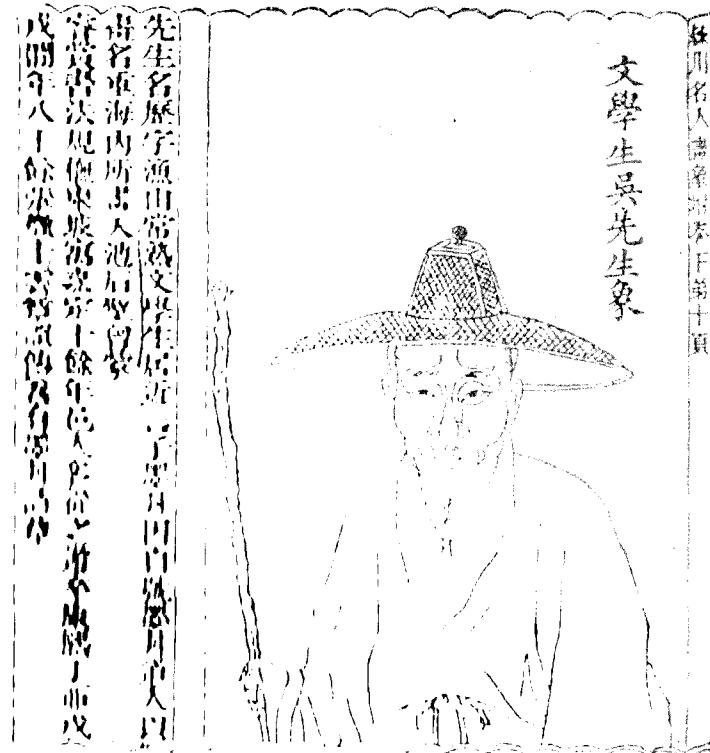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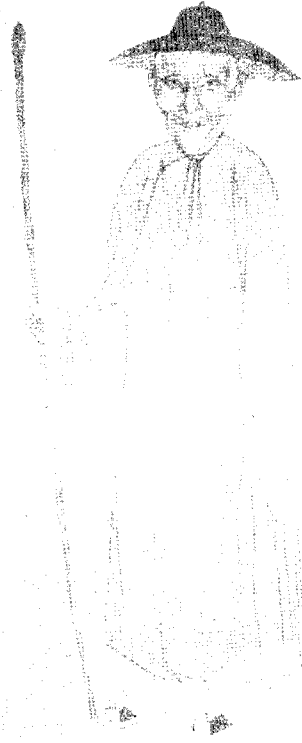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1/32·26%印張·8 插頁·60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65.00 元

ISBN 978-7-101-05525-2



程祖慶《練川名人畫像》之吳漁山像

葉衍蘭《清代學者像傳》第一集之吳漁山像



墨井道人手寫《三巴集》首頁
（原冊藏香港藝術館，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52）

墨井道人手寫《三巴集》首頁

（原冊藏香港藝術館，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52）

三傳集
墨井道六

此首有相類處每托年差五皆謂瓜瓞胡老夢不似
對名雅尾有古文古通物在四妙響再奔通祖東看處
何離化發之態集何樓產上筆色筆未終
張羊祠
後視言列果於羊若何身欲發眉眉者何其多草
身雖能敬道我年病當惟我前引唱歌舞在怕道我
驅邪才不問何損上牙能收與往東南暮西北
張善浦
湖初來客滿溪船不敢開動名而信石弱過溪多
起
鳥龍陸我因領何酒東欲往領朝夫公小神泉
系事到那能止外多誰去強身歌都非情情情
夏不知難善此初何真陸真能危不其地矣若準行程是
歌就波名利西應進頭更難年暮那悲兩三餘各計開空
本我發舟不於傳打標物轉人危急讓浦其流現
有朝似酒西路
物物落落欲翦葉銀錢可愛莫莫牙現否
仙石寫梅出城那奇過山開天打落葉鞠春家住竹芳
誰揮南枝莫莫我我葉上有未題語莫驚鳥鳥何處
為錄佳每始其龍觀于玉屏報曲影他何否

墨井道人手寫《三餘集》首頁
(原冊藏香港藝術館, 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 354)

吳歷《寫愛集》抄本序頁(余懷序)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昔人謂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可以作詩
清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可不為甚蓋詩與畫同一
閱世詩為百學一畫畫為百學一詩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兼而擅者既難其人狀字久矣歷歷
通泉踏雪乃其神韻超然與物無礙故沈石田
物之變曲且字像如盤如扇或云此乃為知者道者易
三與作人言也奈何吳子隱此道人公之寫山水卷卷
人謂其神以與古耕煙弄墨一日其後如其善者而
知其善者徒見其善以盡掩而不知其善之洋洋乎
五月因遊雲漢觀其頭廣衣襟清閒致氣潤蒼
涼相呼吟詠想見其聲響解衣於筆直寫時時
日寫言出語不隨我受嗔嗔嗔嗔嗔嗔嗔嗔嗔嗔
是為序意此外又余探題非松阪道正風雨舟中

高寒

并序

盧山吳曆



高寒

十年萍蹤無緒。物與西窗紙。不與。到處荒涼。新第宅。無人。張
舊。春。冠。紅。蓮。春。未。游。情。在。春。外。鴻。飛。盡。意。象。今。日。閉。居。猶。不。覺。共
誰。沈。醉。老。漁。竿。

秋夜

秋夜。秋。無。音。昔。身。感。生。幾。多。地。鼓。角。清。山。空。野。火。明。紅。影。
斷。草。孤。花。亂。人。可。愛。空。庭。夜。寂。夜。殘。燈。

病雨

病。雨。出。林。松。子。春。春。雨。解。沙。冷。外。柳。昏。黃。春。雨。春。風。吹。柳。花。
鳴。幾。歇。幾。多。悲。知。不。以。淚。血。澆。指。畫。

避地不歸

二年身世孰如萍。兩鬢相看白滿生。舊恨悲秋伴曉晴。吳鉞卷而
去。鷓鴣。朝。中。見。說。收。黃。鳥。京。口。預。聞。水。淚。聲。安。得。小。舟。暫。有。歸。
家。黃。葉。滿。江。迎。

讀西臺御史記

望盡崖山淚眼枯。水寒沉玉屑難收。敵時敵斷肯如意。笑喻於今
化也無。

二

吳歷《高寒詩》十本百頁
(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吳歷詩鈔

《吳歷山平片詩鈔》封面

已酉秋

墨井集

金山詩稿卷之四

吳歷《墨井集》封面

桃溪詩稿序

近來畫家不復知屋木人物里中漁山吳子摹劉松年四皓圖輟以贈余蓋其朽約皴染踰兩月而後就余觀郭恕先畫屋木樓觀多與王士元對手往往假士元寫人物于其中漁山有志於古命意造景以二李恕先輩為師此所以夙絕於今人也漁山不獨善畫其於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蓋亦以其畫為之非欲以塗朱抹粉爭妍於時世

吳漁山《墨井詩鈔》序頁（錢謙益序）

除夕二首

怒驚爆竹心酸酒債春連半日損
逢貧止守官未至漏終淡况

臘雪階除看又移貧家勸重飲
流剝寄官位亦日若事重

元旦二首

朝來新雪覆衣花昨日之
朝來新雪覆衣花昨日之

朝來新雪覆衣花昨日之
朝來新雪覆衣花昨日之

朝來新雪覆衣花昨日之
朝來新雪覆衣花昨日之

書

書

墨井集序

聖篤焉言人於性法無違者天學之眞光必照則未見照者
可痛自躬循矣况降格以求凡學有內心者於天學亦不遠
故明季如虞日瞿氏忠宣公之已得眞光之照洞本徹原其
後有墨井道人者詩畫琴書一一能致其曲而不以干世殆
所謂學有內心者歟故亦得追隨瞿氏鄉先輩與聞夫天學
之眞同時有李二曲徵君固深於道學者也意者於吾天學
亦有所聞歟不然何其言之似吾天學也著有顯天約每旦
焚香仰天叩謝降衷之恩生我育我仰矢今日心毋妄思口

墨井集序

一

吳歷《墨井集》序頁(馬良序)

吳歷《除夕二首》、《元旦二首》書影

(李尚峰藏,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63)

序

蔡鴻生

明清易代之際，常熟吳漁山先生經歷過世變的震撼，從悲憤、徬徨和孤寂的心路歷程中最終走向“天學”，完成了由儒士到修士的精神蛻變。按其歷史地位而言，他既是文化遺民，又是中西會通的先驅，可惜被畫名和詩名所掩，吳氏超世脫俗、究心天人的思想光輝未能得到應有的顯揚，真是一件憾事。

早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史學前輩陳垣先生爲了發潛德之幽光，曾廣泛輯錄和文集集中的吳漁山事跡，撰成年譜和傳略，概爲吳漁山研究奠基，亦爲吳漁山研究定調。他明確指出，吳氏“以詩畫傳道”，“爲能接受西洋文明之先覺”。吳氏克己省躬，獨闢境界，其詩品、畫品和人品，在清初士大夫中確實難能可貴，值得後人景仰和追思。

章君立欽勤苦力學，承續陳垣前輩開創的研究課題，多年致力於吳漁山集的編纂、補遺和箋注，堪稱“吳高士”的後世相知。本集中的《詩鈔補遺》和《畫跋補遺》，集腋成裘，甚見功力。至於所作的箋注，除得力於自身的學養外，還隱約可見陳寅恪先生詩史互證的教澤。第一，古典與今典。《澳中雜詠》第十三首“浪遶三山藥草香”之句，古典“三山”出自《史記·封禪書》的三神山：蓬萊、

方丈、瀛洲。今典則指廣東台山縣之上川島，又名三洲或三山，為耶穌會士沙勿略埋骨之地。第二，教義與格義。《聖學詩》中有“若非死後權衡在，取義存仁枉聖賢”之句，箋注說明這是通過“格義”來“合儒”：“仁與義皆為儒家道德規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體現了儒家聖賢的人生價值觀。漁山認為若非天主掌握着賞善罰惡的權力，使取義成仁者的靈魂得昇天堂，歷代聖賢的人生價值，便無法體現出來。這種意思，亦類似明末徐光啟，謂天主教有合儒、補儒的作用。”由上兩例，可以看出章文欽先生為《吳漁山集》所作的箋注，具有訓詁與闡釋統一的學術眼界，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說他既有輯集之勞，又有探究之功，想必不至於言過其實吧。

《吳漁山集箋注》的問世，為明清之際的文化史和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呈獻了一個精耕細作的文本，亦文亦史，可讀可品。其中有繼承，有創新，並不是輕而易舉的。箋注者業精於勤的治學風格，滲透於字裏行間。埋頭苦幹，務實求真，此風可長，但願能夠蔚然成風。

二〇〇六年深秋序於中山大學

前言 吳漁山的生平及其著作

吳漁山的家世及生平

吳漁山(1632-1718)是明清之際一位引人注目的文化名人，在中國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頗為重要的地位。

關於吳漁山的家世，吳訥《吳氏譜圖序》稱：“常熟去吳城百里，為吳屬邑。先君子嘗言：吾家世居是邑。元入中國，邑里被兵，寧於早散，譜譯亡矣。吾曾大父誠庵府君娘關孑立，始自邑城東隅遷居支學橋。上游舊言吳故里之側，以至於今。自是而上，不可得而詳矣。”（《郁松年《海虞叢書》）支學橋又名言假橋，言公故里又稱上游。言公謂言假，言上游，孔子弟子，以支學見稱，為吳地人文化育的先賢。

吳訥字敏德，十歲能誦五經，既長淹貫群籍。永樂間以薦徵至南京，為監國朱高熾所賞。洪熙間拜監察御史，出巡江浙、貴州，所至有威惠。宣德間陞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掌院事，皆政能識大體。嘗年乞休歸里。著有《群書補注》、《文章辨體》、《思庵文粹》、《棠陰比事》、《詳刑要覽》及詩文集等。卒年八十二，諡文恪，從祀于游祠。訥孫淳，字厚伯。正統進士，擢御史，出理淮陽鹽法，以清評振職聞。曾孫堂，字子昇。弘治進士，由知縣擢監

遁入空門。此後十餘年間，漁山每喜托跡僧寺，結交禪友。康熙三年(1664)遊吳興後，從陳瑚避暑虞山破山興福寺。四年(1665)再遊吳興，復陪陳瑚遊歷天聖寺、道場山及弁山白雀寺等當地佛教名跡。蘇州城外寺院林立的堯峰，留下漁山與忘年知友許之漸的足跡；浙江秀水金明寺的拈笑齋，留下漁山與同里知友陳帆探訪燈公和尚時的題詩。而漁山最為親密的禪友，要算蘇州興福庵的默容和尚。

興福庵舊名集福庵，位於蘇州城內西北隅嘉魚坊。建於南宋嘉定年間，明宣德年間重建，後廢為葉氏別業。順治十二年(1655)僧證研置地復興。默容是證研的大弟子，也是漁山、許之漸和陳岷的禪友，從漁山學畫，復有志於詩。漁山每過吳門，必至興福精舍，故默容得漁山之畫獨多。康熙五年(1666)，漁山為默容作《做古山水冊》十幀。次年，為作《雪山圖》，王時敏題跋稱：“漁山《雪圖》簡澹高寒，真得右丞遺意。默公孤情絕照，氣韻相同，故宜其殉知之合乃爾。”(《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冊，頁28)

許之漸於康熙初年官御史時，因出名為李祖白《天學傳概》作序，受楊光生劾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案波連罷官。康熙九年(1670)，湯若望案既白，之漸奉詔進京，與漁山同往。十年(1671)，默容以抱病助證研創建藏經閣，盡瘁而卒。漁山與之漸在自京師返江南途中，遽聞默容示寂之信，人琴之痛，久未能已。十三年(1674)，漁山作《興福庵感舊圖》並題詩其上，以抒寫對默容的悼念之情。次年，為默容之徒聖予題《做古山水冊》；為默容之師證研作《澗壑蒼松圖》以賀其六十壽誕。從證研、默容至聖予，漁山與興福庵僧，交凡三世矣。而漁山在僧寺蹤跡之密，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是“客舍三年半在僧”(《寫憂集·著書樓次韻話隱》)。

康熙十五年(1676)，漁山作《雨散煙巒圖》，跋云：“予鹿鹿塵空，每紙筆和墨，輒作世外想。初不從故紙中覓生活，然安得買山資，結廬大癡舊隱處乎？”(卷五《墨井畫跋》第十七則)漁山早年即有蕭然世外之想，在與僧人往還期間，自號桃溪居士，屢見於題畫名款。儼若不是由於默容的過早謝世，漁山極有可能由參居士禪而出家為僧，同許多逃禪的明遺民一樣，伴隨着寺院的晨鐘暮鼓、青燈黃卷以度餘生，而不是轉向自西方傳入的天主教尋求心靈的慰藉和寄託。

萬利馬竇(Matteo Ricci)在韶州傳教時，有江南儒士瞿太素(汝學)，勸利氏改僧冠僧服為儒冠儒服，使天主教更能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至萬曆三十三年(1605)太素從羅如望(Joannes de Rocha)受洗入教，為常熟第一位天主教徒。天啓三年(1623)，太素之正式教(教名馬竇)請艾儒略(Jules Aleni)赴常熟，為常熟開教之始。正式教之從兄式相亦從儒略受洗。瞿氏為常熟望族，與漁山相居相鄰的于游室，自明末即為天主堂，漁山自幼受洗，則其家族自明末即已奉教，且當不受瞿氏家族的影響。

漁山雖自幼受洗，稍長喜與佛教方外之人往還，四十歲以後纔漸漸專注於天主教。康熙十一年(1672)，虞山何世貞著《崇正必辯》前後集，其卷間人名題：“吳歷漁山、唐璘、大石、閔。”知是時漁山已與天主教友往還。《崇正必辯》為反駁楊光先攻擊天學的言論而作，該書何氏自序稱：“夫楊光先之有《闢邪論》也，由心中有佛氏，士有天主故也。”(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238)何世貞之辯大學為正，佛氏為非，於漁山不能無所觸動。

至於漁山與西洋教士最初往還之跡，其《頌先師周鐸》云：“五百勳華柳樹中，七載慈祥感下民。”(《三巴集·聖學詩》)陳垣先生釋此二句稱：“此人在中國，當有五十年，卒時當有七十歲，崇禎順

治間到中國。……漁山之親炙，當有七年。”（《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若以康熙十九年（1680）往澳門算，則漁山之初識周鐸，當在康熙十三年（1674），故周鐸實為漁山最早的一位天學師。

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七月，漁山以《湖天春色圖》詩畫贈太倉疇函，款題：“疇函有道先生僑居隱於婁水，予久懷相訪而未遂。於辰春從遊遠西魯先生，得登君子之堂。”（《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81）遠西魯先生，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謂即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魯日滿字謙受，比利時耶穌會士，順治十六年（1659）與同國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至中國，長期在江南傳教。清初常熟教務的發展，以魯日滿之力為多。這時的漁山，已作為常熟教會的相公（在俗傳道員），隨魯日滿至太倉訪問教友。同年九月，魯日滿在太倉病逝，葬於虞山北麓天主教墓地。

魯日滿去世以後，柏應理成為漁山的又一位天學師。柏應理字信未，長期在江南及江西、福建、湖廣、浙江等地傳教。康熙十九年（1680），柏氏被任命為耶穌會中國副省司庫，奉派前往羅馬，請求增派教士來華，並允許用華語舉行彌撒。柏氏攜五名優秀的中國候選人同行，以便向羅馬教廷證明這些候選人能夠勝任司鐸的職位，其中包括教名為 Simon Xavier de Cunha 的漁山。

柏氏一行於康熙十九年十一月（1680年12月21日至1681年1月19日）到達澳門（據陸希言《澳門記》）。其時新任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的畢嘉（Giandomenico Gabiani），祇允許最年輕的兩名中國人前往羅馬，漁山被禁止隨同前往。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柏應理攜年輕且通拉丁文的沈福宗等二人，在澳門附近乘葡萄牙船前往歐洲，漁山則留在澳門三巴靜院的華人初學院學道。

澳門是當時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播中心。三巴靜院是耶穌會在

澳門的會院三巴教堂附設的神學院，又稱聖保祿學院，創立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專門培養赴中國、日本、越南、朝鮮等地的傳教士。與漁山同隨柏應理至澳的陸希言稱：“有文士焉，衣服翩翩，吟哦不輟。從天主堂而出入，讀書談道，習格物窮理而學超性者。”（《交遊文略》陸希言《澳門記》）即寫在三巴靜院學道的修士。而格物指自然科學，窮理指哲學，超性指神學，與拉丁文和中文同為靜院的基礎課程。

漁山學道時年垂五十，眠食於三巴堂第二層樓上，同學者多為十六七歲的少年。與這些同學少年相比，漁山在學習上碰到的困難要大得多。當時天主教的《聖經》是拉丁文本，靜院的教材絕大多數用拉丁文寫成，教會習用拉丁語舉行彌撒。漁山以知命之年，學習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隔膜的拉丁文、基督教神學和西方古典學術文化，他深知其中的艱辛，曾謂：“余學畫二三十年來，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筆墨如此，況學道乎？”（卷五《墨井畫跋》第四十一則）

為了使學道能有新的進境，漁山焚膏繼晷，矢志苦學。晚上課讀以後，漁山仍在燈下與西洋修士交談以學習拉丁文：“燈前鄉語苦西中，未解還將筆可通。我寫蠅頭君寫爪，橫看直視更難窮。”（卷五《三巴集·澳中雜詠》之二十六）漁山與西洋修士用中西語對話，語不達意處再加上筆談。但寫來寫去，還是從左到右橫排的西文對從上到下豎排的中文，橫看與直視，更難窮究。他常常在燈下苦讀，直至自鳴鐘聲打破深夜的沉寂。甚至下決心焚棄心愛的畫硯，停止作畫，不再吟詩。通過在澳門三巴靜院艱苦的學道生活，漁山確立了對天主教堅定的宗教信仰，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杭州入耶穌會為修士，在實現從儒學到天學的人生信仰的重大轉折中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再次自澳門返回江南後,漁山往來於蘇州、常熟、南京、上海之間,開始了作為天學師的傳教生涯,一度擔任蘇州天主堂的傳教會長。康熙二十四年(1685)祝聖的第一任華籍主教羅文藻,成為漁山最尊敬的天學師。康熙二十七年(1688),羅文藻在南京祝聖吳漁山、萬其淵和劉蘊德三人為司鐸,這是華籍司鐸第一次由華籍主教祝聖。

漁山晉陞司鐸前後,有十年在上海傳教。他不顧年事漸高,體弱多病,教務繁忙,堅持潛心修道。五十九歲時(康熙二十九年,1690)作和姑蘇沈、范二子的《次韻雜詩七首》,之三云:“近究西文學,竟虛東下帷。殘篇多鼠跡,新簡亂螢飛。”之四云:“潛修惟耐久,閉戶等書囚。……願以常生道,引人篤信謀。”皆寫其潛心研習拉丁文教理,以期能用天學之道化導世人。這時的漁山,已久不與僧侶往還,對江寧巡撫湯斌禁毀淫祠之舉則深感欣慰,故同詩又云:“忻見官除妄,絕無納叩扉。”(卷三《三餘集》)

在上海傳教時,漁山常駐老天主堂敬一堂。該堂由意大利教士潘國光(François Brancati)創建於崇禎末年,其時有司鐸四人。自楊光先掀起教難以後,上海教友有若干年無司鐸照顧,教友已有信仰冷淡者,令漁山《牧羊詞》有“肥者能幾群?瘠者何其多”之歎。但他並不灰心,而謂:“草衰地遠似牧遲,我羊病處惟我知。前引唱歌無倦惰,守棧驅狼常不臥。但願長年能健牧,朝往東南暮西北。”(《三餘集》)當時上海教友多在浦東,他常常渡過黃浦江去照顧教友,浦東浦西,日夕奔馳,忘記了勞累和霜鬢凋殘。

康熙三十年至四十七年(1691-1708),漁山作為嘉定東堂的管堂司鐸,常駐其地。嘉定東堂由徐光啓弟子孫元化創建於天啓年間,延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駐堂傳教,成為日後漁山在嘉定教業的始基。

這時嘉定東堂已殘破不堪,堂西一巷和南屋二廡為兩鄰所佔。漁山於康熙三十四年作《破堂吟》云:“四壁漏痕如篆草,屋角風潮半傾倒。庭飄亂瓦同落葉,樹連蘿薜牆欲壓。道房冷暗遍生苔,問客難逢為道來。”(卷四《詩鈔補遺》)其所居的東樓,則飽受西照太陽暑熱的蒸熏烤灼。已經棄絕世榮的漁山,安之若素,“一鐸冷然,青甃自守,風蕭雨晦,牧我群羊”(《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

由於受魯日滿的影響,漁山十分崇敬同會先賢方濟各·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其教名即稱西滿·沙勿略(Simon Xavier)。方濟各·沙勿略出身於西班牙貴族。1534年在巴黎大學讀書時,成為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Loyola)最早的門徒之一。1540年受葡王若奧三世(João III)的派遣,作為教皇保羅三世(Paul III)的使者到東方來,先後傳教於印度、馬六甲和日本。嘉靖三十年(1551)、三十一年(1552)兩度抵達廣東上川島,百計不能入內地,病死於島上。漁山《聖方濟各·沙勿略》讚曰:“特選之器,聖教柱礎。隨救世主,擔荷劇苦。……非止本會之棟梁,實乃亞西亞之慈父。”(《三巴集·聖學詩》)沙勿略之辭樂就苦,為漁山所效法,躬行實踐數十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漁山在嘉定組織教友團體聖方濟各會,誡會眾曰:“凡聖人瞻禮,須學聖人行真,不可忽過。即如聖方濟各為東洋傳教之首,梯航九萬里而來,原盡許多艱危,茹苦如飴,行道以仁德,化人以超理。”(卷八《續口譯日抄》)要求牧下教友亦效法沙勿略的榜樣。

康熙四十年(1701),漁山在嘉定度過七十壽誕,作《七十自述》詩四首以言志,抒寫學道未成的感慨,自述清貧儉樸的傳道生涯及其高蹈塵外的傲岸風骨,寄託對故鄉及兒孫的思念之情,自道平生出道的滋味。如之三云:“兩兒如願隨修業,卻愛傳家道氣

全。”之四云：“而今啖蔗無多齒，自笑粗知老味全。”（《三巴集·聖學詩》）經過近三十年學道、修道、傳道的心路歷程，漁山終於完成了從儒學到天學的人生信仰的鉅大轉折。

大約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起，漁山返回上海，安度人生的最後時光。四十九年（1710），漁山作《農村喜雨圖》並題詩題跋，其題跋稱：“予耄年物外，道修素守。樂聞天下雨順，已見造物者不遺斯民矣。”（《墨井畫跋》第三十七則）造物者又稱造物主，即天主。漁山喜雨之情，雖與儒者無異，卻把甘霖之降，歸諸“造物者不遺斯民”。可見暮年的漁山，仍以傳道為職志，而以詩畫及題跋為載道之具。

約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漁山又有《致王石谷尺牘》。石谷與漁山同里、同庚、同學且同教，然熱衷名利，直至暮年仍然信仰冷淡。漁山以諍友兼司鐸的身份，奉勸石谷省察自己，傾心告解，以贖前愆，虔領聖體，兼領聖寵，為“百年一着”作準備。並敦囑：“此乃第一要務，幸勿為絮瑣。”（卷六《畫跋補遺》）漁山的告誡發生了效果，石谷終於成為一位虔誠的“學道者”。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廿五日（1718年2月24日），漁山在上海去世，享年八十七歲。葬上海南門外天主教墓地，由同會西士孟由義（Manuel Mendes）立碑，題曰：“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

二 吳漁山的著作及其基本內容

關於漁山早年的著作，陳垣先生《〈墨井集〉源流考》稱，“漁山”三十歲前之詩名《桃溪集》。順治十七年（1660）錢謙益有《桃溪詩稿序》，康熙七年（1668）唐宇昭所序者亦《桃溪集》。康熙三年（1664）、四年（1665），漁山從陳瑚遊吳興，遊蹤所至，疊有唱和，

陳瑚乃選漁山詩為《從遊集》，並為作序。康熙元年（1662），“漁山喪母後，頻客吳興，有《寫憂集》，即余懷所序者是也”。“《桃溪》、《寫憂》、《從遊》各集合為《墨井草堂詩》，陳玉璣所序者是也”（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附，頁55）。

蔣光煦《東湖叢記》二載：“道光間孫子瀟太史原湘別購得漁山手稿，為《桃溪》、《從遊》兩集，唐半園宇昭序之。”容庚先生曾得兩集抄本，並將孫原湘之跋錄入其《頌齋書畫小記》（參閱卷首孫原湘《桃溪、從遊集合册跋》）。然抄本未見。李杕《吳漁山先生行狀》謂漁山又有《暫永篇》一卷，今亦不可見。可見者為《寫憂集》，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有藏抄本，承友人李慶新教授之助，得窺全豹。所載之詩與康熙五十八年（1719）陸道淮刻《墨井詩鈔》上、下卷完全相同，祇是其中數首題目及余懷原序，陸氏刊本有所改竄。陳垣先生《年譜》上謂余懷序作於康熙四年（1665）。然《寫憂集》原序中有“吳子漁山，學道人也”之句，集中之詩多有康熙四年以後之作，年代最晚者作於漁山在嘉定傳道時。余懷卒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猶及見之。故此序應作於余懷晚年。是集的編成，應在漁山傳道於嘉定時，包括漁山早年至晚年之詩。而是集之得名，則因卷首《寫憂》一詩，其首聯云：“十年萍跡總無端，慟哭西臺淚未乾。”所寫非喪母之憂，而為亡國之憂，正合於漁山的明遺民身份。陸刻《墨井詩鈔》卷末陸道淮跋稱：“《墨井詩鈔》二卷、《畫跋》一卷，吾師在上洋舉以付淮者也。”蓋《寫憂集》又名《墨井詩鈔》，為漁山晚年訂定之本，陸氏據以刊刻成書。道光間常熟顧湘小石山房叢書本《墨井詩鈔》二卷據陸本刊成；宣統元年（1909）上海扶軒印《墨井集》卷二《墨井詩鈔》則據顧本。

康熙十九年（1680）漁山赴澳學道，以在澳所作諸詩為《三巴集》。王官穎、尤侗為之序。《三巴集》前帙為《澳中雜詠》絕句三十

傲》和《每瑟論衆樂章》。原藏上海徐滙書樓，方豪教授從徐宗澤司鐸處借出，請盧前先生共同校訂未果，後由盧氏以“無名氏”之名載入飲虹簃刊本。方氏復與鄭騫先生共同校訂，初稿印行於1950年。1968年重訂後，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

漁山在嘉定傳道時，牧下教友趙侖有《續口鐸日抄》一卷。趙侖倣明季福唐李九標記艾儒略等言行所作《口鐸日抄》，為漁山作《續口鐸日抄》。所記始於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1696年8月15日）聖母昇天瞻禮，止於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1697年12月25日）耶穌聖誕日。上海徐滙書樓有藏抄本，李杕輯印《墨井集》時收入該書卷五，改名《吳漁山先生口鐸》，今仍舊名。

此外，上海圖書館藏抄本《三巴集》附有《周年瞻禮匾對聯句》一卷，亦為漁山所作。《續口鐸日抄》載趙侖作有《瞻禮單》，頗受漁山及上海司鐸的重視，漁山所作，蓋為與《瞻禮單》並行而適合於天主教傳統之匾對聯句。箋注者至上海訪求未得，復承復旦大學汪熙、陳絳二位先生向館方查詢，答以該館原有收藏，但目前無法找到原書。失望之餘，尚祈盼能早日找到，以公諸同好，使漁山的著作得成全帙。

在瞭解漁山著作的收藏及刊行情況之後，我們將進而瞭解這些著作的基本內容。

詩為心聲，明亡之後，明遺民多以詩言志，發為哀怨之音，寄其家國身世之感。《寫憂集》所載漁山早年的詩作中，便不乏這樣的篇章。如《寫憂》首聯所云“慟哭西臺”，為明遺民十分常用的典故。明遺民多借宋遺民謝翱登富春江畔嚴子陵釣臺之西臺，拜祭文天祥的英靈，作《西臺慟哭記》，抒寫對宋室淪亡的悲憤，來表達自己的異代同悲。與這首詩同調的還有《讀西臺慟哭記》三首。

《病馬》云：“毛骨尚殊衆，秋深奈病何？戰場空草綠，壯士且

悲歌。力盡塵無限，嘶殘歲幾多？主恩知不淺，淚血灑晴莎。”漁山作為年青一代的明遺民，大約亦曾萌發過參加抗清復明運動的想法，然以寡母尚在，加上抗清形勢每況愈下，漁山十九歲時（順治七年，1650），瞿式耜在桂林殉難；二十八歲時（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圍攻南京，不久敗退，此後復明運動已成強弩之末。詩中描繪毛骨尚殊而臥病深秋，力盡嘶殘，淚血晴莎的良馬，和面對血沃草肥、空無一人的戰場而慷慨悲歌的壯士，抒寫報國無門的感慨，實為漁山早年心境的寫照。

順治十一年（1654），南明英烈瞿式耜的忠骨歸葬虞山，年青的漁山以滿腔熱血寫下《哭臨桂伯瞿相國》，詩云：“桂林未遂知銜恨，蔓草空遺淚眼看。……回首自懸孤劍後，白楊蕭瑟路漫漫。”陸道淮刊刻《墨井詩鈔》時，將詩題改為《哭友》，“桂林”改為“桂枝”，“蔓草”改為“詩草”，以隱諱漁山與南明的關係，使人以為漁山所哭者是一位名落孫山的寒士，三百年來，如墮五里霧中。其他如《送朱舜水之日本》被改為《送友》，《贈唐茂弘孝廉之澎湖》改為《贈唐茂弘孝廉》，皆屬此類，賴有《寫憂集》鈔本出，始發其覆。

世間不可廢者無如節。志節為明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漁山不但終生持守遺民的志節，而且在詩文中不斷謳歌這種志節。漁山喜歡畫竹，頗稱能手，傳世或見諸畫錄者不下十餘幅，正由於竹為歲寒三友之一，被視為君子志節之象徵，與明遺民崇尚氣節的精神相合，他在畫跋中反覆道及：“風霜之變，百卉披靡，獨竹君之蒼秀卓絕。”“崖石犖確，乃見竹君之節操。”“竹之所貴，要畫其節操，風霜歲寒中卓然蒼翠也。”“興來畫竹，要得其兩風流韻，霜雪灑然，乃得竹君之品格。”（《墨井題跋》第五十、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則）與前引諸詩連讀，數百年後，猶令人既悲其志，且高其節。

漁山以名畫家兼明遺民，平生以志節自勵，復敦尚人品，其人

品素爲世所重，早年即有“吳高士”之目。漁山高蹈塵外，遺世獨立，以其清淨恬淡的山水畫風，寄託自己理想的生活境界和高懷逸致，從其題畫詩可見一斑。爲默容作《臥雪圖》題云：“澗瀑冰泉咽又鳴，四山飛雪入窗明。自甘僵臥茅茨裏，州縣無求識姓名。”題《山水圖》云：“隱居只在一舟間，與世無求獨往還。遠放江湖讀書去，還嫌耳目近青山。”（《詩鈔補遺》）

在清初，王摩詰（維）長齋奉佛，黃子久（公望）變服入道，同爲士大夫所向往。經歷滄桑之變，成爲山林隱逸的明遺民，多以佛道兩教作爲他們人生憂患的伴侶。漁山亦不能例外，其詩文中與佛教有關者已略如前述。至於其與道教有關者，順治年間，漁山同里有張春培，以醫道濟世，依虞山築室而居。十六年（1659）秋，其草堂忽產紫芝數莖，觀者以爲休徵美報，漁山爲作《岑蔚居產芝圖》，後又題詩云：“十洲之島，金芝玉草。無地不生，千年不槁。岑蔚之居，地靈所儲。燁燁紫蓋，嗣興階除。唯德動天，草木氣先。何以誦之，君子萬年。”屬於同類之作還有《題採芝圖》：“溪漲綠平橋，雲歸青滿谷。中有採芝客，長歌徹茅屋。”（《詩鈔補遺》）以及《題畫詩》之十六：“萬山秋霽曉雲開，碧澗聲從樹杪回。筆到自成高遁處，採芝應有綺黃來。”（《寫憂集》）其後漁山逐步專注於天學，出家爲修士後，努力排除不合於天主教義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其詩中又出現嚴闢佛老、批判神仙迷信方面的內容。

明清之際，經世致用之學盛行。如漁山儒學之師陳瑚，以理學醇儒兼明遺民，常存利世濟民之心，興利除弊，不遺餘力。漁山自幼孤貧，長期生活在民間，直接接觸下層百姓，雖不能同乃師一樣以事功實用利世濟民，然對於民生疾苦感同身受，充滿同情體恤之意，時時形諸吟詠。康熙十三年，漁山作《山中苦雨詩圖》寄呈許之漸，題《歎雨十六韻》云：“我本生吳儂，出門四方早。年年苦行

役，何以舒懷抱？今年始歸來，學稼白雲島。一春怒雨翻，三吳盡浩渺。人家依萍浮，桿白鳴空杳。漁火欲入戶，行舟振木杪。……地恐責歲微，夜半潛江潦。憶從遠鄉去，風吹日杲杲。……風黑卷黃茅，中心怒如擣。早計買漁舟，漁舟豈終老？”（《詩鈔補遺》）漁山苦於行役，歸來學稼，偏逢淫雨成災，生計無着，連茅屋也被風捲走，但他仍擔心同樣生計無着，猶難免於重賦徵調，連夜疏濬江潦的吳地百姓。其民胞物與之心，較諸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之心憂寒士尤勝一籌。

這種體恤民艱、民胞物與之心，漁山直至晚年而不變。既見諸其吟詠農民諸詩，又見諸其吟詠漁民之作。《漁父吟》云：“破網修多兩眼花，淘河不厭細魚蝦。採鮪曾進君王膳，四體雖勞敢辭倦？撒網常迷水似天，歌殘醉傍蛟龍眠。鬢髭白盡丰姿老，驚遍風潮怕秋旱。朋儕改業去漁人，聞比漁魚更苦辛。晚知天學到城府，買魚尚有守齋戶。”（《三餘集》）詩中以細膩真切的筆法，描寫了漁父生計的艱難。採鮪二句實爲漁父困於微斂的隱約之辭。而朋儕、守齋戶則爲漁山自指，將自己置於與漁父同等的地位，說自己爲天學之師，比漁父更爲辛苦，到了教會規定必須遵守齋戒的日子，便向漁父買魚佐餐（天主教的齋戒禁食熱血動物，水族不禁），由此可見漁人者與漁魚者的相諧關係。

漁山晚年爲天學之師，常年往來浦東浦西，城鎮鄉村，振鐸傳道，樂此不疲。從《三餘集》的《十年海上》、《題王氏聽松堂》、《村行》、《渡浦》諸詩，我們可以追尋這位不辭辛勞的牧羊人的足跡。而從《續日鐸日抄》所描寫的漁山主持彌撒和講道的場面，及其平日言行的記述，我們則可以領略這位天學師的風采及其天學造詣。

漁山《可歎》詩云：“人生何草草，但憂貧賤不憂道！死別太匆匆，不待齒豁與頭童！死生茫茫無自見，不入參悟定烹煉。紛紛歧

路久迷漫，所誤非獨鬢霜霰。往往儒者墮其機，反嘲天學正理微。……秋毫未合於超性，蓋棺既定罪無已。予今村鐸爲誰鳴？十年躑躅無倦行。安得千村與萬落，人人向道爲死生。”（《三餘集》）《續口鐸日抄》記康熙三十五年（1696）八月漁山遊堂羅溪，夜膳時，“座中有教外人申某者，余（趙侖）姪桓式勸之入教，謂之曰：‘子信儒教，我觀儒教中人未必盡賢。’申某曰：‘我正謂天主教中人未必盡賢也。’先生聞之曰：‘我勸汝從教，非勸汝從人。……人生斯世，如敝舟行海，風觸即沈。僞祿暫福，概不足數。老大悲傷，雖悔莫追，何不尋一安身處耶？’申某默然。余謂曰：‘向謂儒教中人未必盡賢者，亦非詣道之言也。輕疑人罪，人之大過。……即如余一人，亦儒教中人也，幼而吟詩，長而哀集《四書》、《五經》大全註疏諸書，壯而屢試風檐，欣欣自得，以爲道在是矣。及返而求諸理之大本大原，則窮思極慮，殫精疲神而不可得。乃知死生之故，性命之源，即孔子亦罕言之，不可得而聞焉。用是洗心滌慮，俯首入教，從此蒙昧一開，而大本大原之所在，始恍然若有以遇之，自喜非復故我矣。……’先生頻點頭。”證以《可歎》一詩，可知漁山及其徒趙侖等認爲，孔孟等儒家先哲於生死之故、性命之源已罕言之，忽略人生之大本大原。後世儒者更以詞章獵取功名富貴，追求僞祿暫福，入迷途而未返，反嘲笑天學不合於正理。在這場儒學與天學是非優劣的辯論中，趙侖現身說法，講述自己從服膺儒學的功名之士，到虔誠的天學信徒的心路歷程，可與漁山本人從儒學到天學的心路歷程相印證。

天學爲明清之際對天主教的別稱。“天學詩”這一概念，最早由漁山提出。他在嘉定傳道時，對趙侖說：“作天學詩最難，比不得他詩。”（《續口鐸日抄》）漁山所指的天學詩，大致以天主教義爲內容，可稱爲狹義的天學詩。歷史上天主教人士以中國古典詩歌的

文學形式，反映西方天主教文化內容的詩篇，則可稱爲廣義的天學詩。天學詩的創作，可追溯到明末。然而，有意識地致力於天學詩的創作，以其反映天主教的事物及自己對教義的理解，篇什之富，對天主教認識水平之高，皆推漁山爲第一人。

漁山所作的天學詩，主要集中在《三巴集》的《聖學詩》，以及《澳中雜詠》和《三餘集》，約達一百餘首。這些天學詩描寫了漁山在三巴靜院艱難而充滿樂趣的學道生活；歌頌了天主教會特別是耶穌會，和方濟各·沙勿略、依納爵·羅耀拉、方濟各·玻爾日亞（François de Borja）、達尼老·格斯加（Stanislaus Kostka）等同會先賢，並表達對周司鐸、柏應理等幾位天學師的懷念之情，而《三餘集》中的《哭司教羅先生》，則爲悼念主教羅文藻而作；記載了禮拜、祝聖（授聖職禮）、出會（奉聖像遊行）、聖誕節及耶穌受難節等天主教的宗教活動；表達了漁山虔誠的宗教感情，以及對三位一體、基督降生、天堂地獄及克伏七罪諸教義的理解。漁山的天學詩，或作於在澳門三巴靜院學道之時，或作於在上海、嘉定傳道之日，其時或艱苦繁忙，或老病交侵，而能吟詠不輟，顯然與其教業有密切關係。漁山有鑒於“詩以言志”的中國文學傳統，以及文學作品的宣傳作用，或爲抒寫胸臆，或爲勸勉道友，或爲宣揚教義，每有所觸，發而爲詩。

漁山之所以說“作天學詩最難”，就難在如何將作爲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的中國古近體詩歌的文學形式，與代表西方文化的天主教的宗教內容統一起來，歸根結底是由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造成的。漁山以其深厚的中國文化素養、高超的文學才能，和通過長期的學道、修道、傳道生活培養出來的同時代華籍教士罕能達到的天學造詣，較好地體現了這兩者之間的統一。故其天學詩能獨闢境界，造語妍妙，時見佳句，得未曾有。

澳門是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漁山在澳學道期間，對中西文化禮俗習尚的異同加以比較：“其禮文俗尚，與吾鄉倒行相背。如吾鄉見客，必整衣冠；此地見人，免冠而已。若夫書與畫亦然，我之字，以點畫彙集而成，然後有音；彼先有音，而後有字，以勾劃排散，橫視而成行。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窩臼，謂之神逸；彼全以陰陽向背，形似窩臼上用工夫。即款識，我之題上，彼之識下。用筆亦不相同。往往如是，未能殫述。”（《墨井畫跋》第五十九則）中國畫尤其是漁山從事於其中的文人畫，崇尚品藻，脫略形似，講究氣韻生動；西洋畫講究色彩暈染，明暗透視和立體感。題畫款識亦一上一下，各不相同。可知漁山不但注意到中西禮俗文字的異同，而且堪稱最早對中國畫和西洋畫的特點進行比較研究的中國畫家。

此外，自鳴鐘、千里鏡、顯微鏡、西洋曆法以及鼻煙、葡萄酒等自西方傳入的科學技術知識和物品，在漁山詩中亦屢有詠及。

三 結 語

吳漁山是明清之際一位傑出的文化名人。他以名家子、明遺民兼名畫家、詩人。同那個時代的許多明遺民一樣，漁山終生持守遺民的志節，並懷着保存和傳承華夏文明的責任感，致力於所愛好的事業，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在文學、藝術等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

抑有進者，陳垣先生在《吳漁山先生年譜》結語稱：“自利瑪竇入國以來，士人從之者衆矣。然士人出家爲修士，則端自先生始。”明末士人之從利瑪竇者，以徐光啓最爲傑出。在徐光啓所處的時代，奉教的士大夫還可以在天學與儒學之間尋求互補，提倡“欲求

超勝，必須會通”。到吳漁山所處的時代，隨着“禮儀之爭”的發展，代表西方文化的天學與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學之間的差異和對立日趨明顯，奉教的士大夫在天學與儒學之間進行調和的餘地越來越小，最終面臨着艱難的抉擇。

漁山四十歲以後逐漸專注於天主教，通過長期的學道、修道和傳道生活，大約在七十歲時實現了從儒學到天學的人生信仰的鉅大轉折。他所創作的天學詩，以中國古典詩歌的文學形式，來表現西方天主教的宗教內容。他的《天樂正音譜》，以中國傳統音樂的元明散曲與中文曲辭配成彌撒樂章，可稱爲天學散曲。他的《續口鐸日抄》及含有天主教文化內容的畫跋，可稱爲天學文。從而使他成爲創立華化天學的第一人。對西方的禮俗習尚、語言文字、繪畫藝術和科學技術，漁山都長期觀察學習並與中國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從這一方面又可以說，吳漁山與徐光啓各自代表了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時代。

章文欽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三日三稿於廣州河南康樂園

凡 例

一 吳漁山著述的校勘

1.《寫憂集》一卷，以康熙後期吳自肅抄本為底本，校以下列各本：康熙五十八年（1719）陸道淮刻《墨井詩鈔》上、下卷；道光間顧湘刻《墨井詩鈔》上、下卷；宣統元年（1909）李杕刊《墨井集》卷二《墨井詩鈔》；漁山傳世畫作題詩及諸家畫錄之相關者。

2.《三巴集》一卷，分為上帙《澳中雜詠》和下帙《聖學詩》。《澳中雜詠》以康熙後期漁山手寫本《墨井道人詩稿·三巴集》為底本，校以下列各本：《寫憂集》附《澳中雜詠》；陸道淮刻《墨井詩鈔》別卷《三巴集》；顧湘刻《墨井詩鈔》別卷《三巴集》；李杕輯刊《墨井集》卷三《三巴集》上帙。《聖學詩》據李杕刊《墨井集》卷三《三巴集》下帙，被李杕所刪的漁山思念亡妻的二首，據陳垣《〈墨井集〉源流考》補入。原為漁山友人所作的《自述附原韻》二首，則移入附錄一《交遊詩略》。有別本可校者為《寫憂集》附《七克頌》七首。

3.《三餘集》一卷，以漁山手寫本《墨井道人詩稿·三餘集》為底本，校以《聖教雜誌》第二六卷第八期徐宗澤刊《三餘集》，以及漁山傳世畫作題詩及畫錄之相關者。而刪去其中與《寫憂集》重複者。

4.《墨井畫跋》一卷，以陸道淮刻《墨井詩鈔》外卷《畫跋》為底

本，校以下列各本：道光十三年（1833）楊復吉刊《昭代叢書續集》本《墨井畫跋》；顧湘刻《墨井詩鈔》外卷《墨井題跋》；李杕刊《墨井集》卷四《墨井題跋》；民國間馬克明刊《論畫輯要》第五種《墨井畫跋》；漁山傳世畫作題跋及諸家畫錄之相關者。

5. 《天樂正音譜》一卷，以方豪、鄭騫校釋刊本為底本，校以盧前飲虹移本所載無名氏《天樂正音譜》（見謝伯陽編《全明散曲》第四冊）。

6. 《續口鐸日抄》一卷，據李杕刊《墨井集》卷五《吳漁山先生口鐸》，題目據方豪藏原上海徐匯書樓藏抄本改。

二 吳漁山著述的補遺

陳垣先生有意成之而未見刊佈，容庚先生《吳歷畫述》擬作第三章《詩鈔》、第四章《題跋》而未能完成，箋注者勉力輯成《詩鈔補遺》及《畫跋補遺》各一卷。

1. 《詩鈔補遺》一卷，錄自海內外刊佈之漁山畫作題跋，及清代以來畫錄、別集、總集、方志等文獻，而考定為漁山之詩者。其編次大體按寫作時間先後。

2. 《畫跋補遺》一卷，文獻來源與《詩鈔補遺》同，而考定為漁山畫跋者，非漁山所作之題圖詩亦一併編入。編次順序與《詩鈔補遺》同。

三 吳漁山著述的箋注

1. 對漁山的每篇作品，盡量探索其寫作年代、時代背景及作者當時的處境，力求做到知人論世。

2. 對漁山作品的註釋，除詮註典實外，其他相關論著的資料亦頗有錄入，以資印證而存文獻。

3. 註釋之後或有說明，有關史事考訂、年代考釋、思想內容及藝術特色一類文字，凡不便載入註釋者皆繫於此。

4. 凡註釋、說明中引述陳垣、方豪、容庚諸前賢研究所得，皆一一標出，不敢掠美。前人研究間有疏漏，則力求予以訂補。

5. 正文依原書保留異體字，有的改為通用字，如“塙”改為“澳”，“蹟”改為“跡”等，而在註釋中註明原用字。

四 本書的《卷首》、《附錄》及《徵引文獻目錄》

1. 卷首《序跋傳記》，以陸道淮刻《墨井詩鈔》所載序跋傳記各篇為底本，而以下列各本校補：吳自肅抄本《寫憂集》、顧湘刊《墨井詩鈔》、李杕刊《墨井集》及相關的清代別集所載序跋傳記，並據相關文獻略有增補。因與漁山生平出處關係密切，故註釋稍詳。

2. 附錄一《交遊詩略》，輯錄文獻來源與《詩鈔補遺》同，而考定為漁山師友或同時代人之詩作，編次順序亦與《詩鈔補遺》同。

3. 附錄二《交遊文略》，則輯錄漁山師友或同時代人之文章及畫跋。

4. 附錄三《清人述略》，則為漁山身後至清末對漁山的評述及記載，若干文獻成書或刊行於民國年間，而作者主要生活在清代者亦一併錄入。所以俱稱為“略”者，蓋因書不能盡讀，為他日進一步搜輯訂正留有餘地。而以皆非漁山之著述，輯錄僅為保存資料，故註釋從略。

5. 書末《徵引文獻目錄》，輯錄本書徵引之中外文獻及書畫題跋，凡三百餘種。未予徵引之參考文獻不錄。

不但是教友，而且是老教友，因為漁山不僅勸他告解、補贖、領聖體，並要他‘省察從稚至老’，可知他在稚年時即已領洗，如他是在少年時，或青年時，或中年時受洗，由於告解所告乃領洗以後之罪，告解前的省察，即不必‘從稚’做起。可是也說明石谷必久已脫離教會，而有‘得今忘後，得地失天’之勢，漁山乃不能不苦口相勸。”

晚年的漁山與石谷，一為遠離俗世、道修素守的司鐸，一為雖然騎牛還山、仍然對天學信仰冷澹的在俗教友。漁山《牧羊詞》句云：“渡浦去郊牧，紛紛羊若何？肥者能幾群，瘠者何其多！”方豪《吳漁山先生三餘集校釋》箋釋稱：“羊指教友，牧羊指照顧教友。肥羊指虔誠者，瘠羊指冷淡者。”《聖經·新約·路加福音》載，耶穌對門徒說：“你們中間那個人有一百隻羊，遺失了其中的一隻，而不把這九十九隻丟在荒野，去尋覓那遺失的一隻，直到找着呢？待找着了，就喜歡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來到家中……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漁山這位不辭辛勞的牧羊人，終於就人生信仰的大問題，對石谷這隻“瘠羊”發出坦誠的告誡，以司鐸兼諍友的身份，奉勸石谷為“百年一着”作準備。至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王吉武為《清暉贈言》作序稱：“今辱過我里，則先生年已八十餘矣。予非知畫者，然即平日所親炙者言之，而知先生蓋學道者也。”從“學道者”三字可知，漁山的告誡發生了效果，石谷從“瘠羊”變成了“肥羊”。

卷七 天樂正音譜⁽¹⁾

彌撒樂音⁽²⁾

南南呂一枝花⁽³⁾ 來親彌撒經，莫不相冲凜。⁽⁴⁾ 詣臺將祭也，禮尤兢。儀注西秦。⁽⁵⁾ 把謙恭謹行，萃我一堂忻信。⁽⁶⁾

(1) 錄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頁1627—1642《吳漁山先生天樂正音譜校釋》。卷末方豪按：“本文初稿由豪及鄭因百先生騫共同校訂，於民國三十九年（1950）仲秋以毛邊紙綫裝印行；五十七年（1968）十二月豪又據《聖教要經》中之《與彌撒禮》重訂。民國十一年（1922）獻縣張家莊勝世堂排印本《聖教日課》有《與彌撒規程》，蓋即《與彌撒禮》之異本。此次重印，照前印本用舊式標點。”錄入本書時為體例統一改用新式標點。又見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69—84，採自《方豪六十自定稿》。另有無名氏《天樂正音譜》，見謝伯陽編《全明散曲》第四冊，頁4536—4545，僅載南北曲九套，用字未分正襯，採自盧前飲虹繕刻本，茲據以與方豪、鄭騫校釋本互校。校釋本注釋照錄於每章注釋之前。

(2) 校釋本注：五十一年春，余於石碇天主堂獲福州欽一堂藏板《聖教要經》，注明：“道光貳拾捌年傳教會神父刊。”“天主降生壹仟捌百肆拾捌年司教羅准。”羅司教名 Roch Carpena Diaz。第一部分即《與彌撒

禮》，乃知《彌撒樂音》中不少詞句採自《與彌撒禮》，茲分段引錄，加〔 〕為記。

(3)校釋本注：原鈔未題宮調，今補，後同此。中有借宮者，祇題首曲所屬宮調。儀注西秦下少二句，詠規程套一枝花同此。蓋減句格也。西秦謂拉丁文。

〔將祭。一、鐸德詣臺退下者，示謙抑不敢當祭，亦以萃一堂精神，莫不冲凜也。與彌撒者，此時當致心兢業。……〕

箋注者按：〔 〕內引文又見《聖教日課》上《與彌撒規程》（頁21）。題下原注：“彌撒禮節約有三端：曰將祭，曰正祭，曰撒祭。將祭十有八條，正祭九條，撒祭六條。”又《與彌撒禮》（頁19—20）總撮禮儀大略謂：“彌撒將行，皆鞠躬跪拜，作《聖號誦》、《定心祝文》。鐸德詣臺稍退，輔彌撒者誦《解罪經》。衆宜默默同誦，同三拊心，表其痛悔真切。見鐸德轉身即叩首，鐸德就臺右誦經時，宜立同作聖號，見鐸德下跪亦跪而叩首。鐸德盥手畢轉身，衆人皆跪，默思吾主為我等重罪受難諸恩，舉揚聖體及聖爵時俱三拊心，默誦舉揚聖體聖爵各祝文。鐸德領聖體時，衆當以神領受，共霑耶穌大恩。鐸德盥手將移經臺左即立起，鐸德畫十字祝福於衆即跪受感揖。彌撒將畢，鐸德詣臺右誦經，衆共謝恩。禮畢，聽本日應闡義理及天主諸訓。”可與本套各章所詠彌撒禮儀及過程相印證。

南南呂一枝花：謂此套屬南曲南呂宮，第一支曲牌為〔一枝花〕。南曲，宋元時南方劇曲、散曲所用各種曲調的統稱。參閱鄭齋《天樂正音譜跋》注(5)。南呂宮，宮調之一。所屬曲牌，據《九宮大成譜》載，有北曲33支，南曲178支。常見的南呂宮曲牌聯套方式有：“〔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關〕—〔四塊玉〕—〔罵玉郎〕—〔玄鶴鳴〕—〔烏夜啼〕—〔煞尾〕。”本套曲牌聯套方式除首曲為〔一枝花〕外變動較大。一枝花，曲牌名。

(4)冲凜：謙恭嚴肅。冲，又作冲。

(5)儀注西秦：儀注，禮節制度。《宋書·徐爰傳》：“時世祖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既至，莫不喜說，以兼大常丞，撰立儀

注。”西秦，西方大秦，大秦為中國古代史書對羅馬帝國的稱呼。此指羅馬天主教關於彌撒的禮儀規程，當時通用拉丁文，而在中國略有變通，兼用漢文。

(6)忻信：悅服的信衆。

紅衲襖⁽¹⁾ 我等拜臺前，將三位稱。⁽²⁾ 卻原來內包含，無別性。只為造成物我功難罄，使我享用生存何現成。各虔祈、悔罪經，⁽³⁾ 除免我罪者因其敬。聽誦《古經》一段於臺左也，一似古聖當年求降生。⁽⁴⁾

(1)校釋本注：“稱”字為盧冀野先生(前)所補，“將三位稱”云云，指司鐸所誦《榮福經》，即敦煌發現之景教《三威蒙度贊》。《古經》或譯《舊經》，惟臺左所誦，有時亦為宗徒書札之類，不限於《古經》，而誦《古經》者較多。

〔二、鐸德畫聖號，稱天主三位一體云云。指未有天地先，獨有一主。而一主內，即含三位……造成萬類。即以其無窮福德，公之於物。……天主造此世界，令我享用。……三、鐸德悔罪。……至此，自想一生之罪，真切愧悔，求主赦宥。……四、鐸德上臺，就臺左誦《古經》一段，指天主未降生前，古聖祈望天主降生救贖萬民。……〕

箋注者按：盧冀野名前，當代曲學名家，曾應方豪之請校訂此譜。〔 〕內引文又見《聖教日課·與彌撒規程》（頁22—23），文字略有出入。（ ）內文字見《聖教日課》，下同。

(2)將三位稱：《聖教日課》上《榮福經》：“皇皇聖三，又一非二，欽頌榮福，若今茲，若永遠，及無窮世之世。”應即司鐸所誦天主三位一體經文。

(3)悔罪經：《聖教日課》上《悔罪經》：“我重罪人，……衷誠深悔，以前種種罪惡，……以後決定，堅守主命，一切棄遠陷罪之端，至死無敢復犯。敢望吾主，念聖子耶穌，既為我等罪人，甘心受難，贖我重罪，必允我祈

求，全然賜赦佑改，恒守至死，獲享無限真福。”應為司鐸所誦者。

(4)古聖：指人類原祖亞當至《聖經·舊約》時代諸往古聖人，他們居於靈薄古聖所，因耶穌基督的降生救贖而靈魂得昇入天堂。《口鐸日抄》一：“自亞黨、厄娃而下，代代傳吾主降贖之意。凡發愛望之心者，俱可霑吾主大恩。此靈薄諸信者，所以得偕吾主同昇也。”參閱《續口鐸日抄》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聖母聖誕瞻禮第二段注(2)。

繡太平⁽¹⁾ [繡帶兒]開天路、⁽²⁾垂慈汲引。救我人、墮孽靈魂。聽臺中正讀西音：⁽³⁾基利厄勒依算。⁽⁴⁾[醉太平]⁽⁵⁾三聲，連祈九遍為分形。把兩手、分開赦允，從教自省。天神歌獎，世人稱慶。

(1)校釋本注：原抄於集曲皆未分注調名，今補。勒，原誤“勤”；算，誤“莫”。基利厄勒依算，原文作 kyrie eleison。希臘文原意謂天主矜憐我等，按此句須先念三遍。再念“基利斯督厄勒依算”Christe eleison 三遍，即基利斯督矜憐我等。然後再念“基利厄勒依算”三遍。故曰三聲連祈九遍。司鐸念畢，祝天主與教友同在，轉身向教友分兩手而念祝詞，故曰把兩手分開云云。

[五、鐸德就臺中誦經曰：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督矜憐我等九遍。……指古聖痛世罪重。……每位哀求三次。……六、鐸德將手兩開，復合掌，誦欽崇榮福……是吾主降生後，天神在空中所歌讚者。……七、鐸德轉身對眾云：主與爾偕焉。指吾主降生後傳播於世，為人類稱慶者。]

箋注者按：[]內引文又見《聖教日課·與彌撒規程》(頁24—25)。
繡太平：為[繡帶兒]與[醉太平]兩支曲牌的集曲。全明散曲本亦未分調名，下同。

(2)天路：天上之路。張衡《西京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此謂昇入天堂之路。

(3)西音：古時謂西方的樂歌。此指拉丁文的天主教經文。

(4)基利厄勒依算：全明散曲本勒誤作“勤”，算誤作“莫”，蓋所據之盧前刊飲虹移本為徐滙書樓原抄本。

(5)醉太平：曲牌名，屬正宮。此為借宮。

宜春樂⁽¹⁾ [宜春令]瞻臺左，手按經。指經中、若翰聖人，⁽²⁾預為開徑。移經臺右申誠謹，示堂中、敬服當同。主降我、靈臺方寸。⁽³⁾[大勝樂]致邪魔畏遁，那時見我，聖跡昭明。

(1)校釋本注：若翰，或譯“約翰”，長耶穌六月，母為瑪利亞表姐，自稱係為耶穌闢途者。移經臺右，謂移彌撒經本於臺右以誦念《新經》即《新約》也。

[八、鐸德就臺左開手誦經……九、鐸德按手經上，誦經一段……指若翰保弟斯大，略在降生前……預為清闢，以俟主來。]

箋注者按：[]內引文又見《聖教日課·與彌撒規程》(頁26)。

宜春樂：為[宜春令]與[大勝樂]兩支曲牌的集曲。

(2)若翰：又稱若翰保弟斯大或施洗約翰。參閱《續口鐸日抄》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聖若翰瞻禮第一段注(2)及第三段注(4)。

(3)靈臺方寸：靈臺與方寸，皆指心。《聖教日課·與彌撒規程》將祭八：“要知我所宜得主必賜我，若不宜得亦當順主所安排。凡求之先，自備一事合主之心；但求之後，自堅一懇懇不倦之念。”可為以上二句注腳。

太師引⁽¹⁾ 看開樽，酌葡萄酒者。⁽²⁾元分品。獻耶穌、經言訓人。表十字架、血流垂盡。⁽³⁾與今朝、彌撒洪深。悔從前負罪常逆命。我本待、報答慈恩。終無定。惟有規程永遵。使我就捐軀，⁽⁴⁾纔為致命。

(1)校釋本注：葡，原誤“萄”；捐，原誤“損”。樽，即聖爵。葡萄酒與麵餅

乃彌撒祭品，酒成聖血，餅成聖身。教會用“致命”二字以指殉教者。

[十三、開開聖爵，奉麵餅，又斟葡萄酒於中，以是二品奉獻，指吾主降世贖人，不惟以正言訓人。……爵中酌酒者，祝聖後即吾主聖血流注於十字架上。……與彌撒者，至此當想己負重罪。……我當如何報答。……定我一身(諸)事悉遵主命，即為天主致命，亦所不辭。]

箋注者按：[]內引文又見《聖教日課·與彌撒規程》(頁29)。

(2)酌葡萄酒句：此句為原注。

(3)元分品五句：全明散曲本作：“元分品獻，耶穌經言訓人表，十字架血流垂盡。”標點不確。

(4)捐軀：全明散曲本作“損軀”。

東甌令⁽¹⁾ 重盥手，復轉身，請禱偕同衆罪人。乾乾洗滌無須剩，⁽²⁾纔不負、耶穌憫。元何十字割頻頻，聖死因他釘。⁽³⁾

(1)校釋本注：甌，原誤“歐”，第二“頻”字為盧冀野先生所補。彌撒前須洗手，彌撒中須再洗手，故曰“重盥手”。請禱句拉丁文作 *Orate fratres*，司鐸請全體教友同禱也。

[十四、鐸德盥手，轉身向衆，請虔心同禱。與彌撒者，至此當想洗心滌慮，固是本分。而一念虔誠，必使洗之又洗，滌之又滌，以至於無復可洗滌，乃為敬謹之至。十八、鐸德於聖爵上先後畫許多十字，此指吾主受難日，諸般苦痛也。]

箋注者按：[]內引文又見《聖教日課·與彌撒規程》(頁31、35)。

(2)乾乾：自強不息貌。《易·乾》：“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3)聖死：謂天主聖子耶穌為救贖世人重罪，被釘於十字架而死。又稱聖五傷。

劉潑帽⁽¹⁾ 舉揚聖體明飡飲，並求為、煉處靈魂。撫

心時響誦求慈允，天上人間，地獄三般幸。⁽²⁾

(1)校釋本注：揚，原誤“楊”。司鐸成聖體後，須高舉聖體及聖爵以示教友。聖體聖血乃靈魂之食糧，故曰“明飡飲”。煉處，即煉獄，人死後有小罪或大罪之罪罰未盡者入煉獄，教中常為煉獄中靈魂祈禱。司鐸領聖體前須高聲念“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矜憐我等”三次，並以手拊心。故曰“撫心響誦”云云。

[正祭。一、舉揚聖體聖爵，指吾主耶穌為我被釘十字架上，莫大之恩也。……三、鐸德又合掌默存，指吾主死後，救古聖靈魂昇天。故鐸德至此，為奉教已沒在煉罪(獄)者祈求。……四、鐸德拊心一次，我等拊心三次，念吾主矜憐我等。……七、麵形分開為三，蓋指吾主在十字架上命終，靈魂與肉身相離，又復生昇天，而加全福於天上、人間、靈薄三處。]

箋注者按：[]內引文又見《聖教日課·與彌撒規程》(頁35、43—45)。

(2)天上二句：《續口鐸日抄》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聖母聖誕瞻禮：“聖母一生，天上、人間、地下，三品皆樂。上天天神也，人間世人也，地下煉獄也。”與此意同。

尾聲⁽¹⁾ 依彌撒，歸思省。雖殘疾疲癯同是心，⁽²⁾切不可陽奉陰違自失真。

(1)校釋本注：陽，原誤“揚”。

[撤祭。四、鐸德又向衆念曰：依此彌撒，允洽各衆之心願祈求。與彌撒者，當轉思彌撒雖畢，而或有忽略錯過，雖與猶不與也，即當退省，日加精進，以得與此大祭為喜。……五、……當勉勵相警，無使空為善迹，而致失真福也。]

箋注者按：[]內引文又見《聖教日課·與彌撒規程》(頁48、49)。

尾聲：又稱餘文、么篇、賺煞、煞尾、收尾、結音等，為套曲中最末一曲的泛稱。

(2) 疲癯：謂衰老龍鍾或有殘疾的人。《後漢書·殤帝紀》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癯羸老，皆上其名。”張載《西銘》：“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稱頌聖母樂章⁽¹⁾

北正宮端正好⁽²⁾ 皎團團，光無並。印照人、無既無生。⁽³⁾似海星明、⁽⁴⁾立極中天定，⁽⁵⁾憐憫那蒼生命。

(1)《天主教教理》(頁609—610)謂：“西方中世紀(對聖母)的虔敬發展了玫瑰經，作為取代時辰頌禱禮的一種普及大眾的方式。在東方，《聖母頌》(Akathistos)和《聖神頌》(Paraclesis)的連續短句方式，與拜占廷教會的頌唱日課更為接近，而亞美尼亞、埃及和埃塞俄比亞，以及敘利亞的傳統則較喜歡敬禮天主之母的民間聖歌、讚美詩。不過，在《聖經》、《天主之母歌》、聖厄弗冷(St. Ephrem)或聖額我略·納萊克(St. Gregory of Narek)的讚美詩中，祈禱的傳統基本上是一樣的。”漁山的樂章，繼承教會歌頌聖母的傳統，而用散曲的中國文學形式加以描述。

(2)校釋本注：教中習稱聖母為海星，意謂其能燭照苦海眾生也。

北正宮端正好：謂此套屬北曲正宮，第一支曲牌為[端正好]。北曲為宋元時北方劇曲、散曲所用各種曲調的統稱。正宮，宮調之一。所屬曲牌，據《九宮大成譜》載，有北曲43支，南曲120支。元北曲中常見的正宮聯曲成套方式有“[端正好]—[滾繡球]—[叨叨令]—[脫布衫]—[小梁州]—[么篇]—[快活三]—[朝天子]—[煞尾]”。本套減去(么篇)後三曲。端正好，曲牌名，屬仙呂宮。此為借宮。

(3)無既無生：無既，無盡。無生，佛教謂萬物的實體無生無滅。王維《登辨覺寺》詩：“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此謂聖母瑪利亞依附聖父派遣聖子耶穌拯救世人的計劃，而成為天主之母和眾生之母，處於無生無滅的境界。

(4)似海星明：聖母又稱海星之母，澳門大三巴牌坊聖母昇天塑像的右

側，為海星之母的石刻圖案。圖中右上角為立於空中的聖母，下方為一艘航行中的西洋海船。其宗教涵義被解釋為：“海星之母引導着代表聖教會的大船通過罪惡之淵。”(Marie Regina Valente, *Igrejas de Macau*, p. 66.)又教會以曉明之星擬聖母聖誕，《續口鐸日抄》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聖母聖誕瞻禮，漁山謂衆曰，聖母降生“如太陽將出，曉星先明，而後萬古之長夜，至此一明。《經》以曉明之星擬聖母聖誕”。皆足資印證。

(5)立極：謂居於最高地位。黃庭堅《代李公擇遺表》：“天地立極，日月並明。”此謂聖母在昇入天堂的聖人中居於最高地位，而始終引導衆生領受天主聖寵之光。

滾繡球⁽¹⁾ 他肇觀摩德馨，仰靈光九品。⁽²⁾遠三仇、註名於永靜。兩費略保耶穌、似孕如娠。⁽³⁾猶將心兒沒盡藏的謙，意兒滿也滿載的尊。誰想他聖寵着、那童身之聖，⁽⁴⁾一謎價、救援神魂，鐵錚錚的威容純美冠天神。⁽⁵⁾到如今撫世途艱啓夙興，⁽⁶⁾須信道日月長明。

(1)校釋本注：滾，原誤“灑”。滿也之“滿”字疑衍。冠天神三字不合格律。教會謂聖母位在九品天神之上。天神或譯天使，分九級，第九級最高。三仇者肉身、世俗、魔鬼也。費略為Filius 天主第二位聖子之譯音，兩費略謂聖母懷孕耶穌，即天主第二位聖子降生也。

滾繡球：曲牌名，屬正宮，用於劇曲和散曲套數。

(2)靈光：神異之光。佛家指人的靈性光明。《五燈會元·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靈光獨耀，迴脫根塵。”此指九品天神所稟受的天主聖寵之光。

(3)遠三仇四句：全明散曲本作：“遠三仇註名，於永靜亟費略，保耶穌似孕如娠。”標點有誤，又亟為函之誤。三仇，《口鐸日抄》一盧安德出示心圖，“其二、則畫一心，雖半墮網中，有二天神居上，復有三人者在下，一裸形，一持刀兵，有猙獰狀，一盛飾，有張大狀。司鐸曰：‘人只有一

心，天神護之，而三仇誘之。之裸形者，肉軀也；持刀兵而爭奪者，邪魔也；盛飾而張大者，世俗也；半墮網中者，人日罹三仇之網，畢世而不得脫也。嗟乎！人心若此，吾主之啓祐，又安能已乎！”又《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默存賢王治國如耶穌基利斯督之天國：“想吾主耶穌有論云：吾降來為伏勝三仇，而後復命於天國。爾欲同我享天福者，當效法我艱難以克伏三仇，後依各人之功以受賞。”前者為遠三仇之喻，後者為克勝三仇之教。

(4) 童身之聖：天主教謂瑪利亞誕生耶穌後，童身未損，故稱童身之聖或童貞聖母。《聖教日課》上《聖母德敘禱文》：“天主聖母，童身之聖童身者；基利斯督之母，天主寵愛之母；至潔之母，至貞之母；無損者母，無玷者母。”即寓其意。

(5) 鐵錚錚句：《聖教日課》上《拜求聖母為死候經》：“天主聖父全能，爾爾於崇尊之位，使爾權能，遠超於諸聖人，高出諸天神。”即謂聖母位在九品天神之上。

(6) 夙興：夙興夜寐。言生活勤勞。《詩·小雅·小宛》：“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謂篤信天主，勤於昭事。

叨叨令⁽¹⁾ 合天神、⁽²⁾ 天欽和地欽、為先知聖人宗徒敬。聖子的、在蒙難日真苦辛、慘模糊將心腸迸。⁽³⁾ 復活後、看昇了永寧、喜明明證了身言行。⁽⁴⁾ 受教罷、天神聚迎、笑吟吟滿將恩榮贈。⁽⁵⁾ 你看他操存兀的不主保人也麼哥，⁽⁶⁾ 兀的不輔翼人也麼哥。⁽⁷⁾ 要我等、依歸至尊、⁽⁸⁾ 索與他誠誠懇懇的信。

(1) 校釋本注：右調用增字格。天神，原誤“天真”；聖子的，原誤“聖神的”。慘模糊句失律，糊字下疑脫一字。第一“吟”字原誤“冷”，第“兀”字原誤“凡”。主保係教會名詞，原作保護人解，此處作動詞用。叨叨令：曲牌名，屬正宮。用於劇曲、散曲套數和小令。

(2) 天神：全明散曲本誤作“天真”。

(3) 聖子的三句：謂在聖子耶穌蒙難日，聖母亦飽受痛苦與艱辛。《聖教日課》上《聖母刺心七重苦經》第四至七苦為耶穌受難：“主負十字，重壓跌仆。苦街相遇，聖母四苦；見舉聖架，通體全傷，七言而終，聖母五苦；吾主聖軀，二聖取下，白布敬殮，聖母六苦；聖身已葬，石板蓋墓，憂悶回府，聖母七苦。”又《聖母玫瑰經十五端》痛苦五端：“痛苦一端，耶穌山園祈禱；痛苦二端，耶穌繫受鞭笞；痛苦三端，耶穌受茨冠之苦辱；痛苦四端，耶穌負十字架陟山受死；痛苦五端，耶穌被釘十字架上死。”聖子，全明散曲本誤作“聖神”。

(4) 復活後三句：謂耶穌復活昇天，印證了聖神向其傳達的聖父派遣聖子拯救世人的預言，聖母滿懷喜悅。《聖教日課》上《慶賀聖母七樂經》第五至七樂為耶穌復活昇天：“耶穌復活，明證受難之甘心，聖母五樂；自耶穌昇天，始開永福之路，聖母六樂；仰望降臨，荷蒙聖神之寵佑，聖母七樂。”

(5) 受教罷三句：謂聖母蒙召昇天，享受天國的榮福。《聖教日課·聖母玫瑰經十五端》之榮福五端中：“榮福三端，聖神降臨；榮福四端，聖母蒙召昇天；榮福五端，天主立聖母於九品天神之上，以為天地之母皇，及世人之主保。”

(6) 操存：操守，志向。李光《贈趙璠夫》詩：“操存有約要真見，記問誇多只謾聞。”兀的：指點辭，猶云這也；有時亦兼表驚異及鄭重之口氣。王和卿《嵩山溪》套：“似恁的廝禁持，兀的不白了人頭。”猶云這豈不頭髮都要變白麼。也麼：屬襯字，不為義。《昊天塔》劇四：“傷也麼情，枉把這幽魂陷虜塵。”哥：兄。白居易《祭浮梁大兄文》：“再拜跪奠大哥於座前，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此為對人的尊稱，即此句首字“你”。

(7) 輔翼：輔佐。《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此謂輔助成全。以上二句意謂：哥啊！你看她（聖母）的操守志向，怎能不為人主保，怎能不成人之美？

(8) 至尊：最高貴的地位，後來多作帝王的尊稱。《漢書·禮樂志》：“舞人無樂者，將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此指天主。

脱布衫⁽¹⁾ 好生的、高玄至仁。超美者、卒世童貞。⁽²⁾
大君前、垂慈保領。⁽³⁾ 救我等去邪魔、將主恩識認。

(1)校釋本注：卒世童貞謂聖母乃終身處女。

脱布衫：曲牌名，屬正宮，用於劇曲和散曲套數。可與[小梁州]合為帶過曲。

(2)卒世童貞：《聖教日課》上《求聖母救急難祝文》：“天主聖母，切我罪人。……救援吾人，卒世童貞哉，極殊福哉！”又《聖母念珠默想規條》次二十珠：“七想聖母，年十四，奉天主默啓，聽許於若瑟聖人為配，且明知無損其童貞。八想聖母，感動聖若瑟，亦發終身童貞之願。”又《聖母冕旒十二殊恩》：“叩拜聖母第六殊恩。聖母誕生聖子之時，全無痛苦。惟因天主全能，保爾童貞。”

(3)大君前二句：《聖教日課·聖母念珠默想規條》首十珠：“二想聖母，自生民初，大主即定為吾人類主保，併以鎮克邪魔。”大君謂天主。

小梁州⁽¹⁾ 可憐人忘救靈魂蹈永刑，全不想地獄幽沉。⁽²⁾ 一任你一罪一重煉苦辛，⁽³⁾ 無窮盡。早不解、早區分。

(1)校釋本注：州，原誤“洲”。苦辛二字原闕。地獄乃永遠性者，故曰“永刑”。

小梁州：曲牌名，屬正宮，用於劇曲、散曲套數和小令。

(2)可憐人二句：全明散曲本作：“可憐人忘救靈魂，蹈永刑全不想地獄幽沈。”

(3)一任你句：全明散曲本無“苦辛”二字。

么篇⁽¹⁾ 願盡日從頭至踵遵明訓，一一的、再痛悔銘心。自從今不忘恩，⁽²⁾ 皆感奮。瞻望慈雲恩覆，心朗朗，遠塵氛。⁽³⁾

(1)校釋本注：恩字原闕。

么篇：又稱么篇，即後篇。么為後的縮寫字，北曲之第二曲曰么，么篇即後篇。此其例可於詞徵之，詞分上下兩片，上片稱前篇，下片稱後篇，後字省之則為么。《望江亭》劇三：“正旦云：‘相公再飲一杯。’衙內云：‘酒勾了也，小娘子休唱前篇，則（只）唱么篇。’”即其明證。又毛西河《奇齡》論定《西廂記》一，楔子么篇注云：“么，後曲也；唐人么篇皆疊唱，故後曲名么。”此為散曲尾篇的別稱。

(2)不忘恩：全明散曲本缺“恩”字。

(3)瞻望三句：全明散曲本作：“瞻望慈雲，恩覆心朗朗遠塵氛。”標點不確。慈雲，佛家稱佛以慈悲為懷，如大雲之覆蓋世界。唐太宗（李世民）《三藏聖教序》：“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此喻聖母對世人的慈愛。

敬謝天主鈞天樂⁽¹⁾

北黃鍾醉花陰⁽²⁾ 吾主全能遍天壤，誠赫赫、今來古往。⁽³⁾ 雖一體、聖三皇，於穆無疆，其位尊無兩。⁽⁴⁾ 我懷愛德，⁽⁵⁾ 藉恩光，蕩蕩難名惟叩顙。⁽⁶⁾

(1)本套在天學方面繼承了自《聖經》以來歌頌讚美天主和舉行感恩祭的傳統。關於這一傳統，《天主教教理》頁601—602謂：“你們應以聖詠、詩詞和屬神的歌曲，互相對談，全心歌頌讚美上主。”正如受天主默感的《新約》作者，初期基督徒團體也以新的方式閱讀《聖詠集》，而在其中歌頌基督的奧跡。在聖神新的激發下，他們根據前所未聞的奇事編寫詩歌，這些奇事是天主在其聖子身上完成的，例如：聖子降生成人，祂以死亡戰勝死亡，祂的復活和昇天，坐在聖父的右邊等等。正是從整個救贖工程中的這種‘奇妙事跡’激發出光榮、歌頌天主的歌聲。”“感恩祭中包含所有祈禱形式並予以表達：感恩祭是整個基督團體，‘為光榮祂的名字’，所呈上的‘純潔祭獻’。按照東、西方教會的傳統，感恩祭都稱為‘讚頌之祭’。”漁山所作實為一篇以散曲的中國

文學形式表述的感恩祭。鈞天樂：鈞天廣樂。鈞天，天之中央，上帝所居；廣樂，廣大之樂，傳說天上的一種樂曲。參閱《三巴集·聖學詩·感詠聖會真理》其五注(1)。

(2)校釋本注：天主論位有三，論體則一，曰三位一體。

北黃鍾醉花陰：謂此套屬北曲黃鍾宮，第一支曲牌為[醉花陰]。黃鍾宮，宮調之一。所屬曲牌，據《九宮大成譜》記載，有北曲55支，南曲116支。元北曲中常見的黃鍾宮曲牌聯套方式有：“[醉花陰]—[喜遷鶯]—[出隊子]—[刮地風]—[四門子]—[古水仙子]—[尾聲]…”本套除[尾聲]改[尚繞梁煞]外即依其式。

(3)吾主全能三句：《聖教日課》上《恭敬天主誦》：“全能無始無終者天主。”又《稱讚天主誦》：“吾主天主，萬有之源，萬美之泉，上天下地，光耀者日月，流峙者山河，飛潛動植者羽毛鱗介，五穀百果，秩然有其時序，燦然著其輝煌。凡吾儕世人，見見聞聞，奇奇妙妙，皆自主化成者。蘊奧已莫可名言，較天堂真福光榮，難比毫釐，主真全能全智全善，我何敢不稱頌羨慕？”

(4)雖一體四句：《聖教日課·恭敬天主誦》：“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至尊至貴。雖合天朝神聖，普世萬民，窮口讚揚，莫能罄述其奧妙；備極尊崇，弗克稍增其光榮。”於穆，讚歎詞。《詩·周頌·清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於，歎辭也。穆，美。”

(5)愛德：天主教謂敬奉天主須有信、望、愛之德。愛德即愛慕天主之德。《口鐸日抄》八艾儒略曰：“抑人之欽崇上主也，未有不繇愛德而發也。而愛德之發，則全為美好所動。子視世上諸物，何者為美好乎？其無窮美好，孰有如上主者乎？”

(6)叩顙：叩頭。又稱稽顙。《公羊傳》昭二五年：“再拜顙。”《注》：“顙者，猶今叩頭矣。”

喜遷鶯⁽¹⁾ 自漢季、聖子來降。⁽²⁾教吾人、向化明良，恩廣。⁽³⁾託聖母童貞產馬房。若瑟同來獻主堂。⁽⁴⁾祝讚

有、西默盎。⁽⁵⁾道能救靈魂淪喪，掃魔鬼倡狂。⁽⁶⁾

(1)校釋本注：聖子，原作“聖神”。按既云漢季來降，託聖母童貞，自是聖子而非聖神。此字雖應作平聲，北曲中固有以上代平之例也。魂字原闕。託聖母句按律應作四字。若瑟，或譯“約瑟”，耶穌養父也。西默盎為猶太篤敬之七，渴望得見救主。聖母與聖若瑟獻耶穌於聖殿，西默盎知即救主，乃作歌頌主。

喜遷鶯：曲牌名，屬黃鍾宮。用於劇曲和散曲套數。

(2)聖子：全明散曲本誤作“聖神”。

(3)教吾人三句：全明散曲本作“教吾人向化明良恩廣”，標點不確。向化明良，明良，謂聰明良善。《書·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陸機《策秀才文》：“《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謂歸依天主，成為聰明良善之信徒。

(4)託聖母二句：全明散曲本作“託聖母童貞，產馬房若瑟，同來獻主堂”。標點有誤。

(5)祝讚有二句：《聖經·新約·路加福音》載，聖母與聖若瑟同獻耶穌於聖殿，西默盎曾蒙聖神啓示：自己在未看見上主的受傅者以前，決見不到死亡。他因聖神的感動，進了聖殿。那時，抱着嬰孩耶穌的父母正進來，要按着法律的慣例為他行禮，西默盎就雙臂接過他來，讚美天主說：“主啊！現在可照你的話，放你的僕人平安去了！因為我親眼看見了你的救援，即你在萬民之前早準備好的，為作啓示異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榮耀。”應為所本。

(6)道能救二句：(西默盎)謂耶穌能救援靈魂免於淪喪，掃蕩魔鬼，使其不致猖狂。靈魂，全明散曲本缺“魂”字。

出隊子⁽¹⁾ 聖寵的先知若翰，比耶穌年畧長。你道他先來開導在何方？領洗河名若爾當。把昔日徑路崎嶇成夷坦。⁽²⁾

(1)校釋本注：若翰見前。耶穌在若爾當 Jordan 河在若翰手中受洗。若

翰勸人迎候耶穌，須悔改前非，將崎嶇之路改為坦道，喻去人之劣根性也。

出隊子：曲牌名，屬黃鍾宮。用於劇曲、散曲套數和小令。

- (2) 你道他三句：《聖經·新約·路加福音》載，若翰走遍約但（若爾當）河一帶地方，宣講悔改的洗禮，為得罪之赦。正如依撒意亞先知預言書上記載的：“在荒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一切深谷要填滿，一切山岳丘陵要鑿平；彎曲的要修直，崎嶇的要修成坦途！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見天主的救援。”應為所據。夷坦，平易坦蕩。《南史·顏協傳》：“（謝善助）胸衿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此謂道路平坦。

刮地風⁽¹⁾ 主救我莽莽乾坤榮福返。命宗徒、率土傳揚。⁽²⁾ 得亞孟者常生王，永靜天鄉。⁽³⁾ 爾偕爾聖人同饗，爾旨承行於地上。⁽⁴⁾ 過一州，到一邦，教規指掌。付神魂、為裹糧，豈止憚九萬梯航。⁽⁵⁾ 生存百穀真生養，感慈恩、拜五傷。

- (1) 校釋本注：傳字原闕。首句言耶穌昇天也。亞孟 Amen 原有“但願如此”之意，故教會習用於每一祈禱經文之後。此處指教理或信仰而言。爾旨承行於地句出《天主經》，謂在世奉行天主旨意。九萬里為明末清初教士習用以指東來之路程者。五傷指耶穌釘死十字架時兩手兩足及肋旁所受之傷也。

刮地風：北曲曲牌名，屬黃鍾宮。用於劇曲、散曲套數和小令。

- (2) 命宗徒二句：《聖經·新約·馬爾谷福音》載，耶穌復活後對宗徒說：“你們到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傳揚，全明散曲本缺“傳”字。
- (3) 常生王：指天主。天鄉：天主教謂天堂勝境之一，此用為天堂的代稱。參閱《三巴集·聖學詩·誦聖會源流》之六注(3)。
- (4) 爾旨句：《聖教日課》上《天主經》：“在天我等父者……爾旨承行於

地，如在天焉。”應為所本。

- (5) 過一州六句：謂西士不辭險遠，東來傳教。教規三句，全明散曲本作：“教規指掌付，神魂為裹糧。”標點誤。裹糧，謂準備昇登天國所需的精神食糧，如《天主經》所謂：“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九萬梯航，南懷仁《坤輿圖說》上：“仁等從遠西至中夏，歷九萬里而遙。”參閱《三巴集·澳中雜詠》之十六“不知九萬風濤去，歸向何人說死生”二句及注(3)。

四門子⁽¹⁾ 看靈奇之昇天敬仰，一心心、信愛望。把十誠來遵，⁽²⁾ 把七克來動。⁽³⁾ 奉規程、⁽⁴⁾ 破除邪教綱。念一回經，存一回想。⁽⁵⁾ 炙熱我心腸自挽。⁽⁶⁾

- (1) 校釋本注：動，原誤“助”；奉，原誤“奏”。自挽二字疑誤。信德、望德、愛德，教會所謂三超自然德也。七克，謂謙遜以克驕傲，仁愛以克嫉妬，捨財以克貪吝，含忍以克忿怒，淡泊以克貪饕，絕慾以克迷色，忻勤以克怠惰。

四門子：曲牌名，屬黃鍾宮。用於散曲套數。

- (2) 十誠：又稱天主十誠或梅瑟十誠。包括：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守瞻禮主日，孝敬父母，毋殺人，毋行邪淫，毋偷盜，毋妄證，毋願他人妻，毋貪他人財物。而總歸二者：愛天主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見《聖教日課》上。據《聖經·舊約·出谷紀》載，十誠係天主在西乃山上親自授予梅瑟，作為同以色列人訂立的盟約。猶太教以此為最高律法，基督教亦奉為誠律。
- (3) 七克：參閱《三巴集·聖學詩·七克頌》及注。
- (4) 奉規程：全明散曲本“奉”誤作“奏”。
- (5) 存一回想：謂存心默想，對天主教神學的奧義作一番思考。《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即以默存、默想作為神修的基本工夫。
- (6) 炙熱我心腸：《口鐸日抄》一盧安德出示心圖：“其四、則心之門已啓，但昏黑甚。吾主人其中，持炬照之，諸蟲蛇蝦蟆之屬，種種畢見。司鐸

曰：‘昏黑者，象心之穢而蒙也。蟲蛇蝦蟆者，狀諸邪念也。既心知有吾主，則吾主必賜以寵光，照見諸邪，自今而後，有不安其所者矣。’……十六、畫吾主彎弓，射火箭於心狀。司鐸曰：‘人當德行純全，則愈愛慕天上之事，樂與吾主相從，而頓發熱心焉。’其十七，則心中有火，蓬勃上炎。司鐸曰：‘至此則心愈熱矣。’與《續口鐸日抄》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十一日漁山謂衆：‘《聖經》曰：‘求聖神之火，炙熱我等冰心。’”意同。參閱該條及注(3)。自挽：意謂求天主炙熱我心腸，而克勝三仇，挽救自己免淪地獄之殃。

水仙子⁽¹⁾ 我我我自忖量，⁽²⁾ 看看看塵俗三仇狠似鎗。⁽³⁾ 將將將勤告解銘心，⁽⁴⁾ 把把把恤哀矜慷爽。⁽⁵⁾ 呀呀呀那些兒、能久享，休休休戀煙雲、⁽⁶⁾ 瞥眼炎涼。喜喜喜指明了教中超性朗，我我我愛天國、安熙攘。⁽⁷⁾ 他他他怎知道世福不能長，⁽⁸⁾ 休錯認沸海當康莊。⁽⁹⁾

(1)校釋本注：狠，原誤“狼”。熙攘之“攘”可作“壤”，原誤“穰”。此曲較常格增出“我我我愛天國、安熙攘”一句。三仇解見前。告解乃天主教七聖事之一，赦領洗後所犯之罪者。哀矜二字教會習用以指濟施、超性或譯超自然。

水仙子：又名湘妃怨、凌波仙、凌波曲、馮夷曲。曲牌名，屬雙調。用於劇曲、散曲套數和小令。又黃鍾宮亦有[水仙子]調，是為古水仙子，用於劇曲和散曲套數。此為後者。

(2)忖量：思量，考慮。朴牧《投知己書》：“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

(3)塵俗：世俗，指日常生活中的禮法習慣等。任昉《王文憲集序》：“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

(4)告解：參閱《續口鐸日抄》康熙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條注(5)。

(5)哀矜：崇禎間西士羅雅谷著《哀矜行詮》，載神形哀矜之行十四端：食飢者、飲渴者、衣裸者、顧病者、舍旅者、贖虜者、葬死者、啓詢愚蒙、以

善勸人，責有過失者，慰憂者，赦侮我者，恕人之弱行，為生死者祈天主。（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70）此句謂應體恤孤貧，慷慨豪爽，樂善好施，纔符合上主旨意。

(6)煙雲：煙雲過眼。喻轉瞬即過，不留痕跡。蘇軾《寶繪堂記》：“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應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此喻塵世間的聲色貨利、功名富貴。

(7)我我我二句：熙攘，熙熙攘攘。喧嚷紛雜貌。《史記·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壤，通“攘”。《太平御覽》四四九引《周書》：“容容熙熙，皆為利謀；熙熙攘攘，皆為利往。”此蓋謂我愛天國之常生永福，怎能與塵俗中人一道熙熙攘攘追求偽祿暫福？

(8)世福：謂塵世間富貴利祿之福。《聖經·舊約·聖詠集》第49篇《世福世樂皆虛》：“他們祇知依恃財產的富足，他們祇會誇耀自己金錢的豐裕；但是金錢不能使任何人得救，決不能把人的贖價還給天主。因為人命的贖價非常昂貴，任何金錢也決不足以贖回；不能使人生存久長，不能使人不見死亡。”又第73篇《富貴如雲煙》：“因為我看見惡人安寧幸福，就對驕橫的人心生嫉妬。……看，這些人為非作歹，常享平安，積存錢財。……看，遠離你的人必將趨於沉淪，你必消滅一切背棄你的人民。”此寓其意。

(9)沸海：喻亂世。《晉書·劉弘等傳·論》：“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浸於稽天之際。”此謂渾濁喧囂的塵世。

尚遼梁煞⁽¹⁾ 少不得審判將來罰與賞，論中都、⁽²⁾ 非比遐荒。⁽³⁾ 為甚麼不知天的世人拜魍魎。⁽⁴⁾

(1)校釋本注：尚，原誤“南”。此套係北曲而用南尾，不合。北黃鍾尾聲與此略同，似可改題。天主教謂人死後，其靈魂即受天主審判。

(2)中都：居中之都。此謂天上之都，即天堂。

(3)遐荒：邊遠廣大的地方。曹植《五游詠》：“逍遙八紘外，游目歷

遐荒。”

- (4) 魍魎：傳說山川中的精怪。《孔子家語·辨物》：“木石之怪夔魍魎。”此謂魔鬼。天主教以天主為惟一真神，禁拜偶像，以異教崇拜的對象為魔鬼、邪神。《聖經·舊約·聖詠集》第135篇《惟一真主贊》：“異民的偶像無非金銀，祇是人手製造的物品；偶像有口，不能言；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聽不見；有鼻，無氣喘。鑄造偶像的人，將與偶像同亡；凡信賴偶像的人，也將是一樣。”此寓其意。

喻罪樂章

《聖經》中設喻有五：障蔽靈明如黑雲布空，人生斯世如舟行沸海，形神種罪如肩負重，滅性癡愚如街坊醉漢，招憎取厭如食上蒼蠅。遵此五喻而填詞。以佐規誡，警心云爾。

南黃鍾賞宮花喻黑雲⁽¹⁾ 黑雲障太虛，⁽²⁾ 終凶暴可知。
混跡三仇裏，強自展愁眉。爭似冬蛇常掩目，⁽³⁾ 指南難與話東西。

(1) 校釋本注：三仇見前。

南黃鍾賞宮花：謂此套屬南曲黃鍾宮，第一支曲牌為[賞宮花]。

(2) 太虛：天空。孫綽《遊天台賦》：“太虛遼廓而無閼，運自然之妙有。”孟浩然《彭蠡湖中望廬山》詩：“太虛生月暈，舟中知天風。”

(3) 冬蛇常掩日：蛇有冬眠習慣，故冬天常閉目瞋眠。此喻黑雲布空，障蔽靈明。

獅子序喻沸海⁽¹⁾ 歎世人，心易迷。離娘懷，早把情移性移。似舟行沸海，到岸無期。看你在、轉眼的覆溺。雖亟信乘槎，⁽²⁾ 望風帆，愛家鄉，⁽³⁾ 尚多愆罪。⁽⁴⁾ 若道為塵緣未了，⁽⁵⁾ 此願終違。

(1) 校釋本注：乘，原誤“棄”。信乘槎等三句嵌信望愛三德。用典妙造自然。

沸海：喻渾濁喧囂的塵世。參閱《敬謝天主鈞天樂》之[水仙子]注(9)。

(2) 乘槎：槎，木筏。神話傳說謂天河通海，有個住在海邊的人，常見每年八月海上有大筏來，便登槎到達天河，看見牛郎織女。見《博物志》三。後來詩文中以乘槎指登天。李商隱《海客》詩：“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此謂歸依天主，登上天路歷程。乘，全明散曲本誤“棄”。

(3) 家鄉：謂天國。

(4) 愆罪：罪過。《後漢書·楚王英傳》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綿帛，以贖愆罪。”

(5) 塵緣：佛教認為色、聲、香、聞、觸、法為六塵，是污染人心，使生嗜欲的根緣。《圓覺經》：“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韋應物《春月觀省屬城始憩東西林精舍》詩：“佳士亦棲息，善身絕塵緣。”此謂追求世福的俗念與因緣。

降黃龍喻負重⁽¹⁾ 須知罪大愆深，如負重臨歧，不勝累贅。如此傴僂罄折，⁽²⁾ 難仰雲天。要息肩無地，休題。逐利趨名，寧免俛躬擊跪。⁽³⁾ 豈止那，千鈞盜背，壓死難舒。⁽⁴⁾

(1) 校釋本注：背，原誤“皆”。

(2) 傴僂：鞠躬，恭敬貌。賈誼《新書·官人》：“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後漢書·張酺傳》：“公其傴僂，勿露所救。”《注》：“傴僂，言恭敬從命也。”罄折：曲躬如罄。表示謙恭，同罄折。曹植《空篔引》：“謙謙君子德，罄折何所求。”此喻負重曲躬。

(3) 俛躬：俛，校釋本作“洩”，據全明散曲本改。謂低首曲躬。是。

(4) 豈止那三句：全明散曲本作“豈止那千鈞盜皆壓死難舒”。標點不確，皆，為“背”之誤。盜背，盜，盛貌。《孟子·盡心》上：“君子所性，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謂彎曲如龜背。盎，盎龜，龜的一種。

大勝樂喻醉漢⁽¹⁾ 誰非是個醉漢狂且？⁽²⁾ 啄如雞，醉似泥，包身大膽迎刀鋸。⁽³⁾ 徒哺啜，⁽⁴⁾ 味修齊，⁽⁵⁾ 無廉無恥無仁義。處己無情為甚的？⁽⁶⁾ 未必狂魔誘惑，⁽⁷⁾ 自欲昏昏入夢，向地獄爭趨。

(1)校釋本注：《天主經》有句曰“又不我許陷於誘惑”。古鈔本古刻本皆同，非“誘惑”之誤。

箋注者注：此句見《聖教日課》上《天主經》。

(2)狂且：輕狂的人。且，助詞，無義。《詩·鄭風·山有扶蘇》：“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注》：“觀狂醜之人。”

(3)刀鋸：古代的刑具。刀用於割刑，鋸用於刖刑。《國語·魯》：“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即黥刑）。”受過宮刑之人稱刀鋸之餘。司馬遷《報任安書》：“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

(4)哺啜：飲食。啜，飲。又作哺啜。《南史·王彧傳》：“景文（彧）非但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又作哺啜。參閱《續口鐸日抄》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條第三段注(1)。

(5)修齊：修身與齊家。《禮·大學》儒家教育八目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以修齊喻儒家修養身心的功夫。此指天學的修習。

(6)處己：安置自己，猶自處。《國語·晉》：“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入也知己，飢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懼，晉莫不怠，鬪士是故衆。’”

(7)誘惑：《耶穌會例》上《凡所當我等者之神修及衆位宜守簡要規條》十二：“行其神修之工，當小心防備邪魔之狡計，而當保自己以退其諸誘惑，並須知所有何法以克勝之。得受神慰之情……而常務進無止之路

於天主之事。”

太平歌喻蒼蠅⁽¹⁾ 蒼蠅技，逐臭避香飛。看舉世人情酷似伊，還思附驥圖千里。⁽²⁾ 看你逢羶見血便忘義，⁽³⁾ 塵尾揮不去。⁽⁴⁾

(1)校釋本注：千里句下較常格少一句。羶，原誤“氈”；塵，原誤“塵”。

(2)附驥：附驥尾。喻附於先輩或名人之後。參閱《書跋補遺·補鶴樓堂圖跋》注(5)。

(3)逢羶見血：羶，全明散曲本誤作“氈”。

(4)塵尾：古以駝鹿尾為拂塵，因稱拂塵為塵尾。《世說新語·容止》：“王夷甫（衍）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塵尾，與手都無分別。”白居易《齊居偶作》詩：“老翁持塵尾，坐拂半張牀。”

尾聲 黑雲沸海明明喻，負重誠愚醉漢癡，比到蒼蠅品愈低。

悲思世樂章

南中呂尾犯序⁽¹⁾ 莫謂地球寬，六水三山，一分為田。⁽²⁾ 又且聚蠱如盆，萬惡歸焉，陰慘。非殺命、誰能養命？⁽³⁾ 非斂怨、誰能無怨？⁽⁴⁾ 那堪見，刀途血路，生死不安恬。⁽⁵⁾

(1)南中呂尾犯序：謂此套屬南曲中呂宮，第一支曲牌為[尾犯序]。中呂宮，宮調之一。所屬曲牌，《九宮大成譜》載，有北曲 56 支，南曲 144 支。

(2)六水二句：又稱三山六海一分地。為古人對天下山、海、田地比例的一種說法。

- (3) 非殺命二句：意謂不殺害其他生命，有誰能養活自己的生命？
- (4) 非斂怨二句：意謂有誰願意招惹怨恨？卻沒有人能避免怨恨。斂怨，《詩·大雅·蕩》：“女魚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箋》：“斂聚群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後來用作招致怨恨之義。陸贄《貞元九年南郊大赦天下》：“已後官司應有市糶者，各須先付價直，不得賒取抑配，因茲斂怨擾人。”斂，校釋本作“斂”。此據全明散曲本。以上四句描述自原祖亞當犯罪，被逐出伊甸園以後，人類所處的艱難困苦，不能自拔的境地。
- (5) 安恬：安定，平靜。韓愈《苦寒》詩：“悲哀激憤歎，五藏難安恬。”安，全明散曲本誤作“要”。

前腔⁽¹⁾ 膏火自相煎，華貊同情，⁽²⁾ 食色相連。⁽³⁾ 你看朝士卑田，⁽⁴⁾ 也一樣爭食。⁽⁵⁾ 未免，貧賤者、羅雀掘鼠，富貴者、長驅席卷。難懲勸，⁽⁶⁾ 貪饕無底，谿壑不能填。⁽⁷⁾

- (1) 前腔：南曲中連續使用同一曲牌時，後面的各曲不再標出曲牌名，而寫成前腔。北曲則寫成幺篇或幺。
- (2) 華貊：猶華夷。古稱居於東北地區的民族爲貊。《禮·中庸》：“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劉基《送葉景隆》詩：“居庸接太行，華貊所由分。”華，全明散曲本誤作“葬”。
- (3) 食色：食欲與性欲。《孟子·告子》上：“食、色，性也。”《注》：“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
- (4) 朝士：泛稱中央的官吏。陸賈《新語·懷慮》：“戰士不耕，朝士不商。”劉禹錫《聽舊宮中樂人穆氏唱歌》詩：“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士，全明散曲本誤作“土”。卑田：又稱悲田。指乞丐。舊稱收容乞丐的地方爲卑田院或悲田院，即養濟院。《元曲選》石君寶《曲江池》三：“我家須不是卑田院，怎麼將這叫化的都收拾我家來了。”
- (5) 爭食：爭食。食，全明散曲本作“餐”。餐，與“食”通。

- (6) 懲勸：責罰和獎勵。仲長統《昌言·損益》：“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晉書·劉毅傳》上疏：“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污濁。”
- (7) 谿壑：本謂谿谷溝壑。《國語·晉》：“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鶩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後以谿壑之心喻無厭之欲。

“貧賤者、羅雀掘鼠，富貴者、長驅席卷。”《聖經》屢有施濟善待貧賤窮苦的勸誡，如《舊約·德訓篇》：“用窮人的財物來做祭品的人，就如在父親前殺害他兒子的人。貧乏人的糧食，是窮人的生命，奪取他們食糧的，就是流入血的罪犯。奪取別人由血汗賺來的食糧的，就是殺人的劊子手。剝奪佣工的勞資的，就是流入血的兇手。”漁山所詠，既是對富貴者漠視《聖經》勸誡的嚴厲申斥，也是對每一個物欲橫流的人世貧富不均的醜惡現象的無情揭露。

前腔 頭上月輪天，⁽¹⁾ 怎比無形，永靜長年。⁽²⁾ 況我無定形，隨日月推遷。⁽³⁾ 轉眼，百忙裏、生老病死，眼措裏、⁽⁴⁾ 煙雲翻變。還須念，如扁舟渡海，⁽⁵⁾ 隔板是黃泉。

- (1) 月輪天：謂明月當空，天色清朗。月輪，指月亮。庾信《象戲賦》：“月輪新滿，日暈重圍。”王昌齡《春宮曲》：“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殿前月輪高。”
- (2) 永靜長年：謂天堂。利瑪竇《畸人十篇》八載天堂六福，二謂太平域，則無危懼，而恒恬淡。恒淡則無欲，無欲則安，安而後定，定而後靜，故曰永靜。六謂無疆山，人均不死而常生，常生不滅，永享長年。故稱。
- (3) 況我二句：全明散曲本作：“況我無定形隨，日月推遷。”標點不確。
- (4) 眼措裏：措，又作挫。眼角，眼梢。王寶甫《西廂記》一本二折：“胡伶淥老不尋常，偷眼望，眼挫裏抹張郎。”

(5)扁舟渡海：扁舟，小船。《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詩：“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扁舟船窄桅小，不宜渡海。此極言境況之險，故下句云云。

前腔 積成罪不悛，⁽¹⁾枉說虔齋，⁽²⁾告解消愆。⁽³⁾若稍忤雄心。就怒髮衝冠，⁽⁴⁾褊淺。⁽⁵⁾這都是、囂凌孽火，全不想、形骸制限，⁽⁶⁾無更換。總賴蒙恩救贖，守誠要心堅。⁽⁷⁾

(1)不悛：不改。悛，音 quān。悔改，停止。

(2)虔齋：恭敬持齋。校釋本注：天主教有大小齋。小齋禁食熱血動物，大齋早餐不食，每日僅一餐可以飽食，餘一餐半飽為度。

(3)消愆：消罪。愆，罪愆，罪過。

(4)怒髮衝冠：誇張描述盛怒之狀。《史記·藺相如傳》：“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岳飛《滿江紅》詞：“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

(5)褊淺：心地狹窄，資質淺薄。《詩·小雅·節南山》：“瑣瑣姻婭。”《疏》：“瑣瑣計謀，褊淺之貌。”阮籍《獼猴賦》：“性褊淺而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

(6)這都是四句：全明散曲本作：“這都是囂凌孽火全，不想形骸制限。”標點有誤。

(7)守誠：謂固守《天主十誡》及教中各項規程。

尾聲 人心各異如其面，⁽¹⁾榮辱崇卑天主權。莫把掩襲為能獨自賢。⁽²⁾

(1)人心句：《左傳》襄三一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應為所本。

(2)掩襲：乘人不備，突然襲擊。《三國志·袁紹傳》：“（劉）備介紹。”《注》引《魏氏春秋》檄州郡文：“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壘壘爭前，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托助王師，以相掩襲。”此謂以不

正當手段奪取世俗間的聲色貨利，功名富貴。

警傲樂章

南商調山坡羊⁽¹⁾ 夢中人、不謙不恕。病中身、不醫不治。性中天、從教廢弛。⁽²⁾降中靈、滅不知何處。⁽³⁾幸主降生來，開恩在泰西。免除世罪、世罪從頭洗。又把我等矜憐，靈魂救取。⁽⁴⁾堪悲，奈蒼生猶執迷。真癡，做魔奴還不自知。⁽⁵⁾

(1)校釋本注：降中之“降”字疑誤，矜，原誤“務”。有人類始祖所遺原罪者皆稱魔奴。本曲多用倒句，免除世罪，通作“除免世罪”；我等矜憐，通作“矜憐我等”。川教會典實非常純熟，且極自然。

南商調山坡羊：謂此套屬南曲商調，第一支曲牌為[山坡羊]。商調，宮調之一。所屬曲牌，據《九宮大成譜》載，有北曲41支，南曲163支。山坡羊，又名山坡里羊，蘇武持節，曲牌名，屬中呂宮，用於散曲套數和小令。此屬借宮。

(2)性中天二句：意謂人類天性中善良正直的一面，任其廢弛。從教，任由，任從。

(3)降中靈二句：意謂到死時靈魂墮於地獄，肉身不知毀滅在何處。

(4)免除世罪四句：全明散曲本作：“免除世罪世罪從頭洗，又把我等務憐靈魂救取。”標點不確。務，為“矜”之誤。世罪，謂人類對天主所犯之罪，包括原罪與本罪。原罪謂由原祖亞當所遺傳下來的罪惡；本罪謂除原罪之外，各人本身違背天主意旨所犯的罪惡。參閱《續口鐸日抄》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條第二段原罪本罪及注(1)。

(5)魔奴：《續口鐸日抄》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十一日聖母往獻瞻禮第二段，漁山謂眾曰：“爾等莫不有子，曷不效聖母獻吾主耶？有子而不獻吾主，易為魔鬼所惑，易為魔鬼之奴。既為奴，則將伐之如薪，烹之似餐，可不畏歟？”則為魔奴之又解。

前腔⁽¹⁾ 少年辰、與魔隱計，⁽²⁾老將來、措身何地？急攘攘、如撲燈火蛾。⁽³⁾沸騰騰、似聚窟尋羶蟻。又誰知，崇朝日易西。⁽⁴⁾不獨三仇誘我、誘我還連你。只爲業火無形，⁽⁵⁾當生莫避。須知，除死方休食與衣。還虧，入土方休詐與欺。

(1)校釋本注：辰，原誤“長”；急攘攘，原誤“急嚷”；羶，原誤“氈”。三仇義詳前。

(2)少年辰二句：全明散曲本作“少年長與魔隱計”。長，爲“辰”之誤。隱計，暗中謀劃。

(3)急攘攘二句：全明散曲本作“急嚷嚷如撲燈火蛾”。嚷嚷，爲“攘攘”之誤。火蛾，蛾喜明撲火，故稱火蛾。韓偓《火蛾》詩：“非無惜死心，奈有滅明意。妝穿粉黛焦，翅撲蘭膏沸。爲爾一傷嗟，自棄非天棄。”

(4)崇朝：從天亮到早飯時間。喻時間短促。《三國志·魏書·涼茂傳》：“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

(5)業火：佛教指惡業害身譬如火，故稱。《楞嚴經》八：“阿難，是等皆以業火干枯，酬其宿債，傍爲畜生。”此以三仇誘惑爲業火。

貓兒墜⁽¹⁾ 我儕求主，主定把人悲。⁽²⁾洗罪還愁悔罪遲，生平邪妄尚沉迷。須祈，聖水驅魔，須臾不離。⁽³⁾

(1)校釋本注：聖水爲天主教聖物之一，有多種。皆經司鐸或主教祝聖者，有驅魔及其他功效。

(2)主定：主，全明散曲本誤作“生”。

(3)須臾：片刻。參閱《寫憂集·挽王煙客夫子》之七注(1)。

尾聲⁽¹⁾ 懇祈聖母求天主，赦我從前告解非。⁽²⁾凡惡滿腹泥沮罪未除。⁽³⁾

(1)校釋本注：泥，原誤“消”。告解義詳前。

(2)懇祈二句：天主教有懇祈聖母轉求天主加恩赦罪的傳統。《聖教日課》上有《求聖母轉求加恩經》，又《聖母冕旒十二殊恩》：“叩拜聖母第二殊恩……求賜我痛滌諸愆，得獲罪之全赦。”應爲所本。

(3)泥沮：拘泥，阻滯。泥，全明散曲本誤作“消”。

戒心樂章

南仙呂不是路⁽¹⁾ 陡壁深谿，⁽²⁾難架輿梁作坦夷。⁽³⁾如何濟，未分南北與東西。甕中雞，⁽⁴⁾初蒙啓覆知天地。物我區區焉可齊。危途裏，若回頭陷淖泥。⁽⁵⁾豈無思慮，永殃難避。⁽⁶⁾

(1)校釋本注：陡，原誤“徒”；谿，原誤“雞”；北，原誤“比”；淖，原誤“津”。

南仙呂不是路：謂此套屬南曲仙呂宮，第一支曲牌爲[不是路]。仙呂宮，宮調之一。所屬曲牌，據《九宮大成譜》載，有北曲 81 支，南曲 294 支。

(2)陡壁深谿：全明散曲本“陡”誤作“徒”；谿，原誤“雞”。

(3)輿梁：可通車之橋。《孟子·離婁》下：“十二月，輿梁成。”坦夷：寬廣平坦。韓愈《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潁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

(4)甕雞：酒甕中的小蟲，即蠅。朱松《久旱新歲乃雨》詩：“此身群萬生，擾擾舞甕雞。”

(5)淖泥：爛泥，泥沼。淖，全明散曲本誤作“津”。

(6)永殃：永遠的禍殃。此謂地獄的永罰。

泣顏回⁽¹⁾ 清濁自低回，⁽²⁾怎不教人凌制。⁽³⁾怪似仇

同不共，何妨話不投機。只爲昌揚自己，禁他人、不許鼾然睡。⁽⁴⁾器還欵、欲正伊誰。⁽⁵⁾喜把我、切磋攻礪。⁽⁶⁾

(1)校釋本注：低回，原脫“回”字。欵，原誤“歌”。

(2)低回：全明散曲本缺“回”字。

(3)凌制：逾越規制。凌，又作凌。

(4)禁他人二句：鼾睡，熟睡而有鼾聲。岳柯《程史·徐鉉入聘》：“上（宋太祖）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應爲典據。

(5)器還欵二句：意謂立身不正，靠誰來匡正扶持？欵，全明散曲本誤作“歌”。

(6)攻礪：謂指摘過失，磨煉德行。

前腔 口箴發從脾，⁽¹⁾欲避延燒，何必環桑穿鼻？⁽²⁾自有身衣口食牽拘，饒你凌雲插翅。⁽³⁾爲飢虛、不惜憑投界，⁽⁴⁾任華夷、抵死爭求，⁽⁵⁾獲大罪，逆天欺世。

(1)口箴句：謂飢餓之感有如煙箴發於口。五行之說及中醫以脾屬土，主胃氣，謂食欲及飢餓感從脾而發。故此句云云。口箴，又作口生箴。迺賢《潁州老翁歌》：“妻子相對愁雙眉，鵠形累累口生箴。”

(2)欲避二句：全明散曲本作：“欲避延燒何必，環桑穿鼻。”標點不確。環桑穿鼻，謂牛被人用繩穿鼻，拴於桑樹之下。喻人爲衣食所迫，受人擺布。

(3)自有二句：全明散曲本作：“自有身衣口食，牽拘饒你，凌雲插翅。”標點不確。饒你，任憑你。

(4)憑投界：任人擺布。投界，投給。《詩·小雅·巷伯》：“取彼潛人，囚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

(5)任華夷二句：全明散曲本作“任華夷死爭求”，“死”之前缺“抵”字。抵死，冒死。《漢書·文帝紀》詔：“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其不取。”又謂竭力，堅持。蘇軾《滿庭芳》詞：“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

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校釋本注：“抵字原闕。”

催拍⁽¹⁾ 此誰欺，欺天自欺。⁽²⁾問誰知，你知我知。⁽³⁾行短有虧，與日俱增，罪與身齊。一旦歸泉，永獄無期。⁽⁴⁾從今看，真箇淒其。⁽⁵⁾豈教外，不堪題。

(1)校釋本注：催，原誤“摧”；淒，原誤“棲”。

催拍：又稱催拍子，曲牌名。屬大石調，用於散曲套數。此爲借宮。

(2)欺天：此謂欺騙天主。

(3)你知我知：東漢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縣令王密求見。至晚，以十金送給楊震曰：“暮夜無知者。”楊震答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事見《後漢書·楊震傳》。

(4)永獄：天主教謂地獄的懲罰爲永久性的，故稱。

(5)淒其：寒涼。其，詞尾。《詩·邶風·綠衣》：“絺兮綌兮，淒其以風。”也用以形容人的情緒淒愴。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淒其。”淒，全明散曲本作“棲”。

餘文 假惺惺，⁽¹⁾全不取。惟憑隱德自修持，⁽²⁾纔是真誠不我欺。

(1)假惺惺：裝假。《元曲選》喬孟符《金錢記》：“想當日，楚屈原，假惺惺醉倒步兵廚。”

(2)隱德：隱晦不事張揚之德。《晉書·王湛傳》：“（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其父袒獨異焉。”

詠規程仍用彌撒詞調

南南呂一枝花⁽¹⁾ 誰能離世網？⁽²⁾最苦人間況。欲求生免也，⁽³⁾豈非罔。⁽⁴⁾賴有梯航，是昇天指掌，⁽⁵⁾把譯語

隨方敷講。⁽⁶⁾

(1)校釋本注：《詠規程》下原有“一闕”二字，今刪。右調少兩句，與《彌撒樂音》同。網，原誤“綱”。梯航，指西教士之來華。

箋注者按：此套題目，全明散曲本作《詠規程一闕》而無原注。

南南呂一枝花：謂此套屬南曲南呂宮，第一支曲牌為[一枝花]。所用詞調與《彌撒樂音》同，故原注云云。

(2)世網：喻社會上法律、禮教、風俗等對人的束縛。嵇康《答向子期難養生論》：“奉法循理，不結世網。”陸機《赴洛道中作》詩：“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3)生免：謂生而免於魔鬼誘惑，赦免世罪。

(4)罔：迷惑。《論語·為政》：“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5)指掌：喻事情容易辦。《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文王（司馬昭）笑曰：‘……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

(6)譯語：指譯成中文或用中文宣講的《聖經》等天學諸書。

紅納襖⁽¹⁾ 既然悔愆尤⁽²⁾，崇教皇，也須酬救靈魂。恩主降⁽³⁾，好將誠規謹守休輕放，假饒你口裏空談何所望。⁽⁴⁾ 你想六時中⁽⁵⁾，日用糧，而免我債者天恩蕩，如我亦免負我債者於今生也。纔許你歸根無永殃。⁽⁶⁾

(1)校釋本注：“負”字原闕。日用糧等三句見《天主經》，原文為：“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而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

(2)愆尤：過失。張衡《東京賦》：“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李白《古風》詩：“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3)恩主：指耶穌基督。以上四句全明散曲本作：“既然悔愆尤崇教皇，也須酬救靈魂恩主降。”標點不確。

(4)假饒你：假如任你。饒，任憑。

(5)六時：佛教分一晝夜為六時：晨朝、日中、日沒、初夜、中夜、後夜。

(6)如我亦免二句：全明散曲本作：“亦免我債者於今生也纔許你歸根無

永殃。”將“如我”屬為上句，“我債者”前漏“負”字，標點不確。歸根，謂找到人生信仰的歸宿，可望得享天國的常生。

繡太平⁽¹⁾ [繡帶兒]⁽²⁾ 依歸後、捫心向往⁽³⁾，尚從魔、落魄佯狂。⁽⁴⁾ 應知面目堪憎，怕難隨儕輩同行。⁽⁵⁾ [醉太平] 深想，昌言鐸世不尋常。⁽⁶⁾ 比世俗、差同天壤。從教自反⁽⁷⁾，三仇雖猛，自宜懲創。⁽⁸⁾

(1)校釋本注：佯，原誤“祥”；憎，原誤“增”。三仇義詳前。

(2)繡帶兒：全明散曲本闕載，下[醉太平]曲牌同。

(3)捫心：手摸胸口，反省之意。顏之推《神仙》詩：“鏡中不相識，捫心徒自憐。”

(4)佯狂：裝瘋。《荀子·堯問》：“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乃被髮佯狂而為奴。”佯，全明散曲本誤作“祥”。

(5)應知二句：全明散曲本作：“應知面目堪憎怕，難隨儕輩同行。”標點不確。儕輩，同輩。《三國志·蜀書·許靖傳》注引《魏略》王朗與文休（靖）書：“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

(6)昌言：善言、正言。《書·大禹謨》：“禹拜昌言曰‘俞’。”楊炯《老人星賦》：“獻仙壽兮祝堯，奏昌言兮拜禹。”鐸世：教化世人。鐸，古樂器，形如大鈴。宣教政令時，用以警眾者。參閱《寫憂集·漢昭、上游二子過虞山郊居》之二注（2）。此用昌言鐸世喻以天學之道救世度人。

(7)自反：反躬自問，反求之於己。《孟子·公孫丑》上：“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禮·學記》：“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8)懲創：懲戒、警惕。《書·呂刑》：“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孔穎達《疏》：“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韓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生還真可喜，剋己自懲創。”

宜春樂⁽¹⁾ [宜春令]⁽²⁾聞天國，是故鄉。始孽生、⁽³⁾厄襪亞當，豈能無恙？⁽⁴⁾違天獲罪誰能挽，致羣靈、⁽⁵⁾造孽堪誅。⁽⁶⁾感一主、⁽⁷⁾慈悲難仗。[大勝樂]故耶穌降誕，降來救贖，萬國遐方。⁽⁸⁾

(1)校釋本注：仗，原誤“杖”。厄襪亞當，人類始祖名，厄襪是女，亞當是男。

(2)宜春令：全明散曲本闕載，下[大勝樂]曲牌同。

(3)孽生：旁生。《公羊傳》襄二七年：“夫負羈繫，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注》：“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旁生枝條爲孽，借木以喻人，又變從“木”爲從“子”作孽。

(4)無恙：問候語。無疾無憂之意。《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後也泛稱安全，完整。《世說新語·排調》：“（顧愷之）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浩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5)羣靈：羣生。一切生物。此謂萬民、百姓。

(6)造孽：本作造業。佛教以過去世之惡因爲今生之障礙者，謂之業障。俗作孽障。後來泛稱做惡事爲造孽，本此。

(7)感一主：全明散曲本作“教一主”。

(8)來救句：全明散曲本注：“以下疑有缺奪。”

太師引⁽¹⁾ 歎愚氓，再沒有酬恩想。便相聞、誰親聖傷？若不將十字架、熟俛疼傍，等閒拋、駒隙時光，⁽²⁾賺終身被累隨濁浪。直等待、病骨支牀，⁽³⁾冤魔障，⁽⁴⁾教人飽憤。總使夢南柯，⁽⁵⁾猶多惆悵。

(1)校釋本注：“熟”字疑作“熱”，“身”字原闕。聖傷謂耶穌被釘於十字架所受之傷。

(2)駒隙：白駒過隙。喻光陰迅速。參閱《三巴集·聖學詩·感詠聖會

真理》其六注(2)。

(3)牀：校釋本作“床”。

(4)魔障：佛家語。魔王所設的障礙。梵語魔羅，義譯曰障，梵漢雙舉而云魔障。參閱《三巴集·聖學詩·佚題》之六注(2)。

(5)夢南柯：南柯夢。唐李公佐作《南柯記》。喻富貴得失之無常。呂南公《西風》詩：“今雖未借邯鄲枕，昔曾屢歎南柯夢。”

東甌令⁽¹⁾ 休迷執，莫鷹揚。⁽²⁾抑傲居謙拜五傷，勤勤告解無羈絆，⁽³⁾存不得、絲毫妄。從今寸斂九迴腸，⁽⁴⁾實信常生王。

(1)校釋本注：甌，原誤“歐”。五傷、告解義均詳前。常生王，言天主也。

(2)鷹揚：鷹之奮揚，喻威武或大展雄才。《詩·大雅·大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曹植《與楊德祖書》：“昔仲宣（王粲）獨步於漢南，孔璋（陳琳）鷹揚於河朔。”此謂器競張揚。

(3)羈絆：馬籠頭和絆索，喻牽制束縛。羈，又作羈。《漢書·敘傳》班嗣報桓譚書：“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羈鎖……何用大道爲白眩曜？”杜甫《寄常徵君》詩：“萬事紛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4)九迴腸：腸屢次爲之回轉，形容憂思之甚。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是以腸一日而九迴。”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詩：“嶺樹重遮千里日，江流曲似九迴腸。”

劉潑帽⁽¹⁾ 全能全善尊無兩，降生來、聖史端詳。看他年審判誠非枉，⁽²⁾賞罰昇沉，再現生前樣。

(1)校釋本注：聖史或曰《聖經》。審判義詳前。昇沉謂昇天堂與下地獄也。

(2)審判：天主教謂人死後靈魂即受天主審判，稱爲私審判，無罪者進天堂，有罪者下地獄。到世界末日，耶穌基督將重新降臨世間，已死者與未死者共同接受審判，稱爲公審判，被判進天堂者享永福，入地獄者受永罰。

尾聲⁽¹⁾ 四行迅速流光返。⁽²⁾切不可藉口匆忙不到堂，
何苦棄卻靈魂赴永殃。⁽³⁾

(1)校釋本注：“卻”字原闕。四行為歐洲舊學說，言宇宙萬物皆出於水風地火四原素，故曰四行。地獄係永遠性者，故曰永殃。

(2)四行：本謂四種德行，如仁、義、禮、智。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仁、義、禮、智之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和則同，同則善。”此指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四元素說，後被托馬斯·阿奎那納入天主教神學體系。《口鐸日抄》八艾儒略曰：“人稟四行以生，求其四行均調，而無偏勝者，其最上已，餘則不能無偏。是故氣行勝者，其人必圓活而充滿；水行勝者，人必柔弱而舒遲；火行勝者，必剛毅而果敢；土行勝者，必重默而端嚴。而四行又與身之四液相應，氣應血，水應痰，火應心，土應肌。”則為雜採中外學說之論。

(3)棄卻：校釋本作“擯卻”。

從“切不可藉口匆忙不到堂，何苦棄卻靈魂赴永殃”二句可知，漁山蓋謂若不勤於修習，昭事天主，雖已入教，靈魂猶難免墮入地獄。故以[尾聲]為警策之語。

悲魔傲⁽¹⁾

南正宮瑞鶴仙⁽²⁾ 我主垂慈教，救靈魂大事，洪恩覆
幬，⁽³⁾回頭須遲早。⁽⁴⁾奈染成未化，⁽⁵⁾勝心猶躁。⁽⁶⁾幾回西
士樹謙光，轉眼吠聲如豹。⁽⁷⁾且速宜迴避，物情強弱，⁽⁸⁾付
之一笑。

(1)校釋本注：悲魔傲下原有“一闕”二字，今刪。

箋注者按：全明散曲本作“悲魔傲一闕”。

(2)南正宮瑞鶴仙：謂此套屬南曲正宮，第一支曲牌為[瑞鶴仙]。正宮。

宮調之一。所屬曲牌，據《九宮大成譜》載，有北曲43支，南曲120支。瑞鶴仙，曲牌名，屬仙呂宮。用於劇曲和散曲套數。此為借宮。

(3)覆幬：猶言覆被。《禮·中庸》：“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後漢書·朱穆傳·崇厚論》：“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

(4)遲早：儘早。

(5)染成未化：謂未能感受教化。染化，感受教化。范甯《春秋穀梁傳序》：“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

(6)勝心：超越自己之心。《淮南子·詮言》：“聖人勝心，衆人勝欲。”此謂爭強好勝，追求塵俗利益之心。

(7)幾回二句：天主教傳入中國後，萬曆末年有沈灌掀起的南京教案，康熙初年有楊光先掀起的曆獄，康熙中葉有張鵬翻的禁浙江傳教，故云。謙光，因謙讓而愈有光輝。《易·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疏》：“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後用以形容謙遜禮讓的風度。《三國志·魏書·高貴鄉公髦紀》太后詔：“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吠聲，一條狗叫，群犬聞聲跟着叫。王符《潛夫論·賢難》：“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此喻對西士的攻擊。

(8)物情：物理人情。參閱《三餘集·次韻和友人新綠》注(3)。此喻世態人情。

錦纏道 苦不覺，畏途中，⁽¹⁾憑陵火燒，⁽²⁾世苦暫相
遭。問誰能今辰，可卜來朝？從沒有纖毫善，⁽³⁾半分功，寵
恩可邀？⁽⁴⁾又何須，共三仇，角勝相嘲？猛可裏痛虛囂，⁽⁵⁾
把靈魂兒從魔消耗。看時光轉斗杓，⁽⁶⁾纔覺我、年難再少，
悔從前不檢罪應招。⁽⁷⁾

(1)畏途：艱險可怕的道路。途，又作塗。《莊子·達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李白《蜀道難》

詩：“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

(2) 憑陵：侵凌，進逼。《左傳》襄二五年：“今陳忘周之大德……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李白《大鵬賦》：“燁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

(3) 纖毫：極其細微。《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十八年五月命魏公策：“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梁書·鄭紹叔傳》：“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

(4) 寵恩：恩寵。此謂天主的聖寵。

(5) 虛囂：輕浮喧嘩。

(6) 斗杓：即北斗柄。北斗七星，四星象斗，三星象杓。杓即柄。見《後漢書·崔駰傳·注》引《春秋運斗樞》。梁昭明太子（蕭統）《謝敕查君講啓》：“伏以正言深奧，總一群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總太陽而照萬國。”

(7) 檢罪應招：謂省察己罪，昭事天主，勤邀聖寵。

好事近 [泣顏回]⁽¹⁾ 威鳳乍離巢，⁽²⁾ 枝頭斥盡鷓鴣。⁽³⁾ 視諸凡鳥，魃地裏別類分曹。⁽⁴⁾ [刷子序] 探討，取捨依違顛倒。誰似你，另生成之玄妙。⁽⁵⁾ [普天樂]⁽⁶⁾ 普天率土希少，⁽⁷⁾ 但不能去食，水米無交。

(1) 泣顏回：全明散曲本闕注。下文[刷子序]、[普天樂]曲牌亦同。

(2) 威鳳：舊說以鳳有威儀，故稱威鳳。《關尹子·藥》：“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後用來比喻才能品德高尚的人。杜甫《晦日尋崔李封》詩：“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以鳳鯨喻崔李。

(3) 鷓鴣：俗稱黃脰鳥。全身灰色，有斑，常取茅草毛毳爲巢，大如雞卵，繫以麻髮，甚精巧。《莊子·逍遙遊》：“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4) 魃地裏：猶暗地裏。魃，音 xū，暗。黑魃魃，形容黑暗。別類分曹：猶別類分門。分曹，猶言分隊，分批。宋玉《招魂》：“分曹並進。”《史記·平準書》：“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索隱》引如淳：“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爲使也。”

(5) 生成：生養，撫育。姚鵠《將歸蜀留獻恩地僕射》詩：“蒿萊詎報生成德，犬馬空懷感戀心。”玄妙：幽深微妙。《淮南子·覽冥》：“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序》：“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

(6) 普天樂：曲牌名，屬中呂宮。用於劇曲和散曲套數。基本定格爲十一句，此爲借宮兼減句格。

(7) 普天率土：《孟子·萬章》上引《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天，猶言遍天下。率土，四海之內。古代認爲中國四面環水，沿着大地四周的水濱，所以叫率土之濱。

古輪臺⁽¹⁾ 乍騰蛟，⁽²⁾ 頓將行潦起波濤，⁽³⁾ 無人有我侔天高。⁽⁴⁾ 無庸目覩，萬般通曉。話英豪、岱岳曾交，⁽⁵⁾ 崑崙踢倒。⁽⁶⁾ 驚愚駭俗，管教獨步上青霄。音從別調，晦其屑居奇。隨人媚竈，⁽⁷⁾ 隱德規條。須知遐融誰能紹，⁽⁸⁾ 逢君崖異是同袍。⁽⁹⁾

(1) 校釋本注：晦其屑居奇，疑當作“悔不屑居奇”。此曲自此句以下多不合律，文字亦頗費解。必有脫誤，姑存其舊。

(2) 騰蛟：蛟龍騰飛。又騰蛟起鳳，喻才華煥發。王勃《滕王閣序》：“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

(3) 行潦：溝中積水。《詩·召南·采蘋》：“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左傳》隱三年：“潢汙行潦之水。”

(4) 侔天高：謂與天等高。侔，相等。《墨子·小取》：“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注》：“謂辭義齊等，比而同之。”《韓非子·五蠹》：“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5) 岱岳：又作岱嶽，泰山的別稱。《淮南子·墜形》：“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漁鹽出焉。”《注》：“岱嶽，泰山也。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嶽也。”此與崑崙同喻非常之人。

(6) 崑崙：山名。在新疆西藏之間，西接帕米爾高原，東延入青海境內。

層峰疊嶺，勢極高峻。古代有關崑崙的神話傳說，散見《山海經》、《淮南子》、《神異經》等書。

(7) 媚竈：喻巴結權勢。《論語·八佾》：“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朱熹《集注》：“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崔寔《政論》：“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韓愈《薦士》詩：“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

(8) 遐融：謂氣度高邁，融然遠寄。 紹：承繼。《書·盤庚》上：“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9) 崖異：標異於衆，不隨俗。《莊子·天地》：“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陸游《白鷗》詩：“平生崖異每自笑，一接俗人三袂除。”

同袍：《詩·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袍，長衣，像後來的斗篷。軍人行軍時，日以當衣，夜以當被。言同袍以喻友愛。《古詩十九首》：“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舊時軍人相稱為同袍或袍澤。

尾聲⁽¹⁾ 藏頭隱面循規教，⁽²⁾ 仇盜兵戈害自消。任爾牀頭偽捉刀。⁽³⁾

(1) 校釋本注：捉，原誤“促”。

(2) 規教：規矩教導。王儉《孝經問答》：“曾生雖德慚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教規，義在於此。”

(3) 捉刀：《世說新語·容止》：“魏武（曹操）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琰）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後稱代人作文字為捉刀。《聊齋志異·張鴻漸》：“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捉刀人。”此謂使用欺詐手段。

每瑟諭衆樂章⁽¹⁾

每瑟遺命已畢，⁽²⁾ 乃廢歌而諭衆曰：⁽³⁾

請天民，⁽⁴⁾ 聽我吟，透入人心。譬草木，雨露深，蓬蓬勃勃難禁。

(1) 每瑟諭衆樂章：每瑟，又稱梅瑟或摩西，希伯來文作 Mōsheh，原意為“拉出”或“水中救起的”，《聖經·舊約》時代以色列民族的領袖和英雄，向以色列民族傳授天主律法的先知。據《出谷紀》載，生於肋未部族。生時正值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埃及法老限制以色列人增殖男嬰，其母將其放在筐中，置於尼羅河埃及公主沐浴處。公主見而收養於宮中，取名梅瑟。及長，一天見埃及人欺負以色列人，怒殺之，遂逃離埃及，至西乃山附近米德揚荒野。後奉天主之命，去埃及帶領以色列人脫離為奴境地，要求法老允許以色列人離境返回客納罕。初法老拒不允准，後遭天主所降許多災難，不得已放走以色列人。梅瑟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抵西乃山。在那裏傳授天主刻在兩塊石板上的《十誡》，命以色列人遵守。率以色列人在西乃半島的曠野上飄流約四十年，始終未能進入客納罕。後指定約書亞為繼承人，卒於乃波山上。

《聖經·舊約》的《創世紀》、《出谷紀》、《肋未紀》、《戶籍紀》和《申命紀》傳為梅瑟所作，合稱《梅瑟五書》。《申命紀》的內容為梅瑟重申前命，把在西乃山下所立的律法，重新向以色列人申述一遍，可稱為梅瑟的遺囑。《每瑟諭衆樂章》即取材於《申命紀》的《梅瑟歌》。《梅瑟歌》包括《申命紀》第 32—34 章。本樂章凡二十章，取材於《申命紀》第 32 章，第 1—2 章見於《請以色列人歌頌上主》，第 3—7 章見《上主的照顧》，第 8—20 章見《以色列人辜恩負義》各節。茲於每章之前注明《梅瑟歌》原文，與漁山之樂章相印證。

(2) 遺命：臨終的命令。《申命紀》第 32 章最後一節為《梅瑟死期的預告》，第 34 章為《梅瑟的逝世》，故此句遺命云云。

(3) 廢歌：作歌唱和。李商隱《寄令狐學士》詩：“廢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碧雞。”《聖經·舊約·申命紀》第 31 章最後一節載，梅瑟置律法書於約櫃旁，向擡約櫃的肋未人訓話已畢，“遂在以色列全體會衆

前，由頭至尾，大聲朗誦了這篇詩歌的話”。應為以上二句所本。

(4)與本章對應的《梅瑟歌》原文為：“蒼天，傾聽，我要發言；大地，聆聽我口要說的話！願我的教訓如雨下降，我的言語似露滴落，象降在綠茵上的細雨，象落在青草上的甘霖！”

天民：先知先覺的人。《莊子·庚桑楚》：“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孟子·盡心》上：“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此謂天主之選民，即以色列子民。《聖經·舊約·出谷紀》載，天主在西乃山將自己啓示給以色列人，給他們頒佈了《十誡》和律法，藉梅瑟與他們訂立了盟約，使他們成為特選的民族，故稱。

我願天主，⁽¹⁾丕顯聖名。⁽²⁾達寰宇，暨八紘。⁽³⁾請衆同聲，齊贊爾光榮。允惟爾、至美渾成。⁽⁴⁾允惟爾、至善充盈。⁽⁵⁾無瑕無玷，無改無更。

(1)校釋本注：紘，原誤“弦”；玷，原誤“站”。每瑟，或譯摩西。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因為我要宣揚上主的名，請贊頌我們的天主！他是磐石，他的作為完美無比。”

(2)丕顯：大明。《書·君牙》：“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左傳》僖二八年：“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3)八紘：大地的極限，猶言八極。《淮南子·墜形》：“九州之外，乃有八殫。……八殫之外，而有八紘。”司馬相如《大人賦》：“徧覽八紘而觀四方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

(4)渾成：完整，結成整體。盛熙明《圖書考·筆法》引郭熙：“筆跡不渾成，謂之疎，疎則無真意。”

(5)至善：極其完善，臻於盡善盡美。《禮·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至公天主，⁽¹⁾至義天主，實為爾之大父。念伊生身勤

育，換恩愛爾，深恩重重難數。爾忒虧子道、⁽²⁾違規矩。從茲後、棄捐爾為爾，領洪恩、如茲報補。

(1)本章《梅瑟歌》原文為：“他的行徑公平正直，他是忠實無妄的天主，公義而又正直。那不堪稱為子女的，自趨墮落，背叛了他，實在是個邪惡敗壞的世代！愚昧無知的人民，你們就這樣報答上主嗎？”

(2)忒虧：甚虧。忒，音 tè。太，過甚。子道：舊時謂奉事父母之道。《史記·五帝紀》：“舜順適，不失子道。”此謂對天主的昭事之道。

念爾誰生併誰養？⁽¹⁾須識認、古初前往，詢爾祖父無欺罔。⁽²⁾勤咨訪，厥初生民，⁽³⁾特一亞當無兩。一是同根宗，⁽⁴⁾厥後如何分土壤？萬民惟憑天主掌，特一依賴，爾蒙恩獎，無偏黨。⁽⁵⁾選厥民，為金鏹，⁽⁶⁾權子母，⁽⁷⁾充內帑。⁽⁸⁾

(1)本章《梅瑟歌》原文為：“他不是生育你，創造你，使你生存的大父嗎？你回想往古的時日，思念歷代的歲月；問你的父親，問你的長輩，他必給你講述：當至高者為民族分配產業時，分佈人的子孫時，按照天使的數目，為萬民劃定了疆界；但雅各伯是上主所保留的一份，以色列成為他特有的產業。”

(2)欺罔：欺騙蒙蔽。《論語·雍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漢書·郊祀志》谷永對：“及言世有僂人，服不終之藥……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

(3)厥初：其初、最初。

(4)根宗：祖宗。

(5)偏黨：猶偏袒。謂雙方相爭，偏護某一方。《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前燕錄》：“京兆尹王攸獻十略，五曰教無偏黨。”

(6)金鏹：金錢。鏹，錢貫。引申為錢。

(7) 權子母：《國語·周》：“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以重幣爲母，輕幣爲子，權其輕重使之中平。舊時凡以資本經營或借貸生息的，也稱爲權子母。此謂以色列人經營天主所保留的產業。

(8) 內帑：內府庫藏的金帛。此謂以色列人用來祭祀天主的財物。

曠野路，⁽¹⁾兩相遇，天主隨行指爾步，天主隨行教爾趨。勤訓迪，⁽²⁾無差誤，如愛厥目垂永護。譬如鸞鳳，教彼飛雛，臂翅而負，上入天衢。⁽³⁾翻飛遠逝，倏而分途，回翔審顧，弗離斯須，⁽⁴⁾飛輒負之而徂。

(1) 校釋本注：勤，原誤“勒”。

本章《梅瑟歌》原文爲：“上主在曠野之地，在野獸咆哮的原野，發現了他，遂將他抱起，加以撫育，加以保護，有如自己的眼珠。老鷹怎樣守候自己的窩巢，飛翔在幼雛之上，上主也怎樣伸展雙翅，把他背在自己的翼上。”

(2) 訓迪：教訓開導。《書·周官》：“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3) 天衢：天路。衢，四通八達的道路。比喻通顯之地。參閱《三巴集·聖學詩·慶賀聖母領報二首》之一注(5)。此謂天空。

(4) 斯須：暫，片刻。《孟子·告子》上：“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李陵《與蘇武詩》：“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鸞鳳較老鷹更適合中國文化傳統，從老鷹到鸞鳳的變化，體現了漁山創立中國天主教文學的良苦用心。

荒野地，⁽¹⁾厥民惟認一天主，無有二。天主乃特賜彼膏腴地，⁽²⁾照護引治。

(1) 校釋本注：“照護引治”見早晚課《向護守天神誦》。

箋注者按：《向護守天神誦》見《聖教日課》中。

本章《梅瑟歌》原文爲：“上主獨自領導了他，他旁邊並沒有外邦的神祇。上主使他馳騁於高原之上，以田間的出產養育他，使他享受巖穴間的蜜，堅石中的油。”

(2) 膏腴：言土地肥沃。《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厥地裕豐難比偶，⁽¹⁾五穀滋生無稂莠。⁽²⁾更饒益、羊膏美酒，乳蜜膏油多且有。天主愛爾如厥子，誰料飽飫如生口。⁽³⁾施蹄齧，⁽⁴⁾忘高厚。⁽⁵⁾

(1) 校釋本注：稂，原誤“稂”；蜜，原誤“密”；生口，原作“牲口”；蹄，原誤“啼”。

本章《梅瑟歌》原文爲：“牛酪和羊乳，肥美的羔羊和公羊，巴商的公牛與山羊，以及上等的麥麵；並以葡萄酒作你的飲品。雅各伯喫肥了，耶叔戎喫胖了，會踢人了。——的確，你胖了，肥了，飽滿了。——他遂拋棄了造他的天主，輕視了救他的磐石。”

(2) 稂莠：兩種害禾苗的雜草。《國語·魯》：“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注》：“稂，童稂也。莠，草似稷而無實也。”王符《潛夫論·述赦》：“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

(3) 飽飫：喫足。《後漢書·劉盆子傳》：“十餘萬人皆得飽飫。”生口：牲畜。《三國志·魏書·王昶傳》裴《注》引《任峻別傳》：“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今北方仍稱驢馬之類爲生口。通作牲口。

(4) 蹄齧：腿踢口咬。齧，咬，啃。又作齧。杜甫《有事於南郊賦》：“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蹄齧。”又《遣興》詩：“君看澀注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喻劣馬發怒。此謂背離天主，犯下世罪。

(5) 高厚：天高地厚。《詩·小雅·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王實甫《西廂記》五本二折：“這天高地厚情，直到海

枯石爛時。”形容深厚。此謂天主創造化育之恩。

年世湮，⁽¹⁾弗認真，錯拜邪魔祭土神，⁽²⁾激發天主聖怒頻。邪魔誘惑紛來陳，日日添來日日新。詢爾祖父何曾識？一聞誑語便稱神。⁽³⁾弗酬上主洪恩厚，辜負恩德忝為人。

(1)本章《梅瑟歌》原文為：“他們以邪神的敬禮激起他的妒火，以可憎惡的事物，惹他動怒；他們所祭祀的是邪神，而非真神，是向來所不認識的神，是近來新興，你們的祖先所不敬畏的神。你忽略了那生你的磐石，忘記了那使你出世的天主。”

(2)土神：土地神。王充《論衡·解除》：“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事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此喻異教偶像。

(3)誑語：欺騙的話。《周易參同契》：“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

明明上主，⁽¹⁾鑒臨下土。⁽²⁾俯視斯人，弗類厥父。罪惡貫盈，⁽³⁾輒罹愆咎。⁽⁴⁾赫然義怒，⁽⁵⁾乃張鉞斧。⁽⁶⁾天主聖威，誕告於爾：汝實偕予，予實偕汝。惟爾弗予父，予弗爾為子。予將隱聖榮、弗爾覩。用降多凶，無窮痛苦。爾拜邪神為大主，離予部伍，⁽⁷⁾召予義怒，違予規矩。予將棄爾如土，從茲後、弗入予版籍民譜。⁽⁸⁾予乃舉烈火，降凶禍，威怒無寧妥。予乃抽箭鏃，⁽⁹⁾行殺戮，弗零餘。

(1)校釋本注：兩“偕”字原俱誤“皆”。“凶禍”下原衍“滅”字。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上主一見，大為震怒，遂拋棄了自己的子女，說：我要掩面不顧他們，要看他們的結局如何；這實在是敗壞的一代，毫無信實子女。他們以虛妄之神，激起我的怒火，以虛無之物，惹我動怒；我也要那不成子民的人激起他們的妒火，以愚昧的民族惹他們發怒。我的怒火一燃起，必燒到陰府的深底，吞滅大地及其出產，焚

燬山嶽的基礎。我要將災禍不斷加在他們身上，向他們射盡我的箭矢。”

(2)下土：地，對天而言。《詩·邶風·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3)貫盈：以繩貫錢，一一重之，至滿一貫，謂之貫盈。《書·泰誓》：“商罪貫盈，天命誅之。”猶言罪惡累累。

(4)愆咎：猶罪咎，法網。咎，網的通稱。《易·繫辭》：“（包犧氏）作結繩而為罔咎，以佃以漁。”《釋文》：“取獸曰罔，取魚曰咎。”引申為法網。《詩·小雅·小明》：“豈不懷歸？畏此罪咎。”

(5)義怒：因正義之事而發怒。

(6)鉞斧：鉞，音 yuè。古兵器，狀如大斧，有穿，安裝長柄，用於斫殺。猶斧鉞，泛指刑罰、殺戮。《左傳》昭四年：“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國語·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注》：“斧鉞，軍戮。”軍戮即斬刑。

(7)部伍：部曲行伍。《史記·李將軍傳》：“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杜甫《後出塞》詩：“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

(8)版籍：戶口冊。仲長統《昌言·損益》：“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注》：“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也。”民譜：猶民籍，平民戶籍。《南齊書·鬱林王紀》：“宜從蕩宥，許以自新，可一同放遣，還復民籍。”此以版籍民譜喻天主選民的身份，謂將其清除出天民之列。

(9)箭鏃：即箭。鏃，箭頭。

入弮服，⁽¹⁾降飢荒，鳥啄獸噬蛇傷。在外者、刀兵慘殃。⁽²⁾家居者、顛慄驚惶。⁽³⁾

(1)校釋本注：“弮服”原誤“弮箠”；慄，原誤“慄”。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他們必因飢餓而衰弱，必為熱症、毒疫所消滅；我遣使尖牙的野獸和土中爬行的毒蟲傷害他們。外有刀劍，內有恐怖。”

(2) 刀兵：武器，也指戰爭。《法苑珠林·劫量·刀兵》：“刀兵橫死，其數無量。”《古今雜劇》高文秀《澠池會》三：“成公，可將十五城與我為壽，免兩國之刀兵。”

(3) 顛慄：發抖。

無憐憫，⁽¹⁾弗悲傷，任老髦幼女童郎，⁽²⁾盡罹災殃，直待伊、姓杏名忘。余乃詢彼，茲在何方？予意允厥又回翔，尋敵手，蔑善良，輒長傲德自誇張，⁽³⁾貪天功，恃己長。予乃鑒觀而徜徉，⁽⁴⁾遲回至今，⁽⁵⁾乃底滅亡。

(1)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使少男少女，乳兒白頭，同歸於盡。我原想粉碎他們，將他們的記念由人間消滅；但我怕仇人自誇，怕敵人誤會說：‘是我的手得勝了，而不是上主行了這一切。’”

(2) 老髦：年老糊塗。《國語·周》：“王曰：‘爾老髦矣！何知？’”蘇軾《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于國曰：‘無以老髦而捨我！’”

(3) 傲德：驕傲之態形於顏色。曹植《責躬詩》：“匪敢傲德，實恩是恃。”

(4) 徜徉：徘徊。《淮南子·人間》：“（鴻鵠）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張衡《思立賦》：“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

(5) 遲回：遲疑。《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

人實無良，⁽¹⁾頑執顛狂。⁽²⁾弗思災禍異日長，弗行遷改變善良。喪心溺志，⁽³⁾直待臨場，後悔無及，慘澹悽惶。

(1)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他們原是無謀的民族，沒有一點見識。如果他們有點智慧，定會明了此事，看清未來的局勢。”

(2) 頑執：愚陋固執。

(3) 溺志：心志沉湎其中。《禮·樂記》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

溺志。”《新唐書·嚴挺之傳》：“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然溺志於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

弗克料敵意多偏，⁽¹⁾弗克量己輒自專。⁽²⁾敵衆來一千，爾惟一人往爭先。敵衆來十千，爾惟二人敢當前。

(1)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若不是他們的磐石出賣了他們，上主放棄了他們，一人怎能追擊一千，兩人怎能打跑一萬？”

料敵：估量敵人。《史記·蘇秦傳》：“（秦）說趙肅侯曰：‘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賢否，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又《張儀傳》：“聚群弱而攻至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

(2) 量己：估量自己。謝瞻《於安城答靈運》詩：“量己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有敵如虎，⁽¹⁾爾力誰能阻？一惟天主，爾救爾護。乃禁爾敵入牢籠，乃鬻爾敵如貨賈。⁽²⁾倘非天主，爾將誰恃而誰怙？⁽³⁾爾何德之能，而免於厥虜。⁽⁴⁾

(1) 校釋本注：怙，原誤“怙”。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連我們的仇人也承認，他們的磐石不如我們的磐石。”《注》：“連以色列的仇人也承認，（天主）雅威是超越萬神的神，而他們竟加以否認。”

(2) 貨賈：向商賈借貸，或借貸與商賈。

(3) 誰恃誰怙：怙恃，憑恃。《詩·小雅·蓼莪》：“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後因取怙恃為父母的代稱。韋績《下邳丞韋端妻王氏墓誌》：“夫人少喪怙恃，終鮮昆弟。”此意謂儻若背離天主，爾輩將以誰為父母？

(4) 免於厥虜：謂免於這些敵人的侵害。

予惟一大主欽崇，⁽¹⁾拜祭邪神允罔功。⁽²⁾論能力，大

弗同，嘉納翰地五穀豐。⁽³⁾輒信妖異倚神通，⁽⁴⁾追往事，雨飄風。直如臥莫辣、瑣多瑪、厥地成空。⁽⁵⁾厥食苦膽入喉嚨，厥酒苦味難入口，厥毒亞斯卑蟠澤藪。⁽⁶⁾予有刑罰兮，多如錢鏹。充予府庫兮，⁽⁷⁾蓄予內帑。探而出兮，一憑予掌。報怨復仇，無偏無黨。

(1)校釋本注：第一第二兩“兮”字原俱誤“号”。第二字注改“兮”字，而“号”字未去。“多”字下原衍“般”字。嘉納翰為猶太地名，原作 Chanaan，《聖經》謂係最肥之地。臥莫辣與瑣多瑪（Gomorra 及 Sodom）猶太兩城名。以城民犯罪深重，天主降火滅之，事詳《舊約》。亞斯卑 Aspis 毒蛇名。以上俱拉丁文。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誠然，他們的葡萄秧，出自索多瑪的葡萄園，來自哈摩辣的山園；他們的葡萄是毒葡萄，粒粒葡萄皆酸苦。他們的酒是蛇的毒汁，是蝮蛇的猛烈毒液。這事豈不是貯藏在我身旁，封閉在我府庫裏？等到他們失足之時，我必復仇報復。”

(2)允罔功：允，諂媚。《逸周書·寶典》：“六，展允于信。”罔功，無功。罔，副詞，毋，不。《書·大禹謨》：“罔游于逸，罔淫于樂。”此謂諂媚邪神，勞而無功。

(3)嘉納翰：又譯客納罕或迦南。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黎巴嫩等地的古稱。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上半葉閃米特族人迦南部落所屬住地。在古埃及碑銘中以此稱泛指埃及與小亞細亞之間的沿海地帶。這一時期該地帶的文化，常被稱為迦南文化。《聖經·舊約》稱其為天主賜給以色列人祖先的土地。《申命紀》第 34 章《梅瑟逝世》載，梅瑟臨死前，“由摩阿布曠野上了乃波山，上到耶里哥對面的丕斯加峰，上主就將全地指給他看：即由基肋阿得直到丹，納斐塔里和厄弗辣因及默納協全地，直達西海的猶大全境，乃革布和梭欄城的耶里哥山谷地，直到左哈爾。上主對他說：‘這就是我對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誓許說我要給你後裔的土地。我讓你親眼看見，但你不能過去。’”即指其地。又《戶籍紀》第 34 章《許地的邊界》載客納罕地的邊界四至。

可參閱。至於客納罕地的豐饒，《申命紀》第 33 章《梅瑟的祝福》：“（天主）由你面前驅走了敵人……因此，以色列能以安居樂業，雅各伯的後裔定居在產糧出酒之地，天也從上降下甘露。”

(4)妖異：怪誕奇異。《後漢書·樂巴傳》：“（巴）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資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

(5)直如三句：臥莫辣又作哈摩辣；瑣多瑪，又作索多瑪或鎖多麻。此處意謂以色列的仇敵像古時哈摩辣和索多瑪人所犯的罪惡，若以色列人也效法他們犯罪作惡，就難逃天主公義的懲罰。《聖經·舊約·創世紀》第 19 章載，哈摩辣和索多瑪人因作惡邪行，天主降罰將兩城毀滅，祇有潔人羅特及其女婿、兒女在外：“太陽已昇出地面，上主遂使硫磺和火，從天上上主那裏，降於索多瑪和哈摩辣，毀滅了這幾座城市和整個平原，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和地上的草木。……那地煙火上騰，有如燒窯一般。當天主毀滅平原諸城，消滅羅特所住的城市時，想起了亞巴郎，由滅亡中救了羅特。”亞巴郎為大司祭，曾向天主懇求救免索多瑪之罪。羅特又稱落氏。利瑪竇《西字奇跡》淫色穢氣自速天火條：“上古鎖多麻等郡，人全溺於淫色，天主因而棄絕之。夫中有潔人落氏，天主命天神預示之，遽出城往山。即天雨大熾盛火，人及獸，蟲焚燎無遺。乃及樹木、山石，俱化灰燼，沉陷於地，地瀦為湖，代發臭水，至今為證。天帝惡嫌邪色穢淫如此也。落氏穢中自致淨，是天奇寵之也。”

(6)澤藪：多沼澤之地。藪，大澤。

(7)府庫：官府儲存財物與兵甲的倉庫。《孟子·梁惠王》：“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張衡《東京賦》：“因秦宮室，據其府庫。”《注》：“府庫。謂官吏所止為府，車馬器械所居曰庫也。”

有一定期，⁽¹⁾有一定時，予意允決永無違。一抵厥期，降罰無疑。問何年月併日時？速來隨，急如馳。⁽²⁾

(1)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他們滅亡的日子確已臨近，給他們預定的命運就要來到。”

(2) 速來隨二句：意謂時光有如風馳電閃，倏忽而逝，速來追隨天主，始可赦免天主降罰的禍殃。

日後看天主，⁽¹⁾赫臨公審判。⁽²⁾賞善僕，昇星漢。⁽³⁾罰惡人，莫能遁。⁽⁴⁾賞罰昭彰成定案，⁽⁵⁾彼時詢爾罪難逃。盍請邪神逞能幹，⁽⁶⁾生前拜伊如擣蒜。⁽⁷⁾享餽餘，⁽⁸⁾同稱羨，至今一一難呼喚。

(1) 校釋本注：成定，原誤“定成”。人死其靈魂受天主審判，是為私審判。世界末日，天主將審判全人類，是為公審判。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因為上主要衛護自己的人民，憐恤自己的僕人。當他看見他們的能力已逝，奴隸與自由人已到絕境，必問說：他們的神祇在那裏，他們投靠的磐石究在何處？一向喫他們祭牲脂肪的，喝他們奠祭酒漿的，都在那裏？讓他們起來援助你們罷！讓他們做你們的保障罷！”

(2) 赫臨：赫然降臨。赫然，顯赫盛大。

(3) 星漢：天河，銀河。曹操《碣石篇·觀滄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曹丕《燕歌行》：“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此謂天堂。

(4) 遁：逃避。《書·太甲》：“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

(5) 昭彰：彰明，明顯。梁昭明太子（蕭統）《陶淵明集序》：“跌宕昭彰，獨超衆類。”魏孝文帝（元宏）《祭嵩高山文》：“昭彰天地，吐納五精。”

(6) 盍：音 hé。何不。副詞。《論語·公冶長》：“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國語·魯》：“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

(7) 擣蒜：擣，又作搗。頻頻磕頭貌。《金瓶梅》三〇：“（太師）喚堂後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駟丞，倒也去的。’那吳興恩慌的磕頭如擣蒜。”

(8) 餽餘：猶食剩。《禮·曲禮》：“餽餘不祭。”又《郊特牲》：“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

設手段，⁽¹⁾當思想，惆恍生死，⁽²⁾大權憑誰掌？惟吾一人無欺罔，憑吾滅，憑吾養，憑吾罰，憑吾賞。蔑有一人舍我醫，⁽³⁾蔑有一人脫吾網。惟吾一人，乃克舉手伸向上，明明朗朗，自證無謊。惟吾一人獨尊，常生常王無兩。⁽⁴⁾

(1) 校釋本注：網，原誤“綱”。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現在你們應認清，祇有我是‘那一位’，除我以外沒有別神；我使人死，也使人活；我擊傷人，也加以治療；誰也不能由我手中救出。我向天舉手宣誓：我生活，至於永遠！”

(2) 惆恍：模糊不清。《史記·司馬相如傳》：“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惆恍而無聞。”

(3) 蔑有：無有。蔑，無。《詩·大雅·板》：“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4) 常生常王：永遠生存，永為天地之主。前稱天主為常生王即此意。

予乃礪吾戈，⁽¹⁾如鋒剡。⁽²⁾揮吾劍，如電閃。報仇無躲覘。⁽³⁾

(1)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我一磨亮我的刀劍，我一掌握裁判權，必向我的敵人雪恨，對恨我的人報復。”

礪：磨治。《書·費誓》：“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2) 鋒剡：鋒利的兵器。鋒，兵器的尖端。剡，音 yǎn，鋒，鋒芒。《國語·晉》：“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注》：“剡，鋒也。”

(3) 躲覘：猶躲閃。覘，音 shǎn，猝見。《說文》：“覘，暫見也……《春秋公羊傳》曰：覘然公子陽生。”

審我仇，⁽¹⁾無私曲。⁽²⁾判吾仇，威令肅。⁽³⁾醉飲仇血酬吾鏃，吾刀飽飡仇人肉。一惟慶賀予役僕，請萬民，高聲祝，享永福。為伊報仇行審鞫，為伊罰惡顯誅戮。⁽⁴⁾從茲後，永和睦。一惟永永護吾良善之僕役，⁽⁵⁾無反復。

(1)校釋本注：鞫，原誤“鞠”。以上兩章，按其文義，似應併為一章，姑從原鈔。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我要使我的箭矢醉飲鮮血，使我的刀劍吞食血肉；陣亡和俘虜的鮮血，仇敵將領的頭顱。萬國，你們應向他的百姓祝賀！因為上主必為自己的僕人報血仇，向仇敵報復，聖潔自己的土地和百姓。”

(2)私曲：偏私枉曲。《後漢書·郎顛傳》：“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南史·何遠傳》：“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

(3)威令：刑法，軍政令。傅玄《傅子》：“天以秋殺，猶君之有威令。”

(4)誅戮：殺戮。《周禮·秋官·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

(5)永永：永遠。《漢書·景帝紀》詔曰：“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

卷八 續口鐸日抄⁽¹⁾

趙侷修令筆記⁽²⁾

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³⁾聖母昇天瞻禮。⁽⁴⁾有槎溪一教友，⁽⁵⁾向先生稱慶，曰：“幸哉，夫子之來也！”先生曰：“余來何幸？爾來乃幸耳。”余退而思曰：“旨哉！夫子之言也。天主聖教，何日不在人目前，貴人信之望之愛之耳。不信不愛不望，何幸之有？能信能望能愛，乃幸耳。”

(1)李本題作《吳漁山先生口鐸》。《方豪六十自定稿·王石谷之宗教信仰》：“讀漁山《續口鐸日抄》。（此據徐家匯藏書樓抄本，李林輯《墨井集》作《口鐸》，誤。）”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法文《吳漁山傳·注》亦作《續口鐸日抄》。趙侷倣明季福唐李九標記艾備略等言行所作《口鐸日抄》，為漁山作《續口鐸日抄》。

(2)趙侷修令：趙侷，字修令，江蘇嘉定人。漁山牧下教友。李林《吳漁山先生口鐸·按》：“右口鐸為趙修令筆記。趙不知何許人，先生多其詩畫，則其人之才藝可知。”參閱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趙侷》。

(3)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即西曆1696年8月15日。

(4)聖母昇天瞻禮：即聖母昇天節，天主教為紀念“聖母榮召昇天”，而於每年8月15日舉行。昇，原作“升”。下同。

(5)槎溪：嘉定南翔鎮的別稱。參閱《擬癡翁溪山雨後圖跋》注(2)。

目 錄

卷首 序跋傳記	(1)
桃溪詩稿序	錢謙益(1)
桃溪集序	唐宇昭(3)
送漁山歸城南序	錢陸燦(5)
墨井草堂詩序	陳玉璣(11)
從遊集序	陳 瑚(13)
寫憂集序	余 懷(15)
三巴集序	宋實穎(18)
三巴集序	尤 侗(21)
墨井集序	馬 良(22)
墨井集序	李 杕(27)
墨井書畫集序	李平書(30)
墨井詩鈔跋	張鵬翀(32)
墨井詩鈔跋	陸道淮(34)
墨井畫跋跋	楊復吉(35)
桃溪、從遊集合冊跋	孫原湘(36)
天樂正音譜跋	鄭 騫(37)
墨井道人傳	張雲章(42)
吳漁山先生行狀	李 杕(46)

卷一 寫憂集	(53)
寫憂	(53)
秋夜	(54)
病馬	(55)
避地水鄉	(56)
讀西臺慟哭記(三首)	(57)
同陳南浦過橫塘	(60)
哭臨桂伯瞿相國	(62)
春日煙客王夫子招遊西田	(64)
吳興月夜思家	(65)
相城湖懷古	(66)
解維	(67)
秋日聞確庵夫子病於直水丙舍仍韻賦呈	(68)
留別陳子集生	(69)
兵過後南陽道中	(70)
冰阻	(71)
曉行	(72)
感懷	(72)
秋日同許青嶼侍御過堯峰	(73)
題問梅圖	(75)
揚州	(75)
次韻答馮子玉	(77)
著書樓與陳子象采夜話	(78)
著書樓次韻話隱	(79)
和湖舫同遊歸宿山閣用少陵西閣雨望韻	(80)

孤山	(81)
燦文見訪,予歸不遇,用原韻答之	(82)
題萬山飛雪	(82)
庚戌夏青嶼侍御同予北行……聊用顧庵韻	(83)
高郵道中用梅村太史韻(三首)	(84)
南陽道中見紅蓮綠柳賦此	(87)
客久倦程,暑灼煩甚……以營邱、道寧法參用得此	(88)
題畫贈何蕤音侍御	(89)
題秋江晚渡	(91)
訪張西又用少陵訪朱山人韻	(91)
憶予與天球學琴於山民陳先生……並題七言	(92)
再過拈笑齋	(93)
書燈	(95)
苦雨	(96)
寒月和蔣南涯	(97)
次韻送馮半人歸蘭陰	(98)
板橋魚影	(99)
次韻和許侍御仲冬六日……聖公已歸,賦此	(100)
問鄰漁	(101)
戊午重陽風雨……遂成泛雨圖寄於禮培(二首)	(102)
謝許侍御惠馬跡山芋	(103)
挽王煙客夫子(八首)	(104)
溪口	(110)
送朱舜水之日本(二首)	(110)
贈梅村太史	(112)
贈唐茂弘孝廉之澎湖	(113)

和蕭寺無聊紀事	(114)
和擬買山茗上	(115)
遊天聖寺詠趙松雪瀟湘畫壁	(115)
秋日同確庵師、子莊遊道場山(二首)	(116)
和雲峰登多寶塔	(118)
和弔孫太初處士墓	(118)
與陸上游論元畫	(120)
雞聲	(121)
題黃子久虞山小築(二首)	(122)
雪村問路	(123)
瓶梅	(124)
雪夜	(125)
懷陸上游在日本	(125)
題鳳阿山房圖贈侯大年(五首)	(126)
葡萄西酒	(129)
雨後	(130)
即韻題葭游圖	(131)
民譽金子惠羊肩山童不報卻之	(132)
燕至	(132)
澄湖	(133)
問潮	(133)
蘇婁諸子見訪不值(二首)	(133)
寄半厓楚館	(134)
好雨	(135)
漢昭、上游二子過虞山郊居(二首)	(136)
題畫寄贈漢昭	(138)

題畫詩(四十首)	(139)
卷二 三巴集	(159)
前帙 澳中雜詠(三十首)	(159)
後帙 聖學詩	(183)
自述(二首)	(183)
佚題(十四首)	(184)
慶賀聖母領報二首	(192)
雜詠(三首)	(193)
雜感五絕三首	(195)
自述五律一首	(197)
贈郭	(198)
頌先師周鐸	(199)
讚聖若瑟(二首)	(200)
賀友	(202)
聞教宗復辟	(203)
感謝聖會洪恩(二首)	(204)
讚宗徒聖西滿	(206)
聖依納爵	(208)
聖方濟各·沙勿略	(211)
聖若望·保祿·雅各伯日本國致命	(213)
聖方濟各·玻爾日亞	(215)
聖達尼老·格斯加	(217)
聖類斯·公撒格	(218)
聖方濟各·來日斯	(220)
賀友	(221)

感詠聖會真理(九首)	(223)
五絕(二首)	(232)
澳中有感(三首)	(233)
誦聖會源流(十二首)	(235)
總領天神	(248)
護守天神	(249)
七克頌	(250)
克傲	(250)
克吝	(252)
克淫	(252)
克忿	(253)
克妬	(254)
克饕	(255)
克怠	(256)
贈前輩道友	(257)
七十自詠(四首)	(258)
卷三 三餘集	(263)
半桐吟	(263)
牧羊詞	(264)
渡黃浦	(266)
瓶梅既落復放,新葉嫩綠可愛,為惠于沈子紀奇	(267)
石庭日晷	(268)
舊沙漏	(269)
試觀千里鏡	(270)
謝惠鼻煙	(271)

自鳴鐘聲	(271)
次韻雜詩七首	(272)
閏三月	(277)
暮程	(278)
代遠西先生謝恩賜飲葡萄漿並青緞白金	(279)
代謝駕過昭事堂前駐蹕柔問兼賞詩句	(280)
夢入虎丘	(281)
一雨	(282)
西燈	(283)
讀古雜詩十首	(284)
燕昭王	(284)
秦皇	(284)
項王	(285)
梁武	(286)
范蠡	(287)
關壯繆	(288)
楊王孫	(289)
伏梁公	(290)
盧仝	(290)
林和靖	(291)
十年海上	(292)
題王氏聽松堂	(293)
可牧	(294)
秋落花	(295)
果亦落	(296)
題復游園	(297)

仍韻題留耕圖(三首)	(298)
浦歸	(299)
村行	(300)
愁	(300)
六十吟	(301)
樓居半載	(304)
榆錢	(305)
故鄉旋櫂作	(305)
哭司教羅先生	(306)
曬花簾	(311)
夢曝日	(312)
壽金聖徵七十兼勉綏吉昆季	(312)
捉花詞	(315)
曉寒	(315)
不寐	(316)
歎庭樹	(316)
渡浦	(317)
嚮城贈張君	(317)
見牀頭雪	(318)
懷姑蘇沈惠于	(318)
題畫寄綏吉	(319)
渡頭觀浴禽	(320)
自東渡轉西浦歸途作	(320)
題晚峰秋霽圖	(321)
沒田詞	(321)
歲莫逢友人寫梅以贈	(322)

臘月二十六日見雪飛空不下	(323)
畫債	(323)
西菜	(324)
無花果	(325)
橫沔蟹	(325)
顯微鏡	(326)
聞有學道者來	(327)
歲朝春四首	(327)
慰農	(329)
次韻和友人新綠	(330)
漁父吟	(331)
放舟把釣吟	(333)
卷四 詩鈔補遺	(335)
題岑蔚居產芝圖	(335)
題松林煙岫圖	(336)
題倣王晉卿山水圖	(337)
詠管夫人畫竹	(337)
馬家瀆作	(338)
題江南春色圖	(339)
題薄霧初晴圖	(342)
題臥雪圖	(343)
題許青嶼侍御倣唐解元翦菖蒲圖小影	(343)
題採芝圖	(344)
雨郊雜賦(三首)	(345)
題幽麓漁舟圖	(347)

題傲米山水圖	(348)
題江天漁艇圖	(349)
題癡黃粉本海虞山圖	(350)
題寄滄漁山水圖	(350)
歎雨十六韻	(351)
題清溪草堂圖	(354)
題擬山樵灣東釣艇圖	(355)
題興福庵感舊圖	(355)
題葑溪會琴圖	(358)
題秋山圖(五首)	(359)
題聽泉圖	(361)
題山水圖	(361)
題仙山樓閣圖	(362)
題南阜圖(二首)	(363)
題山水圖	(365)
題贈湘碧山水	(366)
題湖天春色圖(二首)	(367)
題梅花山館圖	(369)
題溪閣讀易圖	(370)
題萬山飛雪圖	(370)
題壽未翁山水	(371)
題湖山春曉圖	(372)
題白傅湓江圖	(373)
題湖天高靜圖	(374)
題傲迂翁筆意山水	(375)
題青山讀騷圖	(376)

題壽陸希言山水	(378)
題山館聽泉圖	(378)
題贈王石谷卷(三首)	(379)
題夏日招飲圖(二首)	(381)
題陶圃松菊圖	(382)
題泉聲松色圖	(383)
題湖山秋曉圖	(384)
題橫山晴靄圖	(385)
題老年墨戲冊(三首)	(386)
題農村喜雨圖	(388)
題山水圖	(388)
題山水圖	(389)
題傲曹知白山水圖	(389)
除夕二首	(390)
元旦二首	(390)
題爲唐半園作山水	(391)
題九畹生香圖爲若韓道兄	(392)
題擬癡翁山水圖	(393)
題竹樹小山冊(三首)	(393)
題竹樹遠山圖	(394)
題疏樹蒼巒圖	(395)
題傲揚補之墨梅圖	(395)
題傲趙大年山水	(396)
題灣東釣艇圖	(396)
題古木竹石圖	(397)
題贈子磨竹石圖	(397)

題做古山水册(三首)	(398)
題山水册(六首)	(399)
東樓	(401)
破堂吟	(402)
秋柳	(404)
秋夜	(405)
卷五 墨井畫跋(六十九則)	(407)
卷六 畫跋補遺	(451)
寒林歸騎圖跋	(451)
岑蔚居產芝圖跋	(451)
做古山水册跋	(452)
雪景圖跋	(452)
山水扇面跋	(452)
枯木竹石圖跋	(453)
做古山水册跋(四則)	(453)
曉窗雪霽圖跋	(456)
做米山水圖跋	(456)
擬雪窗蘭蕙卷跋	(457)
山水圖册跋	(457)
做李成雪山圖跋	(458)
雨歇遙天圖跋	(458)
做黃鶴山樵山水跋	(459)
壽許青嶼山水跋	(459)
琵琶行圖跋	(459)

做梅道人村莊歸棹圖跋	(460)
林深塵遠圖跋	(460)
做米山水跋	(461)
做李營丘雪霽聚禽圖跋	(461)
做梅道人溪山書屋圖跋	(461)
做梅道人山水圖跋	(462)
做元人山居圖跋	(463)
願山澗水抱圖	(463)
做梅道人溪山書屋圖跋	(464)
做方方壺山水跋	(464)
山崎山水小幅跋	(464)
杜少陵詩意圖跋	(465)
玉洞桃花圖跋	(465)
潤壑蒼松圖跋	(466)
寫劉長卿詩意圖跋	(467)
松溪青閣圖跋	(467)
做倪高士溪山亭子圖跋	(468)
珊瑚鈎詩話圖跋	(468)
做黃鶴山樵軸跋	(469)
壽孫母太夫人山水圖跋	(469)
墨竹圖跋	(470)
擬黃鶴山樵秋山圖跋	(470)
做宋元山水册跋	(470)
山村樹密圖跋	(471)
做黃鶴山人山水跋	(472)
山水圖扇跋	(472)

倣叔明山水跋	(472)
爲王異公擬古山水跋	(473)
泉聲松色圖跋	(473)
倣倪瓚寒山亭子圖跋	(474)
春山高隱圖跋	(474)
墨井草堂消夏圖跋	(475)
上洋留別圖跋	(475)
臨黃鶴山樵溪山行旅圖跋	(475)
題萬壑松風圖	(476)
題瀟湘八景圖	(476)
山市晴嵐	(476)
漁村夕照	(477)
煙寺晚鐘	(478)
江天暮雪	(478)
遠浦歸帆	(479)
平沙落雁	(480)
瀟湘夜雨	(481)
洞庭秋月	(481)
擬柯丹丘竹石圖跋	(483)
袖珍冊跋(二則)	(483)
秋山紅葉圖跋	(484)
爲戴雨帆擬古山水冊跋(二則)	(484)
溪水人家圖跋	(485)
倣江貫道山水軸跋	(486)
倣董巨山水圖跋	(486)
爲冒巢民書楹帖	(487)

倣梅道人枯樹竹石圖跋	(488)
丁巖鏡秀圖跋	(488)
山水扇面跋	(488)
蘭花圖跋	(489)
贈胡浬山水圖跋	(489)
倣王蒙山水圖跋	(489)
與石谷合冊山水跋(三則)	(490)
倣倪瓚山水跋	(491)
題倣古山水冊(四則)	(491)
袖鶴棲草圖跋	(492)
柳村秋思圖跋	(494)
靜深秋晚圖跋	(494)
倣古山水冊跋	(495)
華白石翁倣米山水跋	(495)
倣梅丘山水跋	(496)
擬顧鶴溪山雨後圖跋	(496)
題王南埤柳圖	(497)
倣古冊跋	(498)
聯語	(498)
倣古山水冊跋(七則)	(499)
翠山雨澗圖跋	(500)
老年墨戲冊跋(六則)	(500)
擬郭河陽人書屋圖跋	(502)
倣大癡山水跋	(502)
倣巨然山水跋	(502)
倣小半山水跋	(503)

傲梅道人山水跋	(503)
贈芝翁山水冊跋	(503)
擬巨然山水跋	(503)
題韋蘇州詩意圖	(503)
題山齋讀易圖	(504)
山水圖跋	(504)
贈天球山水圖跋	(505)
山水冊跋(六則)	(505)
晴雲洞壑圖跋	(507)
題傲巨然青山白雲圖	(508)
題山水圖	(508)
題山水圖	(509)
擬黃鶴山樵草亭詩意圖跋	(509)
傲黃鶴山樵溪山行旅圖跋	(509)
寫劉完庵林塘詩思圖跋	(510)
題擬趙大年山水	(510)
題柳溪野艇圖	(510)
擬癡翁夏山欲雨圖跋	(511)
乾坤一草亭圖跋	(511)
寫趙文敏小景跋	(511)
擬梅道人風雨歸舟圖跋	(512)
擬叔明乾坤一草亭圖跋	(512)
傲叔明秋山圖跋	(512)
擬古脫古圖跋	(512)
擬仲圭夏山雨霽圖跋	(513)
題寫雲林夕陽秋影圖	(513)

題墨竹圖	(514)
傲梅華道人山水跋	(515)
湘江秋月圖跋	(515)
擬仲圭南嶽松雲圖跋	(515)
題擬黃鶴山樵著色山水圖	(516)
題模章繼伯竹石圖	(516)
擬古山水圖跋	(516)
題山水圖	(517)
傲鄧所南墨竹圖跋	(517)
九景圖跋	(518)
泉聲松色圖扇跋	(518)
秋草古石圖扇跋	(518)
擬巨然夏山雨霽圖跋	(518)
題竹石圖	(519)
題竹石圖扇	(519)
題竹石圖軸	(519)
題竹石圖軸	(520)
題傲蘇士美墨竹圖	(520)
題墨竹軸	(521)
山水冊跋(四則)	(521)
題竹樹小山冊(七則)	(522)
題寫杜少陵詩意軸	(524)
寶學一則	(525)
致王石谷尺牘	(526)
惟上 入樂正音譜	(529)
南南呂彌撒樂音	(529)

[北正宮]稱頌聖母樂章 (536)
 [北黃鍾]敬謝天主鈞天樂 (541)
 [南黃鍾]喻罪樂章 (548)
 [南中呂]悲思世樂章 (551)
 [南商調]警傲樂章 (555)
 [南仙呂]戒心樂章 (557)
 [南南呂]詠規程 (559)
 [南正宮]悲魔傲 (564)
 每瑟論衆樂章 (568)

卷八 續口鐸日抄 趙俞修令筆記(583)

附錄一 交遊詩略 (629)

瞿稼軒臨桂挽辭並序 陳 瑚(629)
 同吳漁山過吳興 陳 瑚(631)
 相城湖懷古次漁山韻 陳 瑚(631)
 蕭寺無聊予吟詩漁山作畫漫成紀事 陳 瑚(631)
 遊天聖寺詠壁上趙松雪畫瀟湘手跡,和漁山韻同
 邀兒 陳 瑚(632)
 詠管夫人畫竹和漁山韻 陳 瑚(632)
 秋日同漁山、邀兒遊道場山,往還各得二首 陳 瑚(632)
 雲峰登多寶塔 陳 瑚(633)
 弔孫太初處士墓 陳 瑚(633)
 口占贈漁山 陳 瑚(633)
 九日同自根、漁山、邀兒遊弁山白雀寺二首 陳 瑚(634)
 馬家瀆同漁山、邀兒 陳 瑚(634)

題岑蔚居產芝圖 錢謙益(634)
 紫芝曲 吳偉業(635)
 題槐榮堂圖 吳偉業(635)
 題岑蔚居產芝圖 嚴 柝(636)
 同吳漁山宿高林鑿公房 王譽昌(637)
 題留耕圖次韻(三首) 王譽昌(637)
 和蕭寺無聊 包自根(638)
 遙和秋日遊道場山二首 包自根(638)
 和蕭寺無聊 陳 遼(639)
 秋日遊道場山二首 陳 遼(639)
 和雲峰登多寶塔 陳 遼(639)
 和弔孫太初處士墓 陳 遼(640)
 九日遊弁山白雀寺二首 陳 遼(640)
 馬家瀆作 陳 遼(641)
 江南春詠並序 朱彝尊(641)
 再題江南春色卷(一首) 朱彝尊(642)
 題僕人年鳳阿山房圖(一首) 朱彝尊(642)
 寄吳漁山 徐 增(643)
 題中漢功南城詩興圖石 徐 增(643)
 題吳漁山畫荷溪會琴卷為陳石民 徐 增(646)
 吳漁山所畫荷溪會琴卷余愛之甚,意欲不還,
 值石民在病中,竊謂畫亦可以愈疾,因作是
 詩代柬 徐 增(647)
 題採芝圖 馮行賢(647)
 家古嶺兒借漁山、文侯北上經廣陵,出示渡江詩索
 和 許承家(648)

題吳漁山傲吳仲圭畫	宋 琬(648)
爲胡怡齋題吳漁山畫山水(二首)	宋 琬(649)
憶往歲己酉夏……老人感慨繫之矣(四首)	葉方霽等(649)
辛亥仲春爲石谷老兄四十壽	許之漸(651)
題吳漁山竹溪漁隱圖	許之漸(651)
題吳漁山山中苦雨詩圖	許之漸(652)
題吳漁山傲叔明遠帆秋水(二首)	許之漸(652)
題吳漁山畫竹爲自豫上人	許之漸(653)
題興福庵感舊圖	許之漸(653)
吾谷丹楓偕吳漁山同遊	許之漸(654)
辛亥仲春爲石谷老兄四十壽	戴劉淙(654)
題吳歷畫二首	王士禛(655)
吳歷修竹吾廬圖爲汪季甬題	王士禛(656)
題吳漁山畫	施閔章(656)
謝吳漁山作畫	施閔章(656)
吳漁山爲余作營丘早雪圖歌以贈之	程可則(657)
題九畹生香圖	毛 琦(657)
題吳漁山作槐榮堂圖	宋實穎(658)
題槐榮堂圖	陸貽典(658)
南臯詩贈陳南浦	陸貽典(659)
題吳漁山山中苦雨詩圖	侯 沆(659)
次漁山韻贈燈公	陳 帆(660)
次漁山韻贈燈公	陳文炤(660)
次漁山韻贈燈公	陳維城(661)
次漁山韻贈燈公	陳 濤(661)
題吳漁山南臯圖	孫 藩(662)

觀吳漁山畫竹	許 山(662)
家青嶼雪中惠芋寄謝(五首)	許 山(663)
十月九日喜家青嶼同漁山、肯堂、武伯諸子重尋吾 谷,距壬子之遊閱五年矣(二首)	許 山(663)
懷漁山次家青嶼韻	許 山(664)
題鳳阿山房圖(二首)	許 山(664)
次韻奉贈燈公	伴石頭陀(665)
自述二首	佚 名(665)
題鳳阿山房圖送侯大年歸里(三首)	姜宸英(666)
題侯大年鳳阿山房圖(二首)	梁佩蘭(666)
題侯大年鳳阿山房圖(二首)	宋駿業(667)
大年表弟自號鳳阿……余繫以二絕句,求同志諸君 子屬和以贈之	孫致彌(667)
題嚶城侯大年鳳阿小隱圖(二首)	馮 武(668)
題侯大年鳳阿山房圖二首	沈受宏(669)
題侯大年鳳阿山房圖(二首)	錢澄之(669)
吳墨井秉泰西教於嚶川,有六十吟寄示,敬倚原韻 ……	顧文淵(670)
題鳳阿山房圖(二首)	凌 竹(671)
贈吳漁山	劉獻廷(672)
呈漁山吳師	陶 淑(672)
題興福庵感舊圖(二首)	紀 蔭(673)
老樹行題吳漁山畫	尤 侗(673)
觀鳳阿山房詩畫冊因作長歌	吳玉田(674)
題留耕圖次韻(二首)	王 撰(675)
題鳳阿山房詩畫冊(二首)	王 原(676)

題吳歷畫	查嗣琛(676)
附錄二 交遊文略	(679)
吳節母王孺人贊	錢謙益(679)
吳漁山臨宋元人縮本題跋	錢謙益(680)
吳節母王孺人墓誌銘	陳 瑚(681)
題吳漁山臨宋元畫縮本	王時敏(682)
題自畫爲吳漁山	王時敏(683)
題吳漁山臥雪圖	王時敏(684)
吳漁山做雲林筆跋	王時敏(684)
吳漁山小景跋	王時敏(684)
題吳漁山苦雨詩圖後	王時敏(685)
吳漁山做古山水冊跋	徐 增(686)
與史漢功(二則)	徐 增(687)
吳漁山做古山水冊跋	方亨咸(687)
吳漁山做古山水冊跋	史爾祉(688)
吳漁山臥雪圖跋	金俊明(688)
吳漁山等孟君易行樂圖跋	許之漸(689)
吳漁山做古山水冊跋	許之漸(690)
吳漁山贈湘碧山水跋	許之漸(691)
許待御詩序	施閔章(691)
槐榮堂記	尤 侗(692)
澳門記	陸希言(694)
論吳生畫	惲壽平(697)
吳漁山擬宋元諸家十幀跋	王 撰(698)
鳳阿山房圖詠記	侯開國(699)

陸上游臨宋元人畫障縮本跋	侯開國(701)
鳳阿山房記	張雲章(702)
題陸上游所臨宋元名畫縮本	張雲章(704)
興福庵感舊圖跋	張景蔚(705)
鳳阿山房圖跋	王石谷(706)
吳漁山做黃鶴山樵山水跋	王石谷(707)
記墨井道人	陸廷燦(707)
吳漁山做古冊跋	查 昇(708)
吳漁山做古冊跋	高士奇(708)
附錄三 清人述略	(709)
題江南春卷	張 庚(709)
吳歷	張 庚(710)
陡壑密林圖	張 庚(710)
吳漁山	王應奎(711)
麓臺論畫	王應奎(711)
吳歷	王應奎(712)
吳歷	王輔銘(712)
當代以畫名者	沈德潛(713)
墨井畫跋批(八則)	白門逸民(714)
吳歷	魚 翼(715)
吳漁山做宋元山水冊跋	錢 載(716)
吳漁山爲默容作山水冊跋	錢 載(717)
吳漁山白傅湓江圖跋	張 迪(718)
題吳歷天池石壁圖	弘 曆(719)
吳歷宿雨新晴	弘 曆(719)

題吳漁山倣宋元山水冊	蔣士銓(719)
題吳漁山葑溪會琴圖	張棟(720)
吳漁山寫劉長卿詩意軸跋	陸時化(722)
吳漁山擬宋元諸家十幀跋	畢瀧(722)
吳漁山農村喜雨圖跋	畢瀧(723)
題侯大年先生鳳阿山房圖二首	錢大昕(724)
吳漁山生卒年	錢大昕(725)
漁山、南田與石谷	方薰(725)
漁山與石谷	方薰(726)
題吳漁山葑溪會琴圖	馮金伯(726)
吳歷	馮金伯(727)
吳漁山高郵道中小景跋	蔡嘉(727)
吳漁山山水卷	翁方綱(728)
吳漁山畫松竹石鐫於筆筒用其韻題之二首	翁方綱(729)
墨井道人壽許青嶼山水跋	顧大昌(729)
漁山賀石谷五十誕辰	張紫琳(730)
吳漁山農村喜雨圖跋	李家駒(731)
吳漁山擬雪窗蘭蕙卷跋	潘奕雋(731)
題吳漁山鳳阿山房圖冊(三首)	李賡芸(732)
吳漁山倣倪雲林山水跋	孫星衍(732)
吳歷	姜怡亭(733)
吳歷	邨掄達(733)
墨井道人橫山晴靄圖跋	戴兆芬(734)
墨井道人橫山晴靄圖跋(二則)	戴公望(734)
吳漁山倣古山水冊跋	戴公望(735)
論畫絕句·陡壑密林圖	吳修(736)

吳墨井白傅湓浦圖跋	吳修(736)
吳漁山倣古冊跋	孫原湘(737)
吳漁山倣倪高士山水跋	張大鏞(737)
王石谷致顧元章手札	盛大士(738)
虞山畫派	盛大士(739)
四王暉吳略論	盛大士(740)
題吳漁山葑溪會琴圖	邱孫錦(740)
吳漁山倣古四軸跋	梁章鉅(741)
吳漁山墨竹軸跋	梁章鉅(742)
吳墨井倣元人山水跋	阮元(743)
吳漁山與四王略論(七則)	戴熙(743)
吳漁山摹古八幀冊跋	陳德大(744)
吳漁山白傅湓江圖跋	顧文彬(746)
墨井道人橫山晴靄圖卷跋	顧文彬(746)
吳漁山贈許青嶼墨井草堂消暑圖卷跋	顧文彬(747)
吳漁山柳村秋思圖軸跋	顧文彬(748)
吳漁山湖山春曉圖軸跋	顧文彬(748)
吳漁山贈湘碧山水軸跋	顧文彬(749)
吳漁山茶吉子軸跋	顧文彬(749)
題吳漁山橫山晴靄圖	顧文彬(750)
記吳漁山墓碑及漁山與石谷絕交事	葉廷琯(751)
黃大癡富春山卷燼餘本	葉廷琯(752)
漁山入西教與石谷絕交之關係	王韜(753)
漁山與石谷、南田略論(二則)	秦祖永(754)
吳歷	楊峴(755)
吳漁山畫及畫跋	楊翰(756)

吳漁山高蹤遺世	楊翰(757)
吳漁山湖山秋曉卷跋	方濬疇(757)
吳漁山山水立軸跋	方濬疇(758)
吳漁山上洋留別圖卷跋	孫從添(758)
吳歷	楊震福(759)
吳歷	馮桂芬(760)
論王惲吳諸家	華翼綸(760)
墨井道人之詩集	蔣光煦(761)
吳墨井松林煙岫圖臨本跋	陸鋼(761)
石谷先生小影圖跋	吳大澂(762)
吳墨井白傅湓浦圖跋	吳大澂(763)
題墨井道人葑溪會琴圖	龐之雋(763)
題石谷先生小影圖用漁山韻(三首)	翁同龢(764)
題石谷先生留耕圖	陸楚宗(765)
題石谷先生小影圖用松禪師韻(三首)	龐鴻文(766)
吳歷	龐鴻文(767)
題石谷先生小影圖次閻谷韻(三首)	邵松年(767)
吳墨井山水軸跋	邵松年(768)
題石谷先生小影圖用墨井韻(三首)	俞鍾穎(768)
吳墨井倣元人山水圖跋	沈曾植(769)
題吳歷秋山紅葉圖	李葆恂(770)
吳漁山摹古八幀冊跋	王慶芝(770)
王石谷與吳漁山絕交	易宗夔(771)
吳歷	葉衍蘭(771)
吳歷	趙爾巽(772)
吳漁山以西法畫山水	徐珂(773)

傅文忠受王吳惲書畫	徐珂(774)
吳歷	徐世昌(774)
吳歷	李濬之(775)
吳漁山歷	張其淦(776)
吳漁山石壁疏松圖軸跋	龐元濟(776)
吳漁山潤壑秋聲圖軸跋	龐元濟(777)
吳漁山秋山竹柯圖軸跋	龐元濟(777)
吳漁山柳塘花塢圖軸跋	龐元濟(778)
吳漁山楓江群雁圖軸跋	龐元濟(778)
徵引文獻目錄	(779)
後 記	(799)

卷首 序跋傳記

桃溪詩稿序⁽¹⁾

錢謙益⁽²⁾

近來畫家，不復知屋木人物。里中漁山吳子，摹劉松年《四皓圖》，⁽³⁾輒以贈予，⁽⁴⁾蓋其朽約皴染，踰兩月而後就。予觀郭恕先畫屋木樓觀，⁽⁵⁾多與王士元對手，往往假士元寫人物於其中。⁽⁶⁾漁山有志於古，命意造景，以二李、⁽⁷⁾恕先輩為師，此所以覓絕於今人也。

漁山不獨善畫，其於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蓋亦以其畫為之，非欲以塗朱抹粉爭妍於時世者。昔之論畫者，謂畫之為屋木，猶書之有篆籀。二者之法相近，故郭恕先俱為第一。⁽⁸⁾而荆浩然《答僧畫山水圖詩》五言四十字，⁽⁹⁾平生山水訣，盡在其中。士固未有不汲古、不攻文而可謂之善畫者也。⁽¹⁰⁾漁山以二李、恕先為師，執古人之六要六長，⁽¹¹⁾以研味於風雅，其進而挾轂古人也，⁽¹²⁾孰得而禦之？吾老矣，庶猶得見公望、啓南於斯世也。⁽¹³⁾

庚子嘉平，⁽¹⁴⁾蒙叟錢謙益。

- (1) 見陸道淮刻《墨井詩鈔》卷首；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四八作《題桃溪詩稿》。
- (2) 錢謙益：1582 - 1664，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又號東澗遺老，江蘇常熟人。萬曆進士，崇禎時官至禮部侍郎，南明弘光朝官禮部尚書。清兵下江南，率隊迎降，入清為禮部侍郎，旋辭歸。與舊門生瞿式耜、鄭成功通謀，密謀復明。復以保存文化為己任，輯《列朝詩集》，以詩存史。平生學問淹貫，博通經史，旁及佛乘。為詩局度精整，為文闕肆奇恣。有《牧齋初學集》、《牧齋有學集》等。
- (3) 劉松年《四皓圖》：劉松年，宋錢塘人。紹熙間待詔畫院，工畫人物山水。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四皓圖》蓋以漢高祖時商山四皓故事為題材。
- (4) 輒以贈予：陸本“輒”誤作“輟”；“予”作“余”，下同。
- (5) 郭恕先：名忠恕，洛陽人，舉童子及第。後周廣順中召為宗正丞，改《周易》博士。宋太祖建隆初，被酒爭於朝堂，貶乾州司戶參軍，秩滿不仕，放曠岐雍京洛間，遇佳山水，即淹留不去。工篆籀，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狀，頗極精妙。太宗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畫。復以縱酒謗言、擅鬻官物，配流登州，卒於途中。
- (6) 王士元：宋宛丘人，曾以薦攝南陽從事。父仁壽，能丹青，士元尤精其藝。與郭忠恕為畫友，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仝，屋木師忠恕，故皆精微。宋劉道醇《聖朝名畫評》三《屋木門·神品》：“忠恕尤能丹青，為屋木樓觀，一時之絕也。……凡欲畫多與王士元對手，而忠恕於人物不深留意，往往自為屋木，假士元寫人物於中，以成全美。”應為以上數句所本。
- (7) 二李：指李成、李唐。李成字咸熙。先世本唐朝宗室，五代時避地北海，遂居青州營丘。擅畫山水，平遠寒林尤工。時人尊稱李營丘而不名。李唐字晞古，宋河陽三城人。徽宗時入畫院。高宗時授成忠郎、畫院待詔。善畫人物山水，尤以畫牛著稱。
- (8) 昔之論畫者五句：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屋木門·神品》：“畫之為屋

- 木，猶書之有篆籀，蓋一定之體，必在端謹詳備，然後為最。忠恕俱為當時第一，豈其二者之法相近而然邪？”當為所本。
- (9) 荆浩然：即荆浩，浩然其字，五代後梁河內沁水（今屬山西）人。隱居太行山洪谷，號洪谷子。善畫山水，常攜筆摹寫山中古松，作雲中山頂，畫出四面峻厚之勢。著《筆法記》一卷。對山水畫的發展有重要影響。答僧畫山水圖詩：陳邦彥《歷代題畫詩·山水類》作《畫山水圖答大愚》，其詩云：“恣意縱橫掃，峰巒次第成。筆尖寒樹瘦，墨澹野雲輕。巖石噴泉窄，山根到水平。禪房一時展，兼稱苦空情。”
- (10) 攻文：陸本作“考文”。謂之：陸本作“謂以”。
- (11) 六要六長：劉道醇《聖朝名畫評》提出的對中國畫創作的要求，認為：“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所謂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者：麤鹵求筆，一也；僻澀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 (12) 其進：《牧齋有學集》作“其後”。挾轂古人：轂，車輪中間車軸貫入處的圓木。安裝在車輪側軸上，使輪保持直立不至內外傾斜。《老子》：“三十幅共一轂。”此謂擁有古代諸名畫家之長。
- (13) 公望：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峰，又號大癡道人，元平江常熟人。善畫山水，師董源、巨然，自成一家。運思落筆，氣韻生動，畫入逸品。與王蒙、倪瓚、吳鎮合稱元末四大家。啓南：沈周字啓南，號石田。明長洲人。能文，工書畫。其畫遠師董源、巨然，山水花卉，無不精妙，明代列為神品。與文徵明、唐寅、仇英合稱明代四大家。
- (14) 庚子嘉平：指順治十七年庚子十二月，即西曆1661年1月1日至29日。嘉平，臘月的別稱。《牧齋有學集》無以下二句。

桃溪集序⁽¹⁾

唐宇昭⁽²⁾

余久耳漁山之名，而未見其畫也。見而後知其畫宣和

也，至正也。⁽³⁾余見漁山之畫而未見其人也，見而後知其
人永和也，義熙也。⁽⁴⁾余見漁山之人而未見其詩也，見而
後知其詩開元也，元和也。⁽⁵⁾蓋漁山雅不欲誇其畫與詩之
能，故次第而見，見而後知之也，漁山非今之人也。

於是而乞其畫，畫不一格，或山水，或人物、花鳥，終日
乞，終日畫，矍矍無厭倦色。於是而搜其篋中之詩，詩凡小
帙，帙不一集。偶示余以《桃溪集》，則牧翁之所亟賞而贊
述之者也。抑寧止畫與詩也。漁山畫亦不一體，體工其
法，何多能耶！乃回視漁山之為人，則淡淡焉，穆穆焉，一
木雞也。⁽⁶⁾吾故曰漁山非今之人也。舉以語青嶼，⁽⁷⁾青嶼
曰：“書之，是即一篇《桃溪集序》也。”

戊申三月十一日，⁽⁸⁾毘陵友弟半園唐宇昭草。⁽⁹⁾

(1)題名見陸本，顧、李二本將本文及陳玉璫、陳瑚、余懷諸序題名俱刪
去，合稱《原序》。

(2)唐宇昭：1602—1672，字孔明，號半園，古文大家唐順之（荆川）之後。
崇禎九年（1636）舉人。明亡後與弟宇量偕隱，逍遙翰墨，不復問世，人
稱“唐氏二難”。與漁山及惲壽平、王石谷為忘年交。

(3)宣和：宋徽宗趙佶年號，公元1119—1125年。宋代宮廷畫院，以徽宗
政和、宣和時為最盛。至正：元惠宗年號，公元1341—1368年。為
元末四大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和吳鎮藝術創作的重要年代。故以宣
和、至正為宋元繪畫的代稱。

(4)永和：東晉穆帝年號，公元345—356年。王羲之《蘭亭集序》：“永和
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
至，少長咸集。”義熙：東晉安帝年號，公元405—418年。其後劉裕
廢晉恭帝自立。相傳陶淵明所為詩，自義熙以後祇書甲子，以示忠於
晉室，後人稱為義熙遺民。故以永和、義熙為晉賢風節的代稱。

(5)開元：唐玄宗年號，公元713—741年。為李白、杜甫詩歌創作的重要
時期。元和：唐憲宗年號，公元806—820年，為白居易詩歌創作
的重要時期。

(6)木雞：《莊子·達生》：“紀渚子為王養鬪雞，……十日又問，曰：‘幾
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者，反走矣。’”後因以木雞稱修養深淳，以鎮定取勝的人。

(7)青嶼：許之漸，1613—1701，字儀吉，號青嶼，江蘇武進人。順治進士，
官御史。康熙初年，出名為李祖白《天學傳概》作序，受楊光先劾西洋
教士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案波連罷官，隱居里中，以
漁山為忘年交。漁山時客於許氏補處堂。參閱《墨井畫跋》第十則。

(8)戊申三月十一日：指康熙七年戊申三月十一日，即西曆1668年4月
20日。

(9)毘陵：古縣名。西漢置，治所在今江蘇常州市。後遂以毘陵為常州的
代稱。李本在篇末加“康熙七年撰”。

送漁山歸城南序⁽¹⁾

錢時璣⁽²⁾

漁山邑人也，⁽¹⁾故余知漁山之人也。諗。余三十餘年為
東西南北人也，⁽²⁾所至處人渺不問漁山，⁽³⁾輒出其畫相
賞。余不知畫而知其人，亦渺有不為具述漁山之為人。及
問其短長肥瘠、衣冠舉止，則惘然。余實未親炙漁
山也。⁽⁴⁾

今年，漁山始來常州，⁽⁵⁾握手一大笑。雖然，余之諗
漁山也者，而豈在短長肥瘠、衣冠舉止哉！漁山將歸，示
余牧齋家公評次語也。⁽⁶⁾其自元之畫家黃子久、倪元鎮，

至明興而有沈啓南、文徵仲、唐子畏、董文敏，若謂漁山可以兼之。⁽⁹⁾

余不知畫，焉知其兼不兼，而且異時俎豆於諸公之上哉？⁽¹⁰⁾特甚有感於漁山之遭也。何感乎？文敏由翰苑致位大宗伯，⁽¹¹⁾風流吐納，神仙宰官，未易比擬；啓南相城里有水竹亭館之勝，賓客常滿，酒杯不空，⁽¹²⁾漁山無是也。徵仲溫州公子，致身清華，⁽¹³⁾紅絨衣，卷檐帽，坐玉磬山房，談諧落筆，⁽¹⁴⁾漁山無是也。子畏差不逮矣，然領解罷歸，逃禪使酒，落拓閒放，以輕世肆志終，⁽¹⁵⁾漁山亦無是也。

漁山其今之元鎮乎？即以畫論，明興諸公，遭際弘正嘉隆，⁽¹⁶⁾豐亨餗豫之際，⁽¹⁷⁾鴻漸羽儀，⁽¹⁸⁾互相題拂，⁽¹⁹⁾山中日月甚長，宜其一技必精乃爾。元鎮轉徙至正，旅食洪武，其中要有不自得者。惟其志潔行芳，輪寫筆墨，天之漬於成也良難矣。漁山數椽在城南，繚繞松篁，彷彿清閭閣也。⁽²⁰⁾輕帆短策，不異簪笠湖泖間也。⁽²¹⁾見俗客輒避去，雖名滿公卿間，所與晨夕素心者亦必楊廉夫、顧阿瑛、張天雨之徒也。⁽²²⁾有今無儲盥手洗，⁽²³⁾桐歌聲出金石，⁽²⁴⁾約略至正後破產廢箸時也。故曰：“漁山今之元鎮也。”余不知畫而略知詩。雲林先生詩高遠閒放如其人，而漁山之詩又似之，故曰：“漁山今之元鎮也。”

或曰：“子久者，宮保首引以況漁山，⁽²⁵⁾且子之邑人也。子何以捨子久而引元鎮？”蓋吾聞子久已而遷於浙之富春，⁽²⁶⁾或曰一日丹成而飛去。⁽²⁷⁾余感漁山，又恐漁山

出。漁山其老於虞山，⁽²⁸⁾作地行仙乎？⁽²⁹⁾余將與放舟湖橋，撈長瓶，⁽³⁰⁾探複壁，貰酒看畫數十年，慎無蕞爾茲虞山也。⁽³¹⁾有鶴玄裳縞衣，⁽³²⁾掠余兩人舟而上錢塘，⁽³³⁾聲僚切，⁽³⁴⁾其如恨余，必子久也夫！

同里弟錢陸燦稿。

(1) 見陸本《墨井詩鈔》卷首，列於唐宇昭《桃溪集序》之後。城南：指常熟城南漁山居處。康熙十年辛亥(1671)，王石谷四十壽時，同里戴劉崧(介眉)賀詩云：“漁山隱南郭，渲染絕塵滓。”(《清暉贈言》七)可以為證。

(2) 錢陸燦：1612—1698，字湘靈，號圓沙，江蘇常熟人。順治十一年(1654)，以前明貢生廷試，得候缺通判。十四年(1657)，舉鄉試第二人，以奉銷案褫革。講學於揚州、常州、金陵之間，弟子通籍者甚眾，學者稱圓沙先生。

(3) 邑人，同邑的人。《史記·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楊)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南越。”

(4) 東西南北人，《禮記·檀弓》：“古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注)：“東西南北皆居無基處也。”邊自《送馬欽湖赴河南提學》詩：“臨時動轉殊方感，全亦東西南北人。”又作東西南北客。陳與義《汝離均陽而雨不止齊八句寄何子應》詩：“論中老子無遠策，長作東西南北客。”因以稱飄流在外，行蹤不定的人。

(5) 勝：少。同“鮮”。

(6) 親炙：謂親承教化。《孟子·盡心》：“爵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集注》：“親炙而熨炙之也。”

(7) 今年二句：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康熙七年戊申(1668)條載，漁山於是年二月客毘陵許氏補處堂，與唐氏靜香齋祇隔一舍。三月十一日，唐宇昭為漁山作《桃溪集序》。同年，陳玉璣為作《墨井草堂詩

序》。“陸刻《墨井詩鈔》又有錢陸燦《送漁山歸城南序》，……序無年月，當是本年八九月作，時先生將由毘陵歸也。九月八日寫《雲白山青圖》，跋云：‘戊申九月六日，予從毘陵歸虞山。……’”

- (8) 牧齋家公評次語：指牧齋《吳漁山臨宋元人縮本題跋》，作於康熙二年癸卯(1663)十一月十七日，見《牧齋有學集》四六，載附錄二《交遊文略》。錢陸燦為牧齋族孫，故稱牧齋為家公。
- (9) 其自三句：牧齋《吳漁山臨宋元人縮本題跋》：“董、巨以後，山水一派，流種東南，元初趙文敏獨臻其妙。黃子久、吳仲圭、倪元鎮、王叔明諸家，相繼而作。明興百餘年，而有沈啓南、唐子畏、文徵仲，又將百年而有董華亭。蓋江左開天之地，斗牛王氣，垂芒散翼，煥為圖繪，非偶然者。……漁山古淡安雅，如古圖畫中人物。人將謂子久一派，近在虞山，余深望之。此卷真跡，皆煙客奉常藏弄，又親傳華亭一燈，密有指授，故漁山妙契若此。”以上數句隱括其意。子久，黃公望字。啓南，沈周字，俱詳見前注。倪元鎮，倪瓚字元鎮，號雲林，江蘇無錫人。善畫山水，多為水墨之作。早年以董源為師，晚年自成風格，以幽遠簡淡為宗。文徵仲，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後更字徵仲，號衡山居士，江蘇長洲人。曾官翰林院待詔，後辭歸。詩文書畫皆工，而畫尤著名，最善山水，兼工花卉、蘭竹、人物等。唐子畏，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號六如居士，江蘇吳縣人。弘治中舉於鄉，工書畫詩文。畫長於山水，兼精人物。董文敏，董其昌字玄宰，號香光，松江華亭(今屬上海)人。萬曆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踰年告歸。卒諡文敏。工詩文，精書畫。畫集宋元諸家之長，瀟灑生動。有《畫禪室隨筆》等。
- (10) 俎豆：祭祀，崇奉。《莊子·庚桑楚》：“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 (11) 由翰苑致位大宗伯：翰苑，文翰薈萃之處，猶翰林。大宗伯，官名。《周禮·春官》有大宗伯，掌邦國祭事典禮，即後來禮部之職，故稱禮部尚書為大宗伯。董其昌由萬曆十七年(1590)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故云。
- (12) 啓南三句：相城里，原屬長洲，後屬吳縣，為沈周故里。《明史·隱

逸傳》謂沈周“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風流文彩，照映一時”。又《後漢書·孔融傳》：“及退閒職，賓客日益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此蓋謂啓南有北海風致。

- (13) 徵仲二句：《明史·文苑傳·文徵明》：“父林，溫州知府。……林卒，吏民醵千金為賻。徵明年十六，悉卻之。吏民修故卻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 清華，清高顯貴的門第或官職。文徵明年五十四以貢生薦試吏部，授翰林院待詔，三年辭歸。故言致身清華。
- (14) 玉馨山房：又作玉馨山房，文徵明室名。 談諧，談吐談諧，累累不絕。陶潛《答龐參軍》詩：“談諧無俗調，所悅聖人篇。”
- (15) 然領解四句：《明史·文苑傳》載：“(唐寅)舉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中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為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 (16) 弘正嘉隆：指弘治(明孝宗年號，1488—1505)、正德(明武宗年號，1506—1521)、嘉靖(明世宗年號，1522—1566)和隆慶(明穆宗年號，1567—1572)。
- (17) 豐亨蘇豫：豐、豫，二卦名。豐，富饒；豫，安樂。《易·豐》：“豐亨，王假之。”又《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蘇，古“和”字。《國語·周》：“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蘇之。”猶豐亨豫大，形容富足隆盛的太平安樂景象。
- (18) 鴻漸羽儀：鴻漸，謂飛鴻漸進於高位。《易·漸》：初六鴻漸于干，六二鴻漸于陸，九三于陸，六四于木，九五于陵，皆以次而進，漸至高位。至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則最居上極。故以鴻漸羽儀喻居官於清要之位，或才藝臻於最上之境。
- (19) 題拂：品評，褒揚。《後漢書·黨錮傳序》：“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士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倬直之風，於斯行矣。”

- (20) 清閤閣：《明史·隱逸傳·倪瓚》：“所居有閣曰清閤，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
- (21) 箬笠湖泖間：《明史》載，倪瓚於至正初，“海內無事，忽散其貲給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獨不罹患”。
- (22) 楊廉夫：楊維禎字廉夫，號東維子，元山陰人。泰定進士。元末為江西儒學提舉。嘗居富春山，晚年居松江。明洪武初，太祖召諸儒纂修禮樂書，遣使詣門聘請，維禎作《老客婦謠》以明志，不久被放還山。顧阿瑛：顧德輝一名阿瑛，字仲瑛，元崑山人。嘗舉茂才，工詩畫，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佳處，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張士誠據吳，強欲以官，乃隱於嘉興合溪。母喪歸，士誠再辟之，遂祝髮，稱金粟道人。洪武初，遷臨濠。張天雨：張雨一名天雨，字伯雨，元錢塘人。工書畫，善詩詞。與趙孟頫、楊載、虞集為文字交。嘗居茅山，著《茅山志》。
- (23) 儲盥手洗：《明史》載，倪瓚“為人有潔癖，盥濯不離手。俗客造廬，比去必洗滌其處”。盥，洗手之器。洗，承盥洗者棄水之器。
- (24) 桐歌句：桐，木可以為琴。金石，鐘磬類樂器。謂鼓琴而歌，其聲清越寥亮，出於金石之上。
- (25) 宮保：即太子少保。錢謙益在南明弘光朝官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故稱。
- (26) 富春：山名。在浙江桐廬縣西，一名嚴陵山。相傳東漢嚴子陵（光）曾耕釣於此。
- (27) 或曰句：錢謙益《王石谷畫跋》則謂子久“晚年遊華山，憩車箱谷，吹仙人所遺鐵笛，白雲滃起足下，擁之而去”（《牧齋有學集》四六）。
- (28) 虞山：在今江蘇常熟市西北。相傳西周虞仲治此，山有虞仲墓，故名。古稱海隅山，又稱烏目山。
- (29) 地行仙：仙人的一種。也用以喻閒散享樂無所事事的人。蘇軾《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柱杖為壽》詩：“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
- (30) 放舟湖橋撈長瓶：錢謙益《王石谷畫跋》：“子久居烏目西小山下，坐

- 湖橋，看山飲酒，飲罷，輒投其餅於橋下，舟子刺篙得之，至今呼黃大癡酒餅。”湖橋，在虞山南麓尚湖之上。張應遴《虞山記》：“湖橋乃山塘入湖處，橋介在山水間。……元高士黃子久號大癡，隱居山中，時攜酒沿飲橋上，瓶罄即投之水中，至礙行舟，亦大豪舉哉！”
- (31) 葦爾茲虞山：謂小視這座虞山。葦爾，小貌。《三國志·魏書·賈詡傳》：“吳、蜀雖葦爾小國，依山阻水……皆難卒謀也。”
- (32) 玄裳綺衣：又作玄衣素裳。玄，赤黑色。綺，素，白色。喻鶴黑白相間的毛色。
- (33) 錢塘：古縣名。本秦錢塘縣，屬會稽郡。後屬吳郡，為吳郡都尉治所。明清為浙江省治，杭州府亦治此。
- (34) 愴切：猶淒切。愴，愴慄，淒涼貌。

墨井草堂詩序⁽¹⁾

陳玉璣⁽²⁾

《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遺其玄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詭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³⁾莊子之言，蓋以天下之物，有心而求之，不若無心而得之也。⁽⁴⁾惟詩亦然，今之人規摹古人之詩，劇心鉅腎，以求其工，而卒未必工。⁽⁵⁾偶觀於天地間之景物，可喜可愕，觸之成吟，其工反足勝於古人。⁽⁶⁾何也？所為無心之得也。⁽⁷⁾設有人焉，目無所睹，意無所觸，而設無端之景物，而人之於詩，其為詩也，亦偶入而已，焉得工耶？⁽⁸⁾

雖然，此其說獨不可語於畫家。⁽⁹⁾畫家目雖無所睹，意雖無所觸，凡天地間之景物，無不若為其胸中所故有，施之於畫也，直取其中而出之。⁽¹⁰⁾使天地間之景物，錯綜變化於寸管尺幅之間。及既成而熟視，意必勃勃然如有所動，因振筆以寫其所見，而詩已無不工。雖然，必待有畫而後有詩，其見猶跡也。第一閉目冥視，而胸中之所觸，蓋已多矣。⁽¹¹⁾

吳子漁山以畫名家者也，又工詩。其詩一去雕鏤組織之習，率其自然。鍾嶸謂陶淵明詩出於應璩，⁽¹²⁾余謂漁山詩實出於淵明。雖然漁山直自寫其胸中之景物已耳，何嘗依倣前人耶？⁽¹³⁾余不善畫而好為詩，⁽¹⁴⁾每遇天地間之可喜可愕者，輒欣然有觸，然亦不過象罔之得而已，何足語於漁山哉！

晉陵弟客園陳玉璫。⁽¹⁵⁾

(1) 見陸、顧、李三本及陳玉璫《學文堂文集》（光緒二十三年重刊本）二。光緒《學文堂文集》本與陸、顧、李三本文字頗有出入，蓋所據版本不同。茲以陸刻《墨井詩鈔》本為主，與各本互校。題目據陸本及《文集》本。

(2) 陳玉璫：1636-？，字廣明，號客園，又號椒峰，江蘇武進人。康熙六年（1667）進士，官中書舍人。少有大志，凡經世之書，莫不講求精熟。復專力於古文，屬辭爾雅，亦能詩詞。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康熙七年（1668）條：“陳玉璫《墨井草堂詩序》亦當作於本年。玉璫為許之漸女夫，……本年秋在毘陵。”

(3) 黃帝十二句：見《莊子·天地》。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各本皆漏“乎”“而”二字；丘，李本作“邱”。智，《莊子》作“知”。使離朱二句，各本皆漏“而”字。

(4) 莊子之言四句：為《文集》本所無。

(5) 剡心鉢腎三句：《文集》本作：“悉力以求其工，而卒未必工。”

(6) 偶觀於天地：《文集》本無“於”字。足勝於古人：《文集》本作“足勝於人”。

(7) 所為句：李本作“所謂為無心之得也”。

(8) 設有人焉八句：為《文集》本所無。

(9) 雖然二句：《文集》本作“然其說獨不可語於畫”。

(10) 施之二句：《文集》本作“而施之於畫也，則直取其中而出之”。

(11) 使天地十二句：《文集》本作：“故凡使天地間之景物，寒暑不能使之盡同，遠邇不能使之不異，聚散久暫不能使之不殊，而叩之畫者之胸中，無不猝然而竝立。”第一閉目冥視，顧、李二本作“當其閉目冥視”。

(12) 鍾嶸句：語出鍾嶸《詩品》中《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鍾嶸字仲偉，南朝潁川人。仕齊為南康王國仕郎，入梁官竹安王記室。著《詩品》三卷。應璩字休璉，三國魏汝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應瑒弟，官至侍中。其集已佚，明張溥輯有《應休璉集》。

(13) 余謂三句：《文集》本作：“予謂漁山詩實出於淵明，然漁山直自寫其胸中之景物已耳。”依倣前人，李本無“倣”字。

(14) 余不善畫：《文集》本“余”作“予”。

(15) 晉陵句：《文集》本無此句。晉陵，郡名。西晉永嘉五年改毘陵郡置，附開皇九年廢。唐天寶、至德時，又曾改常州為晉陵郡，故以晉陵為常州的別稱。

從遊集序⁽¹⁾

陳 珮⁽²⁾

漁山為文恪公訥十一世孫，⁽³⁾鼓琴作書，潔清自好，尤善山水。吾妻王煙客奉常，以繪法冠江南，家藏宋元真

跡。漁山學於奉常，奉常悉出示之。漁山隨臨倣縮作小本，⁽⁴⁾渲染皴皴，⁽⁵⁾得其神髓。奉常撫卷歎息，以為“刻刺神技，斲輪妙手，冥心默契，不可思議”。⁽⁶⁾蓋奉常之賞其畫如此。錢牧齋宗伯題其《桃溪詩稿》曰：⁽⁷⁾“漁山不獨善畫，其於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蓋亦以其畫為之。士固未有不汲古、不攻文而可謂之善畫者。漁山執古人之六要六長，以研味於風雅，其進而挾轂古人也，孰得而禦之？”⁽⁸⁾蓋宗伯之序其詩，兼取其畫又如此。

吾觀古人詩畫兼長，自摩詰以後，⁽⁹⁾寥寥乏人。明興全盛百餘年，而啓南、徵仲之徒，傑然並作。漁山生逢末造，⁽¹⁰⁾而能匹敵前人，可謂難矣。予瑩瑩鮮民，⁽¹¹⁾日有幽憂之疾，⁽¹²⁾祥琴既屆，⁽¹³⁾逝將遠遊，以寫鬱結。因選漁山之作而刻諸行囊中，意能從我者，其漁山也與？⁽¹⁴⁾

蔚村陳瑚。⁽¹⁵⁾

- (1) 見陸、顧、李三本。題目據陸本。遊，陸本原作“游”。
- (2) 陳瑚：1613-1675，字言夏，號確庵，又號七十二潭漁父，江蘇太倉人。崇禎舉人，入清講學著述，以遺民終其身。早歲與陸世儀定交，知天下將有事，學橫槊、舞劍、彎弓、弄刀，以刻刺妙天下。為學博大精深，尤講求經濟大略。惜非其時，間出緒餘，如救荒治水，小試無不效。有《確庵文稿》。
- (3) 十一世孫：陸、顧、李三本誤作“七世孫”，據陳瑚《確庵文稿·吳節母王孺人墓誌銘》改。
- (4) 臨倣：臨，照本摹倣寫或畫。倣，作，造。猶臨摹。照書畫原本，模倣創作。
- (5) 渲染皴皴：皴皴，又作皴皴，粗厚裂坼。《一切經音義·無名羅刹經》引《埤蒼》：“樹皮甲錯粗厚亦曰皴皴。”此謂通過渲染皴擦，使山石樹

木顯現其紋理及凹凸向背。

- (6) 刻刺四句：見王時敏《王奉常書畫題跋·題吳漁山臨宋元畫縮本》。
- (7) 錢牧齋：顧、李二本作“錢東澗”。
- (8) 漁山十一句：節錄自牧齋《桃溪詩稿序》。攻文，陸、顧、李三本作“考文”。
- (9) 摩詰：王維字摩詰，唐太原祁人。開元進士，官至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以詩畫名盛開元、天寶間。人稱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 (10) 末造：末世。《儀禮·士冠禮》：“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指明清易代之際。
- (11) 瑩瑩：孤零貌。李密《陳情表》：“瑩瑩獨立，形影相弔。”鮮民：孤子，無父母孤窮之民。《詩·小雅·蓼莪》：“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蓼莪》為悼念父母之詩。
- (12) 幽憂之疾：又作幽憂之病。謂深重的憂勞。《莊子·讓王》：“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 (13) 祥琴：古代親喪兩周年舉行祭禮時所鼓之琴。《禮記·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疏》：“大祥之日得鼓素琴。”陳瑚父朝典，字徵五，世稱溫如先生，卒於康熙元年（1662）七月，錢謙益有《溫如先生陳公墓誌銘》，見《牧齋有學集》三。祥琴既屆，可知此序作於康熙三年（1664）七月其父大祥之後。
- (14) 意能二句：《論語·公冶長》：“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由，仲由，即子路。此隱括其意，以漁山為入室弟子。
- (15) 蔚村：地名。明清屬江蘇崑山縣。為陳瑚晚年隱居之地。

寫憂集序⁽¹⁾

余 懷⁽²⁾

古人謂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可以作詩。余謂

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可以作畫。蓋詩與畫同一關紐也，⁽³⁾詩為有聲之畫，⁽⁴⁾畫為無聲之詩。⁽⁵⁾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兼能而獨擅者，殆難其人哉。宗少文澄懷觀道，衆山皆響，⁽⁶⁾王摩詰夙世詞客，前身畫師。⁽⁷⁾乃其神韻超然，⁽⁸⁾與物無競，故能攬山川雲物之變，曲直空濛，如燈取影。嗟乎！此可為知者道，未易一二與俗人言也。

琴川吳子漁山，學道人也。⁽⁹⁾工寫山水，摹擬古人，⁽¹⁰⁾得其神似，⁽¹¹⁾與王子耕煙並美一時。⁽¹²⁾然人徒知其善畫，而不知其工詩。人徒知其詩以畫掩，而不知其畫以詩傳也。⁽¹³⁾今年五月，同遊雪溪，⁽¹⁴⁾觀其《寫憂》一集，襟情閒放，氣調蒼涼，拊掌吟詠，想見其磐礴解衣，⁽¹⁵⁾放筆直寫時也。⁽¹⁶⁾《詩》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¹⁷⁾噫！憂從中來，其何以寫之哉！⁽¹⁸⁾是為序。

壺山外史余懷題於松陵道上風雨舟中。⁽¹⁹⁾

- (1) 見吳歷《寫憂集》(清抄本)及陸、顧、李三本。茲以《寫憂集》清抄本為主，與陸、顧、李三本互校。
- (2) 余懷：1616 - 1696，字澹心，號無懷，又號鬢持老人、壺山外史，福建莆田人。留寓金陵，徵歌選曲。明亡後作《板橋雜記》，追憶金陵曲事甚悉，自比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為詩吐屬清雅，有《味外軒稿》等。
- (3) 昔人謂七句：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着萬卷書，更奇。……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與此意近。關紐，猶關鍵，此喻事物的機要。杜牧《張好好》詩：“繁弦迸關紐，塞管裂園蘆。”
- (4) 有聲之畫：指詩。因詩中有畫意，故稱。岑安卿《次韓明善題推蓬圖》詩：“無聲詩生有聲畫，吟詠工夫見揮灑。”

- (5) 無聲之詩：指畫。因畫中多詩意。《宣和畫譜》載，南朝梁顧野王“畫草蟲尤工，多識草木蟲魚之性，詩人之事。畫，亦野王無聲詩也”。清初姜紹書輯明代畫家小傳為《無聲詩史》，即寓其意。
- (6) 宗少文二句：宗少文，宗炳字少文。南朝宋南陽人。善彈琴，工書畫。《宋書·隱逸傳》謂其：“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向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視，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 (7) 王摩詰二句：夙世，同宿世，佛教所謂前生。前身，佛家語。即前生。王維《偶然作》詩：“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寫憂集》及李本無此二句。
- (8) 乃其神韻：陸、顧、李三本“乃”作“蓋”。
- (9) 琴川：水名。舊時常熟城內有橫港凡七，形若琴絃，皆西受山水，東注運河，故以琴川為常熟的別稱。學道人：明末清初對天主教士或教徒的一種稱呼。天啟間何喬遠應龍華民(Nicolaus Longobardi)之請撰《欽恤忠順西洋報效若翰哥里亞墓碑》：“李公(之藻)言於朝，請召西洋之賈於廣東香山者，遂有學道人龍華民等，率其族二十四人，至於京師。”又崇禎間黃鳴喬《天學傳概》載興泉道曾櫻判牒云：“西士艾儒略(Julio Aleni)學道人也，其修詣與吾儒不同者，豈可與無為等邪教同類而共逐之乎？”《口鐸日抄》一艾儒略曰：“我等學道之人，凡諸善事須闕然行之。若為名心所動，昭昭章示於人，則人或贊揚之。是已獲善報矣，身後何報焉？”皆為例證。陸、顧、李三本無“學道人也”句。
- (10) 擬：陸、顧、李三本作“擬”。
- (11) 神似：神韻相似。此謂摹擬的作品與古人名畫達於同一境界。
- (12) 王子耕煙：陸、顧、李三本作“王子石谷”。
- (13) 然人：《寫憂集》漏“人”字。畫以詩傳也；《寫憂集》無“也”字。
- (14) 雪溪：水名。雪，音 zhà。亦稱雪川。在浙江吳興縣境，合四水為一。自德清縣前北流至州南興國寺前曰雪溪，入太湖。故以雪溪為吳興的別稱。

(15) 磐礴解衣：陸、顧、李三本作“解衣磐礴”。神閒意定，不拘形跡之貌。磐礴，又作“般礴”，箕踞，伸開兩腿坐。《莊子·田子方》：“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16) 放筆直寫：陸、顧、李三本作“放筆寫直幹”。

(17) 駕言二句：語見《詩·邶風·泉水》。駕言，乘車。言，語助詞。

(18) 其將：陸、顧、李三本無“將”字。

(19) 松陵：江蘇吳江的別稱。因五代吳越建縣前，爲吳縣松陵鎮地，故名。李本此句之末加注：“余懷，國初人，著有《板橋雜記》行世。”

關於余懷《寫憂集序》的寫作年代，陳垣先生《吳漁山先生年譜》上康熙四年（1665）條：“再遊吳興。《墨井詩鈔·遊天聖寺詠趙松雪瀟湘畫壁》以下五首均作於本年，與陳瑚倡和，見《確菴詩鈔·苕溪集》。……余懷《寫憂集序》有‘今年五月同遊雪溪’語，亦當作於本年。”然集中多有康熙四年以後之作，最晚者作於漁山在嘉定傳道時。余懷卒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猶及見之。且序文中有“吳子漁山，學道人也”之句。故此序應作於余懷晚年。

三巴集序⁽¹⁾

宋實穎⁽²⁾

莊定山先生曰：⁽³⁾“善觀經書者，觀吾心之經書。如郢人之運斤，⁽⁴⁾九臯之相馬，⁽⁵⁾取乎內而忘乎外也。”⁽⁶⁾漁山從學有年，詩畫及書法皆妙天下。近復留心心學，⁽⁷⁾優遊自足。嗒乎若忘，⁽⁸⁾在身忘身，在事忘事。任風波震蕩而天君泰然，⁽⁹⁾此《三巴集》之所以作也。帝鄉天人之

居，⁽¹⁰⁾海外九州之詠，心中何所不有？何所不無？漁山之作，誠所謂送君者自崖而返矣。⁽¹¹⁾致令予乍見之而若驚，繼觀之覺淵乎茫乎，⁽¹²⁾其不可測也，安可以淺近視之耶？是爲序。

老友宋實穎。⁽¹³⁾

(1) 見陸、顧、李三本《三巴集》。

(2) 宋實穎：1621—1705，字既庭，號湘尹，江蘇長洲人。少爲諸生，順治八年（1651）舉人。與吳下名士結慎交社，聲名藉甚。後以江南奏銷案誣誤斥革。康熙十七年（1678）復選舉人，次年以博學鴻詞召試罷歸。授揚州興化教諭。課士尚經術，斥浮華，歷十六年告歸。淹貫經史，詩文典雅，爲詞壇名宿。著有《春秋拾遺》、《讀書堂集》、《老易軒文鈔》等。

(3) 莊定山：莊昺字孔暘，明江蘇江浦人。成化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嘗以憂歸，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有《定山集》。

(4) 郢人運斤：猶匠石運斤。匠石，名石的匠人。《莊子·徐無鬼》：“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後稱擅長寫文章的人爲大匠或匠石。此句陸、顧二本無“如”字。

(5) 九臯相馬：九臯，九方臯，春秋時善相馬者，爲伯樂所稱道。見《列子·說符》。

(6) 莊昺《定山集·大梁書院記》：“書不一也，有吾心之書，有紙上之書。吾心之書者，吾心之神也，吾心之道也。……故善觀《六經》者，不觀《六經》，而觀吾心之《六經》；善觀《四書》者，不觀《四書》，而觀吾心之《四書》。……郢人之運斤，九方臯之相馬，得之心而應之手也，取乎內而忘乎外也。神交默契於不言，而圓融渾合於真靜也。”以上五句概括其意。

(7) 心學：宋明理學的一個流派，以人心爲宇宙的本體，又稱良知之學。其代表人物爲宋陸九淵（象山）、明王守仁（陽明）。此謂天學，蓋既庭

以其亦講求心性性命之學，故稱。

- (8) 嗒乎若忘：猶嗒喪。《莊子·齊物論》：“仰天而噓，蒼焉似喪其耜。”《釋文》：“蒼焉，本又作嗒，……解體貌。”後多用為喪氣或失魂落魄之意。此謂嗒然若忘卻故我。
- (9) 天君：指心，古人以心為五種感覺器官的主宰。《荀子·天論》：“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范浚《心箴》：“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 (10) 帝鄉天人：陸、顧二本作“穆王化人”。帝鄉，神話中天帝居住的地方。《莊子·天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陶潛《歸去來兮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此指天國。
- (11) 漁山之作，誠所謂：陸、顧二本作“漁山所謂”。自崖而反矣：《莊子·山木》：“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成玄英《疏》：“送君行邁，至於道德之鄉。民反真自守素分。崖，分也。”本指超然獨立，遠不可攀。後常用為送行之辭。陸、顧二本正文至此句為止。
- (12) 淵乎茫乎：謂深沈而渺茫。乎，助詞，表示讚歎。淵乎，鄭樵《讀詩易法》：“淵乎，《詩》、《易》之為書也！”
- (13) 老友宋實穎：據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徐滙書樓藏抄本作‘老友宋實穎’”。陸、顧、李三本無“老友”二字。

從序文“漁山從學有年”之句，可知漁山曾遊於既庭之門。而從“近復留心心學，優遊自足。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任風波震蕩而天君泰然”數句，可知漁山遊於天學，從“吳高士”到“天學修士”的鉅大轉變，自身經歷了嚴峻的思想考驗，對外亦承受了鉅大的社會壓力，最終以超越常人的毅力而實現。既庭之於漁山，誼兼師友，對於漁山驚世駭俗的舉動，雖“乍見之而若驚”，終能抱同情之理解，在漁山學道三巴，返回江南之初，即為《三巴集》作序，在當時堪稱難能可貴。

三巴集序⁽¹⁾

尤 侗⁽²⁾

予在史館，⁽³⁾纂《外國傳》，⁽⁴⁾見其風俗瑰怪，心甚異之，因作《竹枝詞》百首，⁽⁵⁾以紀其略。今吳子漁山所詠澳門，⁽⁶⁾其地未離南粵，而為外國貢市會聚。⁽⁷⁾耳目所遇，往往殊焉。使子雲復起，必齋油素錄其方言，⁽⁸⁾而惜予之未及備也。吳子雅工詩，擅書畫，近從海外歸，言詞泠泠，⁽⁹⁾有御風之致。⁽¹⁰⁾予異之益甚，亦執化人之祛矣。⁽¹¹⁾

良齋尤侗題。

- (1) 見尤侗《良齋倦稿》七及李本《三巴集》。李本篇末加注，節錄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尤侗傳》，因體例不協，刪去。
- (2) 尤侗：1618-1704，字同人，號良齋，又號西堂老人，江蘇長洲人。順治間由副貢授永平府推官，以“擅責旗丁”的罪名降調，辭官鄉居。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入明史館，撰志傳三百餘篇，及《明史新樂府》、《外國竹枝詞》。有《西堂全集》等。
- (3) 史館：指明史館。清廷所設纂修《明史》的機構。順治二年(1645)始設，康熙四年(1665)重開，十八年(1679)再次重開。雍正十三年(1735)《明史》定稿，乾隆四年(1739)刊行。
- (4) 外國傳：指《明史·外國傳》，其中有關歐洲諸國的《佛郎機》、《呂宋》、《和蘭》及《歐邏巴》四傳為尤侗初修，見《西堂餘集》。
- (5) 竹枝詞：指《外國竹枝詞》，見《西堂全集》第十一冊。中有《佛郎機竹枝詞》：“蜈蚣船檣海中馳，入寺還將紅杖持。何事佛前交印去？定婚半在北丘尼。”即詠澳門。
- (6) 澳門：原作“塞門”。

- (7) 南粵：《良齋倦稿》作“百粵”。貢市：朝貢與市舶。朝貢，謂朝覲皇帝，貢獻方物。梁廷枏《粵道貢圖說》一《暹羅國》：“入貢道路，例按海洋遠近，分隸沿邊各省，宗伯掌之。由廣東入貢者，惟暹羅、荷蘭、西洋所屬意大里亞、博爾都噶爾雅，以連暎咭喇諸國。”市舶，往來貿易的中外海船，唐宋後多指外國商船。引申為對外貿易。
- (8) 使子雲二句：子雲，揚雄字子雲，西漢蜀郡成都人。曾做《爾雅》體例，撰《方言》，著錄西漢時代各地方言。揚雄《答劉歆書》：“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槩。”必齋，《良齋倦稿》作“必當齋”。油素，光滑的白絹。
- (9) 泠泠：形容聲音清脆。陸機《文賦》：“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 (10) 御風：乘風而行。《莊子·逍遙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又蘇軾《赤壁賦》：“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
- (11) 亦執化人之祛：化人，會幻術的人。祛，袖口。《列子·周穆王》：“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列子》所載西極化人，類神話中的飛仙羽人。後因道士言飛昇成仙，故以羽人代稱道士。此蓋以漁山為天學師，將以天學之道救世度人，遂以化人喻之，而以亦執化人之祛喻對漁山及其所傳天學的向慕之情。亦執，《良齋倦稿》作“亦欲執”。

墨井集序⁽¹⁾

馬 良⁽²⁾

聖篤瑪言：⁽³⁾“人於性法無違者，天學之真光必照。”則未見照者，可痛自躬循矣，況降格以求。凡學有內心者，於

天學亦不遠。

故明季如虞山瞿氏忠宣公之已得真光之照，⁽⁴⁾洞本徹原。⁽⁵⁾其後有墨井道人者，詩畫琴書，一一能致其曲，而不以干世。殆所謂學有內心者歟？故亦得追隨瞿氏鄉先輩，與聞夫天學之真。

同時有李二曲徵君，⁽⁶⁾固深於道學者也。⁽⁷⁾意者於吾天學，亦有所聞歟？不然，何其言之似吾天學也？著有《籲天約》，⁽⁸⁾“每旦爇香，⁽⁹⁾仰天叩謝降衷之恩，生我育我。即矢今日，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行。一日之內，務刻刻嚴防，處處體認。至晚仍爇香仰叩，默繹此日心思言動，有無過愆。有則長跽自罰，幡然立改；⁽¹⁰⁾無即振奮策勵，繼續弗已。勿厭勿懈，以此為常。終日欽凜，⁽¹¹⁾對越上帝，⁽¹²⁾自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如是則人欲化為天理，身心皎潔，默有以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方不獲罪於天。”云云。

按仰叩長跽、欽凜對越等修省工夫，在天學為人人早晚所習行，而在道學則惟二曲言之頗切。並言：“一念萬年，此神壽也。若氣斷神滅，則周公‘不若且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及‘文王在上’之言，皆誑言矣。曾謂聖人而誑言乎哉？”⁽¹³⁾此又吾天學魂不滅之論矣。古有《魂不滅》一書，而吾天學論之也更古。

故以為二曲於天學容有所聞，而吾墨井道人更儻乎遠矣！隨聞隨行，行年五十有一，猶捨其有以干世之具。⁽¹⁴⁾不憚從事辣丁。⁽¹⁵⁾即此區區向學之勇，求之於今提倡西文

之世，能有幾人乎？

然吾友問漁，⁽¹⁶⁾玩物之戒素嚴。雖言滿天下，要皆布帛菽粟之文。⁽¹⁷⁾而乃於墨井之詩，既褒緝之，復及其書其畫。何居？或曰：“蓋幸天學之有人，而可見重於世也。”嗚呼！天學何學？曾待人以見重耶？

子墨子曰：“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牒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¹⁸⁾“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¹⁹⁾今天子之尊，且不以天下才人歌頌而益尊，矧以天之主宰乎？主豈有求於人？人者生不能自主，死不能自主。其生而全受焉，死而全歸焉。不自求多福於天之主宰，將何以安身，何以立命？是則人以天學而可重，非天學以人而見重。詩畫琴書之在墨井也亦然，非墨井因之以見重。惟墨井能以天學而自重，而詩畫琴書，遂因之以特重。

則問漁氏之編之也，其諸異乎或者之言歟？故因其索序於余，而還以質之。彼以天學為迷信者，徒見於天性有虧而已，烏足以語此？

時戊申長至後，⁽²⁰⁾馬良謹書。

(1)與李秋《墨井集序》同見李本卷首，本篇又見朱維鈺主編《馬相伯集》，頁99-100。

(2)馬良：1840-1939，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江蘇丹陽人，寄籍丹徒。早年入上海徐匯公學，復入耶穌會，晉陞司鐸，曾任徐匯公學校長。後退出耶穌會，任山東、臺灣巡撫幕僚及駐日使館參贊。光緒末

年在上海創辦震旦學院和復旦學院（復旦大學前身）。辛亥後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並與英斂之創辦輔仁學社（輔仁大學前身）。1920年退居徐家匯土山灣，著譯天主教書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呼籲對內團結，對外抗戰。1937年任國民政府委員，應李宗仁邀請去桂林。次年應于右任邀請移居昆明，途中病逝於越南諒山。有《馬相伯文集》。

(3)聖篤瑪：又稱聖多馬、聖多默（S. Thomas Apostolus）。耶穌十二宗徒之一。傳說曾到波斯、印度等地傳教。參閱《聖經·新約·若望福音》。

(4)虞山：在今江蘇常熟市西北。此為常熟的代稱。瞿氏忠宣公：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萬曆進士，崇禎朝官給事中。南明弘光朝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隆武二年（1646）擁立桂王朱由榔，永曆朝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封臨桂伯，留守桂林。永曆四年（1650）桂林陷落，被俘不屈，為孔有德所殺。永曆朝諡“文忠”，清朝改諡“忠宣”。詳見漁山《哭臨桂伯瞿相國》詩。式耜從父汝夔，字太素，從利瑪竇（Matteo Ricci）遊，曾勸利氏改僧裝為儒服，後從羅如望（Joannes de Rocha）受洗入教；其子式穀，教名瑪竇（Matteo），天啓三年（1623）曾邀艾儒略至常熟開教。式耜即在艾氏手中受洗，教名多瑪斯（Tommaso）。參閱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

(5)已得二句：作者於民國八年（1919）問題贈慕玄父（元甫），謂瞿氏《槐林漫錄》自序“以萬劫之苦而抵百世之債云云，似為奉教後悟道語”。見朱維鈺主編《馬相伯集》頁358。

(6)李二曲徵君：李顥，1627-1705，字中孚，號二曲，陝西盩厔（今周至）人。少孤貧力學，博涉經史子集，旁及佛道經藏、稗官小說、九流百技，卒成關中大儒。嘗應邀請學於無錫、江陰、宜興等地，所至學者雲集。著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康熙間先後以山林隱逸、博學鴻詞被薦徵，力辭不就。康熙帝召見，亦以死堅辭。故稱徵君。

(7)深於道學：道學，即宋明理學。李顥的思想主張明體適用，悔過自新，注重實學。提倡為學躬行實踐，有補於世。宗陸、王而不廢程、朱。

- (8) 籲天約：李顯文篇名。大旨講求祈監於天，修身養心，淬礪不懈，與門人相勉。見《二曲集》一九《雜著》。
- (9) 蕪香：燃香。蕪，音 ruò，點燃。自此句以下至“方不獲罪於天”引自《籲天約》。利瑪竇《畸人十篇》七《自省自責無為為尤》：“夫初功者，每朝時，目與心偕，仰天籲謝上主生我、養我，至教誨我，無量恩德。次祈今日祐我必踐三誓，毋妄念，毋妄言，毋妄行。至夕，又俯身投地，嚴自察省，本日刻刻處處所思、所談及所動作，有妄與否？否即歸功上主，……若有差失，即自痛悔，而據重輕，自行責罰，祈禱上主慈恕有赦也，誓期將來必改必絕。每日每夜，以此為常。”二曲之修養方法，正與初功相類。
- (10) 長跽：猶長跪。跽，古人席地而坐，以兩膝著地，兩股貼於兩腳跟上。股不著腳跟為跪，跪而聳身直腰為跽。立改：《墨井集序》作“力改”。
- (11) 欽凜：敬謹惶恐貌。
- (12) 對越：《詩·周頌·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陳奐《詩毛氏傳》疏訓越為揚。對越，猶言對揚。對，謂報答；越，謂宣揚。上帝：天帝、天神。《詩·大雅·蕩》：“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 (13) 並言以下八句：引自《二曲集》一五《富平答問》。
- (14) 有以干世之具：謂墨井道人所擅長的詩、書、畫、琴諸藝能。干世，迎合世俗，以求功名。王安石《寶應二三進士見送乞詩》：“少喜功名盡坦途，那知干世最崎嶇。”
- (15) 從事辣丁：謂學習拉丁語。辣丁，“拉丁”之異譯。拉丁語屬印歐語系羅馬語族，中世紀為西歐各國宗教、文化、科學研究的共同書面語。羅馬天主教的《聖經》和宗教儀式多用拉丁語，神職人員必須懂得拉丁語。
- (16) 問漁：即李問漁，1840 - 1911，名杕，號大木齋主，教名勞楞佐（Laurentius），江蘇川沙人。與馬相伯為同庚、同學、同教。同治元年（1862）畢業於上海徐匯公學，十一年（1872）晉陞司鐸。光緒五年

- (1879)在上海創辦《益聞錄》半月刊，後與《格致匯報》合併為《益聞格致匯報》。十三年（1887）創辦《聖心報》月刊。皆任主編。三十二年（1906）任震旦學校校長。主要譯著有《新經譯義》、《宗徒大事錄》及《理窟》等。
- (17) 雖言滿二句：陳百希《他們影響了世界》有《偉大的公教作家——李問漁神父》一篇，引李氏語曰：“無年無書。”並謂其三十二年間，著述或翻譯共達六十種，其中創作十七種，翻譯三十九種，編輯四種。編輯四種中，包括徐光啓《徐文定公集》和吳漁山《墨井集》。
- (18) 天下之百姓七句：見《墨子·天志》上。天下之百姓，李本漏“之”字；犬彘，李本“彘”作“豕”。據孫詒讓《墨子閒詁》本改。
- (19) 天子有疾六句：見《墨子·天志》中。潔為酒醴粢盛，李本漏“潔”字。以祭祀天鬼，李本漏“以”字。
- (20) 戊申長至：指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五月二十四日，即西曆1908年6月22日。長至，夏至之別稱。

墨井集序

李杕

唐虞世南精思不懈，⁽¹⁾文章贍博。太宗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²⁾

虞山墨井道人吳漁山先生，明琴樂，工詩詞，精書法，善繪畫，四者皆絕。⁽³⁾而其避世求道，卒成教士。佈化於上海、嘉定間者三十載，尤為庸俗所難能。謂為五絕，不亦曰乎？乃叔季人情，⁽⁴⁾捨本逐末，重先生之所輕，輕先生之所重。其精於琴也，國初張雲章誌之。⁽⁵⁾其工於詩也，

錢牧齋宗伯有“思清格老”之譽，而道光間石墩顧氏刊其稿以傳之。⁽⁶⁾其長於畫，善於書也，不特《畫徵》諸書，⁽⁷⁾藉藉稱美，而今藏其寸楮尺幅者，珍如拱璧，非千金不願易矣。然此皆先生所輕，嘗棄如弁髦而不顧者也。⁽⁸⁾

先生之所重，要惟真道。故既識之，決計遵之。不便遵於家則棄家，不獲遵於里則去里。求之遐域，傳之遠方。而蘇州、琴川等《志》，偏為隱諱，謂先生晚年浮海，不知所之。⁽⁹⁾夫撰《志》者果未之知耶？殆以先生為愚，故立意諱之耳。不知先生未嘗愚，而愚在撰《志》者也。先生知昭事之宜勤，惠迪從逆之理不能訛，以故一識正教，奮志皈依。等親朋於行路，視名利如浮雲，曾文正有云：⁽¹⁰⁾“賢與不肖之等，奚判乎？視乎改過之勇怯以為差而已。”⁽¹¹⁾若先生者，可謂勇於改過者矣。

己酉夏，⁽¹²⁾予啓徐匯書樓舊篋，⁽¹³⁾得先生《口鐸》一卷，⁽¹⁴⁾為從來所未刻。又得《三巴集》一卷，多於顧氏所搜過半。⁽¹⁵⁾其言教中事甚詳。予喜，以謂可以明先生之心跡，而剖不知所之之誣矣。因請於上峰，以已刻與未刻之稿，都為一集，顏以《墨井集》。⁽¹⁶⁾又請安君守約，攝先生墨跡影若干，附於卷末。⁽¹⁷⁾俾閱者知先生之五絕，而尤學其勇於改過也。

宣統元年十月朔，⁽¹⁸⁾李杕問漁氏識。

(1) 虞世南：字伯施，唐越州餘姚人。在隋官秘書郎。入唐官至秘書監。少從學於顧野王。善書，師從沙門智永，妙得其體。偏工行草，而晚年正楷，與歐陽詢齊名，並稱歐虞。卒諡文懿。

(2) 三句：見新舊《唐書·虞世南傳》。

(3) 虞山墨井道人六句：陳瑚《確庵文稿》一九《吳節母王孺人墓誌銘》：“海虞吳子漁山……讀書修行，能琴詩，善書畫。”

(4) 叔季：叔世、季世的合稱，指國家擾攘近於衰亡的時代。

(5) 其精於琴二句：參閱張雲章《墨井道人傳》。

(6) 而道光間句：指道光間常熟顧湘重刻《墨井詩鈔》三種。其中《墨井詩鈔》二卷、《三巴集》一卷見顧氏《小石山房叢書》第十四冊，《墨井題跋》一卷見該叢書第十五冊。陳垣《墨井集源流考》：“康熙五十八年（1719），為漁山卒後之一年，陸道淮乃將《墨井詩》並《三巴集》、《墨井畫跋》合編，冠以各集原序，統名《墨井詩鈔》，張鵬翀、陸道淮為之跋，由飛霞閣刻版，……道光中海虞顧湘刻《小石山房叢書》，重刻《墨井詩鈔》三種，刪去張、陸二跋，並各序集名，統稱原序，而陸刻面目變矣。”蓋李杕輯刊《墨井集》時，未見陸刻飛霞閣版《墨井詩鈔》原刊本，故謂“顧氏刊其稿以傳之”。

(7) 畫徵：指張庚《國朝畫徵錄》，成書於乾隆四年（1739）。

(8) 弁髦：弁，緇布冠；髦，幼童垂於眉際的頭髮。古代男子成人，行冠禮，先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後加爵弁，三加之後，即不再用緇布冠，並剃去垂髦，理髮為髻。後因以弁髦喻棄置無用之物。

(9) 而蘇州五句：詳見附錄三《清人述略》。

(10) 曾文正：指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曾師從唐鑑、倭仁講求程朱理學。咸豐年間以在籍侍郎編練湘軍，出省與太平軍作戰。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同治三年（1864）攻陷天京（今南京），封一等侯。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推行洋務運動，在安慶設立內軍械所，在上海與李鴻章合辦江南製造總局，並奏准派遣幼童赴美留學。卒諡文正。

(11) 賢與不肖三句：見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召悔》。

(12) 己酉：指宣統元年己酉（1909）。

(13) 徐匯書樓：即徐家匯藏書樓，位於上海市區西南部，與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梵蒂岡教廷圖書館並列為世界收藏中國明末清初天主教圖書及文獻的三大藏書處，現為徐家匯圖書館。

- (14) 先生《口鐸》：即趙侖筆記《續口鐸日抄》。
- (15) 又得《三巴集》三句：陳垣《墨井集源流考》：“漁山往澳門學道，乃有《三巴集》。《三巴集》前三十首為《澳中雜詠》，後八十首為聖學諸詩，宋實穎、尤侗為之序。今徐匯書樓猶存有抄本，題受業陸道淮編。……然（康熙五十八年飛霞閣版）《三巴集》只刻《澳中雜詠》三十首，聖學詩八十首未刻也。……宣統元年（1909），李問漁司鐸杖乃據《小石山房》本，並將徐匯藏陸編《三巴集》未刻之聖學詩補入。”
- (16) 因請於上峰四句：李杕輯刊《墨井集》扉頁題：“宣統元年十月，姚大司牧准印。土山灣印書館排印。”姚宗李（Prosper Paris, 1846-1931），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時任江南教區主教，轄江蘇、安徽兩省教務，常駐上海。上峰及姚大司牧即其人。
- (17) 又請三句：安守約，生平未詳。跡，原作“蹟”。漁山墨跡攝影，陳垣《墨井書畫集錄文訂誤》：“《墨井書畫集》有二本，……一本二十九幅，宣統二年影印，以附墨井集末，無錄文，已絕版。”（《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頁269）應指此本。後載入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即上海1914年法文《漢學叢書》第37卷。參閱李平書《墨井書畫集序》及陳垣《墨井書畫集錄文訂誤》。
- (18) 宣統元年十月朔：指宣統元年十月初一日，即西曆1909年11月13日。

墨井書畫集序⁽¹⁾

李平書⁽²⁾

畫學為中國之美術，宋元而下，如襄陽、大癡、黃鶴、雲林，⁽³⁾以至有明之唐、沈、文、董，⁽⁴⁾代有傳人，各成宗派，蓋卓卓乎藝林之前軌也。

沿及我朝，名流蔚起。王氏四子，集其大成，而毘陵之

惲南田，虞山之吳漁山，尤能後先接踵，獨樹一幟，方之曩哲，復乎尚已。

墨井道人者，漁山先生之別字也。宅邊有言子墨井，因自號焉。先生既工畫，又耽吟嗜書，善鼓琴，一時推為四絕。然詩不多作，亦不輕示人。

我宗問漁先生，曾搜其詩稿而錄之。而又恐先生之書畫，為海內士大夫所珍秘者，遲之又久，風流雲散，將數百年前之精神心力，漸滅而不復常存於天壤也。於是竭平生之蒐討，持精鑑以品評。得諸同好，假諸戚友，甚且收藏家所秘不宣示者，則又輾轉以求之，多方以取之。歷年以來，哀然得二十餘幅。辨別真贋，不厭求詳。乃用泰西法攝影縮印，都為一集，神采宛然，毫髮無憾。

集既成，問序於余。余維聽松山人有言：⁽⁵⁾“國朝畫手如王奉常、王廉州、王司農、王山人、惲布衣、吳墨井，較之宋元大家有過之無不及。”蓋在乾隆時已推重若此。近則四王惲吳之畫，人人皆知寶貴，幾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而余尤酷嗜漁山。問漁斯集，其殆先獲我心乎？顧漁山書法雖為畫所掩，然其用筆結構，駸駸乎大蘇之室，亦豈時史所能望其肩背耶！

客歲孟秋，余糾同志，設書畫社於味蓴園。名人翰墨，薈萃一時，而先生手跡寥寥不數觀。於虜！吉光片羽，幾如天上之鳳毛；斷簡殘篇，猶是人間之鴻爪。李君此年，⁽⁶⁾當與前刻之詩稿成乎合璧，而存此國粹也夫！

宣統二年仲春上澣，⁽⁷⁾上海李鍾珏平書氏謹序。

-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卷首。
- (2)李平書：1854 - 1927，原名安曾，改名鍾珏，號瑟齋，晚號且頑，江蘇寶山人。優貢。歷任遂溪知縣、江南製造局提調等。辛亥革命時，參與上海起義，任滬軍都督府民政總長兼江南製造局總理。擅長書法，考訂金石、印行古跡亦頗有造詣。有《且頑老人七十歲自叙》。
- (3)襄陽、大癡、黃鶴、雲林：指襄陽米芾、大癡黃公望、黃鶴山人王蒙、雲林倪瓚。
- (4)唐、沈、文、董：指唐寅、沈周、文徵明、董其昌。
- (5)聽松山人：指陸時化。參閱《清人述略·吳漁山寫劉長卿詩意軸跋》注(2)。
- (6)李君此集：陳垣《墨井書畫集錄文訂誤》：“《墨井書畫集》有二本，皆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卷首有李鍾珏序。一本二十九幅，宣統二年影印，……一本三十八幅，民國三年增輯本，由張漁珊司鐸與普司鐸譯為法文，收入《漢學叢書》第三十七種。”（《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頁269）本書所錄及所引為張漁珊等譯法文本。
- (7)宣統二年仲春上澣：指宣統二年二月上旬，即西曆1910年3月11日至20日。

墨井詩鈔跋⁽¹⁾

張鵬翀⁽²⁾

漁山先生生於虞山，老於上洋。⁽³⁾嘗遊於吾嚳者數年，⁽⁴⁾而余尚幼，未之見也。既而見其畫，如見其人焉；見其詩，又如見其人焉。余始恨不獲見漁山，而漁山已老且死矣。

今其弟子陸上游將刻其詩鈔，以傳於世，而請論定於

予。余以十年想慕之誠，而不獲一見，幸得與校讐之末，以自托於知先生者，蓋不禁欣慨交懷也。至其詩之必傳於後，而不以畫掩者，牧齋、確庵諸前輩論之詳矣，予何所置喙哉！

己亥孟夏，⁽⁵⁾嘉定張鵬翀謹跋。

- (1)與陸道淮跋同見陸刻《墨井詩鈔》之末。
- (2)張鵬翀：1688 - 1745，字天扉，號南華，江蘇嘉定人。雍正五年(1727)進士，歷官侍講、庶子、詹事。詩才敏捷，兼擅書畫，有《南華詩鈔》。
- (3)老於上洋：謂在上海度過殘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後，未見漁山至嘉定的記載。應在上洋養老，以待百年。
- (4)嘗遊於句：楊震福光緒《嘉定縣志·人物·僑寓》謂漁山“寓東城十餘年，邑人多從遊者”。康熙三十年(1691)，漁山作《六十吟》，顧文淵和詩謂其“秉西教於嚳川”。又漁山於三十四年乙亥(1695)六十四歲作《破堂吟》，破堂謂嘉定東堂；至四十七年戊子(1708)閏春三月，漁山在嘉定作《老年墨戲冊》十二幀，而同年嘉定東堂之駐堂司鐸已易為馬安農(Domingos de Magalhaes)。故漁山作為嘉定東堂的管堂司鐸，應在康熙三十年至四十七年(1691 - 1708)間，此謂數年不確。參閱拙稿《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第四章。
- (5)己亥孟夏：指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四月，即西曆1719年5月19日至6月17日。孟夏，夏季第一個月。

跋文謂：“陸上游將刻其詩鈔，以傳於世，而請論定於予。”上海圖書館原藏陸道淮編《三巴集》抄本，後帙有《聖學詩》八十二首，康熙五十八年(1719)陸刻《墨井詩鈔》，僅載前帙《澳中雜詠》十首。陳垣先生《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謂：“然何以刻十冊而，嘗求其故，疑出張鵬翀之意，……‘論定’云云，《聖學》諸詩亦刪汰矣。”可謂一語中的。鵬翀本為功名之士，成進士，官於

朝後，詩畫頗多應制之作。陸道淮刊刻《墨井詩鈔》時，清廷禁教已迫在眉睫，鵬翮以其政治上之敏感，“論定”時刪去《三巴集》中的《聖學》諸詩，又在余懷《寫憂集序》中隱瞞漁山“學道人”的身份。至陸編《三巴集》抄本和漁山《寫憂集》抄本出，始發其覆。

墨井詩鈔跋

陸道淮⁽¹⁾

《墨井詩鈔》二卷、《畫跋》一卷，吾師在上洋時舉以付淮者也。吾師繪事，⁽²⁾海內所共寶，然皆自其胸中書卷流出。不知其詩中之畫，安能知其畫中之詩乎？⁽³⁾敬爲之刻而傳之，庶他日騷壇一幟，⁽⁴⁾不爲繪事所掩也。

己亥仲夏，金庭受業陸道淮百拜識。⁽⁵⁾

(1)陸道淮：光緒《嘉定縣志·人物·藝術》：“陸道淮字相源，一字上游，國子生。善畫山水，師事王翬、吳歷。好遊名山，嘗泛海至日本。”參閱漁山《懷陸上游在日本》詩及注和侯開國《陸上游臨宋元人畫障縮本跋》。

(2)繪事：繪畫之事。《論語·八佾》：“繪事後素。”

(3)詩中之畫，畫中之詩：唐王維工詩擅畫，人謂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又張舜民《跋百之詩畫》：“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此寓其意。

(4)騷壇：杜牧《雪晴訪趙緞街西所居三韻》：“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後因稱詩界爲騷壇。

(5)己亥仲夏：指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五月，即西曆1719年6月18日至7月16日。仲夏，夏季第二個月。金庭：山名。一傳在廬州巢縣，別名紫薇山。一傳在越州剡縣，名曰金庭崇妙天。道書稱爲福地。此以金庭爲陸氏原籍地望。受業：從師學習。《孟子·告子》：“（曹）交

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後弟子對老師，也自稱受業。

墨井畫跋跋⁽¹⁾

楊復吉⁽²⁾

墨井道人畫品，⁽³⁾爲本朝四大家之一，人無異辭。張浦山《畫徵錄》獨致貶抑，⁽⁴⁾人心好尚不同，有如是也。《畫跋》一卷，蕭疏淡遠，略如其畫，入後亦有不盡爲跋畫作者，原本聯屬亦姑仍其舊云。

丁巳孟夏，⁽⁵⁾震澤楊復吉識。⁽⁶⁾

(1)見楊復吉《昭代叢書續集》己集四五《墨井畫跋》卷末。

(2)楊復吉：1747-1820，字列侯，號慧樓，乾隆進士。家富藏書，著有《史餘備考》、《鄉月樓學古文》，輯有《遼史拾遺補》、《元文選》、《昭代叢書續集》及《虞初餘志》等。

(3)畫品：指圖畫筆墨的風韻格調。李肇《國史補·王摩詰辨畫》：“王維畫品妙絕，於山水水平遠尤工。”

(4)張浦山句：張浦山，指張庚，1685-1760，號浦山，又號白苧村桑者，浙江秀水人。乾隆元年以布衣舉博學鴻詞。有《國朝畫徵錄》、《強恕齋詩鈔》及《強恕齋文鈔》等。《畫徵錄》貶抑漁山，詳見附錄三《清人述略》及《墨井畫跋》第七則《陸壑密林圖》注(5)。

(5)丁巳孟夏：指嘉慶二年丁巳四月，即西曆1797年4月27日至5月25日。

(6)震澤：古澤名，又名具區。《書·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即今江蘇太湖。

桃溪、從遊集合冊跋⁽¹⁾

孫原湘⁽²⁾

漁山詩分四集，曰《桃溪集》，錢牧齋、唐半園序之；曰《從遊集》，陳確庵序之；曰《寫憂集》，⁽³⁾余澹心序之；曰《三巴集》，宋旣庭序之。總名曰《墨井草堂詩》，陳客園序之。

此冊僅得《桃溪》、《從遊》兩種耳。然吾見陸上游所刻者，⁽⁴⁾與此冊互異。此冊所錄大半陸刻所無，如《八燈》詩僅有《書燈》一首，且起結與此迥異。而《哭王煙客》八章，此僅有四；《讀西臺慟哭記》三章，此僅有一；《弔孫太初墓》作七律，而此作五古。此冊乃漁山手書，筆跡與題畫款識確然一手。不知是為當時定本，抑或晚年別有增刪，然不應歧轍至此，豈上游未見漁山此本耶？吟樵寶藏此冊，⁽⁵⁾以俟續刻。世豈無有力而好事以嗣陸君之後者？

道光二年臘月，⁽⁶⁾心青居士孫原湘跋。

(1) 錄自容庚《頌齋書畫小記》，中冊，頁357-358。

(2) 孫原湘：1760-1829，字子瀟，號心青，江蘇常熟人。嘉慶進士，充武英殿協修官。工詩文，善書畫。有《天真閣集》等。

(3) 寫憂集：寫，《頌齋書畫小記》誤作“窮”。

(4) 陸上游所刻者：指康熙五十八年（1719）陸道淮刻漁山《墨井詩鈔》上、下卷，篇數與《寫憂集》同，參閱《寫憂集》。

(5) 吟樵：應指冒方華，字相銘，吟樵其號，清如臯人。

(6) 道光二年臘月：即西曆1823年1月12至2月10日。

天樂正音譜跋⁽¹⁾

鄭 騫⁽²⁾

民國三十七年，余來臺北。與杭縣方傑人司鐸共事於臺灣大學，⁽³⁾所居比鄰，時相過從。頃以《天樂正音譜》一帙見示，⁽⁴⁾凡南北曲九套，⁽⁵⁾擬古樂歌二十章，⁽⁶⁾吳漁山先生之遺著也。

余於墨井道人，僅知其能詩文，擅繪事，與四王南田，⁽⁷⁾齊名藝苑，崇奉景教，⁽⁸⁾信道甚篤；初不知其詩畫之餘，兼通聲樂，吹泠泠之玉笛，⁽⁹⁾作琅琅之木鐸。⁽¹⁰⁾今讀斯編，格律妥帖，機調圓熟，且復渾雅淵穆，聲希味淡，⁽¹¹⁾居然於南北曲中，別闢新境。乃知才人之技，⁽¹²⁾洵無施而不可，陸放翁所謂“才高遇事即崢嶸”者，⁽¹³⁾漁山其庶幾乎。

然常熟密邇吳下，⁽¹⁴⁾順康上接啓禎，⁽¹⁵⁾梁魏范袁，⁽¹⁶⁾流風未沫；漁山生長其間，耳濡目染，尋聲按譜，餘事能工，固亦時為之，境為之。觀其常以南中方音協韻，⁽¹⁷⁾而北套未盡精純，即一證也。抑有進者：詞主抒情，曲兼敘事，俱不宜於說理，此篇諸作，寓情於理，肫摯誠篤，如見耆年大德，耳提面命，自非學養深厚，藝與道合者，⁽¹⁸⁾孰能臻此。往讀元無名人所為曲《自然集》，雜綴道家修煉服食之言，⁽¹⁹⁾儼同歌訣，鉛汞龍虎，⁽²⁰⁾姹女嬰兒，⁽²¹⁾觸目紛陳，徒能引睡；以視漁山此作，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矣。

原書爲鈔本，寫工拙劣，脫誤滿紙。遂與傑人共檢舊譜，分析正視，⁽²²⁾脫者補之，誤者訂之，雖有闕疑，⁽²³⁾庶堪誦讀。舉凡形近之誤，同音之訛，皆爲校出，不避纖瑣；則傑人保存原鈔真象之深意存焉。編中多述天主教理，兼詠儀式，非教外人所能縷悉；且世變方亟，散亡可慮。傑人乃復引據經典，詳爲注釋，付之排印，藉廣流傳。蓋所以弘教旨，振宗風，若夫文字技巧之末，猶屬第二義也。以余曾效微勞，命識數語，爰抒所見，質諸世之博雅君子。其擬古樂歌二十章，高古雅健，亦有漢魏樂府之遺風云。⁽²⁴⁾

三十九年仲秋，鄭騫謹跋於臺北龍圖里寓廬。

- (1) 錄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頁 1626。
- (2) 鄭騫：1906—1991，字因百，遼寧鐵嶺人。畢業於燕京大學中文系，歷任河北女師、燕京大學、東北大學講師、副教授。1948 年赴臺，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三十餘年，講授詩、文、詞、曲、戲劇，著有《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北曲新譜》、《北曲套式彙錄詳解》等。
- (3) 方傑人：即方豪。傑人，方豪字。
- (4) 天樂正音譜一帙：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陶淑》：“余前在上海時，已故徐潤農宗澤司鐸曾借余一抄本，即漁山之《續口鐸日抄》，《日抄》後爲《天樂正音譜》，……又其後爲《三巴集稿》。……抄本最後所收爲陶淑詩稿。”可知《天樂正音譜》原爲上海徐滙書樓藏抄本，由方氏借用而未及歸還。
- (5) 南北曲：南曲、北曲的合稱。南曲爲宋元時南方戲曲、散曲所用各種曲調的統稱。主要淵源於唐宋大曲、宋詞和民間曲牌而自成體系。在體制上採用宮調、曲牌形式，民間音樂的自然形態保留較多。在音樂上採用五聲音階，節奏較慢，調緩詞疏。在語言上以江浙一帶的南方語音爲準。在文學上的主要成就在宋元戲曲和明清傳奇方面。清中葉以後，南曲漸至衰落。北曲爲宋元時北方戲曲、散曲所用各種曲調

的統稱，與南曲相對。主要源於唐宋大曲、宋詞和北方民間曲調，並吸收了金元音樂而自成體系。在體制上採用宮調、曲牌的形式。音樂上用七聲音階，聲調遒勁，節奏較快。在語言上用北方方言，用韻以《中原音韻》爲準。元雜劇都用北曲，明清傳奇也採用部分北曲。北曲在文學上的主要成就表現爲元雜劇和元散曲。北曲音樂在明後期已漸失傳，昆劇中的北曲唱法，祇保留了若干元代北曲遺音。套：即套數。散曲體式的一種，與小令相對。小令祇是獨立的隻曲，套數是聯綴兩支以上不同調名的曲子而成的組曲，其計數以套爲單位，故稱套數。一篇套數中的各支曲牌，一般屬同一宮調，大多有尾聲。各支曲子須用同一韻，緊緊圍繞同一主題，組合方式有一定規律，不得隨意增加、減少或顛倒順序。其體制形式可分爲北曲套數、南曲套數和南北合套。漁山所作散曲屬南北合套，其曲牌南多北少。參閱卷七《天樂正音譜》。

- (6) 擬古樂歌：指《天樂正音譜》中的《每瑟論衆樂章》。
- (7) 四王南田：指王時敏、王鑒、王石谷、王原祁和惲壽平，與漁山合稱清初六家。
- (8) 景教：唐代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貞觀九年由敘利亞人阿羅本等教士經波斯來長安譯經傳教，三年後建寺。建中二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之語。至會昌滅佛，亦遭波及，教士被逐，一時絕跡中原。此爲天主教的代稱。
- (9) 泠泠：形容聲音清脆。朱熹《題臥雲庵詩》：“更把孤桐寫奇趣，鳴絃寒夜獨泠泠。”指聲律音調。玉笛：玉製之笛，笛的美稱。李白《春夜洛城聞笛》：“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又《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上吹笛》：“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 (10) 琅琅：清朗、響亮的聲音。李昭玘《上眉揚先生》：“每相過者，論先生德義，誦先生文章，堂上琅琅，終日不絕。”指讀書聲。木鐸：以木爲舌的大鈴。古代宣佈政教法令，巡行振鳴以引起衆人注意。《周禮·天官·小宰》：“徇以木鐸。”《注》：“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鐸，

皆以金爲之，以木爲舌則曰木鐸，以金爲舌則曰金鐸。”天主教稱神甫爲司鐸，即據古代司政教者振木鐸之典。以上二句謂漁山通音律，擅散曲，撰成彌撒樂章《天樂正音譜》。

- (11) 渾雅淵穆：淳樸高雅，深沉靜遠。聲希味淡；其聲罕聞，其味清醇。
- (12) 才人：有才華的文人。王融《雜體報范通直》詩：“三楚多秀士，江上復才人。”又鍾嗣成《錄鬼簿》對元曲作者有名公、才人之分，名公一般指創作元曲的高官顯宦，才人又稱書會才人，大多指都市中落魄潦倒的下層文人。漁山的身份近於元代才人。
- (13) 才高遇事即崢嶸：才，原作材。見陸游《劍南詩稿》二《秋風亭拜寇萊公遺像》之二，原詩云：“豪傑何心後世名，材高遇事即崢嶸。巴東詩句澶州策，信手拈來盡可驚。”
- (14) 吳下：今江蘇吳縣，春秋時爲吳國都，故稱吳下或吳都。《宋書·戴顓傳》：“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後）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此用爲蘇州之代稱。
- (15) 順康啓禎：指清代順治、康熙與明代天啓、崇禎四朝。
- (16) 梁魏范袁：應指梁寅、魏初、范居中、袁中道等原籍江南或游宦江南的元明散曲作家。梁寅字孟敬，新喻（今屬江西）人。元末屢舉不第，辟集慶路儒學訓導。明洪武初徵修禮書，以病辭歸。結廬石門山，聚徒講學，時人稱爲“梁五經”。有《石門集》。魏初字太初，弘州順聖（今屬河北）人。曾就學於元好問。歷官監察御史、陝西、河南按察副使、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有《青崖集》。范居中字子正，杭州人。精神秀異，學問該博，工書擅琴。大德間曾遊京師，懷才不遇。有樂府及南北腔行世。鍾嗣成《錄鬼簿》及朱權《太和正音譜》皆錄其人。袁中道字小修，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進士，官南京吏部郎中。與兄宗道、宏道合稱三袁，同以公安派著稱。有《珂雪齋集》等。
- (17) 南中：謂南京，猶稱蘇州爲吳中。此指江南一帶。
- (18) 藝與道合：道藝，學問與技能。《周禮·天官·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注》引鄭衆：“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

數。”又《地官·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此謂漁山藝術才能與天學造詣的結合達到了完美的境界。

- (19) 修煉：指道教的各種修道活動，如煉丹、養氣、辟穀、長生等術。服食：又稱服餌。指服食丹藥和草木類藥物以求長生。源於戰國方士服食仙藥可得不死之說，道教承襲服食術，創製了大量方劑，除服食靈芝、茯苓、白朮等草木藥外，還合成五石散、寒食散等礦物藥。其中一些服食藥方已成爲中醫常用的方劑。
- (20) 鉛汞：原指煉外丹的兩種主藥，後泛指外丹之術。《雲笈七籤·大還心鏡》：“余早年慕道，幸得傳真。克奉仙師，親承旨教，祇論鉛汞之妙，龍虎之真，去四黃之大非，損八石之參雜，要在鉛汞。”龍虎：指神與炁，即元神與元氣，爲修煉內丹最重要、關係最密切的兩種物質。《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丹陽又問：何者是龍虎？祖師答曰：神者是龍，氣者是虎，是性命也。”
- (21) 姤女：指心之火，又稱真汞，即元神。嬰兒：指真鉛，即元精。《金丹真傳·還丹第五》：“嬰兒姤女正團圓。”《注》：“嬰兒者，真鉛也。姤女者，真汞也。”
- (22) 正襯：正字與襯字。正字，指曲中定格的字。曲譜明確規定曲牌正字的字數，如[正宮·端正好]規定格式是五、五、七、七、五，共二十九字。襯字，指曲牌定格字數以外另增加的字。這是曲區別於其他格律韻文的特徵之一。使用襯字可以調節句法，使曲文更靈活，更生動傳神，適合演唱的要求。襯字一般用虛詞和形容詞較多，字數多寡，北曲沒有限制，南曲因其板式固定而有“襯不過三”的說法。襯字一般用在句首和句中。通常小令用襯字少，套曲用襯字多。在曲譜中，襯字一般用小字側寫，以示區別。
- (11) 闕疑：對疑難未解者不妄加評論。《論語·爲政》：“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 (11) 樂府：詩體名。初指漢代樂府官署所採製的詩歌。後將魏晉至唐可以入樂的詩歌，以及做樂府古題的作品，統稱樂府。宋以後的詞、散曲、戲曲因配樂，有時也稱樂府。

墨井道人傳⁽¹⁾張雲章⁽²⁾

墨井道人吳氏，名歷，字漁山，常熟人。⁽³⁾明都御史文恪公訥之十一世孫。⁽⁴⁾少孤，母守節。⁽⁵⁾

漁山潔清自好，⁽⁶⁾於世俗都不屑意。⁽⁷⁾問學於陳孝廉確庵，問詩於錢宗伯牧齋，學畫於王太常煙客，學琴於陳高士岷，既皆得其指授矣。⁽⁸⁾念無以給母氏之養，尤專意於畫。人爭購之，漁山度可以奉高堂，⁽⁹⁾即不輕出也。⁽¹⁰⁾

太常既甚賞之，盡發所藏宋元人真跡示之。晝夜伏習，⁽¹¹⁾縮為小本，冥心默契，會古人神髓於腕下。⁽¹²⁾而漁山之畫，遂名一時，而屈服同輩。⁽¹³⁾

其為詩，宗伯稱之曰：“思清格老。”⁽¹⁴⁾孝廉亦云然。⁽¹⁵⁾所居有言子之墨井，遂以《墨井》名其詩草，⁽¹⁶⁾而自號曰墨井道人。

又於書好法東坡。嘗遊吳興。⁽¹⁷⁾謁其郡守。⁽¹⁸⁾謁入未即見，⁽¹⁹⁾信步至一僧舍，得見東坡真筆《醉翁亭記》。⁽²⁰⁾喜甚，即僦其寮，⁽²¹⁾貿紙筆，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無倦色。⁽²²⁾太守遣人遍索墨井道人，無有也。逆旅之人，⁽²³⁾亦不知其所往。摹竟，欣欣若有得，弗告太守去矣。⁽²⁴⁾

母歿後，妻亦喪，有二子，竟棄其家。⁽²⁵⁾東浮海至西洋，經數萬里，⁽²⁶⁾盡平生奇絕之觀。歸而隱於上海，或往來嘉定，不復他出。其畫益奇逸，不可以學力到。購之者

益以難矣。⁽²⁷⁾

其與漁山少同里，同學於太常者，為王翬石谷。石谷名滿天下，持縑素而請者日塞其門。⁽²⁸⁾然高官大賈，皆得餉所欲以去。而漁山踰伏海濱，名隱隱與之埒。⁽²⁹⁾求其寸楮尺幅，莫能致也。兩人今皆年八十四。昔黃公望九十餘，⁽³⁰⁾畫益超詣。時時棹扁舟，徜徉虞山之下。⁽³¹⁾其流風餘韻，意亦山水之靈之鍾於是，得以遊戲翰墨，⁽³²⁾享此長年也夫。

張子曰：余與道人無一日之舊，而交石谷甚歡。⁽³³⁾然道人高致，非獨余高之，石谷子亦高之。⁽³⁴⁾余見其筆墨真，⁽³⁵⁾其徒陸上游貽余一小幅。⁽³⁶⁾余家漢昭羅致特多，余每過其處，出而觀之，徬徨歎息而不能去云。⁽³⁷⁾

嘉定樸村居士張雲章撰。⁽³⁸⁾

(1) 墨井道人傳：陳垣《墨井道人傳校釋》：“余所見《墨井道人傳》有三本：(一)康熙末張雲章自刻《樸村文集》本；(二)康熙末嘉定陸道淮編刻《墨井詩鈔》本；(三)宣統間上海李秋輯印《墨井集》本。前二本不易得，李本最通行，然多譌誤，且有任意添改之跡，疑李所據之本已如此，未必李所改也。”今參閱陳垣《校釋》，以張雲章《樸村文集》二三《墨井道人傳》為主，與陸、李二本對校。道人傳，李本誤作“道傳人”；又傍題“康熙五十三年撰”，陳垣《校釋》：“著此傳時，墨井年八十四，跋上海南門外墨井墓碑，墨井康熙五十七年卒，年八十七。是此傳撰於康熙五十四年，李本題康熙五十三年撰，亦誤。”

(2) 張雲章：1648—1726，字漢瞻，號樸村，江蘇嘉定（今屬上海）人。諸生。自少力學，搜覽百家。從陸隴其學，頗沈浸於陽明之書。嘗至京師，客尚書徐乾學所，校勘經籍。肆力於詩古文詞。有《樸村文集》。

(3) 墨井道人四句：李本作：“墨井道人姓吳，名歷，字漁山。世居常熟。”

- (4) 明都御史句：陸本作“明都御史文恪公訥之七世孫”；李本作“即明都察御史文恪公名訥之七世孫也”。陳垣《校釋》：“李本添改數字，殊無謂。都御史改為都察御史，尤不合。”都御史、都察御史，應作“南京右副都御史”。又陸、李二本皆謂漁山為訥七世孫，應以十一世孫為是。參閱李秋《吳漁山先生行狀》注(4)、(5)。
- (5) 母守節：李本作“其母守節”。
- (6) 潔清自好：李本作“清潔自好”。
- (7) 都不屑意：陸、李二本作“多不屑意”。
- (8) 學琴二句：陸、李二本作“學琴於陳高士硯阮，皆得其指授矣”。陳垣《校釋》：“硯《樸村集》本作岷，其人名岷，字山民，見《海虞畫苑略》。《墨井詩鈔》謂學琴於山民陳先生之門是也。阮《樸村集》本作既，屬下為句，謂既皆得其指授矣；陸本誤作阮，李本因之，屬為上句，故李撰《墨井行狀》亦作陳高士硯阮，此大誤也。”
- (9) 高堂：《樸村集》與陸本作“堂上”。
- (10) 不輕出：《樸村集》本漏“出”字，據陸、李二本補。
- (11) 真跡：原作“真蹟”。晝夜伏習：李本作“日夜復習”。
- (12) 冥心默契二句：李本作：“實心默會古今神髓於腕下。”王時敏《王奉常書畫題跋·題吳漁山臨宋元畫縮本》：“漁山索觀余所藏諸畫，隨臨倣縮作小本，間架草樹，用筆設色，一一亂真。……是真刻刺神技，斲輪妙手，冥心默契，不可思議者也。”
- (13) 而屈服句：李本作“同輩為之屈服”。
- (14) 其為詩：李本作“其為詩也”。稱之曰：李本作“嘗稱之曰”。
- (15) 亦云然：李本作“亦曰然”。
- (16) 詩草：李本作“詩稿”。
- (17) 嘗遊吳興：嘗，《樸村集》作“常”，據陸、李二本改。吳興，郡名。三國吳寶鼎元年置，治所在烏程（今浙江吳興）。隋開皇九年廢。仁壽二年置湖州。宋寶慶初改為安吉州，元改為湖州路，明改為府，清因之。故歷來以吳興為湖州的別稱。
- (18) 郡守：指湖州知府吳綺。

- (19) 謁入未即見：李本作“入未即見”。
- (20) 醉翁亭記：宋歐陽修撰，蘇軾書，為東坡傳世名跡之一。
- (21) 儻其寮：李本作“就其寮”。
- (22) 三四日：李本作“三日”。
- (23) 逆旅之人：陸、李二本作“逆旅主人”。
- (24) 欣欣二句：李本作：“欣欣然若有所得，不告太守而去。”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康熙五年（1666）條：“《墨井道人傳》言先生嘗遊吳興，謁其郡守，弗告而去。當在此年。郡守江都吳蘭次綺。（王暉）《今世說》四稱其官湖州守，喜與賓客遊。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卒以是罷官。”漁山之謁見蘭次，參閱《墨井畫跋》第六則。
- (25) 母歿後四句：李本作：“母沒後，其妻亦喪，雖有二子，亦竟棄其家矣。”
- (26) 東浮海：李本作“於是浮海”。
- (27) 其畫三句：李本作：“其畫益奇，非學力所能臻也。故購之者益難矣。”陳垣《校釋》：“李本添字太多，文筆蕪稚。墨井僅至澳門，未至西洋，經數萬里句，稍過其實。”
- (28) 為王翬石谷三句：李本作：“姓王名翬，號石谷，亦名滿天下，持縑素者日塞其門。”持縑素句，蘇軾《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當為典據。
- (29) 皆得飽所欲三句：李本作：“皆得飽所欲以去，而漁山踰伏海濱而隱。”隱隱，《樸村集》作“隱之”。
- (30) 兩人今皆二句：李本作：“兩人今皆八十有四，王公八十餘時。”黃公望，《樸村集》作“王公望”，蓋手民之誤。陸本校讐頗精，匡其不逮。李本改作“王公”，又以石谷年不滿九十，將“九十餘”改為“八十餘”，可謂淺人率改，畫虎不成。援庵先生《校釋》言：“今以李本為主，而以二本校釋之，以見古本之不可輕改焉。”
- (31) 時時二句：李本作：“時時棹一葉之扁舟，徜徉於虞山之下。”
- (32) 意亦二句：李本作：“意亦山水之鍾靈耶？是以得遊戲於翰墨之間。”

(33) 而交石谷甚歡：李本作“與石谷交”。康熙二十五年(1686)夏，石谷與惲南田同遊崑山，客玉峰園池，張雲章、顧祖禹等皆豫其勝遊，看桂賞月，留連詩酒，南田與石谷為雲章合作《詩畫冊》，以紀良會。參閱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一四。

(34) 然道人三句：李本作：“時言及道人之高志，相與歡然者久之。”陸本“道人高致”作“道人之高致”；“石谷子”作“即石谷子”。

(35) 余見其筆墨寡：陸本作“余見筆墨甚寡”；李本作“但墨井之筆墨甚寡”。

(36) 其徒句：李本作：“其徒陸上游貽予一小幅，得之不勝狂喜。”

(37) 余家漢昭羅致特多：陸本作“余家北田子羅致之特多”，李本無此句。余每過其處：李本“余”作“予”。徬徨歎息：李本作“往往徬徨歎息”。陳垣《校釋》：“陸上游即刻《墨井詩鈔》之陸道淮。……漢昭張觀光，亦嘉定人，……李本刪其人，則所謂每過其處者何處也？”

(38)《樸村集》本無此句。

吳漁山先生行狀⁽¹⁾

李 枋

先生姓吳，名歷，號漁山，⁽²⁾江蘇常熟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故又號墨井道人。⁽³⁾生於明崇禎四年辛未。西曆一千六百三十一年。⁽⁴⁾都察御史吳文恪公訥，⁽⁵⁾於先生為七世祖。⁽⁶⁾

父早世，母賢，善教之。⁽⁷⁾受業於陳孝廉確菴，學帖括，為邑諸生。⁽⁸⁾性沈靜，清潔自持，不與俗子伍。⁽⁹⁾問詩於錢宗伯牧齋，⁽¹⁰⁾學畫於王太常煙客，⁽¹¹⁾學琴於陳高士砥，既均得其心傳，⁽¹²⁾學藝因之大進。以畫之可取潤以奉

母也，⁽¹³⁾尤致力於丹青。而最工山水，迄今存其一者，非數百金不可致。

先生娶某氏女，⁽¹⁴⁾生二子。既而母歿，先生哭之哀，⁽¹⁵⁾自是鬱鬱不得志。祿位非其所好，惟念人生於世，住苜數十年，非偶然而生，偶然而卒。其生也必有所由來，其卒也必有所攸歸。思久之，不得透其昧。

嗣聞天主教名，與教士交善，⁽¹⁶⁾考問教理，恍然於惠迪吉從逆凶之真旨，決意皈依，受洗入教。高氏《傳教志》謂先生母歿後進教，不知在何年。⁽¹⁷⁾既而妻亦亡，漸萌修道志。思入耶穌會，發三絕願。⁽¹⁸⁾三絕者，絕色守鰥貞，絕財甘貧乏，絕意從長命也。

商之教士，教士曰：“善。”迺謀所以實踐之。會柏司鐸應理，⁽¹⁹⁾有羅馬之行，先生欲與俱往。先生何故欲往羅馬，不可考，大約為人會計。⁽²⁰⁾乃部署家事，棄二子而登程。年已五十有一，此康熙二十年事也。⁽²¹⁾

比抵澳門，寓耶穌會教堂。堂名三巴，即聖保祿之名首音。⁽²²⁾院長某，⁽²³⁾知先生意，請留此修省，免數萬里跋涉之勞。先生曰：“諾。”於是西行之意絕，而柏子獨往羅馬。⁽²⁴⁾

明年，先生入會。⁽²⁵⁾初學會規，兼讀辣丁、神學、教律諸書。⁽²⁶⁾閱二年，發三絕願。康熙二十七年西曆一千六百八十四年七月初六日，⁽²⁷⁾某主教行禮，⁽²⁸⁾晉先生司鐸職，⁽²⁹⁾年已五十有八。⁽³⁰⁾後回滬，傳教於上海、嘉定等處，見費氏《西華傳略》，⁽³¹⁾薛氏《教士總錄》，⁽³²⁾高氏《江南傳教志》。先後凡三十載，有聖德名，康熙戊戌正月二十五日，病終於上海，壽

八十有八，葬上海南門外耶穌會墓中。⁽³³⁾

先生有《墨井詩鈔》、《三巴集》、《題跋》各一卷，迄今可考。又有《桃溪集》、《寫憂集》、⁽³⁴⁾《暫永篇》各一卷，⁽³⁵⁾已不可得。

先生洗名西滿·沙勿略，西姓雅古納(a Cunha)。⁽³⁶⁾蓋當時之華教士，皆有西文姓也。費氏謂先生成教士後，將其往日所畫，有違教理者，以重價購回。⁽³⁷⁾其信道之誠如此。

宣統元年五月，耶穌會後學李杕敬撰。

- (1) 見李本《傳記》；又見《聖教雜誌》第二六卷第八期(1937年8月)。
- (2) 號漁山：龐鴻文光緒《常昭合志稿》三二及張庚《國朝畫徵錄》中俱作“字漁山”。“號”應為“字”之誤。
- (3) 所居二句：道光《常昭合志》作：“所居有言子墨井，自號墨井道人。”故“又號”應作“自號”。
- (4) 生於二句：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156傳《吳歷》稱，漁山1631年(崇禎四年)生於常熟。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233傳則稱其生於1632年(崇禎五年)8月1日。應以後者為是。
- (5) 都察御史吳文恪公訥：康熙《常熟縣志·人物》及《明史·吳訥傳》俱載，訥於宣德五年(1430)陞南京右僉都御史，晉右副都御史，掌院事。稱為“都察御史”，不確。
- (6) 於先生句：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吳節母王孺人贊》及陳瑚《確庵文稿·吳節母王孺人墓誌銘》俱載，漁山之母王孺人“嫁吳文恪公十世孫士傑”。七世祖，應為“十一世祖”之誤。
- (7) 父早世三句：錢謙益《吳節母王孺人贊》：“崇禎初，士傑輓漕歿於燕。母……撫三子皆成立。”陳瑚《吳節母王孺人墓誌銘》：“崇禎初，士傑客死。孺人稱未亡人，撫三子皆成立。”
- (8) 受業於三句：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此沿《嘉定志》之誤也。

《墨井道人傳》無是說。《虞陽科名錄》順治、康熙生員中亦無先生名。惟《國朝練音初集》謂先生為常熟諸生，《練川名人畫像》因之，《嘉定志》亦因之。常熟人著述如《海虞畫苑略》、《常昭志》均無是說。《海虞詩苑》稱先生為‘吳高士’，允矣。事關先生出處，不可不辯。”

- (9) 性沈靜三句：陳瑚《吳節母王孺人墓誌銘》：“海虞吳子漁山學於吾門，其人讀書修行，……莊莊乎士也。”光緒《常昭合志稿·人物·畫家》：“為人簡遠不群。”
- (10) 問詩句：錢謙益《吳節母王孺人贊》：“少子歷，能詩有聞。”參閱錢謙益《桃溪詩稿序》。
- (11) 學畫句：光緒《常昭合志稿·人物·畫家》：“善山水，嘗學筆法於太倉王奉常，沈鬱厚重，深得其傳，奉常亟稱之。”
- (12) 學琴二句：原文作：“學琴於陳高士砥阮，均得其心傳。”陳高士砥，魚翼《海虞畫苑略·國朝》：“陳岷字山民，程孟陽(嘉燧)高足也。工畫，蕭蕭數筆，殊有遠韻。……善鼓琴，得虞山正派。間為小詩，亦有別趣。”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順治九年(1652)條：“學琴於陳岷，當在此數年。……山民名岷，……先生《葑溪會琴圖》跋作石民，……疑山民又名岷，號石民也。或作岷阮者，蓋因《墨井道人傳》誤字而誤，阮為既之譌，原文屬下為句也。”
- (13) 取潤以奉母：謂獲取潤筆之資，以奉養寡母。
- (14) 娶某氏女：羅文藻主教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為吳漁山等三名華籍司鐸祝聖後，上教皇和羅馬傳信部書，謂漁山“曾兩度結婚”。見方豪《吳漁山神父領洗年代、晉鐸地點及拉丁文造詣考》。
- (15) 既而母歿二句：陳瑚《吳節母王孺人墓誌銘》載，漁山於順治十七年(1660)夏曾請陳瑚為寡母撰傳讚，瑚逡巡未及為。“客歲春，漁山則又涕泣而來告曰：‘歷母以某月某日，從先君子地下矣。將卜日啓墓而祔焉，夫子其賜之銘。’”陳瑚《墓誌銘》作於康熙二年(1663)，謂客歲存來告，則漁山母王孺人卒於元年(1662)，漁山時年三十一歲。
- (16) 與教士交善：漁山《湖天春色圖》款題：“疇函有道先生，僑居隱於婁水。予久懷相訪而未遂。於辰春從遊遠西魯先生，得登君子之堂。”陳

- 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考辰春為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春,漁山時年四十五歲。遠西魯先生為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此為漁山與西洋教士往還見於記載最早者。
- (17) 決意皈依四句:方豪《吳漁山神父領洗年代、晉鐸地點及拉丁文造詣考》引康熙二十七年(1688)羅文藻上教皇及傳信部書,謂由其祝聖的三位中國耶穌會士,“第二人名 Simom Xavier a Cunha,中文名吳歷,……自幼領洗”。此謂與教士往還或母歿後入教,不確。高氏《傳教志》,指高龍鞏(Colombel)《江南傳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5卷,徐家匯1895—1905年法文版。見該書cf. 2, p. 381。
- (18) 發三絕願:又稱發願、三願或三絕誓願。羅馬教廷規定,各類修會會士或修女入會須發三願,即神貧願,不具私產,又稱絕財;貞潔願,不結婚,又稱絕色;聽命願,服從長上,又稱絕意。
- (19) 柏應理:1622—1693,字信未,西文名 Philippe Couplet,比利時人。生平詳下文。
- (20) 關於漁山欲往羅馬的原因,Theodore Nicholas Foss: *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福斯:《柏應理和沈福宗的歐洲之行》),Jerome Hegndrickx, *Philippe Couplet, S. J.,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見韓德力編:《耶穌會士柏應理:把中國帶進歐洲的人》),pp. 122 - 123, 126 - 127 載稱,柏應理於1680年(康熙十九年)被任命為耶穌會中國副省司庫,奉派前往羅馬,其上司決定挑選若干優秀而年輕的中國人隨同前往,以便培養為司鐸,最初有五名候選人被挑選出來,漁山為其中之一。
- (21) 年已二句:《墨井畫跋》第六十九則:“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又陸希言《澳門記》:“予於康熙庚申之冬仲,追隨信未柏先生至其地。”康熙庚申冬仲即十九年十一月(1680年12月21日至1681年1月19日)。故“年已五十有一”,應作“年垂五十”;康熙二十年事,應作“康熙十九年事”。
- (22) 三巴為西文 San Paulo(聖保祿)的音譯,謂為首音不確。
- (23) 院長:指駐於三巴堂的澳門耶穌會會院院長。即畢嘉(Giandomenico

- Cabiani)。
- (24) 關於漁山未能前往羅馬的原因,Jerome Hegndrickx 前引書稱,漁山於1680年10月隨柏應理到達澳門,當時在澳的畢嘉已繼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任中國副省會長,他祇允許最年輕的沈福宗等兩名中國人前往羅馬,漁山等被禁止隨同前往。此處略有出入。
- (25) 明年二句: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156傳:“已而未能借應理西行,乃在澳門入耶穌會,改其名曰 Simon Xavier a Cunha。”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233傳:“進入初修院: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於澳門。”所據資料蓋與李杕相同。然據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日本、中國檔》的檔案及相關文獻,漁山赴澳後,進入設於三巴靜院之華人初學院,1682年7月31日在杭州入會,1684年7月31日在南京發初願。參閱 Noël Golvers, *François de Rougemont, S. J., Missionary in Ch'ang - shu: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and the Elogium*, p. 416 等。
- (26) 初學會規四句:陸希言《澳門記》:“聖保祿堂,俗稱訛為三巴,是耶穌會士所居。修雖苦而行不外露,禮從俗而規矩愈嚴。”
- (27) 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即西曆1688年8月1日。
- (28) 某主教:指羅文藻,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廣州祝聖為主教,時在南京主教任上。
- (29) 晉先生司鐸職:司鐸,又譯司祭。天主教神甫的正式品位職稱。譯自拉丁文 sacerdotes。最初譯為撒責爾鐸德,簡稱鐸德,後採用儒家“司政教時振木鐸”的說法,寓意於神甫振鐸宣教,遂改譯為司鐸。至於漁山晉鐸的地點,有澳門、杭州、上海等說。本篇即屬主澳門說者。方豪《吳漁山神父領洗年代、晉鐸地點及拉丁文造詣考》譯自羅文藻致羅馬傳信部拉丁文信函稱:“今日本人在南京耶穌會教堂舉行主教大禮彌撒,為華籍劉姓耶穌會士 Blasius Verbiest 晉陞司鐸。……此兩經本人及宗座書記、副主教蓋章。一六八八年八月一日、主日,發自南京。”“與上件相同繕抄書函,同時頒發耶穌會士華籍司鐸吳歷(Simon Xaverius U)又萬其淵(Paulus Vanhes Van),由余親筆繕寫並蓋章。一

六八八年十月三日南京。”可知晉鐸地點為南京。

(30)五十有八：漁山是年五十七歲，此處不確。

(31)費氏《教士傳略》：即費賴之(Louis Pfister)《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932、1934年上海版。馮承鈞譯的完整中譯本為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

(32)薛氏《教士總錄》：指薛孔昭(Sica)《耶穌會神甫和修士名錄》(*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1892年上海版。

(33)康熙戊戌四句：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康熙五十七年(1718)條：“八十七歲，……聖瑪弟亞瞻禮日，先生卒，見墓碑。是為陽曆二月廿四日，即本年正月廿五日。……葬上海南門外，由同會修士孟由義(Emmanuel Mendes)立碑，碑存今聖墓堂，題曰‘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此謂卒年八十八歲，蓋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156傳1631年生之說推算而來。應以八十七歲為是。

(34)桃溪集、寫憂集：詳本書下文。

(35)暫永篇：未見。篇名蓋取自張衡《西京賦》“暫勞永逸”，寓一時勞苦而永遠安逸之意。

(36)先生洗名二句：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吳歷》：“惟耶穌會檔案中，……其受洗名西滿·沙勿略 Simon Xaverius；並循當時習俗，取葡式名 a Cunha(雅古訥)。”

(37)費氏謂四句：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156傳作：“先是歷未入教時所繪諸畫，間有涉及迷信者乃訪求之，得之輒投諸火。”未入教，應作“未入會”。

卷一 寫憂集⁽¹⁾

寫憂⁽²⁾

十年萍跡總無端，⁽³⁾慟哭西臺淚未乾。⁽⁴⁾到處荒涼新第宅，幾人惆悵舊衣冠？江邊春去詩情在，塞外鴻飛雪意閒。⁽⁵⁾今日戰塵猶不息，共誰沈醉老漁竿？⁽⁶⁾

(1)本卷題目據《寫憂集》清抄本，陸、顧、李三刻本作《墨井詩鈔》。茲以清抄本為主，與三刻本互校。

(2)寫憂：題目據清抄本，三刻本作《無端次韻》。

(3)萍跡：喻行蹤不定。猶萍蹤。牟融《有感》詩：“十年飄泊如萍跡，一度登臨一悵神。”無端：無因。宋玉《九辯》：“蹇充偃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引申為無緣無故。

(4)慟哭西臺：西臺，指浙江桐廬縣富春江畔嚴子陵釣臺之西臺。樂史《太平寰宇記》：“嚴子陵釣壇，在桐廬縣南大江側。壇下連七里瀨富陽縣赤亭里，即嚴陵釣於此，有臺基存。”錢謙益《早發七里灘》詩：“欲哭西臺還未忍，暎空朱囑響雲端。”

(5)塞外鴻飛：塞鴻，猶塞雁，邊塞之雁。雁為候鳥，秋季南來，春季北去。古代詩人常用塞鴻或塞雁作比，懷念遠離家鄉的親人。鮑照《代陳思王京洛篇》：“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鴻。”

(6)老漁竿：謂與漁竿相伴，臨流垂釣以終老。

本卷之稱爲《寫憂集》，蓋以發端於《寫憂》一詩而得名。陳垣先生《墨井集源流考》稱：“康熙元年（1662），漁山喪母後，頻客吳興，有《寫憂集》，即余懷所序者是也。”（《吳漁山先生年譜》下，頁55）然此詩所寫者爲明亡之憂，非喪母之憂。

明亡後的最初十年，留給明遺民的是充滿血淚和辛酸的記憶。嶺南遺民陳恭尹有句云：“十載愁人拜古祠。”（《厓門謁三忠祠》）何鞏道句云：“十年王謝半爲僧。”（《元夕坐西山草堂感舊》）與此詩首聯“十年萍跡”之句可稱同調。易代之際，衣冠之族，半破其家。漁山爲名家子，蓋物傷其類，復自傷身世，故領聯二句云云。清朝統治者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有正義感的漢族士大夫備受摧殘和鎮壓，江南名士遺戍遼陽和寧古塔者相續於道，“塞外鴻飛”蓋有所指。而從“戰塵不息”一語，可知此詩大約作於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圍攻南京稍後。

秋 夜

秋夜眠無著，⁽¹⁾ 秋聲雙耳盈。⁽²⁾ 風多沈鼓角，⁽³⁾ 月小暗山城。野哭那能絕，⁽⁴⁾ 戰爭殊未平。故人何處宿？惆悵淚縱橫。

(1) 無著：無所執著。劉長卿《題王少府堯山隱處簡陸鄱陽》詩：“群動心有營，孤雲本無著。”此謂任由思緒馳騁，不著意於入眠。

(2) 秋聲：秋時西風作，草木零落，多肅殺之聲，曰秋聲。孟郊《分水嶺別夜示從弟寂》詩：“古木搖霽色，高風動秋聲。”

(3) 鼓角：戰鼓和號角，軍中用以傳號令壯軍勢。杜甫《閣夜》詩：“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4) 野哭：哭泣於曠野。杜甫《閣夜》詩：“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

這是一個不尋常的秋夜：滿耳肅殺的秋聲中，夾雜着城頭陣陣沈厲的鼓角，戰亂中流離道路的百姓，從曠野傳出陣陣悲慘的號哭。詩人本來無意入眠，任由思緒馳騁。此時觸景生情，懷念亂離中的故人，今夕不知寄宿何處，不禁滿懷惆悵，熱淚縱橫。而從“戰爭殊未平”句，可知這首詩與《寫憂》大約作於同時。

病 馬

毛骨尚殊衆，⁽¹⁾ 秋深奈病何？戰場空草綠，壯士且悲歌。力盡塵無限，嘶殘歲幾多？⁽²⁾ 主恩知不淺，淚血灑晴莎。⁽³⁾

(1) 毛骨：毛色和骨相。韓愈《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詩：“毛色桃花眼鏡明。”杜甫《房兵曹胡馬》詩：“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

(2) 嘶殘：嘶，發聲淒楚哽噎。殘，殘缺，剩餘。此形容馬鳴時聲含悲咽，有氣無力。

(3) 晴莎：晴日的莎草。許渾《鄭侍御廳翫鶴》詩：“碧天飛舞下晴莎，金閣瑤池絕網羅。”莎，草名。此作草的通稱。

杜甫《病馬》詩云：“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沈吟。”從杜詩可見詩人愛物之心，從此詩則可見詩人之懷抱。

漁山作爲在明清易代之際的腥風血雨中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明遺民，早年大約亦萌發過參加抗清復明運動的想法。然以寡母尚在，抗清形勢又每況愈下。漁山十九歲時，瞿式耜在桂林殉難；十八歲時，鄭成功圍攻南京，不久敗退，此後復明運動已成強弩之末。這首詩描繪毛骨殊衆而卧病深秋，力盡嘶殘而淚灑晴莎的馬，和面對着血沃草肥、空無一人的戰場而慷慨悲歌的壯士，抒

寫報國無門的感慨，可視為漁山早年心境的寫照。

此外，漁山的儒學之師陳瑚有《病馬五首次曹唐韻，維夏、九日、伊人同作》，見《確庵文稿》七《山樓集》。許旭（字九日）有《病馬詩次曹唐韻》四首，即確庵所謂“同作”，見《秋水集》上。又漁山畫學之師王時敏第九子王抃有《病馬》三首，見《巢松集》三，第一首云：“力盡為人棄，驅馳畢此生。逢秋悲更切，見獵恨難平。月認邊烽影，風疑戰鼓聲。亦知伯樂少，不敢向人鳴。”可見借病馬為題抒寫懷抱和抑鬱，為當年志節之士的一種風氣。

避地水鄉⁽¹⁾

二年身世歎如萍，⁽²⁾兩鬢相看白漸生。⁽³⁾舊里悲秋惟蟋蟀，⁽⁴⁾異鄉愁雨共鷓鴣。⁽⁵⁾南中見說收番馬，⁽⁶⁾京口猶聞拔漢旌。⁽⁷⁾安得此時爭戰息，還家黃葉滿溪迎。

(1)避地：因避災禍而移居他處。《後漢書·許劭傳》：“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

(2)二年：指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圍攻南京以後的兩年。

(3)鬢：《寫憂集》作“髻”，鬢角。

(4)舊里句：順治十八年（1661）錢謙益《丁老行送丁繼之還金陵兼簡林古度》詩句云：“闔閭城上晝吹角，闕宮清廟圍旗槍。腥風愁雲暗天地，飛雁不敢過迴塘。況聞戍守連下邑，鷓鴣離犬皆驚惶。”（《牧齋有學集》一一）陳瑚《入周市》詩：“江村小市遠風塵，亂後人煙慘澹新。夜宿侵霜無四壁，晨春乞火少比鄰。兒愁馬過柴門閉，婦怨兵來酒甕貧。見說提船供轉戰，家家漁艇罷垂綸。”（《確庵文稿》四）皆寫當年常熟及其附近鄉邑的殘破景象，可為注腳。

(5)鷓鴣：水鳥名。《本草綱目·禽部·集解》：“鷓鴣，水鳥也，出南方池澤。似鴨綠衣。人家養之，馴擾不去。可厭火災。”張籍《春堤曲》：

“野塘鷓鴣飛樹頭，綠蒲紫菱蓋碧流。”

(6)南中句：南中，為南京的別稱，猶稱蘇州為吳中。如吳梅村有《甲申十月南中作》詩，陳瑚有《讀吳梅村宮詹南中雜詩卻寄》三首。順治十六年五月，鄭成功乘清軍攻雲南，江南防禦空虛，率甲士十七萬，合張煌言軍大舉北上。六月克瓜洲、鎮江。七月下長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二縣，圍困南京。

(7)京口句：京口，古城名，故址在今江蘇鎮江市。東漢末、三國吳時稱為京城。東晉南朝時，通稱京口城。為長江下游軍事重鎮和首都建康（今南京市）北方門戶。順治十六年七月，鄭成功因中清兩江總督卞廷佐的緩兵之計，輕敵遇襲，倉卒敗退，鎮江、瓜洲等前復州縣盡失。

在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圍攻南京之役興起後，漁山家鄉常熟由於南瀕長江，境內白茆港一度為義軍水師所據；又當清兵南下要衝，兵戈擾攘；加上地方當局大肆搜捕迫害抗清人士，闔境深受其害。詩人大約在戰事發生後，曾率家人逃至鄰近水鄉避難。兩年間艱苦備嘗。雖在壯年，鬢已先斑。仍然欲歸不得，遂有此詩之作。腹聯上句，寫抗清義師在江南大敗清軍；下句寫義師倉卒撤退，鎮江等地被清軍奪回。詩人此時雖備受兵戈戰亂之苦，然遣辭以漢旌喻義師，以番馬喻清軍，敵我分明，正是明遺民本色。結聯二句，則反映了江南百姓要求結束戰亂，重享太平的強烈願望。

讀西臺慟哭記（三首）⁽¹⁾

宋遺民謝翱有《西臺慟哭記》，⁽²⁾西臺在富春江上。⁽³⁾

望盡厓山淚眼枯，⁽⁴⁾水寒沈玉倩誰扶？⁽⁵⁾歌時敲斷竹如意，宋囑於今化也無？⁽⁶⁾

(1)西臺慟哭記：至元二十七年文天祥忌日（1291年1月），宋遺民謝翱

與友人同登富春江畔嚴子陵釣臺之西臺，設天祥牌位而祭之，遂有《西臺慟哭記》之作。

- (2) 謝翱：字臯羽，號晞髮子，福建長溪人。嘗為文天祥諮事參軍。宋亡，天祥被俘不屈死。悲不能禁，每逢天祥忌日，必集同志於名臺，慟哭祭之。卒後葬於子陵臺。有《晞髮集》。
- (3) 富春江：浙江在富陽、桐廬縣境內的一段，為風景幽勝之區。以上二句為李本所加。
- (4) 厓山：山名，又稱厓門山，在廣東新會南大海中，與湯瓶嘴對峙如門，形勢險要。南宋祥興二年（1279）二月，宋軍統帥張世傑在厓門與元軍決戰，兵敗身亡；丞相陸秀夫負宋帝昺在厓山蹈海殉國，宋朝滅亡。
- (5) 水寒沈玉：沈玉，美玉沈沒不見，喻美好之物消失。元稹《論寶》詩：“沈玉在弱泥，泥弱玉易沈。”此隱寓陸秀夫負宋帝昺在厓山蹈海殉國。
- (6) 朱囑：朱鳥之囑。囑，鳥嘴。通喙。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宋遺民所知傳·謝翱》：“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翱挾酒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爵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傷之。”

二

夢裏尋真恐未真，欲將遺語訴蒼旻。⁽¹⁾榜中悔聽西來雨，⁽²⁾不洗當年卸甲人。⁽³⁾

- (1) 蒼旻：天。《爾雅·釋天》謂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孟郊《贈李觀》詩：“願君語高風，為余問蒼旻。”謝翱《西臺慟哭記》：“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樹、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以上二句隱括其意。
- (2) 榜中：榜，船槳。李賀《馬詩》：“催榜渡烏江，神駝泣向風。”此猶舟

中。《西臺慟哭記》載，謝翱在西臺祭文天祥畢，“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於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西來雨：謝翱《哭所知》詩云：“總戎臨百粵，花鳥瘴江村。落日失滄海，寒風上薊門。雨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欲哭山陽笛，鄰人亦不存。”蓋謂雨為天祥碧血所化。又翱《江上別友》詩云：“相看仍慟哭，欲學晉諸賢，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其時富春江上有雨，此句亦為寫實。

- (3) 當年卸甲人：指謝翱。《西臺慟哭記》：“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黃宗羲《西臺慟哭記注》：“景炎二年（1277）正月，公移屯漳州龍巖縣，三月，至梅州。臯父別公，在是歲之春。”以上二句意思說臯羽祭文丞相畢，返回舟中，風雨驟至，使他後悔剛纔不留在西臺上，讓凜冽的寒風，捲着由文丞相碧血化成的天雨，盡情地傾瀉，蕩滌他這位麾下舊部的身心。

三

風煙聚散獨悲歌，⁽¹⁾到處山河絮逐波。⁽²⁾最是越中堪慟處，⁽³⁾冬青花發影嵯峨。⁽⁴⁾

- (1) 風煙：報警的煙火，即烽煙。杜甫《秋興》詩：“萬里風煙接素秋。”
- (2) 到處句：文天祥《過零丁洋》詩：“山河破碎風飄絮。”此寓其意。
- (3) 最是句：至元十五年（1278），江南僧都統楊璉真加發杭州、紹興南宋趙氏諸陵，攫取金玉珠寶，斷肢焚骨，棄骨叢莽。
- (4) 冬青：長綠喬木名。終年長綠不凋，故古詩文中多用作長綠不凋意。《文選》張平子（衡）《東京賦》：“永安離宮，修竹冬青。”《注》：“冬青，謂不凋落也。”嵯峨：山高峻貌。此形容丹青樹。邵廷采《宋遺民所知傳·謝翱》：“初抵會稽，與故將作監簿王英孫交，望哭宋諸陵。及唐珏、林景熙等收遺蛻，翱為之畫策。故有《冬青引》贈珏，曰：‘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

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哦，陸、顧、李三本作“峩”。

清初江南明遺民的精神領袖黃宗羲，於崇禎十一年（1638）為《西臺慟哭記》作注。七年後遂有甲申之變，自謂：“所遇之境一如臯羽。”宗羲復有《冬青樹引注》，與《西臺慟哭記注》並傳於世。汲古閣主人毛子晉，崇禎末年亦曾遍搜《宋遺民忠義錄》、《西臺慟哭記》及《河汾谷音》諸詩，刻而傳之，不久遂有甲申、乙酉之變。因自歎：“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神憑依其間，即予亦不知其何為也。”（徐珂《清稗類鈔》第九冊）

明亡後，宋遺民謝翱等成為明遺民最為心儀的異代同調，西臺、冬青與厓山、心史同為明遺民寄託心聲的吟詠題材。陳瑚有《和友人讀西臺慟哭記》，見《確庵文稿》四。方文《六聲猿·謝臯羽慟哭西臺》詩云：“巖子灘頭風雪飄，生芻一束薊門遙。傷心豈獨悲柴市，萬古厓山恨不銷。”（《蠡山集》一二）連曾經失節的錢謙益、吳偉業也不例外。吳偉業有長詩《毛子晉齋中讀吳匏庵手抄宋謝翱西臺慟哭記》。（《吳梅村全集》一）錢謙益則一再以西臺形諸吟詠。如《戊戌新秋日吳巽之持孟陽畫扇索題為賦十絕句》第九首：“祇應把向西臺上，東海秋風哭幾回。”《五日泊陸州》詩：“千里江山殊故國，一杯天地在西臺。”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中一再提及。

漁山曾從陳瑚遊學於毛氏隱湖草堂，又從錢謙益學詩。這三首詩和《寫憂》之作，與當年明遺民可謂同聲相激，同氣相求。

同陳南浦過橫塘⁽¹⁾

橫塘西去路微茫，鷓首看山喜欲狂。⁽²⁾兩岸流雲春雨

亂，⁽³⁾群峰飛雪野花香。時危不易論詩史，⁽⁴⁾世醉寧知飲蔗漿。⁽⁵⁾愛此一方煙水闊，後期垂釣送斜陽。

(1) 陳南浦：光緒《常昭合志稿·人物·文學》：“陳帆字際遠，號南浦，篤學好修。詩宗晚唐，畫宗梅道人（吳鎮），字宗柳誠懸（宗元）。三藝中書法尤勝，人亦狷潔。”橫塘：地名。在今江蘇吳縣西南，清代位於蘇州城胥門外。李流芳《檀園集·江南卧遊册題詞》：“去胥門九里，有村曰橫塘，山夷水曠，溪橋映帶村落間，頗不乏致。予每過此，覺城市漸遠，湖山可親，意思豁然，風日亦為清明，即同遊者未喻此樂也。橫塘之上為橫山。”常熟至蘇州相距百里，當年為一日路程。

(2) 鷓首：船頭，也指船。《文選》張平子（衡）《西京賦》：“浮鷓首，翳雲芝。”薛綜《注》：“船頭象鷓鳥，厭水神。”

(3) 流雲：飄動的煙雲，裴子野《上朝值雪》詩：“集霰淪丹轂，流雲飄繡柱。”

(4) 時危：《寫憂集》作“危時”，此據陸、顧、李三本。詩史：唐杜甫詩多有敷陳時事如史者，時人稱為詩史。孟綰《本事詩》：“杜（甫）逢（安）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此指詠諷時事的詩篇。

(5) 蔗漿：甘蔗汁。杜甫《進艇》詩：“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

此首詩腹聯上句“時危不易論詩史”。錢謙益於順治十七年甲子（1660）作《題陳南浦山曉窗詩》稱：“十餘年來，後生俊民，握管揮毫，摩厲以趨詞壇者，項背相望。陳子南浦，其一人也。陳子少而學富，齒壯而才老。讀其詩，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憂憂然有補於世，則差敗，洗滌忍，而不屑以裨販剽賊為能事，其志之所存遠矣。……以余為識道之老馬，過而問津焉。”與漁山同里，同有詩、畫、書三絕之譽的陳南浦，應屬於較漁山年歲稍長而輩份相近的明遺民。他們同問詩於錢謙益，同受其以詩傳史的詩教，故此句可視

為對復明運動局勢危殆和清政府的高壓政策發出的感慨。

結聯末句云：“後期垂釣送斜陽。”將陳南浦引為足以遺世偕隱的知己。浮屠中之遺民槩庵和尚（即熊開元，南明隆武朝大學士，事敗棄家為僧），則欲引南浦一心向佛以參居士禪。其《與陳南浦帆公》稱：“南浦天資，於世間五慾，外無耽染，內鮮追求，生成一山水中道人骨子，獨以時節未至，於道有一綫之隔。……今已令其閣筆，一意體取大道。居士腕下有神，不可不飛來探索，一經予指畫，則木石皆靈，楮墨間自然光發，此回別去，乃不復吳下阿帆。”（《槩庵別錄》二）漁山為修士前亦喜與僧人往還，與南浦可謂同調。

哭臨桂伯瞿相國⁽¹⁾

桂林未遂知銜恨，⁽²⁾ 蔓草空遺淚眼看。⁽³⁾ 庭蘚尚餘行跡在，⁽⁴⁾ 秋螢爭奈映書殘。⁽⁵⁾ 椿存破宅吟風冷，⁽⁶⁾ 雁宿荒磯怯雨寒。回首自懸孤劍後，⁽⁷⁾ 白楊蕭瑟路漫漫。⁽⁸⁾

(1) 詩題據《寫憂集》清抄本，陸、顧、李三本作《哭友》。臨桂伯瞿相國：即瞿式耜。參閱馬良《墨井集序》注(3)。

(2) 桂林未遂：瞿式耜於永曆元年（順治四年，1647）清軍陷肇慶後留守桂林。屢次上疏勸阻永曆帝逃跑，還都桂林，不納。至四年（順治七年，1650）桂林陷落，不屈被殺。桂林，陸、顧、李三本作“桂枝”。

(3) 蔓草：蔓生的雜草。《詩·鄭風·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陸、顧、李三本作“詩草”。

(4) 庭蘚：庭前生長的苔蘚，喻久無人跡。

(5) 秋螢：秋夜的螢火。楊基《立秋日懷方員外》詩：“誤響聞鈴飛夜鶻，偶攤書卷落秋螢。”書殘：殘缺的書卷。

(6) 椿：木名。也作櫛。通稱香椿。

(7) 懸孤劍：獨挂劍。《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劉向《新序·徐人歌》：“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後用為心許亡友，生死不變之典。

(8) 白楊：樹名。《古詩十九首》：“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此寓其意。

瞿式耜殉難後，初葬桂林風洞山，永曆七年（順治十一年，1654）其孫昌文負骨歸葬虞山。陳瑚《瞿稼軒臨桂挽辭》有序記當時情形：“留守大學士稼軒瞿公之喪至自桂林，藩臬大吏令丞以下莫不奔走而拜之。國中縉紳先生、耆老子弟暨其門生故舊之屬，皆束芻絮酒，會哭於其丙舍之旁。蓋自國變以來，士大夫之仗節死難，成仁取義，其感人未有若此之盛者也。”（《確庵文稿》二）年青的漁山以滿腔熱血寫下了這首詩。

然而，陸刻《墨井詩鈔》將詩題改為《哭友》，“桂林”改為“桂枝”，“蔓草”改為“詩草”，以隱諱漁山與南明的關係，使人以為漁山所哭者，為一名落孫山的寒士，三百年來，如墮五里霧中。顧、李本因之。亦賴有《寫憂集》清抄本出，始發其覆。

詩中着意描寫瞿氏故宅的荒涼冷落。瞿氏舊宅有東臯草堂，坐落於常熟城北虞山東麓。吳梅村有《東臯草堂歌》和《後東臯草堂歌》，後者亦描寫瞿氏舊宅的荒涼冷落：“一朝龍去辭鄉國，萬里庠煙歸未得。可憐雙戟中丞家，門帖淒涼題賣宅。有子單居持戶牖，呼門吏怒索家錢。窮搜廢篋應無計，棄擲城南五尺山。任移花柳鄰家植，未翦松杉僧舍得。漁舟網集習家池，官道人牽到公石。石礎雖留不記亭，槿籬還在半無門。欹橋已斷眠僵柳，醉壁誰扶倚地藤。尚有荒祠叢廢棘，豐碑草沒猶堪識。階前田父早歌呼，陌上

行人增歎息。……我來草堂何處宿？挑燈夜把長歌續。十年舊事總成悲，再賦閒愁不堪讀。”可與這首詩和陳瑚《瞿稼軒臨桂挽辭》對讀。

春日煙客王夫子招遊西田⁽¹⁾

名園深隱綠陰中，小閣晴雲細路通。⁽²⁾石徑鳥翻花露白，⁽³⁾水天漁唱夕陽紅。⁽⁴⁾開簾遠岫春無限，⁽⁵⁾動壁煙波月滿空。⁽⁶⁾樽酒笙歌來共賞，⁽⁷⁾檢書看畫興何窮！

(1)煙客王夫子：指王時敏，字煙客，漁山為及門弟子，故稱夫子。西田：王時敏別業。在太倉城西十二里歸涇之上，建於順治八年辛卯（1651）時敏六十歲時，有農慶堂、稻香庵、霞外閣、錦鏡亭、西廬、語稼軒、逢渠處、巢安室諸佳勝。錢謙益為作《西田記》，吳偉業作《歸村躬耕記》。

(2)晴雲：天氣晴朗時天空中飄動的白色雲彩。蕭子雲《贈海法師遊甌山》詩：“沆寥晚霖霽，重疊晴雲新。”

(3)石徑：陸、顧、李三本缺“徑”字。花露：顧況《幽居弄》：“苔衣生，花露滴，月入西林蕩東壁。”

(4)漁唱：漁人所唱的歌。鄭谷《江行》：“殷勤聽漁唱，漸漸入吳音。”《牧齋有學集》二六《西田記》：“越長堤而西，菰蒲蔽虧，鳧鴨凌亂，清潭寫空，秀木漏日，有霞外之閣，以覽落暉，有錦鏡之亭，以俯遠水。”與以上二句寫景差近。

(5)遠岫：遠處的峰巒。謝朓《郡內高齋閒望答呂法曹》詩：“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

(6)煙波：霧靄蒼茫的水面。柳永《雨霖鈴》詞：“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錢謙益《西田記》：“廣平百里，卻望極目，玉山西南，虞山西北，若前而揖，若背而負，日落霞起，月降水昇，歸雲屬連，倒影薄射，西田之景物也。”可與以上二句對讀。

(7)樽酒句：樽酒，樽，盛酒器。張華《樂歌》：“樽酒甘，絲竹清，願令諸君醉復醒。”笙歌，奏樂唱歌。笙，管樂器名。白居易《宴散》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錢謙益《西田記》：“燕處之庵，顏曰稻香，琴書橫陳，花藥分列，凝塵蔽榻，燕寢凝香，主人所以清齋而晏晦也。”又吳偉業《和王太常西田雜興》第二首：“病酒客攜茶笋到，罷棋人簇畫圍。”可為注腳。

關於漁山始遊於王時敏之門的年代，王時敏《題吳漁山臨宋元畫縮本》：“漁山索觀余所藏諸畫，隨臨做縮作小本，……況自此與宋元人血戰，曾未匝月，見其近作扇冊，皆從諸畫中伐毛洗髓得來，脫盡向時畦徑。”（《王奉常書畫題跋》）所記應為漁山親炙之始，然未載年代。錢謙益《吳漁山臨宋元人縮本題跋》：“冬日屏居，漁山吳子，眎予手臨宋、元畫卷，……此卷真跡，皆煙客奉常藏弄。”未署癸卯仲冬十七日，即康熙二年癸卯十一月十七日（1663年12月16日），時間上當與漁山臨宋元畫縮本及王時敏題跋作於同年而稍後。故這首詩約作於康熙三年（1664）春。

吳興月夜思家⁽¹⁾

風高破屋薜蘿深，⁽²⁾乳燕空梁月滿扃。⁽³⁾竹外湖光連野白，牆頭山色向門青。遙憐稚子癡難療，未解征夫鬢易零。⁽⁴⁾花落烏程殘醉後，⁽⁵⁾何人不念故園亭？

(1)吳興：郡名。即今浙江湖州市地。參閱張雲章《墨井道人傳》注（16）。

(2)薜蘿：薜荔、女蘿。薜荔，木本植物，又名木蓮、木饅頭。女蘿，地衣類植物，即松蘿。屈原《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3)空梁：無屋脊瓦蓋的屋梁，喻屋宇殘破。薛道衡《昔昔鹽》：“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 扃：門戶。孔稚珪《北山移文》：“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

(4)鬢：陸、顧、李三本作“鬢”。

(5)烏程：縣名。戰國為楚菰城地。秦併楚，改烏程，以其地有烏、程二氏皆善釀酒而名。漢屬會稽郡。歷代相因，明清與歸安同為浙江湖州府治。

陳瑚《確庵文稿》六上《蟻橋集》有《同吳漁山過吳興》及《雨後舟泊湖州館驛河》兩詩，皆寫赴吳興沿途所見，作於康熙三年（1664）四月以前。漁山這首詩應作於此行末期，思歸之情，溢於言表。同年五月至閏六月，漁山隨陳瑚至常熟，避暑虞山破山興福寺。參閱《確庵文稿》六下《破山集》。

相城湖懷古⁽¹⁾

波浪粘天未有涯，流鶯啼處兩三家。⁽²⁾ 綠楊溪畔多漁父，烏柏門前盡落花。⁽³⁾ 荻浦中分遙岫出，⁽⁴⁾ 竹橋西轉亂雲遮。可憐一路名賢地，⁽⁵⁾ 細草荒煙日又斜。⁽⁶⁾

(1)相城湖：陳瑚《確庵文稿》六上《蟻橋集》有《相城湖懷古次漁山韻》，《原注》：“相城為石田先生故里。”沈周字啓南，號石田，所居相城里原屬長洲，後屬吳縣。

(2)流鶯：鶯，鳥。流，謂其鳴聲圓轉。高適《送楊山人歸嵩陽》詩：“夷門二月柳條色，流鶯數聲淚沾臆。”

(3)烏柏：樹名，即烏白。《樂府詩集·西洲曲》：“日莫伯勞飛，風吹烏柏樹。”又吳偉業《圓圓曲》：“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

(4)荻浦：長滿荻草的水濱。荻，草名。與蘆同為禾本科而異名，葉較蘆

稍闊而韌。陸游《閒遊所至》詩：“鷺引釣船經荻浦，牛隨牧笛入柴門。” 遙岫：遠處的峰巒。朱慶餘《望九疑》詩：“煙收遙岫小，雨過晚川新。”

(5)名賢地：指沈周故里相城。名賢，名望德才兼美之人。何延之《蘭亭記》：“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此指沈周。

(6)荒煙：煙靄迷茫無際貌。陳子昂《晚次樂鄉縣》詩：“野戍荒煙斷，深山古木平。”

這首詩約作於康熙三年（1664）四月，漁山隨陳瑚自吳興返常熟途中。

解維⁽¹⁾

纜繫孤篷又夕陽，⁽²⁾ 綠波紅處正微茫。詩中舊友經秋老，夢裏家山過雨荒。風咽雁聲飛兩兩，雲低樹色暗蒼蒼。⁽³⁾ 前溪寥落蓴鱸少，⁽⁴⁾ 張翰生涯易感傷。⁽⁵⁾

(1)解維：解開纜索，指開船。韋應物《寄大梁諸友》詩：“燕譙始云浴，方舟已解維。”

(2)孤篷：孤舟。篷，船篷，此指船。朱熹《留秀野劉丈》詩：“孤篷穩轉清灘急，十里行穿綠樹齊。”

(3)蒼蒼：深青色。《詩·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4)蓴鱸：蓴羹鱸膾。典出《晉書·張翰傳》。

(5)張翰：字季鷹，晉吳郡人。齊王司馬冏召為大司馬東曹掾。時政事混亂，翰為避禍，急欲南歸，乃托辭見秋風起，思故鄉菰菜、蓴羹、鱸魚膾，辭官歸吳。時詩人客居在外，孤篷飄泊，懷鄉思歸，故以張翰自喻。易感傷：陸本作“感易傷”。

秋日聞確庵夫子病於直水丙舍仍韻賦呈⁽¹⁾

百年地僻人難到，⁽²⁾落日柴門靜不關。窗下竹含秋作雨，墓前雲吐翠爲山。松楸路暗水多曲，⁽³⁾穉稭田空鳥自閒。⁽⁴⁾想是煙霞成痼疾，⁽⁵⁾何妨詩酒且開顏。

(1) 確庵夫子：指陳瑚。直水：地名，位於太倉蟻橋涇。丙舍：本指在墓地的丙舍，後來轉爲指停放靈柩的房屋。三國魏鍾繇有《墓田丙舍帖》，元迺賢《秋夜有懷侄元童》詩：“墓田丙舍知何所？一夜令人白髮長。”此指前者。陳溥《安道公（陳瑚）年譜》下順治十六年（1659）：“築墓蟻橋涇。價買直水田五十餘畝，將爲新阡。即開河積土，公手自封植，不惜勞瘁。”康熙元年（1662）：“七月，父莊介公卒。冬十一月，葬莊介公。自此公廬墓時多。”賦呈：陸、顧、李三本作“賦寄”。

(2) 百年地：指墓地。百年，指一生。人壽罕過百年，故以百年爲死之婉稱。

(3) 松楸：松樹與楸樹。因多植於墓地，常用爲墓地的代稱。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錢於松楸。”

(4) 穉稭：稻名。韋莊《稻田》詩：“綠波春浪滿前陂，極日連雲穉稭肥。”又蘇軾《寄吳仁德兼簡季常》詩：“門前穉稭十頃田，清溪遠屋花連天。”

(5) 煙霞痼疾：對山水酷愛成癖。唐田遊巖罷歸後，全家隱居太白山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唐高宗問其佳否，遊巖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見《新唐書·隱逸傳》。

這首詩作於康熙八年己酉（1669）。陳溥《安道公（陳瑚）年譜》下載，是年：“耕墓田，病殆幾殆。夏，座主南豐湯公揚庵來訪，公時卧病廬墓。……是歲詩有《後蟻橋集》，一名《墓田集》。”湯揚庵名來賀，爲確庵舉鄉試座主，亦明遺民。《後蟻橋集》見《確庵文

稿》八下。第一首《己酉春卧病丙舍寄懷友人》：“膏肓有二豎，鎮日抱愁眠。花落殘春夜，風狂薄暮天。青山來好夢，白雪上華顛。何日同尊酒，相思意惘然。”馮武《遙擲稿》七亦有《確庵師卧病婁江寄懷》六首。第二首：“身外有緣皆是病，眼前無物可爲醫。年來二豎神通大，扁鵲逡巡且任伊。”第四首：“穀是臧非總莫干，維師爲道勉加餐。何妨早逐幽憂去，養得神怡體自安。”馮武字寶伯，與漁山同里，同遊於確庵之門。名列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陳瑚輯刊《從遊集》。

留別陳子集生⁽¹⁾

月上梁溪別故人，⁽²⁾多君意氣暖於春。⁽³⁾解魚換酒黃花美，⁽⁴⁾擊鉢催詩白雪新。⁽⁵⁾數日湖山同曉夢，⁽⁶⁾幾時書劍隔行塵。⁽⁷⁾明朝愁絕知何處？⁽⁸⁾楊柳橋西獨問津。

(1) 陳集生：陳大成（1614 - ?），字集生，江蘇無錫人。少孤，發憤讀書。從陳瑚遊，名列《從遊集》。有《陳集生詩集》及《影樹樓詞》。

(2) 梁溪：水名。在無錫之西，源出惠山，流入太湖。古梁溪極窄，梁時曾疏濬，故名。此以梁溪爲無錫代稱。

(3) 多：贊許。《韓非子·五蠹》：“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

(4) 解魚換酒：謂解下魚形玉佩換酒款客。陳維崧《雙頭蓮·留別集生》詞：“笑客至，泥拔金釵，妝臺輕罵。”（《湖海樓詞》二）與此句可謂異曲同工。

(5) 擊鉢催詩：南齊竟陵王蕭子良常夜集學士，刻燭作詩，刻一寸限成四韻。蕭文瑛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擊鉢音止，詩即成。見《南史·王僧孺傳》。

(6) 曉夢：天明時的夢。猶晨夢。溫庭筠《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御》詩：“白爲林泉牽曉夢，不關砧杵報秋聲。”

- (7) 書劍：書和劍。陳子昂《送別出塞》詩：“平生聞高義，書劍百夫雄。”指能文能武。此喻陳集生。行塵：旅途的風塵。江淹《別賦》：“驅征馬而不見行塵之時起。”此為詩人自喻。
- (8) 愁絕：極端憂愁。李白《灞陵行送別》：“正當今夕斷腸處，黃鸝愁絕不忍聽。”

集生與漁山同遊於陳確庵之門而年歲稍長。這首詩為漁山至梁溪訪集生後留別之作，辭意殷殷，情真誼篤。確庵對集生亦多獎褒之語，謂順治十三年丙申（1656）閏五月，“遇集生於江上，握手出肺肝相示，有傾蓋如故之樂。集生吾友弘人之高座也，其才倜儻不羈，然涉世恭謹，雅不喜自負，見長者必退而修弟子禮。詩有悲涼之氣，激昂慷慨，文如其人。嘗從予遊黃介子故園，傷今弔古，痛飲盡醉。視日下春始別去，不知其五夜將入應督學試也。其曠達如此云”（《從遊集》下）。

至於這首詩的寫作年代，漁山為默容寫《卧雪圖》，款題：“予從梁溪至吳門興福精舍，快雪中默公囑寫此圖，時丁未嘉平廿七日也。”丁未嘉平廿七日即康熙六年十二月廿七日（1668年2月9日）。再證以詩中“擊鉢催詩白雪新”之句，可知這首詩應作於同年詩人自梁溪赴蘇州之時。

兵過後南陽道中⁽¹⁾

林空惟落日，⁽²⁾地僻少殘春。⁽³⁾欲問南陽路，前村未有人。

- (1) 南陽：地名。戰國齊地。本春秋魯平陽邑。《孟子·告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岱山即泰山。其地即今山東鄒縣，位於泰山以南，汶河以北，為

運河所經。

- (2) 惟：《寫憂集》作“唯”。
- (3) 殘春：春將盡時。杜甫《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

詩題在時間上點出兵過後。江南自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圍攻南京之役後，兵戈擾攘，直至康熙初年始平息下來。南陽為清軍援兵南下必經之地。這首詩以寥寥數語，寫出兵後南陽一帶的殘破景象，約作於康熙初年。

冰阻⁽¹⁾

寒江十日帆檣凍，⁽²⁾曙雪千家煙火遲。⁽³⁾何事今年春信晚，⁽⁴⁾隋隄楊柳未成絲。⁽⁵⁾

- (1) 冰阻：謂天寒下雪，運河封凍，阻礙舟船航行。吳梅村順治十年（1653）北上所遇略同，故其《旅泊書懷》云：“已遇江南雪，須防濟北冰。”
- (2) 寒江：寒冷的江水。柳宗元《江雪》詩：“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 (3) 曙雪：曉雪。項斯《漢南遇友人》詩：“積雲開去路，曙雪疊前峰。”
- (4) 春信：春天到來的消息。劉克莊《訪梅》詩：“春信分明到草廬，呼兒沽酒買溪魚。”
- (5) 隋隄楊柳：隋隄，隄，又作“堤”。隋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水、洛水入黃河；自板渚引黃河入汴水，經泗水達淮河；又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長江。渠廣四十步，旁築御道，並植楊柳，後人謂之隋隄。白居易《隋堤柳》詩：“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瀟瀟，三株兩株汴河口。……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陰一千三百里。”此指詩人北上時所經運河堤邊的楊柳。

這首詩和《兵過後南陽道中》、《曉行》皆寫北上時運河沿途所見。大約作於同時。

曉行

曉發長吟淮水邊，⁽¹⁾幾家茆店一燈懸。⁽²⁾雞鳴雪霽沈沙月，雁度冰高欲曙天。村落未成林悄悄，行人不見路綿綿。⁽³⁾經過盡是韓侯地，⁽⁴⁾只有漁磯在馬前。⁽⁵⁾

(1) 淮水：古四瀆之一，今稱淮河。源出河南桐柏山，東經安徽、江蘇入洪澤湖。其下游本經淮陰漣山入海。宋紹熙五年黃河奪淮，淮河自洪澤湖以下，主流合入運河，經高郵湖、江都縣入長江。

(2) 茆店：茅店。茆，通“茅”，簡陋的客店。溫庭筠《商山早行》詩：“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3) 綿綿：又作縣縣。連續不斷貌。元結《橘井》詩：“風冷露壇人悄悄，地閒荒徑草縣縣。”

(4) 韓侯地：指淮陰，縣名，秦置。宋德祐間立清河軍，元明清為清河縣。漢高祖劉邦封韓信為淮陰侯，即其地。韓侯，指韓信，秦末淮陰人。初從項羽，後歸劉邦，拜為大將。伐魏，舉趙，降燕，定齊。漢五年，與漢師會圍項羽於垓下，羽走自殺，信封楚王。六年，有人告信謀反，高祖執之，降為淮陰侯。十一年為呂后所殺。

(5) 漁磯：釣磯。即釣臺，指韓信垂釣處。故址在今江蘇淮安市北，其鄰為漂母祠。韓信少時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與飯食。後信為楚王，召漂母，賜千金。見《史記·淮陰侯傳》。

感懷⁽¹⁾

四顧蒼茫日欲晡，⁽²⁾流沙殘磧鳥相呼。⁽³⁾露筋廟沒碑

猶在，⁽⁴⁾甃社湖荒草卻無。⁽⁵⁾風簇帆檣羈夜永，波漂遠樹失村孤。⁽⁶⁾江邊故舊知何處？人跡飄零淚已枯。

(1) 感懷：有感於懷。王粲《弔夷齊文》：“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古今詩人多用作詩題，意謂有感而作。

(2) 晡：申時，即下午三點至五點。《漢書·天文志》：“跌至晡，為黍；晡至下晡，為叔；下晡至日入，為麻。”此指日入。

(3) 流沙：沙漠。沙常因風而流動轉移，故稱。此指江中受水流衝刷而飄移不定的浮沙。殘磧：淺水中殘留的沙石小洲。

(4) 露筋廟：在江蘇高郵縣南，俗稱仙女廟。宋米芾《露筋廟碑》言有女子露處於野，義不寄宿田家，為蚊所嚼，露筋而死。後人於其地立廟以祀。歐陽修《憎蚊》詩：“嘗聞高郵間，猛虎死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古讐不復。”

(5) 甃社湖：湖名。在高郵縣西北。黃庭堅《呈外舅孫莘老》詩：“甃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元至正三年，張士誠起義，淮南行省李齊出守甃社湖。即此。

(6) 風簇二句：意思說為了避風，往來的舟船聚泊一處，使寄居作客者度過漫漫的長夜；浩淼的波濤漂過遠處的樹林，消失在孤零零的小村邊。簇，叢聚或堆集成團。羈，寄居，寄居作客的人。

秋日同許青嶼侍御過堯峰⁽¹⁾

堯峰鐘磬裏，⁽²⁾一徑入雲林。⁽³⁾黃葉詩人興，⁽⁴⁾空山老衲心。⁽⁵⁾茶桑秋塢靜，⁽⁶⁾鴛鴦水天陰。⁽⁷⁾謝屐都忘險，⁽⁸⁾煙霞此地深。⁽⁹⁾

(1) 許青嶼：許之漸字青嶼。侍御：古代貴族的侍從官，清代也稱御史為侍御。青嶼於順治十二年(1655)成進士後，由主事遷江西道監察御史。堯峰：山名。蘇州府城西南十五里有橫山，堯峰在其西南。山麓有岷山、花園山、鳳凰池、小赤壁、紫石池，惟堯峰最高。山半有鬢鬢

嶺；東有長旗嶺、吳山；南有升猶山、桃花塢。漫衍六七里，臨太湖白楊灣，與吳江分界。參閱同治《蘇州府志》六。

- (2) 鐘磬：鐘，梵語鞞椎。佛寺懸掛的鐘。磬，佛寺中敲擊以集僧眾的鳴器或鉢型的銅樂器。同治《蘇州府志》六載，上堯峰有聖壽寺，中堯峰有露禪庵，下堯峰有興福禪院，東有吳山院，東南有寶華山寺。故一至其地，鐘磬之聲，處處可聞。
- (3) 徑：各本原作“逕”。雲林：雲氣繚繞的樹林。儲光羲《鞞城南河作寄徐三景暉》詩：“清露洗雲林，輕波戲魚鳥。”
- (4) 黃葉：落葉。張耒《地爐》詩：“黃葉滿山籬落晚，北風吹雨濕荒寒。”
- (5) 老衲：僧服叫衲衣，故稱老僧為老衲。戴叔倫《題橫山寺》詩：“老衲供茶碗，斜陽送客舟。”
- (6) 茶桑：採茶種桑，喻農事。秋塢：秋天的桃花塢。桃花塢，宋時為樞密章窳的別墅，後為蔬圃。明唐寅在其地築桃花庵。天啓時楊大濬改為準提庵。
- (7) 鴛鴦：鴛鴦與白鷺。皆水鳥，止有班，立有序。以上二句意思說秋天桃花塢中的人家皆外出，採茶種桑，忙於農事，塢裏顯得格外寧靜；鴛鴦和白鷺在水天相接、濃蔭蔽日之處，悠閒地憩息。
- (8) 謝屐：謝公屐。一種底有釘的木屐。南朝宋謝靈運登山常著有齒木屐，上山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詩：“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
- (9) 煙霞：山水勝景。謝朓《擬宋玉風賦》：“煙霞潤色，荃蕙結芳，出礪幽而泉冽，入山戶而松涼。”

許青嶼於康熙四年(1665)因楊光先參湯若望案波連，罷官歸里，與漁山往還甚密。陳瑚《虞山遊草序》謂：“吾門伊人、漁山交於侍御父子間。”(《確庵文稿》一二)這首詩頷聯“黃葉詩人興，空山老衲心”二句，充滿禪悅的意味。其時漁山、青嶼皆喜與僧人往還，漁山號桃溪居士，其作畫題款數見之。青嶼號繡衣衲子，又號

勿庵居士。槩庵和尚(熊開元)有《許青嶼侍御勿庵說》和《書山頭和尚示許青嶼法語後》(《槩庵別錄》四、五)。後者謂：“青嶼居士一門數世，問道三峰門下。中丞公尤與老僧交，多歷年所。今居士如韓昌黎於大顛，就山頭和尚求省要一言。”中丞公指青嶼之父許鼎臣，崇禎初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漁山與青嶼秋日過堯峰，蓋亦為參居士禪。

題問梅圖⁽¹⁾

宛轉溪林過石臺，香風一路月徘徊。⁽²⁾吟成自喚孤山客，為問梅花開未開？⁽³⁾

- (1) 問梅圖：當為漁山所作。
- (2) 宛轉二句：林逋《山園小梅》詩：“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隱括其意。
- (3) 吟成二句：林逋《山園小梅》詩：“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此寓其意。孤山客，指林逋。孤山在杭州西湖裏外二湖之間，一山聳立，旁無聯附。山上多梅花，自古為探梅勝地，又稱梅花嶼。林逋字君復，北宋錢塘(今杭州)人。少孤貧力學，不婚不宦，隱居孤山，構山閣曰巢居閣，吟詠自適。所居種梅養鶴，因有“梅妻鶴子”之稱。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臨終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世人高其志識，私諡和靖先生。今孤山有和靖墓、和靖祠和放鶴亭、梅亭等。

這首詩將“問梅”的畫題和林和靖詠梅的詩意融為一體，令讀畫者見畫圖，先得詩意，有詩畫相兼之妙。

揚州⁽¹⁾

南北相逢俱此地，繁華消歇意如何？⁽²⁾人家猶在瓊花

夢，⁽³⁾ 尊酒難憑夜月歌。⁽⁴⁾ 樓榭高低橋外少，輪蹄來往日邊多。⁽⁵⁾ 年年惆悵春風到，催折垂楊倒舊河。⁽⁶⁾

(1)揚州：漢置，為十三刺史部之一，東漢為廣陵郡。歷代治所屢有變更，隋唐五代治廣陵，宋因之。元為路，明為府，清因之。今江蘇揚州市即其舊治。

(2)繁華消歇：揚州歷代屢有興廢。明清易代之際，有“揚州十日”的屠城慘禍，順治末年又經歷鄭成功江上之役的兵戈擾攘，至康熙初年仍元氣未復。

(3)瓊花夢：揚州江都縣有瓊花觀，漢成帝元延二年建，本名后土祠。唐稱唐昌觀，宋稱蕃釐觀。因產瓊花，又稱瓊花觀。高啓《逢李止冰道人》詩：“后土瓊花觀，仙人黃鶴樓。”揚州人喜愛瓊花，其地自古繁華，故以瓊花夢為揚人睡夢之喻。

(4)夜月歌：指《春江花月夜》一類的吳聲歌曲。春江花月夜，樂府吳聲歌曲名。南朝陳後主（陳叔寶）作，原詞已亡。今存隋煬帝（楊廣）作二首及唐張若虛、溫庭筠等擬題之作。

(5)輪蹄：車輪馬蹄。韓愈《南內朝賀歸呈同官》詩：“綠槐十二街，渙散馳輪蹄。”日邊：猶言天邊，指極遠的地方。《世說新語·夙惠》：“（晉元帝）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後以日邊喻京都附近或帝王左右。此指北京。揚州為古代南北水陸交通樞紐，江南和東南各省進京必經之地，故云。

(6)折垂楊：猶折楊柳，古橫吹歌曲名。晉太康末，京都有《折楊柳》之歌，其曲多言軍中辛苦及戰爭斬獲之事。《樂府詩集》所集六朝梁、陳及唐人《折楊柳》曲二十餘首，大都為傷別之辭，而尤多懷念征人之作。

舊河：猶言古老的運河。揚州在運河邊，沿堤種滿楊柳，古人有折楊柳送別之俗。

這首詩和《次韻答馮子玉》皆寫揚州春天的景色，而從首聯“繁華消歇”一語看，應作於康熙初年。

次韻答馮子玉⁽¹⁾

半年歌吹在揚州，⁽²⁾ 詩酒因循客倦遊。⁽³⁾ 臺榭幾番驚索莫，⁽⁴⁾ 鶯花三月盡離愁。⁽⁵⁾ 自憐秋鬢塵中早，⁽⁶⁾ 且喜漁竿夢裏投。多謝絳帷知己好，⁽⁷⁾ 春風吟寄渡江頭。

(1)馮子玉：生平未詳。

(2)歌吹：歌聲和鼓吹聲。杜牧《題揚州禪智寺》詩：“誰知竹西路，歌吹在揚州。”後人因於其處築竹西亭，又名歌吹亭。此寓其意。

(3)倦遊：指仕宦不如意而思退休，或遊覽已倦。又泛指生活飄泊潦倒。《北史·毛暹傳》附毛鴻賓：“羈寓倦遊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己悉同。”漁山賦性落拓，生涯潦倒，此應指後者。

(4)索莫：沮喪，寂寥，無生氣貌。鮑照《擬行路難》：“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索莫與先異。”又作索寞。王禹偁《暮春》詩：“索寞紅芳又一年，老郎空解惜春殘。”

(5)鶯花：鶯啼花開，泛指春時景色。劉長卿《送朱山人放越州賊退後歸山陰別業》詩：“閭里相逢少，鶯花共寂寥。”揚州地處江南，春天景色宜人，自古聞名。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此寓其意。

(6)秋鬢：鬢髮斑白。秋風肅殺，草木搖落，故用以喻鬢髮早衰，猶衰鬢。陸、顧、李三本作“鬢”。尹式《別宗常侍詩》：“秋鬢含霜白，衰顏倚酒紅。”

(7)絳帷：又稱絳帳。後漢馬融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絳帳或絳帷指紅色帳帷。見《後漢書·馬融傳》。後因用絳帳或絳帷作為師長或講座的代稱。舒元興《贈李翱》詩：“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蓋馮子玉為至揚州設帳授徒的寒士。

這首詩的前半部分借揚州春天宜人的景色，來反襯詩人的落

寞離愁，以及鬢髮早衰的感慨。後半部分寫與知己異地相逢的喜悅，有如坐春風之感。漁山之至揚州，蓋為賣畫謀生，與至其地設帳授徒的馮子玉，可謂他鄉遇知己，遂有這首唱和之作。追隨漁山跌宕起伏的情緒，可領略其篤於友情的襟懷。

漁山詩有《庚戌夏青嶼侍御同予北行舟過廣陵……聊用顧韻》。庚戌指康熙九年（1670）。去春指八年（1669）春，這首詩和《揚州》應作於其時。

著書樓與陳子象采夜話⁽¹⁾

不知雞戒曉，⁽²⁾惟見古人心。樓月今宵得，⁽³⁾家山昨夢尋。酒光綮研席，⁽⁴⁾燈影散城陰。莫漫嗟萍梗，鶯花暖漸深。⁽⁵⁾

(1)著書樓：應為陳象采室名。陳象采：陳儀字象采，一作象彩，號老漁，江蘇武進人。博學工詩詞，尤工山水蘭竹。

(2)雞戒曉：雞報曉。戒，警戒，警告。用聞雞起舞之典。《晉書·祖逖傳》：“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後以喻志士奮發之情。此句借不知雞報曉，喻無復有聞雞起舞、建功立業的壯志豪情。

(3)樓月：南樓之月。南樓，古樓名。在湖北鄂城縣南。也叫玩月樓。《世說新語·容止》：“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此謂與陳象采同在著書樓賞月。

(4)研席：硯臺與座席，又作硯席，指學習。《北史·魏·陳留王虔傳》附元暉：“周文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硯席，情契甚厚。”此句謂與象采一同飲酒，吟詩作畫。研，陸、顧、李三本作“硯”。

(5)萍梗：浮萍與斷梗隨風飄蕩，喻行蹤無定。許渾《晨自竹徑至龍興寺崇隱上人院》詩：“客路隨萍梗，鄉園失薜蘿。”以上二句意思說請不要

為萍梗一般飄泊不定的生涯而嗟歎，鶯啼花開，春光來臨，天氣已經逐漸變暖。為詩人感受到陳象采的友情發出的自慰語。

著書樓次韻話隱⁽¹⁾

客舍三年半在僧，⁽²⁾今宵喜共庾樓登。⁽³⁾當窗月滿供吟賞，⁽⁴⁾隔樹鶯遷亦友朋。⁽⁵⁾空念舊巢逢社燕，⁽⁶⁾欲分新火寄書燈。⁽⁷⁾從來話隱家山好，⁽⁸⁾雨後煙蘿更幾層？⁽⁹⁾

(1)次韻話隱：謂次陳象采《話隱》詩韻。話隱，談論歸隱之事。

(2)客舍句：意思說三年作客異鄉，半在僧寺寄宿。

(3)庾樓：庾公樓。晉庾亮嘗為江、荆、豫州刺史，治武昌。曾與僚吏殷浩、王胡之等登南樓賞月，談詠竟夕。後江州州治移潯陽，好事者遂於此建樓，名為庾公樓。白居易《初到江州》詩：“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元稹《憑李忠州寄書樂天》詩：“傷心最是江頭月，莫把書將上庾樓。”蓋承誤已久。此喻著書樓。

(4)供吟賞：《寫憂集》與顧、李二本“供”作“共”。

(5)鶯遷：遷鶯。即遷喬，遷往高處。《詩·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喻仕途上進。唐人多指舉試進士及第。李中《送夏侯秀才》詩：“況是清朝至公在，預知喬木定遷鶯。”此指鳴於高樹的黃鶯。

(6)舊巢：舊日所築的鳥巢。陸龜蒙《白鷗詩》：“晚樹清涼還鷗鷺，舊巢零落寄蒹葭。”此喻家鄉。社燕：燕子春社來，秋社去，故稱社燕。林逋《春日齋中偶成》詩：“空階重疊上垣衣，白晝初長社燕歸。”

(7)新火：古代四季各用不同的木材，鑽木取火。易季時所取的火叫新火。蘇軾《徐使君分新火》詩：“臨臯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書燈：讀書所用的燈。林光朝《前歲過真陽初識子欽今道出曲江不忍遽分手偶成長句……》詩：“碧蒸舊尋燒茶竈，白芒長對讀書燈。”

(8)家山：家鄉。錢起《送李棲桐道舉擢第還鄉省侍》詩：“蓮舟同宿浦，

柳岸向家山。”此指虞山。

(9) 煙蘿：煙雲蒸潤的蘿藤。劉滄《題馬太尉華山莊》詩：“一庭楊柳春光暖，三徑煙蘿晚翠深。”

漁山的家鄉虞山，為風景秀麗的江南名山，是歷代高人隱士歸隱的好去處。結聯“從來話隱家山好，雨後煙蘿更幾層”二句，既是對友人“話隱”詩題的作答，又表達了對虞山的讚美和繫念。

和湖舫同遊歸宿山閣用少陵西閣雨望韻⁽¹⁾

一曲明湖鏡，⁽²⁾群峰半繞城。放舟追夙昔，把盞憶春生。⁽³⁾雪意衝吟骨，⁽⁴⁾天寒奈柳情。⁽⁵⁾夕陽歸路晚，棲鳥度簷楹。⁽⁶⁾

(1) 湖舫同遊歸宿山閣用少陵西閣雨望韻：詩題。作者待考。湖舫，在杭州西湖。黃宗羲《鄭玄子先生述》：“（崇禎）癸酉秋冬，余至杭。沈崑銅、沈眉生至自江上，皆寓湖頭，（讀書）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舫。”又順治七年（1650）錢謙益游西湖，作《留題湖舫·舫名不繫園》二首，有“園以舟為世所稀，舟名不繫了無依”之句。見《牧齋有學集》三。少陵，漢宣帝許后之陵，因規模比宣帝陵為小，故名。在陝西長安縣南，其地稱少陵原。杜甫曾在此居住，自號少陵野老。故以少陵為杜甫的代稱。西閣雨望，杜詩篇名，見《全唐詩·杜甫》一四，原詩云：“樓雨霏雲幔，山寒著水城。徑添沙回出，湍減石稜生。菊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簷楹。”

(2) 一曲：河流、湖山彎曲之處。《詩·魏風·汾沮洳》：“彼汾一曲，言采其蕢。”明湖：明聖湖，杭州西湖的舊名。相傳漢時有金牛出現湖中，謂為明聖之瑞，因稱明聖湖。參閱《水經注·浙江水》。

(3) 憶春生：《寫憂集》“春”作“潮”。

(4) 衝吟骨：謂激發起詩人的氣質。吟骨，杜荀鶴《讀諸家詩》：“直應吟

骨無生死，祇我前身是阿誰？”

(5) 奈柳情：謂因寒柳凋零而產生的傷感無奈之情。

(6) 簷楹：屋檐和屋楹。楊夔《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簷楹迫則耳目泥，居處蕪則思慮昏。”

這首詩和《孤山》應為詩人至杭州時所作，所寫皆冬天景物，具體年代待考。

孤山

歲寒蒼翠處，⁽¹⁾孤立見高風。鶴去梅猶白，⁽²⁾亭開山半空。⁽³⁾群峰憐脈斷，⁽⁴⁾湖水愛流通。處士孤墳在，⁽⁵⁾年年雪未融。

(1) 歲寒蒼翠：指松、竹，俱經冬不凋，與梅合稱歲寒三友。

(2) 梅猶白：放鶴亭一帶，自古為賞梅勝地，每逢嚴冬早春，寒梅怒放，形成一片香雪海。

(3) 亭：指放鶴亭和梅亭。放鶴亭在巢居閣前。元代郡人陳子安建。孤山故多梅，林逋環居植梅三百六十樹，落甘實，日取一以自給。詠詩有疏影、暗香之句，歐、蘇諸公皆極賞之，孤山梅遂身價十倍。至元間，提舉余謙為之補植，並構梅亭花下。參閱翟灝等輯《湖山便覽》二孤山路。

(4) 脈斷：謂山脈自然跌斷，形成懸崖峭壁，山勢險峻。

(5) 處士孤墳：指林和靖墓，位於放鶴亭北。又有和靖祠，在墓后，即墓堂。

漁山為前朝遺逸，聞雲野鶴，高蹈塵外。而以北宋隱居孤山的山！林和靖為異代神交。從《題問梅圖》到《孤山》，皆可見其對這

位古高士的緬懷和嚮往。

同歷代的隱士一樣，對現實的失望，使漁山轉向湖天煙水、浮嵐暖翠的天然美景中尋找精神的寄託，從事詩畫的創作，這類作品佔其傳世之作的大部分。

燦文見訪，予歸不遇，用原韻答之⁽¹⁾

一夜西風動碧林，⁽²⁾故山不負臥雲心。⁽³⁾此身只合湖天外，水闊煙多莫浪尋。⁽⁴⁾

(1)燦文：漁山之友。生平待考。用原韻答之：陸、顧、李三本在“答”後加“辭”字，應為衍文。

(2)碧林：青綠色的樹林。謝萬《蘭亭》詩：“碧林輝翠萼，紅葩擢新莖。”

(3)臥雲：謂隱居。白居易《昔與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追尋前約且結後期》詩：“不作臥雲計，攜手欲何之？”

(4)煙：李本作“烟”。

題萬山飛雪⁽¹⁾

萬山飛雪鬪崢嶸，⁽²⁾徹屋高吟人共清。卻憶灞橋驢背穩，⁽³⁾有梅花處有詩情。⁽⁴⁾

(1)萬山飛雪：指《萬山飛雪圖》，當為漁山所作。

(2)崢嶸：凜冽。羅隱《雪霽》詩：“南山雪乍晴，寒氣轉崢嶸。”

(3)灞橋驢背：灞橋，橋名，在長安東。孫光憲《北夢瑣言》：“相國鄭綮善詩。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

(4)詩情：詩思。白居易《雪朝乘興欲詣李司徒留守先以五韻戲之》：“夜寒生酒思，曉雪引詩情。”又盧梅坡《雪梅》詩：“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

無詩俗了人。日暮詩成天又雪，與梅並作十分春。”此隱括其意。

庚戌夏青嶼侍御同予北行，⁽¹⁾ 舟過廣陵，許師六孝廉招遊潯園， 雨不果行，⁽²⁾因感去春雨阻，聊用顧庵韻⁽³⁾

十畝方陰負郭居，⁽⁴⁾夾江峰影亂雲舒。⁽⁵⁾鶴盤遠勢邀吟客，鱗動波光避醉漁。池草綠生殘夢在，⁽⁶⁾鶯花紅暖閨春餘。⁽⁷⁾竹西空近笙歌地，風雨年來雅集疏。

(1)庚戌：指康熙九年庚戌(1670)。青嶼侍御同予北行：是年，湯若望案既白，青嶼奉詔進京，漁山偕行。

(2)許師六孝廉：李斗《揚州畫舫錄》十《虹橋錄》上：“許承宣，字力臣，江都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給事中。……與其父明賢、弟承家並祀鄉賢。承家字師六，康熙乙丑進士，授編修，辛未會試充同考官。詩文與兄齊名，著《獵微閣集》。”其時師六已中舉人，故稱孝廉。潯園：江都許氏園林，在揚州虹橋。中有宿影亭，為許氏兄弟與客觴詠之所。《獵微閣詩集》三、四有《客有過宿影亭者輒題詩積十餘年不下數十百首今存者無幾矣庚申春重輯而黏諸壁俟好事者覽觀焉》及《壬戌秋七月邀青嶼二兄偕松年文侯暨諸子集潯園用杜少陵同李北海宴歷下亭韻》二詩。

(3)顧庵韻：顧庵，曹爾堪字顧庵，浙江嘉善人，順治九年進士。吳之振《八家詩選》二《曹爾堪》有《庚戌立夏前三日同友人集許師六園亭即席限韻二首》，之一限魚字即漁山所用之韻。原詩云：“花陰潭影傍樵漁，半掩春城碧柳疏。賓客漫矜珠履盛，煙波渾似玉壺虛。竹西路近時聞笛，《梁父吟》成尚讀書。醉裏橫眸都不辨，重重雲樹接南徐。”

(4)負郭居：指許家園亭。負郭，靠近城郭。《史記·蘇秦傳》：“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許家園亭所在之虹橋，位

於揚州城北，風景佳勝。故云。

(5)夾江：長江下游除主航道外，江心洲與江岸之間的江面稱夾江。此指沿江兩岸。

(6)池草句：猶池塘生春草。南朝宋謝靈運名句。相傳靈運極賞從弟惠連，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自以為得神助。師六之兄力臣（承宣）亦工詩，有《金臺集》、《宿影亭稿》，故借春草池塘之典，喻許氏兄弟工詩。

(7)紅暖：謂花開春暖。陳櫟《寄鄭耕巖》詩：“天風再秋鸚孤橫，春浪紅暖翻飛輕。”

結聯“竹西空近笙歌地，風雨年來雅集疏”，頗以潯園雅集因雨受阻為憾。雅集即詩文之會。李斗《揚州畫舫錄》八《揚州詩文之會》條記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篠園及鄭氏休園等處詩文之會稱：“至會期，於園中各設一案，上置筆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箋紙四，詩韻一，茶壺一，碗一，菓盒茶食盒各一。詩成即發刻，三日內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遞送城中矣。”潯園位於揚州城北虹橋，許氏兄弟所居與王士禛、杜濬、陳維崧、林古度、孫枝蔚、吳偉業、冒襄、宋駿業諸名輩同處一區，當年雅集之規模，當亦甚為可觀。

由於人世間和自然界的風雨，使漁山有“年來雅集疏”之歎。然而在離開揚州北上之前，漁山、青嶼畢竟得遂與師六聚會之願。《獵微閣詩集》一有《家青嶼兄偕漁山、文侯北上，經廣陵出示渡江詩索和》即記其事。文侯，青嶼之子。

高郵道中用梅村太史韻（三首）⁽¹⁾

只道頻年浸，那知半淚痕。⁽²⁾魚蝦空晚市，蓮藕失香

村。⁽³⁾湖鳥閒巢屋，江雲亂掩門。迷津南北棹，⁽⁴⁾來繫柳殘根。⁽⁵⁾

(1)高郵：縣名，屬江蘇省。秦置郵亭，因名秦郵。漢置高郵縣，其後廢置不一。唐屬揚州。宋置高郵軍，屬淮南東路。元置高郵路，後改府，屬揚州路。明改為州，屬揚州府。清因之。梅村太史韻：村，原作“邨”。指吳偉業《高郵道中四首》。見《吳梅村全集·詩後集》四，漁山用韻者為其一、二、四首。原詩其一：“野宿菰蒲晚，荒陂積雨痕。湖長城入岸，塔動樹浮村。漁出沙成路，僧歸月在門。牽船上瓜隸，吹火映籬根。”其二：“十里藕塘西，浮圖插碧虛。霜清見江楚，山斷入淮徐。水驛難逢樹，溪橋易換魚。客程愁幾日，已覺久無書。”其四：“甓社重來到，人家出遠林。種荷泥補屋，放鴨柳成陰。蝦菜春江酒，煙簑暮春砧。曹生留畫水，三十六陂深。”李本題下加注：“梅村姓吳，官祭酒。”

(2)浸：霑濕，淹沒。《史記·趙世家》：“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以上二句意思說原先祇聽說此地連年洪水為患，淹沒田宅；沒想到其中一半竟是人禍，飽含着百姓的辛酸血淚。

(3)魚蝦二句：此地向來為水鄉澤國，晚市中竟然空無魚蝦；原來盛產蓮藕的鄉村，再也聞不到四溢的藕香。香村，陸、顧、李三本作“香邨”。

(4)棹：《寫憂集》作“道”。此據陸、顧、李三本。

(5)來繫句：梅堯臣《小村》詩：“野艇鳥翹唯斷纜，枯桑水齧只危根。”此化用其意。

高郵位於運河邊上，歷代為南北往來衝要之區。吳梅村詩作於順治十年（1653）進京之時，漁山和韻詩之作，時間相距不到二十年。詩中所描寫的是一片殘破蕭條的景象，與梅村詩的靜謐閒適形成鮮明對照。這固然由於漁山長期生活在社會較低層，對下層百姓的艱辛素表同情，亦未嘗不由於順治十六（1659）江上之役的兵戈擾攘和清政府對江南民田的重賦政策。詩中所謂“半淚痕”者正源於此。

二⁽¹⁾

鳴嘴吹殘照，平橋藻影虛。⁽²⁾雲移分甃社，⁽³⁾雨去暗南徐。⁽⁴⁾澤國休譚虎，芳陂且種魚。⁽⁵⁾恩波將浩浩，獨恐只聞書。⁽⁶⁾

(1) 這首詩又見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吳漁山高郵道中小景立軸》，款題：“《高郵道中》之一，用梅村太史韻並圖小景為松原大兄。延陵吳歷。歲癸丑春正月廿有二日。”癸丑春正月廿二日，指康熙十二年癸丑正月廿二日，即西曆1673年3月10日。

(2) 藻影：水中荇藻的綠影。周伯琦《泛湖》詩：“菰蒲漾藻影，柳槐咽殘蜩。”

(3) 甃社：甃社湖。詳見《感懷》詩注(5)。

(4) 南徐：鎮江的古稱。東晉南渡，僑置徐州於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南朝宋元嘉八年以江南晉陵地為南徐州，仍治京口。歷齊梁陳，至隋開皇元年廢。吳梅村《滿江紅·蒜山懷古》詞：“沽酒南徐，聽夜雨，江聲千尺。”

(5) 芳陂：謂環境優美的陂塘。陂，澤畔障水之岸。《詩·陳風·澤陂》：“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寫憂集》作“阪”。種魚：養魚。蘇軾《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詩：“高亭廢已久，下有種魚塘。”傳說范蠡有《種魚經》。

(6) 恩波：指帝王的恩澤。劉長卿《獄中聞收東京有赦》詩：“持法不須張密網，恩波自解惜枯鱗。”白居易《杜陵叟》詩：“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以上二句隱括其意，謂朝廷的德音將如浩蕩的恩波，但仍然令人擔憂艱困已極的百姓祇能聽到宣佈德音的官樣文書，卻未能見到真正施行。

三

倒影浮圖出，⁽¹⁾鐘聲動遠林。綠奔天塹浪，⁽²⁾紅墮晚城陰。到處魚生釜，⁽³⁾何時月滿砧？⁽⁴⁾長年多客感，此地往來深。⁽⁵⁾

(1) 浮圖：塔。《魏書·釋老志》：“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李本作“浮屠”。

(2) 天塹：天然的塹坑。言其險要不易越過。《南史·孔範傳》：“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運河自高郵而南，經江都通長江。故云。

(3) 魚生釜：魚游釜中。喻危亡在即。《後漢書·張皓傳》附張綱：“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

(4) 月滿砧：砧，陸、顧、李三本作“砧”。砧，同“碓”，搗衣石。李白《子夜吳歌》：“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又孟郊《聞砧》詩：“月下誰家砧？一聲腸一絕。杵聲不為客，客聞髮自白。杵聲不為衣，欲令遊子悲。”此句隱括其意，以月滿砧喻家人團圓。

(5) 客感：作客異鄉的情感。以上二句意思說頻年作客他鄉，頗多羈旅棲泊之感；來往此地時，這種情感顯得特別深沈。

這三首詩和《南陽道中見紅蓮綠柳賦此》、《客久倦程……以營邱、道寧法參用得此》作於康熙九年庚戌（1670）偕許之漸進京途中。

南陽道中見紅蓮綠柳賦此⁽¹⁾

數家小聚傍西塍，⁽²⁾柳外橋通路幾層？白藕香中生

計好，⁽³⁾小船撒網大船罾。⁽⁴⁾

(1)南陽：即今山東鄒縣，位於泰山以南，汶河以北，為運河所經之地。參閱《兵過後南陽道中》注(1)。

(2)西塍：西邊的田埂。塍，田中畦埒，田埂。戴表元《伯收東岡麥》詩：“伯收東岡麥，仲移西塍秧。”

(3)白藕：蓮藕。以其色白，故稱。《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僧惠洪《夏日陪楊邦基彭思禹訪德莊烹茶分韻得嘉字》詩：“閉門積雨蘚封徑，寒塘白藕晴開花。”

(4)罾：魚網的一種。俗稱扳罾。《莊子·胠篋》：“鈎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陸、顧、李三本在詩題下加注：“柳為故司空朱梅麓先生手植。”朱之錫字孟九，號梅麓，浙江義烏人。順治三年(1646)進士。順治十四年至康熙五年(1657-1666)任河道總督，卒於官。任上多惠政。宋琬有《上總河朱太保梅麓先生》詩二首，句云：“神京飛挽仰河堤，禹宅司空職貢齊。十有二州勞赤舄，八年三過錫元圭。”(《安雅堂未刻稿》四)漁山南陽道中所見，為梅麓惠政之遺。陸道淮刊刻《墨井詩鈔》時加注，與漁山詩意相協。

客久倦程，⁽¹⁾暑灼煩甚。忽想峨嵋
佳處，⁽²⁾少陵所謂“安得赤腳踏層冰”也，⁽³⁾
篷窗半載，筆墨荒澀，以營邱、道寧法參用得此⁽⁴⁾

忽想峨嵋暑氣清，萬峰藏雪鬪崢嶸。光寒欲下健吟骨，不道絮因風裏生。⁽⁵⁾

(1)倦程：倦於旅程。李商隱《腸》詩：“倦程山向背，望國闕嵯峨。”此謂

進京途中因旅程勞累而產生的厭倦情緒。

(2)峨嵋：又作峨岷、峨眉，山名，在四川峨眉縣西南。山勢雄偉，有山峰相對如峨眉，故名。岷山自北而來，綿延三百多里，至此突起三峰，為大峨、中峨、小峨，合稱峨眉。

(3)安得句：杜甫《早秋苦熱堆案相仍》詩：“俯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即其出處。

(4)荒澀：謂技藝廢棄已久，重新使用時感生疏難澀。蘇軾《僧清順新作垂雲亭》詩：“我詩久不作，荒澀難勳勳。”營邱：即李成，參閱錢謙益《桃溪詩稿序》注(6)。本作“營丘”，後為避孔子諱，改“丘”作“邱”。道寧：即許道寧，北宋河間人。官著作佐郎。善畫，峰巒峻拔，林木勁梗，別成一家。亦工詩。

(5)絮因風：柳絮因風起。又作絮雪才華。《世說新語·言語》：“謝太傅(安)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題畫贈何蕤音侍御⁽¹⁾

遠峰簇簇樹亭亭，⁽²⁾落日啼鳥繞畫屏。⁽³⁾諫草避人焚
卻後，⁽⁴⁾紫藤花下寫《黃庭》。⁽⁵⁾

(1)何蕤音侍御：何元英字蕤音，浙江秀水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授編修，官監察御史。工書。

(2)簇簇：叢列、叢聚狀。韋莊《登漢高廟閒眺》詩：“天畔晚峰青簇簇，檻前春樹碧團團。”

(3)啼：《寫憂集》作“嘯”，此據陸、顧、李三本。畫屏：有畫飾的屏風。林通《西湖》詩：“混元神巧本無形，匠出西湖作畫屏。”言山光水色，有如畫屏，此用其意。

(4)諫草：諫書的草稿。《三國志·魏書·賈逵傳·注》引《魏略》：“逵受

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杜甫《晚出左掖》詩：“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5)紫藤：木名。嵇含《南方草木狀》：“紫藤，葉細長，莖如竹根，極堅實，……其莖截置煙灸中，經時成紫香。”白居易《三月三十日題慈恩寺》詩：“惆悵春歸留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黃庭：《黃庭經》。道經名。講道家養生修煉之道，稱脾臟為中央黃庭，於五臟中特重脾土，故名《黃庭經》。一為《黃庭內景經》，稱大道玉晨君作。一為《黃庭外景經》，傳為老子所作。世傳王羲之書《黃庭經》換白鵝，實為《黃庭外景經》。

這首詩作於康熙十年辛亥（1671），漁山時在北京，隨許之漸與都中士大夫酬酢，何蓀音即為其一。至於下聯“諫草避人焚卻後，紫藤花下寫黃庭”二句，錢肅潤《朱藤歌為何蓀音侍御賦》句云：“當今人傑推樵李，望重鐵冠柱後史。不種松柏種朱藤，亦有芬芳過蘭蕙。共說朱藤多歷年，朝來森蔚清且妍。根之茂者實亦遂，離離星纒復珠聯。我今把醞坐其下，如入錦棚氣瀟灑。細斟美酒讀高文，在唐為陸漢為賈。是日侍御以啓奏兩疏示覽。”（《十峰詩選》二集二）可以對讀。

漁山在京期間，儘管有青嶼為之揄揚引薦，士大夫樂與交遊，漁山卻心緒頗惡，其情形有同於順治年間漁山另一畫學之師王鑑（字玄照）的北京之行。吳偉業《送王玄照還山》詩之三云：“報國松根廟市開，公侯車馬鬪如雷。疲驢一笑且歸去，刑部街前曾看來。”（《吳梅村全集》一九）京華繁囂之地，功名之士趨之若鶩，世外高人乃去之惟恐不速。加之青嶼在京境遇亦不如意，兩人遂於是年秋冬之交離京返回江南。

題秋江晚渡

空江雁字橫秋，⁽¹⁾野渡斜陽滿舟。⁽²⁾南北去來不了，白蘋紅蓼悠悠。⁽³⁾

(1)雁字：雁飛時排成“人”字或“一”字形，稱為雁字。陳陶《賀容府韋中丞大府賢兄新除黔南經略》詩：“列國山河分雁字，一門金玉盡龍驤。”

(2)野渡句：馬中錫《晚渡咸陽》詩“野色蒼茫接渭川，……人喚斜陽渡口船”二句，意境差近。

(3)白蘋：一種水中浮草。即馬尿花。柳惲《江南曲》：“汀洲採白蘋，日暖江南春。”紅蓼：蓼，植物名。葉味辛香，花澹紅色者稱紅蓼；白色者稱白蓼。司空圖《浙上》詩：“紅蓼遮村人不見，青山繞檻路難平。”

這首以《秋江晚渡》為題的六言絕句題畫詩，將“野渡無人舟自橫”的古人詩意，和秋天黃昏時的江南景色結合起來，寥寥數筆，便概括出畫中簡澹高遠的意境。在漁山題畫詩中別具一格。

訪張西又用少陵訪朱山人韻⁽¹⁾

葦門疏雨後，⁽²⁾幽趣少人知。⁽³⁾晚霽紅沈閣，秋陰碧滿池。筆花含夢在，⁽⁴⁾桐影下庭移。願得鄰王翰，⁽⁵⁾牆過酒日隨。

(1)張西又：陸、顧、李三本作“張西又”。生平未詳。少陵訪朱山人：指杜甫《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詩。原詩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細水曲通池。歸客邨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見《全唐詩·杜甫》一一。

(2)葦門：蓬門，柴門。葦，葦芰。草名。《左傳》：“葦門閭竇之人。”

《注》：“蕙門，柴門。”

- (3) 幽趣：幽雅的情趣，梅堯臣《西齋》詩：“種竹幽趣深，屏開翠光滴。”
 (4) 筆花含夢：獨夢筆。南朝梁紀少瑜少時，夢陸倕把一束青鏤管筆送給他，從此文章大有進步。又夢筆生花。相傳李白所用的筆，頭上生花，從此才情橫溢，文思豐富。後亦用來喻文人才思大進。
 (5) 王翰：字子羽，唐晉陽人。登進士第。喜痛酒。累官駕部員外郎。出為汝州長史，改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遊畋，坐貶道州司馬卒。此喻張西又喜酒好客。

憶予與天球學琴於山民陳先生，⁽¹⁾不覺二十餘年矣。予欲寫松壑鳴琴圖以寄意，⁽²⁾常苦少暇，今從客歸，久雨初晴，
 僅得古人形似，並題七言⁽³⁾

琴聲憶學鳥聲圓，⁽⁴⁾辛苦同君二十年。今日倚松聽澗瀑，⁽⁵⁾高山流水不須絃。⁽⁶⁾

- (1) 詩題和詩句據漁山《松壑鳴琴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及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吳漁山松壑鳴琴圖立軸》，與《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對校。憶予句：《寫憂集》和陸本作“憶余與季子天球學琴於山民陳先生之門”。天球，詩人表兄，參閱《畫跋補遺·贈天球山水圖跋》。顧、李二本作“天珠”。山民陳先生：陳岷字山民，又名砥，字石民。參閱李杓《吳漁山先生行狀》注(11)。
 (2) 予欲寫：予，《寫憂集》作“每”；陸、顧、李三本作“余”。
 (3) 今從四句：《寫憂集》作：“今從北歸，援筆畫就，不計工拙。”陸、顧、李三本末句作“不計工拙也”。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康熙十三年(1674)條：“惟云‘今從北歸’，則從京師歸未久也。”
 (4) 琴聲句：《寫憂集》作“學彈幽響得清圓”。陸、顧、李三本“彈”作

“琴”。

- (5) 倚松聽：《松壑鳴琴圖》及《吳越所見書畫錄》作“聽松與”。
 (6) 高山流水：《列子·湯問》：“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後多用為知音難遇之典。董解元《西廂》：“不是秦箏合衆聽，高山流水知音少。”《松壑鳴琴圖》及《吳越所見書畫錄》款題：“甲寅年小春廿日，延陵漁山子吳歷。”甲寅，指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小春，小陽春。農曆十月。其時氣候多暖，桃李生花，故稱。

陳岷明亡後隱於蘇州城外葑溪草堂。漁山《松壑鳴琴圖》繪高巖聳立，澗瀑飛濺。草堂中端坐三士，其中一士撩撥琴絃。正是當年漁山與天球從師學琴的寫照。關於山民陳先生，民國上海中華書局《清二十家畫梅集冊》有陳砥《墨梅圖》，款題：“折取一枝憑此筆，窗寒夢冷正堪憐。”名款“陳砥”，印文為朱文“石民”。此冊作者說明謂：“疑與常熟陳岷字山民昆弟。”山民為山林隱逸之意，石民寓前朝遺頑之義，為同一人。而從詩中下聯“今日倚松聽澗瀑，高山流水不須絃”二句，可知漁山與天球由一同學琴而成為知己，非僅限於音樂上的知音而已。

再過拈笑齋⁽¹⁾

到此紅塵隔，相留臥晚天。吟詩當臘候，⁽²⁾鬪茗及春前。⁽³⁾鐘動半城月，雪沈萬井煙。尊窺來熟客，隨意話年年。⁽⁴⁾甲寅嘉平廿日，⁽⁵⁾與諸同人再訪燈公於拈笑齋，即限韻五言以贈，兼寫迂叟春杪半樹，⁽⁶⁾少佐詩興。或詩似坡翁，聊當怪石清供之耳。⁽⁷⁾

- (1) 詩題據《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詩句及原注據張大鏞《自怡悅齋

書畫錄》五《吳漁山傲倪高士山水》，並與諸本對校。《傲倪高士山水》次韻題圖者有陳帆、伴石頭陀、陳文炤、陳維城、陳濤諸人。

- (2)臘候：臘月的節候。臘月，農曆十二月。以是月臘祭百神，故稱。吳融《雪》詩：“臘候何曾爽，春工是所資。”
- (3)鬪茗：對飲品茶。陸游《晨雨》詩：“青筠雲映開鬪茗，翠甕玉液取寒泉。”
- (4)尊窺：猶窺尊。暗中偷看主人的酒器。喻客人嗜酒。以上二句《寫憂集》等各本作：“庭梅看又發，曾折上湖船。”
- (5)甲寅嘉平廿日：指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廿日，即西曆1675年1月15日。
- (6)迂叟：指倪瓚。瓚有潔癖，性清高，不與達官貴人往來，亦不肯為官。世稱倪高士，或稱倪迂。
- (7)怪石清供：又作怪石供。以形狀詭異的石頭作成的案頭擺設。蘇軾曾從齊安江上得各色美石三百枚，透明似玉，上有螺紋，盛於古銅盆，注入水。因作前後《怪石供》二篇。

關於燈公與拈笑齋，陳垣先生《年譜》上：“按燈公疑即證公，或傳寫譌也。”蓋以燈公為漁山方外交、蘇州興福庵僧證研。然朱彝尊《送燈上人》詩：“廬嶽送齊己，杼山歸皎然。渡杯看下潞，狗祿笑留燕。別訝新年驟，書憑故里傳。”（《騰笑集》五）故里謂浙江秀水。彝尊早年復有《清平樂·秋夜宿燈公山房》詞，見《曝書亭集》二四。曹溶則有《摸魚兒·金明寺訪燈公疊前韻》詞，下闕句云：“天街返，佚老鴟夷舊里。庵舊間續廚米。”可知燈公為浙中金明寺僧。燈公山房當指拈笑齋。嵇曾筠乾隆《浙江通志·古跡·嘉興府》引《秀水縣志》：“縣治西南二里金明寺，相傳為范蠡故宅，有碑刻‘陶朱公里’。”《注》：“按范蠡故居本不可考，後人因范蠡湖之名，遂榜為‘陶朱公里’。”從陳帆和詩“黃葉先朝迹”（見《交遊詩略》）句可知，燈公蓋亦明遺民之逃於禪者。而這首詩結聯下

句，《寫憂集》以下諸本作“曾折上湖船”。陳帆和詩有“吟若湖沈月”，伴石頭陀和詩有“窗迴領湖煙”。“湖”應指范蠡湖，漁山於康熙初年曾遊秀水，宿金明寺燈公山房拈笑齋。此次重遊，遂有這首詩和《傲倪高士山水》之作。

書燈⁽¹⁾

書館宜遙夜，⁽²⁾ 熒熒徹五更。⁽³⁾ 自知新舊火，⁽⁴⁾ 不盡短長檠。⁽⁵⁾ 雪掩終無倦，⁽⁶⁾ 螢乾仗爾明。⁽⁷⁾ 餘光流漸遠，猶起四鄰聲。⁽⁸⁾

- (1)書燈：讀書所用的燈。詳見《著書樓次韻話隱》注(7)。
- (2)書館：書塾。王充《論衡·自紀》：“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祖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
- (3)熒熒：微光閃爍貌。潘岳《悼亡賦》：“燈熒熒兮如故，帷飄飄兮若存。”
- (4)新舊火：古時鑽木取火，因四季不同而改用不同的木材，稱為改火。《論語·陽貨》：“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引馬融：“《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易季時所取的火叫新火，被廢棄不用的叫舊火。
- (5)檠：燈架。借指燈。以上二句意思說自知祇有一年四季，新火接着舊火，長燈接着短檠，不斷地用功苦讀，纔能學業有成。
- (6)雪掩：古人有映雪讀書，即藉雪的反光讀書者。《文選》任彥昇（昉）《為蕭揚州薦士表》：“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李善《注》引《孫氏世錄》：“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後遂用為勤學的典故。此謂站在雪地裏讀書很久，積雪已將雙腳掩埋。
- (7)螢乾：檀道鸞《續晉陽秋》：“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後因以囊螢形容讀書刻苦。此

謂秋末天寒，螢死蟲乾，不能再囊螢讀書。

(8)四鄰聲：四鄰的雞啼聲。李廓《雞鳴曲》：“星稀月沒上五更，膠角角雞初鳴。”與首聯“徹五更”相應。

據孫原湘《桃溪、從遊集合冊跋》所載，漁山有《八燈》詩，此為其中之一，以書燈為題，詠貧士苦讀。漁山雖非功名之士，然早年曾從陳瑚遊，就讀於毛氏隱湖草堂。詩中所詠，用典工切，尤得力於自身的實際生活體驗。

苦 雨

雨勢聽還密，愁人首欲皤。⁽¹⁾兩湖欺敗戶，⁽²⁾四壁立頹波。⁽³⁾夜夢懸孤艇，晨炊浸短簔。⁽⁴⁾牀頭多漏處，厄日近如何？⁽⁵⁾

(1)首欲皤：頭髮將因愁苦而變白。皤，白。元好問《中州樂府》完顏璫《臨江仙》詞：“盧郎心未老，潘令鬢先皤。”

(2)兩湖：指尚湖和昆承湖。尚湖位於常熟城西四里，虞山之南，長十五里，廣九里。傳說殷周之際，太公姜尚嘗釣於此，故名，又名西湖。昆承湖位於常熟城東南五里，廣長各十八里。錢陸燦康熙《常熟縣志·水·昆承湖》：“舊傳有蜃，舟人夜行或見之，屹如巨岸。遇水滂，呼吸煙霧，騰駕風波，沿湖之田，莽為巨浸，田家患之。”可見兩湖水滂為患，由來已久。敗戶：破損易壞的門戶。指沿湖農家。

(3)頹波：向下奔流的水波。《水經注·聖水》：“又東，頹波瀉澗，一丈有餘，屈而南流也。”

(4)短簔：短蓑衣。蓑，又作“蓑”，孟郊《送淡公》詩：“腳踏小船頭，獨速舞短蓑。”以上二句意思說夜間的睡夢，懸於飄蕩無依的小艇上；晨起整理炊具，短小的蓑衣浸透了雨水。

(5)厄日：困苦的日子。厄，困苦，危難。

漁山故里所在的吳地，位於長江下游，每年春夏之交，常遇靈雨成災，漁山自幼孤貧，長期生活在民間，對民生疾苦感同身受，充滿體恤同情，時時形諸吟詠。漁山於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四月作《山中苦雨詩圖卷》（今藏上海博物館），寄呈許之漸，上題《歎雨十六韻》；《三餘集》則有《沒田詞》，與這首詩皆屬同調。

寒月和蔣南涯⁽¹⁾

冬月仍堪賞，詩人奈爾寒。清輝有餘鑒，⁽²⁾歲晚不多看。冷透荒荒白，⁽³⁾明翻樹樹殘。未暇隨雪棹，⁽⁴⁾先滿逐吟鞍。⁽⁵⁾相望憶秋別，無眠愁夜闌。此時呵凍筆，⁽⁶⁾影入畫圖難。⁽⁷⁾

(1)蔣南涯：詩人之友，生平待考。題目據《寫憂集》，陸、顧、李三本作《和蔣南涯賦得寒月》。這首詩又見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又王石谷吳漁山袖珍冊》及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28幅。

(2)清輝：清亮的光輝，光采。杜甫《月圓》詩：“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輝。”指月光。

(3)荒荒：黯淡無際貌。杜甫《漫成》詩：“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

(4)未暇：陸、顧、李三本及《墨井書畫集》作“未斜”。雪棹：猶雪夜訪戴。晉王徽之（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忽憶戴逵（安道）。戴時在剡，即便夜乘小舟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見《世說新語·任誕》。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詩：“昨夜吳中雪，子猷佳興發。萬里浮雲捲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此寓其意。

(5)吟鞍：謂吟詩時乘坐鞍馬之上，一邊趕路，一邊吟詠。林逋《山園小

梅》詩：“憶着江南舊行路，酒旗斜拂墮吟鞍。”

(6) 凍筆：天寒時筆毫凝凍變硬，故稱。范成大《南塘冬夜唱和》詩：“寒缸欲暗吟方苦，凍筆難驅字更遒。”

(7) 《又王石谷吳漁山袖珍冊》詩末題：“《賦得寒月》，書似蒼竹表妹丈正之。吳歷。”蒼竹，顧震字子克，號蒼竹。江蘇吳縣人。見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下冊，頁998，當即其人。同冊王石谷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題《李成雪村歸棹圖》稱為“蒼竹老親翁”。《墨井書畫集》詩末題：“《賦得寒月》，書似孝翁老先生正。吳歷。”又《雨郊雜賦》末題：“《雨郊雜賦》十二首之二，似孝翁老先生正。吳歷。”（見《詩鈔補遺》）孝翁，王時敏《雲峰蒼松圖》款題：“庚戌秋初，畫似孝翁老父臺教正，治弟王時敏。”見李一等編《清代山水畫風》，圖67。庚戌，指康熙九年庚戌（1670），王時敏既稱之為“老父臺”，而自稱“治弟”，則其人應為王時敏故里太倉州的地方長官，與漁山所稱之“孝翁老先生”應為同一人。故漁山之《雨郊雜賦》詩畫及其他有關孝翁之作，應作於早年在太倉追隨王時敏之時。

次韻送馮半人歸蘭陰⁽¹⁾

春晴烏目鶉鳩聲，⁽²⁾無計重留越水行。⁽³⁾別袂風牽搖岸柳，⁽⁴⁾歸舟月滿動江城。⁽⁵⁾路穿桑柘人逃稅，⁽⁶⁾家近烽煙地廢耕。君到蘭陰芳樹裏，流鶯枕畔自多情。

(1) 馮半人：詩人之友。生平待考。蘭陰：指蘭溪。縣名。屬浙江省。隋金華縣地，唐咸亨五年析金華西部置蘭溪縣，屬婺州。宋因之，明清屬金華府。西南有蘭陰山，故以蘭陰為蘭溪的代稱。

(2) 烏目：烏目山。虞山的別稱。錢陸燾康熙《常熟縣志·山》：“虞山在縣治西北一里……《山海經·注》云：吳之烏目山也。”鶉鳩：又名鶉鳩。陸機《毛詩草木蟲魚疏·宛彼鳴鳩》：“鶉鳩，灰色，無繡頂，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鶉逐婦。’”

(3) 越水：越中之水。從吳中至蘭溪，水路自運河至杭州，再由杭州經富春江、桐江、蘭江可達。沈約《八詠》：“吳山高矣杳難度，越水深兮不可測。”

(4) 別袂：猶把袂。臨別時握袖，表示親暱。李益《城西竹園送裴佶王達》詩：“遠行從此始，別袂重淒霜。”

(5) 江城：指常熟。自常熟城經白茆塘、梅里塘諸水可達長江。

(6) 桑柘：桑和柘。柘，木名，桑屬。葉可飼蠶，木材密緻堅韌，可製弓，木汁能染赤黃色。梅堯臣《新霽登周王城》詩：“水鳥傍人煙，河流隔桑柘。”

關於這首詩的寫作年代，下錄詩有《戊午重陽風雨，因憶去年小春日，半人來客虞山……》，證以詩中“春晴”、“流鶯”之句，可知半人於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十月來客虞山，至十七年戊午（1678）春返蘭溪。此為詩人送別之作。至於腹聯下句“家近烽煙”云云，蓋因其時“三藩”之亂尚未平定。

板橋魚影⁽¹⁾

魚戲春橋春水忙，影隨飛沫下迴塘。⁽²⁾知君詩意耽濠興，⁽³⁾老我漁竿入夢長。

(1) 板橋：用木板架設的小橋。韋應物《往雲門郊居途經迴流作》詩：“纔遵板橋曲，復此清澗紆。”

(2) 迴塘：迂迴曲折的溪流或湖塘。吳中稱橫向流動的溪流為塘，如橫塘、白茆塘等。梁簡文帝（蕭綱）《西齋行馬》詩：“廣路拂青柳，迴塘遶碧莎。”

(3) 濠興：濠濮之興。猶濠濮間想。相傳莊子與惠施遊於濠梁之上，見儻魚從容游出，因辯論魚之知樂與否。又莊子釣於漢水，卻楚王之聘。後因以濠濮喻高人寄身閒居之所。《世說新語·言語》：“簡文入華林

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次韻和許侍御仲冬六日，⁽¹⁾集同人於興福精舍，聽王渭春說書，⁽²⁾時聖公客松陵，⁽³⁾有寄懷之作，⁽⁴⁾余嘉平七日至，⁽⁵⁾聖公已歸，賦此

聞道吳江雪又飛，⁽⁶⁾愛吟楓落滯將歸。⁽⁷⁾寺門鶴守空臺月，徑竹風吹醉客衣。⁽⁸⁾詩酒易忘賓共主，古今難說是耶非。我來恰遇還山日，茗碗泉香夕未稀。⁽⁹⁾

(1)許侍御：指許之漸。仲冬六日：指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即西曆1675年12月22日。

(2)興福精舍：即興福庵，位於蘇州城內西北隅嘉魚坊。建於南宋嘉定年間，明宣德年間重建，後廢為葉氏別業。順治十二年(1655)，僧證研買地復興。原大學士金之後建藏經閣，改今名。參閱同治《蘇州府志》三九。王渭春：生平未詳。

(3)聖公：即聖予。蘇州興福庵僧，默容徒弟，證研徒孫。松陵：江蘇吳江縣的別稱。

(4)作：陸、顧、李三本作“句”。

(5)嘉平七日：指同年十二月初七日，即西曆1676年1月21日。

(6)吳江：縣名。五代吳越王錢鏐置，明清時代屬蘇州府。

(7)楓落：楓落句。《新唐書·崔信明傳》：“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後因用楓落句代指詩文的警句。此謂聖予在吳江因耽吟詠而留連忘返。

(8)寺門二句：幾隻白鶴守候着冷冷清清的寺門，空有高臺風月的清夜佳景，因主人未歸而無人賞會；幽靜的竹徑，清風徐來，吹拂着已醉客人的衣袂。

(9)茗碗：茶碗，茶具。黃庭堅《以椰子茶瓶寄德孺》詩：“炎丘橄木實，入用隨茗碗。”

康熙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初八日(1676年1月22日)，即漁山興福庵次日，許之漸為聖予題漁山原贈默容《做古山水冊》，見卞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詳《交遊文略》)，可以對讀。

問鄰漁⁽¹⁾

里巷茅茨八九虛，⁽²⁾那堪徵稅問鄰漁。只今縱有張吳郡，⁽³⁾未必牽舟岸上居。

(1)鄰漁：鄰里的漁民。鄰，陸本作“隣”。

(2)茅茨：茅草屋頂，也指茅屋。白居易《效陶潛體詩》：“榆柳百餘樹，茅茨十數間。”又陳造《泊慈湖北岸》詩：“漁翁家葦間，蝸居無鄰伍。”

(3)張吳郡：所指待考。

這首詩寫吳地的漁民苦於徵稅，相繼逃亡，十室九空。其嚴重程度，令漁山慨歎，謂而今即使有像張吳郡那樣能體恤百姓的官長，逃亡的漁民，也未必肯牽船靠岸，重新回到陸上居住，反映了詩人對貧苦漁民的深切同情。《三餘集》中有《漁父吟》及《放舟把釣》，亦屬同類之作。

戊午重陽風雨，⁽¹⁾因憶去年小春日，半人來客虞山，⁽²⁾禴培相邀泛秋，⁽³⁾有五人焉。今半人未至，雍若已亡，禴培、天石各鍵兩戶，⁽⁴⁾無復登臨之興。蓋兩年間死生聚散，有足悲者。予欲賦詩以自慰，不覺雨添墨池，⁽⁵⁾濕雲滿紙，遂成泛雨圖寄於禴培⁽⁶⁾（二首）

去年晴霽泛湖光，⁽⁷⁾共愛吟秋葉正黃。⁽⁸⁾今日雨風重九冷，白衣何處孟嘉亡。⁽⁹⁾

(1) 戊午：指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

(2) 去年：指康熙十六丁巳（1677）。小春日：十月間的某日。小春，小陽春，即農曆十月。

(3) 禴培：生平未詳。陸、顧、李三本作“祖培”。禴，祈禱鬼神，同“詛”、“謔”。改作“祖”不通。泛秋：秋日在水面上泛舟。

(4) 雍若：生平未詳。天石：康熙十一年（1672）虞山何世貞著《崇正必辯》，參閱人名題：“吳歷漁山、唐璘天石閱。”天石應即唐璘。

(5) 賦詩以自慰：《寫憂集》無“以”字，此據陸、顧、李三本。墨池：陸、顧、李三本作“墨汁”。

(6) 濕雲：帶着雨意的濃雲。崔櫓《華清宮》詩：“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寄於禴培：《寫憂集》無“於”字。

(7) 晴霽：雨止無雲，天氣晴朗。陳造《九日登樓》詩：“九日歡娛異前日，幾年晴霽有今年？”

(8) 吟秋：在秋天裏吟詠遊賞。譚用之《秋日闌田送人隨計》詩：“仆射陂前是傳郵，去程鸚鵡弄高秋。”

(9) 白衣：官府給役小吏之服。《南史·陶潛傳》：“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

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逢弘送酒至，《續晉陽秋》作：“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使也。”杜審言《重九日宴江陰》詩：“降霜青女月，送酒白衣人。”詩人在此以陶潛自喻。孟嘉：字萬年，晉江夏人。少有才名。太尉庾亮領江州，任為從事，後為桓溫參軍。性嗜酒，飲多舉止不亂，自謂得酒中真趣。嘉為陶潛外祖父。潛集中有《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謂其卒年五十一。此喻雍若。

除詩題中提到的《泛雨圖》外，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五載有漁山《吟秋圖》，題詩云：“去年晴泛小春暖，共愛吟秋木葉黃。今日風雨重九冷，白衣何處孟嘉亡。”僅略改數字。款題：“康熙十六年丁巳十月三日（1677年10月28日）晚窗擬古，桃溪子吳歷。”所詠為康熙十七年戊午重陽之事，日期卻題十六年丁巳小春日，以彼記事錯亂，應為偽作。

二

湖山楓荻依然在，⁽¹⁾兩見陰晴人不同。⁽²⁾閉戶畫成詩老健，⁽³⁾寄君還泛雨濛濛。⁽⁴⁾

(1) 楓荻：楓，木名，葉至秋而色變紅；荻，草名，至秋而抽生扇形的黃色花序。故詩文中常以楓林或楓荻形容秋色。

(2) 兩見陰晴：謂去年見晴，而今年見陰。

(3) 老健：老成而勁健。白居易《戲呈諸少年》詩：“縱有風情應淡薄，假如老健莫誇張。”陸游有《老健》詩。此句作自嘲語。

(4) 君：指禴培。

謝許侍御惠馬跡山芋⁽¹⁾

滑敵蓴羹狀似鴟，⁽²⁾從前馬跡少人知。只今休作羊

蹄誤，⁽³⁾ 細剝新苗認紫皮。⁽⁴⁾

(1) 許侍御：指許之漸。馬跡山：在武進東南境太湖中，山水清幽，素為名儒碩彥之淵藪。陳玉璣康熙《常州府志·山川·馬跡山》：“山麓周百二十里，……山西地名西青，石壁屹立，下有四穴，跡圓各盈尺，深五六寸，水落則見，舊經謂秦王巡幸馬所踐，故名。”青嶼祖居槐榮堂所在的夫椒山，即馬跡之從山。跡，各本原作“蹟”。

(2) 蓴羹：用蓴菜嫩葉調煮成的菜羹。蓴，即蓴菜。葉呈橢圓形，深綠色，浮於水面，長江以南多野生。嫩葉可作蔬菜。《晉書·張翰傳》載，翰在洛陽，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東歸。後遂以蓴羹鱸膾為思鄉之典。鴟：鴟鵂，貓頭鷹的一種。又蹲鴟為芋的別稱。《史記·貨殖傳》：“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正義》：“蹲鴟，芋也。”八大山人《傳綦寫生冊·蹲鴟》：“洪崖老夫煨榾柮，撥盡寒灰手加額。是誰敲破雪中門，願舉蹲鴟以奉客。”《交遊詩錄》許山《家青嶼雪中惠芋寄謝》之二作“凍鴟”。

(3) 誤：陸、顧、李一本作“悞”。

(4) 新苗：陸、顧二本作“紅苗”；李本作“細苗”。

許山《棄瓢集》二有《家青嶼雪中惠芋寄謝》五首，之二云：“渾沌連蹇縮凍鴟，個中真味有誰知？稚兒拾得胡盧笈，世上英雄只相皮。”與漁山詩同用支韻。許山字青浮，於漁山、南浦為同里知友，與青嶼亦頗多往還。蓋漁山與青浮同受青嶼馬跡山芋之惠，遂同賦詩致謝。參閱《交遊詩略》。

挽王煙客夫子(八首)⁽¹⁾

婁水音傳信又疑，⁽²⁾ 雨窗燈暗淚雙垂。呼兒早為開行篋，⁽³⁾ 檢得生平示我詩。⁽⁴⁾

(1)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康熙十九年(1680)條：“六月十七日，王煙客時敏卒，年八十九。先生有挽詩八首。”

(2) 婁水：又名婁江、劉河。在江蘇吳縣東。源出太湖，東北流經蘇州、崑山、太倉等地，又東入長江。此以婁水為王煙客故里太倉的別稱。信又疑：半信半疑。

(3) 行篋：裝行李的小箱。《宋史·馬伸傳》：“伸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

(4) 示我詩：煙客贈漁山原詩，今已不可見。可見者有《贈虞山王石谷》詩，見《王煙客集·西廬詩草》下及王翬《清暉贈言》一。

漁山最後一次赴婁水拜謁煙客，有文獻可徵者為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小春十月。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載，漁山《寫劉長卿詩意立軸》，款題：“小春二十有一日，曉窗恭呈湘翁老夫子教正。虞山門人吳歷。”又有《倣倪高士溪山亭子立軸》，款題：“乙卯小春十日恭呈太原老夫子教正。虞山門人吳歷。”煙客與湘碧(王鑑)同住婁水，從題款可知，漁山此次赴婁，先謁煙客，再謁湘碧，贈畫以慰兩師衰年落寞情懷。

二

負笈悠悠歲月長，⁽¹⁾ 墨池影在綠微茫。⁽²⁾ 憶初共擬癡黃筆，⁽³⁾ 川色巒容細較量。⁽⁴⁾

(1) 負笈：謂背笈遊學。笈，書箱。《抱朴子·祛惑》：“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晉書·王裒傳》：“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鄉邑僉以為邴原復出。”

(2) 墨池：為古代著名書法家洗筆硯之池。如浙江紹興有墨池，相傳為晉王羲之洗硯池。江西臨川有王羲之學書洗硯的墨池，宋曾鞏為撰《墨

池記》。河南陝州有漢張芝臨池學書的墨池。此喻煙客太倉故里寫字作畫之處。

- (3)癡黃：大癡黃公望的簡稱。李潛之《清畫家詩史》甲上謂煙客“尤擅長大癡法，晚年益臻神化，邱壑渾成，雲煙動蕩”。
- (4)川色巒容：謂畫中所描繪的河流景色與峰巒面目。

三

東園春盡夏西田，⁽¹⁾手植三槐菡萏邊。⁽²⁾縱有綠陰柑酒在，⁽³⁾也應啼碎鳥聲圓。

- (1)東園：吳偉業《歸村躬耕記》引煙客語，謂其祖錫爵致政歸里，“蕭閒杜門，不知家人生計。性愛田野，嗜花藥，開種竹之圃於東郊，築藝菊之亭於北郭”。故東園當為煙客祖遺種竹之圃。
- (2)菡萏：荷花的別稱。《詩·陳風·澤陂》：“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菡，陸、顧、李三本作“萏”。
- (3)柑酒：以柑、橙釀成的酒。又稱柑釀。崔豹《古今注》：“安定郡王以柑釀酒，名洞庭春色。”高啓《嘗葡萄酒歌》：“吳都不數黃柑釀，隋殿虛傳玉蕊名。”

這首詩寫煙客暮年的鄉居生活，可與煙客本人《西田感興》諸詩對讀，見《西廬詩草》上。

四

清閼岩堯倚晚天，⁽¹⁾桐花開後月空圓。⁽²⁾光搖四壁古圖在，依舊華亭畫對懸。⁽³⁾壁間宋元真跡，每與華亭對懸。⁽⁴⁾

- (1)清閼：清閼閣。元倪瓚的藏書閣，在江蘇無錫，後為祇陀寺。此喻煙

客收藏法書名畫之處。岩堯：又作岧堯。高峻、高聳。《水經注·河水》：“魏氏起玄武觀于芒垂，張景陽（協）《玄武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峙岧堯’。”

- (2)桐花：桐，木名。有梧桐、油桐、泡桐等種。此蓋指梧桐。
- (3)華亭：董其昌，松江華亭人，故以華亭為董其昌的代稱。此指其畫作。
- (4)壁間二句：據陸、顧、李三本補。跡，三本原作“蹟”。

五

早輕祿位狎群鷗，⁽¹⁾不逐雞聲海曙秋。⁽²⁾遺得書囊便無底，⁽³⁾曾無《封禪》茂陵求。⁽⁴⁾

- (1)早輕祿位：煙客於崇禎十三年庚辰（1640），在太常寺少卿任上以病告歸。次年，瞿式耜作《贈王煙客五十壽》詩，句云：“人物江東後，官聯北斗颺。望隆方用晦，秩峻轉周防。”即詠其事。見《瞿式耜集》二。
- 狎群鷗：狎鷗。與鷗鳥親近，喻隱居生活。秦系《山中崔大夫有書相問》詩：“客在煙霞裏，閑閑逐狎鷗。”曹松《江西題東湖》詩：“時人見黃綬，應笑狎鷗還。”
- (2)雞聲：雞鳴報曉之聲。元好問《榆社硤口村早發》詩：“幾時不屬雞聲管，睡徹東窗日影偏。”海曙：海濱天曉，海日初昇。喻坦之《發浙江》詩：“海曙霞浮日，江遙水合天。”太倉濱海，故云。
- (3)書囊：盛公文或書的袋子。也用為書的通稱。皎然《送鄔修之洪州觀兄弟》詩：“書囊山翠濕，琴匣雪花輕。”蘇復之《金印記》傳奇《刺股讀書》：“叔爹，書囊無底，如何讀得盡？”此句謂煙客學問淵博，著述甚豐。
- (4)封禪：帝王祭天的典禮。在泰山上築土為壇祭天，報天之功，稱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闢場祭地，報地之功，稱禪。《大戴禮·保傳》：“封泰山而禪梁甫。”茂陵：古縣名。今陝西興平縣地。漢初為茂鄉，屬槐里縣。武帝陵墓在此，因置為縣，屬右扶風。《史記·司馬相如傳》載，

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武帝遣使至其家求遺書，相如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使奏其書，武帝異之。後數年，武帝即祭后土，封泰山，禪梁父。又宋林逋臨終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時人高其志識。參閱《題問梅圖》注(3)。

下聯以委婉之筆，褒揚乃師煙客忠於前明，不仕新朝。煙客臨歿之際，惲南田隨王石谷謁見於病榻，煙客執南田手而瞑。煙客歿後，南田作《哭王奉常煙客先生》七絕二十四首，其詩表述煙客之明遺民身份較爲直率。如之一：“相韓家世舊青霜，牢落先朝老奉常。縱使雲霄參玉樹，白頭遺恨在滄桑。”又句云：“江山非復舊時春，浩劫難留一外臣。”“隻眼乾坤遺老盡，從今東海竟無人。”“可憐淚作漫天雨，沒盡桑田一夜潮。”（《甌香館集》六）與漁山此詩可稱同調。

六

病日愁霖死不休，⁽¹⁾而今屋角少鳴鳩。⁽²⁾烏衣巷內無乾處，⁽³⁾卻是兒孫涕泗流。⁽⁴⁾

(1) 愁霖：久雨。曹植有《愁霖賦》。又江淹《雜體詩·張黃門協》：“有奔興春節，愁霖貫秩序。”吳地多雨，太倉濱海低地，常積潦成災。煙客《西田感興·敘》：“且也洪潦爲災，田廬胥溺，卒歲無計，萋楚徒嗟。”又有七律題爲《丙申九月之望西田積潦與月光交映滉漾空明一碧千頃……》（《西廬詩草》上）。

(2) 鳴鳩：即斑鳩。鳩之大者。《詩·小雅·小宛》：“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楊基《久雨》詩：“今朝雨聲絕，又聽斑鳩啼。”此反用其意，謂雨絕而少聞鳩鳴聲。

(3) 烏衣巷：地名。在今南京市東南。三國吳時於此置烏衣營，以兵士服

烏衣而名。東晉時，王謝諸望族居此。劉禹錫《烏衣巷》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此喻煙客太倉故里。惲南田《哭王奉常煙客先生》之十三：“烏衣門巷綠楊遮，風月平泉故相家。”意同。

(4) 涕泗：眼淚和鼻涕。《詩·陳風·澤陂》：“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七

恨不生前再細論，須臾一別夢中存。⁽¹⁾廬居願得松楸下，⁽²⁾那敢高聲哭墓門。⁽³⁾

(1) 須臾：片刻。《荀子·勸學》：“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佛教謂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見《俱舍論》一二。

(2) 廬居：猶廬墓。古禮遇君父、尊長之喪，就墓旁築小屋居住，稱廬墓。《水經注·泗水》：“今泗水南有夫子塚……即子貢廬墓處也。”松楸：松樹與楸樹，多植於墓地。

(3) 那敢句：李商隱《哭劉賁》詩：“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此用其意。

八

執紼沙溪水亂飛，⁽¹⁾丹旌遙映樹重圍。⁽²⁾江南江北來相弔，愁絕人間齒德稀。⁽³⁾

(1) 執紼：牽引靈車的繩索。古時，送葬的人牽着靈車的繩索以助行進，因稱送葬爲執紼。《禮·曲禮》：“助葬必執紼。”

(2) 丹旌：祭祀、喪禮或喜慶等用的銘旌。旌，又作“旛”。李適《帝幸興慶池戲競渡》詩：“拂露金輿丹旛轉，凌晨繡帳碧池開。”

(3) 齒德：年齒與德望。此指年高德劭之輩。惲南田《哭王奉常煙客先

生》之十八：“名德巍然世所尊。”意同。

溪口⁽¹⁾

我移住溪口，未老頭先白。年年苦春雨，今歲更淫溢。⁽²⁾老屋盡傾頽，⁽³⁾人聲水氣塞。四顧無火光，濕雲昏樹色。短牀蛙坐鳴，破巢龜所匿。⁽⁴⁾閭閻更幾存，⁽⁵⁾我豈庇眠食？⁽⁶⁾憑誰報天閻？⁽⁷⁾君門九重闕。⁽⁸⁾

(1)溪口：地名。應在常熟境內。

(2)更淫溢：《寫憂集》作“便洋溢”。淫溢，謂淫雨積水，泛濫成災。

(3)盡傾頽：《寫憂集》作“半傾頽”。

(4)破巢句：陸、顧、李三本作“破窠龜巢匿”。蘇軾《黃州寒食詩》：“破窠燒濕葦，那知是寒食。”

(5)更幾存：陸、顧、李三本“更”作“無”。

(6)我豈句：謂我又哪能尋得托庇之處，得以安眠就餐？

(7)天閻：天門。屈原《遠遊》：“命天閻其開闔矣，排閻闔而望予。”此指天帝。

(8)君門九重：指宮禁。《楚辭》宋玉《九辯》：“君之門以九重。”《注》：“君門深邃，不可至也。”此指天門。

“憑誰報天閻”句，陸、顧、李三本作“憑誰報君王”。漁山為明遺民，以淫霖成災，而求報知天帝，較諸求訴於人王更合情理。改“天閻”為“君王”，較原作等而下之。

送朱舜水之日本(二首)⁽¹⁾

征帆出海渺無津，但見長天不見塵。一日風波十二

險，⁽²⁾要須珍重遠遊身。⁽³⁾

(1)題目據《寫憂集》，陸、顧、李三本作《送友》。朱舜水：朱之瑜，1600-1682，字魯與，號舜水，浙江餘姚人。明季諸生。崇禎、弘光間屢奉徵辟不就。南都陷，依黃斌卿於舟山，乞師日本，既許而未果。後流寓長崎，移居江戶，服明衣冠，講學授徒二十餘年，學風被於東瀛。卒年八十三，諡文恭先生。

(2)十二險：柳宗元《賀破東平表》：“恃東齊十二之險，誘臨淄三七之兵。”謂山川險阻之衆。此喻海上風濤險阻。

(3)遠遊身：陸、顧、李三本作“遠歸身”。

關於朱舜水赴日本。據翁洲老民《海東逸史·舜水先生別傳》載，舜水自隆武三年（順治四年，1647）奉黃斌卿之命赴日乞師後，復由舟山、安南數度赴日，圖謀恢復。“己亥（順治十六年，1659）朝（魯）王金門。時朱成功、張煌言會師入長江。之瑜主建威伯馬信營。……常往來兩軍間，克瓜洲、下鎮江，皆親歷行陣。未幾事敗，益彷徨無所向，返日本。……之瑜之返日本也，諸將留之，張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參閱《朱舜水全集·附錄》。

至於漁山與舜水之因緣。漁山詩學之師錢牧齋，前已與鄭成功暗通款曲。鄭成功進攻南京失敗後，常熟白茆港尚有鄭氏將領所率之船舶百餘艘。“牧齋欲附之隨行，後因鄭氏白茆港之舟師，為清兵所擊毀，故牧齋隨行之志終不能遂”（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1168）。從此詩可知，漁山亦隨牧齋，與鄭氏義軍有所聯絡。這兩首詩即作於順治十六年（1659）朱舜水自江南赴日本之時。陸、顧、李以下諸本，將詩題改為《送友》，與將《哭臨桂伯瞿相國》改為《哭友》如出一轍，目的皆在隱諱漁山與南明的關係。

二

春風日日送行旌，⁽¹⁾誰送天涯九萬程？⁽²⁾自古無情是楊柳，今朝攀折昨朝生。⁽³⁾

(1)行旌：出行時的旌旗儀仗。對人出行的敬稱。猶行旆。嚴維《送薛尚書入蜀》詩：“凝笳臨水發，行旆向風翻。”

(2)九萬程：《莊子·逍遙遊》：“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又王十朋《寄萬大年》詩：“九萬程遙共退飛，江南竹葉後先歸。”此喻赴日本路途遙遠。

(3)攀折：陸、顧、李三本作“欲折”。

下聯“自古無情是楊柳，今朝攀折昨朝生”二句，體現了詩人對即將遠行的前輩友人朱舜水惜別依依、情意殷殷的誠摯交誼。漁山蓋已預感此別將成永訣。而舜水赴日本後，作《漫興》詩云：“遠逐徐生跡，移舟住別峰。遺書搜孔壁，仙路隔秦封。流水去無盡，故人何日逢？鄉書經歲達，離恨轉重重。”“故人”云云，漁山當為其一。

贈梅村太史⁽¹⁾

水繞溪迴石路深，白雲遮屋樹重陰。⁽²⁾山中不管鳴騶至，⁽³⁾惟聽泉流淨客心。

(1)梅村太史：指吳偉業。村，原作“邨”。

(2)重陰：重重陰影，謂樹陰濃密。曹植《應詔詩》：“爰有樛木，重陰匪息。”

(3)鳴騶：顯貴出行，隨從的騎卒吆喝開道，曰鳴騶。孔稚珪《北山移文》：“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

細繹詩意，宛然一幅溪山高隱圖。漁山蓋以詩畫贈梅村也。

贈唐茂弘孝廉之澎湖⁽¹⁾

買得清溪六月涼，松風滿地水汪洋。山中縱有丹書至，⁽²⁾亦付人間夢短長。

(1)題目據《寫憂集》，陸本作《贈唐茂弘孝廉》，顧、李二本改“弘”作“宏”，以避乾隆帝諱。唐茂弘：唐字量，1607-1676，字茂弘，又字聞川，號嬾雲道人，江蘇武進人。崇禎舉人。明亡後與兄字昭偕隱，有《聞川集》。參閱卷首唐字昭《桃溪集序》註(2)。澎湖：群島名，在臺灣島西大海中，與泉州金門相望。明屬晉江縣，清康熙間平臺灣後，置澎湖廳。陸、顧二本《墨井詩鈔》上卷終於此詩。

(2)丹書：帝王頒給功臣的一種證件。《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陸道淮刻《墨井詩鈔》時，將詩題“之澎湖”三字刪去，蓋恐觸犯清廷忌諱。張壽鏞《海東逸史序》述鄭成功奉魯監國（朱以海）駐澎湖事稱，魯監國十四年己亥（順治十六年，1659）五月，“成功徙王澎湖島，而滇中使王復監國。庚子（十五年，順治十七年，1660），王在澎湖島，成功克臺灣王其地。辛丑，十六年（順治十八年，1661），王在澎湖島，四月，成功復居王金門。五月，成功卒，海上諸臣議復王監國，十一月二十三日王薨，而監國於是終”（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586）。鄭成功《復臺》詩云：“田橫尚有三千客，茹苦間關不忍離。”唐字量與兄字昭皆明遺民，江上之役後，江南明遺民多以澎湖為田橫之海島，唐氏蓋欲赴澎湖依鄭成功和魯監國。其事亦非《寫憂集》無以發其覆。

和蕭寺無聊紀事⁽¹⁾

霜落千林雁滿空，⁽²⁾客心孤迥興還同。池無春草詩難就，⁽³⁾屏有秋蠅畫未工。⁽⁴⁾山勢崢嶸蠶舍外，⁽⁵⁾波光繚繞鶴庭中。由來名酒逾求璧，且醉苕溪作釣翁。⁽⁶⁾

(1) 這首詩又見陳瑚《確庵文稿》七上《苕溪集》，附確庵原作之後。蕭寺無聊紀事：指確庵原作《蕭寺無聊予吟詩漁山作畫漫成紀事》。確庵子陳邀及門人包自根和作附漁山詩後。參閱《交遊詩略》。無聊，《寫憂集》“聊”作“憫”。陸、顧二本這首詩以下屬《墨井詩鈔》下卷。

(2) 千林：衆多的林木。杜甫《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詩：“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

(3) 池無春草：相傳南朝宋謝靈運極賞從弟惠連，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自以為得神助。此反用其意，借池無春草喻詩思枯竭。

(4) 屏有秋蠅：猶誤墨成蠅，就落筆之誤而改成之畫。《白孔六帖·圖畫》：“曹不興誤點屏風，因就畫為蠅，孫權謂是真，以手彈之。”此亦反用其意。以上二句為漁山自謙語。包自根和詩“丹青今見虎頭工”，與確庵原作“看到奇山畫更工”之句及《口占贈漁山》詩，皆讚揚漁山工畫。

(5) 蠶舍：飼蠶的屋舍。《魏書·徐遵明傳》：“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

(6) 苕溪：水名，一名苕水。有二源：出浙江天目山南者為東苕溪，出天目山北者為西苕溪，至吳興合流稱苕溪，由小梅、大淺兩湖口入太湖，相傳此水夾岸多苕花，秋時飄散水上如飛雪，故名。與雷溪同為吳興的別稱。

這首詩至《和弔孫太初處士墓》六題七首，皆為康熙四年乙巳

(1665) 漁山隨陳確庵再遊吳興時作。

和擬買山茗上⁽¹⁾

近得看雲湖水頭，⁽²⁾喜將身世付林邱。⁽³⁾聽詩月夜同癯鶴，⁽⁴⁾沽酒花村有健牛。⁽⁵⁾綠滿新篁供笑傲，紅分野燒恣遨遊。⁽⁶⁾向平早謝人間累，⁽⁷⁾長從元真釣碧流。⁽⁸⁾

(1) 擬買山茗上：當為陳確庵原作。《確庵文稿·苕溪集》未見。買山，《世說新語·排調》：“支道林(遁)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後以買山指歸隱。茗上，苕溪之上。

(2) 湖水頭：湖，指太湖。吳興地臨太湖南岸，故云。

(3) 林邱：又作“林丘”，樹林與山丘。杜甫《題張氏隱居》詩：“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借指隱居之地。

(4) 癯鶴：瘦鶴。鶴多骨姿清瘦，故稱。

(5) 沽酒句：杜牧《清明》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此隱括其意。村，原作“邨”。

(6) 野燒：猶“野火”。嚴維《荆溪館呈丘義興》詩：“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

(7) 向平：即向子平，東漢朝歌人。光武帝建武中，兒女婚嫁已畢，遂不問家事，出遊名山大川，不知所終。白居易《閑吟贈皇甫郎中親家翁》詩：“最喜兩家婚嫁畢，一時抽得向平身。”

(8) 元真：玄真。即玄真子。為避康熙帝諱改。唐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年十六擢明經，肅宗時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曾被貶為南浦尉，赦還後不復仕，隱居江湖，自號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此自號。

遊天聖寺詠趙松雪瀟湘畫壁⁽¹⁾

咫尺千山在，⁽²⁾淋漓萬壑流。⁽³⁾雨昏林遠近，波亂鳥

沈浮。有竹還留怨，⁽⁴⁾無花亦帶愁。⁽⁵⁾并刀何處得？翦取半江秋。⁽⁶⁾

(1) 這首詩又見陳瑚《確庵文稿》七上《苕溪集》，附確庵和韻詩後。確庵和韻詩即《遊天聖寺詠壁上趙松雪畫瀟湘手跡和漁山韻同遜兒》。

天聖寺：乾隆《浙江通志·寺觀·湖州府》載，寺在湖州府治北。唐吳言故宅，中和二年捨為寺，名景清禪院。宋天聖八年改為天聖寺。宣和中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建炎元年復改天聖寺。趙松雪：即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因賜第湖州，故為湖州人。入元，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文敏。詩書畫皆自成家。書稱趙體，畫變南宋畫院格調，開元代畫風。

(2) 咫尺千山：猶咫尺千里。形容在短少的畫幅內，能畫出寥廓深遠的景物。釋彥淙《後畫錄·宋展子虔》：“尤善樓閣人馬，亦長遠近山川，咫尺千里。”

(3) 淋漓：霑濕或下滴貌。杜甫《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

(4) 有竹句：竹，指斑竹。怨，謂湘妃怨。斑竹，即紫竹，竹身有紫色或灰褐色的斑紋。又稱湘妃竹，古代神話傳說謂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舜妃娥皇、女英南來尋舜帝遺蹤，思帝不已，淚下霑竹，竹悉成斑，後化為湘水女神。洪昇《黃式序出其祖母顧太君詩集見示》：“斑竹一枝千滴淚，湘江煙雨不知春。”此句意同。

(5) 無花句：陸游《東窗遺興》詩：“花氣襲人渾欲醉，鳥聲喚客又成愁。”此反用其意。

(6) 并刀：并州剪刀。古代并州所產的剪刀，以鋒利著稱。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此用其意。何處得：《寫憂集》作“何處覓”。此據陸、顧、李三本及《確庵文稿》。

秋日同確庵師、子莊遊道場山(二首)⁽¹⁾

放棹晴湖裏，⁽²⁾青山兩岸斜。松門深窈窕，⁽³⁾竹徑暗

交加。望遠秋方好，尋幽誤亦嘉。雲峰何處是？鐘磬在煙霞。⁽⁴⁾

(1) 這兩首詩又見陳瑚《確庵文稿》七上《苕溪集》，附確庵《秋日同漁山遜兒遊道場山往還各得二首》之後。子莊：陳遜字。道場山：山名。同治《湖州府志·輿地略》：“道場山在城南十里。舊名雲峰。昔訥和尚辭師出巡禮，師曰：‘逢道場即止。’訥經此山，遂留，後建寺，山頂有塔。下有笑月亭、愛山亭。其陽有伏虎巖，有瑤席池，有仰高、宜晚、望潮三亭，其下有歸雲等庵，頗幽勝。”

(2) 放棹：泛舟。棹，劃水行船。通“櫂”。又作船的代稱。范成大《夏日田園雜興》詩：“千頃芙蕖放棹嬉，花深迷路晚忘歸。”

(3) 窈窕：深邃貌。陶潛《歸去來兮辭》：“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4) 鐘磬：佛寺懸掛的鐘及敲擊以集僧眾的鳴器或鉢型的銅樂器。武元衡《春題龍門香山寺》詩：“衆香天上梵仙宮，鐘磬寥寥半碧空。”

二

盡日登臨好，千峰勢不齊。黃花山路靜，白鳥水天低。佛國猶談虎，⁽¹⁾僧窗亦養雞。⁽²⁾酒酣歸興晚，睥睨欲烏啼。⁽³⁾

(1) 佛國：佛的出生地，指天竺，即古印度。此指佛寺。猶談虎：道場山南有伏虎巖，為宋訥禪師伏虎遺跡，其所建寺亦稱伏虎道場。吳景旭《蘭次吳郡公題吳興八景奉和》之六《道場選勝·訥禪師居此建伏虎道場》：“暫分野外閒鷗性，來見林間伏虎蹤。”

(2) 僧窗：猶僧舍。王安石《金陵懷古》詩：“山水寂寥埋王氣，風煙蕭颯滿僧窗。”

(3) 睥睨：斜視。《後漢書·仲長統傳》：“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和雲峰登多寶塔⁽¹⁾

卻從一徑上高峰，古塔週遭樹色濃。⁽²⁾秋水綠奔吳地遠，晚霞紅襯越山重。渡頭風急沈魚唱，⁽³⁾洞口雲飛見鶴蹤。⁽⁴⁾曲曲清溪何處所，幾家煙火出青松？

(1) 這首詩又見陳瑚《確庵文稿》七上《苕溪集》，附確庵原作《雲峰登多寶塔》及陳遜和作之後。

(2) 週遭：周遭。週，同“周”。四圍，周圍。劉禹錫《金陵五題·石頭城》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3) 魚唱：漁唱。漁人所唱的歌。

(4) 鶴蹤：鶴的蹤跡。張正蒙《雨夜宿王孟起山莊話舊》詩：“侵苔冷鶴蹤。”

領聯“秋水綠奔吳地遠，晚霞紅襯越山重”二句，寫秋天的黃昏從多寶塔上，向北眺望太湖和吳地，向南眺望天目山諸峰所見的絢麗景象，極工。

和弔孫太初處士墓⁽¹⁾

行到歸雲高隱地，⁽²⁾孤猿野鶴尚哀鳴。晴溪綠滿侵難盡，⁽³⁾秋葉紅稀踏未平。壟上只今惟虎跡，⁽⁴⁾堂前何處有瓢聲？⁽⁵⁾持竿白首煙波裏，寂寞無人問姓名。⁽⁶⁾

(1) 弔孫太初處士墓：確庵原作，見陳瑚《確庵文稿》七上《苕溪集》。孫太初處士墓，同治《湖州府志·輿地略·陵墓》：“處士孫一元墓，在道場山下，歸雲庵之東。……(吳綺)《憶蘿月》詞並序：‘孫太初墓在道場山麓，即孫一元葬處。墓在荆榛中，無過問者。余力為修葺，作太白

亭覆其上，集諸名士落成之。吳洗馬偉業為碑。’”

(2) 高隱：志行高潔的隱士。南朝梁阮孝緒有《高隱傳》。又指高士隱居之處。張蠙《送薛郎中》詩：“好編高隱傳，多貌上昇真。”

(3) 晴溪：晴日的溪流。此指苕溪。侵：侵淫。漸進貌。此句謂苕溪上的浮蘋荇藻長滿水面，一望無際。

(4) 虎跡：指伏虎巖，為宋代訥禪師遺跡。詳見《秋日同確庵師子莊游道場山》之二注(1)。跡，《寫憂集》作“蹟”。

(5) 瓢聲：《太平御覽·琴操》：“許由無杯器，常以手捧水。人以一瓢遺之。由操飲畢，以瓢掛樹。風吹樹，瓢動，歷歷有聲。由以為煩擾，遂取捐之。”後遂用為隱居清高之典。《明史·隱逸傳》載，孫一元出遊時，“攜鐵笛、鶴瓢”。道場山有掛瓢堂。程繼朋《尋孫太初先生掛瓢堂》詩：“地僻餘紅藥，堂空長綠苔。掛瓢人已往，惟見野僧來。”(陶煊、張燦輯《國朝詩的·浙江卷》六)

(6) 陸、顧、李三本句末《注》：“歸雲，庵名。”

這首詩的詩題據陸、顧、李三本，《寫憂集》作《和韻弔孫楚墓》；李本在題下加注：“晉孫楚字太初。見《晉史》。”據《晉書》五六本傳，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未載其歸隱吳興事。可知孫太初非孫楚。《明史·隱逸傳》：“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故號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軌誅，故變姓名避難也。一元姿性絕人，善為詩，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烏巾白裕，攜鐵笛、鶴瓢，遍遊中原，東踰齊魯，南涉江淮，歷荆抵吳越。所至賦詩，談神仙，論當世事，往往傾其座人。鉛山費宏罷相，訪之杭州南屏山。……時劉麟以知府罷歸，龍溪以僉事謝政，並客湖州。與郡人故御史陸崑善，而長與吳琬隱居好客，三人者並主於其家。琬因招一元入社，稱苕溪五隱。一元買田溪上，將老焉。舉人施侃雅善一元，妻以妻妹張氏，生一女而卒，年止三十七。琬等葬之道場山。”又《明史·費宏傳》載，宏字子

充，成化間進士第一，正德中累遷戶部尚書。嘉靖初入輔政，持重識大體，明習國家故事。楊廷和去位，遂為首輔。後為張璁、桂萼所構致仕。及萼死，璁亦去位，再起官如故，卒諡文憲。可知孫太初隱於茗溪，亦嘉靖間事。

與陸上游論元畫⁽¹⁾

誰言南宋前，未若元季後？⁽²⁾ 淡淡荒荒間，⁽³⁾ 絢爛前代手。⁽⁴⁾ 一曲晴雨山，幾株古松柳。⁽⁵⁾ 筆到豁厓處，白雲帶泉走。⁽⁶⁾ 當其弄化機，⁽⁷⁾ 欲洗町畦醜。⁽⁸⁾ 知者有幾人？畫手一何有？⁽⁹⁾ 我初濫從事，⁽¹⁰⁾ 敗合常八九。⁽¹¹⁾ 晚遊於天學，閣筆真如帚。⁽¹²⁾ 之子良苦辛，⁽¹³⁾ 窮搜方寸久。⁽¹⁴⁾ 茲與論磅礴，⁽¹⁵⁾ 冥然夙契厚。⁽¹⁶⁾

(1) 詩題據《寫憂集》，陸、顧、李三本作《與陸子上游論元季畫》；《三餘集》刊本作《與沈子冷論元人畫》，《墨井道人詩稿·三餘集》作《與沈子論冷元人畫》。沈子謂沈惠子。方豪先生謂蓋陸道准與沈惠子兩人皆得此詩（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陸道准、張觀光》）。茲以《寫憂集》為主，與各本對校。

(2) 南宋前：指中國山水畫以董源、巨然為代表的時代。元季後：指以元季四家王蒙、倪瓚、吳鎮和黃公望為代表的時代。按南宋山水之說，歷來以董巨為元季四家的淵源所自。故以上二句云云。

(3) 淡淡荒荒：淡淡，晏殊《無題》詩：“柳絮池塘淡淡風。”荒荒，楊萬里《霜曉》詩：“荒荒瘦日作秋暉。”此謂色調淺澹，畫風樸拙。

(4) 絢爛：光彩炫耀。周紫芝《竹坡詩話》：“東坡（蘇軾）嘗有書與其侄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澹。’”《三餘集》刊本及《墨井道人詩稿》作“煊爛”。

(5) 一曲二句：畫面上遠處一角彎曲的雨後青山，蒼翠欲滴；近處幾株枝

幹挺拔的古松，和幾株婀娜多姿的古柳。

(6) 筆到二句：畫到幽崖深谷之處，飄動的白雲與潺潺的山泉彷彿相伴而行。豁厓，豁，深邃，空虛；《三餘集》刊本及《墨井道人詩稿》“厓”作“崖”，“帶”作“與”。

(7) 弄化機：探索造化的奧秘，形容技法臻於絕妙之境。化機，范成大《秋日田園雜興》詩：“橘蠹如蠶入化機。”

(8) 町畦醜：由於門戶之見所造成的不足。町畦，田界、田塍。喻界限、規矩、約束。《莊子·人間世》：“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無町畦。”

(9) 有：《三餘集》刊本及《墨井道人詩稿》作“能”。畫手：畫家。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蘇軾《次韻魯直書伯時所畫王摩詰》：“詩人與畫手，蘭菊方春秋。”《三餘集》刊本及《墨井道人詩稿》作“畫者”。

(10) 濫從事：濫竽充數，廁身其間。此為自謙語。

(11) 敗合句：失敗者常常十有八九。合，應當。歐陽修《與丁學士》：“不如意十常八九。”此寓其意。

(12) 晚遊二句：方豪《釋》：“漁山晚年修道後，不常作畫。故曰：‘晚遊於天學，閣筆真如帚。’”（《吳漁山先生三餘集校釋》）晚遊於天學，《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作“晚年惟好道”。閣筆，擱筆。閣，放置。同“擱”。

(13) 之子：《三餘集》刊本及《墨井道人詩稿》作“沈子”。

(14) 窮搜句：意謂對此常縈於心，求索已久。方寸，指心。

(15) 論磅礴：論畫。即詩題之“論冷元人畫”。磅礴，解衣磅礴，指作畫。《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作“超逸”。

(16) 夙契：前世的交情。徐陵《為貞陽侯與王僧辯書》：“親鄰之通，夙契逾深。”《寫憂集》作“契夙”。此據陸、顧、李三本。

雞聲⁽¹⁾

喔喔來何早！⁽²⁾ 村荒少相應。⁽³⁾ 初含海光動，⁽⁴⁾ 再促

塵夢醒。獨憐志士老，負爾三回聽。

- (1) 這首詩又見《三餘集》刊本及《墨井道人詩稿》。
 (2) 喔喔：雞鳴聲。喔，音 wò。張籍《羈旅行》：“晨雞喔喔茆屋傍，行人起掃車上霜。”
 (3) 村：陸本作“邨”。
 (4) 初含：初啼。含，口中銜物，喻雞啼狀。海光：海面上的曙光。李群玉《峽山寺上方》詩：“東峰下視南溟月，笑踏金波看海光。”

“獨憐志士老，負爾三回聽”二句，借古人“聞雞起舞”之典而反用其意，抒寫歲月蹉跎，報國無門，壯心已灰的感慨，格調近於《病馬》詩。

題黃子久虞山小築(二首)⁽¹⁾

癡黃小築傍溪灣，⁽²⁾松徑蕭蕭木葉斑。⁽³⁾秋靜絕無遊
 屐到，⁽⁴⁾一峰蒼翠板橋間。⁽⁵⁾

- (1) 《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僅載第一首，第二首據《三餘集》刊本及《墨井道人詩稿》補。黃子久：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峰，又號大癡道人。
 (2) 癡黃小築：即詩題之“虞山小築”。黃公望傳世畫作，多以虞山與富春山為題。龐鴻文光緒《常昭合志稿·人物·畫家》：“公望居小山，日以酒發其高曠，恒卧於石梁，面山飲畢，投甕於水而去，卒悟山水神觀。”小築當為子久虞山山居。溪灣：溪流彎曲處。許渾《溪亭》詩：“溪亭四面山，橫柳半溪灣。”黃公望《李咸熙秋嵐凝翠圖》詩：“江亭復立蒼樹杪，招提高出碧溪灣。”
 (3) 蕭蕭：搖動貌。屈原《九歌·山鬼》：“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木葉：《寫憂集》及顧、李二本作“水葉”。屈原《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應以“木葉”為是。

- (4) 遊屐：出遊時所穿的木屐。《三餘集》刊本作“屐履”。此用為遊人的代稱。
 (5) 板橋：用木板架設的小橋。溫庭筠《商山早行》詩：“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半榻圖書草閣寒，⁽¹⁾白波流映竹千竿。⁽²⁾吟成坐愛虞
 山晚，⁽³⁾雨過常添拂水看。⁽⁴⁾

- (1) 半榻：短桌子。榻，几案，小桌為几，大桌為案。徐彥伯《閔怨》詩：“塵埃生半榻，花絮落殘機。”草閣：以草搭蓋的小閣。杜甫《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詩：“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
 (2) 白波：白浪。《莊子·外物》：“白波若山，海水震蕩。”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詩：“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3) 坐愛：因愛。坐，因，由於。杜牧《山行》詩：“停車坐愛楓林晚。”此寓其意。
 (4) 拂水：拂水巖，在虞山南劍門之下，為虞山勝景之一。錢陸燦康熙《常熟縣志·山·虞山》：“拂水巖者，下臨山阿，崖壁峭立，懸瀑兩石間，南風激而倒濺，微若噴珠，盛如飛練，故名。”據此句所詠，虞山小築應位於虞山南麓，雨天可見拂水奇觀。

雪村問路⁽¹⁾

飢雀寒無語，⁽²⁾飛飛不出村。⁽³⁾雪晴見葦戶，⁽⁴⁾翁媪
 曝南暄。⁽⁵⁾我來問路口，先與道微言。⁽⁶⁾

- (1) 這首詩又見《三餘集》刊本及《墨井道人詩稿》，茲以《寫憂集》為主，與諸本互校。
 (2) 飢雀：張雨《風雪中得金陵諸公書》詩：“飢雀擗窗紙。”寒無語：陸、顧、李三本和《三餘集》刊本及《詩稿》“無”作“多”。
 (3) 飛飛：習習而飛。習習，頻飛貌。曹植《野田黃雀行》：“拔劍削羅網，

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4) 葦戶：葦茭編成的門戶，形容居室簡陋，猶葦門。參閱《訪張西又用少陵訪朱山人韻》注(2)。葦，葦茭，草名。

(5) 翁媪：老翁與老婦。辛棄疾《清平樂·村居》詞：“茅簷低小，窗外青草。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媪？”曝南暄：猶曝背。以背向日取暖。曝，音 pù。李欣《野老曝背》詩：“百歲老翁不種田，唯知曝背樂殘年。”

(6) 微言：精微之言，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此指天主教義。此句《寫憂集》作“笑指默何言”。陸、顧、李三本“何”作“無”。

瓶梅

遠離根土自芳春，⁽¹⁾托在冰壺獨養真。⁽²⁾瘦帶竹松閒氣節，清餘霜雪候精神。燈前對影猶含笑，帳底聞香更絕塵。⁽³⁾從此吟鞭休別訪，⁽⁴⁾臘醅初熟正相親。⁽⁵⁾

(1) 芳春：春天。陸機《長安有狹邪行》：“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2) 冰壺：盛冰的玉壺。比喻潔白。駱賓王《上齊州張司馬啓》：“加以清規日舉，湛虛照於冰壺；玄覽露凝，朗機心於水鏡。”養真：猶養性。陶潛《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注》：“曹子建《植》《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

(3) 絕塵：超絕塵俗。《晉書·庾亮傳》：“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跡，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樂，不與人爭利。”

(4) 吟鞭：鳴鞭。喻出遊。文同《送潘司理秘校》詩：“吟鞭搖嶺月，倦枕拂溪雲。”

(5) 臘醅：冬季釀製的酒。陸游《村居初夏》詩：“臘醅初見坼泥開。”

領聯“瘦帶竹松閒氣節，清餘霜雪候精神”二句，寫瓶中臘梅，

以松竹襯托而顯其氣節，以霜雪照映而顯其精神，可謂別出機杼，不讓古人佳句。

雪夜

梅枝斜壓竹枝邊，冷逼吟窗客未眠。⁽¹⁾一夜忽飛三尺雪，曉來炊斷說豐年。⁽²⁾

(1) 吟窗：謂在窗下吟詠。岑參《送楊錄事充潼關判官》詩：“平明猶未醉，斜月隱吟窗。”又林希逸《題馬和之覓句圖》：“鶴夢未回更幾轉，吟成應是月黃昏。”

(2) 炊斷：炊煙斷絕。因積雪太深，貧窮之家無法獲取柴米。豐年：瑞雪兆豐年。古人以為初春的大雪預兆豐年。羅隱《雪》詩：“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此寓其意。

懷陸上游在日本⁽¹⁾

春已暮，⁽²⁾子未歸。扶桑日出早，⁽³⁾練水落花稀。⁽⁴⁾人傳久在長祁島，⁽⁵⁾海闊蒼茫鳥不飛。

(1) 詩題據《寫憂集》，陸、顧、李三本無“陸”字。陸上游：即陸道淮。這首詩又見王輔銘《國朝練音初集》九《吳歷》，題作《懷陸子上游在日本》。

(2) 暮：《國朝練音初集》作“莫”。

(3) 扶桑：古國名。《梁書·扶桑國傳》：“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按其方位，位置約相當於日本，故後來沿用為日本的代稱。

(4) 練水：又稱練川、練祁塘。水名。自嘉定縣城東出，至寶山縣西北羅店鎮東北流入長江。此為嘉定的代稱。

(5)長祁島：即長崎島。長崎自十七世紀初期起成爲日本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自三十年代後期起，日本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將對外貿易限制在長崎一港，祇准中國船和荷蘭船前往貿易。上游蓋附搭赴日貿易的唐船前往。

題鳳阿山房圖贈侯大年(五首)⁽¹⁾

鳳阿山房梧與竹，⁽²⁾憶昔曾圖宣紙幅。⁽³⁾下筆有聲如鳳鳴，秋風秋雨常簌簌。⁽⁴⁾

(1)這五首詩又見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吳漁山鳳阿山房圖冊》。上款題：“鳳阿山房圖，墨井道人擬古。”下款題：“大年同學先生鳳阿山房圖成，並題請正。墨井道人。”大年與漁山同遊於陳確庵之門，故稱同學。亦見王輔銘《國朝練音初集》九《吳歷》。《寫憂集》、《國朝練音初集》及陸、顧、李三本皆併爲一首。此據《過眼錄》改。鳳阿山房圖：漁山繪者有數本，一爲立軸，現藏上海博物館，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36幅及《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83；一爲圖冊，據立軸複製，即《穰梨館過眼錄》所載者。一亦爲立軸，構圖與上海博物館藏者相同，款題：“《鳳阿山房圖》，康熙十六年丁巳七月（1677年7月30日至8月27日）。墨井道人寫。”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26幅。一爲圖卷，款題：“《鳳阿山房圖》，墨井道人擬古。”見《畫舫藏珍——紀念黃兆鎮、黃秉章先生捐贈展》。其後又有梅庚、吳道賢之作。侯開國《鳳阿集·鳳阿山房圖詠記》：“往昔曾屬吳漁山歷作《鳳阿山房圖》，中草堂一楹，傍梧竹數十本。命工裝池，懸之堂中，意得如此圖者以居之，實未暇築也。既而複製小冊，屬諸同志爲詩以詠之。而梅子耦長、吳子道賢復爲圖於其首。因請張子漢瞻（雲章）爲之記。”侯大年：侯開國初名榮，字大年，號鳳阿，江蘇嘉定人。少負軼才，受業於陸元輔，考授通判不就，假館於虞山席氏。親炙於陸隴其，隴其歿，編次其遺書。文沖和峻潔，詩雄深樸老，爲膠城八子之一。

- (2)鳳阿山房：楊震福光緒《嘉定縣志·第宅園亭·鳳阿山房》：“侯開國讀書處，常熟吳歷、宣城梅庚先後繪圖，秀水朱彝尊書額，懸仍貽堂後側軒，山房實未建。”
- (3)憶昔句：漁山作《鳳阿山房圖軸》款題：“康熙十六年丁巳七月，予從梁溪歸，憶此寫寄。”據此句及大年《鳳阿山房圖詠記》可知，圖軸之作在前，《圖冊》之作及題詠在後。
- (4)簌簌：象聲詞。蘇軾《喜雪贈李公擇》詩：“沈沈夜未眠，簌簌聲初落。”

關於鳳阿山房之由來。大年伯祖峒曾，弘光元年乙酉（1645）爲嘉定抗清領袖；祖岐曾，兩年後以庇匿抗清領袖陳子龍受株連，皆殉國難。侯氏一族家難疊起，顛沛流離。大年伯父沔，字秬園；父涵，字研德，入清棄諸生，皆爲飽學志節之士。大年中歲返里後，每思復新西第。西第之葉池，爲峒曾、岐曾兄弟少時讀書處，亦爲峒曾率二子幾道、雲俱自沈殉國處。大年謀復新之如漁山圖中位置，以述祖德，守先業。至於“鳳阿”之義，語出《詩·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飄風自南”；“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喻其先祖數世立朝，文章政事，諫諍節慨，不啻飄風之入卷阿，鳳凰之鳴高岡，參閱《交遊文略》侯開國《鳳阿山房圖詠記》。

其後鳳阿山房雖未建成，《圖冊》徵得漁山和朱彝尊、姜宸英、宋駿業、許山、顧嗣立、錢良擇、蔣拱辰、王撰、馮武、錢澄之、王朴、梅庚、方中德、孫致彌等名流數十人題詠，由此引出清初畫壇和詩壇的一段佳話，實由當時風氣有以致之。

我愛君家樹作鄰，追前筆底興還新。萬叢濃蔭碧如海，⁽¹⁾那辨琴材並笛身。⁽²⁾

(1)叢：陸、顧、李三本作“藜”。藜，“叢”的異體字。

(2)琴材：梧桐可製琴，故稱為琴材。雍陶《孤桐》詩：“歲晚琴材老，天寒桂葉凋。” 笛身：笛由竹製成，故稱竹為笛身或笛材。

綠天日日吟尊聚，⁽¹⁾歲歲桐生添幾樹。四圍竹又長兒孫，⁽²⁾放梢直見凌雲處。⁽³⁾

(1)綠天：謂綠陰茂密，遮天蔽日。陶穀《清異錄》：“懷素居零陵庵，東郊植芭蕉，巨帶幾數萬，取葉代紙，號其所曰綠天，厥後道州刺史追作《綠天銘》。” 吟尊：吟詩飲酒。尊，酒器。字別作“樽”。

(2)竹長兒孫：謂竹抽生新篁，猶竹孫。蘇軾《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詩：“不用長愁挂月村，檳榔生子竹生孫。” 范成大《三月十六日石湖書事》詩：“菱母尚能瘦，竹孫如許長。”

(3)放梢：謂樹枝迅速抽長。梢，樹枝的末端。《寫憂集》作“稍”，應為筆誤。

回首當年鸞鳳遊，⁽¹⁾卷殘孔語獨幽憂。⁽²⁾商歌激烈寡相和，⁽³⁾簪纓拋卻棲山邱。⁽⁴⁾

(1)鸞鳳遊：鸞鳳，鸞鳥與鳳凰。古人常用以喻賢俊之士。賈誼《弔屈原賦》：“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 遊，遊學。謂外出求學。此喻遊於陳確庵之門。陳瑚《從遊集》下：“大年，研德之子也，又學於翼王（陸元輔），年少而好學。己亥（順治十六年，1659）之冬，予過膠上，研德命之執經於予，時方揣摩古今文字，不汲汲為聲詩，然簡其數首，已摘藻如春華，泠泠可諷矣。”

(2)卷殘：卷末。殘，殘缺，剩餘。 孔語：意味深長之語。孔，深遠。 幽憂：深重的憂勞。參閱陳瑚《從遊集序》注(11)。大年之父研德卒於康熙五年丙午（1666），年五十五。陳瑚《確庵文稿》七下《山樓集·挽侯研德二首·序》稱：“吾友侯研德，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予從亂後得交其人，美豐儀，善談論。賦詩屬文，落筆敏妙。生平嘗以留侯、鄒侯自況。一旦化為鬼物，聞而深痛之。……乃作此詩，寄吾徒大年，

焚諸靈前。”大年之幽憂當指此。

(3)商歌：悲涼低音的歌。《淮南子·汜論》：“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後以喻自薦求官。陶潛《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4)簪纓：古代官吏的冠飾，因以喻顯貴。張說《滄湖山寺》詩：“若使巢由知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張雲章《樸村文集》二二《鳳阿先生傳》：“入太學，試京闈，又試吏部，當得通判州事，非其好也。久之不自得，慨然有歸隱志，思築室於家園之葉池。”可為以上二句注腳。

而今所適惟漫爾，⁽¹⁾與物榮枯無戚喜。⁽²⁾林深不管鳳書來，⁽³⁾終歲臥遊探畫理。⁽⁴⁾

(1)漫爾：漫，放縱，隨意，徒然。爾，助詞，用於句末，表示語氣。陸游《小酌》詩：“投老宦遊真漫爾，平生懷抱固超然。”

(2)與物榮枯：順遂天地萬物的榮枯變化，而不以個人的寵辱窮達為懷。 戚喜：《寫憂集》作“感慰”。悲哀與歡喜。猶戚欣。陶潛《形影神·神釋》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此寓其意。

(3)鳳書：《春秋元命苞》：“火離為鳳皇銜書，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瑞。”張說《羽林恩詔觀御書王太尉碑》詩：“誰家羽林將，又逐鳳書飛？”此以鳳書喻朝廷徵辟之書。

(4)臥遊：謂欣賞山水畫以代遊覽。倪瓚《顧仲贊來聞徐生病瘥》詩：“一畦杞菊為供具，滿壁江山入臥遊。”

葡萄西酒⁽¹⁾

葡萄西酒滿瓶香，欲獻金門道路長。⁽²⁾料得此非儀狄造，⁽³⁾不妨飛騎進君王。

(1)葡萄西酒：即葡萄酒。色有赤、白、黃多種。漢時來自西域，唐時已能

自釀。葡萄，也作“蒲桃”。王翰《涼州詞》：“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此指當時西洋教士從歐洲帶來的葡萄酒。

(2)金門：金馬門的省稱。漢武帝得大宛馬，乃命東門京以銅鑄像，立馬於魯班門外，因稱金馬門。東方朔、主父偃等皆待詔金馬門。《史記·東方朔傳》：“（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後沿用為官署的代稱。此指朝廷。

(3)儀狄：相傳夏禹時發明釀酒的人。《戰國策·魏》：“昔者帝女命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

漁山之瞭解西洋葡萄酒並形諸吟詠，應在與西洋教士往還之後。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印《史料旬刊》第三期載康熙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1709-1710）兩廣總督趙弘燦、廣東巡撫范時崇奏西洋教士進貢葡萄酒摺五件。其中《趙弘燦、范時崇會奏西洋人沙國安等進葡萄酒摺》稱：“本年閏七月初拾日，臣等接到住澳西洋人沙國安等信壹封，內開：多樂聞皇上利用真葡萄酒，特托人採買寄來，……計開加納列國葡萄酒壹箱，柒拾小瓶；伯爾西亞國葡萄酒貳箱，共貳拾大圓瓶；波爾圖噶國葡萄酒貳箱，共貳拾肆方瓶。臣等因未請聖示，不敢遽行齎送。應否進呈，伏候聖旨。”康熙肆拾玖年閏柒月拾肆日硃批：“隨便帶來。”從漁山詩可知，在此之前，西洋葡萄酒不但用於領聖體的宗教儀式，而且已成爲進呈康熙帝的貢品。

雨 後

重陽雨後氣陰陰，⁽¹⁾孤坐齋頭抱膝吟。⁽²⁾短杖不須扶足力，好山隨興去登臨。⁽³⁾

(1)陰陰：陰暗。王維《積雨輞川莊作》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

(2)抱膝：手抱膝而坐，有所思貌。《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注》引《魏略》：“（亮）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劉琨《扶風歌》：“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3)隨興：猶乘興，王昌齡《出柳山口至壘石灣野人室中寄張十一》詩：“景開獨沿曳，響答隨興酬。”

即韻題葭游圖⁽¹⁾

水天一色雁橫秋，⁽²⁾雨過斜陽映小洲。⁽³⁾拂面蘆花驚似雪，⁽⁴⁾豈知此是剡溪舟？⁽⁵⁾

(1)葭游圖：當亦爲漁山所作。葭游，在秋天蘆葦著花時乘舟出遊。葭，蘆葦。

(2)雁橫秋：謂雁陣呈“一”字形，橫掠過秋空。吳融《新雁》詩：“數聲飄去和秋色，一字橫來背晚暉。”

(3)映小洲：陸、顧、李三本作“影在洲”。

(4)蘆花：蘆葦至秋天莖端抽穗狀花冠，色白，狀似毛羽，即蘆花。張志和《漁父》詩：“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

(5)此是：陸、顧、李三本作“元是”。剡溪舟：剡溪，水名。剡，音 shàn。曹娥江的上游，北流入上虞，爲上虞江，在浙江嵊縣南。用晉王徽之《子猷》雪夜訪戴之典，參閱《寒月和蔣南涯》注(4)。

下聯“拂面蘆花驚似雪，豈知此是剡溪舟”二句，以雪喻水邊開天的蘆花，以雪夜訪戴的剡溪舟喻畫面上泛棹的小舟。巧思妙喻，作句天成。

民譽金子惠羊肩山童不報卻之⁽¹⁾

臘日誰敲風雪門？⁽²⁾遠遺情重比春溫。⁽³⁾山童不報竟辭去，意恐羊來踏菜園。⁽⁴⁾

(1)民譽金子：金造士字民譽，江蘇嘉定人。工山水，家藏名跡，朝夕臨摹，得宋元人秘。見光緒《嘉定縣志·文學》。又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康熙四十一年(1702)條：“《續口鐸日抄》兩見金民譽名，當是教友。”羊肩：羊的腿根部。山童：自稱其侍童的謙詞。真山民《幽棲》詩：“東風似見山童懶，自與幽人掃徑苔。”

(2)臘日：古時歲終祭祀百神之日。周以今農曆十月為歲終之月，故臘日在孟冬。漢以後行夏曆，以十二月為歲終之月，故臘日在十二月。

(3)遠遺：遠道前來餽送。遺，餽遺，餽贈，以食供人。春溫：春天的溫暖。蘇軾《夢雪》詩：“殘梅失春溫，破被生夜悄。”

(4)羊踏菜園：侯白《啟顏錄》：“有人常食菜蔬，忽食羊，夢五藏神曰：‘羊踏破菜園。’”後以嘲得美食而致腹疾。韓廷錫《山中答孟韓妹》書：“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園乎？然不欲虛妹一片至情，為妹一飽食，然後復素。”踏，李本作“蹈”。

燕 至

牀頭漏處已成坳，⁽¹⁾無力添新補舊茅。⁽²⁾自笑不如雙燕子，年年春至便修巢。⁽³⁾

(1)成坳：謂變成低凹不平的地方，為漏雨常年下滴所致。

(2)舊茅：破舊的茅屋。茅，陸、顧、李三本作“茆”。茆，通“茅”。

(3)便修巢：《寫憂集》作“築新巢”。此據陸、顧、李三本。

這首詩借燕子每年雙雙飛還，便銜泥修復故巢，而感慨自己牀頭屋漏，積年成坳，卻無力添加新草，修補破舊的茅屋。可作為詩人貧窮生活的寫照。

澄 湖⁽¹⁾

一碧連天萬頃秋，⁽²⁾波光不動思悠悠。漁人從未來湖上，為有魚蝦在濁流。⁽³⁾

(1)澄湖：位於江蘇吳縣、吳江、崑山三縣交界處，方圓數十里，與吳淞江、太湖、淀山湖相通。

(2)一碧：謂碧綠之色，一望無際。

(3)濁流：混濁的水流。以上二句化用“水至清則無魚”之典，謂湖面澄澈見底，湖中不產魚蝦，故漁人不來湖上。

問 潮

問潮入暮來何許？⁽¹⁾但見前舟閣前渚。⁽²⁾獨倚篷窗倦欲眠，⁽³⁾水禽月上寒無語。

(1)何許：何處，甚麼地方。阮籍《詠懷》詩：“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

(2)閣：放置，停止。同“擱”。此謂泊舟。《寫憂集》作“隔”，此據陸、顧、李三本。前渚：前面的岸邊。張九齡《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晚望》詩：“明發臨前渚，寒來淨遠空。”

(3)篷窗：即船窗。汪元量《湖州歌》：“靠着篷窗垂兩目，船頭船尾爛弓刀。”

蘇婁諸子見訪不值(二首)⁽¹⁾

到處霜楓映晚荷，⁽²⁾老年篷屋怕秋多。⁽³⁾歸來識認蒼

苔跡，知是諸君屐子過。⁽⁴⁾

- (1) 蘇婁：蘇州與太倉。婁，婁江，太倉的別稱。
- (2) 霜楓：楓葉到秋天而色變紅，詩文中常以霜楓或秋楓形容秋色。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曉霜楓葉丹。” 晚荷：荷花夏天盛開，故稱秋天的荷花為晚荷。錢翊《江行無題》詩：“晚荷人不摘，留取作秋香。”
- (3) 篷屋：用茅篷搭成之屋。喻貧者之居。
- (4) 屐子：即屐，木屐。底有二齒，以行泥地。 葉紹翁《遊園不值》：“應憐屐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以上二句化用其意。

非關來舸走風遲，⁽¹⁾我出乘潮別有期。⁽²⁾爭奈不逢江水上，至今吟恨夕陽時。⁽³⁾

- (1) 來舸：來船。謂蘇婁諸子所乘之船。
- (2) 乘潮：乘着潮水航行。劉長卿《送顧菴往新安》詩：“半是乘潮便，全非行路難。”陸游《秋日雜詠》：“白蟹鱉魚初上市，輕舟無數去乘潮。”
- (3) 爭奈二句：怎奈兩船不能相逢於江上，使我至今仍在夕陽西下時，吟詠着充滿悔恨的詩句。

關冕鈞《三秋閣書畫錄》下載，漁山於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在嘉定題《傲古山水冊》稱：“半厓先生於庚辰秋同惠于、綏吉二子訪予嚳城，予適往上洋失值。越二年，惠于復來。語及半厓有三湘七澤之遊，予不能即寫柳圖，檢笥得十小頁，以當吟伴遠遊耳。”可知這兩首詩作於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秋，而下首《寄半厓楚館》作於四十二年癸未稍後。亦可知“蘇婁諸子”即沈惠于、金綏吉和半厓。沈惠于，蘇州人，與金綏吉皆教友。

寄半厓楚館⁽¹⁾

楚澤花飛縱復橫，⁽²⁾書齋樹樹有啼鶯。⁽³⁾懸知路出江

頭近，⁽⁴⁾曾向斜陽弔屈平。⁽⁵⁾

- (1) 半厓：生平未詳。 楚館：楚地的館舍，趙抃《和戴天使重陽前一夕宿長沙驛》詩：“楚館夜衾涼，離人念故鄉。”也泛指旅舍。《寫憂集》作“楚中”。此據陸、顧、李三本。
- (2) 楚澤：猶七澤。指古時楚地諸湖泊。其中以雲夢澤為最著名。許棠《登凌敲臺》詩：“江截吳山斷，天臨楚澤遙。”
- (3) 啼鶯：鳴叫着的鶯。韋應物《聽鶯曲》：“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
- (4) 江頭：指汨羅江頭。汨羅江，水名，在湖南東北部。戰國楚屈原憂憤國事，懷石自沈於此。
- (5) 弔屈平：哀悼屈原。屈原名平。西漢賈誼謫遷長沙，作《弔屈原賦》。

好雨⁽¹⁾

墨雲起崇朝，⁽²⁾好雨遍南畝。新禾鬱將興，慰此亢旱久。⁽³⁾隔隴聞農歌，沮溺歡攜手。⁽⁴⁾念彼逃亡人，冒雨歸八九。彷彿涸轍魚，乍得西江澗。⁽⁵⁾吾欲賦歸來，去伴綠簑友。⁽⁶⁾理荒不憚勞，濕雲帶鋤走。⁽⁷⁾暮色岡壟分，牛羊認門柳。⁽⁸⁾地無虞芮爭，欣占歲其有。⁽⁹⁾

- (1) 好雨：應時之雨。杜甫《春夜喜雨》詩：“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 (2) 墨雲：黑雲。明太祖（朱元璋）《諭臨蒸教官》詩：“墨雲隙處天澄水，蒼海空中日曜陽。” 崇朝：從天亮到早飯之間，喻時間短促。《詩·衛風·河廣》：“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 (3) 亢旱：大旱。《三國志·吳書·陸遜傳》：“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賑貧民。”
- (4) 沮溺：春秋時的隱士長沮和桀溺。《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後來詩文常用為避世隱士之典。

- (5) 涸轍魚：猶涸轍之鮒。西江澗：西江之水。澗，水深而清澈貌。
《莊子·外物》載，莊周對監河侯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哉！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以上二句化用其意。
- (6) 賦歸來：晉陶潛辭官歸隱，作《歸去來兮辭》。後詩文常用爲歸隱之典。綠簔友：歸隱之友人。綠簔，綠色的簔衣。爲耕漁者雨季的裝束。韋莊《桐廬縣作》：“白羽鳥飛嚴子瀨，綠簔人釣季鷹魚。”
- (7) 理荒：整理荒地。陶潛《歸園田居》詩：“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此寓其意。
- (8) 門柳：陶潛《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故以門柳喻隱者之居。
- (9) 虞芮：商周時虞國和芮國。《史記·周本紀》：“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欣占句：謂欣喜地預卜今秋有個好收成。

漁山自幼孤貧，長期生活在民間，直接接觸下層百姓，對於民生疾苦和哀樂感同身受，充滿同情體恤之意，時時形諸吟詠。這首詩亦爲其中之一。

漢昭、上游二子過虞山郊居(二首)⁽¹⁾

海虞並過暮春年，門應無童已闕然。⁽²⁾ 墨井堂閒梁燕訝，⁽³⁾ 華軒客到里人傳。⁽⁴⁾ 陶籬菊瘦因苔厚，⁽⁵⁾ 蔣徑篁疏爲草妍。⁽⁶⁾ 怪得兒孫俱別館，⁽⁷⁾ 吾廬若磬亦空懸。⁽⁸⁾

- (1) 漢昭：王輔銘《國朝練音初集》七：“張觀光字漢昭，讀書精岐黃術，國學中推淹博。構園曰北田，即以自號。有《北田倡和詩》。”上游：《寫憂集》及李本“游”誤作“遊”。虞山郊居：指墨井草堂，位於常熟城郊，虞山之麓。
- (2) 門應無童：門應，應門，候門。李密《陳情表》：“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 (3) 閒：《寫憂集》作“間”。間，“間”的俗字。梁燕：棲於屋梁上的燕子。呂本中《兵亂後雜詩》：“往來梁上燕，相顧卻情親。”
- (4) 華軒：軒，古時一種曲轅有輻的車，爲卿大夫及諸侯夫人所乘，故以華軒爲高官的代稱。陶潛《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此用爲對來客的敬稱。
- (5) 陶籬：陶潛《飲酒》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故以陶籬爲隱者家園的代稱。林逋《郊園避暑》詩：“況有陶籬趣，歸禽語夕陽。”
- (6) 蔣徑：猶三徑。趙岐《三輔決錄·逃名》載，漢兗州刺史蔣詡，因王莽專權，辭官隱居，在竹林中開三徑，祇與求仲、羊仲兩人來往。陶潛《歸去來兮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以上二句意謂山園的菊花消瘦，是因爲籬邊長着厚厚的青苔；園內的小徑竹樹稀疏，是因爲長滿荒草。皆爲山園門可羅雀的自謙語。
- (7) 別館：謂館於別處。館，止宿，寓舍。
- (8) 若磬空懸：猶懸磬。形容空無所有，喻極貧。《世說新語·賢媛》：“陶公(侃)少有大志，家酷貧。……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縣，“懸”的本字。

常從物外作斯民，⁽¹⁾ 每念高懷道不貧。鐸化未離海上客，⁽²⁾ 夢歸長過練川濱。⁽³⁾ 錢貽臘月酒沽美，詩到春前恂放新。皮陸歲寒多唱和，⁽⁴⁾ 吾今與子豈辭頻？

(1) 物外：指世外，超脫於世事之外。《晉書·單道開傳》：“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

(2)鐸化:振鐸化人。鐸,古樂器名,形如大鈴。宣教政令時,用以警衆者。文事用木鐸,金鈴木舌;武事用金鐸,金鈴鐵舌。《周禮·地官·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天主教稱神甫爲司鐸,即採用儒家關於“司政教時振木鐸”之說,寓神甫振鐸宣教之意。海上:即上海。

(3)練川:又名練水、練祁塘。水名,又用爲嘉定的代稱。參閱《懷陸上游在日本》注(3)。

(4)皮陸:皮日休與陸龜蒙。皮日休字逸少,唐末襄陽人。曾隱居鹿門山,自號鹿門子。與陸龜蒙友善,多唱和,時稱皮陸。陸龜蒙字魯望,唐末長洲人,隱居松江甫里,時謂甫里先生。好放遊江湖之間,自號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

以上兩首詩作於詩人晚年在上海、嘉定傳道期間。領聯“鐸化未離海上客,夢歸長過練川濱”二句,正是對當年傳道生活的真實寫照。這一年春天,詩人返回虞山墨井草堂暫住,張觀光與陸道淮自嘉定過訪,遂有兩詩之作。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陸道淮、張觀光》:“蓋兩人皆爲教友,否則,漁山必不曰‘每念高懷道不貧’,而‘物外’、‘鐸化’等語,亦司鐸對教友口氣。”

題畫寄贈漢昭⁽¹⁾

春山花放棹晴湖,⁽²⁾日載詩瓢與酒壺。⁽³⁾客此十年遊興減,畫圖追寫亦模糊。⁽⁴⁾

(1)題目據《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三餘集》作《客此》;王輔銘《國朝練音初集》九《吳歷》作《題畫贈王玉谿》。王玉谿,名敬銘,字丹思,又號味間,亦嘉定人。康熙五十二年(1703)臚唱第一,官編修。山水師王原祁。生平有硯癖,畫不可以貸取。投以片石,無不立應。參閱

馮金伯《國朝畫識》八。

(2)棹晴湖:在晴日的湖面上蕩舟。晴湖,賈島《送人適越》詩:“晴湖勝鏡碧,寒柳似金黃。”

(3)詩瓢:貯詩稿的瓢。《唐詩紀事·唐球》:“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爲詩撚稿爲丸,納之大瓢中。後臨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沈沒,得者方知吾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胡仲弓《約枯崖話》詩:“清風資話柄,流水去詩瓢。”

(4)模糊:據《三餘集》,其餘各本作“模糊”。方豪《校釋》:“‘模糊’,俗寫也。”

從下聯上句“客此十年”云云,可知此爲漁山在嘉定傳道時,以詩畫寄贈漢昭。至於漢昭與漁山之筆墨因緣,從張雲章《墨井道人傳》“余家漢昭羅致特多”之句,和這首詩可見一斑。漢昭與王石谷亦有筆墨因緣,其《奉贈石谷先生》七古長詩,見《清暉贈言》九,從詩中可見其精於鑑賞。漁山贈畫特多,亦所以酬知己也。

題畫詩(四十首)⁽¹⁾

陌頭柳色暗毵毵,⁽²⁾欲寫離情忍淚緘。春雁可憐齊向北,⁽³⁾那堪遊子在江南。⁽⁴⁾

(1)題目據《寫憂集》,陸、顧、李三本作《題畫》。

(2)暗毵毵:暗,《寫憂集》作“碧”。毵毵,形容細長的枝葉。孟浩然《高陽池送朱二》詩:“澄波澹澹芙蓉發,綠岸毵毵楊柳垂。”

(3)可憐:可惜。李商隱《賈生》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4)這首詩又見漁山《春雁江南圖》扇頁,款題:“予與贊侯四兄同客邗溝,用大年意寫此。己酉春虞山吳歷並題。”原圖藏上海博物館。邗

溝，揚州的別稱。己酉，指康熙八年己酉（1669）。

陌頭柳色氍氍，正是古人折柳送別的季節。江南的遊子，強忍着淚水，緘好寫滿離情別恨的書札，托北飛的春雁，帶給北地的友人。朱舜水《陽九述略·虜害十條》：“仕宦有配發上陽堡、寧古塔之害，並入旗披甲之害。”自江上之役以後，江南士人以奏銷案、通海案和文字獄遣戍遼陽和寧古塔者相續於道，漁山在詩中一再抒寫對北地友人的思念，蓋有隱痛也。此詩不可以尋常題畫詩讀之。

二⁽¹⁾

雨歇遙天水氣腥，樹連僧屋雁連汀。松風謾謾行人少，⁽²⁾雲白山青冷畫屏。⁽³⁾戊申九月六日，⁽⁴⁾予從毘陵歸虞山，風雨寂寥，中有啜茗焚香之樂。八日晚晴，喜而圖此。

(1) 這首詩又見張照等《石渠寶笈》三五《雲白山青圖》。原注據該圖補入。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一四《清吳漁山山水二小幅合軸》之一亦載此詩，款題：“寫大癡設色遺意，吳歷題。”於《石渠寶笈》所載應為另一本。

(2) 謾謾：風聲。蘇軾《西湖壽星院此君軒》詩：“臥聽謾謾碎龍鱗，俯看蒼蒼立玉身。”

(3) 畫屏：有畫飾的屏風。此謂山光水色，有如畫屏。參閱《題畫贈何蕤音侍御》注(3)。

(4) 戊申九月六日：指康熙七年戊申九月初六日，即西曆1668年10月11日。

三

吟骨衝寒獨浩然，⁽¹⁾萬山飛雪滿江天，不知何處詩情

好？只在梅花月影邊。⁽²⁾

(1) 浩然：浩然之氣的省稱。正大剛直之氣。《孟子·公孫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文天祥《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2) 不知二句：林逋《山園小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楊萬里《雪夜尋梅》詩：“詩人莫作雪前看，雪後精神添一半。”此寓其意。

四

流水閒過岳麓西，⁽¹⁾幾重樹色隔雲溪。⁽²⁾客來盡日吟窗下，松靜門無一鳥啼。

(1) 岳麓：又作嶽麓，山名。在今湖南長沙市西郊。即南嶽衡山的北麓。又名麓山、靈麓峰，為衡山七十二峰之一。諸峰疊秀，下臨湘水。

(2) 雲溪：雲煙繚繞的溪流。蘇軾《羅浮山》詩：“雲溪夜逢瘡虎伏，斗壇畫出銅龍吟。”

漁山的題畫詩，往往與其清靜恬澹的山水畫風融為一體，以寄託其理想的生活境界和高懷逸致。這首詩即為同類作品之一。

五

春風阡陌草初平，⁽¹⁾遠岫煙浮細雨晴。⁽²⁾白屋門前烏柏樹，⁽³⁾夕陽高下鷓鴣聲。⁽⁴⁾

(1) 阡陌：田間小路。陶潛《桃花源記》：“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2) 遠岫：遠處的峰巒。吳均《同柳吳興何山集送劉餘杭》詩：“輕雲初遠岫，細雨沐單衣。”

(3)白屋:古代貧民的住屋,屋頂用白茅覆蓋,或木材不加油漆。《漢書·吾丘壽王傳》:“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劉長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詩:“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烏柏:即“烏白”。落葉樹,實如胡麻子,以鳥喜食其實而名。參閱《相城湖懷古》注(3)。

(4)鷓鴣:鳥名。形似母雞,頭如鶉,背毛有紫赤浪文。俗象其鳴聲曰“行不得也,哥哥”。崔豹《古今注·鳥獸》:“南山有鳥,名鷓鴣,自呼其名,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希出。”辛棄疾《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詞:“江晚正愁予,深山聞鷓鴣。”

六

夢迴西望碧山微,⁽¹⁾一水斜陽鳥不飛。欲採青黃蓮子葉,⁽²⁾寄君先製卧雲衣。⁽³⁾

(1)碧山:青綠色的山峰。李白《贈從弟宣州長史昭》詩:“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對。”

(2)蓮子葉:蓮葉。

(3)卧雲衣:隱者的衣服,喻生活高潔。韋莊《婺州和陸諫議將赴闕懷陽羨山居》詩:“道開燒藥鼎,僧寄卧雲衣。”屈原《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以上二句寓其意。

七

疏筴竹屋灑西東,⁽¹⁾幾曲煙巒樹色同。⁽²⁾滿眼酒酣何處去?夕陽還訪浣花翁。⁽³⁾

(1)疏筴:猶疏籬。稀疏的籬笆。筴,陸、顧、李三本作“芭”。灑西:夔州府城東有大灑水,注入長江。又有東灑水。杜甫在夔時曾租屋以

居,其集中有《暮春題灑西新賃草屋》詩五首。

(2)煙巒:煙雲繚繞的峰巒。

(3)浣花翁:浣花,浣花溪。一名濯錦江,又名百花潭。在四川成都市西郊,為錦江支流。溪畔有杜甫故居浣花草堂。杜甫《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詩:“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故以浣花翁為杜甫的別稱。此喻隱居的長者。

漁山之於杜甫,除這首詩外,還有《題寫杜少陵詩意軸》及《杜少陵詩意圖跋》,詳見《畫跋補遺》。

八

曲曲清溪細草香,茆堂嘉木擁千章。⁽¹⁾白雲冉冉山逾碧,⁽²⁾坐愛吟詩秋葉黃。

(1)茆堂:用茅草搭蓋的堂屋。猶草堂。歐陽修《鎮陽讀書》詩:“卻尋茆堂在,高卧泰山傍。”嘉木:材美之木。郭璞《梧桐贊》:“桐實嘉木,鳳凰所棲,爰代琴瑟,八音克諧。”千章:大材曰章。《史記·貨殖傳》:“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

(2)冉冉:漸進的樣子。朱熹《次韻劉彥采觀雪之句》詩:“但有西北雲,冉冉東南飛。”

九

玉山佳處列芙蓉,⁽¹⁾咫尺桃源路萬重。⁽²⁾此境不知誰領會,年年花雨白雲封。⁽³⁾

(1)玉山:即藍田山。在陝西藍田縣東,驪山南阜。山出美玉,故又名玉山。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詩:“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

寒。”此泛指碧綠的山峰。芙蓉：木名。以別於蓮花之稱芙蓉，又稱木蓮、木芙蓉。其花八九月始開，耐寒不落。江總《南越木槿賦》：“千葉芙蓉詎相似，百枝燈花復羞燃。”

(2) 桃源：晉陶潛《桃花源記》虛構的與世隔絕的樂土，言其地人人豐衣足食，怡然自樂，不知世間有禍亂憂患。後因稱這種理想境界為世外桃源。杜甫《北征》詩：“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3) 花雨：謂天女散花成雨。佛教故事。《維摩詰經·觀衆生品》：“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李華《鶴林寺碑》：“十里花雨，四天香雲。”此謂繁花盛放如雨。

十

一雨初收樹色新，深堂獨坐澹無塵。⁽¹⁾不須更作江湖計，⁽²⁾有客秋來寄紫蓴。⁽³⁾

(1) 深堂：深邃的堂屋。此指草堂。

(2) 江湖計：歸隱之計。江湖，江河湖海，喻隱居之地。趙嘏《虎丘寺贈漁處士》詩：“早負江湖志，今如鬢髮何。”

(3) 紫蓴：紫色的蓴菜。蓴，各本原作“蕪”。一名水葵。多生湖泊河流中，葉橢圓形，有長柄浮水面，莖及葉柄有黏液，嫩葉可以作羹。方岳《羹蓴》詩：“紫蓴共煮香涎滑，吐出新詩字字秋。”又蓴羹鱸膾，古詩文多用為辭官歸隱之典。參閱《解維》詩注(4)。

十一

東澗泉分西澗流，一溪紅葉晚悠悠。⁽¹⁾虛亭小展蒲團坐，⁽²⁾日送秋帆起白鷗。⁽³⁾

(1) 紅葉：即楓葉。楓葉至秋天經霜而變紅，故稱。許渾《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詩：“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葉，陸、顧、李三本作“樹”。

(2) 虛亭：建於高處的小亭。蘇轍《絕勝亭》詩：“夜郎秋漲水連空，上有虛亭縹緲中。”此指佛寺的小亭。蒲團：用蒲草編成的圓墊，為僧人坐禪及跪拜時所用。許渾《送惟素上人歸新安》詩：“尋雲策藤杖，向日倚蒲團。”

(3) 起：《寫憂集》作“下”，此據陸、顧、李三本。白鷗：白色的鷗。鷗，水鳥名。似鴿鷗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在海者名海鷗，在江者名江鷗。鮑照《上潯陽還都道中作》詩：“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

十二

曲水斜分過柳塘，⁽¹⁾遠山秋葉半鵝黃。⁽²⁾何人坦腹江亭裏，⁽³⁾閒笑溪雲帶雨忙。

(1) 柳塘：地名。在今蘇州吳江縣震澤鎮東，明清兩代屬浙江湖州。王圻《續文獻通考》：“湖州府柳塘本名青塘，梁太守柳惲重濬。”又泛指岸邊多植柳樹的池塘或溪流。

(2) 鵝黃：幼鵝毛色黃嫩，故以喻嬌嫩淡黃之物。王安石《南浦》詩：“含風鳴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指新柳。此指秋山黃葉。

(3) 坦腹：露腹躺着。杜甫《江亭》詩：“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

十三⁽¹⁾

菱花細點映秋荷，⁽²⁾荷葉蕭疏菱葉多。⁽³⁾風遞一聲殘照裏，⁽⁴⁾誰家新調採菱歌？⁽⁵⁾

(1) 這首詩又見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五《國朝六大家山水冊》第十一幀，款題：“春雪初晴，題為若韓道兄。吳歷，歲甲寅上元後一日。”甲

寅，指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是年上元後一日，為農曆正月十六日，西曆2月21日。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若韓，聖名，當為天主教友。”圖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02及楊新編《吳歷精品集》一三《山水圖頁》之二。若韓謂毛琦，參閱《詩鈔補遺·題九畹生香圖為若韓道兄》。郊掄逵《虞山畫志·吳歷》所載之詩近《虛齋名畫錄》。參閱《清人述略》郊掄逵《吳歷》。

- (2) 菱花句：《山水冊頁》與《虞山畫志》作“白花細點靜無波”。菱花，菱之花。司馬相如《子虛賦》：“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菱，通“菱”；華，通“花”。
- (3) 荷葉句：《山水冊頁》與《虞山畫志》作“嫩葉初藏軟角多”。
- (4) 風遞：《山水冊頁》與《虞山畫志》作“風拂”。
- (5) 採菱歌：樂府曲名，又作採菱曲。王融《採菱曲》：“荆姬採菱曲，越女江南謳。”此應指以採菱為題的江南民歌。菱，《虞山畫志》作“蓮”。

十四

偶寫新篁嫩玉枝，曉窗放筆影離離。⁽¹⁾且看濕綠如雲處，疑是瀟湘過雨時。⁽²⁾

- (1) 放筆：作書畫時縱筆揮灑。離離：紛披繁茂貌。張衡《西京賦》：“神木靈草，朱實離離。”
- (2) 瀟湘：瀟水與湘水。瀟湘夜雨為宋代以來瀟湘八景之一。瀟湘煙雨亦為歷來詩畫題材。孟郊《楚竹吟酬盧虔端公見和湘弦怨》詩：“昔為瀟湘引，曾動瀟湘雲。”

十五

歲寒身世墨痕中，⁽¹⁾寫出冰霜意未窮。古木自甘巖

谷老，⁽²⁾不須花信幾番風。⁽³⁾

- (1) 歲寒身世：指松柏。《論語·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 (2) 巖谷：山崖與深谷。王維《韋侍郎山居》詩：“閒花滿巖谷，瀑水映杉松。”
- (3) 花信幾番風：謂花信風，應花期而來的風。風應花期，其來有信，故稱。江南自春至初夏，自小寒至穀雨，五日一番風候。梅花風最早，棟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又稱二十四番花信風。

十六

萬山秋霽曉雲開，碧澗聲從樹杪回。⁽¹⁾筆到自成高遁處，⁽²⁾採芝應有綺黃來。⁽³⁾

- (1) 碧澗：流水清澈呈青綠色的溪澗。《南史·隱逸傳論》：“碧澗清潭，翻成麗囑。”儲光義《遊茅山》詩：“春山多秀木，碧澗盡清流。”
- (2) 高遁：高蹈遁世。謂隱居。蘇舜欽《揚州城南延賓亭》詩：“風煙遠近思高遁。”
- (3) 採芝：芝，謂靈芝。道家以為仙草，食之可得長生。《樂府詩集》載，琴曲有名《採芝操》，相傳為漢初商山四皓所作。綺黃：又稱黃綺。商山四皓中夏黃公、綺里季的合稱。事載《史記·留侯世家》。陶潛《飲酒》詩：“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

下聯結句“採芝應有綺黃來”，漁山早年的詩作，與此同類的還有《題岑蔚居產芝圖》詩（見《詩鈔補遺》），皆受道教神仙餌服思思的影響。而道家清淨無為的老莊思想，在清初演為部分士大夫之高蹈塵外，遺世獨立，寄情山水，嘯傲煙霞。其所作詩文，往往借神仙、仙山或帝鄉來寄託自己的情懷。這種情形，在漁山的詩畫中同樣得到反映。

十七⁽¹⁾

雨散煙巒翠萬重，⁽²⁾泉飛百轉下晴峰。⁽³⁾人居近愚公谷，⁽⁴⁾不種桑麻種竹松。

- (1) 這首詩又見民國上海有正書局《中國名畫》第十四集及《中國名畫集·清畫》—《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
- (2) 煙巒：題圖詩作“林巒”。煙，李本作“烟”。
- (3) 晴峰：晴日的峰巒。顧非熊《夏日會修行段將軍宅》詩：“罇前迎遠客，林杪見晴峰。”
- (4) 居近：題圖詩作“居住”。愚公谷：地名。在山東臨淄縣西。劉向《說苑·政理》：“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後借喻為隱居之地。庾信《小園賦》：“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十八

槿花籬落竹叢叢，⁽¹⁾新改茅齋對遠峰。⁽²⁾自笑未能除習氣，⁽³⁾一簾疏雨寫秋容。⁽⁴⁾

- (1) 槿花籬落：槿花，即木槿花。花朝開夕凋。孟郊《審交》詩：“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古人植木槿以為籬，稱槿籬。沈約《宿東園》詩：“槿籬疏復密，荆扉新且故。”
- (2) 茅齋：茅草搭蓋的書齋。為對自己書齋的謙稱。孟浩然《夏日辨玉法師茅齋》詩：“夏日茅齋裏，無風坐亦涼。”
- (3) 習氣：猶習慣。蘇軾《再和潛師》詩：“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
- (4) 秋容：秋天的景色。蔡襄《題幽幽亭》詩：“香氣林端出，秋容物外呈。”

十九

綠擺楊枝生白煙，⁽¹⁾茅堂深掩半溪邊。二年踏雪燕臺畔，⁽²⁾辜負梅花月影眠。

- (1) 白煙：煙，李本作“烟”。白色的雲霧。朱熹《即事偶賦》詩：“白煙竟日起，雨晦蒼山深。”
- (2) 燕臺：即黃金臺，故址在今河北易縣東南。燕昭王築臺以接待賢士，故稱賢士臺，又稱招賢臺。李白《江上答崔宣城》詩：“謬忝燕臺召，而陪郭槐蹤。”又祖詠《望薊門》詩：“燕臺一去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此作為京師的代稱。漁山於康熙九年（1670）隨許之漸至北京，至十年（1671）同返江南，故云。

二十

高歌白苧倚舟斜，⁽¹⁾一曲晴陂滿樹鴉。黃葉亂飛煙水闊，⁽²⁾夕波紅處是漁家。

- (1) 白苧：即白紵，詞調名。古樂府有《白紵曲》，見《樂府詩集》。宋人借舊曲名，別倚新聲。
- (2) 煙水：煙，《寫憂集》及李本作“烟”。霧靄蒼茫的水面。趙嘏《重陽》詩：“節逢重九海門外，家在五湖煙水東。”

二十一

濕綠煙雲上下飛，林巒宛似米元暉。⁽¹⁾怪來潑墨多風雨，⁽²⁾亂打漁舟暮不歸。

- (1) 林巒：樹林與峰巒。泛指山林。孔稚珪《北山移文》：“望林巒而有

失，顧草木而如喪。”也借指隱居之地。李白《贈參寥子》詩：“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壑。”米元暉：米友仁字元暉，自稱嫩拙老人。宋米芾子。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書畫能傳家學，略變其父所為，清秀脫俗，自具風格。

(2) 潑墨：國畫山水畫的一種畫法。畫時用水墨揮灑紙上，其勢如潑，故名。其法相傳始於唐時王洽。陸龜蒙《華頂杖》詩：“拄訪譚玄客，持看潑墨圖。”

二十二

澗泉東下不勝清，⁽¹⁾宛轉流分竹裏聲。茅舍蕭蕭人寂寂，⁽²⁾霜枝高矗澹煙生。⁽³⁾

(1) 澗泉：山澗的流泉。范成大《北城新圃》詩：“碧城當巖岫，清灣如澗泉。”

(2) 蕭蕭：竦立貌。《世說新語·容止》：“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

(3) 霜枝：經霜的樹枝。陳後主《洛陽道》詩：“霜枝嫩柳發，水塹薄苔生。”

二十三

老年氣習未全刪，坐愛幽窗墨沼間。⁽¹⁾援筆不離黃子久，澹濃遊戲畫虞山。⁽²⁾

(1) 幽窗：昏暗的窗下。劉因《雨中聞雲溪不在》詩：“燈火幽窗擬對談，十年不到二龍潭。”墨沼：猶墨池。為古代著名書法家洗筆硯的地方，也泛指學書寫字的地方。楊炯《讀書架賦》：“墨沼之前，謂江帆之乍至；書林之下，若雲翼之新垂。”又倪瓚《題壁詩》：“墨沼鵝群白，雲

窗藥蕊紅。”

(2) 遊戲：遊樂嬉戲。《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莊子曰：“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此為對自己作畫的自謙語。

二十四⁽¹⁾

楓江水冷群歸早，⁽²⁾夢熟蘆花秋未杪。一雁不眠來弄月，波光浮動天將曉。⁽³⁾

(1) 這首詩又見龐元濟《虛齋名畫續錄》三《吳漁山楓江群雁圖軸》。圖見文物出版社《南京博物院·吳歷楓江群雁圖》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七冊《吳歷做古山水》之一。即康熙五年(1666)為默容寫《做古山水冊》十幀之一，今藏南京博物院。

(2) 楓江：岸邊種滿楓樹的江流。宋玉《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又許渾《喜遠書》詩：“寄懷因桂水，流淚極楓江。”

(3) 浮：《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作“遠”，此據《虛齋名畫續錄》。

二十五

楊白花飛楚水東，⁽¹⁾竹林西轉竹橋通。扁舟載酒衝煙去，⁽²⁾一路瀟湘潑墨中。

(1) 楊白花：猶楊花。指柳絮。楚水：泛指古楚地的河流。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橫弧于楚水之蛟，飛鏃于吳庭之虎。”

(2) 衝煙：迎着煙霧而行。煙，《寫憂集》及李本作“烟”。朱熹《次秀野澹波館刈麥》詩：“傳聞泛宅賀新成，破月衝煙取次撐。”此謂迎着煙波浩淼的水面疾駛。

二十六

垂楊橋畔隔秋山，釣艇人歸落日灣。⁽¹⁾一帶蘆花風起急，滿蓑如雪獨披還。

(1) 釣艇：釣魚的小船。崔珣《岳陽樓》詩：“乾坤千里水雲間，釣艇如萍去復還。”

下聯“一帶蘆花風起急，滿蓑如雪獨披還”二句，活用柳宗元《江雪》詩“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之句，以雪喻蘆花，自創新意而成佳句。

二十七⁽¹⁾

林鳩喚雨不成雨，⁽²⁾山鵲呼晴亦未晴。⁽³⁾盡日聲聲是何意？欲催潑墨米圖成。

(1) 這首詩又見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吳漁山做古山水冊》第五幀及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吳歷《山水圖冊》第三幀。

(2) 林鳩喚雨：鳩，鳥名。猶鳩呼。古謂鳩鳴喚雨，其聲似呼喚。陸游《喜晴》詩：“正厭鳩呼雨，俄聞鵲噪晴。”

(3) 山鵲呼晴：鵲，鳥名。常成群營巢於喬木和家屋近傍樹上，鳴聲啾啾，俗以為吉祥之兆，謂之喜鵲。性惡濕，又名乾鳥。范成大《病中絕句》：“晴色先從喜鵲知，斜陽一抹照天西。”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吳歷《山水圖冊》十幀，第三幀即題此詩，款題：“梅雨乍晴，延陵歷。”第二幀款題：“東樓暑落寫此。”第十幀題：“墨井道人從上洋歸，寫於東樓。”東樓即漁山駐嘉定東堂時之

寓樓，可知《圖冊》及題詩、畫跋作於其晚年在嘉定傳道時。

漁山《題畫詩》四十首，今天能見到原圖的為第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三十七首，僅佔七分之一。歷來謂漁山畫作傳世絕少。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156傳《吳歷》稱：“先是歷未入教時所繪諸畫，間有涉及迷信者，乃訪求之，得之輒投諸火。”侯開國亦有“漁山入西教，焚棄筆墨”之說（詳見《交遊文略》），當為原因之一。

二十八

幽禽投林暮色空，⁽¹⁾捲箔秋影暗窗中。⁽²⁾呼童吹燈皺未了，⁽³⁾候曉點綴東山東。⁽⁴⁾

(1) 幽禽：黃昏時或棲於幽暗處的禽鳥。姚合《遊宣義池亭》詩：“細草亂如髮，幽禽鳴似弦。”

(2) 捲箔：捲簾。箔，簾。捲起窗簾或門簾。

(3) 吹燈：燈，《寫憂集》作“鐙”。鐙，通“燈”。以氣吹燈，使火加旺，或吹火熄燈。韓愈《秋懷詩》：“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此指後者。皺：國畫繪法之一，即皺法。先鈎成山石樹木輪廓，用側筆蘸水墨染擦，以顯脈絡紋理及凹凸向背。

(4) 點綴：繪畫的佈局和着色。蘇軾《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宣和畫譜·宗室仲儻》：“至於設色，唯輕淡點綴而已。”

這首詩寫詩人作畫的實際體驗。詩人在窗下作畫，至黃昏捲起窗簾，窗外已是秋影朦朧。直至夜深，侍童吹燈就寢，皺擦仍未完成。還須待次日天曉，為畫面的峰巒點綴設色。可謂甘苦之言。

二十九

年少如何問釣磯？⁽¹⁾楓江每念季鷹歸。⁽²⁾此時正值蓴鱸美，⁽³⁾獨怪毫端寫不肥。

(1) 釣磯：釣魚時所坐的巖石。駱賓王《應詔》：“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瀨，此地即新安江口，有嚴子陵釣磯焉。”又高適《漁父歌》：“箬皮笠子荷葉衣，心無所營守釣磯。”

(2) 季鷹：張翰字季鷹，晉吳郡吳人。在洛陽為齊王同大司馬東曹掾。時政事混亂，乃托辭見秋風起，思故鄉菰菜、蓴羹、鱸魚膾，辭官歸吳。見《晉書》本傳。後來詩文常用為辭官歸隱之典。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詞：“休說鱸魚堪膾，儘西風，季鷹歸未？”此隱括其意。

(3) 蓴：各本原作“莼”。

三十

煙裏村莊木葉黃，⁽¹⁾石橋西近讀書堂。秫田最喜秋收早，⁽²⁾酒熟先嘗紫蟹香。⁽³⁾

(1) 村：各本原作“邨”。第三十三、三十八首同。

(2) 秫田：秫，稷（高粱）之黏者，可以釀酒。陶潛《和郭主簿》詩：“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此寓其意。又方瀾《淵明》詩：“尚不歸蓮社，誰能愛秫田？”

(3) 先嘗紫蟹香：陸、顧、李三本作“先烹紫蟹嘗”。紫蟹，一名蝓。蟹的一種，以甲殼呈紫紅色，故稱。袁宏道《憶蟹》詩：“鄂州為客處，紫蟹最堪憐。”

三十一

練溪竹樹有清華，⁽¹⁾宛在毫間逸興賒。⁽²⁾風雨過窗梅

熟候，⁽³⁾滿池墨汁浸桐花。

(1) 練溪：又稱練川、練水、練祁塘，嘉定的別稱。清華，清美華麗。用以形容文辭或景物等。謝混《遊西池》詩：“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2) 逸興：清閒脫俗的興致。李白《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

(3) 梅熟候：猶梅候，又稱梅雨。江南梅子黃熟時，常陰雨連綿，故稱梅雨或梅候。《埤雅》：“江南三月為迎梅雨，五月為送梅雨。”

三十二

春到江頭樹樹新，白鷗黃鳥便相親。⁽¹⁾草堂四面山如活，誰個閒來作主人？⁽²⁾

(1) 黃鳥：黃鶯。又名黃鸝留、倉庚。《詩·周南·葛覃》：“維葉萋萋，黃鳥于飛。”

(2) 誰個：哪個。個，原作“箇”。

三十三

江村楊柳澹還濃，桃李花飛高下紅。酒熟偶來田舍裏，醉將秃筆畫幽風。⁽¹⁾

(1) 秃筆：因久寫脫去鋒毛的筆。杜甫《題壁上韋偃畫歌》：“戲拈秃筆掃驂驪，歛見騏驎出東壁。”幽風：《詩·國風》之一。共七篇二十七章，皆為西周時代之詩。幽，音 bīn，也作“邠”，本周之舊國，自公劉至太王皆居於此。位於今陝西旬邑縣、彬縣一帶。此借幽風為江南風光的代稱。

三十四

谷口閒閒雲氣收，⁽¹⁾松杉高下自成邱。草堂且喜終南外，⁽²⁾束帛無勞任白頭。⁽³⁾

(1)閒閒：閑閑。閒，通“閑”。從容自得貌。《詩·魏風·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喻雲氣飄浮悠閒自得之貌。

(2)終南：秦嶺山峰之一，在今陝西西安市南。《詩·秦風·終南》：“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3)束帛：古代聘問的禮物。也用作婚喪、朋友相饋贈的禮品。帛五匹為束。《易·賁》：“束帛戔戔。”此作為世俗間往來的代稱。

三十五

雨後朝來又復陰，秋巖木落葉深深。⁽¹⁾故人千里來相訪，不有書聲未易尋。

(1)秋巖：秋天的山崖。徐璣《書翁卷詩集後》詩：“泉落秋巖潔，花開野徑清。”

三十六

數株楊柳映門斜，晨拂煙光暮坐鴉。⁽¹⁾憶自捉花童逐伴，⁽²⁾於今頭白各天涯。

(1)煙光：煙靄中的亮光。許渾《泛溪夜回寄道玄上人》詩：“南郭煙光異世間，碧桃紅杏水潺潺。”此指清晨透過煙靄的陽光。暮坐鴉：謂黃昏時坐聽群鴉噪切之聲。暮，陸、顧、李三本作“莫”。

(2)捉花：江南方言，即採棉花。此當為兒童的一種遊戲。童逐伴：童年時嬉戲相逐的夥伴。

三十七⁽¹⁾

蕭疏竹木倚江濱，⁽²⁾石腳披莎拂浪新。⁽³⁾一帶遠山銜落日，草亭秋影澹無人。⁽⁴⁾

(1)這首詩又見贈陳集生《草堂秋思圖》，原圖藏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見 Xiaoping Lin, *Wu Li: His Life, His Paintings* (林小平《吳歷的生平及其繪畫》), Yale University 1993, Fig. 7. 6; 又氏 *Wu Li, 1632—1718: His Life, His Paintings*, Lamhan 2001, p. 143, 以及潘正煒《聽駟樓書畫記續》下《三王吳惲山水合冊》第三幅，題為《草亭秋思》；款題：“十一月下澣坐雨南軒，傲雲林子。墨井道人。”

(2)蕭疏：稀疏。疏，又作“踈”，杜甫《除架》詩：“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竹木：贈陳集生《草堂秋思圖》作“古木”。

(3)石腳：石的末端。張雨《過白蓮峯》詩：“石腳儘盤千个竹，樹頭未動一聲蟬。”此指江岸石砌的臨水部分。披莎：長滿莎草。莎草，植物名。地下有紡錘形的細長塊根，稱香附子，可入藥。

(4)贈陳集生《草堂秋思圖》詩末款題：“丙戌冬月，畫似集生盟兄正。墨井道人吳歷。”丙戌，指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

三十八

村叟相逢話雨天，昨宵新漲沒南田。⁽¹⁾不如賣犢買舟去，⁽²⁾結網來張縮項鱸。⁽³⁾

(1)新漲：猶新潮。謂潮水新漲。陸游《春居書事》詩：“鴨放競浮新漲水，牛歸正及暝棲鴉。”

(2)賣犢：賣掉小牛。犢，小牛，牛子。

(3)縮項鱸：鱸，魚名。《說文》作“鰓”。古謂之魴。《襄陽耆舊傳》：“漢

中鱸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鱸。”孟浩然《冬至後過吳張二子檀溪別業》詩：“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鱸。”杜甫《解悶》詩：“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鱸。”

三十九

曉辭茅店雪初殘，⁽¹⁾路轉峯多寸步艱。飛棧縱能平似掌，⁽²⁾不如僵臥在家山。⁽³⁾

(1)茅店：簡陋的客店。

(2)飛棧：飛架於險絕之地的棧道。陸游《思梁益舊遊》詩：“如今歷盡風波惡，飛棧連雲是坦途。”

(3)僵臥：偃臥不起。陸游《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詩：“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爲國戍輪臺。”

四十

蒼松雪折亂交加，屋傍山灣窄亦佳。⁽¹⁾卻爲傳經過夜半，⁽²⁾紙窗燈影落寒階。⁽³⁾

(1)山灣：山間河水彎曲處。

(2)傳經：傳授經學。《元史·李好文傳》：“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此謂傳授《聖經》，猶傳道。

(3)燈：《寫憂集》作“鐙”，此據陸、顧、李三本。寒階：寒冷的臺階。張籍《贈太常王建藤杖筓鞋》詩：“尋花入幽徑，步日下寒階。”

從下聯上句“卻爲傳經過夜半”可知，這首詩大約作於詩人晚年在嘉定傳道時。

卷二 三巴集

前帙 澳中雜詠（三十首）⁽¹⁾

一

關頭粵盡下平沙，⁽²⁾濠鏡山形可類花。⁽³⁾居客不驚非誤入，⁽⁴⁾遠從學道到三巴。山色紫黑，形類花朵。三巴，耶穌會之堂名。⁽⁵⁾

(1)見《墨井道人詩稿·三巴集》（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52-353）。詠，原作“咏”，標題《原注》：“一名濠境。三十首。”又見《寫憂集》附《澳中雜詠》、陸道淮刻《墨井詩鈔》別卷《三巴集》、顧湘刻《小石山房叢書》第十四冊《三巴集》及李杕輯刊《墨井集》三《三巴集》。澳，各本原作“壘”，下同。茲以《墨井道人詩稿》爲主，參閱方豪《吳漁山先生三巴集校釋》（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103-115），與諸本對校。此帙前已收入拙作《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收入本書時略有訂補。

(2)關頭：指設在蓮花莖的關閘，建於萬曆二年（1574），爲城樓式古關閘，至清末葡人另建新關閘，古關閘被毀。粵盡：謂其地爲嶺海窮處。《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作“閩盡”，誤。平沙：指關閘沙，即

蓮花莖上的沙堤。

(3)鏡:《詩稿》作“境”。

(4)居客句:清廷於康熙初年在東南沿海實行海禁,澳門被劃在界外,人民不得通澳,“有闖出咫尺者,執而誅戮。”(屈大均《廣東新語·地語·遷海》)直到開放海禁前夕,“土人有非時闖出者,關吏呼止之,彝亦不得輒入焉”(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二)。漁山等至澳,帶有過關公文,故云。居客,居停之客,指漁山一行。

(5)三巴:三巴堂或三巴寺,為西文 San Paulo 的音譯。又稱聖保祿教堂。為耶穌會設在澳門的會院。始建於 1572 年,重建於 1602 - 1637 年,1835 年燬於大火。三巴堂設有三巴靜院,又稱聖保祿學院,創建於 1594 年,為培養耶穌會傳教士之所。原注四句,《寫憂集》作“三巴,寺名”。耶穌,陸、顧二本誤作“即種”。

關於吳漁山到澳門的年代,陳垣、方豪、容庚等主張在康熙二十年(1681),汪宗衍主張在十九年。汪氏撰有《吳漁山往澳門年份之研究資料及其他》(載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 147 - 150),以申其說。主要論據是漁山隨西士柏應理到澳門,與漁山同隨柏氏至澳的中國教徒陸希言,在其所撰《澳門記》中稱:“予於康熙庚申之冬仲,追隨信未柏先生至其地。”柏應理字信未。康熙庚申冬仲即十九年十一月(1680 年 12 月 21 日至 1681 年 1 月 19 日)。證以美國學者福斯(Theodore Nicholas Foss)的《柏應理和沈福宗的歐洲之行》(*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一文(見 Jerome Heyndrickx,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 - 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pp. 126 - 127)稱,柏應理於 1680 年 8 月離開江南,同年 10 月到達澳門。箋注者同意康熙十九年(1680)說。

二

一曲樓臺五里沙,⁽¹⁾鄉音幾處客為家。⁽²⁾海鳩獨拙催農事,拋卻濠田隔浪斜。⁽³⁾地土縱橫五六里,隔水濠田甚瘠。居客不諳春耕,海上為商。⁽⁴⁾

(1)一曲樓臺:樓臺,高大的臺榭。陸希言《澳門記》:“樓閣層層,高者依山巔,低者傍海邊。緣崖屈曲,恍然一幅佳山水。”(陳薰《開天寶鑰·性學醒迷》)

(2)鄉音幾處:謂人們來自不同的鄉土,操着不同的鄉音。

(3)海鳩二句:海鳩不像布穀鳥那樣,能催人春耕,而是離開濠田,迎着海浪斜飛。歐陽修《啼鳥》詩:“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此反用其意。鳩不會營巢,一名拙鳥。

(4)地土四句:《寫憂集》作“居人不諳春耕,海上為商。”居客,陸、顧、李三本作“居人”。

三

黃沙白屋黑人居,⁽¹⁾門柳如莢秋不踈。⁽²⁾夜半蛋船來泊此,⁽³⁾齋厨午飯有鮮魚。⁽⁴⁾黑人俗尚,深黑為美,淡者為醜。⁽⁵⁾魚有鱒鱒兩種,用大西里襪油炙之,⁽⁶⁾供四旬齋素。⁽⁷⁾

(1)黃沙:澳門為黃沙土質,第一首的“平沙”,第二首的“五里沙”,第十八首的“沙路”和這一首的“黃沙”,都描寫這一特徵。白屋:古代貧民的住屋。劉長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詩:“天寒白屋貧。”參閱《題畫詩》之五注(3)。黑人:又稱鬼奴或黑鬼奴,為葡人充當僕役的黑奴。屈大均《廣東新語·地語·澳門》:“其侍立者,通體如漆精,鬚髮蓬然,氣甚腥,狀正如鬼,特紅唇白齒略似人耳。……是曰鬼奴。”

- (2)門柳如莢:《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作“楊柳當門”。莢,草名。似葦而小,實中。即初生之荻。莢色嫩綠,此謂柳色如莢之綠。秋不疎:疎,《寫憂集》及李本作“疏”。秋天不落葉。元稹《野狐泉柳林》詩:“秋來寥落驚風雨,葉滿空林踏作泥。”寫的是北方的秋柳。此句借楊柳寫嶺南四季如春的氣候特徵。
- (3)夜半:《寫憂集》作“半夜”。蛋船:置人之船,亦稱蛋子船。蛋,《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作“蟹”。蟹,通“蛋”、“查”。
- (4)齋厨句:齋厨,製齋菜之厨。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蘇軾詩:“公厨十日不生煙。”《注》:“近日齋厨索然。”舊時天主教每星期五有小齋,禁食熱血動物,水族不禁。利瑪竇《天主實義》第五篇:“夫齋有多端……或餐、時、味皆有所拘,只午時茹素一頓,而惟禁止肉食屬陽者,其海味屬陰者不戒,此謂公齋。”公齋,謂天主教之齋制。
- (5)黑人俗尚三句:《寫憂集》無。陸、顧、李三本無“淡者為醜”,此據《詩稿》。
- (6)大西:《寫憂集》作“泰西”,陸、李二本作“太西”。阿里襪油:阿里襪,葡文 oliva 的音譯。又稱阿利襪或阿理襪。艾儒略《西方答問》上:“有阿利襪,孟桃果類,中國所無者。”龐迪我引西方寓言:“眾樹共議,欲立一樹為長,共宗之,首推阿理襪。阿理襪,美果美膏之樹也。辭曰:‘我膏甚潤,為人用,不願散我潤,易爾眾樹長也。’”(《七克》一)美果即油橄欖;美膏即橄欖油,與葡萄酒同為西洋教士行旅中必備之物。參閱卷八《續口鐸日抄》。
- (7)四旬齋素:天主教在耶穌受難節前有四十日齋期,舊時四十日皆須守小齋。每星期尚有數日須守大齋,即每日祇限午餐飽食,晚餐半飽,早餐不食。又利瑪竇《畸人十篇》六《齋素正旨非由戒殺》載天主教齋素三旨:“(於己罪)躬息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鞠也。此齋素正旨之一也。”“古賢甘餓,求餒不求飽,其於身也,似仇而實親焉。此齋素正旨之二也。”“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矣。此齋素正旨之三也。”

這首詩描寫為葡人和西洋教士充當僕役的黑人。

四

捧蠟高燒迎聖來,⁽¹⁾旗幢風滿砲成雷。⁽²⁾四街鋪草青如錦,未許遊人踏作埃。沙勿略聖人出會,⁽³⁾滿街鋪花與草為敬,街名畏威懷德。⁽⁴⁾

- (1)捧蠟高燒:高舉起燃燒的蠟燭。蠟,陸、顧、李三本誤作“臘”。吳震方《嶺南雜記》:“西洋燭有大至十餘斤一對者。以黃蠟鍊過,色如白蠟,柔潤耐點。”(《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 聖:指天主教宗教遊行中的聖像。
- (2)旗幢:指奉聖像出遊時的儀仗。 砲成雷:砲臺鳴砲致敬,砲聲如雷。
- (3)沙勿略聖人:沙勿略,1506-1552,原名 François Xavier,西班牙人。1534年入耶穌會。1540年來東方傳教,足跡遍及印度、錫蘭、馬六甲、日本。1552年謀入中國內地傳教,病死於廣東台山上川島。死後被羅馬教廷列為聖品,故稱聖人。 出會:又稱出會景,奉神像出遊。此指天主教的宗教遊行。
- (4)街名畏威懷德:郭棻萬曆《廣東通志·外志·番夷》:“近者督撫蕭(彥)、陳(蕘)相繼至,始將諸夷議立保甲,聽海防同知與市舶提舉約束。陳督撫又奏將其聚廬中有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四字,分左右定其門籍……使互相維繫譏察,毋得容奸。”陳棻於萬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593-1598)總督兩廣兼巡撫廣東,設立“畏威懷德”四街即在其任內。媽祖閣“神山第一”石殿前橫柱書:“明萬曆乙巳年(三十三年,1605)德字街眾商建,崇禎己巳年(二年,1629)懷德二街重修。”證以此句,可知四街之名康熙間猶存。

沙勿略為耶穌會東方傳教的先驅者,在澳門天主教界受到特殊的尊敬。除漁山所描寫的沙勿略出會場面之外,三巴教堂正面

的銅像，聖母像之下有耶穌會四聖人像，沙勿略為其中之一。漁山本人對沙勿略也極為崇敬，其教名即為西滿·沙勿略(Simon Xavier a Cunha)。本卷《聖學詩》有《聖方濟各·沙勿略》及《佚題》第八首。晚年在嘉定傳教時，組織教友團體聖方濟各會，要其牧下教友亦效法沙勿略的榜樣，見《續口鐸日抄》。

五

海氣陰陰易晚天，⁽¹⁾漁舟相並起炊煙。雁飛地遠知難到，⁽²⁾島月來宵十二圓。⁽³⁾蜑人放舟捕魚，⁽⁴⁾以海為家，終歲不歸。

- (1)海氣：海面上的霧氣。韓愈《題臨瀧寺》詩：“海氣昏昏水拍天。”
 (2)雁飛句：傳說雁能傳書，但北雁南飛至衡陽的迴雁峰而止。澳門位於嶺海窮處，故云。此句喻難以得到家鄉親友的書信。
 (3)島月句：海島的明月到來宵便圓了十二回。喻至澳已近一年。來宵，劉得仁《同僧宿西池》詩：“來宵莫他宿，重此話孤雲。”
 (4)蜑人：即疍人。蜑，《寫憂集》及陸、顧二本作“蜑”，李本作“蜒”。蜒，通“蜑”、“蛋”、“蠶”。蜑人又稱蜑戶，分佈在廣東、廣西、福建的水上居民，多以捕魚介、採珠或運貨為生。此句《寫憂集》無“放舟”二字。

詩人於黃昏時，見到停泊在澳門海邊的蜑船。從蜑人以海為家，終歲不歸，漂泊不定的生活，聯想到自己離家已近一年，與親友書信難通，不禁起了鄉思。

六

短毳衣衫革屐輕，⁽¹⁾砲臺山下踏新晴。⁽²⁾偶逢鄉舊說西礦，⁽³⁾近覺黃金不易生。⁽⁴⁾俗喜短毳衣衫，兩袖窄小，中間四旁鈕

扣重密。著革屐，屐只一齒。兩腰間橫長短二劍，手執朱藤枝者，是兵頭官也。⁽⁵⁾

- (1)短毳：用西洋呢絨製的短衫。毳，音 cui，粗糙的毛織物，此指呢絨。革屐：革履，皮鞋。
 (2)砲臺山：大砲臺山。三巴砲臺的俗稱，在三巴教堂之側。下：《寫憂集》及李本作“上”。新晴：新雨初晴。潘岳《閒居賦》：“微雨新晴，六合清朗。”
 (3)鄉舊：鄉中的故舊。說西礦：《寫憂集》及李本“說”作“談”。西礦，指西洋人開礦尋找金銀之事。崇禎末年，耶穌會士畢方濟(François Sambiassi)曾上書崇禎帝，建議往澳門招聘精於礦路及製銃、推磨的西士(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第三冊)。
 (4)近覺句：明末清初的中國人，見傳教士不事生產，飲食日用皆精好，無匱窘之狀，疑其能燒煉金銀。徐光啓對此曾辯稱：“凡今衣食，皆西國捐施之人輾轉託寄。”(《徐光啓集·雜疏》)蓋漁山到澳門之後，亦明白教士“工爐火之術”的說法為無稽，故云。
 (5)俗喜五句：當時中國人的服式為長衫，寬袖，鈕扣稀疏，着布鞋。《原注》記載了中西服式的明顯差別。《寫憂集》作“俗喜著短毳衣”。著，《詩稿》作“着”。兩腰間三句：除《詩稿》外，各本皆無。朱藤枝，又稱赤藤杖，即澳中兵頭、主教等手中所執的紅藤杖。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二：“予至澳，彼國使臣率其部人，奏番樂以迎之。……使臣手握赤藤杖，質如珊瑚，光潤通明而柔韌可卷，不知何物，為彼國所重，非王賜不敢握，若符節然。澳中握杖者四人而已。”

七⁽¹⁾

少婦凝粧錦覆披，⁽²⁾那知虛髻畫長眉。⁽³⁾夫因重利常為客，每見潮生動別離。⁽⁴⁾宅不樹桑，婦不知蠶事；全身紅紫花錦，尖頂覆拖，微露眉目半面，有凶服用皂色。⁽⁵⁾

- (1)《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以此為第八首。
- (2)凝粧：盛妝。粧，《寫憂集》及顧、李二本作“妝”，妝，通“粧”。王昌齡《閨怨》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覆披：謂用織物遮蓋頭和臉。
- (3)虛髻：堆起高高的髮髻。畫長眉：把眉毛畫得很長。高髻、長眉為中國古代婦女的妝束，為衣錦覆披的西洋少婦所不知，所以說“那知”。
- (4)夫因二句：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這裏隱括白居易和李益詩意。
- (5)宅不樹桑六句：《寫憂集》作“婦不知蠶，惟尚衣著”。皂色，黑色。皂，陸、顧二本作“皂”。皂，通“皂”。

清代前期，澳門葡船常到帝汶、第烏、果阿等地貿易，經年始歸。葡商家庭中夫婦別離是常有的事。運用中國文學閨怨詩的形式，描寫葡商家庭少婦的離別之情，這是最早的一首。

八⁽¹⁾

晚堤收網樹頭腥，⁽²⁾蠻蛋群沾酒滿瓶。⁽³⁾海上太平無一事，雙扉久閉一空亭。凡海上事，官紳集議亭中，名議事亭。⁽⁴⁾

- (1)《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以此為第七首。
- (2)晚堤：堤，除《詩稿》外，其他各本作“隄”，隄，通“堤”。南灣、北灣皆有海堤，下聯所寫的議事亭在南灣，這裏當指南灣海堤。
- (3)蠻蛋：蛋，其他各本作“蠻”。蠻人、蛋戶。蠻，古時南方少數民族的泛稱。群沾：成群前往沾酒。
- (4)凡海上三句：《寫憂集》作“議事亭官紳集處，無事不開”。議事亭，葡文名 Leal Senado，舊址在南灣。申良翰康熙《香山縣志·外志·澳

彝》：“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彝日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番（翻）譯傳語。”龔翔麟《珠江奉使記》：“澳中有議事亭，番日四人，受命於其國，更番董市事。凡事經四人議，衆莫敢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議於四人者，議得當以報聞。”（王士禛《池北偶談》二一）

海堤上的晚風，吹過曬着漁網的樹頭，送來一陣陣魚腥味。出海歸來的蠻人蛋戶，成群結隊，沽回一瓶瓶滿滿的酒。議事亭雙扉久閉，已經無事可議。這裏所描寫的南灣海邊的晚景，實在是一幅世外桃源圖。

九

榕樹濃陰地不寒，⁽¹⁾鳥鳴春至酒家歡。來人飲各言鄉事，⁽²⁾禮數還同只免冠。⁽³⁾髮有金絲拳披者，⁽⁴⁾矜重戴黑多絨帽。帽式如笠，見人則免之為禮敬。⁽⁵⁾

- (1)榕樹：常綠大喬木，生長於中國東南部熱帶、亞熱帶地區。
- (2)飲各言：《寫憂集》作“飲罷談”。
- (3)禮數：禮儀的等級。《左傳》莊十八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此指禮節。
- (4)披：陸、顧、李三本作“被”。
- (5)多絨：多囉絨，歐洲呢絨的一種。屈大均《廣東新語·地語·澳門》：“以黑氈為帽，相見脫之以為禮。”以上四句，《寫憂集》作“俗以免冠致敬”。

大榕樹的濃陰下，開着一片酒店。春天來了，百鳥齊鳴，給酒店帶來歡樂和生機。前來飲酒的人，有中國人，也有西洋人，各自談着家鄉的事情。在讓座勸酒的禮節方面，大概沒有甚麼不同。

但西洋人見客脫帽以為禮，與中國人見客必整衣冠迥然有別。好一幅澳門的人情風俗畫！陳恭尹《鏡歌》第十八首亦寫西洋人的禮節：“碧眼番彝劍在襟，百年貢市海門深。逢人不作中華拜，脫帽為恭自掩心。”（《獨漉堂集·唱和集》）

十

風舶奔流日夜狂，⁽¹⁾誰能穩卧夢家鄉？⁽²⁾計程前度大西去，⁽³⁾今日應過赤道傍。⁽⁴⁾計柏先生去程應過赤道。⁽⁵⁾

- (1)風舶：木帆船時代，海舶依靠風帆行駛，故稱。
 (2)穩卧：安穩穩地睡覺。卧，陸、顧、李三本作“臥”。下同。
 (3)大西：《寫憂集》作“泰西”，陸、李二本作“太西”。義同。此泛指歐洲國家。
 (4)傍：除《詩稿》外，其他各本作“旁”。
 (5)計柏先生句：《寫憂集》作“柏先生西去，計程應過赤道。”柏先生，即柏應理。漁山本擬隨其同往歐洲，至澳不果行。柏應理於1681年12月4日在澳門乘葡船出發，該船不幸在爪哇沈沒，耽擱超過一年之後，1683年2月8日在巴達維亞乘荷蘭船出發，同年10月8日到達荷蘭恩克赫伊曾（Enkhuysen）。參閱福斯《柏應理和沈福宗的歐洲之行》。應過赤道，按照當時正常的航行速度，這首詩應作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

這是漁山懷念其天學師柏應理之作。關於當時海上航程之險惡，艾儒略《職方外紀·海狀》稱：“在大明東南一隅，常有異風，變亂湊雜，倏忽更二十四向。海船惟任風而飄。……至小西洋，海潮極高大，又極迅急，平地頃刻湧數百里。海中大舶及蛟龍魚鼈之屬，常乘潮勢湧入山中，不可出。……當赤道下者，常苦無風，又天氣酷熱。舶如至此，食物俱壞，人易生疾。”

十一

臘候山花爛熳開，⁽¹⁾網羅兜子一肩來。臥看欲問名誰識，⁽²⁾開落春風總不催。⁽³⁾花卉四時俱盛。遊輿如放長扛箱，兩傍窗，⁽⁴⁾人偃臥：尊富者雕漆巧花，居常者網羅一兜，以油布覆之，兩黑人肩走。⁽⁵⁾

- (1)臘候：臘月的節候。《寫憂集》“候”作“尾”。爛熳：煥發，分佈。熳，通“漫”。謝朓《詠兔絲》詩：“爛熳已萬條，連綿復一色。”
 (2)臥看：謂臥在轎中觀看。
 (3)開落句：意思說在北國和江南，春風管領着花事，催開百花，又催花落去。地處嶺南的澳門，卻花卉四時俱盛。
 (4)遊輿如放長扛箱：吳震方《嶺南雜記》：“澳門夷官亦乘轎，其轎方長如櫃，官從頂蓋上出入，入則仍以頂板蓋之。四人舁之，止則揭蓋板以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澳蕃篇》所記略同，但補充說：“又有軟轎，有硬轎。軟轎結繩為之，形如大箕。硬者以木。皆無帷蓋，仰卧而舁之，承肩之木曲如弓，以采以斲。”窗，《詩稿》作“窓”，陸、顧、李三本作“牕”，下同。
 (5)以上八句，《寫憂集》作“花卉四時俱盛，遊人乘兜看花”。

這首詩描繪了西洋人臘月乘轎賞花的小景，勾劃出澳門四季如春、花不應節候的特徵，又注意到賞花者的轎輿形制與中國內地的不同。

十二

一髮青洲斷海中，⁽¹⁾四圍蒼翠有涼風。⁽²⁾昨過休沐歸來晚，⁽³⁾夜渡波濤似火紅。青洲多翠木，為納涼休沐之所。海濤夜

激，絕如散火星流。⁽⁴⁾

- (1)一髮句：青洲為澳門西北的一個小島，四周海水環繞，遠遠望去，若隱若現，如一髮青山斷於海中，故云。一髮，《苕溪漁隱叢話》引蘇軾《伏波將軍廟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
- (2)四圍：四周。涼：《詩稿》和陸、李二本作“涼”。下同。
- (3)休沐：休息沐浴，指度假。
- (4)青洲：澳門西北的小島，明末以來，耶穌會士闢為休沐之所，原有教堂園圃。屈大均《廣東新語·地語·澳門》亦稱：“初至一所曰青洲。林木芊鬱，桃柳檳榔之中為樓榭，差有異致。”以上四句，《寫憂集》作“青洲樹木蒼翠，夜望散火星流”。

十三

浪遶三山藥草香，如何得誤幾君王？⁽¹⁾秦時採剩今猶綠，藥自長生人自亡。三山，傳說秦漢間採藥之處。⁽²⁾

- (1)浪遶二句：遶，音 rào，圍繞。三山，古代神話中的海上神山。《史記·封禪書》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天子（漢武帝）始親祠寵，遣方士入海中，求蓬萊安期生之屬。”
- (2)三山二句：《寫憂集》作“雖非神仙，卻居海外，奇草尤繁”。陸、顧、李三本“秦漢”之下無“間”字。

白居易《新樂府·海漫漫》前半首：“海漫漫，直下無底傍無邊。雲濤煙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為天仙。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採藥去。蓬萊今古但聞名，煙水茫茫無覓處。”此用其意。

三山為神話傳說中的仙山，澳門附近不可能實有其地。然廣

東台山之上川島，曾為沙勿略埋骨之地，在澳門西南六十海里。又名三洲或三山，西文作 St. John Island 或 Sanshan Island。《墨井畫跋》第六十八則稱，澳門西洋人“更喜奇花異卉，不惜價覓。三山徑內紅紫芬芳，四時俱有”。大約漁山在澳學道時曾至該島，聯想到秦皇、漢武遣人至海外求不死之藥的往事，遂藉以發思古之幽情。和這首詩意思相同的還有《三餘集》中的《秦皇》。詩人批判秦皇、漢武迷信神仙方士，夢想長生不老的思想，較諸早年崇尚綺黃，吟詠採芝，實為思想之一大轉折，符合天主教“嚴闢佛老”的作風，在當時亦有進步意義。

十四

九月無霜黃橘柚，⁽¹⁾三冬有雨熟枇杷。⁽²⁾未須寒鳥頻來啄，留待清齋當午茶。⁽³⁾枇杷冬熟，瘦且酸軟。

- (1)九月句：唐庚《壬辰九月二十三日天氣始寒以詩紀之》：“煙嵐向冬淨，橘柚得霜黃。”嶺南橘柚卻無霜而黃熟，故云。
- (2)三冬句：三冬，冬季三個月。江南三冬有雪，枇杷熟於初夏。戴敏《夏日》詩：“熟梅天氣半晴陰，摘盡枇杷一樹金。”楊基《天平山中》詩：“南風樹樹熟枇杷。”以上二句均以嶺南氣候與江南對照，說明澳門天氣和暖，果樹秋冬俱榮。
- (3)清齋：清心素食。素食曰齋。支遁《五月長齋詩》：“令月肇清齋。”

詩人從四季分明的江南，來到四季如春的嶺南，與江南不同的物候處處可見。除這首詩之外，第三首“門柳如菱秋不疎”，第九首“榕樹濃陰地不寒”，第十一首“臘候山花爛熳開，……開落春風莫不催”，第二十一首“九九不飛宜瑞雪，常如梅候潤衣衫”，都描寫了地處嶺南的澳門，與江南不同的氣候特徵。

十五

十字門前日欲晡，⁽¹⁾九洲霞散晚模糊。⁽²⁾人過兩處休回首，⁽³⁾目斷塵間淚易枯。⁽⁴⁾十字門與九洲相對，⁽⁵⁾李義山詩云：“海外徒聞更九州。”即此也。遠望之或隱或見，如九點青螺。⁽⁶⁾

(1)十字門：在澳門南面。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上《形勢篇》：“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日欲晡：日落。晡，泛指晚間。

(2)九洲：又名九星洲，在澳門東北，今屬珠海市。《澳門紀略·形勢篇》：“九星洲山，九峰分峙，多巖穴，奇葩異草，泉尤甘，商舶往來必汲之，曰‘天塘水’。其下為九洲洋。”洲，《詩稿》原誤作“州”。模：各本原作“模”。

(3)回首：回頭。庾信《和侃法師三絕》詩：“回首河堤望，眷眷嗟離絕。”

(4)目斷句：謂極目望盡塵世間的傷心處，眼淚容易流乾。目斷，汪元量《湖州歌》：“夕陽一片寒鴉外，目斷東南四百州。”

(5)九洲：洲，除《寫憂集》外，各本皆誤作“州”。

(6)海外徒聞更九州：《詩稿》作“海外惟聞有九州”。即此也。《詩稿》作“即此州也”。《墨井畫跋》第六十則：“李義山每歎九州，恨此生未到，作詩云：……”可參閱。以上五句，《寫憂集》作“十字門與九洲相對，遠望之如九點青螺”。

詩人由澳門南面的十字門，聯想到耶穌受難的十字架。相傳耶穌為替世人贖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又由澳門東北的九洲山，聯想到晚唐詩人李商隱（字義山）詩句中的“更九州”。李商隱《馬嵬》詩有“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之句。相傳楊貴妃死後，唐玄宗遣方士前往九州之外的九州（更九州），尋找她的魂

十六

魄所在。從而借景抒情，發出人生如寄、塵世多難的感慨。

虹見來朝狂颶起，⁽¹⁾吞舟魚勢又縱橫。⁽²⁾不知九萬風濤去，⁽³⁾歸向何人說死生？⁽⁴⁾謂羅先生到大西矣。⁽⁵⁾

(1)虹見句：屈大均《廣東新語·天語·半虹》：“雷之州，每見天邊有暈若半虹，長數十丈。……其名風篷，亦曰颶母，又曰瘴母。瘴母起則颶風隨之。……廣州四時虹見，半虹則以將颶而後見。”

(2)吞舟魚勢：謂颶風覆舟之狀，如大魚吞舟之勢。

(3)九萬：除《詩稿》外，各本皆作“幾萬”。艾儒略《職方外紀·海道》：“西來之路經九萬里也。”

(4)說死生：訴說海上航程出生入死的險情。

(5)謂羅先生句：《寫憂集》作“羅先生赴泰西矣”。羅先生，亦西洋教士，事跡未詳。

粵東在夏秋兩季為颶風季節。這首詩由半虹出現，狂颶將起，而懷念歷九萬里風濤之險，返回歐洲的西洋教士羅先生。

十七

第二層樓三面聽，⁽¹⁾無風海浪似雷霆。去來畢竟輸鷗鳥，⁽²⁾長保群飛入畫屏。⁽³⁾樓房概有三層，予眠食第二層上。⁽⁴⁾

(1)三面聽：謂三面都可以聽到海濤聲。三巴寺東西南三面臨海，故云。

(2)鷗鳥：水鳥名。在海者名海鷗，在江者名江鷗。此句謂人不能像鷗鳥那樣來去自由。

(3)畫屏：有畫飾的屏風。此形容山光水色，有如畫屏。

- (4)樓居二句：《寫憂集》作“余居二層樓上”。《墨井畫跋》第六十九則：“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可以對讀。

十八

小西船到客先聞，⁽¹⁾就買胡椒鬧夕曛。⁽²⁾十日縱橫擁沙路，⁽³⁾擔夫黑白一群群。⁽⁴⁾小西貨物至澳，擔夫爭路縱橫。⁽⁵⁾

- (1)小西：小西洋，印度半島東西兩海岸的總稱。澳門葡船經常到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第烏一帶貿易。
(2)胡椒：當時澳門進口的胡椒，來自南洋群島的望加錫，蓋由赴小西洋貿易的葡船轉販而來。夕曛：傍晚，黃昏時。
(3)沙路：指蓮花莖的沙堤。
(4)擔夫：挑夫。黑白：黑髮者與白髮者，猶言老少。
(5)小西貨物二句：《寫憂集》作“小西貨物至澳，擔夫爭相負荷”。

這首詩寫澳門與香山之間通過關閘的陸路貿易，明末澳門海外貿易衰落，清初海禁，與內地的貿易又成爲非法，影響葡人生計。康熙十七年(1678)，葡王阿爾豐索六世(Alfonso VI)派使臣白勒拉(Pinto Pereira)到清廷交涉，要求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清政府遂於十九年(1680)開放從香山到關閘的陸路貿易。於是，“澳門彝人與內地商人，各將貨物俱由旱路挑至關前界口，互相貿易”(李士楨《撫粵政略》二)。

十九

紅荔枝頭月又西，⁽¹⁾起看風露眼猶迷。⁽²⁾燈前此地非

書館，⁽³⁾但聽鐘聲不聽雞。昏曉惟準白鳴鐘聲。⁽⁴⁾

- (1)紅荔：荔枝爲嶺南佳果，夏季果熟而變紅。月又西：月將落，指深夜。
(2)眼猶迷：看物模糊不清，因讀書太久，眼睛疲勞。
(3)書館：《寫憂集》作“書塾”。詳見《書燈》注(2)。
(4)昏曉句：《寫憂集》作“昏曉悉憑自鳴鐘”。

詩人描寫自己艱苦的學道生活。夏夜攻讀，不覺月又西沈。因爲讀書太久，連窗外紅荔枝頭的風露也看得模糊不清。這裏是修士學道的靜院，祇有自鳴鐘聲打破深夜的沈寂。如果在內地的書塾，該是雞啼的時候了，這首詩和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首都寫詩人在三巴靜院的學道生活。

二十

臘夜如年寒漸短，⁽¹⁾舊衾欲覆衣還暖。⁽²⁾前山後嶺一聲鐘，⁽³⁾醒卻道人閒夢斷。⁽⁴⁾前山聖母堂小鐘打起，各堂大鐘即應。⁽⁵⁾

- (1)臘夜：臘日之夜。臘日在夏曆十二月，爲古時歲終祭祀百神之日。這一夜特別長，故曰如年。寒漸短：謂寒冬漸盡。
(2)舊衾：舊被。
(3)後嶺：《寫憂集》作“後山”。
(4)醒卻：《寫憂集》作“喚醒”。
(5)前山聖母堂二句：《寫憂集》作“鐘聲大小互應”。前山聖母堂，汪宗沂先生認爲即花王堂，然花王堂在三巴教堂背後，並非建在山上，澳門林家駿主教撰有《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其《澳門聖堂史略》一文載大砲臺山小堂，又名聖保祿聖母靜院或聖母小堂，十六世紀末爲范

禮安(Alexander Valignano)所建。後因大砲臺駐軍,小堂改作別用。前山聖母堂應指此堂。

二十一

九九不飛宜瑞雪,⁽¹⁾常如梅候潤衣衫。⁽²⁾樓頭日坐聞龍氣,⁽³⁾池面時添海雨鹹。⁽⁴⁾寒候樹木不凋,絕無霜雪。⁽⁵⁾

(1)九九:從冬至次日起數,每九天為一九,第九個九天為九九。宜瑞雪:北方有“瑞雪兆豐年”的說法,故稱。

(2)梅候:梅雨的節候,江南的初夏陰雨連綿,時值梅子黃熟,故名梅候。

(3)龍氣:海龍昇騰之氣。楊維禎《治春口號》:“明朝去拔珊瑚樹,龍氣隨飛過海門。”

(4)池面句:韋莊《李氏小池亭十二韻》:“池塘海雨鹹。”此用其意。雨,《寫憂集》作“鹵”。

(5)寒候二句:《寫憂集》作“寒樹不凋,無霜雪”。

二十二

亂山高處獨幽尋,⁽¹⁾屐底泥腥畏虎深。⁽²⁾何事雲遮關下路,⁽³⁾來看恐起憶歸心。⁽⁴⁾關口高山,登之可望東粵。⁽⁵⁾

(1)亂山高處:指蓮峰山頂,以其林深路狹,雜草叢生,故曰亂山。幽尋:尋幽。《寫憂集》作“尋徑”。

(2)屐:木底有齒的鞋子;古人亦用以遊山。泥腥:屐底的泥帶有腥氣,形容山路很久沒有人行走。陸游《畏虎》詩:“滑路滑如苔,澀路澀若梯。更堪都梁下,一雪三日泥。泥深尚云可,委身餓虎蹊。”此句隱括其意。

(3)關下路:關閣下面的沙路。

(4)起:《寫憂集》作“惹”。憶歸心:思歸的念頭。杜荀鶴《寄從叔》詩:“雁夜愁癡坐,漁鄉老憶歸。”

(5)關口二句:《寫憂集》作“登山可望東粵”。粵,陸、顧二本亦誤作“壘”;李本誤作“壘”。

漁山為山水畫名家,從這首詩可見其山水之癖與思鄉之情。

二十三

經過庾嶺無梅樹,⁽¹⁾半載幽懷托筆端。⁽²⁾昨寫今將寄隴客,⁽³⁾晴窗且復展來看。⁽⁴⁾久矣無梅,獨登空嶺。⁽⁵⁾

(1)庾嶺:庾,音 yǔ。大庾嶺。五嶺之一,在江西、廣東交界處。唐張九齡開鑿嶺上新路,為通粵要道。多植梅樹,故名梅嶺。鄭谷《咸通十四年府試木向榮》詩:“庾嶺梅先覺,隋堤柳暗驚。”

(2)幽懷:深遠、高雅的情懷。此指對友人深沈的思念之情。

(3)隴客:隴頭人。陸凱《贈范曄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故以隴頭人喻與詩人一樣作客他鄉的友人。隴,汪宗衍改作“瀧”,釋為瀧水,即粵北的武溪,不確。

(4)晴窗:《寫憂集》及陸、顧、李三本作“暗牕”,牕,同“窗”。方豪《讀吳漁山遺著札記》:“隨處均可看畫,晚間亦可在燈下展閱,何必在暗牕下?余初讀之即失聲而笑,疑為晴字之誤,及讀(徐匯書樓)抄本,果然。”(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121)

(5)久矣二句:《寫憂集》作“此地無梅”。

詩人南來經過庾嶺時正值初冬,梅花未開。古有陸凱折梅寄友的傳說,後人曾在庾嶺建有折梅亭。故以庾嶺無梅喻無從表達對友人的惜別思念之情。詩人乃於半年後在澳畫梅題詩,寄贈友

人，以慰雲樹之思。

二十四

每歎秋風別釣磯，⁽¹⁾兩兒如燕各飛飛。料應此際俱相憶，江浙鱸魚先後肥。⁽²⁾是時稚兒在浙杭。⁽³⁾

(1)釣磯：釣臺。又名釣魚臺和子陵臺。東漢嚴子陵垂釣處，有東西二臺，故址在今浙江桐廬縣富春江畔。參閱卷一《寫憂》詩注(4)。

(2)江浙鱸魚：詩人爲吳人，大兒時在吳地，稚兒在浙江，故稱江浙。鱸魚，猶鱸膾。

(3)是時句：《寫憂集》作“稚兒時在武陵”。浙杭，除《詩稿》外，各本皆作“武陵”，武陵當爲“武林”之誤，杭州靈隱山一名武林。

詩人大約於康熙十九年秋，在浙江桐廬嚴子陵釣臺與兩個兒子分別。其後兩兒爲了謀生，像燕子一樣各飛東西，大兒在故鄉，小兒在浙江。第二年秋天，詩人在澳門，不覺動了對兩兒的思念之情。詩中不直接寫自己對兩兒的思念，卻說兩兒在互相憶念，江浙兩地的鱸魚也先後肥了。下聯寫得含蓄委婉，辭已盡而意無窮。杜甫的《月夜》，用了“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香霧雲鬢濕，清暉玉臂寒”的詩句，通過描寫妻子的孤單落寞和對自己的深切懷念，來抒寫自己對妻子的思念之情。詩中所用的正是這種手法。

二十五

性學難逢海外師，⁽¹⁾遠來從者盡兒童。⁽²⁾何當日課分

卯酉，⁽³⁾靜聽搖鈴讀二時。書館有大學、小學，課讀只卯酉二時，搖銅鈴上學。⁽⁴⁾

(1)性學句：陸希言《澳門記》載天主教修士的學道生活：“有文士焉，衣服翩翩，吟哦不輟。從天主堂而出入，讀書談道，習格物窮理而學超性者。”（載陳薰《開天寶鑰·性學醒迷》）格物指自然科學，窮理指哲學，超性即超性之學，又稱性學，即神學。

(2)遠來句：耶穌會專門吸收十六七歲的少年入會，經過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嚴格訓練，再派出去傳教，因此靜院中的修士多兒童。

(3)卯酉：卯時和酉時。上午六至七時爲卯時，晚上六至七時爲酉時。

(4)書館三句：《寫憂集》作“書館卯酉二時搖銅鈴上學課”。書館，書塾。此指訓練修士的靜院。大學、小學，陸希言《澳門記》：“而又設立義塾，不特教其英才，即牧豎廝養，咸得就小學而學焉。小學有成，陞入大學。……學既通明，或願修道，或欲經營，仍任其自主焉。”

二十六

燈前鄉語各西東，⁽¹⁾未解還將筆可通。⁽²⁾我寫蠅頭君寫爪，⁽³⁾橫看直視更難窮。⁽⁴⁾西字如蠅爪，橫行讀之，尖疾者上。⁽⁵⁾

(1)燈：除《詩稿》外，各本皆作“門”。鄉語：故鄉的語言，此指本國語言。此句說交談者各自操着西洋語和中國語。

(2)將：除《詩稿》外，各本皆作“教”。筆可通：謂借助書寫來進行交流。

(3)蠅頭：指細小的字。陸游《讀書》詩：“燈前日力雖非舊，猶得蠅頭二萬言。”寫：除《詩稿》外，各本皆作“鳥”。

(4)橫看直視：西文從左到右橫寫，故須橫看。中文的古文從上到下直書，故須直視。

(5)西字四句：《寫憂集》作“西字橫行”。

這是一首描寫中西語言交流的詩。詩中道出詩人學習西文的良苦用心。在夜間與西洋教士用中西語對話，語不達意處再加上筆談。但寫來寫去，還是西文對中文，橫看與直視，更難窮究。當時天主教的《聖經》是拉丁文本，神學院的教材大多數為西文，教師和同學亦多操西語，漁山學道的艱難，不問可知。

二十七

百千燈耀小林崖，錦作雲巒蠟作花。粧點冬山齊慶賞，⁽¹⁾黑人舞足應琵琶。⁽²⁾冬山以木為石骨，以錦為山巒，染蠟紅藍為花樹，狀似麓山。黑人歌唱舞足，與琵琶聲相應，在耶穌聖誕前後。⁽³⁾

(1) 粧點：點綴。

(2) 舞足：舞步。

(3) 冬山七句：《寫憂集》作“聖日舞賀鏡彩”。麓，各本原作“鰲”。鰲，“麓”的俗字。

方豪《吳漁山先生三巴集校釋》稱，這首詩“詠聖誕節教堂所佈置之山洞也。漁山以之入詩，則當時內地各堂似尚無此風”（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114）。

二十八

老去誰能補壯時？工夫日用恐遲遲。⁽¹⁾思將舊習先焚硯，⁽²⁾且斷塗鴉並廢詩。⁽³⁾予學道許定矣。⁽⁴⁾

(1) 工夫日用：日日刻苦用功。工夫，又作“功夫”。遲遲：從容不迫貌。

(2) 焚硯：又作焚研。毀棄文具，表示不再著述。

(3) 塗鴉：盧仝《示添丁》詩：“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後因以塗鴉喻書畫技法幼稚，多用作謙辭。

(4) 予學道句：《寫憂集》作“學道久矣戒詩”。許定，陸本作“許久”，顧、李二本作“計久”。方豪《校釋》：“許定者謂已許願，且已決定也，非計畫已久者可此。《詩稿》是。”

在舉步維艱的學道生活中，詩人感到時不我待，宜急起直追。為了專心學道，曾下定決心，中斷作畫，不再吟詩。然結習所在，詎能驟忘？

二十九

西征未遂意如何？⁽¹⁾滯澳冬春兩候過。⁽²⁾明日香山重問渡，梅邊嶺去水程多。⁽³⁾柏先生約予同去大西，入澳不果。⁽⁴⁾

(1) 西征未遂：謂未遂隨柏應理赴歐洲學道之願。福斯《柏應理與沈福宗的歐洲之行》稱，柏應理於1680年（康熙十九年）被任命為耶穌會中國副省司庫，奉派前往羅馬。其上司決定挑選若干優秀而年青的中國人隨同前往，以便向教廷證明這些優秀的中國人能夠勝任司鐸的職位，最初有五名候選人被挑選出來，其中包括漁山。然而，到達澳門時，新任中國副省會長畢嘉（Giandomenico Gabiani）祇允許最年青的兩名中國人前往。漁山已年垂五十，且未通拉丁文，終於未能成行。而由年青且通拉丁文的沈福宗等陪同柏氏前往。

(2) 滯澳句：謂西征未遂之後，又在澳滯留，度過冬春兩季。則作此詩之時，當在康熙二十一年初夏。

(3) 明日二句：由澳門返江南，必須乘船經香山縣城石岐至廣州，復經北江、滇江至梅嶺，沿路皆水程。梅邊嶺，即梅嶺。

(4) 柏先生二句：《寫憂集》作“柏先生約余同赴泰西，以入澳不果。”

這首詩應為漁山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初夏將返江南時作。第二十九、三十首的年代，採用方豪《讀吳漁山遺著札記》一文《澳中雜詠末二首之年代》的說法。見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119-121。

三十

江路陰晴費較量，⁽¹⁾歸帆遲緩下南昌。⁽²⁾榜人還認冬來客，⁽³⁾為報春流比舊強。⁽⁴⁾予歸途多雨，水漲行遲。⁽⁵⁾

(1)較量：比較。梅堯臣《邵閣閱書投壺和呈相國晏公》：“較量人世無窮樂。”此指觀賞。因為天氣忽陰忽晴，沿江景色時有變化，故言費較量。

(2)下南昌：點明詩人此時正在歸途，已近南昌。過梅嶺之後，經章水、贛江的水路可達南昌。

(3)榜人：船夫。冬來客：詩人大約於康熙二十一年初夏返江南後，又於同年冬經贛江、梅嶺返澳門。

(4)春流比舊強：謂今年春天的水流超過往年。

(5)行遲：除《詩稿》外，各本皆作“行舟”。春天多雨，水漲流急，舟行危險，故須遲緩。《詩稿》是。

這首詩大約作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春從澳門返回江南途中。箋注者對漁山初至澳門的年代，從汪宗行的康熙十九年說；對其最後一次離開澳門的年代，從方豪的康熙二十二年說，則與漁山《佚題》第四首“靜院棲遲三四年”句，及其稍後幾年在江南的行跡亦相符。

後帙 聖學詩⁽¹⁾

自述(二首)

旅途何必問家園？幸遇知心意勿諼。⁽²⁾囊澀獨虧推解誼，⁽³⁾不云勺水是恩源。⁽⁴⁾

(1)原共八十二首，為上海徐滙書樓藏抄本《三巴集》的後帙，而為《墨井道人詩稿》、《寫憂集》及陸、顧二本所不載。李秋輯刊《墨井集》時，將其中八十首輯入《三巴集·澳中雜詠》三十首之後，而刪其思念亡妻的二首，陳垣先生復從抄本中錄出，原編《三巴集》遂全。參閱《吳漁山先生年譜》附《墨井集源流考》。收入本書時，因《自述附原韻二首》為漁山友人所作，移至《交遊詩略》，仍存八十首。

(2)勿諼：猶弗諼。不忘記。《詩·衛風·考槃》：“猶寐寤言，永矢弗諼。”《箋》：“諼，忘也。”

(3)囊澀：用度匱乏。解誼：謂珍惜友誼，解囊相助。

(4)勺水：一勺水。喻細小的善行。恩源：恩惠的泉源。謂恩澤如泉源般無私霑溉萬物。

數載居諸空自勞，⁽¹⁾何時夷夏被恩膏？⁽²⁾願君默禱常思憶，⁽³⁾不負傳宣委任高。⁽⁴⁾

(1)居諸：《詩·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居、諸，都是助詞。後用為日月的代稱。又引喻為光陰。高適《苦雨寄馮四昆季》詩：“君門嗟緬邈，身計念居諸。”此句蓋自謙語，謂教業無成。

(2)夷夏：蠻夷與華夏。指外國與中國。被恩膏：謂皆獲得天主的恩寵。

(3)默禱：默默向天主祈求禱告。

(4) 傳宣委任高：傳宣，又作宣傳，謂傳道。天主教會中未受神職，而在神甫指導下從事傳道，或向願意入教和新入教的人講解經文教義者，稱為傳道員或相公。這位被詩人稱為“知心”之某君，蓋已被委任為傳道員。

以上二首詩中稱為“知心”之某君，應為漁山的一位同教同會知友。漁山在澳時囊橐羞澀，他慷慨解囊，漁山作詩和其原韻賦謝，並勉勵其不忘職責，為弘揚天主教而努力。原附這兩首之後的《自述附原韻二首》，第一首與本題第一首同為“元”字韻，第二首與本題第二首同為“豪”字韻，故這兩首詩應為《自述附原韻二首》的和韻之作，而原韻二首的作者，應為漁山的這位同教同會知友。故將原韻二首移至《交遊詩略》。

佚題(十四首)⁽¹⁾

賡歌揚拜待昌期，⁽²⁾ 旅客無容悵別離。⁽³⁾ 否泰相因皆預定，⁽⁴⁾ 淵機未許世人知。⁽⁵⁾

(1) 李杕輯刊《墨井集》列於《自述附原韻二首》之後，然其用韻與前詩不同，多為漁山表達自身宗教感情之作。箋注者將其作為獨立的組詩，而冠以《佚題》之名。

(2) 賡歌：作歌唱和。李商隱《寄令狐學士》詩：“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碧雞。”此謂唱歌讚美天主。揚拜：又作拜揚。跪拜時一興一伏。昌期：繁榮昌盛之期，喻天主教大行於世界。

(3) 旅客：猶旅人，客居在外的人。此為詩人自稱，謂自己處於通往天國的人生旅程中。無容：毋許。

(4) 否泰相因：猶否極泰來，或否終則泰。否泰，本為《易》兩卦名。舊時於命運的好壞，事情的順逆，皆曰否泰。謂閉塞到極點，則轉向通泰。《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時過於期，否終則泰。”

(5) 淵機：猶玄機，以避康熙帝諱改。神妙的機宜。此喻天主教神學深奧

玄妙，天主之權難測底蘊。

榮落年華世海中，⁽¹⁾ 形神夷險不相同。⁽²⁾ 從今帆轉思登岸，⁽³⁾ 摧破魔波趁早風。⁽⁴⁾

(1) 榮落：猶榮枯。謂草木的繁茂與彫落。喻人世上的得志與失意。

世海：謂人世的榮枯變化，有如風波不定的海洋。利瑪竇《畸人十篇》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海中遇風濤，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於己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篷，或持敗籠，隨手所值，急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陽瑪諾《聖經直解·封齋後第六主日》：“當日天主執劍，出刺海龍。”《解》曰：“當日，主受難之日也。其劍，十字聖架也。海龍，魔鬼也。大海今世也。斯海內，吾人若小魚，魔鬼若龍，任意噬吞，橫肆暴虐，無人能脫。主憐世人，入世之海，以聖架之劍，大敗魔群也。”

(2) 夷險：謂平治險惡。《淮南子·本經》：“接徑歷遠，直道夷險。”也比喻順境與逆境。歐陽修《相州晝錦堂記》：“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此指後者。

(3) 帆轉思登岸：調轉帆向，思登彼岸。彼岸，佛教語。佛教以有生有死的境界，譬曰此岸；煩惱苦難，譬曰中流；超脫生死，即涅槃的境界，譬曰彼岸。此謂調轉帆向，聽從天主指引而達於彼岸（即天國）。

(4) 魔波：魔鬼所煽起的波瀾。喻達於天國的歷程中所遭遇的障礙。天主教所稱的魔鬼，原係天主所造的天使之一，因妄想同天主比高下而墮落，乃成魔鬼，繼續具有超人的本領，但專事抵擋天主，並誘惑人犯罪，最終於世界末日將被投入火湖受永刑。

手足分離幾度秋，代籌長策恨難周。⁽¹⁾ 一行寫就無歸雁，⁽²⁾ 忽得新詩解宿愁。⁽³⁾

(1) 長策：猶善策。妥善周全的計策。鄭巖《送章員外赴朔方》詩：“坐聞

長策利，終見勒銘迴。”

(2) 無歸雁：古人謂雁能傳書。然北雁南飛，至衡陽迴雁峰而止。故以無歸雁喻與江南親友音書難通。與《澳中雜詠》之五“雁飛地遠知難到”句意同。

(3) 宿愁：舊愁。

靜院棲遲三四年，⁽¹⁾卑污依舊意愴然。⁽²⁾幾緣主賜相規勵，⁽³⁾無限前程共着鞭。⁽⁴⁾

(1) 靜院：修道院。此指三巴靜院，即聖保祿神學院。 棲遲：遊息。《詩·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2) 卑污：又作“庫汗”或“汗庫”。低窪之處。《國語·周》：“陂唐汗庫，以鍾其美。”此為學業無成的自謙語。 愴然：悲傷貌。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3) 主賜：天主的恩賜。 規勵：規勸激勵。

(4) 着鞭：猶著鞭。揮鞭策馬。比喻努力向前。劉敞《依韻和永叔即席送擇之出守陝府》詩：“莫嫌青雲晚著鞭，會取黃金大如斗。”

這首詩為與同輩道友共勉之作。

五千客路橫雲斷，⁽¹⁾翹首穹蒼十二重。⁽²⁾欲效涓埃酬聖德，⁽³⁾非徒心艷紫泥封。⁽⁴⁾

(1) 客路：猶客程。旅程。王灣《次北固山下》詩：“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 橫雲：橫亘天空之雲。錢起《題郎士元半日吳村別業兼呈李長官》詩：“橫雲嶺外千重樹，流水聲中一兩家。”

(2) 穹蒼：指天。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詩·大雅·桑柔》：“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十二重：天主教會認為天有十二重，第一重月輪天，第二重水星天，第三重金星天，第四重日輪天，第五重火星天，第六重木星天，第七重土星天，第八重列宿天，第九重宗動天，第十重無星宗動天，

第十一重永靜不動，第十二重為天堂。參閱利瑪竇《乾坤體義》上。

(3) 涓埃：滴水與輕塵。杜甫《野望》詩：“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此喻微小之貢獻。 聖德：帝王的恩德。張仲素《太平詞》：“聖德超千古，皇威靜四方。”此指天主的恩德。

(4) 心艷：心中羨慕。 紫泥封：古人書信用泥封，泥上蓋印；皇帝詔書則用紫泥。衛宏《漢舊儀》：“皇帝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後稱皇帝詔書為紫泥封或紫泥詔。李白《玉壺吟》：“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此喻天主聖寵。

漁山學道三巴，在天主教神學的領域中遨遊，探索着與天主溝通的途徑，而欲以涓埃之誠，酬報天主的恩德，並非如俗世熱心功名之士，羨慕人間帝王的詔書。這首詩蓋自寫懷抱之作。

赫赫主名應顯揚，⁽¹⁾偶遭魔障禍方昌。⁽²⁾光榮不復知誰咎，⁽³⁾夢覺憂增欲斷腸。

(1) 主名：天主的聖名。《天主十誡》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

(2) 魔障：佛家語。魔王所設的障礙。梵語魔羅，義譯曰障。梵漢雙舉而云魔障。泛指波折、意外。董嗣杲《近苦多故坐病乏藥》詩：“魔障在前無妄想，飢寒隨處肯言貧。”此以“魔”指魔鬼。

(3) 光榮：光采，榮耀。王充《論衡·狀留》：“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之謗，喧嘩甚矣。”此謂天主所賜的榮耀。

萬罪從來不足憐，⁽¹⁾經言惡表判尤嚴。⁽²⁾奔馳獄路心如醉，⁽³⁾何日頭回向九天？⁽⁴⁾

(1) 萬罪：猶萬惡。此指窮兇極惡不能獲得天主救贖之人。

(2) 經言惡表：謂其人口稱聖經賢傳，而作惡出人意料之外。

(3) 獄路：通往地獄之路。

(4) 九天：神名。《史記·封禪書》：“九天巫祠九天。”此指天堂。

末日審判為天主教教義之一。認為有一日現世將最後終結，所有世人都將接受天主的最後審判。得到救贖者昇天堂享永福，不得救贖者下地獄受永刑。魔鬼也將被丟入火湖。這首詩以悲天憫人的筆調，慨歎那些作惡者將受末日審判，墮入萬劫不復的地獄，除非改邪歸正，信奉天主，纔能獲得重生，屬於同類之作還有《誦聖會源流》之二。

聖會光埋利藪中，⁽¹⁾可憐前聖創基功。⁽²⁾三洲舊穴今猶在，⁽³⁾望裏悲天午夜風。聖人沙勿略墓在粵東三洲島。

(1) 聖會：天主教各修會的會士對本會的敬稱。此指耶穌會。

(2) 前聖：指方濟各·沙勿略。沙勿略為耶穌會最早的會士之一，於漁山為同會先輩，死後被羅馬教廷列為聖品，故稱。

(3) 三洲：廣東台山上川島的別稱，又稱三山。參閱《澳中雜詠》第十三首《說明》。舊穴：指沙勿略的墓穴。沙勿略於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在島上病逝，最初即葬於該島。

由於時代的局限，漁山無法認識羅馬天主教會代表當時西歐封建勢力的本質。身在耶穌會中，亦不可能認識西方傳教士東來的殖民主義背景。但對天主教會內部的弊端，並不是毫無認識的。詩中所說的“利藪”大約有兩端。其一是因東方傳教保護權而起的葡萄牙里斯本朝廷與羅馬教廷對中國傳教問題的爭執。其二是從明末利瑪竇（Matteo Ricci）對中國敬天、祀孔、祭祖的禮儀採取容忍的態度，引起天主教在華各修會之間持續達百餘年的禮儀之爭。

漁山把天主教士來華傳教視為一項神聖的事業，開創這一事業的聖徒沙勿略，為此獻出了生命。如今教會內部卻因爭權奪利而糾紛不止，將使前輩創下的基業前功盡廢。漁山曾到過沙勿略

最初埋骨之地上川（三洲）島，他慨歎沙勿略早已逝去，其遺骸亦已從上川島轉移到馬六甲，最後轉移到果阿，祇留下島上的墓穴，在深夜陣陣呼嘯的海風中，一片冷落和悲涼。短短二十八字，道盡詩人心中無盡的悲傷和失望。

七政遷移萬象新，⁽¹⁾主持造化是何人？⁽²⁾一原可溯勤昭事，⁽³⁾勿負洪恩失性真。⁽⁴⁾

(1) 七政：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以七政遷移喻歲月推移，新春又至。

(2) 主持造化：造化，指自然的創造化育。《莊子·大宗師》：“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天主教以天主為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和主宰，並對人賞善罰惡。

(3) 昭事：奉事。《詩·大雅·大明》：“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謂奉事天主。故天主教堂又稱昭事堂。徐光啓《跋二十五言》：“蓋其學無所不窺，而其大者以歸誠上帝，乾乾昭事為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福州陳儀為艾儒略《性學述》作序稱，利瑪竇奉事天主之說“初聞之或以為臆說，細繹之，即吾儒昭事之學，畏天之旨也。”

(4) 性真：佛教稱人的本性。《楞嚴經》：“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此借用於天主教。

新春伊始，漁山想到的是勤懇昭事，勿負耶穌基督救贖的洪恩。

幻世光陰多少年？⁽¹⁾功名富貴盡雲煙。若非死後權衡在，⁽²⁾取義存仁枉聖賢。⁽³⁾

(1) 幻世：宗教徒和宿命論者把現世稱作虛幻的世界。白居易《想東遊五十韻》詩：“幻世春如夢，浮生水上漚。”

(2)權衡:權力。《晉書·潘岳傳》:“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不得與之比逸。”此指天主賞善罰惡的權力。

(3)取義存仁: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孟子·告子》:“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與義皆為儒家道德規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體現了儒家聖賢的人生價值觀。漁山認為若非天主掌握着賞善罰惡的權力,使取義成仁者的靈魂得昇天堂,歷代聖賢的人生價值,便無法體現出來。這種思想,亦類似明末徐光啓,謂天主教有合儒、補儒的作用。張星曜《聖教贊銘·審判銘》:“人之善惡,如九牛毛。若無審判,善為徒勞。豈知嚴主,不爽分毫。小審大審,形神莫逃。”與漁山所見略同。

功成救世萬方春,聖會榮光次第新。揮淚遙瞻箕子國,⁽¹⁾肩承苦架待何人?⁽²⁾

(1)箕子國:箕子,商紂諸父,封國於箕,故稱箕子。紂暴虐,箕子諫不聽,乃披髮佯狂為奴,為紂所囚。周武王滅商,釋箕子之囚,以箕子歸鎬京,見《史記·殷本紀》。相傳箕子後隱於朝鮮,故稱朝鮮為箕子國。

(2)肩承苦架:苦架,又稱十字架。基督教相信,耶穌為替世人贖罪,被釘十字架而死,故尊十字架為信仰的標記。耶穌生前曾勸門徒背着十字架跟從他;耶穌臨難時,肩荷十字架走向刑場。此以遭逢教難為肩承苦架。

三巴靜院培養赴日本、朝鮮、中國、越南等國傳教的耶穌會士,下聯“揮淚遙瞻箕子國,肩承苦架待何人”云云,蓋其時朝鮮發生教難,漁山作此詩悼念殉難教士和教友。

義夫保父是何人?⁽¹⁾晉福崇階此日陞。⁽²⁾漢國群靈資轉禱,⁽³⁾四方教澤及時新。⁽⁴⁾

(1)義夫保父:指聖若瑟。聖若瑟為聖母瑪利亞(Maria)之淨配,耶穌基督之養父,未因瑪利亞未婚先孕而離棄。康熙七年(1668),中國傳教會諸神甫在廣州會議上,推舉聖若瑟為中華主保,獲得羅馬教皇覈准,故稱。羅馬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藏有《聖若瑟大主保經》,刊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

(2)晉福:猶進福。《易·晉》:“晉,進也。”崇階:崇高的品秩。聖若瑟在天主教列於聖品的聖人中居於崇高的地位,故云。

(3)群靈:群生。一切生物。此謂萬民、百姓。轉禱:猶代禱。天主教徒彼此間代向天主祈求禱告,被認為是一種美德。主要依據《聖經·新約·弟茂德前書》,傳保祿曾說:“要為一切人懇求、祈禱、轉求、謝恩。”天主教遵此,常拜託別人為自己代禱,也主動為別人代禱。

(4)教澤:謂佈教所遺的德澤。《聖教日課》中《求聖若瑟為中國大主保祝文》:“虔恭求爾,為我等轉達於爾所愛之子耶穌,赦我等罪。又求爾為中國主保。轉求天主,憐視中國,未奉教人,開其心,明其目,使反邪歸正,能知信望愛之德。通國欽崇,聖教大行,不致邪魔誘惑。”以上二句隱括其意。

天主教會以西曆3月19日為聖母淨配聖若瑟——中華主保瞻禮日,此詩蓋為聖若瑟瞻禮日而作。

老朽何堪幾大成?⁽¹⁾第隨默佑侍群英。⁽²⁾神愴苦架思同化,⁽³⁾掃蕩群邪頌太平。⁽⁴⁾

(1)老朽:衰老而無用。蘇軾《與馮祖仁書》:“辱賤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此為詩人自稱。大成:學問、事業等大有成就。《禮·學記》:“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謂教業卓然有成。

- (2) 默佑：默默相助。佑，助。《書·湯誥》：“上天孚佑下民。” 群英：群賢，此指同會衆修士。
- (3) 神愴苦架：神愴，愴神，傷神。愴，悲傷。原誤作“鎗”。謂追懷耶穌基督為救贖世人而被釘死在十字架的聖跡，感到悲傷。 同化：使不相同的事物逐漸變成相近或相同。此謂救世度人，使同皈依天主。
- (4) 群邪：各種邪惡的人。《舊唐書·陸贄傳論》：“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群邪。”此猶群魔。

誰道生人止負形？⁽¹⁾靈明萬古不凋零。⁽²⁾真君肖像興群彙，⁽³⁾梓里原來永福庭。⁽⁴⁾

- (1) 負形：載負形骸。
- (2) 靈明：靈魂。天主教認為人死後靈魂不滅，虔信天主者靈魂得昇天堂，永享真福。
- (3) 真君：猶真宰。《莊子·齊物論》：“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此以天主為普天下之真大主，故以真君肖像稱天主聖像。
- (4) 梓里：故鄉。范成大《楊君居士挽詞》：“孝至蘭陔茂，身修梓里恭。”此指天堂。 永福庭：謂天堂為虔誠奉教者得享永福之鄉。

慶賀聖母領報二首⁽¹⁾

救世宏基肇聖胎，⁽²⁾福音乍報主神來。⁽³⁾乾坤莫囿貞懷蘊，⁽⁴⁾久扃天衢今始開。⁽⁵⁾

- (1) 聖母領報：天主教尊瑪利亞為聖母，謂她以童貞女由聖神感孕而生耶穌，又稱童貞聖母，《聖經·新約》載，瑪利亞領受天神向她傳報天主的旨意，告知她將由聖神感孕而生耶穌。
- (2) 肇聖胎：謂瑪利亞受聖神感孕而肇懷聖胎。
- (3) 福音：源於希臘文 eùaggélion，原意為“好消息”、“喜訊”。基督教產生後，此詞既表示基督所傳告的好消息，亦表示他的降生本身以及他

- 全部的“救世工程”。後漸用來專指有關基督的生死及其言行的宣講，以及宣講福音的書籍。 主神：指耶穌基督。
- (4) 莫囿：毋拘泥。囿，拘泥，局限，見識不廣。 貞懷蘊：謂天主教義中聖母瑪利亞以童貞女由聖神感孕而生耶穌之說的深奧含義。明清之際，反教的中國士大夫對此說頗多攻擊。如楊光先《與許青嶼侍御書》：“耶穌之母瑪利亞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是莫識父子。”又《闢邪論》：“尊無父之子為聖人，實為無夫之女開一方便法門矣。”（《不得已》上）此句蓋有所指。
- (5) 扃：關閉。 天衢：天路。衢，四通八達的大路。喻通顯之地。《漢書·敘傳》：“攀龍附鳳，並乘天衢。”此指通向天堂之路。

永福之門此日開，尊神報命自天來。⁽¹⁾ 肋霞郡內朝元后，⁽²⁾ 萬物真君降聖胎。

- (1) 尊神：尊貴的神靈。此指前來傳報天主旨意的天神。
- (2) 肋霞郡：即聖母領報之地，基督教的聖地耶路撒冷。肋霞，為希伯來文 Yertshálain 中間兩個音節 rúshá 的對音。 元后：帝王的嫡妻。此指聖母瑪利亞。

天主教會規定，在耶穌聖誕節前九個月的3月25日為聖母領報節，以上二首詩應為紀念聖母領報節而作。《聖教日課》上《聖母領報祝文》：“天主：爾昔因天神之報，俾爾子於童女聖瑪利亞胎取肉身。我等伏求使吾既信其為天主真母，賴其轉達，幸得其扶佑。”

雜詠(三首)⁽¹⁾

靜對青山入畫圖，層巒聳處翠雲鋪。⁽²⁾ 一鉤新月松間

掛，⁽³⁾隱隱扁舟唱晚歌。⁽⁴⁾

(1)詠，原作“咏”。

(2)層巒：重疊的峰巒。吳均《酬周參軍》詩：“沈雲隱喬樹，細雨滅層巒。”翠雲：青綠色的雲。陸雲《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玄暉峻朗，翠雲崇藹。”此喻樹枝葉茂盛，蒼翠如雲。

(3)一鉤句：王維《山居秋暝》詩：“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此寓其意。

(4)扁舟：小船。羅鄴《春晚渡河有懷》詩：“扁舟晚濟桃花浪，走馬晴嘶柳絮風。”

情深仰止歎空勞，⁽¹⁾隔院巖牆萬丈高。⁽²⁾此日掛帆何處去？凝眸心駭浪滔滔。⁽³⁾

(1)仰止：仰望，嚮往。《詩·小雅·車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2)巖牆：高而危的牆。《孟子·盡心》：“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3)凝眸：目不轉睛。形容注意力高度集中。李商隱《聞歌》詩：“斂笑凝眸意欲歌，高雲不動碧嵯峨。”韓偓《太平谷中玩水上花》詩：“凝眸不覺斜陽盡，忘逐樵人蹶石回。”

橫舟衝破萬層濤，⁽¹⁾島外人歡覩四豪。⁽²⁾只有故園知己處，表儀苦遠少甄陶。⁽³⁾

(1)橫舟：橫列之舟。李百藥《和許侍郎遊昆明池》詩：“稅馬金堤外，橫舟石岸前。”

(2)四豪：指戰國時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漢書·游俠傳·序》：“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此蓋指四位抵澳的知名之士。

(3)表儀：儀表。榜樣。立木以示人謂之儀，也叫表，轉為法則、標準、榜樣。《韓詩外傳》：“智如泉源，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甄陶：鍛煉成器。引申為培育造就人才或推行教化。揚雄《法言·先知》：“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甗，柔則坯。”此謂受到栽培教益。

以上三首詩，寫詩人在澳學道期間所見及感想。

雜感五絕三首

世態曷堪哀，⁽¹⁾茫茫失本來。⁽²⁾五傷恩甚大，⁽³⁾誰憶報涓埃？

(1)世態：人世間的情態。一般帶有貶義，如世態炎涼。趙蕃《留別在伯》詩：“交情自謂惟君厚，世態於今猶我知。”利瑪竇《天主實義》三《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於是為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篡弑攻併，無所不為，豈不殆哉！”曷：音hé。何，何故。

(2)本來：本原，根源。《傳燈錄》：“道明求法於六祖，六祖曰：‘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3)五傷：謂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時，兩足、左手、右手和肋旁的五處創傷。《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默存耶穌被釘於十字架：“惡黨將十字架放倒，攙耶穌仰臥架上，拖其右手到架，橫眼釘之；復扯左手，因痛極筋縮，惡人用力緊拽，得到釘眼，肉軀幾乎生裂；又得疊其兩足，釘於十字架直木，釘腳透過。”“吾主終後，有一獨目之兵，名隆日諾，道經山前，知耶穌被釘，即乘馬挺鎗，刺吾主之右肋。鎗眼血流，直射其目，向日替者遽將復明。”

漁山在這首詩中，以世人漠視耶穌基督救贖的洪恩為可哀，表達了自己知恩圖報的感情。

其二

毅志承三寵，⁽¹⁾真心備七恩。⁽²⁾今居神樂地，⁽³⁾後入

太平城。⁽⁴⁾

- (1) 三寵：謂受聖父、聖子、聖神的恩寵。
- (2) 七恩：又稱聖神七恩，即天主對信徒的七種恩惠。艾儒略謂：“人生在世，不外上下兩途。下焉者，皆卑暗危險之地，如罪宗七端是也。上焉者，皆光明快樂之境，如聖神七恩是也。……何謂七恩？一敬畏，二祈順，三智識，四剛毅，五計策，六明達，七上智。今人未能受七恩者，皆七罪宗為之祟也。”（《口鐸日抄》七）
- (3) 神樂地：又稱樂地。利瑪竇《畸人十篇·善惡之報在身後》稱，居天堂者，一切聖神具無六禍，具有六福。六福者一謂聖城，二謂太平城，三謂樂地，四謂天鄉，五謂定吉界，六謂壽無疆山。樂地者“則無憂苦，而有永樂也。……《聖經》謂始進天門者曰：‘善僕汝忠，入汝主之樂矣！’言此世之樂微少，則樂入於我中；彼處之樂廣大，則我入於樂中，是以曰樂地也”。此喻三巴靜院。
- (4) 太平城：又稱太平城，利氏《畸人十篇》所謂天堂六福之一，“二謂太平城，則無危懼，而恒恬淡也。吾於世有三仇焉，本身其一，世俗其二，鬼魔其三。三者同盟，以害我矣。……立志存正，而率循天命，其功雖高，乃仇之冤對，至死方止，則當在生時，功未成就，略不敢安寧矣。既昇天域，則戰陣已休，功績已立，釋干戈而特享其榮賞，恬無事也。故曰太平城也”。此喻天堂。

漁山堅信，祇要熱心昭事天主，領受天主的恩寵，死後定可昇入天堂。這首詩表達了這一信念。其他同類的詩作還有《感詠聖會真理》之一、《佚題》之十四及《五絕》之二。

其 三

故人不可見，咫尺玉門關。⁽¹⁾ 飢渴情深處，鐘鳴夜未闌。⁽²⁾

- (1) 玉門關：古關名。在今甘肅敦煌市西北，陽關在其東南，古為通西域要道，出玉門關者為北道，出陽關者為南道。王之渙《涼州詞》：“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 (2) 鐘鳴：鐘，指自鳴鐘。澳中昏曉惟準自鳴鐘。未闌：未盡。闌，晚，殘盡。岑參《陪群公龍岡寺泛舟》詩：“良友興正愜，勝遊情未闌。”

自述五律一首

睽隔關山外，⁽¹⁾ 心神在即離。⁽²⁾ 綦情常默禱，頂祝代吟詩。⁽³⁾ 三擊鈴鐺後，⁽⁴⁾ 七番叩拜時。承行惟主旨，⁽⁵⁾ 衡泌樂棲遲。⁽⁶⁾

- (1) 睽隔：分離，阻隔。
- (2) 即離：若即若離。
- (3) 頂祝：頂禮禱祝。頂禮，佛教禮節。兩肘、兩膝和頭着地，稱為“五體投地”，而後用頭頂禮尊者之足，故名。向佛像行禮，則舒二掌過額，承空，以表示頭觸佛足。佛經中稱之為“頂禮佛足”。此移用於敬禮天主。
- (4) 鈴鐺：多懸於馬首或旗首。此指銅鈴，作靜院課讀報時及教堂禮拜警眾之用。
- (5) 主旨：天主的意旨。
- (6) 衡泌棲遲：《詩·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又：“泌，泉水也。”後用以指隱居之地或隱居生活。

在艱難的學道生活中，漁山常常領會到悟道的樂趣。這首詩所描寫的正是這種情形。陸希言《澳門記》謂三巴堂“百凡功業，均與他堂不同；惟守誠持齋，七時祈禱，聽鐘聲而作息，彼此無異焉”（載陳薰《開天寶鑰·性學醒迷》）。可為注腳。

贈 郭

永福之門此日開，寵光共慶自天來。⁽¹⁾ 刪除舊染摧魔陣，⁽²⁾ 旋享真糧結聖胎。⁽³⁾ 貴矣名登義子籍，⁽⁴⁾ 榮哉心作大君臺。⁽⁵⁾ 知卿堪慰蒼生望，廣廈今需柱石材。⁽⁶⁾ 郭不知其名，亦不知何許人。時受洗，領聖糧，先生詩以賀之。⁽⁷⁾

(1) 寵光：謂天主恩寵之光。

(2) 舊染：猶舊習。《書·胤征》：“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魔陣：魔鬼所佈之陣。此喻信奉天主教的種種障礙。

(3) 真糧：謂來自天國的精神食糧，猶李杲《注》的“聖糧”。

(4) 名登義子籍：謂領洗入教而成爲天主的義子。《聖經·新約·厄弗所書》：“（天主）預定了我們借着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而歸於他，爲頌揚他恩寵的光榮，這恩寵是他在自己的愛子內賜與我們的。” 陽瑪諾《聖經直解·天主三位一體主日》：“人領聖洗之前，天門緊閉，人爲魔子。領後天開，而陞天主教子之高位。”

(5) 心作大君臺：大君，天子。《易·師》：“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此指天主。《聖經直解·封齋前第二主日》：“《經》曰：‘忍人大勝勇人，勇人勝人，忍人勝己。’聖基所曰：‘忍人之高位，……古教司祭之位也。……忍人以惡情爲牲，以心爲臺，以忍爲劍，天主必馨其祭。’當爲此句典據。“教會的靈修傳統也強調人心，即按《聖經》所指的是‘人的最深之處’，人就是在那深處決定是否接納天主”（《天主教教理》頁90）。

(6) 柱石材：擔當國家重任的人材。謂其如柱支梁，如石承柱。此喻郭足以擔當弘揚教業之重任。

(7) 郭不知五句：爲李杲輯刊《墨井集》時所加。

漁山有一批志同道合的道友，在學業上互相勉勵請益，這位受

洗入教的郭姓友人，即爲其一。

頌先師周鐸⁽¹⁾

茸城晦跡仰奇人，⁽²⁾ 秉鐸遐方教澤新。⁽³⁾ 鴨水夜凝初入國，⁽⁴⁾ 鷺沙晝暗已成城。⁽⁵⁾ 五旬勳業輝東土，七載慈祥感下民。⁽⁶⁾ 何日天朝重聚首，⁽⁷⁾ 依稀函丈笑言親。⁽⁸⁾

(1) 周鐸：周司鐸。西名及生平待考。

(2) 茸城：陸龜蒙《奉和襲美和吳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詩：“三泖涼波魚蕩動，五茸春草雉媒嬌。”《原注》：“五茸，吳王獵所，茸各有名。”地在今上海松江縣南華亭谷東，故松江別名茸城。 晦跡：謂隱居匿跡。釋慧皎《高僧傳·竺道壹》：“少出家，真正有學業，而晦跡隱智，人莫能知。”

(3) 秉鐸：謂作教官。以其執鐸而宣教令，故稱。王世貞《上馮少宰書》：“伏惟相公秉鐸三吳，豪俊崛起，咸喜自門下。”此謂傳教。

(4) 鴨水：鴨頭水，謂水色綠如鴨頭。陸游《秋日郊居》詩：“山雨霽微鴨頭水，溪雲細薄魚鱗天。” 國：城邑。

(5) 鷺沙：白鷺棲歇的沙洲。晝暗：猶晝晦。白天而天色昏暗。屈原《九歌·山鬼》：“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6) 下民：世間的人民，與天相對而言。《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汪元泰《哀矜行論》：“凡此下民，誰非大主之所子，雖有貴賤富貧壽夭智否種種不齊，正令彼此有無相通以相濟也。”（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羅雅谷《哀矜行論》）此爲詩人自稱。

(7) 天朝重聚首：謂死後得昇天堂，與周鐸重聚。漁山常思死候，以死後得昇天堂爲幸。

(8) 函丈：《禮·曲禮》：“席間函丈。”《注》：“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因用以稱呼尊敬的人。呂祖謙《與朱侍講元晦書》：

“瞻望函丈，第深慘愴。”

陳垣《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釋此詩：“茸城當指華亭，為許纘曾之故鄉。康熙初年教難之興，西士受許母徐太夫人庇護接濟者不少，周鐸之晦跡茸城，當亦其中之一。曰‘五旬勳業輝東土’，此人在中國，當有五十年，卒時當有七十歲，崇禎順治間到中國。曰‘七載慈祥感下民’，則漁山之親炙，當有七年，漁山以康熙二十年往澳，然則初識周鐸，當在康熙十四年也。天朝謂天國。”除往澳及初識周鐸之年代應各提前一年外，勝解皆備。周鐸實為漁山最早的一位天學師。又陳垣1937年10月8日致其長子樂素函謂：“數年前徐司鐸（宗澤）抄寄我西士所著書目，中有《天教便蒙》、《身心四要》二種，署周志撰。周志未知是中人抑西人，又未知此人是何時人，欲一查二書之序跋及著作刊版年月。因漁山紀念文中有先師周鐸，始終未知周鐸係何人，或者是此周志亦未定。”（《陳垣往來書信集》頁636）亦可聊備一解。

讚聖若瑟（二首）⁽¹⁾

神呼驚起夢魂中，倉卒登程伴朔風。⁽²⁾霜月侵衣身欲憊，⁽³⁾峰巒阻險路方窮。姑憑老馬尋迷道，⁽⁴⁾潛向慈親問聖躬。⁽⁵⁾此際淒涼不可訴，青山隱隱白雲東。

(1)第二首見陳垣《墨井集源流考》（《吳漁山先生年譜》下，頁58）。

聖若瑟：若瑟，一譯“約瑟”（希臘文‘Ioseph’）。《聖經·新約》諸《福音》書載，若瑟為耶穌的養父，業木匠，因其妻瑪利亞未過門而懷孕，欲解除婚約，天神安慰說，瑪利亞因受聖神感孕，將生耶穌。故未離棄。羅馬皇帝下令清查戶籍時，同瑪利亞前往祖籍白冷登記。瑪利亞在客店的馬棚生了耶穌。後因猶太封侯黑落德欲加害耶穌，攜妻出奔埃及，

至希律死，始重返加里肋亞的納匝肋。操木工維持生活，直至去世。天主教尊為聖人。陽瑪諾撰有《聖若瑟行實》，其自序稱：“聖若瑟厥行，衆德之一鑒也，可矚我靈，可照我疵，益增明爽，漸入精蘊矣。余循經謹錄，略述其概。”（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上譯著提要》頁45）

(2)朔風：北風。阮籍《詠懷》詩：“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3)霜月：素月，寒月。謝朓《同羈夜禁》詩：“霜月始流砌，寒蛩早吟隙。”

(4)老馬尋迷道：猶老馬識途。《韓非子·說林》：“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毛滂《寄曹使君》詩：“請同韶濩公勿疑，老馬由來識途久。”

(5)聖躬：對皇帝的尊稱。此指天主。

這兩首詩以“讚聖若瑟”為題，實際上表達對亡母及亡妻的思念之情。漁山事母至孝，母死妻亡，始萌學道之志。在學道中仍然念念不忘慈親。此詩寫詩人在夢中聽到天神的召喚，迎着北風急急登程。踏着凝霜的月色，在險巖的山路間跋涉。終於在老馬的幫助下，找到多年不見的慈親，關切地詢問她是否已追隨天主，昇入天堂。詩人此刻百感交集，無限淒楚。一覺醒來時，但見夢中的青山，遠遠坐落在東邊的白雲間。漁山自幼領洗，其母當為教徒。詩人夢中見母的描寫，表達的不僅是宗教感情，而且是一位孝子對亡母感情的真誠流露。正如《孔子家語》中，孔子讚子路（字仲由）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茹苦勤勞三十年，⁽¹⁾家寒擔荷謝無愆。⁽²⁾功成應有天榮賞，⁽³⁾死至何容世態牽？淨配瞻依慰自倍，⁽⁴⁾慈君呵護寵難言。⁽⁵⁾試觀千古多名聖，⁽⁶⁾此日恩光誰比肩？

(1)茹苦：吃苦。陳造《送李象山趨朝》詩：“宰邑古難之，茹苦耐煎熬。”

- (2)無愆:無過。愆,罪過,過失。《漢書·蕭望之傳》:“秉道明孝,正直是與,率意無愆,無有後言。”聖若瑟以木匠維持生活,養育耶穌三十年,為以上二句之古典。今典則移用於詩人之亡妻。
- (3)天榮:謂天國的恩榮。
- (4)淨配:淨,潔淨;配,夫婦稱配偶。天主教稱聖若瑟為聖母瑪利亞的淨配。又古謂妻曰配,釋為賢妻,亦通。
- (5)慈君:指天主。釋為慈母,亦通。
- (6)名聖:名賢與聖人。《管子》:“於己不足,安得名聖?”

這首詩表面上多為對聖若瑟的讚語,實際上描寫對亡妻的思念之情。漁山在為修士之前曾兩度結婚。詩中所描寫的亡妻,是一位勤勞刻苦、甘心貧賤、尊老愛幼、扶助丈夫的中國式賢妻良母,母親在世時對妻子的疼愛,更加深了詩人對妻子的感情。按照儒家的倫理觀念,夫婦一體,為人倫之大者,詩人對亡妻充滿思念和感激,正在情理之中。但耶穌會修士在入會前須發三絕之願,漁山雖財色俱絕,然思念亡妻,“妄念”未除,教會中人或以為有“信德不純”之嫌。故二百年後,司鐸李問漁“為賢者諱”,而將這首詩和同樣描寫亡妻的《澳中有感》第二首刪去。而從詩中“功成應有天榮賞”、“此日恩光誰比肩”二句,可知詩人的亡妻生前亦當為教徒。

賀友

崇階穩步寵無疆,簡越洪材任棟梁。⁽¹⁾浩浩經言參講席,⁽²⁾煌煌祀典贊龍光。⁽³⁾七賢古績風何遠,⁽⁴⁾六級初登望自長。⁽⁵⁾秉鐸他年宣德化,鴻勳偉業不堪量。詩賀友人晉六品教秩。

- (1)洪材:大材。猶洪才,傑出的人才。蕭琛《和梁元帝》詩:“麗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
- (2)浩浩:水盛大貌。《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此喻友人講經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
- (3)煌煌:光輝貌。《詩·陳風·東門之楊》:“昏以為期,明星煌煌。”龍光:恩寵榮光。猶龍光。《後漢書·高彪傳》與馬融書:“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
- (4)七賢:竹林七賢。三國魏末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常宴集於竹林之下,時人稱為竹林七賢。見《三國志·魏書·王粲傳》、《世說新語·任誕》。七賢生於魏晉之際,善談玄論道。此以七賢喻依納爵·羅耀拉及其門徒,即創立耶穌會諸先賢。依納爵創立耶穌會時有六位密友,包括皮埃爾·勒費弗爾(Pierre Lefèvre)、方濟各·沙勿略、迭戈·萊內斯(Diego Lainez)、阿豐索·薩爾梅龍(Alfonso Salmeron)、尼古拉斯·博瓦迪利亞(Nicholas Bohadilia)、西蒙·羅德里格斯(Simon Rodrigues),被稱為耶穌會七奠基人。
- (5)六級:謂天主教神品中的第六級,又譯作“六品”,即助祭。原詞為希臘文 diakonos。一般神甫在授職前,皆需先受此職。彌撒時可協助神甫參與一定的禮儀。多為過渡性的品級。

這首詩為祝賀同會道友晉陞六品教秩而作。天主教修會的修士經初學、穿會衣、發初願之後,再經領受四小品(襄禮員)、五品(副助祭)、六品(助祭)後,一般均能晉陞神甫,故賀詞有“秉鐸他年”之勉。

聞教宗復辟⁽¹⁾

燈火滿山殿宇開,海濱砲震駭秋雷。宗君復辟干戈

定，⁽²⁾喜報遙從天外來。一千六百八十九年，教皇亞立山大八世即位。⁽³⁾

- (1) 教宗：即羅馬教皇。此指教皇亞歷山大八世（Alexander VIII）。復辟：古史記商太甲嗣位暴虐，伊尹放之桐宮，自己攝行政事。三年，太甲悔過，伊尹又將政權歸還。《書·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辟，君主。後因稱帝王復位重新掌權為復辟。此指亞歷山大八世即位。
- (2) 宗君：尊崇的君主。此指教皇。干戈定：教皇英諾森十一世（Innocent XI）在位期間（1676 - 1689），羅馬教廷曾與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發生糾紛。至亞歷山大八世即位始獲得解決，故云。
- (3) 亞立山大八世：即亞歷山大八世，意大利籍教皇，1689 - 1691年在位。

這首詩描寫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澳門慶祝教皇亞歷山大八世即位的情形。然而究竟是漁山在江南聞訊後遙想澳中慶祝的情形，還是在此之前又一次到澳門，尚待考定。

感謝聖會洪恩（二首）⁽¹⁾

至哉爾慈，憫世沈淪。⁽²⁾ 韜榮下降，⁽³⁾ 備受艱辛。臺乃苦架，身作犧牲。⁽⁴⁾ 餘恩靡既，再選奇人。⁽⁵⁾ 繼徒敷教，跡遍乾坤。⁽⁶⁾ 冥蒙丕啟，⁽⁷⁾ 萬象回春。宏功懋績，千古猶新。非圖本耀，⁽⁸⁾ 永顯爾名。

- (1) 聖會：天主教信徒對羅馬天主教會或其屬下各修會的敬稱，第一首指羅馬天主教會，第二首指耶穌會。
- (2) 至哉二句：意謂您是多麼偉大啊！慈祥的耶穌基督，哀憐世人的沈淪。憫世，猶憐世。
- (3) 韜榮：隱匿榮耀。
- (4) 臺乃二句：您的心靈就像那座使您蒙難的十字架，忍受着痛苦的煎

熬；您為救贖世人，把身體作為犧牲。臺，靈臺，謂心。《莊子·庚桑楚》：“不可內於靈臺。”《釋文》：“郭（象）云：心也。案謂心有靈智能住持也。”犧牲，供祭祀用的純色全體牲畜。《書·泰誓》：“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引申稱為公而捐棄生命財產。

- (5) 靡既：無盡。奇人：才能出眾的人。奇，特異，稀罕。此指耶穌特選的十二門徒。
- (6) 繼徒二句：《聖經·新約·馬爾谷福音》載，耶穌復活後對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繼徒，亦指十二門徒。敷教，佈行教化。張說《奉和聖製暇日與兄弟同遊興慶宮》詩：“問俗兆人阜，觀風敷教宣。”此指傳教。跡，李本原作“蹟”。
- (7) 冥蒙：幽暗不明。左思《吳都賦》：“曠瞻迢遞，迴眺冥蒙。”此謂愚蒙。丕啟：丕，助詞，無義；啟，開導。
- (8) 本耀：自身的榮耀。

按照基督教會的觀念，教會是蒙耶穌基督寶血救贖的會眾，它的惟一根基是耶穌基督。信徒因信仰耶穌而獲得屬於聖靈的生命，應當為宣揚基督、造就教會奉獻一切，而不應當把聖靈的恩賜當作炫耀自己的手段。這首詩前八句寫耶穌降生救世，後八句寫宗徒傳教，明確完整地表達了這一觀念。

煌煌信耀，暗冥真光。⁽¹⁾ 仇徒煽處，⁽²⁾ 舉世茫茫。洪恩丕錫，垂法以匡。⁽³⁾ 聖賢畢集，大義皇皇。⁽⁴⁾ 會修名士，持論剛方。⁽⁵⁾ 上符神指，⁽⁶⁾ 下協侯王。中流砥柱，不畏瀾狂。鴻詞具在，欽守不忘。⁽⁷⁾

- (1) 煌煌二句：意謂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之光多麼輝煌，它的光芒照亮了茫茫黑夜。暗冥真光，黑暗中閃耀着真理之光。《聖經·新約·若望福音》：“耶穌又向眾人講說：‘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此寓其意。

- (2) 仇徒：謂宗教改革運動的領導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加爾文(Jean Calvin)等。
- (3) 洪恩二句：意謂教宗疊賜恩綸，立法頒行，匡正以往的過失。
- (4) 聖賢：聖人與賢人。此指耶穌會諸臺柱。 皇皇：美盛貌。《詩·大雅·假樂》：“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 (5) 剛方：嚴正。《後漢書·祭彤傳·論》：“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
- (6) 神指：猶神旨；謂天主的意旨。
- (7) 鴻詞：猶鴻文。指鉅著、大作。此指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的《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被作為耶穌會士遵守的準則。 欽守：恭敬地遵守。

漁山對天主教會的認識，主要得自他所參加的耶穌會。耶穌會是天主教對抗宗教改革運動的重要支柱。該會自稱為“愈顯主榮”而戰的“耶穌連隊”，1534年由西班牙貴族依納爵·羅耀拉所創立，1540年獲得教皇保祿三世(Paulus III)的批准。

耶穌會士在被派出傳教之前經過長期的嚴格訓練，具有神學、哲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及戰勝異端的本領。故明清之際來華的會士，多被士大夫稱為“聰明特達”之士。詩中聖賢四句，正是漁山對會中西士的讚美之辭。耶穌會十分重視對上層社會的滲透，通過擔任“神師”或傳播科學技術知識，活躍在各國帝王的宮廷。其時由於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在北京供職，使清廷對天主教傳播的限制有所鬆馳，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事業獲得較大發展。“協侯王”者，此之謂也。

讚宗徒聖西滿⁽¹⁾

日多創業是何人？⁽²⁾被化名邦教澤新。勳績不慚大

主弟，⁽³⁾尊榮共羨母皇親。⁽⁴⁾途逢季子功同顯，語壓邪徒道始真。獨憶風雷乍震日，天衢穩步樂無垠。⁽⁵⁾

- (1) 宗徒：基督教會稱耶穌特選的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等十二門徒為宗徒，認為教會的權力來自十二宗徒，十二宗徒的權力則得自耶穌基督，故以十二宗徒為教會創始人。 聖西滿：又稱聖西門。西滿或西門為希臘文 Simon 的音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在《聖經·新約·福音書》所載十二宗徒中，在其名旁附有“吉拉德”(希臘文 Zelotés)一詞，因而常被譯作熱誠者西滿。漁山的教名即為西滿。
- (2) 日多：厄日多。猶太古國。康熙間姑蘇教友陳若翰《聖人宗徒十四位行實·聖西滿宗徒》：“厄日多國化誨千萬衆。”又厄日多曾為耶穌聖家避難之地：“厄洛得王(《聖經·新約》作封侯黑落德)欲謀滅耶穌嬰孩之命，令行白冷所屬地方，凡二歲以下嬰孩盡行殺死。三王朝後一夜中，天神呼醒聖若瑟曰：‘速攜耶穌同其母往厄日多國，俟我復報乃還。’……聖若瑟奉天神令，星夜即攜耶穌同聖母登程。”(《耶穌會例》頁109)
- (3) 大主弟：指十二宗徒。陽瑪諾《聖經直解·諸聖宗徒公論》：“或問：‘宗徒者何？’曰：‘吾主聖弟，兼遣使者是也。吾主在世選之為弟，而陟遣使之位。因門弟恒近吾主，恒受聖業，涵滿聖訓。’
- (4) 共羨母皇親：母皇，指聖母瑪利亞。《聖經·新約·若望福音》載，耶穌被釘在十字架後，“看見母親，又看見他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女人，看你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就從那時起，那門徒把她接到自己家裏”。可知瑪利亞被視為耶穌及其門徒的共同母親。
- (5) 天衢：天路。謂通向天堂之路。參閱《慶賀聖母領報》第一首注(5)。

聖西滿在十二宗徒中名列第十或第十一。《聖教日課》中《聖西滿、聖達陡二位宗徒祝文》稱：“天主，因爾西滿、達陡二位聖徒，使吾得識爾名。望爾念我等，慶伊永福。使我前進於道德。”達陡

又稱達太，在《聖經·新約·馬爾谷福音》第三章《揀選十二宗徒》條中名列西滿之前。又第六章《派遣十二門徒出外傳教》：“耶穌叫來十二個門徒，開始派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出去……他們就出去宣講，使人悔改。”西滿與達太之名並列，蓋因曾一同傳道之故。

傳說西滿曾往埃及、波斯等地傳教，後遭殺害。詩中“名邦”指埃及、波斯。“風雷乍震日”，謂其臨難之時。“季子”則因將出賣耶穌的猶大除外，西滿在耶穌門徒中名列最後，或因其最為年少。又張星曜《聖教贊銘》亦有《聖西滿贊》。

聖依納爵⁽¹⁾

述武功，充宿衛，素輕門第之高。⁽²⁾棄財色，謝世光，克守母皇之訓。⁽³⁾共興偉業，同志十人。⁽⁴⁾丕著洪修，要規三絕。育英才，理煩劇，師友之精神均竭。⁽⁵⁾廣聰明，通世務，敷宣之體用咸宜。⁽⁶⁾爰為之頌曰：⁽⁷⁾

人間愛火，主座近臣。⁽⁸⁾超奇拔萃，棄俗神貧。⁽⁹⁾修兼隱顯，貞潔精瑩。重端明鏡，剛毅堅星。⁽¹⁰⁾齋克良式，忍耐儀型。⁽¹¹⁾眷懷普世，⁽¹²⁾樂引愚民。芟除陋習，摧敗魔兵。⁽¹³⁾整復惻隱，⁽¹⁴⁾釋怨解紛。忻荷苦架，翕合聖心。⁽¹⁵⁾宗徒芳武，步步克繩。⁽¹⁶⁾謙卑遜讓，盛德和平。文章極燦，透達奧情。⁽¹⁷⁾鎮壓堅陣，大啓後人。真上智之指南，⁽¹⁸⁾公義之平衡。熾心事主之至範，沈迷世海之耀燈。⁽¹⁹⁾不特諸德之總匯，實聖教會信德之干城。⁽²⁰⁾

(1) 聖依納爵：即依納爵·羅耀拉（約 1491 - 1556）。出身西班牙貴族，早年曾在本國宮廷供職，極蒙寵眷。後因功名心切，投效軍營，二十八

歲時在戰爭中折腿，終身成爲跛者。退伍後進入山中，避靜修行，著書授徒。1534 年到巴黎，結交各國名士，得門徒九人，創立耶穌會。1540 年帶門徒覲見教皇，立誓絕對服從教皇的命令，獲得批准。次年當選爲耶穌會第一任總會長，直至逝世。張星曜《聖教贊銘·聖依納爵贊》：“聖爲宿將，矢心向主。離鄉隱修，自甘貧窶。神功嚴密，往朝聖土。德高魔忌，彈力捍禦。締結同志，廣化區宇。故人宣淫，代罰諫阻。會標三絕，化人莫數。功成上陟，靈跡更溥。”可與此詩參閱。

- (2) 述武功三句：依納爵·羅耀拉出身西班牙北部羅耀拉城貴族，早年曾在菲迪南德二世（Fernando II）的宮廷中當侍從，後投效軍營，在與法軍的戰鬥中受傷折腿。門第，第，原誤作“弟”。
- (3) 棄財色三句：依納爵·羅耀拉於 1534 年創立耶穌會時，即與門徒共發三絕之願（絕財、絕色、絕意）。母皇，指聖母。
- (4) 同志十人：指依納爵·羅耀拉及其門徒，包括埃及埃爾·勒費弗爾、方濟各·沙勿略、迭戈·萊內斯、阿豐索·薩爾梅龍、尼古拉斯·博瓦迪利亞、西蒙·羅德里格斯等九人。
- (5) 師友句：謂爲師爲友均竭其精神，無愧厥責。
- (6) 敷宣：佈行宣揚。《晉書·卞壺傳》：“敷宣五教，實在任人。”此謂傳播天主教。體用：本體和作用。此喻傳教的目的和手段。
- (7) 頌：頌揚、讚美。《禮·少儀》：“頌而無譏，諫而無驕。”
- (8) 主座：猶聖座、宗座。通常指羅馬教廷。此指教皇。
- (9) 棄俗神貧：謂捨棄世俗的功名富貴，寧願過着清貧的修道生活。神，神往，嚮往。
- (10) 明鏡：明亮的銅鏡。《淮南子·俶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銅鏡者，以觀其易也。”此喻高明的識見。杜甫《洗兵馬》詩：“司徒清鑑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堅星：牢固地釘掛在夜空的明星。《聖教日課》作“堅皇”。堅星與明鏡相對，應以“堅星”爲是。
- (11) 齋克二句：持守齋戒，樹立良好的榜樣；堅忍不拔，刻苦耐勞，堪稱光輝的典範。齋克，齋，齋戒；克，能。儀型，又作儀刑。猶言法式，作爲模範。朱熹《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詩：“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

靜儀型。”

(12) 普世：普天下。

(13) 芟除：割除。芟，音 shān，除草。 魔兵：指阻礙天主教傳播的勢力。

(14) 惻隱：同情。《孟子·公孫丑》：“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15) 翕合聖心：謂聚集在耶穌基督的聖心之下。翕合，聚合。

(16) 芳武：武，步武。猶芳步。對他人步履的敬稱。 克繩：謂能繼承前賢的遺規。

(17) 文章二句：主要稱頌其《神操》一書。該書的目的，是要引導人認識自己在天主之下的命運。為自己靈魂得救和天主的榮耀，人應當立志歸向基督，拋棄罪惡，對世界抱着“神聖的公正無私的態度”，以便利用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來彰顯天主的榮耀。基督徒應完全服從天主，絕對遵守教會紀律，全心全意為教會服務。

(18) 上智：智力特出的人。《孫子·用間》：“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問者，必成大功。”此為聖神七恩之一。

(19) 至範：最高典範。

(20) 干城：干，盾；城，城郭。都起捍禦防衛作用。也用以喻捍衛者或禦敵立功的將領。《詩·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蔡邕《薦皇甫規》：“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

耶穌會的創始人和第一任總會長依納爵·羅耀拉，也是漁山所崇拜的教會先輩。漁山在這首長詩中對他的頌揚，其資料顯然來源於在三巴靜院中誦習的經文。《聖教日課》下《聖依納爵禱文》：“聖依納爵，司鐸之超粹者。聖依納爵，天主特畀人間之愛火。聖依納爵，創立耶穌會之聖祖。天主簡越之近臣，耶穌、瑪利亞之忻樂，廣揚耶穌聖名之寶器。恒圖益顯天主光榮者，統兼隱顯兩途修美者，超奇拔萃，欽崇天主聖三者。忻荷耶穌苦架者，翕合耶穌聖心者，步武宗徒芳躅者，渴欲為主致命者。絕意順命者，棄

俗神貧者，貞潔精瑩者。朗照常燃之愛炬，謙卑遜讓之深淵。剛毅之堅皇（星），端重之明鏡。齊克之良式，忍耐之儀型。熾心事主之至範，盛德和平之宮殿。耶穌席上之嘉賓，耶穌聖體之寶龕。深達天國之奧義者，道德文章之極燦者。重顧普世靈魂者，樂為愚民導引者。上智之指南，公義之平衡。洪開聖學之神師，會修共仰之高標。悔過自新之表率，沈迷世海之耀燈。拯救罪溺之漁者，馴服獸行之獵者。芟除陋習者，解紛釋怨者。整復惻隱之仁風者，摧敗邪魔之密謀者。……聖教會信德之干城，聖教會重任之棟梁。聖依納爵，諸德之總匯。聖依納爵，衆美之大成。”應為這首詩所取材者。而漁山晚年棄絕世榮，“一鐸冷然，青氈自守，風蕭雨晦，牧我群羊”（陳垣《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語）。未嘗不受其精神之影響。

聖方濟各·沙勿略

辭樂迓艱，就貧棄富。⁽¹⁾神注中華，鐸開印度。⁽²⁾流厚澤於殊方，揚聖名於亘古。⁽³⁾

讚曰：特選之器，聖教柱礎。⁽⁴⁾隨救世主，擔荷劇苦。⁽⁵⁾聖父光榮，聖神特寵。⁽⁶⁾私累胥捐，五司鞏固。⁽⁷⁾重顧群羊，一如聖祖。⁽⁸⁾廣佈福音，豈曰小補？指破迷途，宛然巨火。⁽⁹⁾振醒吾民，咸思安土。⁽¹⁰⁾非止本會之棟梁，實乃亞西亞之慈父。⁽¹¹⁾

(1) 辭樂二句：方濟各·沙勿略於1506年出生在西班牙納瓦拉（Navarra）一個貴族家庭。1534年在巴黎大學讀哲學時，經依納爵·羅耀拉勸說，成為耶穌會第一批會士。1537年晉陞神甫。1540年受葡王若奧三世（João III）的派遣，作為教皇保羅三世（Paul III）的使者

到東方傳教。

- (2) 神注二句：方濟各·沙勿略於 1542 年到達葡屬印度首府果阿，先後傳教於印度、馬六甲和日本，1551 年和 1552 年兩度乘葡船抵達廣東台山上川島，百計不能入內地，病死於島上。
- (3) 殊方：異域，他鄉。杜甫《奉待嚴大夫》詩：“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亘古：終古。整個古代。鮑照《河清頌》：“亘古通今，明鮮晦多。”
- (4) 柱礎：猶柱石。礎，柱下石礮。擔當國家重任的人，謂其如柱支梁，如石承柱。崔櫓句：“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
- (5) 隨救世主二句：《聖經·新約·瑪竇福音》，耶穌對十二門徒說：“誰不肯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不配是我的。”此用其意。救世主，謂耶穌基督。劇苦，深重的苦難。
- (6) 聖父：天主聖父的簡稱。基督教三位一體中的第一位。《尼西亞信經》規定：他是“獨一天主全能的父，創造有形無形萬物的主”。聖神：又稱聖靈。上帝聖靈或天主聖神的簡稱。三位一體中列於天主聖子（耶穌基督）之後，居第三位。《尼西亞信經》規定：他“是主，是賜生命的，從父出來，與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榮”。
- (7) 私累：家累。《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上啓：“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五司：猶五官。耳、目、口、鼻、舌的合稱。中醫認為五官分屬五臟，相互間有其內在聯繫。利瑪竇《天主實義》第三篇：“視之以目司焉，聽之以耳司焉，嗅之以鼻司焉，啖之以口司焉，知覺物情之以四肢知覺焉。”湯若望《遠鏡說·白序》：“人身五司，耳目為貴，無疑也。”
- (8) 重顧群羊：謂深切關懷信徒。《聖經·新約·若望福音·耶穌是善牧》：耶穌對猶太人說：“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生命。佣工，因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一看見狼來，便棄羊逃跑——狼就抓住羊，把羊趕散了。因為他是佣工，對羊漠不關心。我是善牧，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應為重顧群羊之典據。聖祖：聖會之祖。指依納爵·羅耀拉。

- (9) 巨火：當作炬火，火把。
- (10) 安土：猶樂土。安，逸樂，安逸。《易》：“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指天國。
- (11) 亞西亞：又作亞細亞，西文 Asia 的舊譯，即亞洲。

《聖教日課》下《聖沙勿略·方濟各禱文》稱：“聖沙勿略，為聖依納爵之高徒者。聖沙勿略，印度、東洋之首鐸者。聖沙勿略，廣佈安和之福音者。特選之器，丕揚耶穌聖名於遐陬者。聖愛之器，充盈洋溢於四遠者。大彰聖父之光榮者，仰法聖子之忠臣者，洪宣聖神之寵賚者。恒懷宗徒之志者，行造宗徒之實者。東洋聖教之基址，天主聖殿之柱礎。指明異教之神光，崇信真宗之至範。……甚貧乏者，聖沙勿略。至貞潔者，聖沙勿略。為主甘荷苦架，孳孳不倦者。為人永生神益，懇懇靡息者。五司鞏固，心無私累如天神者。殫心竭力，重顧主民如聖祖者。契合主心，能宣未來如先知者。振鐸東洋，位高績懋如宗徒者。”對這位東方開教的聖徒頌揚備至，應為漁山此詩之所本。又張星曜《聖教贊銘·聖方濟各沙勿略贊》：“中邦宣化，賴聖人始。聖當幼齡，嚴修矢志。細繩束股，賴主祐庇。病院施恩，印度用治。航海梯山，瘁苦勿避。逐魔退寇，闢邪扶義。亡者命活，疚者釋累。粵洲上昇，靈跡屢示。”可參閱。

聖若望、保祿、雅各伯日本國致命⁽¹⁾

寶架懸空，⁽²⁾ 森列燦然。⁽³⁾ 東國三星，⁽⁴⁾ 洵矣難兄難弟，⁽⁵⁾ 長奇義血同傾。⁽⁶⁾

(1) 致命：授命，捨棄生命。《易·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天主教稱殉教為致命。

- (2) 寶架：十字寶架。基督教徒對十字架的敬稱。
 (3) 森列：繁密排列。李白《古風》詩：“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
 (4) 東國：指日本。因其位於中國之東，故稱。
 (5) 難兄難弟：謂兄弟皆佳，難分高下。《世說新語·德行》：“陳元方（紀）子長文（群）有英才，與季方（諶）子孝先（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寔），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此喻同時殉難的耶穌會兄弟。
 (6) 長奇：即長崎。

1597年2月5日，日本統治者關白豐臣秀吉下令，在長崎處死二十六位天主教士、教徒及其親屬。處死之地為西澤山，現稱殉道山，建有殉道者紀念館。澳門聖若瑟學院藏有描繪這次教難的殉道圖，作於1640年。文德泉神甫《澳門的日本人·聖若瑟神學院中的殉道圖》：“殉道圖忠於史實。圖右為耶穌會日本主教佩德羅·馬丁內斯及耶穌會士居住的耶穌會神學院院舍。……該主教是這次殉道的見證人，並首先對其經過作了報道。在他的左側後面是一艘平底船，飄浮於長崎灣中。這艘船代表澳督費格雷多的船隻桑托·安東尼奧號。費格雷多也是這次殉道的目擊者。……圖中十字架近處的劊子手手執長矛刺穿殉道者心臟，婦女用枕墊收集鮮血。前面，騎馬的武士監刑，跪地祈禱的基督徒代表四千虔誠的、哀哭禱告的徒眾。一個婦女手指殉道者，向其子表明人們須為基督殉道，殉道者前面有兩個空十字架。圖中央的天空中，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在給殉道者以鼓勵，並為他們打開天國之門。兩旁有飛翔的天使，在等待為這些鬥士加冕的時刻。……圖中略去的三位耶穌會士為：(24)若昂，五列島人，19歲，耶穌會口頭傳教士。(25)城西迪奧戈，崗山人，64歲，耶穌會副主教。(26)三木保羅，津之國人，33歲，耶穌會神學院學者。”（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17期，頁76-79）若昂與若望音近，應為西文João的異譯。保羅與保祿皆為西文Paulo的音譯。可知若望、保祿、雅各伯即1597年在長崎殉道的三位日本耶穌會士。漁山在澳期間，應見過《殉道圖》，該圖應為漁山此詩的第一個資料來源。張星曜《聖教贊銘·日本國三聖人雅歌伯保祿若望合贊》：“日本島夷，罔知大道。僧佛諸魔，蔽障蒼昊。雅歌三聖，憫茲絕島。矢志拯救，性靈示寶。彼反讎之，弗辨弗考。遽肆毒害，若刈菅草。吾主降世，救贖示表。弟弗勝師，主訓克蹈。”兩詩的差別，在於是否見過《殉道圖》。又《聖教日課》中《聖保祿·聖若望·聖雅各伯日本致命祝文》：“全能天主：日本信奉聖教之初，以聖保祿、聖若望、聖雅各伯致命聖血，創立始基，懇求為爾聖名之光榮，仰賴三聖之遺表，扶我佑我。”該祝文應為漁山此詩的第二個資料來源。

聖方濟各·玻爾日亞⁽¹⁾

人世虛榮薄聖賢，⁽²⁾主臺偉業燦雲煙。⁽³⁾侯王祿位泥沙視，⁽⁴⁾貞潔襟期玉石堅。⁽⁵⁾懿訓永垂嚴子女，⁽⁶⁾洪圖首重毓英年。⁽⁷⁾勿悲巨制今何在，⁽⁸⁾拭目來觀再造天。⁽⁹⁾

(1) 方濟各·玻爾日亞：又譯作弗郎西斯·博爾吉亞，西文名François de Borja (1510-1572)。西班牙貴族，第四世甘迪亞公爵和第三任耶穌會總會長。1546年參加耶穌會，在甘迪亞城開設耶穌會學院。次年經教皇頒諭，改為大學。1550年到羅馬，受到依納爵·羅耀拉的接見。次年返回西班牙任司鐸。1554年任西班牙各分會巡閱使。1565年被選為總會長。根據他的建議，教皇庇護五世(Pius V)採取關於國外傳教工作的兩項重要政策：一是通過設在羅馬的機構（類似後來的傳信部）實行集中管理；二是要求各殖民地官吏以人道主義對待土著人民，以利於他們信奉天主教。1671年被列為聖品。張星曜《聖教贊銘》亦

- 有《聖方濟各玻爾日亞贊》。方濟各，原誤作“方各濟”。
- (2)人世句：謂聖賢從來鄙薄人世上的虛榮。
- (3)燦雲煙：光彩耀眼而又像雲煙蒸騰。雲煙，雲氣煙霧。顏延之《北使洛》詩：“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此喻其教業成就輝煌。
- (4)侯王句：方濟各·玻爾日亞於1543年繼其父任甘迪亞公爵，數年後妻子去世，精神大受打擊，旋捨棄公爵之位，入耶穌會為修士。公教真理會《聖人傳記》第六冊《聖方濟各·玻爾日亞》：“方濟各對於當日的富貴生活，早已徹底忘記。他在修院裏，最怕人家提起他過去的官職。有一次，他頭上生了一個瘡。醫生說：‘大人，我很抱歉，恐怕我施手術的時候，要給你吃一些痛苦。’方濟各答道：‘沒有一件事比較現在你對我所用的稱呼，更能使我痛苦了！’”
- (5)襟期：情懷，抱負。高澄《與侯景書》：“繾綣襟期，綢繆素分。”
- (6)懿訓：關於道德的教訓。懿，美，美德。子女：方濟各·玻爾日亞與其妻子結婚十七年，生了八個子女，在入耶穌會時，遵照依納爵·羅耀拉的勸告，將子女及家事料理妥善，始出家修道。
- (7)毓：同育。生，養。此謂教育。英年：青壯年。方濟各·玻爾日亞在羅馬設立學院，親自主持校務，並在西班牙和德國等省區興辦耶穌會學校和修院，培養傳教人才。
- (8)巨制：猶鴻篇巨制。宏偉的體制。此喻方濟各·玻爾日亞為耶穌會奠定基礎所作的貢獻。“范奇神父批評耶穌會最初三位總會長說：‘耶穌會的基礎是聖依納爵樹立的，牆壁是萊尼神父建造的，屋頂是聖方濟各·玻爾日亞搭蓋的，內部裝修工程也是方濟各主辦的。’”（《聖人傳記》第六冊）
- (9)再造天：重造的天地。再造，重建。《新唐書·郭子儀傳》：“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此謂方濟各·玻爾日亞繼承依納爵·羅耀拉，重振天主教的業績。

澳門大三巴牌坊第一層供奉耶穌基督銅像，第二層供奉聖母銅像，第三層供奉耶穌會四聖徒銅像。四聖徒即依納爵·羅耀拉、

方濟各·沙勿略、方濟各·玻爾日亞和類斯·公撒格(Luis Gonzaga)。漁山學道三巴，入耶穌會為修士，四聖徒皆為其景仰的同會先輩，故《聖學詩》中皆有詠及。又《聖教日課》中有《聖方濟各·玻爾日亞祝文》：“吾主天主，至仁至義。因我多罪，命地震動，大顯主威。賴主仁慈，特簡聖方濟各·玻爾日亞，做我主保。懇祈轉求天主，以息義怒。痛悔立志，敬奉主命。仰藉聖功，獻主臺前。保護我等形神於患難中，以至死後。”

聖達尼老·格斯加⁽¹⁾

瀟灑離塵志不迷，⁽²⁾ 髫齡悟道寵恩奇。⁽³⁾ 知機審矣先辭父，⁽⁴⁾ 攜杖飄然遠訪師。⁽⁵⁾ 神健緣嘗天上味，⁽⁶⁾ 身安豈待世間醫。⁽⁷⁾ 勿云八月功修少，仰溯芳名萬古稀。⁽⁸⁾

(1)達尼老·格斯加：1550-1568，又稱達尼老·各斯加，西文名 Stanislaus Kostka。波蘭人，父為參議員。年十四，入維也納耶穌會中學。年十六，身患重病，病癒後謀入耶穌會，次年獲得批准。在羅馬度過九個月的初學生活後去世。1726年被列為聖品。

(2)離塵：謂遠離塵世，出家修道。

(3)髫齡：猶髫年，童年。髫，童子下垂之髮。達尼老十六歲在維也納讀書時突患重病。病中見聖母顯現，告訴他死期還未到，囑他入耶穌會。達尼老早已立志棄家修道，病癒後，便申請入維也納耶穌會修院。參閱《聖人傳記》第十一冊《聖達尼老》，下同。

(4)知機句：知機，預知事物變化的徵兆。蘇軾《戲書吳江三賢畫像·張翰》詩：“不須更說知機早，直為鱸魚也白賢。”達尼老的父親知道兒子棄家修道後，給他寫了一封充滿恫嚇言語的信，揚言將波蘭的耶穌會士全部逐出，並罵兒子“自甘墮落”，“玷辱家聲”。達尼老寫了一封很恭敬的回信，但堅決表示響應天主聖召，決不改變初衷。

- (5) 攜杖句：攜杖，提杖。喻遠行。飄然，迅疾貌。《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往若飄然，去則難從。”當達尼老向維也納耶穌會當局申請入修道院時，當地省會長知道其父極難應付，一時不敢決定。達尼老決定前往羅馬，向耶穌會總會長方濟各·玻爾日亞當面申請入會，步行數百里，最後終於被批准入會。
- (6) 神健句：神健，精神健旺。方岳《山墅》詩：“邇來神亦健，薄飯厭羹藜。”達尼老在羅馬度過初學生活時，特別恭敬聖體聖事，一進教堂便榮光煥發，彌撒和領聖體後，常有神魂超拔的景象。
- (7) 身安句：1568年聖母昇天瞻禮日，達尼老對身邊的神甫說：“我看見聖母，天神隨侍左右。”旋於同日下午安然而逝。
- (8) 八月功修：《聖人傳記·聖達尼老》謂他度過九個月的初學生活，蓋傳寫互異。雍正四年（1726），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enin）刊行聖達尼老·各斯加傳，名《德行譜》，其序稱：“古來精修之聖，求如達尼老·各斯加之幼稚者亦鮮矣；溯其生平而不誦其軼事，恐或有疑其為日無多，如何直造聖人之域……聖達尼老自幼既知天主之恩，即仰承毋斁，日夕冰兢，篤信而實守之。故在世不煩遲久，而天主直施分外之神恩，俾其德行大成也。”（《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49-50）

漁山詩中的達尼老·格斯加，為一早慧的天主教少年修士，《聖教日課》中《聖達尼老·各斯加祝文》：“吾主天主：爾德智靈異之中，不棄幼童輩，錫其盛德之福寵。懇祈主，賜我追隨聖達尼老之遺表。愛惜寸陰，專志神功，急赴永安之所。”亦與這首詩所詠相合。

聖類斯·公撒格⁽¹⁾

英年蒙寵召，⁽²⁾矢志獻慈親。⁽³⁾學業光前輩，師資裕

後人。⁽⁴⁾辭榮如避毒，⁽⁵⁾全潔在離塵。⁽⁶⁾五載功非久，⁽⁷⁾千秋德澤新。

- (1) 類斯·公撒格：1568-1691，又譯作路易斯·貢薩加·類思·公撒格，西文名 Luis Gonzaga。出身意大利望族，父為侯爵，在西班牙宮廷供職。年十八，入耶穌會。年二十三，羅馬發生大疫，因照料病人，染上疫病去世。1705年受宣福禮，1726年被列為聖品。文德泉神甫《澳門的日本人·大三巴牌坊》載，牌坊第三層路易斯·貢薩加和方濟各·玻爾日亞的銅像之下鑄有字母 B，意為受教皇宣福禮之亡故者。故銅像應在其亡故之後、被列為聖品之前安置於牌坊之上。（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17期）
- (2) 寵召：猶聖詔，天主之召。謂出家為修士。
- (3) 獻慈親：謂為聖母獻出一切。《聖人傳記》第六冊《聖類思·公撒格》載其年十三，即渴望入耶穌會，遭其父反對，其父百計阻撓，無法令其改變初衷，終於允許他離家修道。
- (4) 師資：老師。范仲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陳正道。”此謂類斯·公撒格以耶穌會修士所樹立的榜樣。
- (5) 避毒：逃避苦惡有害之物。
- (6) 全潔：保全清白的操守。類斯十三歲，隨父至西班牙宮廷，充任太子隨員時始萌修道之志。十七歲時，隨全家回意大利，其父為打消其修道計劃，一再派遣他到各地料理公務，均未奏效。進入修院初學時，因為自己是貴族出身，他要求擔任卑賤的職務，從事洗濯器皿、料理廚房等雜務。故以上二句云云。
- (7) 五載：指類斯從進入修院初學，到染疫去世的時間。

類斯·公撒格以英年蒙聖召，亦耶穌會先輩之早慧者。《聖教日課》中《聖類斯·公撒格祝文》：“伏望吾主，爾以無限之奇寵，廣施普世之人。又特賜聖類斯·公撒格，若天神之美質，至潔至精。

有《聖方濟各玻爾日亞贊》。方濟各，原誤作“方各濟”。

- (2) 人世句：謂聖賢從來鄙薄人世上的虛榮。
- (3) 燦雲煙：光彩耀眼而又像雲煙蒸騰。雲煙，雲氣煙霧。顏延之《北使洛》詩：“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此喻其教業成就輝煌。
- (4) 侯王句：方濟各·玻爾日亞於 1543 年繼其父任甘迪亞公爵，數年後妻子去世，精神大受打擊，旋捨棄公爵之位，入耶穌會為修士。公教真理會《聖人傳記》第六冊《聖方濟各·玻爾日亞》：“方濟各對於當日的富貴生活，早已徹底忘記。他在修院裏，最怕人家提起他過去的官職。有一次，他頭上生了一個瘡。醫生說：‘大人，我很抱歉，恐怕我施手術的時候，要給你吃一些痛苦。’方濟各答道：‘沒有一件事比較現在你對我所用的稱呼，更能使我痛苦了！’”
- (5) 襟期：情懷，抱負。高澄《與侯景書》：“繾綣襟期，綢繆素分。”
- (6) 懿訓：關於道德的教訓。懿，美，美德。子女：方濟各·玻爾日亞與其妻子結婚十七年，生了八個子女，在入耶穌會時，遵照依納爵·羅耀拉的勸告，將子女及家事料理妥善，始出家修道。
- (7) 毓：同育。生，養。此謂教育。英年：青壯年。方濟各·玻爾日亞在羅馬設立學院，親自主持校務，並在西班牙和德國等省區興辦耶穌會學校和修院，培養傳教人才。
- (8) 巨制：猶鴻篇巨制。宏偉的體制。此喻方濟各·玻爾日亞為耶穌會奠定基礎所作的貢獻。“范奇神父批評耶穌會最初三位總會長說：‘耶穌會的基礎是聖依納爵樹立的，牆壁是萊尼神父建造的，屋頂是聖方濟各·玻爾日亞搭蓋的，內部裝修工程也是方濟各主辦的。’”（《聖人傳記》第六冊）
- (9) 再造天：重造的天地。再造，重建。《新唐書·郭子儀傳》：“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灑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此謂方濟各·玻爾日亞繼承依納爵·羅耀拉，重振天主教的業績。

澳門大三巴牌坊第一層供奉耶穌基督銅像，第二層供奉聖母銅像，第三層供奉耶穌會四聖徒銅像。四聖徒即依納爵·羅耀拉、

方濟各·沙勿略、方濟各·玻爾日亞和類斯·公撒格（Luis Gonzaga）。漁山學道三巴，入耶穌會為修士，四聖徒皆為其景仰的同會先輩，故《聖學詩》中皆有詠及。又《聖教日課》中有《聖方濟各·玻爾日亞祝文》：“吾主天主，至仁至義。因我多罪，命地震動，大顯主威。賴主仁慈，特簡聖方濟各·玻爾日亞，做我主保。懇祈轉求天主，以息義怒。痛悔立志，敬奉主命。仰藉聖功，獻主臺前。保護我等形神於患難中，以至死後。”

聖達尼老·格斯加⁽¹⁾

瀟灑離塵志不迷，⁽²⁾ 鬢齡悟道寵恩奇。⁽³⁾ 知機審矣先辭父，⁽⁴⁾ 攜杖飄然遠訪師。⁽⁵⁾ 神健緣嘗天上味，⁽⁶⁾ 身安豈待世間醫。⁽⁷⁾ 勿云八月功修少，仰溯芳名萬古稀。⁽⁸⁾

(1) 達尼老·格斯加：1550 - 1568，又稱達尼老·各斯加，西文名 Stanislaus Kostka。波蘭人，父為參議員。年十四，入維也納耶穌會中學。年十六，身患重病，病癒後謀入耶穌會，次年獲得批准。在羅馬度過九個月的初學生活後去世。1726 年被列為聖品。

(2) 離塵：謂遠離塵世，出家修道。

(3) 鬢齡：猶髫年，童年。髻，童子下垂之髮。達尼老十六歲在維也納讀書時突患重病。病中見聖母顯現，告訴他死期還未到，囑他人入耶穌會。達尼老早已立志棄家修道，病癒後，便申請入維也納耶穌會修院。參閱《聖人傳記》第十一冊《聖達尼老》，下同。

(4) 知機句：知機，預知事物變化的徵兆。蘇軾《戲書吳江三賢畫像·張翰》詩：“不須更說知機早，直為鱸魚也自賢。”達尼老的父親知道兒子棄家修道後，給他寫了一封充滿恫嚇言語的信，揚言將波蘭的耶穌會士全部逐出，並罵兒子“自甘墮落”，“玷辱家聲”。達尼老寫了一封很恭敬的回信，但堅決表示響應天主聖召，決不改變初衷。

(5) 攜杖句：攜杖，提杖。喻遠行。飄然，迅疾貌。《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往若飄然，去則難從。”當達尼老向維也納耶穌會當局申請入修道院時，當地省會長知道其父極難應付，一時不敢決定。達尼老決定前往羅馬，向耶穌會總會長方濟各·玻爾日亞當面申請入會，步行數百里，最後終於被批准入會。

(6) 神健句：神健，精神健旺。方岳《山墅》詩：“邇來神亦健，薄飯厭羹藜。”達尼老在羅馬度過初學生活時，特別恭敬聖體聖事，一進教堂便榮光煥發，彌撒和領聖體後，常有神魂超拔的景象。

(7) 身安句：1568年聖母昇天瞻禮日，達尼老對身邊的神甫說：“我看見聖母，天神隨侍左右。”旋於同日下午安然而逝。

(8) 八月功修：《聖人傳記·聖達尼老》謂他度過九個月的初學生活，蓋傳寫互異。雍正四年(1726)，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enin)刊行聖達尼老·各斯加傳，名《德行譜》，其序稱：“古來精修之聖，求如達尼老·各斯加之幼稚者亦鮮矣；溯其生平而不誦其軼事，恐或有疑其為日無多，如何直造聖人之域……聖達尼老自幼既知天主之恩，即仰承毋數，日夕冰兢，篤信而實守之。故在世不煩遲久，而天主直施分外之神恩，俾其德行大成也。”(《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49-50)

漁山詩中的達尼老·格斯加，為一早慧的天主教少年修士，《聖教日課》中《聖達尼老·各斯加祝文》：“吾主天主：爾德智靈異之中，不棄幼童輩，錫其盛德之福寵。懇祈主，賜我追隨聖達尼老之遺表。愛惜寸陰，專志神功，急赴永安之所。”亦與這首詩所詠相合。

聖類斯·公撒格⁽¹⁾

英年蒙寵召，⁽²⁾矢志獻慈親。⁽³⁾學業光前輩，師資裕

後人。⁽⁴⁾辭榮如避毒，⁽⁵⁾全潔在離塵。⁽⁶⁾五載功非久，⁽⁷⁾千秋德澤新。

(1) 類斯·公撒格：1568-1691，又譯作路易斯·貢薩加·類思·公撒格，西文名 Luis Gonzaga。出身意大利望族，父為侯爵，在西班牙宮廷供職。年十八，入耶穌會。年二十三，羅馬發生大疫，因照料病人，染上疫病去世。1705年受宣福禮，1726年被列為聖品。文德泉神甫《澳門的日本人·大三巴牌坊》載，牌坊第三層路易斯·貢薩加和方濟各·玻爾日亞的銅像之下鑄有字母 B，意為受教皇宣福禮之亡故者。故銅像應在其亡故之後、被列為聖品之前安置於牌坊之上。(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17 期)

(2) 寵召：猶聖詔，天主之召。謂出家為修士。

(3) 獻慈親：謂為聖母獻出一切。《聖人傳記》第六冊《聖類斯·公撒格》載其年十三，即渴望入耶穌會，遭其父反對，其父百計阻撓，無法令其改變初衷，終於允許他離家修道。

(4) 師資：老師。范仲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陳正道。”此謂類斯·公撒格以耶穌會修士所樹立的榜樣。

(5) 避毒：逃避苦惡有害之物。

(6) 全潔：保全清白的操守。類斯十三歲，隨父至西班牙宮廷，充任太子隨員時始萌修道之志。十七歲時，隨全家回意大利，其父為打消其修道計劃，一再派遣他到各地料理公務，均未奏效。進入修院初學時，因為自己是貴族出身，他要求擔任卑賤的職務，從事洗濯器皿、料理廚房等雜務。故以上二句云云。

(7) 五載：指類斯從進入修院初學，到染疫去世的時間。

類斯·公撒格以英年蒙聖召，亦耶穌會先輩之早慧者。《聖教日課》中《聖類斯·公撒格祝文》：“伏望吾主，爾以無限之奇寵，廣施普世之人。又特賜聖類斯·公撒格，若天神之美質，至潔至精。

每痛苦以自懲，最嚴最密。我等身多罪愆，心甚濁污。何能潔淨全貞，惟識切哀求吾主，使我自今而後，常存痛告改遷之實心。”可知類斯·公撒格為勤於修省之楷模。可與漁山此詩對讀。

聖方濟各·來日斯⁽¹⁾

聖德兆童年，端方正直。⁽²⁾ 儀型超老宿，⁽³⁾ 貞肅和平。⁽⁴⁾ 愛慈親，敬守神，⁽⁵⁾ 居恒切務。⁽⁶⁾ 濟貧窮，扶患難，朝夕常規。倉箱告匱而復盈，⁽⁷⁾ 仁心自有主助。士庶歡迎而遠送，⁽⁸⁾ 聖名恰合奇功。是固聖會之棟梁，塵世之純神。⁽⁹⁾ 寰區之愛火，⁽¹⁰⁾ 後學之楷模。

(1) 方濟各·來日斯：1597 - 1640，又譯作若望·方濟各·類日斯，西文名 Jean François Régis。法國人。1616 年入耶穌會，1630 年晉陞司鐸。傳教富有天賦，曾極力勸使胡格諾派回歸天主教信仰。熱心助人，支持救援風塵女子。1739 年被列為聖品。

(2) 聖德：至高無上的德行。《史記·五帝紀》：“高陽有聖德焉……是為帝顓頊也。”後多用為稱頌皇帝的套語。歐陽修《讀徂徠集》詩：“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此移用於聖徒。端方：猶言正直。韓愈《冬薦官殷侗狀》：“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

(3) 老宿：高僧。杜甫《大雲寺贊公房》詩：“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又王建《寄舊山僧》詩：“因依老宿發心初，半學修心半讀書。”此謂教會中年高德劭之輩。

(4) 貞肅：正直而嚴肅。《晉書·盧欽·華表傳·贊》：“欽既博雅，表亦貞肅。”

(5) 敬守神：謂恭敬地持守三位一體的信條，以聖父、聖子、聖神為惟一的真神。

(6) 切務：切要之事務。司馬光《進五規狀》：“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

切務。”

(7) 常規：固定的規則。元結《謝大龜》詩：“順和固鄙分，全守真常規。”

此謂遵循常規。倉箱：《詩·小雅·甫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箋》：“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後因以倉箱喻豐收。此指教會的財用。

(8) 仁心：仁愛之心。《史記·吳世家》：“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

士庶：士人與庶民。《後漢書·劉虞傳》：“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

(9) 純神：良善之神。猶純靈。

(10) 寰區：猶寰宇。《後漢書·逸民傳·序》：“彼雖磳磳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聖教日課》中《聖若望·方濟各·類日斯祝文》稱：“因聖若望·方濟各·類日斯愛德忍德，超越尋常。在世歷盡艱難，專為愛人救人。伏祈天主，使幸承聖人之遺表，助我事主立功，獲享永遠之福。”愛德超越尋常，在世專為愛人救人，與漁山此詩所詠相協。

賀友

雲斷嶺南萬里，孤山兩度星霜。⁽¹⁾ 嗟歎溯洄無自，⁽²⁾ 伊人在水一方。⁽³⁾ 雁足傳來好信，⁽⁴⁾ 巍峨五級榮登。⁽⁵⁾ 用作鹽梅舟楫，⁽⁶⁾ 果然上國之楨。⁽⁷⁾

(1) 孤山：在浙江杭州西湖裏外二湖之間，一山聳立，旁無聯附，故稱。

星霜：星一年一周轉，霜每年因時而降，故以星霜指年歲。張九齡《與弟遊家園》詩：“星霜屢爾別，蘭麝為誰幽？”

(2) 溯洄：猶溯洄。逆流而上。《詩·秦風·蒹葭》：“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 (3)伊人句：伊人，這個人。《詩·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此寓其意。
- (4)雁足：漢武帝時，蘇武出使匈奴，被拘不屈，徙居北海牧羝。後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已死。武屬吏常惠夜見漢使，教其謊言帝射上林中，得北來雁，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其言以責單于，單于因謝漢使，武遂得歸。見《漢書·蘇建傳》附蘇武。後因以雁足喻書信。王僧儒《詠擣衣》詩：“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雁足。”
- (5)五級：即副助祭。天主教神品中的一個品位。其職位低於助祭（六品），高於襄禮員（四品）。主要職責是在大禮彌撒中念書信，搬拿祭臺上主教或神甫用的聖器，如聖杯、擦杯布等。
- (6)鹽梅舟楫：鹽梅，鹹鹽和酸梅。鹽梅為調味之品，用以喻整治國政。古傳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成湯，卒為賢相。《書·說命》：“若作和羹，爾唯鹽梅。”則為殷高宗命傳說為相之辭。後來詩文常以鹽梅指宰相或職權相當於宰相的人。舟楫，又作舟楫。庾信《商調曲》：“若涉大川，言憑於舟楫；如和鼎實，有寄於鹽梅。君臣一體，可以靜氛埃；得人則治，何世無奇才？”此喻教會中的棟梁之材。
- (7)上國之楨：猶國楨。國家棟梁。楨，築牆時樹立在兩邊的木柱，引申為主幹、支柱。任昉《出郡傳舍哭范僕射》：“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又白居易《和渭北劉大夫借使秋遮虜寄朝中親友》詩：“巨鎮為邦屏，全材作國楨。”

詩人在萬里之外的嶺南，收到一位兩年不見的友人從杭州西湖孤山下寄來的書信，得知他已經晉陞五品教秩，遂作詩以賀。詩中以棟梁之材為喻，足見其對友人教業期許之殷。結聯“鹽梅”之典，在天主教中，天主與選民訂立的盟約稱為鹽約。《聖經·舊約·肋未紀》：“凡你獻的素祭祭品都應加上鹽，總不可讓你的素祭，缺少與你的天主結約的鹽；在你的一切祭品上，都應加上鹽奉獻。”又《戶籍紀》上主對亞郎說：“凡是以色列子民奉獻與上主為

聖物的祭品，我都給你和你的兒子。……這是在上主前，與你的後裔所訂立的永久不變的鹽約。”又陽瑪諾《聖經直解·聖神降臨後第十二主日》載，聖保祿勉其徒曰：“吾弟以愛調和諸德，取譬於味，蓋言肴雖佳，無和必淡，和則滋味充適。愛，諸德之和也。”其義差近。

感詠聖會真理(九首)⁽¹⁾

三一含元妙，⁽²⁾靈樞啓妙能。⁽³⁾厚生非了義，⁽⁴⁾歸極是真憑。⁽⁵⁾搏土嗟中落，⁽⁶⁾回天許共昇。⁽⁷⁾緝熙純嘏備，⁽⁸⁾先我有人曾。

- (1)詠：原作“咏”。真理：佛教指宗教教義，即最純真的道理。慧皎《高僧傳·支遁》：“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後泛指正確的道理。華鎮《用韻贈陳縣丞》詩：“明明真理與時紛，曾把清心仔細論。”此指天主教理，又稱公教真理。
- (2)三一：三位一體。基督教基本信條之一。元妙：猶玄妙。以避康熙帝諱改。陳薰《開天寶鑰·性學醒迷·景教碑頌辭》：“惟我三一妙身，元元真主。”《原注》：“即天主三位一體。”
- (3)靈樞：《靈樞經》，古論針灸之醫書，十二卷，與《素問》通稱《黃帝內經》。此喻基督教的《聖經》。
- (4)厚生：使人民生活充裕。《書·大禹謨》：“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疏》：“厚生謂薄徵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
- (5)歸極：謂人生最終的歸宿，指天國。
- (6)搏土句：搏土，捏土成團。遠古有女媧搏土作人的傳說。《太平御覽·風俗通》“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緇人

也。”此句蓋慨歎華夏文明因未獲天主聖寵而衰落。

(7)回天：喻權力極大，足以挽回頹敗之勢。《後漢書·梁冀傳·論》：“（梁）商協回天之勢，屬形弱之期。”此謂返回正道，皈依天主。共昇：謂靈魂共同昇登天國。

(8)緝熙：《詩·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又《周頌·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猶言漸至於光明。後因以緝熙指光明。純嘏：猶言大福。《詩·小雅·賓之初筵》：“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又《大雅·卷阿》：“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其二

寰區初建造，⁽¹⁾有地位中央。四序長春在，⁽²⁾三時日不忙。⁽³⁾此生皆極樂，其壽亦無疆。莫歎難尋覓，於今復降康。⁽⁴⁾

(1)寰區：猶寰宇。

(2)四序：即四季。何遜《寄江州褚諮議》詩：“自與君別離，四序紛迴薄。”

(3)三時：指春、夏、秋三個務農季節。《國語·周》：“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注》：“三時，春夏秋。”

(4)降康：猶降福。康，安樂，安寧。《詩·商頌·烈祖》：“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

《聖經·舊約·創世紀》載，天主將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安排在伊甸園居住。園中果木繁茂，景色優美，亞當和夏娃在其中過着無憂無慮、超脫生死的幸福生活。這首詩前六句描寫的正是這種情形。後來亞當和夏娃因違背天主之命偷食禁果，被驅逐出園，天主派天使把守道路，不讓後人再尋見此園。此詩結聯告訴人們，不

要哀歎地堂難以尋覓，天主聖教將令地堂重新降臨，給人們帶來永久的幸福。關於地堂，參閱《續口鐸日抄》。

其三

晴日初收雨，春風已過冬。⁽¹⁾青溪沈寶犢，⁽²⁾曠野舉銅龍。⁽³⁾萬箭消悲泣，三鋒息怒容。⁽⁴⁾常生今有望，⁽⁵⁾拔濯出塵封。⁽⁶⁾

(1)晴日二句：謂久雨方歇，晴日初上；春風吹來，寒冬已過。

(2)寶犢：銅鑄的牛犢。犢，小牛。《聖經·舊約·出谷紀》及《列王紀》下載，按照梅瑟遺命，希蘭為以色列王撒羅滿在耶路撒冷的聖殿鑄造了一座圓形銅海，放在會幕和祭壇之間，中放上水，為洗濯之用。銅海下有銅牛十二隻。蓋為此句典據。

(3)曠野舉銅龍：《聖經·舊約·戶籍紀》載，以色列人在曠野抱怨天主和梅瑟，天主遂打發火蛇到人們中來，咬死了許多人。以色列人求梅瑟向天主請求寬恕，“梅瑟遂為人民轉求，上主對梅瑟說：‘你做一條火蛇，懸在木竿上，凡是被咬的，一瞻仰它，必得生存。’梅瑟遂做了一條銅蛇，懸在木竿上，那被蛇咬了的人，一瞻仰銅蛇，就保存了生命”。此銅蛇直到列王時代仍保存在耶路撒冷聖殿內，它預兆被釘十字架上的耶穌。參閱《口鐸日抄》六艾儒略解。以上二句蓋以銅牛與銅蛇象徵耶穌基督的救恩。

(4)三鋒：謂兵戈相接。鋒，兵器的尖端，與箭合稱鋒鏑。喻兵災。

(5)常生：長生。《洞仙傳》：“常生子者，嘗漱水成玉屑，服之以昇天。”此謂永生。《聖經直解·耶穌建定聖體瞻禮》：“《經》內天主謂人曰：‘永矣吾愛，無始之愛也。’……聖奧斯定解曰：‘……主雖暫死，未幾復活，而享常生。因其愛常存，竟不能有終也。’”《聖經·新約·猶達書》：“保存你們自己常在天主的愛內，期望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仁慈，入於永生。”

- (6) 波濯：波，水相激蕩。木華《海賦》：“鏘臨岸之阜陸，決波潢而相波。”
《注》：“波，灌也。一曰凡壅水處決之使相波蕩也。”濯，洗去污垢。此謂經過修行，蕩滌心胸，除去塵滓。以上二句意謂“常生”這一事物，久已被塵土封固，而今有了耶穌基督的救恩，便有可能用水蕩滌塵封，使之重現於世。

其 四

樂國豐筵備，⁽¹⁾ 傳呼起側微。⁽²⁾ 麥膏餐不素，⁽³⁾ 萄酒醉無歸。⁽⁴⁾ 玉冕三光爛，⁽⁵⁾ 金衣五色圍。⁽⁶⁾ 臺前多有德，⁽⁷⁾ 朝夕近容輝。⁽⁸⁾

- (1) 樂國：安樂的處所。《詩·魏風·碩鼠》：“逝將去女，適彼樂國。”蘇軾《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詩：“甘棠古樂國，白酒金叵羅。”此指天主教堂。 豐筵：豐盛的筵宴。此指聖餐。基督教主要禮儀之一。天主教稱聖體聖事。據《聖經·新約》載，耶穌同門徒進最後晚餐時，對麵餅和酒進行祝禱，分給他們領食，並稱其為自己的身體和血，是為眾人免罪而捨棄和流出的，且命後世門徒常如此行之以紀念他。其禮儀一般包括：由主禮神父對麵餅和葡萄酒進行祝禱，然後分給正式信徒領食。
- (2) 側微：卑賤。《書·舜典》：“虞舜側微。”《疏》：“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此為詩人自謙詞。
- (3) 麥膏：指麵餅。 餐不素：麵餅本屬素食，以其在聖餐中代表耶穌基督的聖體，故云。
- (4) 醉無歸：不醉無歸。
- (5) 玉冕：綴有玉飾的冠冕。此應指主教冠。天主教的主教在舉行宗教儀式時所戴的冠冕。其式樣一般呈尖角盾形，上繡金絲、銀絲或各種彩色絲綫，後垂兩條穗帶。 三光：日、月、星。《莊子·說劍》：“上法闔天，以順三光。”又以日、月、五星合稱三光。《史記·天官書》：“衡、

太微，三光之廷。”

- (6) 金衣：綴有金飾的衣服。此指天主教的祭衣，又稱祭服。天主教神職人員舉行宗教禮儀時所穿的禮服。主要有祭披、長白衣、內袍和聖帶等，原為古羅馬俗人服飾，公元六七世紀後漸為教會所專用。
- (7) 有德：有道德，又指有德行的人。《史記·樂書》：“後伐大宛，得千里馬，……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此指耶穌會中的前輩。
- (8) 容輝：儀容豐采。《古詩十九首》：“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

這首詩描寫耶穌會士在祭臺前領聖餐的場面。金衣玉冕，喻主禮者品秩之崇。詩人見祭臺前多德劭學精的會中前輩，以得朝夕親炙為幸。

其 五

廣樂鈞天奏，⁽¹⁾ 歡騰會眾靈。器吹金角號，⁽²⁾ 音和鳳獅經。⁽³⁾ 內景無窮照，⁽⁴⁾ 真花不斷馨。⁽⁵⁾ 此間纔一日，世上已千齡。⁽⁶⁾

- (1) 廣樂：廣大之樂。傳說天上的一種樂曲。《史記·扁鵲傳》：“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鈞天：天之中央，上帝所居。合稱鈞天廣樂。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
- (2) 金角號：金製的號角。《聖經·舊約·聖詠》第一五〇篇《大贊美歌》：“請眾吹起號角贊美上主，請眾彈琴奏瑟贊美上主！”又《德訓篇》西滿大司祭在行祭時，“亞郎的眾子孫，高聲歡呼，吹起用金屬打成的號角，發出響亮的聲音，使至高者聽見而記起自己的百姓”。
- (3) 鳳獅經：鳳，通“風”，猶諷，諷誦。獅經，佛經，佛教以獅子吼喻佛祖講經。此謂教堂中誦經。

- (4) 內景句：謂教堂內燈火通明，光耀日月。張衡《西京賦》：“流景內照，引曜日月。”此寓其意。
- (5) 真花句：教堂內佈滿了鮮花，發出陣陣沁人的芳香。
- (6) 千齡：千年。秦觀《遊龍洞》詩：“更欲仗節留頃刻，卻疑朝市已千齡。”又蘇軾《芙蓉城》詩：“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

這首詩寫耶穌會士誦經講道時，奏樂以和經唄。自明末以來，三巴教堂有一架西洋風琴，誦經時演奏以和經唄。美妙動人的風琴聲，連教外人也為之陶醉。大約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巡視澳門的兩廣總督吳興祚，其《三巴堂》詩便有“坐久忘歸去，聞琴思伯牙”之歎。精通音律的漁山，這時更完全陶醉在美妙的琴聲中，有超凡入聖之感。

其 六

此喜非常喜，鐸聲振四溟。⁽¹⁾七千年過隙，⁽²⁾九萬里揚舲。⁽³⁾杲杲中天日，⁽⁴⁾煌煌向曉星。⁽⁵⁾承歡無別事，⁽⁶⁾一卷福音經。⁽⁷⁾

- (1) 鐸聲：木鐸之聲。喻宣講教化。此喻傳教。四溟：四海。張協《雜詩》：“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
- (2) 七千年：西士謂自天地開闢至今七千餘年。許大受《聖朝佐闕》：“（彼夷）甚謂‘此世界亙古至今，祇闢得七千年，前此更無世界’等謬說。……是有今不許有昨矣。天主亦但有七千年壽，是禁人莫思而實可思，禁人莫議而實可議矣。”過隙：白駒過隙。喻光陰迅速。《莊子·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史記·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 (3) 九萬里：西士謂地球周長及西來海程的里數。利瑪竇《坤輿萬國全

- 圖》：“夫地球既每度二百五十里，則知三百六十度為地一週，得九萬里。”艾儒略《職方外紀·海道》：“某輩皆從西而來，……西來之路經九萬里也。”揚舲：猶揚帆。舲，有窗的小船。劉禹錫《贈別約師》詩：“廬山曾結社，桂水遠揚舲。”以上二句意謂自天地開闢至今，七千年的光陰如白駒過隙；西洋會上不辭千難萬險，揚帆九萬里前來傳教。
- (4) 杲杲：明亮貌。《詩·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日出。”
- (5) 向曉星：啓明星。金星的別名。以先日而出，故稱。又天主教以曉星喻聖母。
- (6) 承歡：迎合人意，博取歡心。屈原《九章·哀郢》：“外承歡之約約兮，諶荏弱而難持。”特指奉侍父母。孟浩然《送張參明經舉兼向涇州觀省》詩：“十五綵衣年，承歡慈母前。”此謂奉事天主。
- (7) 福音經：即福音書。《聖經·新約》的第一部分。包括《瑪竇福音》、《馬爾谷福音》、《路加福音》和《若望福音》四卷，也可泛指此四卷書中的任何一卷。

通過澳門三巴靜院的學道生活，漁山確立了堅定的宗教信仰，決心以宣揚福音為職志，虔誠奉侍天主，以度餘生。這首詩可視為漁山的言志之作。在其後的三十多年中，漁山正是以虔誠的宗教感情和對教業始終不渝的獻身精神，來實踐自己的誓願的。

其 七

自天申爾福，有母性徽柔。⁽¹⁾美麗黃金殿，⁽²⁾高超白象樓。⁽³⁾大光通上下，⁽⁴⁾渥寵富春秋。⁽⁵⁾蜜蠟含芳處，⁽⁶⁾瞻依十二旒。⁽⁷⁾

- (1) 自天二句：意謂由天主申明向您降福；聖母啊，您是多麼仁慈而溫柔！申爾福，為《聖母經》和《又聖母經》的起首句，故《聖母經》又稱《申爾

福經》。

- (2) 黃金殿：以黃金為飾的宮殿。薛存誠《雙闕》詩：“迥出黃金殿，全分白玉臺。”
- (3) 白象樓：《聖教日課·聖母德敘禱文》：“象牙之塔，（《原注》：‘象牙取其堅純，寶塔取其超美，因聖母心純志堅，全體光輝發越，故稱之。’）黃金之殿。”以上二句本此，而以白象樓和黃金殿喻供奉聖母的教堂。澳門有多座教堂皆為奉祀聖母而建。
- (4) 大光：指聖母的真光。上下：謂天上與人間。
- (5) 渥寵：猶恩寵。渥，霑潤。《聖教日課》上《聖母經》：“申爾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
- (6) 蜜蠟：蜜蜂腹部分泌蠟汁，和唾為巢。人取蜂巢提製的蠟稱蜜蠟，又稱蜂蠟，供製燭及藥用。蘇轍《收蜜蜂》詩：“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此指教堂內燃燒的蠟燭。
- (7) 瞻依：尊仰而親近之。《詩·小雅·小弁》：“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箋》：“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十二旒：古為天子之冕。旒，音 liú。冕冠前後懸垂的玉串。《聖教日課·聖母冕旒十二殊恩·序》：“昔宗徒聖若望一日幸見聖母在天堂高座，首戴異冕，上列大星一十有二，蓋指聖母從前膺受天主者十二殊恩云。嗣後聖教諸君子緣此作小念珠，誦《申爾福》十二遍，以表誠敬聖母之意。”故以十二旒為聖母的代稱。

其 八

禔福佳音報，⁽¹⁾傳來悅衆心。靈禽棲芥樹，⁽²⁾小騎繫
 萄林。⁽³⁾遍地玫瑰發，凌雲獨鹿深。⁽⁴⁾登堂無以獻，聽撫十
 絃琴。⁽⁵⁾

(1) 禔福：安福。《漢書·司馬相如傳》藉蜀父老為辭：“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 (2) 靈禽：有靈應的禽鳥。梁簡文帝（蕭綱）《七勵》：“異草雙條，靈禽比翼。”芥樹：猶小樹。芥，小草。芥子小而值賤，常用以喻輕微之物。《聖經·新約·瑪竇福音》載，耶穌對門徒設喻說：“天國好像一粒芥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裏。它固然是各樣種子裏最小的，但當它長起來，卻比各種蔬菜都大，竟成了樹，甚至天上的飛鳥飛來，在它的枝上棲息。”應為此句典據。
- (3) 萄林：葡萄林，又稱葡萄園。天主教徒視為天主的果園。《聖經·新約·瑪竇福音》：耶穌又設喻說：“天國好像一個家主，清晨出去為自己的葡萄園雇工人。”
- (4) 獨鹿：《抱朴子》：“用兵之要，雄風為急，扶搖獨鹿之風，大起軍中，軍中必有反者。”此句謂天空中風起雲湧。
- (5) 十絃琴：西方古琴的一種。《聖經·舊約·聖詠》第三三篇：“你們該彈琴，稱謝上主，彈奏十絃琴，讚頌上主。”第一四四篇：“天主，我要向你高唱新曲，我要彈十絃琴向你詠奏。是你賜給君王獲得了勝利，是你拯救了你的僕人達味。”

天主教最重要的宗教活動是禮拜，講道則為禮拜的重要內容。這首詩首聯統括全詩，謂教士宣講福音，給聽講的徒衆帶來歡悅。領聯和腹聯謂福音把聽衆帶進一個個美妙的境界，有如好鳥停歇在芥樹上，飢渴時騎着馬兒走進了葡萄園，遍地的玫瑰花爭相開放，高空中風雲騰湧，氣象萬千。結聯收住想象的翅膀，以聆聽美妙的風琴聲作結。

其 九

青枝歌凱樂，⁽¹⁾昂首渡滄洲。⁽²⁾臂奮小天下，⁽³⁾手攜
 大九州。⁽⁴⁾聞聲山鼓舞，吹氣水溶流。幸托如飴母，⁽⁵⁾藏

身達味樓。(6)

- (1) 青枝：青色的樹枝。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指《聖經》故事中的橄欖枝。凱樂：又作愷樂。慶祝作戰勝利的軍樂。《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又《夏官·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 (2) 滄洲：濱水的地方。古稱隱者所居。《南史·袁粲傳》：“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嘗作五言詩，言：‘訪跡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此指東方大洋之濱。
- (3) 臂奮：奮臂。振臂而起。
- (4) 大九州：古謂中國為赤縣神州，在此以外又有如神州者九州，以別於神州內之九州，亦稱大九州。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附鄒衍。
- (5) 如飴母：指聖母。飴，糖膏。《詩·大雅·緜》：“周原膴膴，董荼如飴。”
- (6) 達味樓：又作達味敵樓。《聖教日課·聖母德敘禱文》：“達味敵樓。”《原注》：“達味古聖王也，造堅固高臺，敵不能近。聖母天主造之，為吾人之恃，可避三仇。”三仇者肉身、世欲、魔鬼三者之誘惑。此指詩人在澳門學道時寓居的三巴層樓。三巴堂亦為獻給聖母而建，故稱。

漁山在虔誠的宗教氣氛中焚修學道，生活是充實愉快的。這首詩首聯二句借《聖經·舊約》故事，謂鴿子銜着翠綠的橄欖枝，來到諾厄方舟，報告洪水退去的消息，喻西洋教士不遠萬里，梯山航海前來。領聯謂傳教士以向全世界傳播教義為己任，把天主教傳入中國。腹聯謂天主教給中國帶來生機和活力。結聯謂自己托庇於聖母之懷，棲身於三巴層樓，品嚐到天學美味的精神食糧。

五絕(二首)⁽¹⁾

天外有天寬，長春不暑寒。⁽²⁾ 人人今可到，我到亦

何難？

- (1) 之二題頭原有“又”字。
- (2) 長春句：氣候四季如春，既無酷暑，也無嚴寒。

永福在高天，人生非漫然。⁽¹⁾ 一身由我主，誰遣受拘牽？⁽²⁾

- (1) 漫然：徒然。或放縱，無拘束貌。
- (2) 拘牽：受束縛，牽制。白居易《酬別微之》詩：“博望白來非棄置，承明重入莫拘牽。”

以上二首詩以簡澹的筆調，描繪出天主教的天國。並堅信祇要皈依天主，虔誠焚修，人人可以達到，自己亦不例外。主動權操在自己手中，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

澳中有感(三首)⁽¹⁾

畫筆何曾擬化工？⁽²⁾ 畫工還道化工同。⁽³⁾ 山川物象通明處，⁽⁴⁾ 俯仰乾坤一鏡中。

- (1) 第三首錄自陳垣《墨井集源流考》，見《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卷末附錄。澳，原作“壘”。
- (2) 化工：自然的創造力。賈誼《鵬鳥賦》：“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李商隱《今月二日……輒復五言四十韻詩獻上亦詩人詠歎不足之義也》：“固是符真宰，徒勞讓化工。”
- (3) 畫工：從事繪畫的人。後指畫藝平庸者，猶畫匠，以別於名畫家。此謂畫藝優長。工，擅長。
- (4) 物象：事物的氣象、形象。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序》：“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

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 通明：明白暢曉。《漢書·翟方進傳》：“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

詩人兼畫家的漁山，來到青山如黛、灣環如鏡的澳門，驚歎大自然的創造力，而以畫筆探索模寫自然的能力，俯仰天地之間，究心天人之際，對天主之道，若有所悟。

天地網緼萬物醇，⁽¹⁾仰觀俯察溯生民。⁽²⁾古今昇降乾坤在，知有中和位育人。⁽³⁾

(1) 網緼：古代指天地間陰陽二氣交互作用的狀態。《易·繫辭》：“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句隱括其意。

(2) 仰觀俯察：《易·繫辭》：“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此用其意。 生民：人民。《孟子·公孫丑》：“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3) 中和位育人：中和，儒家中庸之道，認為能“致中和”，則無事不達於和諧的境界。位育，位，謂位次安定；育，化生養育。《禮·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陳瑚《盛旭初隱君壽序》解之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止其所，天地位也。雞犬桑麻，各若其性，萬物育也。福之興本乎室家，道之隆始於梱內，和者致祥，厚者流光，固其勢也。”（《確庵文稿》一四《序》）此以中和位育人指天主。

牛衣卧聽小兒啼，⁽¹⁾未得無情亦自迷。⁽²⁾天地由來終寂寞，霑巾何事為亡妻。

(1) 牛衣：為牛禦寒之物，如蓑衣之類，以麻或草編成。《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

決，涕泣，其妻呵怒之。……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

(2) 自迷：自身迷惑，心迷意亂。李商隱《飲席戲贈同舍》詩：“洞中屐響省分攜，不是花迷客自迷。”

漁山性落拓，寡母、寒家，加上妻兒之累，使其早年過着牛衣對面、小兒啼飢的貧困生活，賢惠的妻子，默默地擔負起生活的重擔，給漁山以無限的溫暖和安慰。漁山至澳學道，其妻已去世多年，然思念所及，仍然熱淚霑巾。可知漁山不但事母至孝，且篤於夫妻之情。陳垣先生將被李問漁所刪的漁山思念亡妻的二首詩抄錄刊佈，可謂還漁山一個完整的人格。

誦聖會源流(十二首)

十二重寰最上頭，⁽¹⁾主宮別自有春秋。⁽²⁾氤氳花氣開玫瑰，⁽³⁾燦爛珠光拜冕旒。⁽⁴⁾天上欲求真福樂，人間須斷假營謀。⁽⁵⁾試觀多少髻齡女，⁽⁶⁾日日追隨聖母遊。

(1) 十二重寰：謂天最高處，即天堂，與下句主宮意同。參閱《佚題》之五注(2)。

(2) 主宮：謂天主之宮。 春秋：歲月，四季，歲有四季而以春秋代表之。《詩·魯頌·閟宮》：“春秋匪懈，享祀不忒。”

(3) 氤氳：雲煙瀰漫貌。張九齡《湖口望廬山瀑布》詩：“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4) 冕旒：古代禮冠中最尊貴的一種。外面黑色，裏面朱紅色，冠頂有版，稱為延。延的前端垂有組纓，穿掛着玉珠，稱為旒。天子的冕十二旒，諸侯至下大夫遞減有差，南北朝後祇有皇帝用冕。此與十二旒同為聖母的代稱。

(5) 假營謀：指不合於正道的經營謀劃。

(6) 髻齡女：童女。髻，童子下垂之髮。故以髻齡喻童年。此指天主教會中的修女。

未畫開天問始基，⁽¹⁾高懸判世指終期。⁽²⁾一人血注五傷盡，萬國心傾十字奇。⁽³⁾閭闔有梯通淡蕩，⁽⁴⁾妖魔無術逞迷離。⁽⁵⁾仔肩好附耶穌後，仰止山巔步步隨。⁽⁶⁾

(1) 始基：始創之基業。《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天主教繼承《聖經·舊約》的猶太教傳統，以天主爲宇宙萬物的創造者，超越於自然和人類世界。天主充溢天地，不受時空和社會環境的限制，全知全能，主宰自然和歷史發展，審判人的行爲並獎善懲惡。故此句謂天主在創造世界之前，已創立教會的基業。

(2) 判世指終期：謂天主在世界末日將舉行最後審判。

(3) 一人二句：耶穌基督爲代世人贖罪，獨自承受深重的苦難，被釘著左右手、左右足，並從脇旁刺穿心臟，至血流盡而死；耶穌基督被釘死的十字架，如今成爲天下萬國傾心景仰的聖物，顯示出神奇和力量。《聖教日課》上、中皆有《五傷經》，可參閱。

(4) 閭闔：天門。屈原《離騷》：“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淡蕩：和舒貌。多形容春天的景象。王維《晦日遊大理韋卿城南別業四聲依次用各六韻》：“淡蕩動雲天，玲瓏映墟曲。”此以閭闔和淡蕩喻天國之門及其景物。

(5) 逞迷離：謂爲鬼域之謀。迷離，模糊。《木蘭詩》：“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

(6) 仔肩：擔任、負責。《詩·周頌·敬之》：“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陳垣先生《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稱：“今李本《三巴集》

聖學詩，時有佳句。如《誦聖會源流》云‘一人血注五傷盡，萬國心傾十字奇’，‘物靈飮飲耶穌爵，躍體傾聽達味琴’，‘人間今有全燔肝，天上恒存日用糧’，‘殘篇昔識誠明善，奧義今知父子神’之類，造語甚新，獨闢境界，尤侗序稱爲‘欲執化人之祛’，宜矣。”

萬古鴻濛鑿竅吹，⁽¹⁾一丸土塊走儀義。⁽²⁾花榮蟬噪全相應，雪暗風饕各不知。⁽³⁾故簡中無生活趣，⁽⁴⁾靈源別有主張奇。⁽⁵⁾長言爛語留君耳，⁽⁶⁾印取無言不語期。⁽⁷⁾

(1) 鴻濛：宇宙形成前的渾沌狀態。《西遊記》第一回：“自從盤古破鴻濛，開闢從茲清濁辨。”鑿竅吹：鑿破渾沌，開啟鴻濛。

(2) 一丸土塊：又作一丸泥。《東觀漢紀·隗囂載記》：“囂將王元說囂曰：‘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儀義：儀狄與義和。儀狄，相傳夏禹時發明釀酒的人。義和，義氏、和氏，唐虞時掌管天地四時的官。《聖經·舊約·創世記》載，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人，將生氣吹入其鼻孔而成爲“有靈的活人”，取名亞當。又使亞當沈睡，取其一條肋骨造成女人，取名夏娃。將他們置於伊甸園中，爲人類始祖。以上二句，詠天主創造世界和人類。

(3) 花榮蟬噪：春暖花開，夏秋蟬噪，與雪暗風饕皆寫四時氣候的變化。風饕，風怒吼不止。韓愈《祭河南張員外文》：“歲弊寒兇，雪虐風饕。”

(4) 故簡：猶故紙。借指古舊書籍和文牘。簡，簡牘，書牘。此喻讀書或仕宦生涯。

(5) 靈源：神異之源。李德裕《易州候臺記》：“靈源與天地爭長，廣度與江湖比量。”此喻天主教。

(6) 長言爛語：長言，延長聲音，使吐字舒緩。《禮記·樂記》：“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爛語，熟語。此應指天學之聖詠和講道語。

(7)無言不語期：無須用言語表達之期。喻天主教義關於末日審判的信條。

一日嬰兒墮地時，庶無罪悔蓋難之。⁽¹⁾自天而降福哉福，由女以生奇矣奇。⁽²⁾群聖吁嗟勞引領，⁽³⁾萬方舞蹈喜開眉。與偕昔許今來慰，記取陽回四綫期。⁽⁴⁾

(1)庶無句：基督教謂人一生下來便有原罪，耶穌為天主的獨生子，為救贖世人之罪而降生，故云“無罪悔”。

(2)由女句：天主教又謂耶穌由童貞女瑪利亞受聖靈感孕而降生，故云“奇矣奇”。

(3)群聖：謂原處於靈薄所的古聖，因耶穌復活而引領昇入天堂。吁嗟：吁、嗟，皆歎詞。表示讚歎。

(4)陽回四綫期：指天主教在耶穌受難節前的四十日齋期。陽回，還陽，謂人死而復活。《聖經·新約》載，耶穌被釘死十字架後第三日復活。

《聖經·新約》載，天主聖子耶穌為救贖人類而降生，並受難、復活、昇天，世界末日將再次降臨。這首詩和下首表達了漁山對這一信條的理解。

曾詠周詩《陟降篇》，⁽¹⁾如開雲霧靚青天。不圖日月重光世，⁽²⁾卻在庚申元壽年。⁽³⁾學有知新純嘏借，⁽⁴⁾道歸遠慮聖功圓。⁽⁵⁾願隨霞珮聽高唱，⁽⁶⁾豈獨驪珠耀一篇？⁽⁷⁾

(1)周詩《陟降篇》：指《詩·魏風·陟岵》，共三章。

(2)日月重光世：古人以日月喻帝后。故以日月重現光輝，喻重見太平盛世。

(3)庚申元壽年：指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公元前1年）。明清之際來華西士謂是年為耶穌誕生之年。利瑪竇《天主實義》第八篇：“天

主……於是大發慈悲，親來救世，普覺群品。於一千六百有三年前，歲次庚申，當漢朝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後三日，擇貞女為母，託胎降生，名號為耶穌。”

(4)純嘏：猶言大福。詳見《感詠聖會真理》第一首注(8)。

(5)聖功：至高無上的功業德行。《易·蒙》：“蒙以養正，聖功也。”《疏》：“能以蒙昧隱默自養正道，乃成至聖之功。”此謂弘揚天主聖教之功。以上二句，詠來華耶穌會士的學識與教業。

(6)霞珮：猶霞帔。道士之服。此指來華天主教士的道裝，用為來華西士的代稱。

(7)驪珠：寶珠。傳說出驪龍頷下。《莊子·列禦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後以探驪得珠喻詩文能得命題精蘊。

沈德潛謂：“《陟岵》，孝子之思親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已，而不言己之思父母與兄，蓋一說出，情便淺也。情到極深，每說不出。”（《說詩啐語》上）

《陟岵》首章云：“陟彼岵兮，瞻望父矣。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意謂遠出行役的詩人，登上山崗，以望故鄉，希望能望見自己的父親。他彷彿聽到父親的囑咐：“孩子啊，你這樣辛勞行役，晝夜不止，千萬要注意身體！回來吧，不要滯留在他鄉！”據《聖經·舊約》所載：“天主對以色列的愛可比作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愛。這愛比一個母親對嬰兒的愛更為強烈。”（《天主教教理》頁58）漁山默誦《詩經》的詩句和《聖經》的啓示，恍然領悟到天主對勞生庸碌的世人，寄以無限的關切，期望世人迷途知返，皈依天主，求得永生，正像《陟岵》篇中那位父親對遠行兒子的深情一樣。

漁山覺得，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耶穌基督的降生，給世人帶來獲得救贖、重新進入天國的希望。他不願作一個探驪得珠、以文

學名世的文士，而寧願從西洋教士遊，感受聖靈的啓示，追隨耶穌昇入天國。這首詩結聯“願隨霞珮聽高唱，豈獨驪珠耀一篇”和第二首結聯“仔肩好隨耶穌後，仰止山巔步步隨”，皆表達這一誓願。

性理由來與道親，⁽¹⁾新詩吟罷一凝神。⁽²⁾死前誰信天鄉樂，⁽³⁾了後方驚獄火真。⁽⁴⁾浮世功名鴻爪雪，⁽⁵⁾勞生軀殼馬蹄塵。⁽⁶⁾流光況復催人急，擬向真原細問津。

(1)性理：情緒和理智。道：謂天學之道。

(2)凝神：聚精會神。《莊子·達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3)天鄉：利瑪竇《畸人十篇》八所載天堂六福之一：“四謂天鄉，則無冀望而皆充滿也。……吾既歸天鄉，大小之欲無有不遂。所宜享福非漸次分取之，惟合併全受之，則無庸冀望也。蓋天上君子，分外不得而圖，不得而望，故雖享福者有巨細品級，卻皆充滿。……衆人爲伴侶，爲昆弟，相視如皆己身也，常得其所願，而不得願其所不能得也。是以曰天鄉也。”此爲天堂的代稱。

(4)獄火：地獄之火。基督教教義，謂不信基督，犯有大罪者，死後靈魂被投入地獄，受到永罰。謂該處“蟲子不死，火也不滅，因爲所有的人都要用火醃起來”（《聖經·新約·馬爾谷福音》）。又《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默存地獄之苦惱：“用內手試，略探獄火之猛烈，即驚駭退縮。其火力能燒人不死之靈魂，而實實又燒不死人之靈魂也。”

(5)浮世：人間，人世。舊時認爲世事虛浮無定，故稱。蘇軾《登州海市》詩：“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

(6)勞生：辛勞的生活。《莊子·大宗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基督教的天堂地獄之說，是伴隨着末日審判而來的又一教義。漁山一邊吟詩，一邊領悟天主教神學的要諦。感到生前若不熱心向道，昭事天主，死後必受地獄烈火的煎熬。人世間功名利祿，有

如雪泥鴻爪；人生勞碌一世，到頭來軀殼皆化作馬蹄下的輕塵。使人急於向“萬有真原”的天主教義中尋找達於天堂，獲得永生的途徑。

齒髮含靈號曰人，⁽¹⁾乾坤大父性中真。⁽²⁾始知薇極天功亮，⁽³⁾壹是蘭陔子職循。⁽⁴⁾往事深悲千斛淚，⁽⁵⁾來歡占斷四時春。⁽⁶⁾不緣寵教開新教，⁽⁷⁾爭信常生提福身。⁽⁸⁾

(1)齒髮句：《聖經·舊約·創世記》載，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塵土造出人類始祖亞當，將生氣吹入其鼻，而成爲“有靈的生物”。

(2)乾坤大父：指天主。以上三句意謂齒髮軀體含有靈氣始可稱人，而靈氣源於天主，祇有熱心向道，纔能保持性命的純真。

(3)薇極：薇，紫薇，星座名，三垣之一。紫薇垣爲皇極之地，因稱帝王宮殿爲紫極或薇極。此指天主所居之天國。天功：天的功勞。《左傳》僖二十四年：“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此指天主聖神之功。

(4)蘭陔：古笙詩篇名。《詩·小序》：“孝子相戒以養也。”東晉《補亡詩》：“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後人採《詩·序》與東詩之意，以蘭陔爲養親之典。此喻奉事天主。

(5)往事：謂耶穌基督受難之事。千斛淚：極言悲痛之深，流淚之多。蘇軾《余主簿母挽詞》：“忍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

(6)來歡：謂昇入天國所帶來的歡樂。占斷：占盡。白居易《題孤山寺石榴花示諸僧衆》詩：“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艷新妍占斷春。”

(7)寵教：天主聖寵之教。艾儒略謂：“天主之教有三。……有性教，有書教，有寵教。何也？人類之始生也，天主賦之靈性，俾通明義理。斯時十誡之理，已刻於人心之中，普萬國皆然，是謂性教。迨物欲漸染，鋼蔽口深，於是或明示，或默啓，諸聖賢著爲經典，以醒人心之迷，是爲書教。及至三仇疊攻，人性大壞，雖有經典，亦有難挽回者。天主始降生爲人，以身立表，教化始大明於四方，是謂寵教。”（《口鐸日抄》二）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教史類敘》：“所謂寵教，即耶穌所立之教，立定聖事，錫人聖寵，故曰寵教。”新教：即耶穌降生後創立的基督教，區別於以《聖經·舊約》為經典的古教（猶太教）。

(8)常生：永生。利瑪竇《天主實義》第三篇：“修道者後世必登天堂，受無窮之樂，免墮地獄，受不息之殃，故知人之精靈，常生不滅。”提福：安福。

最高之處府潭潭，⁽¹⁾眷屬團圓樂且耽。⁽²⁾無古無今三位一，徹天徹地一家三。⁽³⁾人名日益稱神可，⁽⁴⁾世有奇花保聖堪。⁽⁵⁾畫壁年年瞻配像，⁽⁶⁾淨香理略鼻頭參。⁽⁷⁾

(1)府：天府，星名。亢宿、房宿都有四星，並稱天府。此指天國。潭潭：寬深，寬大。韓愈《符讀書城南》詩：“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

(2)樂且耽：愉快而令人陶醉。耽，玩樂，沈溺。

(3)三位一、一家三：天主教以三位一體為基本信條之一，宣稱天主祇有一個，但包括聖父、聖子、聖神三個位格。三者雖各有特定位份，卻完全同具一個本體，同為一個獨一真神，而不是三個神，又非祇是一位。這種“奧秘”的“啓示”，不能靠理性來領悟，祇能靠信仰來接受。以上二句皆寫詩人對這一信條的理解。

(4)神可：神靈印可。此以神稱天主。謂奉教者日衆。

(5)聖堪：聖龕。堪，通“龕”。盛着佛像或神主的小閣。此句謂供奉耶穌基督聖像的祭臺，臺前佈滿奇花異卉。

(6)瞻配像：瞻配，瞻，尊仰；配，祭祀時配享。此指耶穌會諸聖人的畫像。

(7)淨香：禮佛所用之香。鼻頭參：佛教有一種修鍊養性之法，稱鼻端白。《楞嚴經》：“世尊教我及俱絺羅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煙，身心內明，圓洞世界，遍成虛淨，猶如玻璃。煙相漸銷，鼻息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羅漢。”此借喻天主教修鍊之法。

榮加玉冕錫衣金，血戰功勞赤子心。⁽¹⁾萬色萬香萬花谷，一根一幹一荀林。物靈飫飲耶穌爵，⁽²⁾躍體傾聽達味琴。⁽³⁾聖聖聖聲呼不斷，⁽⁴⁾羔羊座下唱酬音。

(1)赤子心：赤子之心。赤子，嬰兒。猶赤心，真誠的心。《孟子·離婁》：“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2)物靈：充滿的靈異之氣。物，音 rèn。盈滿。《詩·大雅·靈臺》：“王在靈沼，于物魚躍。”此謂充滿靈異之氣的人。飫飲：飽飲。飫，隋書·音樂志：“甘芳既飫，醕以清。”

(3)達味琴：指天主教禮儀中有琴曲配合的聖詠。達味，又譯大衛，《聖經·舊約》時代以色列聖王。《舊約·聖詠集》有多篇為達味所作。又據《新約·瑪竇福音》所載，耶穌養父若瑟為達味後裔，從達味到耶穌歷二十八代，耶穌誕生地白冷屬達味郡。

(4)聖聖聖聲：呼喚天主聖父、聖子、聖神之聲。“面對天主那種令人迷惑及奧秘的臨在，人自覺渺小。……在‘聖！聖！聖！’的天主榮耀前，依撒意亞先知喊道：‘我有禍了！我完了！因為我是個脣舌不潔的人。’”（《天主教教理》頁56）

天主教會按照規定禮儀對人授予聖職的儀式稱授聖職禮，簡稱祝聖，為聖事之一。這首詩描寫了授聖職禮的場面。富麗堂皇的教堂內，香煙繚繞，色彩斑斕。祭臺前佈滿了鮮花。主禮的神甫手持權杖，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為受聖職者加上鑲着寶石的冠冕，披上綴着金飾的神袍，以彰顯其信德、才具和勳勞，聖杯中斟滿紅色的葡萄酒，代表耶穌基督代世人贖罪而流出的鮮血，新祝聖的神甫持杯肅立，一飲而盡。西洋風琴奏起頌揚聖恩的樂曲，祭臺下的唱詩班齊聲歌唱。觀禮的徒衆歡騰踴躍，不斷高呼天主的聖名。這種場面，應為漁山在澳學道時所親歷。

超超妙體本無方，⁽¹⁾ 爲活蒸民顯復藏。⁽²⁾ 宛爾一規新餅餌，依然六合大君王。⁽³⁾ 人間今有全燔胙，⁽⁴⁾ 天上恒存日用糧。⁽⁵⁾ 曾是多愆容接近，⁽⁶⁾ 形神飫處淚霑裳。⁽⁷⁾

(1) 超超句：利瑪竇《天主實義》第一篇：“若天主者，非類之屬，超越衆類，比之於誰類乎？既無形聲，豈有跡可入而達乎？其體無窮，六合不能爲邊際，何以測其高大之倪乎？”艾儒略《三山論學記》：“天主妙體雖爲實有，第無聲無臭之至，非耳目可以睹聞，不降世間則下民雖信其有，猶以爲高高在上。……然其降生也，實非離乎上天，罔乎下地，蓋其靈明之極，原無邊際，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無所不在，無所不有。”“以天主之性，合於人之性，以顯其救世之功，其道超妙無窮。”此用其意。

(2) 蒸民：衆民，百姓。《國語·周》：“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3) 六合：天地四方。《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李白《古風》：“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4) 全燔胙：整塊的祭肉。燔胙，燔與胙，皆祭肉。在《聖經·舊約》時代，全燔祭爲以色列人對天主獻祭的一種形式，《舊約》中頗多記載。如《戶籍紀》：“上主訓示梅瑟說：‘你吩咐以色列子民說：你們應在規定的時期內，準時將獻給我的供物——我的食品，焚化爲中悅我的馨香火祭獻給我。……每天應獻兩隻一歲無瑕的公羊，做日常的全燔祭：早上獻一隻，傍晚獻一隻；……這是在西乃山上規定應行的日常全燔祭，作爲獻與上主的馨香火祭。’”此外還有安息日全燔祭、每月初一全燔祭。此以全燔胙喻聖體。

(5) 天上句：《聖經·新約·瑪竇福音》載，耶穌告誡門徒：“你們不要在地上爲自己積蓄財寶，……但該在天上爲自己積蓄財寶。”又《路加福音》：“我們的日用糧，求你天天賜給我們。”

(6) 多愆：多罪過或多過失。

(7) 形神：形體與精神。向秀《思舊賦》：“陳宇存而不毀兮，形神逝其焉

如？”飫處：謂在此行禮致祭的場合。飫，飫禮，立着行禮。《國語·周》：“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

在領受聖餐的時刻，漁山用這首詩來表達對耶穌基督的感情，意謂耶穌基督超脫塵世的奇妙聖體，本來就無時無處不存在。爲了救贖世人而降生、顯聖、受難、復活、昇天。如今代表聖體的似乎祇是一塊初熟的圓形麥餅，實際上耶穌基督仍然是普天下的最高主宰。人世間處處有信奉基督的天主信徒，天國上長留着維持生命的精神食糧。對於詩人這樣一個曾經信德有虧的信徒，天主仍然容許改悔親近；對着聖餐肅立自省，感恩和羞愧之情交集胸中，不禁令人涕淚交流，濡濕衣衫。按照《聖經·新約·格林多前書》的啓示，信徒在領受聖餐時應當用信心領受，省察自己，如有罪過，應當在基督面前悔改，然後纔吃擘餅，喝葡萄酒。漁山正是按照《聖經》的啓示來領受聖餐的。

太極含三是漫然，⁽¹⁾ 真從元氣說渾淪。⁽²⁾ 殘篇昔識誠明善，⁽³⁾ 奧義今知父子神。⁽⁴⁾ 位別近參含火鏡，⁽⁵⁾ 體全遙指麗天輪。⁽⁶⁾ 聖名顯示權相付，普地人間至教音。⁽⁷⁾

(1) 太極含三：太極，指原始混沌之氣。《易·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宋儒周敦頤兼採道家學說，著有《太極圖說》。朱熹以爲太極即是理；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又說爲太一。又稱太極函三或太一含三，謂太極由三個方面或三種事物合而爲一，而又一分爲三。《漢書·律曆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楊時《策問》：“太極函三爲一，一而三之。”折中翁《六書實義序》：“先輩之言太一含三者，或統云天地人三才，或統云太極陰陽一氣。”（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135）《口鐸日抄》四艾儒略答鄭孝廉問曰：“天地間凡可舉之物，必藉四所以然而後成，一曰質，一曰模，一曰

爲，一曰造者。……今觀儒者之解太極，不出‘理、氣’兩字。則貴邦所謂太極，似敝邦所謂元質也。元質不過造物主化成天地之材料，不過天地四所以然之一端，安得爲主？又安得而祭之事之也哉！”此用其意。

- (2) 元氣：指天地未分前混一之氣。《漢書·律曆志》：“大極元氣，函三爲一。” 渾淪：猶渾沌。指宇宙形成前的迷蒙狀態。《列子·天瑞》：“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 (3) 誠明善：《禮·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此指儒家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及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說。
- (4) 奧義：高深的含義。孔安國《尚書·序》：“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宋史·蔡元定傳》：“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
- (5) 火鏡：猶火鑑。利用陽光取火的凸鏡。
- (6) 麗天輪：日輪與月輪，猶日月。《易·離》：“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麗，附着。以上二句意謂天主三位一體，創造世界，洞徹世間萬事萬物的奧秘，有如火鏡之照物，日月之經天，全知全能。
- (7) 普地：遍地。《揚子》：“崇天普地，分群偶物。” 至教：至高無上之教。《禮記》：“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此指天主教。

這首詩上半亦寫對三位一體這一基督教基本信條的理解。意謂聖父、聖子、聖靈爲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本源，在天地鴻濛之際已作爲宇宙的主宰。宋儒理學的“太極”說雖亦企圖涵概天地萬物，卻忽略了這一本源和主宰，成爲無根之談。往日祇是從《大學》“誠、明、善”之說領略關於天地本源的某些涵義，而今纔領會到聖父、聖子同爲世間惟一真神的要諦。

十二天葩綴彩曇，⁽¹⁾ 冕旒新製母儀堪。⁽²⁾ 色從無始光中賦，香白初胎寵裏含。⁽³⁾ 奇絕一貞開寶蕊，⁽⁴⁾ 榮超萬聖簇華參。⁽⁵⁾ 何當受福朝元日，⁽⁶⁾ 瑰麗親瞻面面涵。⁽⁷⁾

- (1) 天葩：天然美麗的花。葩，草木的花。張衡《思玄賦》：“天地燁燁，百草含葩。” 彩曇：猶彩雲。曇，密佈的雲氣。楊慎《雨後兒月》詩：“雨氣斂青靄，月華揚彩曇。”
- (2) 冕旒：古代禮冠中最尊貴的一種。參閱第一首注(5)。此指聖母冠。母儀堪：謂供奉聖母像之處。母儀，猶言母範。《列女傳》有《母儀傳》。《後漢書·光武郭皇后傳》：“郭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此爲聖母的代稱。堪，通“龕”，參閱第八首注(5)。
- (3) 無始光：謂天主恩寵之光。無始，沒有起始。此指天主。利瑪竇《天主實義》一：“今吾欲擬指天主何物？曰：非天也，非地也，而其高明博厚，較天地猶甚也；非鬼神也，而其神靈鬼神不啻也；非人也，而遐邁聖睿也；非所謂道德也，而爲道德之源也。彼實無往無來，而吾欲言其以往者，但曰無始；欲言其以來者，但曰無終也。”艾儒略《三山論學記》：“蓋必有無始，而後有有始；有無形，而後能形形；有所以然，而後有其固然。……是知天地大主原在萬物之先，本爲無始，本爲無象，而實爲萬象始，爲萬有所以然者，方能化生萬物，而常爲之主。”以上二句意謂聖母端莊秀麗的儀容，由天主恩寵之光所賦予；聖母身上所散發出的清香，始於由聖靈感孕而成聖胎之時。
- (4) 寶蕊：蕊，ruǐ，花心。植物的繁殖器官。此喻聖胎耶穌。
- (5) 簇華參：謂在鮮花擁簇之中受人頂禮參拜。華，花。
- (6) 受福朝元日：指聖母昇天節。天主教節日，爲紀念傳說中的“聖母榮召昇天”。天主教在西曆8月15日舉行。朝元，道教徒禮拜神仙。白居易《尋郭道士不遇》詩：“郡中乞假來相訪，洞裏朝元去不逢。”此謂朝見天主。
- (7) 瑰麗句：謂從四面瞻仰聖母像華麗的儀容。瑰麗，珍奇，華麗。涵，包容。

這首詩詠澳中慶祝聖母昇天節的活動，亦為漁山所親歷。

總領天神⁽¹⁾

凜凜豐姿擬絕倫，⁽²⁾ 翩翩羽翼似童身。趨承太始元尊主，⁽³⁾ 總領諸天九品神。⁽⁴⁾ 威鎮火牢降一鬼，⁽⁵⁾ 恩標雲柱護多人。⁽⁶⁾ 人間不識無形妙，⁽⁷⁾ 誰向無形妙寫真？⁽⁸⁾

(1) 總領天神：又稱天使長。天主教所稱天神的總領，即聖彌額爾 (Michael, 又稱彌格爾、米迦勒)。張星曜《聖教贊銘》有《總領天神贊》及《護守天神贊》。前者云：“維神大能，智勇莫敵。盡忠大主，德純志一，討叛伏傲，弘宣武烈。天路廓清，兇魔伏鑕。教眾被擄，獲蒙神翼。火炬照引，瑪納賜食。十誠昇世，示昇天國。永護聖會，靡敢頑頹。”可參閱。天神，又稱天使。源於希臘文 ángelos，意為使者。特指天主的使者。基督教教義之一。認為天神以傳達和貫徹天主旨意為使命。在《聖經》故事中常顯現為人形。原有概念皆係男性，後世常被描繪為有翼的美麗女性。

(2) 凜凜：猶凜然。態度嚴肅、令人敬畏的樣子。《孔子家語·致思》：“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

(3) 太始元尊主：指天主。以其自天地開闢以前即為宇宙萬物的最高主宰。《聖經·新約·哥羅森書》：“他在萬有之先就有，萬有都賴他而存在。他又是身體——教會的頭；他是元始，是死者中的首生者，為使他在萬有之上獨佔首位。”故稱。

(4) 總領句：諸天九品神，古代教會傳統中有天神九級之說，分為最高類、中間類及最低類三種類型，每種各三個等級。《聖教日課》中《聖彌額爾及諸品天神禱文》：“聖彌額爾，總領天神者。聖彌額爾，護守聖教者。聖彌額爾，克勝魔鬼者。聖彌額爾，統牧靈魂者。”概括了聖彌額爾的基本職責。

(5) 火牢：指地獄。降一鬼：《聖教日課》中《向聖彌額爾天神誦》：“昔

日抑禁邪魔驕傲，使認天主至尊大能無偶。”教會傳統之說，謂天神絕大多數聖潔無瑕，忠於天主，但因其具有自由意志，亦有墮落成爲魔鬼者，是爲魔鬼的由來。而聖彌額爾具有降伏魔鬼的功能。

(6) 雲柱：《聖經·舊約》載，天主的寶座在雲柱之上。天主和天神常乘雲柱降下，保護以色列人。梅瑟率以色列人過紅海時，雲柱隨天使轉到以色列軍隊的後面停下，一面發黑，一面發光，使埃及軍隊不能接近。在西乃時，有雲彩遮蓋了會幕。幾時雲彩由會幕上升起，以色列子民就在那裏紮營。參閱《創世紀》、《戶籍紀》及《德訓篇》等。

(7) 無形妙：教會傳統之說，天神本為天主所創造的一種精神體，不具物質形體。顯現為人形實為後來衍變而成。

(8) 寫真：摹畫人物的肖像。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

護守天神⁽¹⁾

人間何處免仇傷？⁽²⁾ 大主恩施浩莫量。禍福轉移神特遣，⁽³⁾ 死生終始日須防。閻冥世宙提攜切，⁽⁴⁾ 孤厄形神侶伴良。⁽⁵⁾ 最是末期升墜際，預消魔策送天鄉。⁽⁶⁾

(1) 護守天神：天主教總領天神屬下，護守天下萬國及世人，並作為世人與天主溝通媒介的諸品天神。《聖教日課》中《聖彌額爾及諸品天神禱文》：“護守萬國，諸聖天神者。護守府州等處，諸聖天神者。護守帝王官長，諸聖天神者。護守世人，諸聖天神者。送獻人善，諸聖天神者。為人轉求賞善，諸聖天神者。為人轉求免罰，諸聖天神者。安慰憂患，諸聖天神者。先知之師，諸聖天神者。侍立天主座前，諸聖天神者。”即作為護守天神的諸品天神及其職責的概括。

(2) 仇傷：仇恨與傷害。

(3) 禍福轉移：護守天神能為人轉求賞善，為人轉求免罰，故云。

(4) 閻冥世宙：謂充滿黑暗和罪惡的現實世界。

(5) 孤厄：孤獨或困厄。此句詠護守天神為奉教徒眾之伴侶，《聖教日課》中《向護守天神誦》：“極尊天地大主神使者：從我入世至今，與我偕，須臾不離。教我善，懲我惡。抑鎮邪魔，使不得施計迷害於我。我行爾指我路，我怠爾策我勤，我憂爾慰我心。我立神功，爾獻於天主。”可為注腳。

(6) 最是二句：意謂到耶穌基督進行末日審判，得救者的靈魂將昇入天堂，不悔改者的靈魂將墜入地獄的時候，護守天神將特別繁忙，他們既要預先粉碎魔鬼的不軌圖謀，又要把得救者的靈魂護送到天國。《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默存公審判之賞罰：“當想吾主基利斯多，大顯尊威，赫然降來，九品天神扈從排列，十字架聖號見於空中。眾惡者一見吾主威嚴，震發聖怒，專罰眾惡，號哭喧天。”亦載護守天神協助末日審判之事。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吳歷》：“先是歷未入教時所繪諸畫，間有涉及迷信者，……為贖前罪，乃作讚美天主、聖母、天神、聖體諸詩歌。”漁山自幼領洗，“未入教”應為“未入會”之誤。此說可為前錄有關諸詩之作略備一解。

七克頌⁽¹⁾

克 傲

傲惡知何似？⁽²⁾ 驕獅不可馴。⁽³⁾ 雄心誇有物，⁽⁴⁾ 俯目視無人。⁽⁵⁾ 幾日凌雲氣，⁽⁶⁾ 千秋委地塵。爭如勤自克，萬德一謙真。⁽⁷⁾

(1) 共七首。標題據《寫憂集》卷末《附錄》補入。七克：書名。明末西班牙耶穌會士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jfa)著。初刊於萬曆三十二年，

楊廷筠等為作序，後被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又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2) 傲惡：由倨傲而引起的罪惡。龐迪我《七克·伏傲》：“傲如猛獅，以謙伏之。”“傲者，過分之榮願也。”陽馬諾《聖經直解·封齋後第一主日》：“輕人，重己，獵名，多爭，不讓，好勝，過侈等，皆倨毒泉之派也。”

(3) 驕獅：喻傲氣十足的人。

(4) 誇有物：謂以有學識才藝自誇。物，與“我”相對的他物。《易·繫辭》：“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5) 俯首：低頭。此謂低頭而視。

(6) 凌雲氣：凌雲，高入雲霄。也用來喻志氣高超。《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

(7) 萬德句：《七克·伏傲》：“聖厄勒略曰：傲為百罪之王，一入於心，罪惡萬端。……惟傲反謙，謙為萬德根，根毀矣，德安積？故傲雖一罪，萬罪總焉。”“謙者何？自居賤，自居下也。……謙心者，注美德美智之器也。他器愈注愈滿，此器愈注愈虛，故愈注愈容。他德長，謙德與俱長，德愈實。”《聖經直解·耶穌建定聖體瞻禮》：“謙德，天堂之梯也。階有三，第一近地，伏於高者是也；第二在中，伏於等者是也；第三近天，伏於下者是也。”

《七克》一書的主旨，謂天主教義以昭事天主、愛人如己為大旨。然人因私慾而欲富欲貴欲逸樂，遂生私慾七罪：一謂驕傲，二謂嫉妒，三謂慳吝，四謂忿怒，五謂迷飲食，六謂迷色，七謂懶惰於善。不能克伏七罪，即無所謂愛人；不能愛人，便談不上昭事。克伏七罪的方法為：以謙伏傲，以仁平妒，以施解貪，以忍息忿，以澹寒饕，以貞防淫，以勤策怠。(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52-54)

這首詩的大意，謂倨傲之人，有如驕獅，恃才傲物，目中無人。平生不可一世，能有幾日？到頭來終化為塵埃。不如時時自克，力戒驕傲，以謙虛為萬德之首。

克 吝⁽¹⁾

貪惡知何似？⁽²⁾癡猴握固然。⁽³⁾解囊眉早皺，拜賜色爭妍。⁽⁴⁾卒世饒千算，終期但兩拳。⁽⁵⁾爭如勤自克，心惠破慳錢。⁽⁶⁾

- (1) 克吝：克伏鄙吝之習性。吝，顧惜，捨不得。《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後多指對財物而言。顏之推《顏氏家訓·治家》：“吝者，窮急不恤之謂也。”
- (2) 貪惡：由貪財而引起的罪惡。《七克·解貪》：“貪如握固，以惠解之。”“貪吝者何？無度之財願也。”陽瑪諾《聖經直解·封齋後第一主日》：“心暗，不憐，多聚，握固，不施等，皆貪腐木之枝也。”
- (3) 癡猴句：謂既癡且點，固執其鄙吝之性。猴性點，故以癡猴喻癡點相兼。
- (4) 解囊二句：欲其解囊周人窮急，早已愁眉不展；一見他人拜訪餽贈，則又喜形於色。
- (5) 卒世：終世，一世。終期：死期。以上二句意謂一生算計無數，到頭來卻兩手空空。
- (6) 心惠句：謂慷慨大方，樂施恩惠，纔是破除鄙吝之性的關鍵。慳，省儉，吝嗇。

克 淫

淫惡知何似？⁽¹⁾流情水決溪。⁽²⁾乍污顏尚赧，⁽³⁾稍縱

意全迷。獸行叢多指，⁽⁴⁾神監逼暗閨。⁽⁵⁾爭如勤自克，貞德是金隄。⁽⁶⁾

- (1) 淫惡：由淫慾而引起的罪惡。
- (2) 流情：放縱的情慾。朱熹《擇之所和生字韻語極警切次韻謝之兼呈伯崇》詩：“不是譏訶語太輕，題詩只要警流情。”《七克·坊淫》：“淫如水溢，以貞坊之。……淫者何？樂穢娛而不自禁之勢也。……淫情著中，不容更出他念，急急赴之，如堤崩水溢。”
- (3) 顏赧：因慚愧而面赤。
- (4) 叢多指：衆多的指摘。叢，衆多，繁雜。
- (5) 神監：不少宗教謂神對人在道德行為上的監臨，目的在造成信徒對神靈的敬畏，使其行為符合神的旨意。《聖經·舊約·德訓篇》：“犯奸淫的人心裏說：‘誰能看見我？黑暗籠罩着我，牆壁遮蔽着我，沒有人能看見我，我還怕甚麼？至高者決不會記念我的罪惡。’……他祇怕人的眼目，他不知道上主的眼目，比太陽還要光亮萬倍。”此用其意。
- (6) 貞德：堅貞的德操。《七克·坊淫》：“身貞心貞，貞乃為德。身貞心淫，非貞德，乃貞貌矣。……絕色者，志克己，滅形娛，以感天主。潔心修道，事天主，還償前罪之責，乃貞德大績也。”金隄：如金堅之堤。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柏梁展朝宴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

這首詩謂淫慾如洪水決堤，一經放縱，迷途難返，雖在深閨暗室，亦有神靈監臨，最終難逃天罰。不如時時自克，築起貞德的金堤。

克 忿⁽¹⁾

忿惡知何似？風狂火舉熒。⁽²⁾無端纔有觸，誓死不相饒。⁽³⁾豈是輕三尺，居然患一朝。⁽⁴⁾爭如勤自克，常用太

和澆。⁽⁵⁾

- (1) 忿：憤怒，怨恨。
- (2) 火舉燹：火迅速燃起烈焰。燹，火焰，喻勃然大怒。《七克·熄忿》：“忿如火熾，以忍熄之。”“怒者何？復讎之願也。”陽瑪諾《聖經直解·封齋後第五主日》：“怒勢如火，加薪則燃，去薪則滅。”
- (3) 無端二句：本來無緣無故，祇是偶有所觸，便視為深仇大恨，誓死不肯相饒。
- (4) 三尺：古代把法律刻寫在三尺長的竹簡上，故稱法律為三尺。《史記·杜周傳》：“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以上二句意謂並非輕視三尺之法，卻居然在一朝之間釀成終生禍患。
- (5) 太和：古代指陰陽會和、沖和的元氣。《易·乾》：“保合大和，乃利貞。”《疏》：“以能保安會合大利之道，乃能利貞於萬物。”大，同“太”。馬融《廣成頌》：“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物也。”

克 妬⁽¹⁾

妬惡知何似？平流忽起波。⁽²⁾高才容我獨，好事恨人多。咄咄偏相逼，⁽³⁾睚睚奈若何？⁽⁴⁾爭如勤自克，一怨百無他。⁽⁵⁾

- (1) 妬：妬嫉。見人有善而忌恨。妬，同“妒”。王符《潛夫論·賢難》：“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荀子·不苟》：“（小人）不能，則妬嫉怨讎以傾覆人。”《七克·平妬》：“妬者何？人福之憂，人禍之樂是也。妬者，傲之密侶。相求不離，計念人惡，訾毀人非，幸人之有災。凡此諸惡，皆妬之流也。”陽瑪諾《聖經直解·封齋後第三主日》：“夫妬者，見人利善，宜喜而憂，宜慶而痛，宜愛而讐，異哉！”
- (2) 平流：平靜的流水。徐廣《鈞賦》：“投芳餌於纖絲，濯長綸於平流。”《七克·平妬》：“妬如濤起，以怨平之。”
- (3) 咄咄相逼：猶咄咄逼人。形容氣勢使人驚懼。羊欣《采古來能書人

名》：“（王修）善隸行，與（王）羲之善，故殆窮其妙。……子敬每省修書，云‘咄咄逼人’。”子敬，羲之子獻之。此句謂故意擺出咄咄逼人的氣勢。

- (4) 睚睚句：睚睚，側目相視。表示忿恨的神態。《孟子·梁惠王》：“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睚睚胥讎，民乃作慝。”《聖經直解·封齋後第三主日》：“妬害雖多，苦心勞慮，而妒者先受罰，是其第一害也。”
- (5) 一怨句：謂除了一個“怨”字，別無其他選擇。怨，寬容。《論語·衛靈公》：“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克 饜⁽¹⁾

饜惡知何似？溟墟吸衆流。⁽²⁾萬錢難下箸，⁽³⁾一笑為擎甌。⁽⁴⁾直待腹相負，⁽⁵⁾方知軀是仇。⁽⁶⁾爭如勤自克，甘節德之儔。⁽⁷⁾

- (1) 饜：貪婪，貪財。《莊子·駢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後人亦謂貪食曰饜，蘇軾有《老饜賦》。此謂後者。《七克·塞饜》：“饜者何？食飲無節之嗜也。”
- (2) 溟墟：溟，海；墟，同圩，音 wéi。江淮地區周圍防水的堤。又指有堤圍住之處，如圩田。此蓋以溟墟喻慾壑。《七克·塞饜》：“饜如壑受，以節塞之。”
- (3) 萬錢句：《晉書·何曾傳》：“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下箸，下筷夾菜餚。
- (4) 擎甌：擎，舉，向上托；甌，盆盂類瓦器。沈約《六憶詩》：“含哺如不飢，擎甌似無力。”此喻食量很大。
- (5) 腹相負：謂大腹便便，行動成為負累。
- (6) 軀是仇：謂豐養形軀，以致成為靈神道義的仇敵。《七克·塞饜》：“義思道行，悉由靈神生。邪思回行，由形軀生。……豐養形軀者，兼養其情欲。形軀增強，其邪情回行，日繁日盛。靈神替弱，其善念義行

日少日微矣。”

(7) 甘節：對美味濃厚的食品採取節制。甘，甘肥。德之儔：德行之伴侶。《七克·塞饜》：“人食飲以養身，俾有力以輔神於善，意合上帝之意。食飲為德，且必不過節，身王而德建矣。若食飲圖樂，意悖上帝之意，即食飲為非義。且必過節，身強與心德咸銷矣。”“食飲淡泊，淫欲發微。食飲豐厚，淫欲發猛。人減薄食飲，可以消形之邪氣，護形之強，猶當為之，矧可以消心之貪淫，護其精靈哉！”“口腹之嗜，以節克之。淡薄自足，貪吝之根則斷，雖貧亦安矣。淫欲之火，以饜為薪。饜既克，淫欲自滅也。故節謂之貞德之旌。”

克 怠⁽¹⁾

怠惡知何似？鴛駘負主恩。⁽²⁾ 有軀安豢養，⁽³⁾ 無志望騫騰。⁽⁴⁾ 神業難期頓，⁽⁵⁾ 流光欲若奔。⁽⁶⁾ 爭如勤自克，振策入修門。⁽⁷⁾

(1) 怠：鬆懈，懶惰。《書·大禹謨》：“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聖經直解·封齋後第二主日》謂逸樂為“形之快樂”，“五司之資是也。如喜聞遊縱覽，恒戀美景。如喜聞穢曲、邪詩、淫樂、譽言、諛詞。如喜嗅清香馥郁。如喜美味、饜食、貪飲。如喜肆邪慾，溫衣柔服皆是也。”懈怠於善為佚樂的惡果之一。

(2) 鴛駘：鴛與駘，皆劣馬。宋玉《九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鴛駘而取路。”《七克·策怠》：“怠，如鴛疲，以勤策之。……怠者何？德行之厭憂也。恣諸欲，自諉不能，善無恆毅，須暇閑遊，多寐，皆其支也。”

(3) 豢養：飼養牲畜。此喻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4) 騫騰：飛昇。杜甫《贈崔十三評事公輔》詩：“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寫憂集》作“騰騫”。

(5) 神業：侍奉神的事業。期頓：望其停頓。

(6) 流光：時光易逝，故稱光陰為流光。李白《古風》詩：“逝川與流光，飄

忽不相待。”

(7) 振策：振衣策杖，喻決然而行。陸機《赴洛道中作》：“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李白《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因有此贈》詩：“聞此期振策，歸來空閉關。”修門：謂焚修之門。

這首詩勸人以勤策怠，焚修神業，勿負主恩。明末黃問道《闢邪解》謂龐氏《七克》，祇得克復粗跡，與孔子告顏子之旨大相徑庭。孔子“以仁為宗，以禮為體。禮存則不仁自退，禮復則非禮自除”（徐昌治訂《聖朝破邪集》五）。清康熙間納蘭性德《淶水亭雜識》則稱：“西人長於象數，而短於義理。有書名《七克》，亦教人作善者也。尊其天主為至極。而謗佛又全不知佛道。”（《通志堂集》一六）可謂見仁見智，而離不開中國文化的眼光。漁山欲接受這一教義，必須克服由於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間的差異而造成的障礙。

贈前輩道友

出世襟懷絕世姿，⁽¹⁾ 翩翩儒雅亦吾師。吳淞花鳥虛詩本，⁽²⁾ 古蘊星霜立道基。⁽³⁾ 身外今知天爵貴，⁽⁴⁾ 耳中別有鐸音奇。何時一句銘心語，化我堅頑骨肉皮？⁽⁵⁾

(1) 出世：宗教徒以人間世為俗世，脫離人世的束縛，稱出世。《南齊書·顧歡傳》：“孔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絕世姿：冠絕當代，並世無雙之風姿。絕世，葛立方《韻語陽秋》：“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

(2) 吳淞：江名。太湖最大的支流。又名笠津、松陵江、松江、吳江、蘇州河。自太湖東北流經吳江、吳縣、崑山、青浦、松江、上海、嘉定，匯合黃浦江入海，江口稱吳淞口。此以吳淞為松江（今上海）一帶的代稱。

詩本：詩的本原。蘇軾《僧清順新作垂雲亭》詩：“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

(3) 古薊：古老的薊地。薊，本稱薊。周武王封堯之後於此。其後燕併薊，為燕都。因城西北有薊丘而得名。薊門煙樹為燕京八景之一。故以古薊為京師的代稱。道基：修道之基。利瑪竇《天主實義》第三篇：“所以言人魂為神，不容泯滅者，因有此理，實為修道基焉。”

(4) 天爵：自然的爵位。《孟子·告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此指天主教的品秩。

(5) 堅頑：堅硬而頑固。白居易《寄微之》詩：“誰知太守心相似，抵滯堅頑兩有餘。”

漁山有一批志同道合的道友，在學業上互相勉勵請益，其詩中屢有詠及。這位前輩道友以蕭然世外之襟懷，冠絕當世之風姿，與漁山一樣早年崇奉儒學，在上海一帶頗有詩名，遊歷京師時成為天學修士，如今已晉陞司鐸，天學造詣頗高。這位在儒學和天學上被漁山視為亦師亦友的人物，很可能亦是一位托身天學的明遺民。

七十自詠(四首)⁽¹⁾

予學道未成，追前年月，痛惜虛度。茲用坡翁“甲子重來又十年”為首句，⁽²⁾遂成四律，以為後揚。

甲子重來又十年，山中無曆音茫然。⁽³⁾吾生易老同枯木，⁽⁴⁾人世虛稱有壽篇。⁽⁵⁾往事興亡休再問，光陰分寸亦堪憐。⁽⁶⁾道修壯也猶難進，何況衰殘滯練川？⁽⁷⁾

(1) 李林輯刊《墨井集》附於《三巴集》末，原名《七十》。《陳垣史學論著選》頁417—418作《七十自詠》，茲從後者。

(2) 甲子重來又十年：為蘇軾《己丑除日》之句，原詩云：“閱遍時人身亦

老，卷殘舊曆意茫然。髭鬚白盡無添處，甲子重來又十年。酒儉不容時一醉，堂成且喜夜安眠。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後賢。”見《樂城集》第三集二。原序謂為東坡句，不確。

(3) 山中：喻隱居之處。曆：曆本。原作“歷”。排列月日時令節候的書。太上隱者《答人》詩：“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又貫休《山居詩》：“但見山中常有雪，不知世上是何年。”

(4) 枯木：壞木頭。孫綽《喻道論》：“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

(5) 虛稱：虛言宣稱。壽篇：猶壽序，祝壽的文章。

(6) 光陰分寸：猶分陰、寸陰，極短的時間。王隱《晉書》：“(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7) 道修二句：《左傳》文十年載鄭大夫燭之武退秦師事，燭之武辭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此化用其意。

這四首詩為漁山於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七十壽辰時作，其時詩人在嘉定。

甲子重來又十年，破堂如磬尚空懸。⁽¹⁾蟲秋四壁鳴還歇，漏雨三間斷復連。⁽²⁾不願人扶迎貴客，久衰我夢見前賢。牀頭囊橐都消盡，求舍艱難莫問田。

(1) 磬空懸：猶懸磬。又作懸磬。形容空無所有，喻極貧，詳見《漢昭、上游二子過虞山郊居》第一首注(8)。

(2) 蟲秋二句：秋天裏，頹敗的四面牆壁傳出時鳴時歇的蟲聲；雨天時，三間房子的屋頂漏雨有時連成水綫，有時滴個不停。

漁山雖然在宗教信仰上皈依天主教，但其思想中仍存在着儒家安貧樂道、獨善其身的觀念。祇不過所樂的已非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之道，而是代表西方文化的天學之道。從這首詩可知，

其所處的生活環境，較孔子讚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的情形並無二致。所不同的是陋巷變成了破堂。久衰句之典則出《論語·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祇是詩人所說的“前賢”，已不是周公、孔子等儒家先哲，而是耶穌會諸先輩或徐光啓等教中先賢。求舍問田或作求田問舍，典出《三國志·魏書·陳登傳》，劉備責許汜曰：“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採。”許汜嗜小利而忘大志，為劉備和陳登所恥。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詞云：“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詩人雖化用舊典，其安貧樂道、志潔行芳的形象不披自見。

陳垣先生評不願句稱：“宋犖撫蘇十四年，號稱振拔名流，總持風雅，一時詩人畫客奔湊其門，然先生與犖無一畫一詩相酬答。先生《七十》詩所謂‘不願人扶迎貴客’，蓋有所指也。”（《年譜》下，頁43）宋犖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丘人。早年與漁山曾有往還，康熙元年（1662），漁山作倣范寬《松林煙岫圖》以應其索畫（參閱《詩鈔補遺》）。然其三十一年至四十四年（1692-1705）任江寧巡撫時，卻未見與漁山往還之跡。易宗夔謂其撫吳時，“嘗修滄浪亭，刻《滄浪小志》，又修唐伯虎墳，然施政多不恤輿情處。其撫署東西兩轅門，榜曰‘澄清海甸’、‘保障東南’。時有加三字成聯句云‘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墳’”（易宗夔《新世說》七《輕詆》）。漁山對“貴客”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百姓的愛憎。

甲子重來又十年，飄然久不去琴川。⁽¹⁾堂前墨井水依在，屋後桃溪花自妍。⁽²⁾懶讀有孫應長大，廢耕無役少煩煎。兩兒如願隨修業，⁽³⁾卻愛傳家道氣全。⁽⁴⁾

- (1) 琴川：指詩人常熟故里。
 (2) 花白妍：謂鮮花不管是否有人欣賞而自行開放。妍，美好。
 (3) 修業：經營產業。《史記·貨殖傳》：“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此指出家修道，獻身教業。
 (4) 道氣：向道的氣氛。元稹《開元觀閑居酬吳十矩侍御三十韻》：“靜習狂心盡，幽居道氣添。”

詩人在嘉定忙於傳道，已經很久未返回常熟故里了。堂前墨井，屋後桃溪，墨井草堂故宅常縈夢寐。對懶於讀書、不修舉業的兒子，詩人並無責備之意，祇是念着他這時應該長大了。田園荒廢，不事耕作，詩人亦不覺得可惜，因為這樣可免重賦的煎熬。年屆古稀的詩人，對家事的惟一牽掛，是期望兩個兒子能像他當年一樣斬斷塵緣，出家修道，遂其以天學傳家之願。

甲子重來又十年，道行此地少安眠。⁽¹⁾夕朝奮理遊荒徑，⁽²⁾俯仰搜觀坐井天。⁽³⁾對雪未忘驢背上，⁽⁴⁾思山常念翠池邊。⁽⁵⁾而今啖蔗無多齒，⁽⁶⁾自笑粗知老味全。

- (1) 道行此地：謂行教於嘉定。
 (2) 夕朝句：陶潛《歸園田居》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此寓其意，喻傳道之艱難。
 (3) 俯仰句：謂上下求索，探尋教理。觀坐井天，喻所見狹小。韓愈《原道》：“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劉克莊《用居厚弟強甫韻》：“退之未離乎儒者，坐井觀天錯議聃。”此為自謙語。
 (4) 對雪句：孫光憲《北夢瑣言》：“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相國，指唐鄭綮。此句謂窮與忙之中未忘吟詠。

(5)思山:思念故山。 墨池:指言子墨井。

(6)啖蔗:又作噉蔗。食甘蔗。《世說新語·排調》:“顧長康(愷之)噉甘蔗,先食尾。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結聯“而今啖蔗無多齒,自笑粗知老味全”二句,以衰年暮齒,自道平生悟道的滋味,得雋永談諧之妙,令人絕倒。

卷三 三餘集⁽¹⁾

半桐吟

北窗有桐樹,⁽²⁾蠹朽將半空。未肯溝底腐,胡爲爨下俱?⁽³⁾遇斲名焦尾,⁽⁴⁾直與太古通。⁽⁵⁾初含西妙響,⁽⁶⁾再奏道徂東。⁽⁷⁾音聲一何正,雅化殊不窮。⁽⁸⁾奈何瓊臺上,⁽⁹⁾箏品樂未終。⁽¹⁰⁾

(1)三餘集:原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有抄本一冊,乃民國初年徐宗德所抄錄,後由宗德弟司鐸宗澤發表於《聖教雜誌》第二六卷第八期(1937年8月)。1967年10月,方豪先生赴香港參加徐誠斌主教祝聖典禮,牟潤孫教授告以某君藏有《墨井道人詩稿》,約期往觀,並承借閱一日以遍示各主教。《詩稿》精裝成帙,有名收藏家蔣毅孫題字:“《三巴集》三十首、《三餘集》八十九首。……此墨井六十以後手寫清稿,雖非全豹,至可珍貴。”方豪先生從陳綸緒司鐸借得李刻《墨井集》,又從某修士借《三餘集》抽印本,窮一夜之力爲之對校,後撰成《吳漁山先生三巴集校釋》及《吳漁山先生三餘集校釋》兩文,前者初刊於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一卷第三期(1968年1月20日),後者初刊於臺北《現代學苑》第四卷第十二期(1967年12月10日)。後併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及《吳漁山(歷)研究論集》。而《詩稿》以索價過昂,當時未能成交。後由香港藝術館購藏,1986年香港區域市政局出版該館

館長譚志成先生所著《清初六家與吳歷》，詩稿影印載入該書頁352-361。

- (2) 北窗：北面之窗。《晉書·陶潛傳》：“高臥北窗，自謂羲皇上人。”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值一杯水。”
- (3) 爨下：謂竈下燒剩的良木。元好問《短日》詩：“零落溝中斷，酸嘶爨下音。”
- (4) 焦尾：焦尾琴。《後漢書·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 (5) 太古：遠古，上古。《禮·郊特牲》：“太古冠布。”《注》：“唐虞以上曰太古也。”此謂太古之音。
- (6) 西妙響：美妙動聽的西音。妙，原作“妙”。西音，古時謂西方的樂歌，《呂氏春秋·音初》：“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注》：“西音，周之音。”
- (7) 道徂東：謂琴曲之意轉為東方樂歌。
- (8) 雅化：高雅的教化。《晉書·華譚傳》：“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勸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
- (9) 瓊臺：夏帝癸的玉臺。也泛指華美的樓臺。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石勒》續咸諫：“迨夏商之瓊臺、瑤陸，楚章華，秦阿房，資財內竭，華夷外叛。”上：刊本作“下”，據《詩稿》改。
- (10) 箏瑟：古樂器。箏，古有彈箏，搗箏，今均失傳；瑟，琵琶。黃庭堅《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滿堂洗盡箏瑟耳，請師停手恐斷弦。”古人認為琴比箏瑟高雅，箏瑟之聲為俗樂。以上二句借箏瑟奏於瓊臺之上，感歎雅樂正聲被屏棄不用。

牧羊詞⁽¹⁾

渡浦去郊牧，⁽²⁾紛紛羊若何？肥者能幾群？瘠者何

其多！⁽³⁾草衰地遠似牧遲，⁽⁴⁾我羊病處惟我知。前引唱歌無倦惰，⁽⁵⁾守棧驅狼常不臥。⁽⁶⁾但願長年能健牧，⁽⁷⁾朝往東南暮西北。

- (1) 牧羊：方豪《釋》：“羊指教友，牧羊指照顧教友。”又氏《再論王石谷與天主教的關係》：“耶穌在四福音記載中，時喜以牧人自居，稱門人為羊，後世遂亦以羊喻教友。”
- (2) 渡浦：渡過黃浦江。與下首詩題“渡黃浦”意同。
- (3) 肥者、瘠者：方豪《釋》：“肥羊指虔誠者，瘠羊指冷淡者。”又氏《再論王石谷與天主教的關係》：“可見漁山時代冷淡的教友已不在少數。”
- (4) 草衰句：方豪《再論王石谷與天主教的關係》：“漁山把這原因（教友冷淡）歸之於談道太少（‘草衰’）以及傳教士所負責照管的堂區太多，所以訪問教友的次數也未免相對減少（‘地遠牧遲’）。”
- (5) 倦惰：猶倦怠。懈怠，厭倦。《南齊書·虞玩之傳》：“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曰：‘……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為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聵轉積。’”
- (6) 守棧驅狼：棧，養牲畜的木柵，此借看守羊棧喻保護教友，抵禦外教的侵害。
- (7) 健牧：健康而勤於放牧。

《聖經·新約·若望福音·耶穌是善牧》載，耶穌對門徒說：“（人進羊圈）由門進去的，纔是羊的牧人。看門的給他開門，羊聽他的聲音，他按着名字呼喚自己的羊，並引領出來。當他把羊放出來以後，就走在羊前面，羊也跟隨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默存耶穌復活第八見：“耶穌問伯多祿曰：‘爾愛我乎？’答曰：‘愛。’耶穌再三問，伯多祿曰：‘吾主無所不知，則亦知我之愛也。’耶穌囑曰：‘今而後牧我羊。’此即付之教主之位矣。”參閱《聖經·新約·若望福音·委托羊群給伯多祿》。

皆為牧羊之典據。《三餘集》中有關“牧羊”之作頗多，這首詩真切而形象地描寫了詩人晚年的傳道生涯，反映了這位不辭辛勞的“牧羊人”晚年的精神境界。

渡黃浦⁽¹⁾

潮初來，客滿渡船不敢開。勢若雨衝萬騎過，海魚擲起鳥驚墮。我因顧病向浦東，⁽²⁾欲往正值秋潮大。⁽³⁾潮大如山即衰矣，人事如潮那能止？紛紛爭渡去復來，歌雜悲啼櫓聲哀。不知鑿此初何意？隨設險危於其地。莫為重利輕是波，風波名利兩應避。須臾潮平落照濕，⁽⁴⁾兩三舟子沙間立。⁽⁵⁾招我登舟不及停，卻恐病轉人危急。⁽⁶⁾渡浦渡浦莫遲誤，來朝顧病浦西路！

(1)黃浦：水名。源出浙江嘉興縣境。受三泖諸水，東流經松江、金山諸縣，至上海東北，合吳淞江入海。相傳為戰國楚春申君黃歇所開鑿，故亦名春申浦，又名黃歇浦。《明史》稱大黃浦。清以來通稱黃浦江。

(2)顧病：方豪《釋》：“乃江南一帶教會習用名詞，指舊所云終傅聖事也。”終傅，意為終極（指臨終時）敷擦“聖油”。在教徒年邁或病危時，由神甫用經主教祝聖的橄欖油敷擦病人的耳、目、口、鼻和手足，並誦念祈禱經文，認為借此賦恩寵於受敷者，減輕其形神困苦，赦免罪過。

浦東：地名。其地約當今上海市黃浦江以東。

(3)秋潮：海潮漲落以秋天為大，故稱。高啓《秋江曲送顧使君》詩：“秋江月滿秋潮大，江上行人待潮過。”黃浦江經吳淞口入海，受潮汐影響尤為明顯。

(4)須臾：片刻。詳見《挽王煙客夫子》第七首注(1)。落照：猶夕照。落日之光。杜牧《洛陽長句》：“橋橫落照虹堪畫，樹鎖千門鳥自還。”

(5)舟子：船夫。《詩·邶風·匏有苦葉》：“招招舟子，人涉印否。”釋齊

己《江行早發》詩：“舟子相呼起，長江未五更。”

(6)人：刊本作“人”。據《詩稿》改。

潮大如山以下八句抒寫詩人的感慨。詩人從黃浦江上的大潮中渡江的人潮，聯想到世俗為名利所累而履險蹈危，在苦海中飽受煎熬，從而以其世外高人的生活體驗，向世人發出“風波名利兩應避”的忠告。

瓶梅既落復放，新葉嫩綠可愛，為惠于沈子紀奇⁽¹⁾

伯氏尋梅出城郭，⁽²⁾首過山園又村落。竊念家居仲苦吟，⁽³⁾歸折一枝供寂寞。雪後山中梅已殘，鐵幹橫斜放葉難。⁽⁴⁾那知瓶插南枝異，⁽⁵⁾碧玉裁成葉早看。⁽⁶⁾來題詩客驚無住，⁽⁷⁾愛君兄弟綠陰處。好共聽鷓鴣未歸，⁽⁸⁾擬圖新影紀奇去。

(1)瓶梅：插於瓶中的梅花。楊萬里《小瓶梅花》詩：“蕭蕭只隔窗間紙，瓶裏梅花總不知。”惠于沈子：刊本誤作“惠子沈子”。據《詩稿》及下錄《懷姑蘇沈惠于》詩、《題上洋留別圖》改。據比利時學者高華士載，在魯日滿主持蘇州、常熟教務時，有 Sie Chao fu 其人，教名格雷高利(Gregorius)，與其妻同為蘇堂管理人，接受魯氏的津貼，被稱為著名的教堂司事。有弟 Sie Nim fu。(Noël Golvers, *François de Rougemont, S. J., Missionary in Ch'ang-shu: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and the Elogium*, pp. 66, 68, 270, 278, 350, 435.) 應即沈惠于。

(2)伯氏：哥哥。《詩·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壘，仲氏吹篪。”《箋》：“伯仲，喻兄弟也。”壘，篪，皆樂器。

(3)仲苦吟：刊本誤作“伸苦吟”。方豪《校》：“‘伸苦吟’為‘仲苦吟’之訛。首句曰‘伯氏’，故此處稱‘仲’，是也。”仲，仲氏，弟。苦吟，反覆

吟誦，雕琢詩句。杜牧《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祜》詩：“仲蔚欲知何處在，苦吟林下拂詩塵。”

- (4) 鐵幹：樹木呈鐵色的老幹。鐵呈黃褐色，故稱樹的老幹為鐵幹。鄭俠《再到吳子野歲寒堂》詩：“鐵幹偃虬龍，雲峰自巖壑。”
- (5) 南枝：南向的樹枝。《日帖》：“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南枝向陽，花葉一般較早抽放。
- (6) 碧玉：青玉。此喻嫩葉。賀知章《詠柳》詩：“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此隱括其意。
- (7) 來題詩客：詩人自指。驚無住：驚訝不已。
- (8) 聽鸝：傾聽黃鸝悅耳的叫聲。

石庭日晷⁽¹⁾

敬一堂西左，⁽²⁾花樓前之石庭，刻成爲日晷。其下石筍聳立，頂上有鐵綫，曲懸小球，每膳前後行走，測驗其影。

愛此日晷鑿地成，樓前測驗便且明。石庭俯視球影午，廚下飯香鐘自鳴。⁽³⁾膳後談天步履熟，⁽⁴⁾踏破莓苔秋更綠。⁽⁵⁾較分節序在須臾，⁽⁶⁾轉腳光陰方寸促。⁽⁷⁾西東字樣硃填好，落葉紛侵常用掃。老我天文學未能，徒羞鬢髮如霜草。⁽⁸⁾占測雖地猶可喜，⁽⁹⁾不在欽天監局裏。⁽¹⁰⁾

- (1) 日晷：古代測日影定時刻的儀器。秦漢時已流行於民間。《漢書·藝文志·曆譜》有《日晷書》三十四卷。此應爲西洋教士所製。
- (2) 敬一堂：方豪《釋》：“敬一堂爲上海天主堂名，成立於明季，有小規模天文臺，爲潘國光(Brancati)所創。日晷有西字，又有自鳴鐘，在當時可謂西化已甚矣。”潘國光，意大利人，耶穌會士，崇禎十年到上海傳教。十五年，在徐光啓孫女瑪爾弟納的幫助下，購得城內安仁里北（今南市區梧桐路）世春堂。“改其堂曰敬一，重加修葺，與舊日異矣”（葉夢珠《閩世編·居第》）。參閱徐宗澤《上海老天主堂史要》。

- (3) 石庭二句：當從石庭上俯視，日晷上曲懸的小球影子達於正午的位置時，自鳴鐘聲隨即響起，廚房中飄出陣陣的飯香。
- (4) 談天：言天，談論天文。《晉書·天文志》：“自虞喜、虞聿、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
- (5) 莓苔：青苔。孫綽《遊天台山賦》：“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
- (6) 節序：節令的順序。杜甫《立秋後題》詩：“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
- (7) 方寸促：方寸，指心。《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此謂對着日晷，更容易感到流光飛逝，時不我待，心中不禁產生迫促之感。
- (8) 霜草：經霜的草。李白《覽鏡書懷》詩：“自笑鏡中人，白髮如霜草。”此寓其意。
- (9) 占測：觀測天象。《宋史·天文志》：“錄其推步大較，與占測之有徵者，並採諸儒所記類附之，示鑒戒焉。”雖地：疑爲“錐地”之誤，謂雖然僅有立錐之地。
- (10) 欽天監：官署名。掌管天文、曆法等。歷代多設置，名稱不同。周有太史，秦漢以後有太史令，隋設太史曹，唐設太史局，宋元爲司天監，明清稱欽天監。參閱《文獻通考·職官·秘書監》及《清續文獻通考·職官·欽天監》。清廷重視西洋曆法，在欽天監中設西洋監正、監副之職，由西洋教士擔任。順治、康熙年間，精通天文曆法之西士，時時自澳門檄取入監。故此句云云。

舊沙漏⁽¹⁾

金沙映玻口，⁽²⁾漏盡還知否？無關舊與新，所願應鐘
上⁽³⁾一倒去一時，歲月能幾有？迢迢靜默中，⁽⁴⁾颯颯談

經後。⁽⁵⁾藉爾健無停，超然神樂久。⁽⁶⁾

(1)沙漏：古計時器之一種。用瓶或壺裝沙，按沙下漏之量以計時。

(2)玻口：玻璃瓶口。

(3)應鐘走：謂與鐘聲相應，計時無差爽。

(4)迢迢：漫長貌。《元曲選·神奴兒》：“夜迢迢，星耿耿，忽的陰，忽的晴。”靜默：謂默禱，或默誦經卷。方豪《釋》：“或係指默想。”

(5)颯颯：形容疾速。高啓《太湖》詩：“茫茫雁飛遲，颯颯帆度速。”談經：談論經義。戴叔倫《寄禪師寺華上人次韻》詩：“白晝談經罷，閑從石上眠。”

(6)超然：離世脫俗貌。《老子》：“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方豪《釋》：“‘談經’、‘神樂’皆教會名詞，漁山用來極熟，非偶然也。”詩末“藉爾健無停，超然神樂久”二句，將傳道生涯與用於計時的舊沙漏聯繫起來，具見詩人晚年傳道的熱心及時不我待之感。

試觀千里鏡⁽¹⁾

自分潛修不出廬，⁽²⁾窗前草色任秋蕪。⁽³⁾未忘故舊黃花處，⁽⁴⁾此鏡懸看得也無？

(1)千里鏡：望遠鏡的舊名。屈大均《澳門》詩：“窺船千里鏡，定路一盤針。”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澳蕃篇》：“器用有天文器、兵器、樂器。……有千里鏡，可見數十里外。”

(2)自分：分，甘願，料想。《漢書·李廣、蘇建傳》：“自分已死久矣。”此謂自甘。潛修：潛心修行。

(3)草色任秋蕪：謂任憑叢生的草經霜而枯黃。蕪，叢生的草。顏延之《秋胡詩》：“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4)黃花：菊花秋開，秋令在金，故以黃色為正。因稱黃花。李白《九日龍山飲》：“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

孟浩然《過故人莊》句云：“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漁山閉戶潛修，而思念故友，未能赴故舊九日黃花之會，卻希望從西洋千里鏡中，見到歡會的情景。可謂信手拈來，得未曾有。

謝惠鼻煙⁽¹⁾

病因口腹累無休，⁽²⁾徧覓醫方得遠儔。⁽³⁾未驗是煙能療治，但令鼻孔亦饜求。⁽⁴⁾

(1)鼻煙：拌和藥材碾成粉末從鼻孔吸入的一種煙。相傳明萬曆間由利瑪竇傳入中國。清代西洋海船屢有運來，往往被作為貢品或送給達官貴人的禮品。參閱王士禛《香祖筆記》及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對外貿易·鼻煙》。此蓋由西洋教士所贈。

(2)病因口腹：口腹，飲食。《後漢書·周燮、黃憲傳序》：“（太原閔仲叔者）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此謂因飲食不適而得病。

(3)遠儔：遠方的同類。此指鼻煙，蓋謂其亦有治病之功效。

(4)鼻孔亦饜求：謂鼻孔亦像貪食者的嘴巴一樣貪吸鼻煙。饜，貪婪，貪財，或貪食。

自鳴鐘聲⁽¹⁾

兩鬢荒荒雪漸盈，⁽²⁾十年無計出愁城。⁽³⁾鐘聲不管愁

難度，日夕迴環只自鳴。⁽⁴⁾

(1)自鳴鐘：時鐘，亦名候鐘。明萬曆間羅明堅、利瑪竇始傳入中國。見謝肇淛《五雜俎·天部》。清代輸入尤多，廣州、北京皆能做製。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澳蕃篇》：“自鳴鐘有數種：曰桌鐘，曰掛鐘，小者圓如銀錠。皆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鳴時八音並奏者謂之樂鐘。欲知其辰而非其應鳴之時，則掣繩轉機而報響，謂之問鐘。”與《石庭日晷》“廚下飯香鐘自鳴”、“徒羞鬢髮如霜草”之句相印證，可知此應指上海敬一堂的自鳴鐘。

(2)荒荒：黯淡無際貌。此形容頭髮散亂。雪漸盈：謂白髮如雪，逐漸佈滿雙鬢。

(3)愁城：愁苦的境地。陸游《山園》詩：“狂吟爛醉君無笑，十丈愁城要解圍。”

(4)日夕：日夜。《宋書·王歆之傳》羊希與孫詵書：“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又雅有志節……計當日夕相與申意。”

次韻雜詩七首⁽¹⁾

姑蘇沈、范二子雜詩共十有十章，⁽²⁾各具新致慷慨。予反覆披誦，亦有所觸，遂仍和。

塵世日多感，此心觸不驚。⁽³⁾病身如瘦竹，⁽⁴⁾道侶類飄萍。⁽⁵⁾畏俗逐高下，避人稱重輕。⁽⁶⁾棲遲擬深處，⁽⁷⁾何必買山耕？⁽⁸⁾

(1)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將以下七首詩繫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

(2)姑蘇：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南。山上有姑蘇臺，相傳為吳王闔閭或夫差所築。《史記·河渠書》太史公“上姑蘇望五湖”，即此。後來也稱

吳縣治所曰姑蘇。張繼《楓橋夜泊》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參閱《太平寰宇記·蘇州》。沈、范二子：沈，指沈惠于；范，名諱未詳。

(3)塵世二句：意謂生活在塵世上，感慨隨着年歲的增添而增長；平生遭際多艱，再見到險惡嚴酷的現實也不會觸目驚心。

(4)病身句：瘦竹，修長之竹。蘇軾《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詩：“瘦竹如幽士，幽花如處女。”又《戲用晁補之韻》：“瘦竹瀟灑令人飢。”陳垣《年譜》下《按》：“先生自澳歸後曾患病，所以有‘病身如瘦竹’語。”自澳歸後，應作晉鐸後。

(5)道侶句：方豪《釋》：“與漁山同時晉鐸者尚有劉蘊德、萬其淵二人，不在一處工作，故有‘類飄萍’之語。”

(6)畏俗二句：對於世俗間追逐名利，爭論高下，早已感到厭惡；對於計論斤兩輕重以衡量人生價值的陋習，更是退避三舍。

(7)棲遲：遊息。棲，原作“栖”。深處：謂深邃僻靜之處。

(8)買山耕：謂買山歸隱，耕種自贍。參閱《和擬買山茗上》注(1)。

六十來週促，⁽¹⁾二毛久已侵。⁽²⁾窮愁甘至骨，⁽³⁾冷暖不移心。志欲申無力，詩因和費吟。⁽⁴⁾未能忘世務，⁽⁵⁾捫臆話陸沈。⁽⁶⁾

(1)六十句：陳垣《年譜》下《按》：“又有‘六十來週促’句，知其作於六十以前。”六十來週，六十甲子剛滿一周，謂年滿六十歲。

(2)二毛：人老頭髮斑白，故以此稱老人。庾信《哀江南賦·序》：“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

(3)窮愁：困窮而憂傷。《史記·虞卿傳》太史公曰：“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4)志欲二句：欲施展抱負，以酬壯志，奈能力有所不逮；因為要和二子之詩，限於才學而頗費吟哦。

(5)世務：時務。《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

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

(6) 捫虱：虱，又作蝨。摸捉蝨子，形容放達任性，毫無拘束。《初學記》崔鴻《前燕錄》：“王猛隱華山，桓溫入關，猛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代之事，捫蝨而言，傍若無人。” 陸沈：陸謂登進，沈謂淪落，指仕途的陞降進退。李白《送友人入蜀》詩：“陸沈應已定，不必問君平。”此謂風氣之陞降，世事之盛衰。

近究西文學，⁽¹⁾ 竟虛東下帷。⁽²⁾ 殘篇多鼠跡，⁽³⁾ 新簡亂螢飛。⁽⁴⁾ 忻見官除妄，⁽⁵⁾ 絕無衲叩扉。⁽⁶⁾ 不求聞薦達，懶解舊腰韋。⁽⁷⁾

(1) 近究句：西文學，謂西方的語言文字之學。方豪《釋》：“‘近究西文學’，可知漁山六十高齡時，仍勤讀拉丁文。”

(2) 竟虛句：《史記·董仲舒傳》：“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此反用其意，作自謙語，謂雖下帷苦學，無奈年事已高，用力多而功效少。虛，徒然。

(3) 鼠跡：老鼠的腳跡。郎士元《送張南史》詩：“蟲絲粘戶網，鼠跡印牀塵。”

(4) 亂螢：雜然而飛的螢火。梁簡文帝（蕭綱）《秋閨夜思》詩：“初霜隕細葉，秋風驅亂螢。”此句亂螢飛與上句多鼠跡，皆形容拉丁文深奧難懂，令人目眩。

(5) 忻見句：方豪《釋》：“‘忻見官除妄’指江寧巡撫湯斌毀蘇州府城五通祠。見《吳漁山先生年譜》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條。”忻，心喜。通“欣”。

(6) 絕無句：方豪《釋》：“漁山入教前，時與高僧往還；至此，已‘絕無衲叩扉’矣。”入教前，據《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吳歷》載，漁山自幼領洗。故入教前應作“為修士前”。衲，僧衣。又用為僧徒的自稱或代稱。

(7) 不求二句：方豪《校》：“‘懶解舊腰圍’詩稿作‘韋’，是。上句‘不求聞薦達’，‘韋’，仕宦佩帶也。”韋，韋帶。古時貧賤之人所繫的無飾皮帶。《漢書·賈山傳》：“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釋為仕宦佩帶不確。

潛修惟耐久，閉戶等書囚。⁽¹⁾ 往事難追悔，秋懷易墮然。⁽²⁾ 子胥雖去楚，⁽³⁾ 王粲只依劉。⁽⁴⁾ 願以常生道，引人篤信謀。⁽⁵⁾

(1) 書囚：為書所困，有如囚徒。喻專心攻讀。

(2) 秋懷：悲秋的情懷。陸龜蒙《風人詩》：“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

(3) 子胥去楚：子胥，伍子胥。名員，春秋楚人。父奢、兄尚都被楚平王殺害。子胥奔吳，與孫武共佐吳王闔閔伐楚，五戰入郢（楚都），掘平王墓，鞭尸三百。見《國語·吳》、《史記·伍子胥傳》。

(4) 王粲依劉：王粲，字仲宣，三國魏山陽高平人。獻帝初避地荊州，依劉表十五年。《三國志·魏書》有傳。此以子胥去楚與王粲依劉，喻平生飽歷亂離飄泊之苦。

(5) 願以二句：意謂願在有生之年竭心盡力，以天主之道引人向善，使其成為虔誠信徒。

自違塵俗累，⁽¹⁾ 到此可偷安。⁽²⁾ 孤館牀無漏，⁽³⁾ 一池山未乾。徑斜苔篆滑，⁽⁴⁾ 竹細葉聲殘。懶得乘車出，免勞叩鉢歎。⁽⁵⁾

(1) 違：避開。塵俗累：猶塵累。世俗事務的牽累。《梁書·阮孝緒傳》：“願跡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

(2) 偷安：不顧將來，但求眼前安全。賈誼《新書·數寧》：“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此為自謙語。

(3) 孤館：孤寂的客館。傅亮《登陵囂館賦》：“度迴壑以停輦，凌孤館而涼息。”此指教堂中的屋舍。

(4) 苔篆：指苔痕。以其有如篆文，故稱。

(5) 叩鉞：猶彈鉞。彈擊劍把。鉞，劍把。戰國齊孟嘗君食客馮諼彈鉞而歌：“長鉞歸來乎，出無車。……長鉞歸來乎，食無魚。”見《戰國策·齊》。後用以喻有所希求於人。陶弘景《答趙英才書》：“不肯掃門覓仕，復懶彈鉞求通。”以上二句寓其意，謂對世俗榮利已無所希求，懶於出門酬應，怎會像馮諼那樣叩擊劍把作“出無車”之歎呢？

嗜義超然樂，⁽¹⁾無須笋肉餐。⁽²⁾豈知沈子瘦，空念范生寒。⁽³⁾雁札辭交往，⁽⁴⁾朱門謝不干。⁽⁵⁾數椽容膝處，⁽⁶⁾知足似湖寬。

(1) 嗜義：愛好道義。《宋史·韓世忠傳》：“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默存耶穌山中垂訓真福有八：“嗜義如飢渴者乃真福，為其將得飽飫。”此謂篤好天學。

(2) 笋肉餐：以笋肉佐餐。笋肉，竹笋中間肉質部分。《農政全書·種植》引《食經》：“淡竹笋法，取笋肉五六寸者按鹽中，一宿出鹽，令盡煮糜，一斗分五升，與一升鹽相和。糜熟須令冷，肉竹笋鹹糜中一日，拭之，內淡糜中五日，可食也。”

(3) 沈子瘦、范生寒：唐孟郊、賈島之詩，清峭瘦硬，好作苦語，故稱郊寒島瘦或島瘦郊寒。朱熹《次韻謝劉仲行惠笋》詩：“君詩高處古無師，島瘦郊寒詎足差。”此以島瘦郊寒喻沈、范二子之詩。

(4) 雁札：雁來去有定候，以帛繫雁足得以傳書。後因稱書札為雁書或雁札。詳《賀友》注(4)。

(5) 不干：謂不事干謁，希求於人。

(6) 數椽：喻居室簡陋狹窄。椽，椽子。放在椽子上架屋瓦的木條。戴復古《題春山李基道小園》詩：“瀟灑數椽屋，旋營花竹坡。”容膝：指立足之地。陶潛《歸去來兮辭》：“倚南窗以寄傲，容容膝之易安。”

雁札以下四句，體現了一種自甘寂寞，恬澹知足的心態，視為

漁山夫子自道，或對沈、范二子的褒語，皆無不可。

塵遠居多僻，⁽¹⁾竹深風自搖。⁽²⁾不憂眠食少，⁽³⁾那許夢魂漂。⁽⁴⁾名托山當掩，形藏霧未清。⁽⁵⁾一壺沽酒在，且醉且歌謠。

(1) 塵遠：遠離塵世的繁囂。陶潛《飲酒》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此隱括其意。

(2) 竹深：竹林深邃繁密。杜甫《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詩：“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

(3) 眠食：睡眠與飲食。《南史·陸澄傳》：“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獻之《歲終帖》：“不審尊體復何如，眠食轉進否？”

(4) 夢魂：古人以為人有靈魂，在睡夢中可以離開肉體，故稱。李白《長相思》詩：“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

(5) 名托二句：意謂當掩關自守，埋名深山；藏形於雲霧之中，有如隱豹。形藏，猶藏形，隱匿形影。

漁山早歲即有高士之名，常懷蕭然世外之想。晚年遠離塵俗，安心天學，亦未嘗不為避世全身。故其晚年詠傳道修行之作，每懷避世全身之想，這首詩即為其一。

閏三月⁽¹⁾

東風無力颺晴絲，⁽²⁾牽引花飛落最遲。海上閏餘三月好，晚來猶是賞春時。⁽³⁾

(1) 閏三月：方豪《釋》：“按漁山生時，閏三月特多，……有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四十七歲）、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五十八歲，晉鐸後一年）、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六十六歲，先生在嘉定）、四十七年（一七〇

八，七十七歲）、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八十五歲，兩年後卒），此詩最可能作於康熙二十八年或三十六年。”

(2)晴絲：蟲類所吐的絲，常飛揚空中，通稱游絲，也稱晴絲。杜甫《春日江村》詩：“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又范成大《初夏》詩：“晴絲千尺挽韶光，百舌無聲燕子忙。”

(3)賞春：遊賞春景和春光。春天景色明媚，宜於遊賞，故稱。劉兼《春遊》詩：“柳成金穗草如茵，載酒尋花共賞春。”

關於這首詩的寫作年代，方豪先生認為最可能作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或三十六年（1697）。然詩中之“海上”，應為上海之別稱。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載漁山《老年墨戲冊》，第一幀款題：“康熙戊子年春仲做古人。”第八幀款題：“此懷故山良儔之詩也，閏春三月。”戊子指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漁山時年七十七歲。其暮年多寓居上海。故此詩當作於康熙四十七年。

暮程⁽¹⁾

日薄荒荒道，⁽²⁾憑誰慰暮程？獨行心似火，四顧路來生。⁽³⁾聽鳥啼多異，逢人喜且驚。不愁前去晚，山月出林明。⁽⁴⁾

(1)暮程：日暮時的旅程。李頻《湘漢即事》詩：“向野聊中飯，乘涼探暮程。”

(2)日薄：傍晚。《國語·吳》：“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荒荒道：謂黯淡無際的道路。此句寓“日暮途遠”之意。

(3)路來生：謂所經道路皆生疏為前所未識。

(4)山月：山間之月。李白《梁園吟》：“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

代遠西先生謝恩賜飲葡萄漿並青緞白金⁽¹⁾

丹陛臚呼二遠臣，⁽²⁾葡萄滿賜一杯春。天顏喜近知君貴，⁽³⁾玉語忻聞慰道貧。⁽⁴⁾縑帶御爐香篆下，⁽⁵⁾金分扇月射光新。⁽⁶⁾秣陵駕幸沾殊寵，⁽⁷⁾奪錦無才愧客身。⁽⁸⁾

(1)遠西先生：指來自西洋的傳教士。此指汪如望（Jean Valat）和畢嘉（Giandomenico Cabiani），皆法國耶穌會士。方豪《校》：“詩稿‘恩賜云云’換行頂格寫。”《釋》：“《吳漁山先生年譜》繫此詩於康熙二十八年，以其前一年始晉司鐸，而是年康熙適作第二次南巡。然《熙朝定案》記康熙二十三年駕臨金陵天主堂，賜汪儒望（Valat）、畢嘉（Cabiani）青紵白金，又特賜各飲葡萄酒一盃；數日後，兩司鐸在堂前設香案跪送，手捧黃袱函，載謝皇恩七言詩，皆與此合。二十八年康熙亦南巡，《熙朝定案》亦詳為記述，南京亦有教士迎送，但皇帝所賜僅有白金，並無青緞與葡萄酒，教士亦無謝詩，故漁山代作詩，當在二十三年，未晉司鐸，無關也。”

(2)丹陛：宮殿的臺階，因漆紅色，故稱。岑參《寄左省杜拾遺》詩：“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此指康熙金陵行在。臚呼：皇帝在殿中唱名傳呼，召見臣子。高啓《謝賜衣》詩：“臚呼遙捧賜，拜服望蓬萊。”

(3)天顏：帝王的容顏。杜甫《紫宸殿退朝口號》：“晝漏聲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

(4)玉語：美好如玉的語言。此猶天語，指皇帝的語言。忻聞：欣聞。忻，同“欣”。

(5)縑帶：用雙絲織的微帶黃色的細絹製成的衣帶。香篆：香炷，點燃時煙上昇繚繞如篆文，故稱。蘇軾《上元夜過赴詹守召獨坐有感》詩：“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

(6)金分句：御賜的一錠錠新鑄的白金略呈月形，射出耀眼的光芒。扇，量詞。此同“錠”。

(7) 秣陵：地名。在今江蘇江寧縣。戰國時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號曰金陵。秦始皇改爲秣陵，在舊江寧縣東南秣陵橋東北。東漢末建安間，孫權建都於此，改名建業。晉平吳，分爲秣陵、建業二邑。即今江寧縣。參閱《讀史方輿紀要·江寧府》。

(8) 奪錦：《新唐書·宋之問傳》：“武后遊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後因稱出人之才爲奪錦才。高啓《謝賜衣》詩：“被澤徒深厚，慚無奪錦才。”此句寓其意，爲作詩木工之白謙語。

據《熙朝定案》載，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684年12月6日），“上駕幸金陵。……傳旨問：‘天主堂在何處？’衆父老奏云：‘在旱西門內。’次三日（8日）……皇上遣別位侍衛至堂，傳呼往見。汪、畢二先生俱坐輿齊行，隨攜方物四種而往。將近御前，侍衛趙……接捧獻上，天顏喜悅，傳旨云：‘朕已收下，但此等方物，你們而今亦罕有。朕即將此賞賜你們，惟存留西蠟，即是准收。’遂蒙皇恩賜汪儒望、畢嘉每位青紵、白金。又傳旨密近御座之前，天語慰問姓名，年歲幾何，何年至中華，旅駐江寧幾載？汪、畢二先生逐一上奏。特賜各飲葡萄酒一盃。叩頭謝恩。又蒙皇上顧問……皇上又問……又問……皇上見奏對已久，諭旨令回。至初四日（9日），鑾輿啓行旋北，出旱西門。汪、畢兩先生於天主堂門前設排香案，執香跪送，手捧黃袱函，載謝皇恩七言詩進呈。是時皇上停勒御馬，駐蹕堂門。旨命接收，啓袱御覽，天容歡悅，良久始行。”這首詩即“謝皇恩七言詩”，而《熙朝定案》所載，則爲這首詩和下一首的本事。

代謝駕過昭事堂前駐蹕柔問兼賞詩句⁽¹⁾

堂前街靜少塵埃，駕過從容問幾回。詩句笑看留御

府，⁽²⁾姓名忻閱下烏臺。⁽³⁾旌旗晴拂當門擁，爐篆花迎入戶來。⁽⁴⁾拜手執香同父老，⁽⁵⁾歡聲歌祝似春雷。⁽⁶⁾

(1) 昭事堂：謂天主堂。駐蹕：帝王出行，中途暫住。蹕，指帝王車駕。左思《吳都賦》：“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

(2) 御府：猶內府。皇室的倉庫。

(3) 烏臺：《漢書·朱博傳》：“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後稱御史府爲烏府或烏臺。杜甫《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詩：“烏臺俯麟閣，長夏白頭吟。”

(4) 爐篆：即上一首之“御爐香篆”。謂御爐中香炷點燃時香煙繚繞如篆文。

(5) 拜手：跪拜禮的一種。跪後兩手相拱至地，俯首至手。《書·益稷》：“臯陶拜手稽首。”王維《送陸員外》詩：“拜手辭上官，緩步出南宮。”

(6) 歡、歌：原作“懽”、“詞”。

關於這首詩的寫作年代。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謂其作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時，路過杭州天主堂，遣內監去問。堂中教士潘國良赴蘇迎駕未晤，當爲代潘國良作。據上文所引《熙朝定案》載，亦應爲康熙二十三年（1684）第一次南巡時在南京所作，時間在上一首之後。

通過以上兩首詩，漁山與康熙帝亦結下翰墨之緣。然就此事性質而言，畢竟屬於天主教會與清廷之間的關係，漁山不過代西士作詩而已。較諸石濤於康熙二十三年和二十八年兩次至行在見駕，作畫題“臣”字款，尤不害其爲明遺民。

夢入虎丘⁽¹⁾

白鳴鐘午寢方牀，忽夢行過七里塘。⁽²⁾遊客舟停歌便

擁，秋花擔出賣尤忙。晚雲帶雨喧雙井，⁽³⁾ 山鵲呼晴鬧石場。⁽⁴⁾ 月到正吟詩興好，覺來庭際未斜陽。⁽⁵⁾

(1) 虎丘：山名。在蘇州市西北閶門外。相傳春秋時吳王闔閭葬於此，三日有虎踞其上，故名。泉石幽勝，上有塔，登眺則全城在目，為蘇州名勝。參閱《越絕書·越絕外傳·吳地傳》、《嘉慶一統志·蘇州府·山川》。

(2) 七里塘：在蘇州城東。祝允明《懷星堂集·淮晉氏先德碑銘》：“維正德七年，南京太學生淮陰書將以冬十一月，葬其考散官府君於郡東七里塘。”

(3) 晚雲：傍晚的雲氣。沈約《循役朱方道路》詩：“縈蔚夕颺卷，蹉跎晚雲伏。”

(4) 山鵲呼晴：參閱《題畫詩》第二十七首注(3)。

(5) 覺來：謂夢覺醒來。

一 雨

門外春光一雨空，紛紛蜂蝶浸芳叢。⁽¹⁾ 狂傾柳絮疑兼雪，⁽²⁾ 亂落桃花恐帶風。漲水奔城穿巷北，⁽³⁾ 鳩聲呼婦出林東。⁽⁴⁾ 此間猶幸牀無漏，半在蕭蕭睡夢中。⁽⁵⁾

(1) 蜂蝶：蜜蜂與蝴蝶。韓愈《花島》詩：“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

芳叢：花叢。劉憲《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詩：“鶯藏嫩葉歌相喚，蝶礙芳叢舞不前。”

(2) 柳絮兼雪：《世說新語·言語》載謝道韞詠雪句：“未若柳絮因風起。”此寓其意。

(3) 漲水：迅速增長的水。李商隱《夜出西溪》詩：“月澄新漲水，星見欲消雲。”范成大《滿江紅》詞：“夜雨翻江春浦漲，船頭鼓急風初熱。”

(4) 鳩聲呼婦：鳩，鳥名。即鴉鳩。陸佃《埤雅·釋鳥·鷓鴣》：“鷓鴣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鷓逐婦’者是

也。”歐陽修《鳴鳩》詩：“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歸呼不已。”

此寓其意。參閱《題畫詩》第二十七首注(2)。

(5) 蕭蕭：雨聲。元好問《僧寺阻雨》詩：“僧窗連夜蕭蕭雨，又較歸程幾日遲。”

西 燈⁽¹⁾

燈自遠方異，火從寒食分。⁽²⁾ 試觀羅馬景，⁽³⁾ 教宗所居地。⁽⁴⁾ 橫讀辣丁文。⁽⁵⁾ 西古文。蛾繞光難近，鼠窺影不群。⁽⁶⁾ 聲在西札到，⁽⁷⁾ 事事聞未聞。

(1) 西燈：方豪《釋》：“此或即舊式幻燈也。”

(2) 火從句：寒食，節令名。在農曆清明前一或二日。宗懔《荆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餠大麥粥。”禁火為周的舊制，《周禮·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後或附會為春秋時晉介之推死於綿山事。參閱《太平御覽》三〇《寒食》所引各說。古時寒食有禁火之俗，故云。

(3) 羅馬：即羅馬。現為意大利首都，第一大城。位於台伯河下游平原。古代羅馬的發源地。

(4) 教宗所居：指羅馬教廷所在地梵蒂岡。位於羅馬城西北梵蒂岡高地東坡。

(5) 辣丁文：即拉丁文，又稱拉丁語，屬印歐語系羅馬語族，公元前6世紀起有文獻。隨古代羅馬的擴張而傳佈到歐洲西南部各地。中世紀西歐各國曾以拉丁語為宗教、文化、科學研究等方面的共同書面語。

(6) 蛾繞二句：飛蛾繞着燈光飛舞而難以飛近；老鼠窺視燈影而覺其不同尋常。不群，不平凡。以上二句寫夜間觀西燈的情形。

(7) 西札：方豪《釋》：“漁山接獲西札，則漁山與羅馬必有函件往返，且其拉丁文造詣恐亦不淺也。”

讀古雜詩十首

燕昭王⁽¹⁾

不惜黃金築是臺，⁽²⁾郭隗才小遇先推。⁽³⁾於今霸歇昭王死，⁽⁴⁾無復英雄北首來。⁽⁵⁾

(1)燕昭王：戰國時燕王噲子，名平。時燕為齊所破，噲死，燕人立為王。卑身厚幣，招納賢士，師事郭隗，士爭相赴，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與燕人同甘苦，日以富強。燕二十八年，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趙、韓、魏合力攻齊，入其都城臨淄。齊地除菑、即墨外，盡為燕所得。三十三年昭王卒，子惠王立，中齊反間計，撤樂毅職。齊將田單以即墨大破燕，盡復故土。見《戰國策·燕》、《史記·燕召公世家》。

(2)黃金臺：故址在今河北易縣東南。相傳燕昭王築臺於此，置千金於臺上，延請天下士。

(3)郭隗：戰國燕人。燕昭王欲得賢士，以報齊仇。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郭隗築宮而師事之。樂毅、鄒衍、劇辛諸賢皆往，士爭趨燕，燕國大強。見《史記·燕召公世家》。

(4)霸歇：霸業衰歇。

(5)北首：北向。司馬遷《報任安書》：“張空卷，冒白刃，北嚮爭死敵。”

秦皇⁽¹⁾

驪山宮閉管絃閒，⁽²⁾採藥空勞鬢自斑。⁽³⁾若使求仙身

卜死，必然吞併閭蓬還。⁽⁴⁾

(1)秦皇：皇，刊本作“王”，據《詩稿》改。謂秦始皇嬴政。

(2)驪山宮：指阿房宮。故址在今陝西長安縣西。《三輔黃圖·宮》：“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閭道通驪山八百餘里。”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古代驪戎居之，故名。山北有秦始皇陵。絃，刊本作“弦”。

(3)採藥：謂秦始皇遣人求不死之藥。《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五年，……(燕人)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僂者常弗遇。……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煖，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4)閭蓬：閭，閭風。山名。相傳為仙人所居，在崑崙之巔。蓬，蓬萊。亦山名。古代方士傳說為仙人所居。《山海經·海內北經》：“蓬萊山在海中。”《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僂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僂。”

項王⁽¹⁾

伯業夭亡路已窮，⁽²⁾夕陽羞見隔江東。⁽³⁾殘山力拔今何用？⁽⁴⁾不拔留驢地一弓。⁽⁵⁾

(1)項王：即項籍，字羽，秦末下相人(治所在今江蘇宿遷西南)。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從叔父梁在吳中起義。梁敗死，籍領其軍，與秦兵九戰皆捷。秦亡後，自立為西楚霸王，繼與劉邦爭天下，戰無不利。四年楚漢約中分天下，楚兵東歸。漢王用張良、陳平計，會韓信、彭越軍，追擊楚軍，圍籍於垓下。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以為劉邦已盡得楚地，乃突圍，至烏江，自刎死。參閱《史記·項羽紀》、《漢書》本傳。

(2)伯業：猶霸業。

- (3)夕陽句：《史記·項羽紀》載，項王垓下突圍至烏江，烏江亭長欲渡之過江東，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江東，秦末指吳中。漢至隋唐指安徽蕪湖以下長江下游南岸地區。
- (4)殘山力拔：《史記·項羽紀》載，項王被圍垓下，“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 (5)不拔句：謂不拔一弓之地留與駿馬騅。項王於自刎前將騅送與烏江亭長，故云。

梁武⁽¹⁾

捨身三後獨齋宮，⁽²⁾暗把邊朝事托空。⁽³⁾不道臺城無佛救，⁽⁴⁾仍留餓骨掩塵中。⁽⁵⁾

- (1)梁武：指南朝梁武帝蕭衍，字叔達，南蘭陵（治所在今江蘇武進西北）人。南齊時官雍州刺史，鎮守襄陽。兄懿為豫州刺史，為齊主所殺，衍起兵入建康，廢齊主，奉南康王蕭寶融為帝，自任大司馬，專朝政。次年廢殺寶融，稱帝，建號梁。太清二年正月接納東魏叛將侯景，八月景又叛梁，次年攻陷臺城，衍幽死。子綱立，追尊為武皇帝。參閱《梁書·武帝紀》。
- (2)捨身：佛教徒為宣揚佛法，或為佈施，自加苦行，稱為捨身。三後：謂三次捨身之後。三，刊本誤作“之”，據《詩稿》改。齋宮：帝王齋祀之所。《國語·周》：“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梁武帝曾三次到建康同泰寺（即雞鳴寺）捨身為奴，而命公卿百官出錢贖回，故云。
- (3)邊朝：邊疆與朝廷。托空：托諸空門。
- (4)臺城：本戰國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作新宮，名建康宮。晉宋間謂

朝廷禁省為臺，故稱。梁朝時為宮城。故址在今南京市玄武湖側。

(5)太清三年，侯景攻入臺城，幽囚梁武帝，以至餓死，故以上二句云云。

這首詩批判梁武帝昏聩佞佛，將軍國重事托諸空門，引致侯景之亂，臺城陷落，被幽囚而成餓殍。與第二首批判秦始皇迷信神仙方士，夢想長生不老；第八首詠狄仁傑毀淫祠，傅奕請禁釋教，令僧尼西配，皆與自利瑪竇以來天主教嚴闢佛老的作風相符。而此詩中點在闢佛教因果之說，胡寅《崇正辯》三謂：“梁蕭衍以人主之尊而為沙門最苦之行，蓋未有及之者也，宜其眉壽千百，享國無窮矣。而垂老之年，為叛賊所困，飢腸莫救，圍急而斃。當是時，使侯景因禍而死，乃佛法報應之明驗也。何為反加虐於奉佛之主，不禍於叛逆之人邪？”此詩蓋受其影響。

范蠡⁽¹⁾

國業謀成鬢未絲，⁽²⁾回看笠澤是歸期。⁽³⁾獨能去倚扁舟權，⁽⁴⁾不樂功勳上爵時。⁽⁵⁾

- (1)范蠡：字少伯，春秋楚宛（治所在今河南南陽市）人。仕越為大夫，輔佐越王勾踐刻苦圖強，卒滅吳國。以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不能共安樂，去越入齊，改名鴟夷子皮。到陶稱朱公，經商致富，一再分金散與貧交和疏遠的兄弟。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及《貨殖傳》。
- (2)國業：國事。此指滅吳而成就越國的霸業。鬢未絲：鬢上未有白髮，謂尚在壯年。
- (3)笠澤：即松江（今吳淞江）。《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陸廣微《吳地記》：“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其江之源，連接太湖。”又《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越絕書》載，吳滅後，西施歸范蠡，從游五湖而去。

- (4) 倚扁舟櫂：倚櫂，靠着船槳，即泛舟。盧照鄰《葭川獨泛》詩：“倚櫂春江上，橫舟石岸前。”扁舟，小船。《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
- (5) 上爵：崇高的爵位。《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

關壯繆⁽¹⁾

三國誇分天下雄，⁽²⁾丹心有漢獨稱公。如何拋卻獻朝業，⁽³⁾別結桃園入蜀中？⁽⁴⁾

- (1) 關壯繆：即關羽，字雲長，漢末、三國河東解人。初亡命涿郡，與劉備、張飛結識，恩若兄弟。備起兵，命為別部司馬。建安五年為曹操所執，操重其才，拜為偏將軍，以斬顏良功，封漢壽亭侯。旋復離操歸備。備既得江南諸郡，命羽為襄陽太守，督荊州事。建安二十四年，拜前將軍，圍曹仁於樊，威震一時。孫權用呂蒙計襲破荊州，殺羽及其子平。蜀漢後主景耀三年追諡壯繆侯。《三國志·蜀書》有傳。
- (2) 三國：指曹魏、東吳與蜀漢。
- (3) 獻朝：指漢獻帝劉協。九歲被董卓立為帝，卓自為相國，攬朝政。卓死後，曹操入輔政，遷帝於許，總攬大權，又受制於操，僅守位而已。建安二十五年操卒，子丕自稱帝，建魏皇朝，廢帝為山陽公，漢亡。《後漢書》有紀。
- (4) 別結句：謂關羽與劉備、張飛桃園結義，並隨劉備取西川，建立蜀漢皇朝。關羽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建立“漢”朝（即蜀漢），建號章武在兩年後。此處不確。

漁山此詩對關羽頗不以為然，《續口鐸日抄》又批評其“明明以漢室鼎祚，白白售與人”。然關羽於建安初年在許都時，雖由曹操向獻帝表封為漢壽亭侯，實為曹操部屬，欲其匡扶獻帝，恢復漢業，力有不能。而劉備建立蜀漢，在曹丕廢漢自立以後，其時關羽已死。漁山之說，似有苛求於古人之嫌。究其實質，實為對明清之際朝野間對關羽稱“聖”稱“帝”表示不滿。此詩可與《續口鐸日抄》參閱。《口鐸日抄》八艾儒略謂：“余讀中邦史書，羽當獻帝之朝，挺身以事劉備。爾時漢室雖衰，共主尚在，有大忠者出，必將羽翼天子，振肅朝綱，而羽未之能也。徒區區為奪邑攻城計，此可謂忠於備者耳，忠於漢則未也。”漁山蓋受艾氏影響。

楊王孫⁽¹⁾

不用桐棺後古稀，⁽²⁾王孫真識外軀微。⁽³⁾遺言裸葬休相訝，⁽⁴⁾入世元無出世衣。⁽⁵⁾

- (1) 楊王孫：西漢涇陽人。《漢書》本傳載：“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往告王孫之友祁侯，祁侯以書勸之。王孫報書，具言厚葬之無益。祁侯曰：“善。”遂贏葬。楊，原作“陽”。
- (2) 桐棺：桐木做的棺材。指質地樸素的棺木。《墨子·節葬》：“禹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後漢書·周磐傳》：“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後古：近古。
- (3) 外軀：猶軀殼，形體。相對精神而言。
- (4) 遺言：臨終的話。裸葬：裸體而葬。裸，《詩稿》作“裸”。裸，腳跟。應以“裸”為是。裸，通“贏”。

(5)入世句：意謂人來到世間本來就沒有穿着衣服。

狄梁公⁽¹⁾

江東來撫斗移南，⁽²⁾燬盡淫祠化作嵐。⁽³⁾猶恨梁公非傅奕，⁽⁴⁾不教尼女配僧男。⁽⁵⁾

(1)狄梁公：指狄仁傑，字懷英，唐并州太原人。高宗初為大理丞，後為豫州刺史、洛州司馬。天授二年入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酷吏來俊臣誣害下獄，密使其子訴於武后，得免，貶彭澤令。至神功元年復相，力勸武后立唐嗣。卒贈文昌右相。睿宗時追封梁國公。范仲淹有《唐狄梁公碑》，新、舊《唐書》有傳。刊本作“梁狄公”。

(2)江東句：唐高宗時，狄仁傑由寧州刺史徵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故云。江東，唐代指安徽蕪湖以下長江南岸地區。斗移南，北斗南移。喻仁傑來撫江東。又斗南，北斗以南，猶言中國。《新唐書·狄仁傑傳》：“蔭仁基……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3)燬盡句：《舊唐書》本傳載，仁傑撫江東時，“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燬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淫祠，濫設的祠廟。化作嵐，化作雲煙。嵐，霧氣。

(4)傅奕：唐相州鄴人，精於天文曆數，官太史令。屢上疏請禁佛教。指斥佛教妄言輪回功德，愚民騙錢，且僧多寺奢，大量耗費國家財富，誘使軍民逃役，害政禍國，主張僧尼還俗。新、舊《唐書》有傳。

(5)尼女配僧男：傅奕於武德間上疏請除去釋教，曰：“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

盧全⁽¹⁾

月團搗細映清泉，⁽²⁾七椀居常手自煎。⁽³⁾更有鎗旗色

與味，⁽⁴⁾茶歌不載缺當年。⁽⁵⁾

(1)盧全：全，刊本作“同”。方豪《校》：“詩稿題作‘盧全’，詩稿是。”盧全號玉川子，唐范陽人。家貧好讀書，初隱少室山，不求仕進。曾作《月蝕》詩，諷刺當時宦官。韓愈稱其工。甘露之變，為宦官所殺。《新唐書·韓愈傳》附有《盧全傳》。

(2)月團：茶名。盧全《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此隱括其意。搗細：將茶團搗碎。

(3)七椀句：盧全同上詩：“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兩椀破孤悶。……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4)鎗旗：一鎗一旗，又名旗鎗，綠茶的一種，由帶頂芽的小葉製成。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次日揀茶，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一鎗一旗。”鎗，又作“槍”。王千秋《生查子》詞：“花飛錦繡香，茗碾槍旗嫩。”釋齊己《聞道林諸友嘗茶因有寄》詩：“旗槍冉冉綠叢園，穀雨初晴叫杜鵑。”色與味：謂色味俱全。

(5)茶歌：詠茶之歌。《玉海》：“陸羽有《茶經》，盧全有《茶歌》。”盧全《茶歌》，即前引《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林和靖⁽¹⁾

一身嘉遯絕塵寰，⁽²⁾詩卷無多後世間。底事倫情超
打斷，⁽³⁾梅妻鶴子不離山？⁽⁴⁾

(1)林和靖：即林逋，字君復，北宋錢塘人。少孤貧力學，不婚不宦，隱居杭州孤山，吟詠自適。私諡和靖先生。詳見《題問梅圖》注(3)及《孤山》說明。

(2)嘉遯：舊時謂合乎正道的退隱。《易·遯》：“嘉遯貞吉。”張協《七

命》：“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翫世高蹈。” 塵寰：人世間。

李群玉《送隱者歸羅浮》詩：“自此塵寰音信斷，山川風月永相思。”

(3) 倫情：倫常之情。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講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稱為五倫。

(4) 梅妻鶴子：呂留良等《宋詩鈔·和靖詩鈔·序》：“迥不娶，無子，所居多植梅、蓄鶴。泛舟湖中，客至，則放鶴致之，因謂梅妻鶴子云。”

十年海上⁽¹⁾

城近浦橫郭，⁽²⁾西東路不遙。村行紡處月，艇待渡時潮。⁽³⁾道化欣相得，⁽⁴⁾土儂熟便招。⁽⁵⁾十年勞未倦，忘卻鬢霜凋。⁽⁶⁾

(1) 十年海上：方豪《釋》：“漁山在上海傳教十年，並見以下《客此》及《可歎》二詩。”這首詩以下為《雪村問路》及《客此》，已見《寫憂集》，刪去。

(2) 城：指上海城。浦橫郭：謂黃浦江橫過城郭。橫，刊本作“之”，據《詩稿》改。參閱方豪《校》。

(3) 村行二句：夜間行經村莊，見村婦在月光照到之處紡紗織布；乘着艇子渡過黃浦江，須待潮水漲滿纔便於行駛。

(4) 道化：以道化人。《穀梁傳·注》：“五帝之世，道化淳備。”《高僧傳》：“竺法護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道化周洽，時人咸謂敦煌菩薩。”

相得：互相投合。《漢書·汲黯傳》：“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5) 土儂：猶土人。儂，對人之稱。《樂府詩集·尋陽樂》：“雞亭故儂去，九里新儂還。”吳方言稱人為儂。以上二句謂與教友及當地人的關係十分融洽。

(6) 鬢霜凋：鬢髮因衰老而變白、脫落。鬢霜，范雲《送別》詩：“不愁書難寄，但恐鬢將霜。”鬢凋，張迥《寄遠》詩：“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

題王氏聽松堂⁽¹⁾

天風起澗壑，⁽²⁾堂上滿松聲。⁽³⁾樹老來何壯？卑枝疏日鳴。⁽⁴⁾初疑鄧尉雨，⁽⁵⁾常護輞川晴。⁽⁶⁾堂開會佳客，聽者心自傾。丘墳在樹下，撫樹淚縱橫。⁽⁷⁾感念先人志，登閣瞻雲生。

(1) 這首詩又見龐元濟《虛齋名畫續錄》三《吳漁山澗壑秋聲圖軸》，圖中：“古松盤鬱，坡石秀澗，松下書屋中，几榻位置井井。石傍雙鶴踞踞，圍以短牆，叢竹披拂。上有高閣，一人憑欄凝眺，白雲滃蔚，遠岫蒼茫。”可與此詩互證。

(2) 澗壑：山澗與山谷。澗，夾在兩山間的流水；壑，山谷，坑地。陸龜蒙《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太白山……澗壑之木，不數百年不能為材。”

(3) 松聲：風吹松林發出的響聲。宋玉《高唐賦》：“不見其底，虛聞松聲。”

(4) 卑枝：低枝。與高枝相對。魏文帝（曹丕）《芙蓉池作》詩：“卑枝拂羽器，修條摩蒼天。”

(5) 鄧尉：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南七十里。漢有鄧尉曾隱居其地，故名。前瞰太湖。山多梅，花時如雪，香聞數十里，為吳中名勝。見《嘉慶一統志·蘇州府》。

(6) 輞川：水名。又名輞谷水。在陝西藍田縣南。川口即峽山之口，兩山夾峙，川水從此北流入灃，路甚險狹。過此則豁然開朗，山巒掩映，風景幽美，有唐王維別業，後舍為寺。見《嘉慶一統志·西安府·山川》。輞，《詩稿》及刊本俱簡寫作“輞”，據《虛齋名畫續錄》改。參閱方豪《校》。

(7) 丘墳二句：丘墳，墳墓。班昭《東征賦》：“蓬氏在城之東南矣，民亦尚其丘墳。”《晉書·桓溫傳》載，溫“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

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此化用其意。

關於這首詩的寫作年代，《澗壑秋聲圖軸》款題：“此圖予在姑蘇之半寄亭呵凍寫就，茲春初帶至上洋，設色並詩。”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陸希言》載，楊陞為陸希言《億說》作序稱：“一六八五年乙丑冬，寓吳門，初會漁山吳先生於主堂；未幾，漁山赴上洋，有雲間思默陸先生綜理堂事。”半寄亭在蘇州天主堂內，1685年乙丑即康熙二十四年，是年冬漁山在蘇綜理堂事，未幾赴上洋，則在二十五年丙寅（1686）春，與題款所載皆合。

陳垣先生《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八《墨井詩鈔與三巴集》稱：“又有《題王氏聽松堂》一首，詞旨淵永，為《聖學詩》中上乘，……驟然讀之，不知其為《聖學詩》也，……可謂能以詩畫傳道者矣。”

可 歎

人生何草草，⁽¹⁾但憂貧賤不憂道！死別太匆匆，不待齒豁與頭童！⁽²⁾死生茫然無自見，不入參悟定烹煉。⁽³⁾紛紛歧路久迷漫，所誤非獨鬢霜霰。⁽⁴⁾往往儒者墮其機，反嘲天學正理微。⁽⁵⁾但見似羊亡去路，不見誰從悔復歸。時光冉冉去如矢，此生長短難免死。秋毫未合於超性，⁽⁶⁾蓋棺既定罪無已。⁽⁷⁾予今村鐸為誰鳴？⁽⁸⁾十年躑躅無倦行。⁽⁹⁾安得千村與萬落，人人向道為死生。

(1) 草草：匆促，苟簡。杜甫《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詩：“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

- (2) 齒豁頭童：齒脫頭禿，形容老態。陳與義《雨中對酒庭下海棠經雨不謝》詩：“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
- (3) 參悟：參究探索以悟道。烹煉：謂在煉獄中備受煎熬。
- (4) 鬢霜霰：謂鬢髮斑白如霜雪。霜霰，馬戴《秋思》詩：“亭樹霜霰滿，野塘鳧鳥多。”霰，雪珠。
- (5) 天學：方豪《釋》：“天主教明末清初亦稱‘天學’。”
- (6) 超性：方豪《釋》：“‘超性’今譯‘超自然’，指天道也。”天道謂天學之道，即天主教神學。陸希言《澳門記》記三巴靜院的修士“衣服翩翩，吟哦不輟，從天主堂而出入，讀書談道，習格物窮理而學超性者。”穆迪我《成修神務·進修次務自序》：“彼不知靈性德力，本性超性之別，本性之力卑弱，誠不能提拔靈性以體主德；若夫超性，獨出於主，增加吾力，修靈行善，以合主德，以愛主愛，登之義子之位，何難體主之聖德榮福哉？”（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58）
- (7) 蓋棺句：語云蓋棺論定。謂人死後，一切是非功過始有公平的結論。李曾伯《挽史魯公》詩：“蓋棺公論定，不泯是人心。”又張煌言《甲辰九月獄中感懷》詩：“莫道古人多碎玉，蓋棺定論未嫌遲。”此反用其意，謂不信教者雖已去世，而原罪尚未獲得救贖，故云“罪無已”。
- (8) 村鐸：在村莊振木鐸而行教化。此謂在鄉村傳道。
- (9) 躑躅：住足，腳步不前。宋玉《神女賦》：“奮長袖以正衿兮，立躑躅而不安。”此謂年老而腳步遲緩。倦行：倦於出行。

從詩末“予今村鐸為誰鳴？十年躑躅無倦行”二句，可見漁山昔日傳道的熱心。而從“安得千村與萬落，人人向道為死生”二句，則可見漁山在教業上作為一位實踐主義者的同時，又是一位充滿激情的理想主義者。

秋落花

秋花不易墮，迥非桃李數。久無雨雨風，⁽¹⁾何為忽暗

度？⁽²⁾ 暗度籬牆東未曉，⁽³⁾ 驚起閒蜂樹喧擾。⁽⁴⁾ 自此園翁花興衰，⁽⁵⁾ 憔悴別枝開亦少。⁽⁶⁾ 開亦少，落更多，莫嗟零落爲秋過。⁽⁷⁾ 幸無飄泊晚春候，免入香泥上燕窩。⁽⁸⁾

- (1) 雨雨風：下雨刮風。第一個“雨”字爲動詞，意爲降雨。
 (2) 暗度：在隱蔽中度過。秦觀《鵲橋仙》詞：“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此謂暗中凋落。
 (3) 暗度句：刊本作“忽暗度，籬牆東未改”。據《詩稿》改。參閱方豪《校》。
 (4) 蜂：刊本誤作“峰”； 喧：刊本誤作“喧”。皆據《詩稿》改。
 (5) 園翁：灌園的老翁。黃庭堅《老杜浣花溪圖引》詩：“園翁溪友肯卜鄰。”此爲詩人自指。
 (6) 憔悴：刊本作“悴憔悴”，據《詩稿》改。
 (7) 莫嗟句：意謂切莫嗟歎花的零落，以爲是秋天的過錯。
 (8) 香泥：沾滿落花的泥上。胡宿《城南》詩：“昨夜輕陰結夕霏，城南十里有香泥。”又陸游《卜算子·詠梅》詞：“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燕窩：燕巢。

秋花不易凋落而終於暗中凋落，令已屆晚年的詩人賞花之興大減。然而詩人認爲這並非秋天的過錯，反而慶幸秋天的落花，不會像晚春那樣“零落成泥碾作塵”，成爲燕子築巢的材料。這首詩和《葉亦落》反映了詩人的惜花情懷。

葉亦落

寒花少更落，⁽¹⁾ 木葉休蕭索。⁽²⁾ 晨霜葉上濃，⁽³⁾ 轉眼同花萼。霜紅絕勝花香處，⁽⁴⁾ 好鳥聲聲下高樹；似惜枝頭花蒂殘，那知蝶夢相尋去。⁽⁵⁾ 花飛不返雪又侵，葉亦未肯

守空林。⁽⁶⁾ 誰能爲我別求種樹訣，⁽⁷⁾ 葉花並茂吾園深？

- (1) 寒花：天寒時的花。張協《雜詩》：“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
 (2) 蕭索：稀少。焦延壽《易林·遯之否》：“海老水乾，魚鼈蕭索。”
 (3) 晨霜：早晨所見的霜。王融《雙樹歌》：“亭亭雙月流，朏朏晨霜結。”
 (4) 霜紅句：楓葉經霜而變紅。杜牧《山行》詩：“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此寓其意。
 (5) 蝶夢相尋：到夢裏相尋。蝶夢，《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後因稱夢爲蝶夢。李咸用《早行》詩：“因纔成蝶夢，行不待雞鳴。”
 (6) 空林：深林。曹貞吉《霜葉飛·村居》詞：“點幾樹，丹楓似簇，空林隨葉聲聲續。”此指秋天葉落後空寂的樹林。
 (7) 種樹訣：栽培樹木的秘訣。范成大《橫溪驛感懷》詩：“未得歸田先作賦，專攻種樹已成書。”

題葭游圖用原韻⁽¹⁾

霜冷蒹葭深復深，⁽²⁾ 如何得達溯游心？⁽³⁾ 畫圖物色伊人遠，⁽⁴⁾ 秋思秋聲宛在琴。⁽⁵⁾

- (1) 共二首，第一首與《寫憂集》及《墨井詩鈔》之《即韻題葭游圖》重複，刪去。
 (2) 蒹葭：蒹，荻；葭，蘆葦。爲常見值賤的水草。《韓詩外傳》：“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
 (3) 溯游：逆水而游。溯，逆流而上。謝靈運《山居賦》：“秦箏奏而溯游往。”《注》：“秦箏唱《蒹葭》篇。”《詩·秦風·蒹葭》：“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4) 伊人：蒹葭伊人。《詩·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本指在水邊而懸念故人，後泛指慕念異地友人。曾

異撰與卓珂月書：“某自十數年前，則知海內有珂月卓子，欣賞奇文，每作蒹葭伊人之思，輒欲掩卷自通。”

- (5) 秋思：因秋氣蕭條肅殺引起的愁思。白居易《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和嘗新酒》詩：“舉臂一欠伸，引琴彈秋思。”又《夢得相過援琴命酒因彈秋思偶詠所懷……》詩：“我正風前弄秋思，君應天上聽雲韶。”秋聲：秋風蕭瑟，草木零落，多肅殺之聲，曰秋聲。

仍韻題留耕圖(三首)⁽¹⁾

春來蠶事罷逢迎，⁽²⁾繞戶園桑摘又生。誰訪得觀山下地，⁽³⁾知君年少愛留耕。⁽⁴⁾

- (1) 又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三五幅。題作《仍韻題留耕圖三首書正》。民國初年上海有正書局影印《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款題：“墨井道人吳歷補圖。”圖後亦附此詩，題與《墨井書畫集》同。詩後附翁同龢光緒辛丑(二十七年，1901)題跋稱：“謹案，此圖非《留耕圖》也。圖無農家景物，而漁山詩曰仍韻，則前有闕佚可知。詳詩中語氣，亦非施於儕輩耆長者也。先生二子，長字留耕。而《王氏譜》有壽田公……或《留耕》別有一圖，先生題其端，而吳、宋、金三君和之，後經散佚，故附綴於此歟？”(參閱附錄三《清人述略》)證以王譽昌、王撰題《留耕圖》詩(見《交遊詩略》)，其說可採。

- (2) 春來蠶事：夏曆三月為忙於蠶事之月，稱蠶月。蠶事，謂種桑、養蠶、收繭、繅絲諸事。《詩·豳風·七月》：“蠶月條桑，取彼斧斨。”《疏》：“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蠶事也。”逢迎：迎接。此謂迎來送往，款待親友。

- (3) 山下地：《仍韻題留耕圖三首書正》作“維翰硯”。

- (4) 君、留耕：魚翼《海虞畫苑略·王翬》附：“次子太學生疇，字壽田，號留耕。山水師趙大年一派，亦佳。”又陳履生《王石谷·生平述略》：“王石谷生有二子，名有譽、有章。有章字慶仲，畫名疇，字壽田，號留

耕，一名鴻藻，別字三壺散人，擅畫，得家傳秘訣。”則謂“君”及“留耕”為石谷次子。這三首詩蓋依韻題《留耕圖》以贈留耕者，漁山於留耕為長輩，故云“知君年少”。又前引《圖卷》左上方一老者坐於湖濱古松下，銀髮長鬚，風神清明，側置古琴，一手撫琴，一手扶膝，蓋即石谷。右下方一少年侍立於水涯，應為留耕。

一塢花飛夕照邊，鴉隨牛背渡溪煙。⁽¹⁾橋頭開引溝藏水，⁽²⁾明日村南早插田。

- (1) 溪煙：溪邊的雲煙。李白《答長安崔少府叔封遊終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見寄》詩：“飲彼石下流，結蘿宿溪煙。”

- (2) 開引溝藏水：謂開溝引水而蓄之。

上聯“一塢花飛夕照邊，鴉隨牛背渡溪煙”二句極工。搜覓前人佳句，宋方岳《次韻鄭僉判》“夕陽歸鳥佔花塢，山雨飯牛歸草庵”二句差近。

十畝閒閒誰並耕？⁽¹⁾較知土性雨多情。農桑但願如圖畫，不願催租識爾名。

- (1) 十畝：韋莊《感懷》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閒閒：有所分別之意。《莊子·齊物論》：“大知閒閒，小知閒閒。”《釋文》：“有所閒別也。”刊本及《次韻題留耕圖三首書正》皆作“間間”。間，為“閒”的俗字。

下聯“農桑但願如圖畫，不願催租識爾名”二句，對田園風物與重賦病民之弊皆有深切的感受，非一味作田園詩者可比。

浦歸

黃浦東歸夜二更，⁽¹⁾海潮江雨合縱橫。風波任爾兼

天涌，⁽²⁾我自睡眠舟自行。

(1)二更：舊時分一夜為五段，稱五更或五鼓，《顏氏家訓·書證》：“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二更謂夜深時分。

(2)兼天湧：謂波濤洶湧，連接天際。杜甫《秋興》詩：“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村行

村行人易倦，誤走問尤難。溝水通潮落，花萼夾路殘。⁽¹⁾碓閒知地瘠，⁽²⁾紡急為誰單？⁽³⁾信道者何處？肩輿衝夜寒。⁽⁴⁾

(1)花萼：花草。萼，萼草。

(2)碓閒：碓閒置不用。碓，舂米穀的設備。喻收成很少。

(3)紡急：紡車迅速轉動，謂忙於紡織。單：用一層布帛所製的衣物。如單衣、被單、褥單。此謂織單。

(4)信道者二句：方豪《釋》：“此言訪鄉村教友，天已夜，遂迷路。”

愁

漫說酒能解，⁽¹⁾愁人飲復愁。舊翻心內火，新作鬢邊秋。⁽²⁾風雨燈殘促，關河歲晚稠。⁽³⁾樽前無避地，⁽⁴⁾何處豁眉頭？⁽⁵⁾

(1)漫說：枉說。

(2)舊翻二句：舊愁翻動心中的燥火；新愁將鬢髮染成秋霜。

(3)風雨二句：愁緒有如催促殘燈熄滅的風雨，縮短人的壽命，使其如歲

末的山河，處於動搖之中。關河，《史記·蘇秦傳》：“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正義》：“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也泛指一般山河，陶潛《贈羊長史》詩：“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稠，動搖貌。猶稠嶷。揚雄《河東賦》：“嘻嘻旭旭，天地稠嶷。”

(4)避地：因避災禍而移居他處。呂本中《連州陽山歸路三絕》：“兒女不知來避地，強言風物勝江南。”此謂避愁之處。

(5)豁眉頭：猶展眉，展開眉頭。豁，開朗貌。下首原為《與沈子論冷元人畫》，與《寫憂集》重複，刪去。

六十吟

年去年去不復過，今朝六十來如何？我初童年爭辨日，⁽¹⁾那知白日竟如梭。⁽²⁾於今知惜分陰處，時不我待首先蹉。⁽³⁾後期匆匆將壽補，日醉南山有幾多？⁽⁴⁾誰言老當壯可羨，⁽⁵⁾幼病未離母兄眷。⁽⁶⁾誰言超世天爵榮，⁽⁷⁾躑躅東南塵土賤。⁽⁸⁾

辭家廿載等浮鷗，⁽⁹⁾窮餓兼無兒女怨。⁽¹⁰⁾所遇故物亦忘名，⁽¹¹⁾偶逢冠蓋無煩見。⁽¹²⁾閉影潛修素願欲，⁽¹³⁾西學日究猶未足。⁽¹⁴⁾何事努力不少壯，直至暮齡相逼促！⁽¹⁵⁾臨渴奔泉手掬忙，⁽¹⁶⁾飢來炊米帶生熟。⁽¹⁷⁾寂寞眠遲悔往夢，⁽¹⁸⁾居常知止免遭辱。⁽¹⁹⁾

世間以壽妄稱仙，三十二十也壽年！玉堂客貴年年祝，⁽²⁰⁾錦屏詩畫必對懸。⁽²¹⁾我今桐陰北窗下，⁽²²⁾茶香感誦《夢莪》篇。⁽²³⁾爭似村翁忘甲子，⁽²⁴⁾但知牛背夕陽天。⁽²⁵⁾

- (1)辨日:辨別天象。沈約《謝賜新曆表》:“竊惟觀斗辨日,馭生爲本。審時分地,稼政莫先。”
- (2)白日如梭:形容光陰過得很快。《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
- (3)首皤:髮白。猶首皓。
- (4)後期二句:意謂人到晚年纔急切講求延年益壽,所謂壽比南山,又能有多少光陰?壽比南山爲祝人長壽的習用語。《詩·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此寓其意。
- (5)老當壯:年雖老而志更壯烈。《後漢書·馬援傳》:“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王勃《滕王閣詩序》:“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 (6)幼病句:《牧齋有學集·吳節母王孺人贊》:“孺人王氏,世虞山右族,嫁吳文恪公十世孫士傑。崇禎初,士傑輓漕歿於燕。母年二十有三,撫三子皆成立。今年六十有六,官長咸旌其門。少子歷,能詩有聞,請余爲贊。”又陳瑚《確庵文稿·吳節母王孺人墓誌銘》:“維孺人……藐諸孤,襁褓中。長啓泰,次啓雍,少啓歷,咸童蒙。維孺人,教以正。毋僂言,毋惰行。親賢哲,遠便佞。兒克承,知大體。季白眉,攻文史。勤束修,勵廉恥。”可知漁山本名啓歷,兩兄即啓泰、啓雍。此句謂對寡母撫養之恩,終生難忘,並抒寫對兩兄的懷念。又漁山生時,母年已三十八,此處言母年二十有三,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已指出其誤。
- (7)超世:超然世外。朱熹《寄山中舊知音》詩:“超世慕肥遯,鍊形學飛仙。”此謂出家修道。天爵:自然的職位。此謂司鐸的教秩。
- (8)塵土賤:謂像塵土一樣微不足道。
- (9)辭家廿載:方豪《釋》:“‘辭家廿載’云云,可知漁山開始修道爲四十歲事。”浮鷗:在水面翻飛的鷗鳥。陸游《恩封渭南伯……戲作長句》詩:“棧豆十年霑病馬,煙波萬里著浮鷗。”
- (10)窮餓:窮困與飢餓。韓愈《上宰相書》:“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

- 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白居易《丘中有一士》詩:“終歲守窮餓,而無嗟歎聲。”
- (11)故物:舊物。《南村輟耕錄·雙硯堂》:“周待制月巖先生仁榮買地於府城之鄭捏兒坊,荆義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
- (12)冠蓋:冠,禮帽;蓋,車蓋。官吏的服飾和車乘。借指官吏。杜甫《夢李白》詩:“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
- (13)素願:平素的願望。宋無《己亥秋淮南飢客中懷故里朋遊寄之》詩:“酬答幽期愜,交遊素願償。”
- (14)西學句:方豪《釋》:“所謂‘西學’,似包括神學、哲學及《聖經》等。”
- (15)何事二句:《古樂府·長歌行》:“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此化用其意。暮齡,晚年。《南齊書·劉善明傳》遺崔祖思書:“霍囊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
- (16)臨渴奔泉:猶臨渴掘井。喻事到臨頭纔想辦法,不能濟事。《素問·四氣調神大論》:“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鬪而鑄錐,不亦晚乎?”此寓其意。
- (17)帶生熟:半生熟,煮飯半生不熟。喻自己半路出家,所學未精。
- (18)往夢:往事。謂往事如夢,故稱。
- (19)知止:言適可而止。《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 (20)玉堂:仙人所居。曹操《氣出倡》:“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爲堂,芝草生殿旁。”
- (21)錦屏:裝飾華麗的屏風。朱熹《雪消溪漲山色尤可喜口占》詩:“若爲留得晶瑩住,突兀長看素錦屏。”
- (22)桐陰:桐樹之蔭。元稹《寄吳士矩端公五十韻》:“寒食桐陰下,春風柳林側。”
- (23)茶香:茶的芳香。韓偓《橫塘》詩:“蜀紙麝煤添筆興,越甌犀液發茶香。” 蓼莪:《詩·小雅》篇名。《小序》謂此詩爲孝子追念父母而作。後因以蓼莪指對亡親的悼念。漁山之母王孺人卒於康熙元年壬寅(1662),至此已近三十年。

(24) 甲子：甲子所以紀歲月，因亦以甲子為歲月、年歲的代稱。貫休《贈軒轅先生》詩：“略問先生真甲子，只言弟子是劉安。”

(25) 牛背夕陽天：謂在天氣晴朗的日子，夕陽西下時騎牛返回村居。喻隱居生活。

這首詩為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漁山六十歲時的言志之作。詩中抒寫對亡母的追念和對兩兄的懷念之情，並抒寫對自己向道太遲、教業未成的追悔之感。而清高拔俗、超然物外的胸懷和對教業的執着追求則為全詩的主調。《方豪六十自定稿》將這首詩置於卷首，蓋引為楷模也。

樓居半載

上樓忽驚秋，⁽¹⁾下樓仍盛夏。感此一樓間，炎涼分上下。⁽²⁾我今真似峰頭石，⁽³⁾四面風雨來促逼。任爾樓前寒暑更，不變太古空濛色。⁽⁴⁾樓上酣眠樓下酒，日逐攀躋力無有。⁽⁵⁾豈知半載是樓居，冷暖相尋成白首！⁽⁶⁾

(1) 驚秋：為秋天的肅殺之氣來臨而吃驚。朱鄴《落葉賦》：“見一葉之已落，感四序之驚秋。”

(2) 炎涼：氣候的熱和冷。《水經注·泚水》：“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

(3) 峰頭石：峰頂之石。陸龜蒙《峽客行》：“萬仞峰排千劍束，孤舟夜繫峰頭宿。”

(4) 太古：遠古，上古。空濛：混濛迷茫之狀，多形容煙嵐、雨霧。謝朓《觀朝雨》詩：“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沈佺期《嶽館》詩：“空濛朝氣合，窈窕夕陽開。”

(5) 攀躋：又作躋攀，攀登。周咸《登吳嶽賦》：“邈崖谷，遂攀躋。入雲霧，出塵泥。”

(6) 是樓居：謂居於此樓。是，此，這。中國古代有仙人樓居的說法。陸游《題望海亭亭在臥龍絕頂》詩：“全家終日樓居仙。”以上二句反用其意，謂居於教堂之寓樓，反覺流光飛逝，催人頭白。

榆錢⁽¹⁾

綠錢榆貫怕春殘，⁽²⁾樹大風多護亦難。塵世有誰無是癖，⁽³⁾任他零落不心酸？

(1) 榆錢：即榆莢。榆樹的果實。榆樹未生葉前先生莢，形似錢而小，聯綴成串，也稱榆錢，可食。岑參《戲問花門酒家翁》詩：“道旁榆莢仍似錢，摘來沽酒君肯否？”又皮日休《桃花賦》：“近榆錢兮粧翠靨，映楊柳兮顰愁眉。”

(2) 春殘：春將盡，猶殘春。黃庭堅《同元明過洪福寺》詩：“春殘已是風和雨，更著遊人撼落花。”榆錢二月成貫，暮春散落，故云。崔寔《四民月令》：“二月榆莢成者，收乾以為醬。”

(3) 是癖：謂愛錢之癖。

“塵世有誰無是癖，任他零落不心酸”二句，令人絕倒。

故鄉旋櫂作⁽¹⁾

乘潮出不遲，載月歸何早？⁽²⁾豈知至故鄉，似夢未成曉。久無懷戀心，⁽³⁾隨風去來好。

(1) 故鄉旋櫂：乘船返回故鄉。旋櫂，猶返棹。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載，漁山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自虞山歸上海；三十二年癸酉（1693）復返虞山。此次旋櫂，當在其中一年。

(2) 載月：乘着月色行船。《避暑錄》：“歐陽公作平山堂，每暑時輒凌晨

攜客往遊，……往往侵夜載月而歸。”羅隱《寄楊秘書》詩：“會待與君開秋甕，滿船載月鏡中行。”

(3) 懷戀心：謂對故鄉的懷念眷戀之心。

哭司教羅先生⁽¹⁾

嗚呼訃至今信死，⁽²⁾ 慟哭先生東鐸始。⁽³⁾ 初自西歸七閩鄉，鬚鬢蒼蒼稱清偉。⁽⁴⁾ 適遭紛議盡遣粵，轍環四方獨勞矣。⁽⁵⁾ 勳榮超世主教尊，所傳鐸品只三子。⁽⁶⁾ 嗚道辛勤各遠方，惟我追隨久於此。⁽⁷⁾ 詎料衝寒又離去，奄忽長逝如眠爾。⁽⁸⁾ 北望金陵千里天，再哭淚血成紅雨。⁽⁹⁾ 雲來幽幽曉夢狀，恍若居常每提指。⁽¹⁰⁾ 茲者學道日已少，道在咫尺誰綜理？仰悲大嶺出霧遲，俛憫狂瀾若無砥。⁽¹¹⁾ 當其齋候講經學，巷擁輪蹄門集履。⁽¹²⁾ 又期勘讎崇正事，秋毫無不貫西史。⁽¹³⁾ 日談前聖勵後修，更將老筆筆於紙。⁽¹⁴⁾ 一生到處歷險危，半在小西半東里。⁽¹⁵⁾ 憶從勇渡黃浦潮，今瘞雨花臺畔裏。⁽¹⁶⁾ 景移物換空後殊，空帷像設儼相似。⁽¹⁷⁾ 萋萋宿草日復生，墓碑超行誠難誅。⁽¹⁸⁾ 壠木蕭蕭未得春，廬居願獨三年止。⁽¹⁹⁾ 千古萬古修事業，一言遺重委西士。謂余先生。⁽²⁰⁾ 而今誰不悟死歸？夢回情至難忘耳。⁽²¹⁾

(1) 這首詩又見《聖教雜誌》第二六卷第八期(1937年8月)及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條。司教羅先生：即南京主教羅文藻。羅文藻，1616-1691，字汝鼎，號我存，福建福安人。崇禎初年由方濟各會神甫利安當(Antonio de Santa Marta Cabellero)付洗入教。五年後被派往澳門，復赴馬尼拉求學。順治七年(1650)入多明我會，十一年(1654)在馬尼拉晉陞司鐸，旋回國傳教。康熙十二年

(1673)由羅馬教皇格勒門特十世(Clement X)提名為主教。但葡萄牙政府竭力阻撓中國人任主教，直至二十四年(1685)，纔在廣州祝聖，是為天主教第一任華籍主教。從此常駐南京，巡視全國教務。二十七年(1688)，在南京祝聖吳漁山、劉蘊德和萬其淵為司鐸。後在南京去世。方豪有《吳漁山哭司教羅先生詩箋釋》(下簡稱《箋釋》)一文，載1956年4月8日香港《公教報》、《方豪六十自定稿》及《吳漁山(歷)研究論集》。

(2) 嗚呼句：方豪《箋釋》：“按羅主教以康熙三十年正月三十日(一六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南京，時吳漁山司鐸在上海。訃當為教中之通功單。此詩首句，意謂羅主教去世消息已先傳至上海，但漁山不信以為真，及通功單寄到，始確信已死。”

(3) 慟哭句：方豪《箋釋》：“此言東鐸當指中國司鐸。讀此句可知當時教會中均承認羅公為我國人之最早膺任司鐸者，決非漁山一人之思想。孔沙萊(Josè Ma. González)著《第一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傳》(El Primer Obispo Chino)謂在羅公之前已膺任司鐸者，尚有多兩明我會士……二人晉鐸後，似並未在國內工作，故耶穌會士安文思(Gab. de Magalhaens)及羅公之副主教余先生(Juan F. de Leonissa)上羅馬傳信部報告羅公逝世之呈文，亦均稱之為第一位中國籍司鐸；益以漁山此詩，可見當時教中人對此實深信不疑也。”

(4) 初自二句：方豪《釋》：“文藻曾在菲律賓求學，故曰‘自西歸’；福建自臺灣立府後，應稱八閩，詩言七閩，沿舊稱也。”《箋釋》：“所謂‘西歸’者，乃指羅公於永曆八年即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陽曆七月四日在馬尼拉晉司鐸，次年七月初返國而言也，時公年四十五歲；至康熙四年，則已五十五歲，‘鬚鬢蒼蒼’矣。”

(5) 適遭二句：方豪《校》：“‘遣粵’詩稿作‘遺粵’。”《釋》：“楊光先反對用西曆，西教士一度盡送廣東，作‘遺粵’亦通；此時全國僅文藻一人奔走，故曰‘轍環四方獨勞矣’。”《箋釋》：“按教士盡數被遣至廣東，乃康熙四、五年(一六六五、一六六六)事，……康熙五年，公第四次赴馬尼拉，即攜救濟費回國，並奔走魯、晉、蘇、浙、閩、贛、川、湘、粵等省，兩年

之間，授洗三千人。”

- (6) 勳榮二句：方豪《箋釋》：“一六七四年一月四日（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廿八日）教宗格萊門十世委羅公為巴希利諾堡（Basilinopolis）主教，南京代牧；一六八八年八月一日（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吳歷（字漁山）、劉蘊德（字素公）、萬其淵（字三泉）三人在羅公手領受司鐸神品；羅主教所授司鐸僅此三人，故曰：‘所傳鐸品只三子。’‘傳’指傳油，為晉鐸典禮中重要節日。過去多訛為‘傳’字，今據詩稿改。”
- (7) 鳴道二句：方豪《箋釋》：“萬司鐸曾傳教於浙江、福建、廣東；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一度遁入湖廣山中隱居，旋回江南；劉司鐸曾至湖廣訪覓萬司鐸，又至廣州，率領新來教士入境，故云：‘鳴道辛勤各遠方。’漁山傳教多在上海、嘉定一帶，因謂：‘惟我追隨久於此。’”
- (8) 詎料二句：方豪《箋釋》：“羅主教卒於陰曆正月三十日，則所謂‘衝寒又離去’者，蓋卒前一年之冬季，漁山尚與羅公聚首而後離別也。”衝寒，冒着嚴寒。杜甫《小至》詩：“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 (9) 北望二句：方豪《箋釋》：“極言其哀也。漁山在上海得訃，故曰‘北望金陵’；惟作此詩時，已前往南京，見後。”淚血成紅雨，舊題王嘉《拾遺記》：“（魏）文帝（曹丕）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霑衣。至陞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盈如血。”後因稱婦女的眼淚為紅淚，也泛指悲傷的眼淚或血淚。
- (10) 雲來二句：方豪《箋釋》：“曰‘居常’，曰‘每’，則羅公與漁山同處之日必不少；與上文‘惟我追隨久於此’一語亦合。”曉夢，天明時的夢。參閱《留別陳子集生》注（6）。提指，提，提耳，懇切教訓；指，指點，指出，點示。
- (11) 茲者四句：方豪《箋釋》：“言信教者已逐漸減少，歎羅公逝世後，繼起無人。按自順治十七年楊光先仇教，湯若望下獄，李祖白等人處斬；聖祖親政後，湯案雖昭雪，然康熙三十年，浙江巡撫張鵬翮又頒禁教之令，故學道日少。”大嶺出霧遲，謂高大的山嶺雲霧繚繞，遲遲未散，難見其真面目。喻傳教阻力重重，華夏難見聖寵之光。狂瀾若無砥，謂

波濤洶湧而已無中流砥柱。韓愈《進學解》：“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此反用其意。

- (12) 當其二句：方豪《箋釋》：“言向羅公聽道者之衆也。多明我會士閔明我（Navarrette）於一六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康熙十二年七月十八日）上傳信部報告書，亦言及羅公在福建等十二省授洗二千人，在某海島勸化五百五十六人。”齋候，猶齋時。佛家過午不食為齋，故稱正午為齋時或齋候。輪蹄，車輪馬蹄。
- (13) 又期二句：方豪《箋釋》：“從詩中可見文藻……亦有著作，惜皆佚。”《箋釋》：“言羅公與人辨論正教，語必有據，於以見其淹貫教理也。”勘讎，謂覈對書籍，糾正其誤。猶校讎。
- (14) 日談二句：方豪《箋釋》：“可見羅公亦嘗從事著述，其內容似為教中聖賢之嘉言懿行。惜已散佚無存。”
- (15) 一生二句：方豪《箋釋》：“按羅公曾於崇禎十年（一六三七）陽曆十一月二十一日（陰曆十月六日）與方濟各神父（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及 G. Alenda 自福建前往南京，在寧德被投於獄，閱二十三日，押往福州，驅逐至澳門。此危險一也。……永曆元年（順治四年，一六四七）自菲律賓攜款回國，在海上歷十五日，為盜匪劫奪，聖母像亦被掠，公見之，求援於聖母，盜以其為媽祖，竟不取。此危險四也。回抵福安後，即被派至廈門，協助利崎（Ricci）司鐸傳教。時廈門為鄭成功根據地，一日，鄭經所部，入廈門教堂，取去若干聖像，見公作滿清衣飾及髮型，以為間諜，乃被拘控，鄭經擬處以死刑，利崎神父與鄭成功父子友善，聞知其事，即請釋放。此危險五也。……公一生時往澳門，又五次赴馬尼拉，……在海內外時間各半，故曰：‘半在小西半東里。’小西，本指印度西海岸第烏、果阿一帶，為葡屬印度殖民地。此指馬尼拉，時為西屬印度殖民地首府。
- (16) 憶從二句：方豪《箋釋》：“按公曾於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赴無錫、崇明視察教務；次年抵南京；二十九年（一六九〇）至上海及杭州。是年，吳漁山亦在上海，必曾陪羅主教視察附近教友。……是年七月二十日（陰曆六月十五日）公自上海至杭州，……八月二十八日（七月

二十四日)上傳信部書中,云在上海曾居留四月,見 *Le Petit Messager de Ningpo*, 1933, Nos. 1-2, 則此四月中羅、吳二公必時共起居。惟一九二五年同誌所發表另一羅公上傳信部樞機主教書,則云:‘余在上海寓居二月,得偕二司鐸出外視察教堂,吳漁山神父最鄰近上海之教堂,亦曾前往巡閱,吳公為眾教友所敬愛。’此信發出後,羅公在上海當仍續居二月;所謂最鄰近上海之教堂,即指浦東。……(箋注者按:省略處引漁山《渡黃浦》及《牧羊詞》詩句。)可知上海浦東教友之盛,實始於清初,而羅公亦曾前往視察。……‘憶從’二字據詩稿改。’憶從,刊本誤作“懷從”。雨花臺,在今南京市南。古稱石子崗、聚寶山。據崗阜最高處可俯瞰城闔。相傳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天花墜落如雨,故名。見《永樂大典》引《建康志》。

(17) 景移二句:方豪《箋釋》:“可知羅公卒後,南京教堂曾設靈堂,懸公像,此像或即漁山所繪。惟一九一八年十月多明我會玫瑰省出版西班牙文 *Missiones Dominicanas* 雜誌所印羅公像,旁有中國字兩行:‘□於南京聖堂時在 天主降生六百九十年應大清康熙三十年。’六百九十年之七必有‘一千’二字,然一千六百九十年乃康熙二十九年,如此像乃羅公去世後不久所作,不應有此誤,故可斷為去世後十餘年或數十年所作。題字亦惡劣,不類吳漁山手筆,是此像決不出漁山手,可能係後人臨摹漁山所畫羅公像也。”空後,葬後。空,葬時穿土下棺。空帷,謂空寂的帷帳。張華《情詩》:“幽人守靜夜,迴身入空帷。”帷,又指帷堂。古行喪禮用帷幕設於堂上以分隔內外。《禮·檀弓》:“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18) 萋萋二句:方豪《箋釋》:“此詩假定作於羅公逝世後一年,即陽曆三月底,合陰曆二月底,故墓上宿草已新長;當時教中人必推漁山撰墓誌銘,然漁山以羅公超性德行甚高,不易闡揚,故作此詩時,墓碑文尚未草成也。”萋萋,草盛貌。《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謝靈運《悲哉行》:“萋萋春草生,王孫遊有情。”詠,累述死者功德以示哀悼。即今之悼辭。《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詠。”《注》:“詠,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也。”

《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

(19) 壠木二句:方豪《箋釋》:“可見漁山作此詩時,曾到南京謁墓,時墓草已發,而墓樹則尚未有葉。漁山對羅公敬仰甚深,願獨廬居三年,直視羅公為父矣。”壠,墳墓。廬居,古禮遇君父、尊長之喪,就墓旁築小屋居住,稱廬墓或廬居。參閱《挽王輝客夫子》第七首注(2)。

(20) 千古三句:方豪《箋釋》:“西士下原注:‘謂余先生。’按羅主教於上引一六九〇年八月二十八日自杭州上傳信部書中,已指定 J. F. Leonissa 即余先生為繼承人。羅主教曾稱其頗識漢字,能華言,熟諳民情,亦與官方融洽,教士教友咸敬愛之;又以其為義大利人,在教中不致引起糾紛,且更能服從聖部云云。按其時葡人、法人有主教之爭,故羅公有此語。”余先生,西文名 Juan François Nicolai de Leonissa, 漢名余宜閣,又名余泛濟。1691年2月27日(康熙三十年正月三十日)繼羅文藻任南京主教。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調湖廣代牧,未到任。1737年(乾隆二年)去世。(趙慶源《中國天主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代年表》,頁16、17、22。)

(21) 而今二句:方豪《箋釋》:“可見漁山道行之高,一切皆置之度外,惟羅公恩情為難忘耳!”死歸,視死如歸。把赴死看作歸家。意謂不怕死。《史記·蔡澤傳》:“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此謂死後魂歸天國。

曬花簾⁽¹⁾

早織蘆葦短箔稀,⁽²⁾ 揀花分架曝秋暉。⁽³⁾ 平鋪當戶晴雲白,⁽⁴⁾ 亂簇盈庭柳絮飛。擬雪凍連風不捲,⁽⁵⁾ 似梨開遍月相依。⁽⁶⁾ 棉租輸去常閒寂,移挂來遮竹裏扉。⁽⁷⁾

(1) 曬花簾:曬棉花的簾箔。簾箔,用竹子或蘆葦編成的方簾。花,方豪《釋》:“花言棉花。”

(2) 蘆葦:蘆葦初生的嫩條。葦,草初生貌。可織成簾箔,稱蘆簾或蘆箔。

- (3)曝：曝物使乾。秋暉：秋天的日光。陸機《贈馮文熊遷斥丘令》詩：“及子春華，後爾秋暉。”
- (4)晴雲：晴空白雲。參閱《春日煙客王夫子招遊西田》注(2)。
- (5)不捲：刊本作“不倦”。方豪《校》：“‘不倦’詩稿作‘不捲’，詩稿是。”
- (6)似梨開遍：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此化用其意。
- (7)竹裏扉：竹林中的柴扉。扉，門扇。

夢曝日⁽¹⁾

夢曝村南宅，愛暄兼愛適。⁽²⁾簷頭日短冬未殘，⁽³⁾儘曝歲寒人盡歡。爾汝相忘問名姓，⁽⁴⁾暖直曲身影隨正。我夢如葵向亦好，⁽⁵⁾不禁寒候雞鳴早。⁽⁶⁾

- (1)曝日：曬於日下。桓譚《新論》：“漢中送王仲都，時夏大暑，使曝日坐，又環以十爐火，不言熱而身不汗出。”此指曬日取暖。
- (2)愛暄：愛溫暖。暄，溫，暖。
- (3)簷頭：屋檐頂。司空圖《聽雨》詩：“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
- (4)爾汝：彼此親昵，不拘形迹。杜甫《醉時歌》：“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
- (5)如葵向亦好：葵性向日，故云。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
- (6)不禁：禁不住，經受不起。杜甫《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詩：“巡簷索近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此句意謂一夢醒來，依然是寒冷的節候，傳來一陣初啼的雞聲，令人悵然久之。

壽金聖徵七十兼勉綏吉昆季⁽¹⁾

巷轉諸塵隔，書聲認門逕。每念算翁年，七十今朝正。

視朋近遠來，介壽小春盛。⁽²⁾嶺梅映壽觴，⁽³⁾客醉禮多敬。願予筆硯荒，追寫南山迥。⁽⁴⁾漫題句自鄙，無復曩懷興。⁽⁵⁾羨翁寡所嗜，所嗜達超性。⁽⁶⁾孰云天步艱，⁽⁷⁾豈辭貧與病？坐歎甌蠅忙，無聞蝸觸競。⁽⁸⁾德耀遠山秋，舉案齊相映。⁽⁹⁾子綵服新，養志晨昏定。⁽¹⁰⁾伯為桐子師，⁽¹¹⁾琴書滿耳聽。仲乃負秣歸，⁽¹²⁾痛飲瓶無罄。⁽¹³⁾季也供煙雲，⁽¹⁴⁾目遊如坐鏡。⁽¹⁵⁾合以慰親歡，共懼年難更。於茲巷有翁，守道誰當並？⁽¹⁶⁾隣舍盡歌呼，翁居獨高靜。⁽¹⁷⁾只今徵壽考，⁽¹⁸⁾難期隱名姓。

- (1)金聖徵、綏吉昆季：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金聖徵、金綏吉……》：“(聖徵)有三子：長子擅琴，次子善釀酒，幼子精繪事。詩題僅有綏吉名，似綏吉即長子，故曰：‘綏吉昆季。’”
- (2)介壽：《詩·豳風·七月》：“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箋》：“介，助也。”後來遂稱祝壽爲“介壽”。小春：小陽春，農曆十月。
- (3)嶺梅：謂懸挂堂上的《嶺梅圖》。壽觴：壽酒。觴，酒杯。潘岳《閒居賦》：“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
- (4)追寫南山：謂繪祝壽圖。取“壽比南山”之義。迥，同“迴”。迴拔。高遠挺拔。
- (5)漫題：隨意書寫或題詠。曩懷興：從前的情懷與興致。
- (6)所嗜句：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金聖徵、金綏吉……》：“知聖徵爲教友：‘所嗜達超性。’”超性，指天主教神學。《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默存天堂真福：“求天主賜與神光，使得明通超性妙奧，日益精進。”
- (7)天步：國運、時運。《詩·小雅·白華》：“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朱熹《集傳》釋天步爲時運。陸雲《兄平原贈》詩：“天步多艱，性命難誓。”此喻天主教在中國的命運。

(8) 甌蠅：甌中之蠅。甌，煮飯瓦器。喻世俗庸碌之人。 蝸觸競：猶蝸角之爭或蠻觸。蝸，蝸角。喻極小之境地。《莊子·則陽》：“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後稱因細事而相爭為蝸角之爭，也稱蠻觸之爭。此以蝸觸喻世俗趨利奔競之人。觸，刊本誤作“觸”，據《詩稿》改。

(9) 舉案齊：舉案齊眉。《後漢書·梁鴻傳》：“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案，即碗，盤；或謂指盛食品的托盤。舊時用以形容夫妻相敬有禮。方豪《釋》：“其時聖徵夫人尚在，故詩有‘齊案’云云。”

(10) 綵服：采衣，又稱老萊衣。相傳老萊子行年七十，父母猶存，常身著五色彩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見《初學記·孝子傳》。後用為孝養父母至老不哀之典。 養志：承順父母的心意。與“養口體”相對而言。《孟子·離婁》：“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呂氏春秋·孝行》：“蘇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

(11) 伯：長兄，哥哥。 桐子師：桐子，猶童子。揚雄《法言·學行》：“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注》：“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故以桐子師稱童子師。即以訓育蒙童為業。釋為擅琴不確。

(12) 仲：次。舊時兄弟排行，以伯、仲、叔、季為序，仲是老二。 負秫：刊本作“負林”。方豪《校》：“‘負林’詩稿作‘負秫’，詩稿是，‘秫’可作酒，故下句曰‘痛飲瓶無罄’。”

(13) 無罄：無盡。罄，器中空。引申為盡、完。

(14) 季：少子。《詩·魏風·陟岵》：“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傳》：“季，少子也。” 供煙雲：煙雲供養。以山水怡情。陳繼儒《妮古錄》：“黃大癡（公望）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煙雲供養也。”故以煙雲供養喻擅畫。

(15) 日遊坐鏡：謂縱日遊馳於畫屏之中，猶臥遊。

(16) 守道句：方豪《釋》：“言奉教虔誠，非他人所能及。”守道，許彬《送蘇

處士歸西山》詩：“守道安清世，無心換白衣。”

(17) 隣舍：刊本誤作“憐舍”。方豪《校》：“‘憐舍’詩稿作‘隣舍’，詩稿是。”隣，同“鄰”。 高靜：清高靜穆。朱慶餘《和劉補闕秋園寓興之什》詩：“誰言高靜意，不異在衡茅。”

(18) 壽考：年高，長壽。《詩·大雅·棫樸》：“周王壽考。”《箋》：“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

捉花詞⁽¹⁾

浦田高下秋陰後，⁽²⁾處處花苓吐八九。⁽³⁾新婦捉得盈兜白，呼兒負歸日累積。舉家揀曬當及晴，晚收包疊落縱橫。上輪租稅次供紡，朝夕如蛩霜候響。⁽⁴⁾不論花多時貴賤，⁽⁵⁾但恐捉多腰力倦。⁽⁶⁾

(1) 捉花：方豪《釋》：“捉花，江南方言，採棉花也。”

(2) 浦田：水濱之田。 秋陰：猶秋涼。秋天氣候陰涼，故稱。顏延之《陶徵士誄》：“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

(3) 花苓：花蕾。

(4) 如蛩霜候響：蛩響，猶蛩鳴。蛩，蟋蟀。王維《早秋山中作》詩：“草間蛩響臨秋急，山裏蟬聲薄暮悲。”霜候，秋天的節候。此以秋天裏蟋蟀的鳴聲喻紡車聲。

(5) 時貴賤：謂時價高下貴賤。

(6) 下首原為《雞聲》，與《寫憂集》重複，刪去。

曉寒⁽¹⁾

月下西城曬雪空，⁽²⁾窗鳴減睡五更風。⁽³⁾曉寒侵被利如劍，直逼殘軀曲似弓。⁽⁴⁾

(1)曉寒：猶晨寒。曉，天明，天亮。李白《秋夜板橋浦泛月獨酌懷謝朓》詩：“長川瀉落月，洲渚曉寒凝。”

(2)曬雪空：照映着下雪的天空。曬，曝物使乾。此指月光照射。

(3)五更：五更時分。天亮時。李煜《浪淘沙》詞：“羅衾不耐五更寒。”

(4)殘軀：老病之軀，為詩人自喻。孟郊《答友人贈炭》詩：“暖得曲身成直身。”此反用其意。

下聯二句，以劍喻寒風，以弓喻為禦寒而屈曲於被中的身軀，對偶工巧，饒有風趣。

不寐

入夜潮平渡息喧，西家有客夢多言。⁽¹⁾我因老倦眠無着，不盡聲聲聒耳聞。⁽²⁾

(1)夢多言：夜裏睡眠多說夢話。夢言，蘇舜欽《夏熱晝寢感詠》詩：“晨事如隔日，半雜夢寐言。”

(2)聒耳：聲多亂耳。《太平御覽》楊泉《物理論》：“夫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無異於春蛙秋蟬，聒耳而已。”

歎庭樹⁽¹⁾

庭栽不喜凡桃李，遠覓奇柯護養深。⁽²⁾堪歎此間多雨雪，⁽³⁾十年猶未翠成陰。

(1)庭樹：庭中之樹。庭，堂前之地。《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王筠《雪裏梅花》詩：“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

(2)奇柯：刊本作“奇朽”。方豪《校》：“‘奇朽’詩稿作‘奇柯’，詩稿是。”奇柯猶奇樹。柯，草木的枝莖。劉駕《琪樹下因吟六韻呈先達者》詩：

“奇柯交若鬪，珍葉密如織。”

(3)雨雪：降雪。《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渡浦⁽¹⁾

凍骨年年似竹斑，⁽²⁾土爐薪火且消寒。豈知暖覺超懷健，⁽³⁾顧病不辭渡浦難。⁽⁴⁾

(1)浦：指黃浦江。

(2)似竹斑：有如斑竹。斑竹，紫竹，竹身有紫色或灰褐色的斑紋。此以竹斑形容老人的皮膚。

(3)超懷：方豪《釋》：“‘超懷’言超性之胸懷也。漁山極喜用‘超’字。”

(4)顧病：即終傳。參閱《渡黃浦》注(2)。

嚳城贈張君⁽¹⁾

嚳水迢迢雨後新，⁽²⁾灌花栽藥及時頻。稚年求道成超業，⁽³⁾老壽都忘甲子春。⁽⁴⁾

(1)嚳城：地名，在嘉定縣南門外。唐崑山縣東境有嚳城鄉，宋時於此掘得唐嚳城鄉莊府君墓銘。一名嚳塘，又名婁塘。見王鳴盛《蛾術編·說地·嚳城》。故以嚳城為嘉定的代稱。

(2)嚳水：即嚳塘。亦為嘉定的代稱。

(3)稚年句：方豪《釋》：“‘超業’言超性事業也。曰‘稚年求道’，則此張君乃自幼即係教友。”

(4)老壽：長壽。《後漢書·荀爽傳》：“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

見牀頭雪⁽¹⁾

破屋牀頭雪下飛，卧看盡日映書帷。⁽²⁾卻思鄧尉探梅處，⁽³⁾酒債詩逋正未歸。⁽⁴⁾

(1) 這首詩又為《溪山暮雪》的題圖詩，見原田謹次郎《支那名畫寶鑑》，頁 800；又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 118。

(2) 書帷：書齋的帳幕；用作書齋的代稱。白居易《春夜喜雪有懷王二十二》詩：“夜雪有佳趣，幽人出書帷。”

(3) 鄧尉探梅：鄧尉，指鄧尉山，在江蘇吳縣西南七十里。山多梅樹，花時如雪，為探梅佳處。參閱《題王氏聽松堂》注(5)。

(4) 詩逋：猶詩債。逋，拖欠。文徵明《素髮》詩：“物外機心聊奕旨，老來多事坐詩逋。”

漁山晚年潛心天學，陳垣先生《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謂其宗教生活，“可以二字括之，曰窮與忙而已”。故其為詩屢有酒債、詩債、畫債之歎，從此詩可見一斑。

懷姑蘇沈惠于⁽¹⁾

在立春前，虞山別去，予抱疴歸海上。⁽²⁾

憶別春前琴水去，⁽³⁾至今病骨猶寒樹。⁽⁴⁾日斜海上紙窗西，⁽⁵⁾似共超談半寄處。⁽⁶⁾半寄，亭名，在姑蘇堂內。⁽⁷⁾

(1) 姑：刊本作“枯”。方豪《校》：“題‘枯蘇’，詩稿作‘姑蘇’，詩稿是。”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繫此詩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

(2) 抱疴：抱病。

(3) 憶：刊本作“懷”。據《詩稿》改。

(4) 病骨：猶病軀。謂病中體瘦露骨。蘇軾《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詩：“昨夜霜風入袂衣，曉來病骨更難支。”寒樹：秋冬的樹木。江淹《雜詩·劉太尉琨傷亂》：“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康熙三十一年條：“耶穌會會士檔，先生名下有‘體力極弱’一語。……按‘病骨猶寒樹’，‘病身如瘦竹’，皆與‘體力極弱’語合。”病身句見《次韻雜詩七首》第一首。

(5) 紙窗：紙糊的窗。白居易《曉寢》詩：“紙窗明覺曉，布被暖知春。”

(6) 超談：談論超性之學。

(7) 姑蘇堂：指蘇州天主堂，“在卧龍街通關坊內，向在東北隅貞字圖長慶巷。順治初天學傳教士潘國光、賈宜時來蘇首建。至康熙十九年傳教士柏應理、畢嘉改建於此”(康熙《蘇州府志》三九)。潘、賈首建者在婁門東北橫塘街。

題畫寄綏吉⁽¹⁾

多水蒹葭少雁聲，⁽²⁾堂空只聽海潮鳴。病餘窗下試磅礴，⁽³⁾紅樹秋山擬叔明。⁽⁴⁾

(1) 綏吉：指金綏吉。

(2) 多水：方豪《校》：“‘多少’詩稿作‘多水’，詩稿是。”蒹葭：蘆葦。顏真卿《登平望橋下作》詩：“際海蒹葭色，終朝鳧雁聲。”此句謂秋來雁已南飛，故云少雁聲。

(3) 磅礴：又作般礴，解衣般礴。指作畫。參閱余懷《寫憂集序》注(15)。

(4) 紅樹：指楓樹。楓葉至秋天經霜變紅，故稱。朱熹《苧溪道中》詩：“秋山有紅樹，忽憶野田中。”又許有壬《九日登鳳寧山》詩：“翠柏瀉秋聲，紅樹列清供。”叔明：王蒙字叔明，元季四大家之一。參閱《墨井畫跋》。

渡頭觀浴禽⁽¹⁾

常觀江水浴江禽，帶濕飛鳴入遠林。⁽²⁾感歎渡來多少客，不求一掬洗塵心。⁽³⁾

(1)浴禽：浴於水中的禽鳥。劉孝威《望雨》詩：“浴禽飄落毳，風荇散餘香。”

(2)遠林：遠處的樹林。李嶠《詠風》詩：“落日生蘋末，搖颺徧遠林。”

(3)塵心：佛教宣揚超脫現實，把關心世俗事務的心情稱為塵心。錢起《哭空寂寺玄上人》詩：“寂滅應為樂，塵心徒自傷。”方豪《釋》：“‘洗塵心’指學道信教。”

古儒以修養德性稱浴德。《禮·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疏》：“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下聯二句化用其意，寄託對世俗之人碌碌營營、毫無向道之心的感慨。

自東渡轉西浦歸途作⁽¹⁾

東渡無多久，村村木葉黃。雨風行未阻，飢冷坐相忘。切切分程課，⁽²⁾勞勞轉牧場。⁽³⁾歸將居靜補，⁽⁴⁾八日默潛藏。⁽⁵⁾《會例》有八日默想工夫。⁽⁶⁾

(1)自東渡轉西浦：謂自黃浦江之東乘船渡江過浦西。

(2)程課：安排功課。符載《蘄州新城門頌序》：“嚴進退以設令，立師伍以程課。”此指講道。

(3)牧場：方豪《釋》：“指教堂或教友聚居之地。”

(4)居靜：方豪《釋》：“‘居靜’指退省，較習用之‘避靜’為優。耶穌會士每年例須作八日退省，末四句言因傳教而切切勞勞，將於居靜時

補之。”

(5)默潛藏：方豪《釋》：“退省例不須談話，故曰：‘默潛藏。’”

(6)會例：指《耶穌會例》，分上下卷，上卷為耶穌會各項規條，下卷為《聖依納爵神行工夫》。應為《耶穌會章程》和依納爵《神操》最早的中譯本。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和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有藏抄本。默想：天主教的一種神學修煉工夫。通過默想“基督的奧跡”，運用思維、想象、情感和渴望，以深化對天主教的信仰。如《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此神行月內雖定有四個主日，每主日定有默想工夫。如第一主日，默想罪過。第二主日，默想天主降生事跡到聖枝。第三主日，默想耶穌苦難。第四主日，默想耶穌復活昇天。然亦可以加減。”

題晚峰秋霽圖

水折去茫茫，溪迴樹色黃。晚峰雲散下，秋澗葉紛傍。⁽¹⁾松徑迷樵舍，⁽²⁾風灘走釣航。⁽³⁾遠山千疊處，⁽⁴⁾好似戀斜陽。

(1)秋澗：秋天的山澗。白居易《遊石門澗》詩：“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

(2)松徑：松林間的小徑。綦毋潛《過方尊師院》詩：“羽客北山尋，草堂松徑深。”樵舍：樵夫的屋舍。蒲道源《題錢舜舉煙江疊嶂圖》詩：“幽巖梵宮半隱見，老樹樵舍相迷藏。”

(3)風灘：避風的淺灘。歐陽修《送王平甫下第》詩：“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釣航：釣船、釣艇。

(4)千疊：重疊千層。陸游《滿江紅》詞：“那更是巴東江上，楚山千疊。”

沒田詞⁽¹⁾

爾田雨浪浪，我田水汨汨。⁽²⁾大家築塹且開溝，新漲

不分花稻沒。⁽³⁾ 半年雨多難測知，妄信牛郎歌誤時。⁽⁴⁾ 前村有舟結網罟，飢食魚蝦渴飲雨。⁽⁵⁾ 後溪屋沒人何處？只有鵝鴟啼在樹。⁽⁶⁾ 此間沒田我最多，不沒催租歧奈何！⁽⁷⁾

(1) 沒田：水淹沒農田。

(2) 浪浪：流貌。韓愈《別知賦》：“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形容雨水傾注。汨汨：水急流貌。又作滑滑。滑，音 gǔ。《淮南子·原道》：“源流泉淙，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

(3) 醵：刊本作“餽”。方豪《校》：“‘餽’詩稿作‘醵’，詩稿是。” 花稻：揚花的水稻。

(4) 牛郎歌：牛郎，又稱黃姑、河鼓，星名。《玉臺新詠·東飛伯勞歌》：“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此蓋指以牛郎星象附會氣候雨晴的諺謠。

(5) 網罟：又作罔罟。罔的通稱。罔，“網”的本字。罟，也是罔。《易·繫辭》：“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疏》：“用此罟罔，或陸畋以羅鳥獸，或水澤以罔魚鼈也。”

(6) 鵝鴟：即鵝鴟。陸游《東園晚興》詩：“竹雞群號似知雨，鵝鴟相喚還疑晴。”因其將雨時鳴聲甚急，故此句借鵝鴟啼喻淫雨不止。

(7) 歧：方豪《校》：“‘歧’詩稿作‘路’。”

這首詩與作於康熙十三年(1674)的《題山中苦雨圖》，皆為淫雨不止傷害禾稼而作。一作於早年，一作於晚年，詩人對民生疾苦同情體恤之意，一以貫之。

歲莫逢友人寫梅以贈⁽¹⁾

歲暮相逢雪尚遲，超言未盡日斜時。⁽²⁾ 舊囊西物今無有，⁽³⁾ 聊寫梅花贈一枝。⁽⁴⁾

(1) 歲莫：莫，同“暮”。《詩·小雅·小明》：“曷云其還，歲聿云莫。”

(2) 超言：方豪《釋》：“‘超言’指超性之言，即超自然之教義也。”

(3) 舊囊句：方豪《釋》：“可見漁山初自澳門歸來時，必常以西物如鐘錶、望遠鏡、顯微鏡(見下)之類贈送友朋，不久即不再有矣。”囊，刊本作“懷”。方豪《校》：“‘舊懷’詩稿作‘舊囊’，詩稿是。”

(4) 聊寫句：盛弘之《荊州記》：“陸凱與范曄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並贈花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此化用其意。

臘月二十六日見雪飛空不下⁽¹⁾

臘雪紛紛舞半空，⁽²⁾ 狂飈急帶往南東。⁽³⁾ 麥苗此地無
沾力，來歲如何驗瑞豐？⁽⁴⁾

(1) 臘月：農曆十二月。以是月臘祭百神，故謂之臘月。二十六日：《詩稿》作“廿六日”。

(2) 臘雪：臘月之雪。韓翃《送康洗馬歸滑州》詩：“臘雪夜看宜痛飲，寒蕪晝獵不妨行。”

(3) 狂飈：大風。韓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詩：“舉頭庭樹豁，狂飈卷寒曦。”

(4) 瑞豐：瑞雪兆豐年。古人以為初春的雪預兆豐年，故稱。

畫 債

九上張仲，⁽¹⁾ 於二十年間，以高麗紙素屬予畫，⁽²⁾ 予竟茫然不知所有。蓋學道以來，筆墨諸廢，⁽³⁾ 兼老病交侵，記司日鈍矣。⁽⁴⁾ 茲寫並題以補。

往昔年間事事忘，何從追檢舊行囊？⁽⁵⁾ 赦書畫債終無

及，⁽⁶⁾老筆今朝喜自強。⁽⁷⁾

- (1) 九上張仲：方豪《釋》：“張九上為漁山在嘉定所立方濟各會六會員之一，見漁山《續口鐸日抄》。”
- (2) 高麗紙素：高麗所產的白紙，多用於書畫。高麗，亦作高句麗，古國名。後為衛氏朝鮮所併。此用為朝鮮的別稱。
- (3) 蓋學道二句：陳垣《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吳漁山之宗教生活》：“浦西浦東，日夕奔馳，豈復有餘日為畫。……然則宋拳駐蘇十四年，不得漁山一畫，不足異也。”
- (4) 記司：記含之司。記性，記憶力。陽瑪諾《聖經直解·聖人瞻禮》：“人玩聖人之書，明司受光，愛司受熱，記司受喜。靈性之食飲也。”
- (5) 行囊：裝行李的袋子。貢師泰《送洪元成赴靜江》詩：“莫憐投老多辛苦，萬里行囊有豹韜。”
- (6) 赦書：免罪的文書。此句謂赦書不及於畫債，故張九上所求之畫不得不作。
- (7) 老筆：老年時所作的書畫。元好問《寄英禪師》詩：“城中崔夫子，老筆鬱盤盤。”

西 菜傳自大西種

滿畦西菜葉翻翻，⁽¹⁾臺嫩枝多花白繁。⁽²⁾摘煮登盤常得食，爛肥即可當蒸豚。⁽³⁾

- (1) 翻翻：翻轉貌。范成大《次韻耿時舉王直之夜坐》詩：“庭葉翻翻鬧，燈花粟粟穠。”
- (2) 臺：薺臺。蔬菜和草開花時抽出的嫩莖。
- (3) 蒸豚：蒸小豬。

這首詩所詠之西菜，有葉翻轉、臺嫩、枝多、花白諸特徵，祝淮道光《香山縣志·輿地·物產》引李遐齡《香山物產略》：“椰珠菜，

白蒜芥蘭。葉藍色類芥藍而大，一科重至數觔。莖端嫩葉團結似椰子，內珠味甘脆。其種來自蕃舶，邑人多植之。”蓋屬其類。

無花果⁽¹⁾

為愛春花手自植，年年零落徒傷臆。⁽²⁾何如此果竟無化，夏熟枝間肥可食。

- (1) 無花果：落葉灌木或小喬木。花隱於囊狀總花托內，外觀祇見果而不見花，故名。果實呈扁圓形或卵形，肉質柔軟，味甜。自夏至秋可陸續採收，供鮮食或製果乾、果醬、蜜餞等。
- (2) 傷臆：猶傷心。臆，當胸之處。焦延壽《易林·咸之比》：“為矢所射，傷我胸臆。”

橫沔蟹⁽¹⁾

吐沫成珠聲似愁，飢行郭索響沙浮。⁽²⁾不隨水出橫沔斷，兩岸應多晚稻秋。⁽³⁾

- (1) 橫沔：地名。在今上海市川沙縣西。乾隆間成橫沔鎮。
- (2) 郭索：蟹行貌。揚雄《太玄·銳》：“蟹之郭索，後引黃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遼齋閑覽》載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響：刊本作“嚮”。方豪《校》：“‘嚮’詩稿作‘響’，詩稿是。”
- (3) 不隨二句：《國語·越》：“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注》：“蟹食稻。”稻蟹，食稻之蟹。謂因蟹食稻而造成吳國作物失收，稻無遺種。以上二句反用其意，謂因有橫沔將水隔斷，使蟹不能隨水進入田中食稻，兩岸晚稻長勢喜人，豐收在望。以下原為《題黃子久虞山小築》二首，與《寫憂集》重複，刪去。

顯微鏡

把鏡方知匠意深，⁽¹⁾微投即顯見千金。乍窺奪目能無訝，轉盼分明盡快心。⁽²⁾歡殺此間如夢過，⁽³⁾疑真疑幻總難破。末路貪癡都若斯，⁽⁴⁾紛紛以小妄求大。

(1)匠意：猶匠心。謂精思巧構，如工匠的運用心意。黃伯思《東觀餘論·跋盤綫圖後》：“所畫物像……匠意簡古，筆勢若出一手。”

(2)快心：快意。《戰國策·燕》：“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

(3)歡殺：喜煞。使人樂壞了。

(4)末路：比喻沒落衰亡，失意潦倒的境地。陸游《晨起偶題》詩：“幽居不負秋來睡，末路偏諳世上情。”貪癡：貪婪而癡迷。

漁山這首詩描寫觀西洋顯微鏡的感受。詩人對於從顯微鏡中见到的情景，又驚又喜，疑真疑幻。與漁山生活於同時代的明遺民、嶺南名詩人陳恭尹，對西洋畫亦有如霧如煙、難以捉摸的感受。其《題西洋畫》詩之一云：“西番畫法異常倫，如霧如煙總未真。酷似少翁娛漢武，隔帷相望李夫人。”說明康熙間的中國士大夫，即使與西洋人接觸頻繁如漁山者，對西方文化仍持一定的懷疑態度。結聯“末路貪癡都若斯，紛紛以小妄求大”二句，則借顯微鏡的以小見大，對世俗貪鄙嗜利之習寓諷諭之意。南海陳子昇《中洲草堂集》五亦有《詠西洋顯微鏡》，云：“大道粲中天，奇淫出窮海。茲鏡西洋來，微顯義兼在。雕棘具猴體，穿楊貫蝨胸。如何造茲鏡，微妙生其中。……微今顯鏡中，顯卻在微裏。我目有神鏡，我心超離婁。拂鏡歸玉匣，反觀將內求。”可參閱。

聞有學道者來

何地無達生，⁽¹⁾道在豈乏士。空谷應有音，剝啄頗相似。⁽²⁾門設居常開，館虛林靜裏。⁽³⁾典籍古與新，⁽⁴⁾蠹藏飽欲死。⁽⁵⁾我恐白雲深，山徑迷行止。⁽⁶⁾夕陽下苔階，堂鐘自鳴遲。⁽⁷⁾

(1)達生：《莊子·達生》：“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注》：“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後即以達生為不受世務牽累之意。謝靈運《齋中讀書》詩：“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2)空谷有音：猶空谷足音。喻難得的人物或言論。《莊子·徐無鬼》：“夫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顧炎武《日知錄·九經》：“在宋已為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剝啄：叩門聲。高適《重陽》詩：“豈有白衣來剝啄，一從烏帽白欹斜。”

(3)門設二句：陶潛《歸去來兮辭》：“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此反用其意，謂門雖設而常開，以待學道者到來。

(4)典籍句：方豪《釋》：“天主教舊稱《舊約》為古經，稱《新約》為新經，故曰‘典籍古與新’。”

(5)蠹藏句：謂蛀書蟲藏在其中，將《聖經》咬得飽得要死。蠹，蛀蟲。此句喻已經很久沒有學道者到來，《聖經》被束之高閣。

(6)行止：動靜，進退。指行為舉動。《孟子·梁惠王》：“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

(7)遲：刊本作“起”，此據《詩稿》。

歲朝春四首⁽¹⁾

是夜子初三刻立春⁽²⁾

滿城柏酒慶芳晨，⁽³⁾白髮難逢節兩新。⁽⁴⁾猶有人家知

曆少，⁽⁵⁾無時不是歲朝春。

- (1)歲朝春：謂農曆元旦立春。歲朝，一年之始，即農曆元旦。《後漢書·周磐傳》：“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在嘉定。有《歲朝春》四首云……”
- (2)子初三刻：子時三刻。子時，夜十一時至次晨零時。
- (3)柏酒：古代風俗，以柏葉後凋而耐久，因取其葉浸酒，元旦共飲，以祝長壽。宗懔《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杜甫《元日示宗武》詩：“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牀。”芳晨：美好的早晨。李建勳《春日金谷園》詩：“須知三箇月，不是負芳晨。”
- (4)節兩新：謂農曆元旦又逢立春。兩，刊本作“雨”。此據《詩稿》。
- (5)知曆少：謂對曆法所知甚少，故推算節候舛誤。

浦東村老度年晨，⁽¹⁾手紡身袍楚楚新。⁽²⁾四代兒孫歡聚處，盡知較雪量晴春。⁽³⁾

- (1)村老：村中年長之輩。猶村耆。年晨：農曆元旦之晨。
- (2)楚楚：鮮明貌。《詩·曹風·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 (3)較量：比較，衡量。韓愈《進學解》：“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晴春：晴朗的春日。鄭谷《南遊》詩：“山城多曉瘴，澤國少晴春。”

瑞雪初晴鵲報晨，⁽¹⁾梅花全放北枝新。⁽²⁾高眠自有天文學，⁽³⁾衾暖先知子候春。⁽⁴⁾

- (1)瑞雪句：早晨初春瑞雪方晴，便聽見喜鵲鳴聲噪切。俗謂鵲噪兆喜，故名喜鵲。鵲性惡濕，又名乾鳥。故鵲之報晨，報春兼報晴。
- (2)北枝：北向之樹枝。《日帖》：“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張氏《換骨凝脂》詩：“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北枝背陽寒冷，花開較遲。此句謂北枝之花新發，故曰“全放”。
- (3)高眠：高枕而眠。耿滄《春日題苗發竹亭》詩：“閒詠疏篁近，高眠遠

岫微。”鄭谷《放朝偶作》詩：“時安逢密雪，日晏得高眠。”天文學：謂學習西洋天文學。

- (4)衾：大被。《詩·召南·小星》：“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子候：子時之候。

路隔星臺夕復晨，⁽¹⁾何從西法曆推新？⁽²⁾土牛成毀常年俗，⁽³⁾人喜元朝打富春。⁽⁴⁾

- (1)星臺：觀星臺，指北京欽天監。自明末以來，延西洋教士在其中治曆。順治、康熙間，湯若望、南懷仁先後官至欽天監正。
- (2)何從句：方豪《釋》：“明季用西法修改曆法，西教士奉命撰《崇禎曆書》，至清順治元年（一六四四）改名《時憲曆》，加題‘依西洋新法’，故曰：‘何從西法曆推新？’”
- (3)土牛：又稱春牛。土製的牛。古代以農曆十二月出土牛以送寒氣。見《禮·月令》。後於立春造土牛，以勸農耕，象徵春耕開始。見《後漢書·禮儀志》。陸游《春日》詩：“老夫一卧三山下，兩見城門送土牛。”
- (4)元朝：又稱元春。元旦。打富春：猶打春。舊制，府縣官表示勸耕，於立春前一日，迎春牛置署前，次日以紅綠彩鞭打牛身，稱打春或打富春。晁沖之《立春》詩：“自慚白髮嘲吾老，不上譙門看打春。”參閱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立春》。是年元旦立春，故此句云云。

慰農

塞外雲來墨色奇，⁽¹⁾梅天正值伐邢時。⁽²⁾師興定有傾盆雨，⁽³⁾何用深愁農事遲？

- (1)墨色：墨的顏色。黑色。蘇軾《得御賜紫薇花絕句進詩一首》：“歸來車馬已喧闐，爭看銀鈎墨色鮮。”此喻濃雲。
- (2)梅天：黃梅天氣。呂溫《宗禮欲往桂州苦雨因以戲贈》詩：“農人辛苦

綠苗齊，正愛梅天水滿堤。”邢：古諸侯國名。周公之子封於此，春秋時為衛所滅。刊本作“刑”。此據《詩稿》。

(3)師興句：劉向《說苑·權謀》：“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奮，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後世遂以武王伐紂，天雨洗兵器為出師遇雨之典。此寓其意。

這首詩以塞外飄來濃雲，梅天定有大雨之意，來撫慰久旱望雨的農人，亦為體恤民艱之作。

次韻和友人新綠⁽¹⁾

卻愛一方綠，高藏守道心。⁽²⁾物情春後見，⁽³⁾超性句中深。穀雨休催老，⁽⁴⁾梅天任布陰。海鄉常願暖，⁽⁵⁾兼不問秋砧。⁽⁶⁾

(1)共二首。

(2)守道：方豪《釋》：“‘守道’言虔守教義與教規。”漢琴曲歌辭《引聲歌》：“渴不求飲，飢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

(3)物情：物理人情。嵇康《釋私論》：“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

(4)穀雨：節氣名。二十四節候之一。《逸周書·周月》：“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又《時訓》：“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穀雨為春天最後一個節候，故云休催春老。

(5)海鄉：濱海之鄉。戴良《歲暮偶題》詩：“風塵齊國往，雨雪海鄉行。”

(6)不問秋砧：秋砧，秋天的搗衣聲。砧，搗衣石。庾信《夜聽搗衣》詩：“秋砧調急節，亂杵變新聲。”此以不問秋砧喻樹木常綠，無落葉之虞。

欲近君家樹，借看愜我心。映杯歡最早，⁽¹⁾入畫妙難

深。恰趁鶯遷上，⁽²⁾長先鶴步陰。⁽³⁾料逢秋更碧，葉葉聽如砧。⁽⁴⁾

(1)歡最早：早，刊本作“早”。方豪《校》：“‘歡最早’據詩稿‘早’為‘早’之誤。”

(2)鶯遷：《詩·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為鳥鳴聲。自唐以來，常以嚶鳴出谷之鳥為黃鶯，以鶯遷為陞擢或遷居的頌詞。盧照鄰《五悲·悲今日》：“各自雲騰羽化，谷變鶯遷。”

(3)鶴步：鶴行。喻鳧《懷鄉》詩：“鼃鳴積雨窟，鶴步夕陽沙。”

(4)葉葉：每一片樹葉。吳融《紅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神女霜飛葉葉同。”

漁父吟⁽¹⁾

破網修多兩眼花，淘河不厭細魚蝦。⁽²⁾採鱗曾進君王膳，⁽³⁾四體雖勞敢辭倦？撒網常迷水似天，歌殘醉傍蛟龍眠。⁽⁴⁾鬢髭白盡豐姿老，⁽⁵⁾驚遍風潮怕秋早。⁽⁶⁾朋儕改業去漁人，⁽⁷⁾聞比漁魚更若辛。⁽⁸⁾晚知天學到城府，買魚喜自守齋戶。⁽⁹⁾

(1)趙侖筆記《續口鐸日抄》末亦附此詩，標題作《漁父吟書寄修令先生正》。趙侖字修令。漁父：捕魚的老人，漁翁。屈原《漁父》：“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

(2)淘河：鳥名，即鸕鶿。以好入水食魚，故又稱淘河。杜甫《赤霄行》：“江中淘河嚇飛燕，銜泥卻落羞華屋。”此謂捕魚。

(3)採鱗：謂採捕鱗魚。鱗，形扁而長，生活海中，五六月間入淡水產卵，為名貴食用魚。以其進出有時，故名鱗。刊本作“採鮮”。

(4)歌殘：歌聲將歇。傍：詩稿作“旁”。

(5)鬚髭:猶鬢鬚。鬚,鬢角。同“鬢”;髭,唇上邊的鬍子,唇上曰髭,在下曰鬚。

(6)遍:《詩稿》作“徧”。

(7)朋儕:朋輩。猶朋儔。陸倕《為息纘謝敕賜朝服啓》:“姻族移聽,朋儕改矚。”漁人:方豪《釋》:“‘漁人’典出《瑪竇福音》第四章第十九節,《馬爾谷福音》第一章第十七節及《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節,耶穌曾對伯多祿、若望、雅谷伯、安德肋說:‘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蓋指傳教化人而言。”伯多祿又稱彼得,原名西門,安德肋又稱安得烈,《聖經·新約·瑪竇福音》載耶穌對正在海裏撒網打魚的西門和安得烈兄弟說:“來,跟從我!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應為典據。

(8)聞比句:陽瑪諾《聖經直解·聖人瞻禮》:“基所聖人又曰:‘易矣漁乎人靈。居室安坐,得漁多人。勸家屬使改,而漁其靈;勉朋行善,而漁其靈。’”此反用其意。

(9)守齋戶:方豪《釋》:“天主教昔規定星期中若干日必守小齋,以紀念耶穌受難。小齋不減食,僅禁食熱血動物,故水族動物不在禁例之內。”

前人描寫漁父之作,以張志和《漁父》及《漁父歌》為著名,然多寫漁父之閒放,如《漁父》:“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卻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髮對斜暉。”這首詩則以細膩真切的筆法,描寫漁父生計的艱難。採鱗二句實為漁父困於微斂的隱約之辭。與《放舟把釣吟》同為體恤民艱之作。詩中更深一層的是,詩人以朋儕、守齋戶自指,將自己置於與漁父同等的地位,說自己為天學之師,比漁父更辛苦,到了教會規定必須遵守齋戒的日子,便向漁父買魚佐餐,由此可見漁人者與漁魚者的和諧關係。

關於天主教的齋戒,陳垣先生《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稱:“《澳中雜詠》云,夜半蜚船來泊此,齋廚午飯有鮮魚。《漁父

吟》云,晚知天學到城府,買魚喜有守齋戶。畫跋云,四句清齋,海鮮蔬果,供幾殆盡。以魚與海鮮為齋,意亦甚新,為前此所未有。”

放舟把釣吟

春江昨夜春水生,早放漁舟春水行。自有綸竿把在手,不妨風雨綠簑聲。⁽¹⁾泛去桃花一路有,花比秦溪開最早。⁽²⁾孤篷短楫借未全,常信清風穩處走。⁽³⁾偶值樵歸相應歌,⁽⁴⁾杯中明月屬誰多?⁽⁵⁾柳灣一帶青山好,鷗鷺閒飛占我過。⁽⁶⁾不論網疏與釣直,取魚兼取煙波適。隨潮莫漫上西湖,卻恐追租供使宅。錢肅王時,西湖有使宅魚稅。⁽⁷⁾

(1)竿:刊本誤作“竿”。參閱方豪《校》。風雨綠簑聲:張志和《漁父歌》:“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隱括其意。

(2)泛去二句:王維《桃源行》:“漁舟逐水愛春山,兩岸桃花夾去津。”秦溪,陶潛《桃花源記》載,晉太元中,武陵郡漁人緣溪進入桃花源,村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秦溪應指進入桃源的小溪。

(3)常信:平常的風信。

(4)值:刊本誤作“植”,據《詩稿》改。樵歸:樵夫負薪而歸。范成大《次溫伯用林公正劉慶充倡和韻》:“長林絕壑望不到,時有樵歸說逢虎。”

(5)杯中明月:李白《月下獨酌》詩:“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6)柳灣:種滿柳樹的溪灣。鷗鷺:鷗鳥與白鷺。陸游《烏夜啼》詞:“鏡湖西畔秋千頃,鷗鷺共忘機。”

(7)錢肅王:又稱錢武肅王,即錢鏐,唐末臨安人。少任俠,率鄉兵鎮壓黃巢起義軍。昭宗時拜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擁兵兩浙,旋封越王,又封吳

王。唐亡，受後梁太祖（朱溫）之封，稱吳越國王，是為十國之一。卒諡武肅。使宅漁稅：又稱使宅。錢氏吳越徵斂繁苛，西湖漁民每日要上繳數斤魚，稱為使宅魚。羅隱《題礪溪垂釣圖》詩：“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

漁山在詩中告誡漁人，去尋找有良田美池之屬，無徵徭租稅之擾的桃花源；不要去徒有湖光山色的西湖，那裏的漁人早在五代錢武肅王時，便苦於使宅魚稅的徵斂，窮得連褲子都穿不上。實為對當時困於徵斂的漁人隱寓同情體恤之意。

卷四 詩鈔補遺

題岑蔚居產芝圖⁽¹⁾

十洲之島，⁽²⁾金芝玉草。⁽³⁾無地不生，千年不槁。⁽⁴⁾岑蔚之居，地靈所儲。⁽⁵⁾燁燁紫蓋，⁽⁶⁾嗣興階除。⁽⁷⁾唯德動天，草木氣先。⁽⁸⁾何以誦之？⁽⁹⁾君子萬年。辛丑六月，⁽¹⁰⁾吳歷題。

(1)原圖藏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見東京國立博物館《中國明清美術展覽目錄》（1963年），圖124，頁126-127；又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48。圖作於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參閱《畫跋補遺》同題及注。岑蔚居：虞山張春培室名。

(2)十洲：即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傳說都在八方大海中，為神仙居住的海島。見《十洲記》。

(3)金芝玉草：金芝與玉草，皆仙草。《十洲記》：“玄洲在北海之中，上多仙宮，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當為以上二句所本。

(4)不槁：不枯。槁，乾枯。

(5)地靈：山川靈秀之氣。王勃《滕王閣詩序》：“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6)燁燁：明盛美茂貌，猶曄曄。耶律楚材《和李世榮音韻》詩：“綿綿延國祚，燁燁受天祥。”紫蓋：紫芝之蓋。芝形如蓋，故稱。

(7)嗣興：相繼長出。階除：階沿。陸機《贈尚書郎顧彥先》詩：“豐注溢修霑，黃潦浸階除。”階，原作“階”。

(8)唯德二句：春培業醫，醫德為世所稱，故云。

(9)誦：述說。此通“頌”。

(10)辛丑：指順治十八年辛丑(1661)。

順治年間，有張春培者，精於醫道，活人無數，不慕榮利。依虞山築室而居，名花竹樹，遍繞其廬。時以詩酒自娛，意致灑如。吳偉業稱之為“幽人”，錢謙益謂其“有古隱君子風”。十六年己亥(1659)秋，其草堂忽產紫芝數莖，觀者以為休徵美報，成歌詩以紀盛。漁山為作《岑蔚居產芝圖》，吳偉業、錢謙益皆有題詠，兩年後，漁山與巖杖復有題贈。參閱《畫跋補遺》及《交遊詩略》。

題松林煙岫圖⁽¹⁾

畫靜白猿嘯，⁽²⁾空山路欲迷。泉聲引歸路，那復論高低。壬寅秋，⁽³⁾過楓墅山莊。為漫堂索畫，⁽⁴⁾倣范中立意。⁽⁵⁾延陵吳歷。

(1)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

(2)白猿：曹松《李郎中林亭》詩：“若許白猿垂近戶，即無紅果壓低枝。”

(3)壬寅：指康熙元年壬寅(1662)。

(4)漫堂：宋犖，1634-1713，字牧仲，漫堂其號，又號西陂老人、綿津山人，河南商丘人。康熙間入仕，累擢江寧巡撫，入朝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少師。工詩善畫，精於鑒藏，淹通典籍，熟習掌故。有《西陂類稿》、《綿津山人詩集》等。

(5)范中立：范寬，名中正，中立其字，又字仲立。性情豁達，故人稱范寬，宋初華原人。善畫山水，初師李成、荆浩，既而歎曰：“師人不如師造化。”因遷居終南太華山，對景寫生，自成一家。為五代北宋山水畫主

要畫家之一。傳世名跡有《雪景寒林圖》、《溪山行旅圖》等。

題倣王晉卿山水圖⁽¹⁾

煙雲出沒有無間，⁽²⁾半在空虛半在山。我亦閒中消日月，杖藜橋畔聽潺湲。⁽³⁾康熙三年甲辰八月中浣。⁽⁴⁾

(1)圖見沈初鳴《中國書畫精選》，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按語稱：“題字不類先生，啓君元伯(功)疑為道光以後人筆。”王晉卿：王誥字晉卿，祖籍太原，北宋開國功臣王全斌之後。熙寧二年尚公主，為駙馬都尉。常與蘇軾、蘇轍、黃庭堅等遊。擅畫山水，師李成。

(2)間：原作“閒”。

(3)杖藜：持藜草為杖。泛指扶杖而行。《莊子·讓王》：“子貢乘大馬……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杜甫《絕句漫興九》：“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潺湲：水流貌。屈原《九歌·湘夫人》：“荒忽矣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4)康熙三年甲辰八月中浣：即西曆1664年9月30日至10月9日。

詠管夫人畫竹⁽¹⁾

憶昔含毫際，簞簞先滿牆。⁽²⁾月來枝欲動，風過墨猶香。清含蓮燈影，⁽³⁾工分錦字腸。⁽⁴⁾但令無蘚蝕，⁽⁵⁾會見鳳凰翔。⁽⁶⁾

(1)錄自陳瑚《確庵文稿》七上《苕溪集》。管夫人：指管道昇，字仲姬，元浙江吳興人。趙孟頫之妻，封魏國夫人。工書，善畫墨竹、梅蘭、山水、佛像。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趙氏一門墨竹圖卷》，為趙孟頫、管道昇及其子趙雍所畫。

(2)簞簞：竹名。皮薄，節長而竿高。楊孚《異物志》謂其“長數丈，圍一

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柳宗元《構法華寺西亭》詩：“菡萏溢嘉色，篔簹遺清斑。”又杜甫《嚴鄭公宅同詠竹》詩：“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此句意近。

(3) 蓮燈：蓮花形的燈。蘇軾《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詩：“蠟橫滿地霜槐影，寂寞蓮燈半在亡。”

(4) 錦字：前秦秦州刺史竇滔被徙流沙，其妻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可宛轉迴環以讀之，詞甚悽惋。見《晉書·竇滔妻蘇氏傳》。後稱妻寄夫之書信為錦字。

(5) 蘚蝕：被苔蘚侵蝕。

(6) 會見句：古有琅玕竹實引鳳凰之說，李程《賦得竹箭有筠》詩：“待鳳花仍吐，停霜色更新。”即寓其意。

這首詩和《馬家瀆作》作於康熙四年(1665)，時詩人隨陳瑚遊吳興。細繹詩意，管夫人畫竹與湖州天聖寺趙松雪《瀟湘圖》同作於壁上。松雪與仲姬夫婦之情甚篤，常互為題詩作畫，腹聯“清齋蓮燈影，工分錦字腸”二句，正寫其情感與筆墨間的交融。

馬家瀆作⁽¹⁾

一簇幽篁裏，⁽²⁾參差住幾家？柴薪成小市，煙火聚平沙。⁽³⁾水曲舟難到，⁽⁴⁾山深日易斜。客來秋興好，⁽⁵⁾詩酒對黃花。⁽⁶⁾

(1) 錄自陳瑚《確庵文稿》七上《苕溪集》。附陳瑚《馬家瀆同漁山漱泉》之後。馬家瀆：地名，在湖州境內。

(2) 幽篁：深邃陰暗的竹林。王維《竹里館》詩：“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

(3) 平沙：廣漠的沙原。何遜《慈姥磯》詩：“野岸平沙合，連山近澗深。”

(4) 水曲：水壓彎曲之處。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中題峽山寺》詩：“水曲巖千疊，雲重樹百層。”

(5) 秋興：因秋日而感懷。晉潘岳有《秋興賦》，唐杜甫有《秋興》詩八首。

(6) 黃花：指菊花。詳見《試觀千里鏡》詩注(4)。

題江南春色圖⁽¹⁾

夢不惹晴絲影，⁽²⁾目不斷寒煙冷。⁽³⁾聽不了逐婦呼，⁽⁴⁾苦不上新衫杏。⁽⁵⁾杏腮紅欲醉流霞，⁽⁶⁾試翦朱陳村柳。⁽⁷⁾何處聲聲行不得？鷓鴣飛上杜鵑花。⁽⁸⁾花塢深深畫翠茵，⁽⁹⁾花箔點點滯香塵。⁽¹⁰⁾六朝金粉隨流水，⁽¹¹⁾十二番風一半春。⁽¹²⁾春風吹到銅陵村，⁽¹³⁾葛仙自洗丹沙印。⁽¹⁴⁾灑作長空一抹煙，⁽¹⁵⁾飄來萬點嫣紅雨。⁽¹⁶⁾雨絲細細識青幢，⁽¹⁷⁾燕剪鶯梭氣未降。⁽¹⁸⁾啼破春陰明曉日，晴烘色到吳江。⁽¹⁹⁾江村蝴蝶夢原酣，春雨春晴兩翅擔。⁽²⁰⁾栩栩萬花深谷裏，⁽²¹⁾不知鵬翼已圖南。⁽²²⁾康熙丙午仲春之月，⁽²³⁾白岳先生遠寄佳紙，⁽²⁴⁾屬寫《江南春卷》，予用趙大年設色法圖此。昔人多寫江南風景，以發其靈秀奇宕之氣。⁽²⁵⁾予作是本，未能得其萬一也。漁山寫原

(1) 錄自《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中國繪畫》，圖 152；詩末跋尾又見朱省齋《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日本之部》，頁 50。原圖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見前錄兩書。

(2) 晴絲：蟲類所吐的絲，常飛揚空中，稱為游絲或晴絲。參閱《三餘集·閏三月》注(2)。

(3) 寒煙：天寒時的雲氣或霧氣。張說《岳州西城》詩：“汀葭變秋色，津樹入寒煙。”

(4) 逐婦鳩：即鷓鴣。古謂鷓鴣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故有“天將雨，

- 鳩逐婦”之謠。參閱《寫憂集·題畫詩》第二十七首注(2)及《三餘集·一雨》注(4)。此句謂天陰欲雨，鳩鳴不止，撩惹愁思，人不堪聽。
- (5)新衫杏：謂繡着杏花的新衫。江南清明前後杏花盛開時節多雨。虞集《風入松》詞：“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此寓其意，謂著上繡着杏花的新衫亦易惹人愁緒。
- (6)杏腮：杏花開時呈粉紅色，故用以喻泛紅之臉頰。腮，原作“鰓”，應爲手民之誤。流霞：泛指美酒。庾信《衛王贈桑落酒奉答》詩：“愁人坐狹斜，喜得送流霞。”又李白《幽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詩：“狐裘獸炭酌流霞，壯士悲吟寧見嗟。”
- (7)朱陳村：在今江蘇豐縣東南。白居易《朱陳村》詩：“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一村唯兩姓，世世爲婚姻。”此泛指江南村莊。此句意謂欲於村頭剪取柳條一枝，以爲贈別。
- (8)行不得：又作行不得也哥哥。即鷓鴣聲的擬意。喻人事、世路的艱難。《本草綱目·禽·鷓鴣》：“鷓鴣性畏霜露，早晚稀出。夜棲以木葉蔽身。多對啼，今俗謂其鳴曰‘行不得哥’也。”辛棄疾《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詞：“江晚正愁余，深山聞鷓鴣。”此寓其意。
- (9)花塢：四周高起中間凹下的花園。嚴維《酬劉員外見寄》詩：“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曹松《滕王閣春日晚眺》詩：“浪勢平花塢，帆陰上柳堤。”翠茵：翠綠色的坐褥或帷帳。耶律楚材《河中遊西園》詩：“園沼印空明鏡瑩，芳莎藉地翠茵新。”此喻草地碧綠如茵。
- (10)花落：落，“苔”的古字。鋪著落花的青苔。香塵：芳香之塵，多指女子之步履而起者。王實甫《西廂記》一本一折：“若不是襯殘紅芳徑軟，怎顯得步香塵的樣兒淺。”此喻青苔上的落花。
- (11)六朝金粉：指南朝的吳、東晉、宋、齊、梁、陳國都金陵的靡麗繁華景象。吳偉業《許九日顧伊人和元人齋中雜詠詩成持示戲效其體·殘畫》詩：“六朝金粉地，落木更蕭蕭。”又指婦女的裝飾、儀容。王實甫《西廂記》二本一折：“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滅了三楚精神。”
- (12)十二番風句：古代認爲應花期而來的風，稱二十四番花信風。由小寒到穀雨共八個節氣，一百二十日，每五日爲一候，計二十四候，每候

- 應一種花信。從小寒節三信：梅花、山花、水仙，到穀雨節三信：牡丹、酴醾、楝花。參閱程大昌《演繁露·花信風》。至仲春之月，已過十二番花信風及春之半，故云。
- (13)銅陵：古縣名，今爲安徽省銅陵市。漢爲陵陽、春穀兩縣地，東晉後爲定陵縣。唐置義安縣，尋廢爲銅官冶。南唐因置銅陵縣，屬昇州。宋改屬池州，明清因之。參閱《寰宇通志·池州府》。其地在長江之南。
- (14)葛仙：指葛洪。晉句容人，字稚川，號抱朴子。家貧好學，始以儒術知名，後好神仙導養之法。洪從祖玄傳煉丹之術於鄭隱，洪就隱學。著有《抱朴子》，言神仙及煉丹之術。又精醫學，有《金匱藥方》等。《晉書》有傳。丹沙釜：道家煉丹之釜。今廣東羅浮山有稚川丹竈，傳爲葛洪煉丹處。
- (15)漉：滲出，濾過。《戰國策·楚》：“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
- (16)媽紅雨：謂落英繽紛，有如紅雨。媽紅，嬌豔的顏色。媽，原誤作“媽”。
- (17)香幢：猶香車。裝飾華美的車。幢，張掛於舟車上的帷幕。此用爲車的代稱。
- (18)燕翦鶯梭：燕尾似翦，鶯飛往來如梭。張養浩《遂閑堂獨坐自和》詩：“苔垣螭篆斜行玉，柳岸鶯梭巧織藍。”故以燕翦鶯梭喻鶯燕飛舞。
- (19)晴烘：日光照射。周翰詩：“晴烘始空。”吳江：縣名，五代吳越王錢鏐置。明清爲蘇州府屬邑。又吳淞江別稱吳江。
- (20)蝴蝶夢：《莊子·齊物論》記莊子夢爲蝴蝶，後來因稱夢爲蝴蝶夢，含有夢幻非真之意。齊己《渚宮春日因懷有作》詩：“客思莫牽蝴蝶夢，鄉心自憶鷓鴣聲。”以上二句意謂江邊村頭的蝴蝶不管雨晴，擔起兩翅，翩翩飛舞，彷彿春夢正酣。
- (21)栩栩：歡暢貌。《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 (22)鷓鴣圖南：又稱鷓鴣圖。《莊子·逍遙遊》：“有鳥焉，其名爲鷓，背若

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後因以鷗圖喻人之壯志。

(23) 康熙丙午仲春之月：指康熙五年丙午二月，即西曆 1666 年 3 月 6 日至 4 月 3 日。

(24) 竹垞：《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中國繪畫》“垞”作“陀”，蓋手民之誤。朱彝尊字錫鬯，竹垞其號，浙江秀水人。曾祖國禎，泰昌、天啓間官大學士。至彝尊已中落，變亂後尤貧。壯歲主山陰祁班孫、理孫兄弟，結客共圖恢復。魏耕與祁氏兄弟通鄭成功之獄，幾及於難，事解乃賦遠遊，以布衣自尊，十餘年間，遂負重名。康熙十八年（1679）應鴻博之試，授檢討，入直南書房。兩度以事被褫，遂歸田，著述以終。有《曝書亭集》等。蓋明遺民之中道委蛇者。

(25) 靈秀奇岩：靈秀，神奇秀麗。孟郊《和宣州錢判官使院廳前石楠樹》詩：“籠籠抱靈秀，簇簇抽芳膚。”此以靈秀奇岩形容人靈性穎異，富於變化，不受拘束。岩，《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中國繪畫》作“宏”。據朱省齋《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日本之部》改。

題薄霧初晴圖⁽¹⁾

薄霧初晴雨，征帆出渡頭。⁽²⁾水喧南北客，風便去來舟。吳楚千山碧，⁽³⁾江天五月秋。暮程遙宿處，⁽⁴⁾歌吹近揚州。⁽⁵⁾丁未秋日，⁽⁶⁾桃溪吳歷。

(1) 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4 冊，頁 418；又見廉泉、吳芝瑛《小萬柳堂藏畫目》。

(2) 征帆：遠行之舟。盧僊《稍秋曉坐閣遇舟東下揚州即事寄上族父江陽令》詩：“歸流赴淮海，征帆下揚州。”

(3) 吳楚：春秋戰國時吳楚兩國之地，在我國東南江、浙、皖、贛、湘、鄂一帶。杜甫《登岳陽樓》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千山：極言山多。猶千峯。徐夔《迴文詩》：“輕帆數點千峰碧，水接雲山四望遙。”

(4) 暮程：日暮時的途程。白居易《春送盧秀才下第遊太原謁嚴尚書》詩：“煙郊春別遠，風磧暮程深。”

(5) 歌吹：歌聲和鼓吹聲。鮑照《蕪城賦》：“塵間撲地，歌吹沸天。”杜牧《題揚州禪智寺》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以上二句寓其意。

(6) 丁未：指康熙六年丁未（1667）。

題臥雪圖⁽¹⁾

澗瀑冰泉咽又鳴，⁽²⁾四山飛雪入窗明。自甘僵臥茅茨裏，⁽³⁾州縣無求識姓名。⁽⁴⁾予從梁溪至吳門興福精舍，⁽⁵⁾快雪中默公屬寫此圖。⁽⁶⁾時丁未嘉平廿七日也。⁽⁷⁾延陵吳歷並題。

(1) 原圖舊藏無錫楊氏觀蓮堂，今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 冊，頁 28；又見《中國繪畫全集》第 24 冊《清》六，頁 164。

(2) 澗瀑：山澗間飛瀉的瀑布。冰泉：清涼的泉水。范成大《橘園》詩：“拆開甘露囊，快吸冰泉甌。”

(3) 茅茨：茅草屋頂，猶茅舍。詳見《問鄰漁》注(2)。

(4) 州縣句：謂所居山深地僻，無求州縣官吏識其姓名，以免徵辟催科之擾。

(5) 梁溪：無錫的別稱。吳門：古吳縣城（蘇州）的別稱。吳縣為春秋吳都，因稱吳縣城為吳門。張繼《闔門即事》詩：“試上吳門窺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煙？”興福精舍：即興福庵。精舍，僧人居住之所。

(6) 快雪：大雪。王羲之《快雪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默公：即默容，興福庵僧。

(7) 丁未嘉平廿七日：指康熙六年丁未十二月二十七日，即西曆 1668 年 2 月 9 日。

題許青嶼侍御倣唐解元翦菖蒲圖小影⁽¹⁾

斗室匡歌樂澗槃，⁽²⁾萬間爭較可園寬？⁽³⁾歲寒獨葆繁

霜節，⁽⁴⁾ 翦翦昌陽白露團。⁽⁵⁾

(1) 錄自許之漸《擊壤紀年箋》頁9。作於康熙八年己酉(1669)，同作者有葉方霽、方亨咸及張恂等。參閱《交遊詩略》。許青嶼侍御：指許之漸。唐解元：指明唐寅。翦菖蒲圖：唐寅有《菖蒲壽石圖》，龐元濟《虛齋名畫續錄》二著錄，有唐寅自題七絕及文徵明等題詠。蓋即此圖。菖蒲，草名。生於水邊。有香氣，根入藥。

(2) 斗室：極小之室。盧琦《至正己亥夏予遊壺山宿真淨巖》詩：“欣然坐我斗室底，滿室嵐氣生清秋。”此指許之漸書齋。匡歌：《莊子·讓王》：“匡坐而弦。”《釋文》：“司馬(彪)云‘匡，正也。’案：弦，謂弦歌。”匡坐，正坐。

(3) 可園：許之漸在常州的園林，故許氏又號可園老人。

(4) 繁霜節：猶歲寒節。繁霜，濃霜。《詩·小雅·正月》：“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5) 昌陽：菖蒲的別名。昌陽與菖蒲，梁陶弘景《名醫別錄》謂為二物。唐韓愈《進學解》謂“藥師以昌陽引年”，作為一物。其後宋人《聖濟總錄》相承以昌陽為菖蒲的別名。白露團：白露，秋天的露水。團，聚集。《詩·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此寓其意，以“白露”與“繁霜”相對。

題採芝圖⁽¹⁾

溪漲綠平橋，⁽²⁾ 雲歸青滿谷。中有採芝客，⁽³⁾ 長歌徹茅屋。⁽⁴⁾ 題為用三道兄尊人壽。⁽⁵⁾ 庚戌閏月，⁽⁶⁾ 虞山吳歷。⁽⁷⁾

(1) 錄自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一四《清吳漁山壽用三山水立軸》，蓋有二本，另一本原圖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見鄭威編《吳歷畫集》，頁13。

(2) 溪漲：溪水漲滿。陳旅《竹雨山房》詩：“園曲疏泉石苔滑，籬根繫船溪漲深。”平橋：路面平坦的小橋。溫庭筠《春洲曲》：“門外平橋連

柳隄，歸來晚樹黃鶯啼。”又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今年不欠秧田水，新漲看看拍小橋。”與此句意近。

(3) 採芝客：從事採集芝草的人。採，通“采”。王冕《題夏迪雙松圖》詩：“友人兀坐誠有道，豈此商山采芝皓？”

(4) 長歌：長久而歌。羅隱《贈漁翁》詩：“風濤長歌籠月裏，夢和春雨晝眠時。”

(5) 《吳歷畫集》所載本無此句。用三道兄：姓名生平未詳。

(6) 庚戌閏月：指康熙九年庚戌閏二月，即西曆1670年3月21日至4月19日。

(7) 《吳歷畫集》無“虞山”二字。

這首詩和《題畫詩》第十六首、《題岑蔚居產芝圖》、《畫跋補遺·題山水冊》之二皆以詠芝草為題。採芝、產芝、服芝，屬於道教之神仙餌服一派。虞山為江南名山，與道教淵源頗深。漁山十一世祖吳訥有《題虞山丹房圖》詩，見張應遴《海虞文苑》四；漁山儒學之師陳瑚有《偕虞章采芝烏目山疊前韻》，見《確庵文稿》六下。《破山集》，作於康熙三年(1664)與漁山同寓虞山破山興福寺時。可知漁山為修士前與道教的關係淵源有自。

雨郊雜賦(三首)⁽¹⁾

山色暗蒼蒼，⁽²⁾ 陰晴較兩忘。漁盤三渡怯，帆走一風長。麥盡蛾猶在，⁽³⁾ 書空蠹亦忙。⁽⁴⁾ 不須頻攬鏡，蓬鬢任飛霜。⁽⁵⁾

(1) 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29幅。

(2) 蒼蒼：深青色。《莊子·逍遙遊》：“天之蒼蒼，其色正邪？”

(3) 蛾：蟲名。與蝶並稱，種類甚多，如天蛾、蠶蛾、菜蛾、螟蛾等。此謂食

- (4) 鳩呼：古謂鳩鳴喚雨，其聲似呼喚，故稱鳩呼。舊俗謂雄鳩天陰則屏逐其雌，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天雨止，鳩呼婦。”參閱《題畫詩》第三十七首注(2)、《一雨》注(4)。此以雪晴而非雨晴，故鳩呼婦而婦不應。應：題圖詩作“應”，此據《十百齋書畫錄》。應，通“應”。
- (5) 青蘿：青色的蘿藤。江淹《江上之山賦》：“挂青蘿兮萬仞，豎丹石兮百重。”王昌齡《諸官遊招隱寺》詩：“山館人已空，青蘿換風雨。”箬笠：用箬竹葉或篾編結成的寬邊帽。張志和《漁父歌》：“青箬笠，綠蓑衣，白風細雨不須歸。”
- (6) 圖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112；《十百齋書畫錄》乙卷著錄。

題幽麓漁舟圖⁽¹⁾

幽麓橫鋪十里煙，柳橋西轉亂漁舡。⁽²⁾ 白花翠蔓茅茨上，⁽³⁾ 鷓浴平沙落日圓。⁽⁴⁾ 庚戌小春，⁽⁵⁾ 題似巖翁徐老先生正。⁽⁶⁾ 虞山，西山吳歷。

- (1) 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197。
- (2) 柳橋：兩傍種滿柳樹的小橋。戴復古《春日》詩：“客愁茅店雨，詩思柳橋春。”亂漁舡：漁船參差錯落地停泊着。舡，同“船”。
- (3) 翠蔓：蘇軾《與客遊道場山何山得鳥字》詩：“長松度翠蔓，絕壁掛啼鳥。”
- (4) 鷓：小鳥名。詳見《題畫詩》第十一首注(3)。落日圓：王維《使至塞上》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以上二句意謂蒼翠的藤蔓開着白花，掩映着小茅屋的屋頂；鷓鳥在一望無際的沙洲旁戲水憩息，天邊輪圓圓的紅日漸漸西沈。
- (5) 庚戌小春：指康熙九年庚戌十月，即西曆1670年11月13日至12月11日。
- (6) 但：與，給。徐巖翁：生平未詳。

這首詩和《題做米山水圖》、《題江天漁艇圖》及其原圖，皆作於漁山隨許之漸客京師時。

題做米山水圖⁽¹⁾

矮樹橫欹竹似麻，⁽²⁾斷雲含雨罨平沙。⁽³⁾如何只合南宮戲，⁽⁴⁾苕雪陰晴不較差。⁽⁵⁾雨舍蕭閒，⁽⁶⁾捉筆寫此。桃溪居士吳歷並題。

辛亥六月，⁽⁷⁾蘭雪先生自南來，⁽⁸⁾相晤於許青翁寓齋，⁽⁹⁾索觀近今墨戲。此幅久藏行篋，⁽¹⁰⁾頗自怡悅，未忍示人。蘭雪知我，因割以贈。延陵吳歷。

- (1)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198。
- (2)橫欹：橫向傾側。猶橫斜。
- (3)斷雲：橫絕天空，獨成一片的雲。韓偓《春盡》詩：“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罨：覆蓋，掩蓋。
- (4)南宮戲：宋米芾，字元章，累官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世稱米南宮。書法超妙入神。山水遠宗王洽，近師董源，別出新意，自成一派。其法善於用墨點染，描繪煙雲掩映山川景色。自稱“墨戲”。世稱米家山水或南宮墨戲。
- (5)苕雪：苕溪與雪溪。在浙江吳興境內。故以苕溪、雪溪或苕雪為吳興的別稱。參閱余懷《寫憂集序》注(12)及漁山《和蕭寺無聊紀事》注(7)。
- (6)雨舍：雨中的客舍。猶雨館。蕭閒：清幽暇逸。徐鉉《題白鶴廟》詩：“滿洞煙霞互陵亂，何峰臺榭是蕭閒？”
- (7)辛亥六月：指康熙十年辛亥六月，即西曆1671年7月6日至8月4日。
- (8)蘭雪：邵點字初庵，號蘭雪，浙江餘姚人，隨父遷吳。工書，得虞褚法，畫似雲林。嘗賣字畫以養母。入都遊太學，五試京兆不售，卒於京師。

有《四可齋燕遊詩》。

(9)許青翁：指許之漸(青嶼)。

(10)行篋：裝行旅的竹箱。

題江天漁艇圖⁽¹⁾

移舟日日展漁罾，⁽²⁾水面桃花過幾層。⁽³⁾欲問仙源何處是？⁽⁴⁾江天暮雨濕煙凝。⁽⁵⁾曉窗新霽，題似裕庵蔣老先生，⁽⁶⁾時辛亥七月二日。⁽⁷⁾

- (1)原圖為無錫楊氏舊藏，錄自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
- (2)漁罾：捕魚之罾。罾，魚網。林逋《乘公橋作》詩：“晚峰橫碧樹梢紅，數榜漁罾水影中。”參閱《南陽道中見紅蓮綠柳賦此》注(4)。
- (3)水面桃花：王維《桃源行》：“漁舟逐水愛春山，兩岸桃花夾去津。”此寓其意。
- (4)仙源：神仙居住的地方。
- (5)濕煙：飽含濕氣的雲煙。王建《溫門山》詩：“暖氣成濕煙，濛濛窗中白。”
- (6)蔣裕庵：指蔣宏道，一名弘道，字扶二，裕庵其號，山西臨汾人。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由檢討累遷禮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康熙三十五年(1696)病免。
- (7)辛亥七月二日：指康熙十年辛亥七月初二日，即西曆1671年8月6日。

王維《桃源行》詩末云：“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由陶潛《桃花源記》一樣認為仙源難尋。漁山為山水畫名家，以清靜恬澹之筆自寫其高懷逸致，寄託其理想的生活境界，故此詩下聯“欲問仙源何處是？江天暮雨濕煙凝”，直以其所描繪的美景為仙源所在。

題癡黃粉本海虞山圖⁽¹⁾

癡黃粉本海虞山，⁽²⁾雲白楓丹晚翠間。⁽³⁾擬得分明咫尺見，就中應有故人攀。秋窗獨坐，忽憶家山，擬癡翁得此。墨井歷。

(1) 錄自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吳漁山《癡黃粉本海虞山立軸》。

(2) 癡黃：大癡黃公望的簡稱。粉本：畫稿。古人於墨稿上加描粉筆，用時撲入縑素，依粉痕落墨，故名。參閱方薰《山靜居畫論》。海虞山：虞山的別稱。錢陸燦康熙《常熟縣志·山》引《吳地記》，晉太康二年改虞鄉為海隅，以其東臨滄海故。《吳郡志》則曰海虞。應為海虞山得名之由來。

(3) 楓丹：丹楓。秋天楓葉經霜而變紅，故稱。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吾谷丹楓為虞山秋天的勝景。

漁山中年以後，常客居他鄉。秋窗獨坐，百無聊賴之餘，忽憶家鄉虞山，應是故人登臨賞秋的季節。遂擬圖題詠，以寄託對家鄉和故人的思念之情。下聯“擬得分明咫尺見，就中應有故人攀”，從擬古之題見真性情，與食古不化者有天壤之別。

題寄滄漁山水圖⁽¹⁾

故人何處踏晴莎，⁽²⁾笠帽春風醉幾多？⁽³⁾料得雨深苔徑滑，⁽⁴⁾豈能煮茗共婆娑？⁽⁵⁾上巳前一日，⁽⁶⁾題寄滄漁有道兄。⁽⁷⁾漁山子吳歷。

(1) 原圖冊頁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03及楊新等編《吳歷精品集》一三《山水圖頁》之一；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五《國朝六大家山水冊》著錄。凡十二幀，此為最後一幀。

(2) 晴莎：晴日的莎草。詳見《病馬》注(3)。

(3) 笠帽：用竹編成的帽。與蓑衣同為隱者的裝束，故常蓑笠並稱。

(4) 苔徑：長滿蒼苔的小徑。徑，原圖作“逕”，此據《虛齋名畫錄》。王履《玉泉院希夷洞》詩：“苔逕陰長澗，雲關窅不扃。”又殷遙《春晚山行》詩：“暗草薰苔徑，晴楊掃石磯。”

(5) 婆娑：舞蹈。《詩·陳風·東門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6) 上巳前一日：指農曆三月初二日。上巳，農曆每月上旬的巳日。三月，上巳，為古代節日。漢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不必三月初三。自魏以後，一般習用三月初三，但不定為巳日。《國朝六大家山水冊》第十一幀亦為漁山所作，年款署“歲甲寅上元後一日”，指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十六日，即西曆1674年2月21日。此幀詩畫應作於同年。是年上巳前一日，為西曆4月7日。

(7) 滄漁：生平未詳。疑與《墨井畫跋》第二十五則之滄漁及《交遊詩略·次漁山韻贈燈公》之滄漁陳濤為同一人。

歎雨十六韻⁽¹⁾

我本生吳儂，⁽²⁾出門四方早。年年苦行役，何以舒懷抱？今年始歸來，學稼白雲島。⁽³⁾一春怒雨翻，三吳盡浩渺。⁽⁴⁾人家依萍浮，桿白鳴空杳。⁽⁵⁾漁火欲入戶，行舟振木杪。⁽⁶⁾仰睇浮天空，移足忽地小。⁽⁷⁾春花若病厭，春聲獨鴻鳥。⁽⁸⁾旦晝俱昏昏，山城復悄悄。⁽⁹⁾天豈厭農桑，四月忘晴曉。⁽¹⁰⁾地恐責歲徵，夜半瀆江潦。⁽¹¹⁾憶從遠鄉去，風吹日杲杲。⁽¹²⁾睠此菰蒲天，⁽¹³⁾誰料魚龍擾？⁽¹⁴⁾蛙怒據高原，蟻憐尋穴少。⁽¹⁵⁾風黑卷黃茅，⁽¹⁶⁾中心怒如擣。⁽¹⁷⁾早計買漁舟，漁舟豈終老？⁽¹⁸⁾山中苦雨，賦此十六韻，即詩中意，用高尚書筆法，⁽¹⁹⁾寫成一小卷，寄呈青嶼許老先生。甲寅清和，⁽²⁰⁾吳歷。

- (1) 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19。又見崇彝《選學齋書畫寓目記》上。
- (2) 吳儂：猶言吳人。吳地稱己或人皆曰儂。蘇軾《書林逋詩後》：“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瀟。”
- (3) 學稼：學習耕稼。從事農耕。稼，種植穀物。《論語·子路》：“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又吳融《祝風三十二韻》詩：“千澤尚多難，學稼茲復爾。”白雲島：白雲繚繞的島嶼，極言其荒僻。
- (4) 三吳：吳興、吳郡、會稽的合稱，見《水經注·漸江水》。常熟地屬吳郡，故云。浩渺：廣遠貌。形容水勢。秦韜玉《問古》詩：“深作四溟何浩渺，高爲五嶽太崢嶸。”
- (5) 桿白：桿與白。桿，通“杆”。舂米的長木棍。鳴空杳：鳴聲空杳。空杳，難以聞見。此句謂禾稼失收，桿白空置。
- (6) 漁火：漁船上的燈火。張繼《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木杪：木末，樹端。謝靈運《山居賦》：“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末而哀鳴。”以上二句意謂入戶可以捕魚，木末可以行舟，與以下二句皆言水勢高漲，滂災嚴重。
- (7) 仰睇：仰望。睇，斜視，流盼。鄭元祐《出塞》詩：“仰睇冥冥天，風緊雨雪霜。”移足：移步。以上二句謂仰望水天相接，移步無地投足，忽然覺得大地縮小了許多。
- (8) 病厭：奄然如病，毫無生氣。厭，音 yān。厭厭。同“慳慳”、“奄奄”。鳩鳥：鳩。鳥名。《詩·衛風·氓》：“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俗謂鳩能呼雨。郝經《儀真館中暑一百韻》：“雁霜凋夏木，鳩雨潤春桑。”以上二句謂在鶯花爛漫的春天，本來競放的百花奄然如病，本來齊鳴的百鳥只剩下呼雨的鳩聲。
- (9) 旦晝：早晨與白晝。《孟子·告子》：“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山城：指常熟城。
- (10) 農桑：農耕與蠶桑。指耕織。《漢書·食貨志》晁錯議：“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晴曉：晴朗的早晨。蘇轍《玉女窗》詩：“巖竇有虛明，矐矐發晴曉。”以上二

- 句謂老天豈真厭棄人間的耕織，到四月天氣還未放晴？
- (11) 歲徵：按年徵收的賦稅。猶歲課。潛江潦：潛，疏通。江潦，江水潦溢。潦，音 liǎo。積水。陳確庵《大水勸村人築岸》詩：“禹跡茫茫不可期，年年春水漲春池。……徵徭那有深山避，乘勢隄防莫漫遲。”（《確庵文稿》二《隱湖集》）所詠略同。
- (12) 遠鄉：遙遠的異鄉。許渾《戲代李協律松江有贈》詩：“蘭浦遠鄉應解珮，柳堤殘月未鳴珂。”杲杲：明亮貌。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杲杲爲日出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
- (13) 睠：反顧，同“眷”。《詩·小雅·大東》：“睠言顧之，潛焉出涕。”菰蒲：菰，同“菰”，俗稱茭白，生於河邊、陂澤。其實如米，稱雕胡米，可以作飯。蒲，香蒲，草名。供食用，葉可編織席、扇、篋等用具。故以菰蒲爲隱居水邊的代稱。鮑照《野鵝賦》：“立菰蒲之寒渚。”此句謂倦於遠遊，欲以水濱耕稼爲歸隱之計。
- (14) 魚龍擾：魚龍，蘇軾《登州海市》詩：“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鰲鞭魚龍。”魚與龍俱水中之物，故以魚龍擾喻淫雨積潦成災。
- (15) 蛙怒二句：意謂既嫉妒青蛙能移據高地而憤憤不平，又見螞蟻難以尋到乾爽的巢穴安居而頓生憐憫。
- (16) 黃茅：茅，草名。有黃茅、白茅、青茅等。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此用其意。
- (17) 中心：內心。心居體中，故稱。怒如擣：怒，憂思。擣，舂、捶。《詩·小雅·小弁》：“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又杜甫《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心擣。”此句言內心憂愁苦悶。
- (18) 終老：養老。白居易《祭廬山文》：“儻秩滿以來，得以自遂，餘生終老，願托於斯。”
- (19) 高尚書筆法：高尚書，指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元西域人，占籍大同，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擅畫工詩，有《房山集》。惲壽平《南田畫跋·高尚書》：“高彥敬雲山真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微，殆未易學者。倪元鎮嘗題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思。’以癡

翁之逸意學房山，猶不為元鎮所許，況時流哉！”足見其筆法之難學。

(20)甲寅清和：指康熙十三年甲寅四月，即西曆1674年5月6日至6月3日。

漁山苦於行役，歸里學稼，偏逢靈雨積潦成災，生計無着，連茅屋也為風所破。但他仍擔心着同樣生計無着，猶難免於重賦徵調，連夜疏濬江潦的吳地百姓。其民胞物與之心，較諸《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杜甫之心憂寒士尤勝一籌。與這首詩同類的還有《三餘集》中的《沒田詞》。

題清溪草堂圖⁽¹⁾

一幅清溪醉墨香，⁽²⁾草堂嘉木擁千章。⁽³⁾白雲冉冉山逾碧，⁽⁴⁾坐愛吟詩秋未黃。⁽⁵⁾詩畫呈太原老夫子教正，⁽⁶⁾甲寅八月，⁽⁷⁾虞山門人吳歷。

(1)圖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122。與《寫憂集·題畫詩》第八首略有出入。

(2)醉墨：謂醉中作書畫。相傳唐張旭酒後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投水墨中而書之。見李肇《國史補》。後因稱醉中所作的書畫為醉墨。陸游《歸雲門》詩：“壞壁塵埃尋醉墨，孤燈餅餌對鄰翁。”

(3)嘉木：材美之木。千章：大材曰章。極言嘉木衆多。詳見《題畫詩》第八首注(2)。

(4)冉冉：漸進的樣子。

(5)秋未黃：謂秋天的樹葉未經霜而變黃。

(6)太原老夫子：指王時敏。其祖籍屬太原王氏一系。

(7)甲寅八月：指康熙十三年甲寅八月，即西曆1674年8月31日至9月29日。

題擬山樵灣東釣艇圖⁽¹⁾

天劈兩崖開，中藏草閣臺。漁舟忽相並，同釣不同來。
以凍筆追擬山樵，其氣韻得之一二未能也。墨道人題。

(1)錄自潘正煒《聽驥樓書畫記續》下《三王吳惲山水合冊》第四幅，題為《灣東釣艇》。山樵：謂黃鶴山樵王蒙。

題興福庵感舊圖⁽¹⁾

吾友筆墨中，惟默公交最深。⁽²⁾予常作客，不為話別，恐傷折柳。⁽³⁾庚戌清和，遊於燕薊。⁽⁴⁾往往南傳方外書信，⁽⁵⁾意甚殷殷。辛亥秋冬，將欲賦歸，⁽⁶⁾意謂同此歲寒冰雪。⁽⁷⁾而未及渡淮，聞默公已挂履峰頭，⁽⁸⁾痛可言哉！自慚浪跡，⁽⁹⁾有負同心，招魂作誄，⁽¹⁰⁾未足抒寫生平，形於絹素，⁽¹¹⁾泚筆隕涕無已。⁽¹²⁾

卻到曇摩地，淚盈難解空。⁽¹³⁾雪庭松影在，⁽¹⁴⁾草沼墨痕融。⁽¹⁵⁾幾樹春殘碧，一燈門掩紅。⁽¹⁶⁾平生詩畫癖，多被誤吟風。⁽¹⁷⁾魚雁幾曾隔？賦歸遲悔深。⁽¹⁸⁾自憐南北客，未盡死生心。⁽¹⁹⁾癡蝶還疑夢，⁽²⁰⁾飢鳥獨守林。⁽²¹⁾雲看無限意，何事即浮沈？⁽²²⁾甲寅年登高前二日，⁽²³⁾雨霽並書。桃溪居士吳子歷。

(1)原圖舊藏無錫楊氏，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04-205。

(2)默公：指默容。蘇州興福庵僧，證研之徒，聖予之師。

(3)恐傷折柳：謂恐因送別而產生傷感。折柳，《三輔黃圖·橋》：“灞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後因以折柳為送別之詞。雍陶《題情盡橋》詩：“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

此改名爲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

- (4) 庚戌清和：指康熙九年庚戌四月，即西曆 1670 年 5 月 19 日至 6 月 16 日。燕薊：燕，又稱北燕。姬姓，周召公奭之後。戰國時稱王，爲七雄之一，滅於秦。地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帶。薊，地名。周武王封堯之後於此，其後燕併薊，爲燕都。因城西北有薊丘而得名，故地在今北京市西南。因以燕薊爲北京的代稱。
- (5) 方外：世俗之外。《莊子·大宗師》：“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曹植《七啓》：“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
- (6) 辛亥秋冬：指康熙十年辛亥（1671）秋冬之交。賦歸：猶言告歸。《論語·公冶長》：“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後因以賦歸作告歸的代稱。朱熹《宿密庵分韻賦詩得衣字》：“明朝驛騎黃塵裏，莫待迷塗始賦歸。”
- (7) 意謂句：謂打算一同度過是年的寒冬。歲寒，一年的寒冬。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
- (8) 挂履峰頭：謂登仙而去，婉言其死。履，鞋。單底爲履，複底爲烏。
- (9) 浪跡：流浪，行蹤無定。李白《酬談少府》詩：“壯心屈黃綬，浪跡寄滄洲。”
- (10) 招魂：召喚死者的靈魂。古喪禮謂之復。《儀禮·士喪禮》：“復者一人。”鄭玄《注》：“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古人以爲將死者之衣升屋，北面三呼，即可招回死者之魂。作誄：作哀悼死者之文。誄，陸機《文賦》：“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
- (11) 絹素：白絹。多用於書畫。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 (12) 泚筆：以筆蘸墨。陳造《陪王使君東遊》詩：“賦詩聊泚筆，寓意未須工。”隕涕：落淚。《詩·小雅·小弁》：“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漢書·陳湯傳》谷永疏：“（白起）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 (13) 曇摩地：曇摩，《法苑珠林·敬法聽法》載，舍衛國中須達家內有二

鸚鵡，曾聽阿難說法，歡喜誦持，死後再生爲人，一名曇摩，一名修曇摩，出家修道，無師成佛。故以曇摩地爲佛寺的代稱。難解空：佛教謂色相世界一切皆空，能破偏執，由空而得涅槃，以空爲入道之門，以涅槃（圓寂）爲修行的最終目的，而稱僧尼之死爲圓寂。漁山難以接受禪友兼知己默容去世的現實，故謂難解空。

- (14) 雪庭：積雪的庭院。韓愈《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詩：“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松影：劉基《題文敏公畫松》詩：“倦眠松影下，百竅清涼入。”
- (15) 草沼：長草的水池。墨痕：猶墨跡。用墨鈎勒的綫條。《圖繪寶鑑》：“姜濟寫山水無墨痕，有雲煙出沒之奇。”
- (16) 春殘：春將盡。詳見《榆錢》注(2)。一燈：一盞燈。韓偓《六言》詩：“一燈前雨落夜，三月盡草青時。”以上二句意謂幾株老樹仍留着春盡時的碧綠之色；禪堂之門半掩，一燈耿耿，紅色的火焰彷彿是亡友不滅的精魂。《興福庵感舊圖》畫面上几陳經卷，寂無一人，滿目淒清，可與詩意相印證。
- (17) 書畫癖：對書畫嗜好成癖。默容爲漁山筆墨知友，從漁山學畫。許之漸謂其“酷嗜觚翰”，徐增謂其“善畫”，故稱。吟風：吟風詠月。范傳正《李翰林白墓誌銘》：“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謂詩人以風月等自然景物爲題材，形容心情悠閒自在。默容復耽詩，漁山常作客在外，不能赴吟風詠月之會，故此句云云。
- (18) 魚雁：魚與雁。古傳魚雁都能傳遞書信，後即用以代指書信。晏幾道《生查子》詞：“關山魂夢長，魚雁音塵少。”此反用其意。遲悔深：謂因遲誤而未能與默容見最後一面，深爲痛悔自責。
- (19) 自憐二句：謂可憐自己常年作客南北，對知友的死生契闊，未能盡應有的關心。
- (20) 癡蝶疑夢：猶夢蝶。《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後多用夢蝶喻生命變幻無常。馬致遠《秋思》：“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

- (21) 飢鳥句：漁山畫面上的興福庵，飢鳥成群，或棲或啄，寺外坡石寒林，牆內孤松獨鶴，正與詩句相協。
- (22) 浮沈：陞降，盛衰，得失。曹植《七哀》詩：“君若清露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以上二句借天空的雲彩飄浮不定，喻人生無常，世事陞降。
- (23) 甲寅年登高前二日：指康熙十三年甲寅九月初七日，即西曆 1674 年 10 月 6 日。

題葑溪會琴圖⁽¹⁾

客路寡相識，⁽²⁾花開獨訪君。葑溪常在夢，⁽³⁾琴水久無聞。⁽⁴⁾月近門多靜，松高鶴不群。廣陵猶未絕，⁽⁵⁾醉墨自殷勤。春日訪陳子石民，⁽⁶⁾會琴於葑溪草堂，⁽⁷⁾屬作《葑溪會琴圖》，用友人韻賦贈。延陵吳歷。

- (1) 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繪畫全集》第 24 冊《清》六，頁 196 - 197；《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4 冊，頁 424；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著錄。
- (2) 客路：旅程，猶客程。陶翰《送金卿歸新羅》詩：“鄉心遙渡海，客路再經春。”
- (3) 葑溪：河流名，流經蘇州城東南葑門外。
- (4) 琴水：又名琴川。常熟的代稱。此句謂在常熟很久未聽到陳砥的消息。
- (5) 廣陵：廣陵散，琴曲名。三國魏嵇康善鼓琴，景元三年被殺，臨刑索琴奏《廣陵散》，曲終歎曰：“袁孝尼（準）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見《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此反用其意，謂陳砥絕藝猶存。
- (6) 陳石民：即陳砥。又名岷，參閱《憶予與天球學琴於山民陳先生……並題七言》注(1)及李秋《吳漁山先生行狀》注(11)。

- (7) 會琴：為奏琴之會。葑溪草堂：位於蘇州城葑門外，為陳砥隱居之所。常熟毛氏亦有葑溪草堂。陳砥之草堂蓋為“寄廬”。又明唐寅有《葑溪草堂圖》。

陳砥屬於老一輩的明遺民，為漁山音樂之師。漁山的詩意，以松鶴為長壽之徵，兼喻乃師的志節。以嵇康《廣陵散》之典，喻乃師的音樂造詣。而這夢魂常縈的葑溪草堂，大約就是漁山早年學琴的所在。故這首詩可與漁山《題松壑鳴琴圖》詩對讀。

題秋山圖(五首)⁽¹⁾

阿翁結屋秋山巔，秋色秋光紛後前。萬軸圖書充石閣，⁽²⁾千章杉檜翳茆檐。⁽³⁾

- (1) 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 13 幅。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條按：“此圖疑偽。”
- (2) 萬軸：《墨井書畫集》作“禹軸”，誤。據圖影改。石閣：用石築成的高閣。宋之問《自衡陽至韶州謁能禪師》詩：“湘岸竹泉幽，衡峰石閣閉。”此猶石室，藏圖書檔案之室。
- (3) 千章：極言美材之衆。大材曰章。翳：覆蓋。茆檐：茅草搭蓋的屋檐。朱異《還東田宅》詩：“槿籬集田鷺，茆檐帶野芬。”

棕鞋桐帽易理料，⁽¹⁾睡起柴門日西照。搜奇選隱忘歲華，⁽²⁾服木養芝顏轉少。⁽³⁾

- (1) 棕鞋：猶棕鞮。用棕毛製成的鞋。桐帽：用桐葉製成的帽。黃庭堅《次韻子瞻武昌西山》詩：“白頭不是折腰具，桐帽棕鞮稱老夫。”此以棕鞋桐帽喻隱者的裝束。
- (2) 選隱：選擇隱居之處。歲華：猶言歲時。孟浩然《除夜》詩：“那堪

正飄泊，來日歲華新。”

- (3)服木食芝：服食靈芝以養生。服食，道家養生法。通常指服食丹藥。《古詩十九首》：“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木芝，菌類，又名靈芝、紫芝。江淹《雜體·郭弘農璞遊仙》詩：“傲睨摘木芝，凌波採水碧。”

幾年夢想未即通，楚水吳煙兩渺濛。⁽¹⁾安能一躍入層巘，⁽²⁾握手仰嘯秋山空。⁽³⁾

- (1)渺濛：遼闊迷茫貌。
 (2)層巘：重疊的山峰。黃庭堅《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韻》：“嚼冰進糜餐，衝雪踏層巘。”
 (3)仰嘯：仰天長嘯。蘇舜欽《滄浪亭記》：“觴而浩歌，踞而仰嘯。”

何來白鶴傳雪繭，⁽¹⁾卻是阿翁松下遣。秀韻幽香裹素函，⁽²⁾展時先有雲舒卷。

- (1)雪繭：潔白如雪的蠶繭。楊萬里《謝福建茶使吳德華送東坡新集》詩：“紙如雪繭出玉盆，字如霜雁點秋雲。”此喻書函。
 (2)秀韻：清雅的韻致。蕭貢《詠梨花》詩：“眉綠輕翠秀韻重。”素函：猶素書。古人書畫寫在白絹上，故稱。

揮毫隨寫《秋山圖》，真境未窺私範模。⁽¹⁾風前閣筆披對久，⁽²⁾滿面只覺秋蘇蘇。⁽³⁾乙卯夏月，⁽⁴⁾墨井道人臨。

- (1)範模：鑄造模型。《舊唐書·張柬之傳》：“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初未易可窺。”此謂模倣。
 (2)閣筆：猶擱筆。閣，通擱。
 (3)蘇蘇：畏懼不安貌。《易·震》：“六三，震蘇蘇，震行無眚。”《疏》：“蘇蘇，畏懼不安之貌。六三，居不當位，故震懼而蘇蘇然也。”此謂由秋風來臨而引起的不安情緒。
 (4)乙卯：指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

題聽泉圖⁽¹⁾

乙卯清和八日，⁽²⁾在明月堂寫一峰老人晚年筆法，⁽³⁾延陵斂山子吳歷，贈鳳阿同學大兄。⁽⁴⁾

水遠溪迴石路深，白雲遮屋樹重陰。⁽⁵⁾山中不管鳴騶至，⁽⁶⁾惟聽泉流淨客心。⁽⁷⁾九日晚窗，⁽⁸⁾桃溪居士歷又題。

-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鄭威編《吳歷畫集》，頁30。
 (2)乙卯清和八日：指康熙十四年乙卯四月初八日，即西曆1675年5月2日。
 (3)明月堂：堂主姓名未詳。一峰老人：指黃公望。一峰其號。
 (4)斂：同“漁”。鳳阿同學大兄：指侯開國(大年)。參閱《題鳳阿山房圖贈侯大年》注(1)。
 (5)重陰：重重陰影。謂樹陰濃密。曹植《應詔詩》：“爰有樛木，重陰匪息。”
 (6)鳴騶：顯貴出行，隨從的騎卒吆喝開道，曰鳴騶。
 (7)客心：作客他鄉的心情。杜甫《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詩：“秋水清無底，蕭然靜客心。”
 (8)九日：指康熙十四年乙卯九月初九日，即西曆1675年10月27日。

題山水圖⁽¹⁾

隱居只在一舟間，與世無求獨往還。⁽²⁾遠放江湖讀書去，⁽³⁾還嫌耳目近青山。乙卯十月。⁽⁴⁾

- (1)錄自富岡桃華述《四王吳惲》，頁32。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稱：“見繼昌《左庵一得初錄》。據博文堂出版《四王吳惲》，此畫已流入日本。”

- (2) 與世無求：謂遠離世俗，無求於世。
 (3) 遠放：放舟遠去。韓維《答曼叔見謝穎橋相過之什》：“扁舟遠放汝水
 岸，濁酒暮醉高陽阿。”
 (4) 乙卯十月：指康熙十四年乙卯十月，即西曆 1675 年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6 日。

前人詠放舟歸隱，李白有句云：“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
 扁舟。”（《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李商隱句云：“永憶江湖歸
 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樓》）漁山此詩氣格高古，別創
 新意，不讓唐賢。

題仙山樓閣圖⁽¹⁾

家本眉山一老禪，⁽²⁾烹茶介壽小春天。⁽³⁾不勞西望傳
 青鳥，⁽⁴⁾自愛東棲托白蓮。⁽⁵⁾庭覺種松將百尺，⁽⁶⁾廚逢施
 粟未三錢。⁽⁷⁾今朝六十蒲團過，⁽⁸⁾梅萼先舒月又圓。⁽⁹⁾乙卯
 年小春十有四日也。⁽¹⁰⁾延陵吳子歷。

- (1) 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4 冊，頁 420；《中國繪
 畫全集》第 24 冊《清》六，頁 179。
 (2) 眉山：縣名，屬四川省。秦蜀郡地，漢屬犍為郡，隋為通義縣，宋改眉
 山縣，元併縣入眉州，明降州為縣，清為眉州。見《讀史方輿紀要·眉
 州》。老禪：年老的禪僧或參禪的老居士。陳師道《別威德寺》詩：
 “三宿城隈寺，輕齋類老禪。”眉山為三蘇（蘇洵、蘇軾、蘇轍）故鄉，蘇
 氏父子耽禪悅。受漁山詩畫之人應為參居士禪的老者。
 (3) 介壽：祝壽。詳見《壽金聖徵七十兼勉綏吉昆季》注(2)。小春：小
 陽春，指農曆十月。
 (4) 西望傳青鳥：《山海經·大荒西經》載，沃之野有三青鳥，皆西王母所

- 使。班固《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日正中，忽見有青
 鳥從西來。上問東方朔。朔對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有頃，王
 母至，乘紫車，玉女夾馭，載七勝，青氣如雲，有二青鳥如鸞，夾侍王母
 旁。”故以西望傳青鳥喻求神仙長生之道。
 (5) 東棲托白蓮：《廬山記》及《蓮社高賢傳》載，東晉名僧慧遠與慧永、劉
 遺民、雷次宗等十八人結社於廬山東林寺，同修淨土之法，因號白蓮
 社。陳郡謝靈運恃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見慧遠，肅然心服，為鑿東西
 二池種白蓮，求人淨社，遠以靈運心雜不許。故以東棲托白蓮喻歸心
 向佛。
 (6) 種松將百尺：喻其志節之高，兼賀其長壽。
 (7) 施粟未三錢：言其清貧。施粟，對僧人施粟米以助齋。
 (8) 六十句：謂逢六十壽辰，在坐禪中度過。蒲團，用蒲編成的圓墊，為坐
 禪及跪拜時所用。詳見《題畫詩》第十一首注(2)。
 (9) 梅萼：梅花之萼。萼，環列花朵外部的葉狀薄片。歐陽修《玉樓春》
 詞：“池塘隱隱鶯雷曉，柳眼未開梅萼小。”此反用其意，謂小春天暖，梅
 萼先舒，為梅花早開之兆。
 (10) 乙卯年小春十有四日：指康熙十四年乙卯十月十四日，即西曆 1675
 年 11 月 30 日。

題南臯圖(二首)⁽¹⁾

辰春上日，⁽²⁾詩畫為蒙谷先生壽並正。⁽³⁾
 先生家住南臯曲，⁽⁴⁾詩草松雲亂茅屋。⁽⁵⁾牛耳詞壇六
 十年，⁽⁶⁾天荒地老鬢猶綠。⁽⁷⁾

- (1) 原圖共二本，一近方形，寫近景，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
 《四王吳惲繪畫》頁 237 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22 冊頁 263；一為
 立軸，意境高遠，今藏浙江美術學院，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
 37 幅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1 冊頁 175。

(2)辰春上日：上日，農曆每月的初一。《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堯）。”《傳》：“上日，朔日也。”浙江美院本作丙辰春上日。漁山同里陸貽典亦有《南臯詩贈陳南浦》，見《觀庵集》五，其詩編次按年代先後，下首為《丙辰仲春十四日過明發堂有懷東澗先生》，可知此詩及原圖作於康熙十五年丙辰正月初一日，即西曆1676年2月14日。

(3)蒙谷先生：指陳帆，號南浦，又號蒙谷。參閱《同陳南浦過橫塘》注(1)及說明。

(4)南臯：面南的水旁之地。

(5)詩草：詩稿。陳帆與漁山同問詩於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四八有《題陳南浦山曉窗詩》，詳見《同陳南浦過橫塘》說明。陳瑚《確庵文稿》一二《家南浦詩序》稱：“南浦好古尚志，博綜群書，而抑塞磊落，不得盡其意。”故其為詩酷似盧仝、李商隱，可謂“變而不失其正者”。松雲：高山蒼松雲煙繚繞之狀。李白《贈孟浩然》詩：“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

(6)牛耳：古代諸侯會盟時，割牛耳取血，分嘗為誓，以資信守。主持會盟者執其牛耳。《左傳》哀十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後因泛指主持其事而居於領導地位的人。黃宗羲《姜山啓彭山詩稿序》：“太倉（張溥）之執牛耳，海內無不受其牢籠。”詞壇：文壇，詩壇。陳瑚《家南浦詩序》：“假令二子（盧仝、李商隱）復起，與之角立於壇坫之上，殆未知其孰勝也。潁川有人，振起風雅，予日望之矣。”此句謂陳帆年六十，執詞壇之牛耳。

(7)天荒地老：極言歷時久遠。李賀《致酒行》：“吾聞馬周昔作新豐客，天荒地老無人識。”又作地老天荒。費唐臣《貶黃州》：“詩吟的神噓鬼哭，文驚的地老天荒。”鬢猶綠：謂依然滿鬢青絲，未見白髮。

上日酒酣歌再賡，⁽¹⁾元龍豪氣未全平。⁽²⁾近將田賣了婚嫁，⁽³⁾笑指春生五嶽行。⁽⁴⁾延陵吳歷。

(1)再賡：再續。《墨井書畫集》釋文作“並賡”，不確。賡，繼續。《書·

益稷》：“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弘股良哉，庶事康哉。”又賡和，唱和。楊萬里《洮湖和梅詩序》：“吟詠之不足，則盡取古今詩人賦梅之作而賡和之，寄一篇以遺子。”

(2)元龍豪氣：典出《三國志·魏書·陳登傳》：“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遭到劉備的駁斥。參閱《七十自詠》第二首說明。

(3)田賣了婚嫁：田賣，謂其免受賦役煎熬。了婚嫁，言其已無兒女之累。

(4)春生：春天生機勃勃之狀。陳與義《除夜》詩：“明日岳陽樓上去，島煙湖霧看春生。”五嶽：即嵩山（中嶽）、泰山（東嶽）、華山（西嶽）、衡山（南嶽）、恒山（北嶽）。參閱《周禮·春官·大宗伯》及《爾雅·釋山》。又白居易《閑吟贈袁甫郎中親家翁》詩：“最喜兩家婚嫁畢，一時抽得向平身。”向平，即向子平，東漢朝歌人。光武帝建武中，子女婚嫁已畢，遂不問家事，出遊名山大川，不知所終。見《後漢書·逸民傳》。以上二句隱括其意。

從上聯“上日酒酣歌再賡”之句，彷彿見到漁山的身影，在知友六十壽誕上盡情唱和。而下句“元龍豪氣”云云，蓋謂陳帆雖身居茅屋，貧無所有，仍然持守着明遺民的志節。與漁山之節概境遇如出一轍。

題山水圖⁽¹⁾

嵐氣初收霽色開，⁽²⁾喬松舉立白雲隈。⁽³⁾不將粉本為規矩，⁽⁴⁾造化隨他筆底來。⁽⁵⁾丙辰三月十一日。⁽⁶⁾漁山吳歷。

(1)錄自蔣光煦《別下齋書畫錄》四。

(2)嵐氣：山林中的霧氣。夏侯湛《山路吟》：“冒晨朝兮入大谷，道透迤兮嵐氣清。”霽色：雨止後的景色。張九齡《奉和吏部崔尚書雨後大

明朝堂望南山》詩：“詭容紛入望，霽色宛成妍。”

(3) 喬松：高松。《詩·鄭風·山有扶蘇》：“山有喬松，隰有游龍。”

(4) 粉本：畫稿。詳見《題癡黃粉本海虞山圖》注(2)。 規矩：準則。《僧友略·受齋懺法》：“魏晉之世，僧皆布席而食，起坐威儀，唱導開化，略無規矩。”

(5) 造化：自然界的創造化育。杜甫《望嶽》詩：“造化鍾神秀，陰陽割分曉。”張懷瓘《書斷》：“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遺於大同殿寫之，嘉陵江山水三百餘里，一日而就。”吳生謂吳道子，一名道玄。以上二句用其意。

(6) 丙辰三月十一日：指康熙十五年丙辰三月十一日，即西曆 1676 年 4 月 23 日。與下幀詩畫皆隨魯日滿在太倉時作。

題贈湘碧山水⁽¹⁾

一雨初晴樹欲秋，⁽²⁾溪頭小屋似漁舟。⁽³⁾山童解得藏名姓，⁽⁴⁾不敢披裘釣碧流。⁽⁵⁾漁山吳子歷山居，曉坐並題七言，呈湘翁夫子，⁽⁶⁾丙辰年三月十二日。⁽⁷⁾

(1) 錄自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一〇。

(2) 一雨：一場雨，一陣雨。蘇軾《次韻章傳道喜雨》詩：“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

(3) 溪頭：溪的前端。辛棄疾《清平樂》詞：“最喜小兒無賴，溪頭卧剥蓮蓬。”

(4) 山童：山中執役的童子。孫逖《奉和崔司馬遊雲門寺》詩：“覺路山童引，經行谷鳥從。”

(5) 碧流：青綠色的溪流。蘇軾《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詩：“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

(6) 湘翁夫子：指王鑑。王鑑號湘碧，為漁山畫學之師，故稱。

(7) 丙辰年三月十二日：指康熙十五年丙辰三月十二日，即西曆 1676 年 4 月 24 日。時王鑑年七十九，次年去世。

題湖天春色圖(二首)⁽¹⁾

憶初萍跡滯婁東，⁽²⁾傾蓋相看北海同。⁽³⁾正是蠶眠花未老，⁽⁴⁾醉聽鶯燕語春風。⁽⁵⁾

(1) 原圖今藏上海博物館，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 24 幅；《上海博物館》，頁 178；《中國繪畫全集》第 24 冊《清》六，頁 181；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九著錄。

(2) 萍跡：浮萍寄跡水面，喻行蹤不定。參閱《寫憂》注(3)。 婁東：太倉的別稱。吳偉業有《送杜大于皇從婁東往武林兼簡曹司農秋嶽范僉事正》詩。

(3) 傾蓋：蓋，車蓋。謂行道相遇，停車而語，車蓋接近，因稱初交相得，一見如故為傾蓋，蘇軾《臺頭寺送宋希元》詩：“相從傾蓋只今年，送別南臺便黯然。”北海：孔融字文舉，東漢末魯人。獻帝時為北海相，官至太中大夫。融好士，善文章，為建安七子之一。嘗謂：“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見《後漢書·孔融傳》。後世遂以北海為好客之典。

(4) 蠶眠：蠶蛻皮時，不食不動，其狀如眠，謂之蠶眠。秦觀《時食》：“(蠶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若五日，不食二日，謂之大眠。”包何《和程員外春日東郊即事》：“幾處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

(5) 鶯燕：鶯和燕。皆春時鳥，多以喻春光物候。張養浩《寒食遊廉園》詩：“花柳巧為鶯燕地，管絃遙遞綺羅風。”

歸來三徑獨高眠，⁽¹⁾病渴新泉手自煎。⁽²⁾叢菊未開霜未傲，多君先寄賣壺錢。⁽³⁾嶠函有道先生僑居隱於婁水，⁽⁴⁾予久懷相

訪而未遂。於辰春從遊遠西魯先生，⁽⁵⁾得登君子之堂，詩酒累日，蓋北海風致不甚過矣。且起冒雨而歸，今不覺中元之後三日也，⁽⁶⁾而先生殷勤念我，惠寄香茗酒錢於山中。予漫賦七言二絕，並圖趙大年《湖天春色》以志謝。⁽⁷⁾墨井道人吳歷。

- (1) 三徑：西漢末，王莽專權，兗州刺史蔣翊告病辭官，隱居鄉里，於院中闢三徑，惟與求仲、羊仲來往。見趙岐《三輔決錄·逃名》。後常用三徑指家園。
- (2) 病渴：患消渴病。有多食、渴飲、溲多等症候，近人謂即糖尿病。《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劉因《詠醉梨》詩：“綠蟻從今忘病渴，金花無地著餘酸。”
- (3) 多：贊許。 賣壺錢：指買酒錢。賣壺，當作“買壺”，寓“玉壺買春”之意。
- (4) 疇函：姓名生平未詳。 婁水：又名婁江、下江，亦稱劉河、瀏河。源出太湖，東北流經蘇州、崑山、太倉等地，又東入長江。此以婁水為太倉的代稱。
- (5) 辰春：指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春。 遠西魯先生：指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魯日滿字謙受，比利時耶穌會士，順治十六年（1659）與柏應理同至中國，長期傳教於江南。清初常熟教務的發展，以魯氏之力為多，康熙十五年九月在太倉病逝，葬於虞山北麓天主教墓地。參閱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魯日滿傳》。
- (6) 中元之後三日：指康熙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即西曆 1676 年 8 月 26 日。
- (7) 趙大年：指趙令穰，大年其字。宋太祖五世孫。擅畫山水，尤工江湖小景及湖天垂柳。漁山頗愛其畫，屢有擬作。

《湖天春色圖》畫面春柳拂水，綠草如茵，湖上禽鳥飛鳴，遠山輕澹如影，充分表現出春光綺麗的江南景色。用筆秀潤，設色澹雅，為漁山傳世繪畫的代表作。此圖在文化史上的價值，在於揭示

了漁山開始與西洋教士發生關係的年代。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首先指出，疇函應為教友，辰春指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遠西魯先生指魯日滿。

近年比利時學者高華士（Noël Golvers）博士在布魯塞爾王家圖書館發現魯日滿的賬本手稿，年代為 1674 - 1676 年（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加上魯氏發往歐洲的信件等原始文獻，撰成專著《耶穌會士魯日滿在常熟：帳本及行誼研究》（François de Rougemont, S. J., *Missionary in Ch'ang-shu: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and the Elogium*,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1999）。該書頁 208（手稿頁 48）載：“（1676 年）3 月 12 日，給傳道員吳漁山前往太倉的旅費 0.400 兩。”證以疇函別後“惠寄香茗酒錢於山中”，可知漁山雖以畫名家，然性落拓，畫不輕作，以致生計拮据。又同書頁 216（手稿頁 38）載，稍後魯日滿攜二名傳道員赴太倉。其中一名應即“得登君子之堂”的漁山。以上記載得諸西方文獻，而證實援庵先生之卓見，成為《湖天春色圖》及其題詩、畫跋的本事，彌足珍貴。

題梅花山館圖⁽¹⁾

山迎山送程程畫，花白花紅在在春。⁽²⁾物色也須人管領，⁽³⁾老夫端的是閒身。⁽⁴⁾康熙戊午年六月十日，⁽⁵⁾吳歷。擬趙承行設色法。⁽⁶⁾

(1) 原圖舊藏清宮延春閣，今藏臺灣故宮博物院。見臺灣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圖錄》第 10 冊頁 241 及《清六大家：吳歷》頁 1；英和等《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著錄。

(2) 在在：處處，到處。楊萬里《明發南屏》詩：“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以上二句意謂前山相迎，後山相送，優美的風景令人應接

不暇，如在畫中暢遊；紅花白花爭相開放，有如紅雲白霧，处处呈現着爛漫的春光。

(3)物色：景色。顏延之《秋胡詩》：“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

(4)端的：果然，實在。李中《送紹明上人之毘陵》詩：“同期端的否，千里路悠悠。”

(5)康熙戊午年六月十日：即西曆1678年7月28日。戊午，指康熙十七年戊午。

(6)趙承旨：指元趙孟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故稱。

題溪閣讀易圖⁽¹⁾

溪閣虛明緹幕高，⁽²⁾閒來讀《易》反爲勞。⁽³⁾闌前水暖魚生事，⁽⁴⁾松下風吹鶴墮毛。戊午年嘉平廿七日擬古，⁽⁵⁾延陵吳歷。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2。

(2)溪閣：溪邊的樓閣。白居易《城東閑行因題尉遲司業水閣》詩：“借君溪閣上，醉詠兩三聲。”虛明：空明。陶潛《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緹幕：橘紅色的帳幕。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

(3)反爲勞：反而顯得勞碌。

(4)生事：製造事端。此謂魚在水中跳躍游動。

(5)戊午年嘉平廿七日：指康熙十七年戊午十二月廿七日，即西曆1679年2月7日。

題萬山飛雪圖⁽¹⁾

萬壑冰泉咽又鳴，⁽²⁾萬山飛雪鬪崢嶸。⁽³⁾何人僵臥茅茨裏？州縣無求識姓名。吳歷並題。久不作畫，差喜不甚荒澀。⁽⁴⁾

己未年冬仲。⁽⁵⁾

(1)原圖藏天津藝術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0冊，頁39。

(2)冰泉：清涼的泉水。詳見《題臥雪圖》注(2)。

(3)崢嶸：凜冽。參閱《題萬山飛雪》注(2)。

(4)荒澀：謂技藝荒廢已久，重新使用時顯得生疏艱澀。參閱《客久倦程暑灼煩甚……以營邱道寧法參用得此》注(4)。

(5)己未年冬仲：指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一月，即西曆1679年12月3日至1680年1月1日。

題壽未翁山水⁽¹⁾

未翁五十老滄江，⁽²⁾鬢着秋容氣不降。⁽³⁾麟閣賞詩誰第一，⁽⁴⁾水軒鬪茗爾無雙。⁽⁵⁾入門渾是張融定，⁽⁶⁾坐臥半如陶令窗。⁽⁷⁾圖贈萬峰蒼翠處，有兒添卻澗淙淙。⁽⁸⁾詩畫奉壽未翁道兄。吳歷。

(1)錄自《鐵琴銅劍樓藏扇集錦》上册。鐵琴銅劍樓爲常熟瞿氏藏書樓，因藏鐵琴一架、銅劍一柄，故名。

(2)未翁：姓名生平未詳。滄江：泛稱江水。江水呈青蒼色，故稱。李白《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詩：“開牕碧嶂滿，拂鏡滄江流。”此喻江邊隱居之地。

(3)秋容：秋風肅殺，百卉凋零之狀。韓琦《九日水閣》詩：“雖慚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此謂衰老之容。

(4)麟閣：漢宣帝時有麒麟閣，爲圖繪功臣之所，省作麟閣。又《麟閣詞英》，唐高宗時奉敕撰，見《唐書·藝文志》。此句謂未翁工詩。

(5)水軒：臨水之長廊或小室。楊夔《修禊宇記》：“駕水軒，釀春醪，治蔬圃，修釣艇，以吟醉自逸。”鬪茗：又稱鬪茶。比賽茶之優劣。此句謂未翁精於茶道。

(6)張融定：張融，字思光，南朝齊吳郡人。累官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

史。能文工書，為齊高帝蕭道成所賞愛。嘗廣越嶂嶮，為僚賊所執，將殺而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而釋之。此句以張融之典喻未翁從容澹定的生活態度。

(7)陶令窗：陶令，晉陶潛，嘗官彭澤令，故稱。陶潛《與子儼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漸至，自謂是羲皇上人。”羲皇上人，即太古之人。此以陶潛之典喻未翁古樸澹泊的高士風格。

(8)淙淙：流水聲。高適《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詩：“石泉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

題湖山春曉圖⁽¹⁾

帶郭遠湖春，⁽²⁾門開曲水濱。⁽³⁾堂低三面屋，巷窄一條塵。⁽⁴⁾花買擔頭活，⁽⁵⁾詩徵驢背新。⁽⁶⁾到來逢醉客，⁽⁷⁾知散暖比鄰。⁽⁸⁾此予贈松厓先生新居之詩，⁽⁹⁾並書請正。辛酉上元，⁽¹⁰⁾漁山子吳歷。

(1)原圖有二本，皆立軸。一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2；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一〇著錄。一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七幅，後為容希白（庚）先生所藏。今藏廣州藝術博物院，見《廣州美術館藏中國書畫精品集》，圖57、58。此本有陳垣先生題跋：“余酷慕漁山之為人，而見漁山真跡甚寥。本年復活節，東莞容希白先生攜此幀過訪，屬為題記，曰過雲樓曾著錄者。希白眼光如炬，必有所見。謹題數語，以慶眼福。中華民國三十年穀雨，新會陳垣。”

(2)帶郭：外城附近。《史記·貨殖傳》：“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此指杭州城外。遠湖：指西湖。

(3)曲水：古代風俗於農曆三月上旬巳日，在水濱宴樂，以祓除不祥，稱為曲水。王羲之《蘭亭序》：“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薛能《寒食日曲江》詩：“曲水池邊青草岸，春風林下落花盃。”此句謂門外水濱即為曲水佳處。

(4)一條塵：謂車馬過處，揚起一道煙塵。杜荀鶴《塞上》詩：“戍樓三號火，探馬一條塵。”

(5)花買句：謂從賣花小販的擔頭，買得活色生香的鮮花。

(6)詩徵句：孫光憲《北夢瑣言》載，唐代相國鄭絳工詩，“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此反其意，謂松厓所居臨湖山勝景，足助詩思。

(7)醉客：醉酒之人。王績《初春》詩：“春來日漸長，醉客喜年光。”

(8)比鄰：近鄰。曹植《贈白馬王彪》詩：“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

(9)松厓：指錢封，1624 - 1699，字軼秦，松厓其號，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明季諸生。後隱於西湖，游情翰墨。善畫山水，得煙雲出沒、峰巒隱見之態。老年尤寄趣平澹，落筆高古，品格絕塵。

(10)辛酉上元：指康熙二十年辛酉正月十五日，即西曆1681年3月4日。

松厓在西湖營構新居，故漁山所贈詩畫皆寫湖上風光。其詩作於康熙二十年正月十五日，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謂：“時先生尚未往澳也。”前引陸希言《澳門記》載，漁山赴澳在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墨井畫跋》第六十九則又稱：“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已五閱月於茲矣。”故此詩畫應為漁山在澳寄贈。

題白傅湓江圖⁽¹⁾

逐臣送客本多傷，⁽²⁾不待琵琶已斷腸。⁽³⁾堪歎青衫幾許淚，⁽⁴⁾令人寫得筆淒涼。梅雨初晴，寫此並題。吳歷。

偶檢口筒，⁽⁵⁾得此圖以寄青嶼老先生，稍慰雲樹之思。⁽⁶⁾辛酉七月，⁽⁷⁾吳歷。

-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3及《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90-191，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著錄。漁山另有《白傅湓浦圖》，邵松年《古緣萃錄》八著錄，所題七絕與此詩相同，款題：“予在澳中第二層樓上師古得此。墨井道人並題。辛酉冬十月廿八日曉窗，吳歷漁山。”澳中第二層樓，指漁山在澳門三巴寺的寓樓。辛酉冬十月廿八日，指康熙二十年辛酉十月廿八日，即西曆1681年12月7日。白傅：指白居易，字樂天，唐太原人。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歷官翰林學士、左拾遺、江州司馬、杭蘇二州刺史。後詔還，授太子少傅，故稱白傅。晚年居洛陽香山，號香山居士。有《白氏長慶集》。
- (2)逐臣：被朝廷貶謫放逐之臣。王僧孺《何生姬人有怨》詩：“逐臣與棄妾，零落心可知。”白居易於元和十年在左拾遺任上，因上疏為政諫事，忤權貴，貶江州司馬。次年秋，送客湓浦口（今江西九江湓水入江處），在舟中遇到一位商人婦，聽她彈奏琵琶並敘述不幸遭遇，聯繫自己宦海陞沈的經歷，遂作《琵琶行》長詩，抒發自己的感慨。漁山此圖及題詩皆以《琵琶行》為題。
- (3)不待句：《琵琶行》起首云：“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索索。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此隱括其意。
- (4)堪歎句：《琵琶行》結句云：“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此用其意。
- (5)口筭：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口筭’當是‘行筭’。”
- (6)雲樹之思：杜甫《春日憶李白》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後世遂以雲樹之思喻對友人的思念之情。
- (7)辛酉七月：指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即西曆1681年8月14日至9月11日。時詩人在澳門。

題湖天高靜圖⁽¹⁾

湖天高靜處，⁽²⁾棹雪得梅花。⁽³⁾舊擬過林宅，⁽⁴⁾今知

訪戴家。⁽⁵⁾野吟春又至，⁽⁶⁾村酒夜能賒。點筆香風裏，歸心滯水涯。⁽⁷⁾次韻訪雨帆戴先生於湖村十二梅花並圖卷。⁽⁸⁾墨井吳歷。

- (1)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題作《吳歷湖天高靜卷》，下注：“真跡。”
- (2)高靜：高遠清靜。朱慶餘《和劉補闕秋園寓興之什》詩：“誰言高靜意，不異在衡茅？”
- (3)棹雪：雪夜乘舟訪友。用晉王徽之自吳中往山陰訪戴逵之典。參閱《寫憂集·寒夜和蔣南涯》注(4)。
- (4)林宅：謂北宋高士林逵在西湖孤山的住處，此應指一位林姓高士的住宅。
- (5)戴家：謂東晉山陰戴逵之家，典出《世說新語·任誕》。此指戴雨帆在武進城東陽湖之家。參閱《畫跋補遺·為戴雨帆擬古山水冊跋》第十二幀注(3)。
- (6)野吟：在郊原、田野或山野吟詠。陸龜蒙《樵歌》：“縱調為野吟，徐徐下雲磴。”
- (7)水涯：水邊。陸游《蔬圃》詩：“蔬圃依山脚，漁扉竝水涯。”
- (8)次韻句：雨帆，帆，原誤作“村”。湖村十二梅花，雨帆居武進陽湖，家有十二梅花。徐增《九誥堂詩集》二三《清明日抵暮秋玉來晤云明日往陽湖戴雨帆家觀十二梅時天有雨意花尚未盡也》可證。至漁山所次之韻，徐增詩集同卷《戴雨帆家在湖濱有梅十二樹賦詩索和》云：“我住梅多處，年年不見花。湖村十二樹，心喜在君家。載鶴舟將賃，邀人酒預賒。何妨留十日，爛醉作生涯。”與漁山此詩詩意用韻相同，蓋皆為雨帆詩和韻之作。

題倣迂翁筆意山水⁽¹⁾

草堂疏豁石城西，⁽²⁾秋柳閒鷗去不迷。⁽³⁾好約詩翁相伴住，風景較勝浣花溪。⁽⁴⁾康熙壬申秋分日，⁽⁵⁾過黍谷中丞湖田別

墅，⁽⁶⁾倣迂翁筆意，用紀清游。止可發罇前一笑，以筆墨求之，則顏甲矣。⁽⁷⁾墨井道人吳歷。

(1)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又見氏《頌齋書畫小記》中冊，頁361，題作《吳歷湖田別墅卷》。迂翁：謂倪迂。即倪瓚。

(2)疏豁：猶開豁、開闊。杜甫《簡吳郎司法》詩：“古堂本買藉疏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陸游《新堂》詩：“湖上新堂氣疏豁，三面嵐光翠如潑。”

(3)閒鷗：來去自由，無所羈絆的鷗鳥。鄭元祐《月夜懷十五友·張貞居》詩：“詩盟從此負閒鷗。”

(4)浣花溪：一名濯錦江。在四川成都市西郊，為錦江支流。溪畔有杜甫故居浣花草堂。參閱《寫憂集·題畫詩》之七注(3)。

(5)康熙壬申秋分日：指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八月十二日，即西曆1692年9月22日。

(6)黍谷中丞：錢朝鼎，字禹九，黍谷其號，江蘇常熟人。順治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廣東提學道、浙江按察使、副都御史、鴻臚卿、大理少卿。三為刑官，執法持平，頗著物望。善畫蘭竹及折枝花卉，筆法映秀。能詩，有《三滿樓集》。以曾官副都御史，故稱中丞。

(7)顏甲：唐進士楊光遠，多矯飾，不識忌諱，時人多鄙之，云光遠慙顏厚如十重鐵甲。見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上《慙顏厚如甲》。後遂以顏甲指慙顏。唐玉《翰府紫泥全書·人子娶答》：“忽拜手緘，重增顏甲。”此為自謙語。

題青山讀騷圖⁽¹⁾

夜雨新添水半篙，小舡安穩載松醪。⁽²⁾高人與世無還往，醉向青山讀《楚騷》。⁽³⁾康熙癸酉春分三日，⁽⁴⁾過隱湖草堂，⁽⁵⁾喜晤汲古諸昆，⁽⁶⁾素心晨夕，⁽⁷⁾風雨聯牀。⁽⁸⁾觴詠之暇，出舊楮索畫，愛模黃鶴山人法，⁽⁹⁾繫一詩就正。精力向衰，自愧不逮古人遠甚矣。墨井道人吳歷並識。⁽¹⁰⁾

(1)圖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25幅；又見民國上海有正書局《中國名畫》第一集及《中國名畫集·清畫》—《吳墨井倣叔明軸》。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條：“‘汲古’（《墨井書畫集》）誤作‘汲左’。友人寄示《湖社月刊》第七十八冊，有淺絳山水卷，題與此同，而刪其詩，癸酉改為癸未，軸改為卷，其贗顯然。”又湖南美術出版社《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第七卷清上，頁174-175載日本泉屋博古館藏《秋景山水圖》卷，“舊楮”作“舊牛皮笏”，“繫以一詩就正”僅漏存“正”字，當亦為贗品。

(2)小舡：小船。舡，同“船”。松醪：用松膏釀的酒。李商隱《復至裴明府所居》詩：“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伴灑煩襟。”又蘇軾守定州時，在曲陽用松膏釀酒，作《中山松醪賦》。定州古屬中山國地，故稱。

(3)楚騷：即《離騷》。戰國時楚屈原所作。裴子野《雕蟲論》：“若惟惛芬芳，楚《騷》為之祖。”蘇軾《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詩：“詞鋒雖作楚《騷》寒，德意還同漢詔寬。”

(4)康熙癸酉春分三日：指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二月十七日，即西曆1693年3月23日。是年二月十四日春分。

(5)隱湖草堂：隱湖，即昆承湖，在常熟城東南五里。隱湖草堂為汲古閣主人毛子晉別業，陳瑚自順治六年(1649)起，館於隱湖草堂六年，其後屢往來其地。漁山曾與毛氏子侄同受業於此。

(6)汲古諸昆：汲古，指汲古閣，在常熟城外十餘里，為毛氏藏書刻書之所。陳瑚《從遊集》下載，毛氏子侄及門者有子晉三子：毛褒，字華伯；毛袞，字補仲；毛表，字奏叔；及子晉侄天回，字炳之，一字叔豹。子晉另有二子，第五子毛嵐，字斧季。華伯、補仲已卒。故汲古諸昆應指奏叔、斧季、叔豹諸兄弟。

(7)素心晨夕：陶潛《移居》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此用其意。

(8)風雨聯牀：謂風雨之夕共被同寢。

(9)模：原作“樵”。黃鶴山人：又稱黃鶴山樵。指元季王蒙，曾隱居黃鶴山，因以自號。

(10)墨井句：據《秋景山水圖》補。

題壽陸希言山水⁽¹⁾

皓白鬚眉七十強，⁽²⁾平生學道壽都忘。可知道在年
光去，能惜分陰爲道忙。⁽³⁾詩畫壽思默同學先生七十。⁽⁴⁾墨井道人。

(1)圖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9幅。

(2)七十強：七十餘。強，有餘，略多。

(3)分陰：極短的時間。《初學記》王隱《晉書》：“（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4)思默：陸希言，1631-1704，字思默，江蘇華亭人。早歲已爲教徒，康熙十七年（1678）曾至虞山，與漁山論道。十九年（1680）與漁山同隨柏應理至澳門。返江南後，二十五年（1686）繼漁山任蘇堂傳教會長。二十七年（1688）入耶穌會爲修士，後爲輔理修士居上海，爲教友講解教理，卒於其地。同學：思默與漁山同隨柏應理至澳，蓋與漁山同爲擬派往羅馬的五名候選人之一，復與漁山一同留澳學道，故稱同學。

這首詩作於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時漁山年六十九，思默年七十。

題山館聽泉圖⁽¹⁾

疊嶂迎溪住處深，⁽²⁾密林遮屋樹重陰。琴餘吟罷山
齋寂，⁽³⁾更有泉聲淨客心。⁽⁴⁾寫白石翁詩意。⁽⁵⁾虞山吳歷。

(1)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九《吳墨井以白石翁詩意寫山館聽泉圖軸》。

(2)疊嶂：重疊的山峰。《水經注·江水》：“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

(3)山齋：山中居室。梁簡文帝（蕭綱）《晚春》詩：“風花落未已，山齋開夜扉。”《陳書·孫瑒傳》：“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後泛指書齋爲山齋。

(4)客心：作客他鄉的心情。參閱《題聽泉圖》注(4)。

(5)白石翁：沈周號石田，又號白石翁。

這首詩寫作年代待考。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將其列於《題贈王石谷卷》之前，姑繫於此。

題贈王石谷卷（三首）⁽¹⁾

與君自小江村住，⁽²⁾暖翠浮嵐鳥目山。⁽³⁾何似西興雲
外路，⁽⁴⁾曉春十二小煙鬟。⁽⁵⁾

(1)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九《吳墨井贈石谷卷》。卷首楊賓題：“無所不可。”

(2)與君句：漁山故居在常熟城西子游巷，石谷故居在常熟西郊，居址相近。又漁山故居屋後有桃溪，江村，蓋依桃溪而居之村落。

(3)暖翠浮嵐：翠色蔥蘢，煙雲變幻。又《浮嵐暖翠圖》爲黃公望傳世名跡。此句謂與石谷從小便飽覽鳥目山（虞山）秀麗神奇的景色。

(4)西興：渡口名。在浙江蕭山縣西。本名固陵，相傳春秋時越范蠡在此築城。六朝時爲西陵戍，五代吳越時改名西興。蘇軾《望海樓晚景五絕》：“江上秋風晚來急，爲傳鐘鼓到西興。”王安石《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詩：“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雲外路：謂雲封的山路。雲外，青雲之外，極言其高。張衡《周天大象賦》：“動則飛躍於雲外，止則盤縈於漢沂。”

(5)曉春：春曉。春天的早晨。煙鬟：喻峰巒。蘇軾《送程七表弟知泗洲》詩：“淮山相媚好，曉鏡開煙鬟。”

年來癡絕爭輸我，⁽¹⁾筆底神來應讓君。⁽²⁾兩地相思不相見，⁽³⁾暮雲春樹自紛紛。⁽⁴⁾

(1)癡絕：癡獸絕頂。常指有才智的人在某一方面的疏略。《晉書·顧愷之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陸游《舟中戲書》詩：“英雄到底是癡絕，富貴但能妨醉眠。”黃宗羲《序陳言揚勾股述》自記其於易代之際，結廬於安化山中，注《授時曆》，“雙瀑當窗，夜半猿啼偃嘯，布算簌簌，自歎真為癡絕”。時漁山在嘉定一帶傳道，既窮且忙，或不為流俗所理解，故以此句自嘲。

(2)筆底神來：謂畫藝臻於極致，下筆若有神助。筆底，筆下。王冕《柯博士竹圖》詩：“琅玕滿腹造化足，須臾筆底開渭川。”此句為漁山對石谷的自謙語。

(3)兩地相思：時石谷在虞山，漁山在嘉定，故云。

(4)暮雲春樹：杜甫《春日憶李白》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後遂以暮雲春樹喻知友相隔異地。

還山端為學春耕，⁽¹⁾牛背從今歸計成。⁽²⁾今日壽君還自壽，⁽³⁾煙霞自古得長生。⁽⁴⁾寫祝耕煙先生覽揆之慶，⁽⁵⁾並綴小詩請政。⁽⁶⁾桃溪弟吳歷。

(1)還山：還歸故山。《管子》：“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引申為還歸故里。此指石谷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九月自京師還歸故里。端：真，正。

(2)牛背句：江都禹之鼎作有《王石谷騎牛還山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畫面上石谷披蓑戴笠，穩坐牛背，從小坡上向左前行，作為對石谷還山後的生活寫照。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五著錄。應為此句典據。

(3)今日句：據《清暉贈言》七載，石谷生於崇禎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即西曆1632年4月10日。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233傳載，漁山生於1632年8月1日，即崇禎五年六月十六

日。漁山與石谷同庚而出生月份稍後，故此句云云。

(4)煙霞句：煙霞，指山水勝景。陳繼儒《妮古錄》：“黃大癡(公望)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煙雲供養也。”此寓其意，謂山水怡情，翰墨延齡，古人多以此得長壽。

(5)耕煙先生：指石谷。耕煙其號。覽揆之慶：謂壽辰慶典。覽揆，鑒度。屈原《離騷》：“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注》：“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後以覽揆為生辰的代稱本此。

(6)請政：請正。政，通“正”。

關於漁山詩畫壽石谷卷的寫作年代，陳垣先生將其繫於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漁山與石谷六十歲時，並加按語稱：“此卷無年月，因其中有‘年來癡絕爭輸我’等句，似自澳初歸時語，特繫於此。”(《吳漁山先生年譜》下)然從“還山端為學春耕，牛背從今歸計成”二句，可知其作於石谷自京師南返後三年，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石谷七十壽誕時。

石谷六十歲時，由於弟子宋駿業之薦，以布衣供奉內廷八年，主持繪製《康熙南巡圖》，康熙帝以為稱旨，由皇太子召見，贈以“山水清暉”匾額。石谷居京期間，遍交朝中權貴，以致幾乎卷入清廷內部的權力鬥爭，終於固辭官職，帶着名滿天下的畫譽還歸故里。對於石谷最終還歸故里，甘為山人以沒世，漁山感到由衷地高興。時值石谷七十壽誕，漁山真誠地以詩畫為賀。

題夏日招飲圖(二首)⁽¹⁾

用韻答半園居士《夏日招飲》見贈二首，⁽²⁾並圖以寄。

坐忘當暑熱，⁽³⁾酒見影無疑。肴核皆新者，杯盤半古

之。⁽⁴⁾讀文知紙貴，看繪憶山資。⁽⁵⁾更論超修事，⁽⁶⁾相逢各勉茲。

(1)錄自曹文植《石鼓研齋書畫錄》三。

(2)半園居士：姓名生平待攷。然漁山此詩作於康熙四十年，其人與漁山論超修之事，則應於半園唐宇昭之外別有其人，且應為教徒。

(3)坐忘：道家所追求的物我兩忘，澹泊無思慮的精神境界。《莊子·大宗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白居易《睡起晏坐》詩：“行禪與坐忘，同歸無異路。”此謂天學修習之功。

(4)肴核：肉類、果類食品。蘇軾《前赤壁賦》：“肴核既盡，杯盤狼藉。”以上二句用其意。

(5)山資：買山的費用，喻歸隱。唐彥謙《任潛謀隱之作》詩：“為問山資何次第，祇餘丹訣轉淒涼。”

(6)超修事：指天學修習之事。

醉去曲池旁，⁽¹⁾幽深笑語涼。鬢驚當竹色，⁽²⁾衣覺近荷香。柳細蟬初靜，堂高月不妨。晚吟西牖下，⁽³⁾勞贈五言長。辛巳年六月十日，⁽⁴⁾墨井道人。

(1)曲池：清幽曲折之池塘。

(2)鬢驚：謂為歲華飛逝，鬢上的青絲轉眼染成白髮而驚歎。

(3)西牖：西窗。牖，窗戶。

(4)辛巳年六月十日：指康熙四十年辛巳六月初十日，即西曆1701年7月15日。

題陶圃松菊圖⁽¹⁾

漫擬山樵晚興好，⁽²⁾菊松陶圃寫秋華。⁽³⁾研朱細點成霜葉，⁽⁴⁾絕勝春林二月花。⁽⁵⁾陶圃先生長君扶照，⁽⁶⁾索寫叔明，⁽⁷⁾

幾四載，不以促迫，蓋知繪事之難，而念予道修之少暇也。廿七日雪窗畫成，⁽⁸⁾托上游寄去。⁽⁹⁾時康熙甲申年正月。墨井道人並題。

(1)圖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91；關冕鈞《三秋閣書畫錄》下著錄。

(2)山樵：黃鶴山樵，元季王蒙號。

(3)秋華：秋花。潘岳《河陽縣作》詩：“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

(4)霜葉：楓葉。秋天楓葉經霜而變紅，故稱。

(5)春林：春天的園林。劉琨《答盧諶》詩：“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杜牧《山行》詩：“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以上二句寓其意。

(6)陶圃先生：指陸培遠，字開倩，陶圃其號，江蘇嘉定人。扶照：陸廷燦字。廷燦為培遠長子，幼從王士禛、宋犖遊，工詩。以諸生貢例選宿松教諭，遷崇安知縣。參今法續陸羽《茶經》，有《南村隨筆》。參閱《交遊文略》。

(7)叔明：王蒙字。

(8)廿七日：指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正月廿七日，即西曆1704年3月2日。雪窗：謂雪天窗下。蘇軾《再遊徑山》詩：“雪窗馴兔元不死。”

(9)上游：陸道淮字。

題泉聲松色圖⁽¹⁾

碧嶂峙西東，⁽²⁾泉飛認白虹。⁽³⁾遊人不可及，松翠暗蒙籠。⁽⁴⁾癡翁筆下，⁽⁵⁾意見不凡，⁽⁶⁾遊戲中直接造化生動，⁽⁷⁾雪窗擬此，念漢昭道詞宗篤好，⁽⁸⁾輒以贈之，康熙甲申年正月，⁽⁹⁾墨井道人並題。

(1)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七，頁88；又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94。

(2)碧嶂：青綠色的峰巒。孟郊《越中山水》詩：“碧嶂幾千遶，清泉萬餘流。”

- (3) 白虹：白色的虹或虹狀物。李群玉《中秋維舟君山看月》詩：“棹翻銀浪急，林映白虹攢。”此喻飛泉。
- (4) 松翠：古松蒼翠濃密的枝頂。方干《遊竹林寺》詩：“曙月落松翠，石泉流梵聲。”蒙籠：茂密四佈貌。揚雄《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
- (5) 癡翁：指大癡黃公望。
- (6) 意見：見解，主張。此謂意態，氣勢。
- (7) 遊戲：游樂嬉戲。此謂作畫時率意爲之，毫無造作之習。
- (8) 漢昭：張觀光字。
- (9) 康熙甲申年正月：指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正月，即西曆1704年2月5日至3月5日。

題湖山秋曉圖⁽¹⁾

荒荒淡淡秋樹煙，⁽²⁾元季之人遊戲焉。⁽³⁾毫間欲斷意不斷，使我追擬心茫然。⁽⁴⁾畫就展觀，而湖山佳處，放意如深入也。⁽⁵⁾康熙甲申年重陽日，⁽⁶⁾墨井道人並題。

- (1) 原圖爲香港劉作籌先生藏，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46-349，方濬頤《夢園書畫錄》二〇《吳漁山湖山秋曉卷》著錄。《夢園書畫錄》載：“此卷覆首題‘湖山秋曉’四小篆，款署：‘癸亥春正月廿九夜禹昭題。’鈐‘半園老人’印。”癸亥春正月廿九，指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春正月廿九日，即西曆1683年2月24日。禹昭指唐宇昭，號半園，卒於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而漁山此圖題詩、題跋皆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此處當有誤記。參閱《墨井畫跋》第三十五則。
- (2) 荒荒：黯淡無際貌。淡淡：顏色淺淡。杜甫《行次鹽亭縣題四韻……》：“雲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
- (3) 元季之人：指王蒙、吳鎮、倪瓚、黃公望等元季名畫家。
- (4) 追擬：追尋做效。

- (5) 放意句：《夢園書畫錄》作“如身入其中也”。
- (6) 康熙甲申年重陽日：指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九月初九日，即西曆1704年10月7日。

漁山在做元季之作的《湖山秋曉圖》中題詠，表達對元季諸大家的嚮往之情。詩中首先以“荒荒淡淡”形容元季諸家的畫風，這種畫風體現在繪畫上是在恬淡無爲的心境下創作出平淡天真之作。乾嘉間方薰《山靜居畫論》稱：“雲林、大癡畫皆於恬淡中見本領，直使智者息心，力者喪氣，非巧思力索所能造。”故令漁山有“令我追擬心茫然”之歎。詩中又稱元人作畫爲“遊戲”。前代論畫近於此者爲“墨戲”。元夏文彥《圖繪寶鑑》載：“米友仁……作山水清致可掬，略變其父所爲，成一家法。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意在筆先，正是古人作畫妙處。每自題其畫曰‘墨戲’。”墨戲與遊戲，同指一種不拘常法，自闢蹊徑，以真性情寫真感受，以娛樂爲目的高簡自由的士夫畫。至於“毫間欲斷意不斷”之句，言元畫中意與形的關係，謂其重在意境神韻而不求形似，有合於歐陽修《盤車圖》詩“古畫畫意不畫形，……忘形得意知者寡”二句所蘊涵的中國傳統繪畫的基本原則。

題橫山晴靄圖⁽¹⁾

筆正寫山橫，⁽²⁾煙雲亂石生。破窗蕉雨過，⁽³⁾添卻硯池平。⁽⁴⁾十日畫成，海天雨霽，紅日窗明，展卷題之。康熙丙戌年秋仲。⁽⁵⁾墨井道人。

- (1) 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96-197；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一〇著錄。橫山：各地以橫山爲山名者甚多，清代屬蘇州府者有二，一在今江蘇吳縣西南太湖中，南對洞庭

西山；一即今江蘇吳縣西南七子山，別稱橫山，其下為橫塘。此當指後者。

- (2) 筆正：謂書畫運筆之正法。蘇軾《記歐公論把筆》：“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卻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謂之筆正。”
- (3) 蕉雨：打着蕉葉，發出陣陣響聲的急雨。陳與義《寄大光二絕句》：“芭蕉急雨三更鬧，客子殊方五月寒。”汪藻《即事》詩：“西窗一雨無人見，展盡芭蕉數尺心。”
- (4) 硯池：謂凹形硯。杜荀鶴《題弟侄書堂》詩：“窗竹影搖書案上，野泉聲入硯池中。”也指硯端低窪儲水處。
- (5) 康熙丙戌年秋仲：指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八月，即西曆 1706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6 日。

題老年墨戲冊(三首)⁽¹⁾

墨汁澄滓，⁽²⁾ 秋山界高。⁽³⁾ 伊我知賞，⁽⁴⁾ 斗酒為勞。⁽⁵⁾
康熙戊子年春仲做古人。⁽⁶⁾ 墨道人。

- (1) 錄自漁山《老年墨戲冊》，共十二幀，此為第一、八、十二幀，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22 冊頁 255 - 256 及楊新等編《吳歷精品集》五〇《墨筆山水冊》之二、八、十二，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著錄。
- (2) 墨汁澄滓：硯池中的墨汁澄澈無滓。澄滓，韋應物《九日澧上作寄崔主簿倬二李端繫》詩：“翠嶺明華秋，高天澄遙滓。”
- (3) 秋山界高：提起筆來，畫一幅境界高遠的《秋山圖》。秋山，寇準《書河上亭壁》詩：“蕭蕭遠樹疏林外，一半秋山帶夕陽。”
- (4) 伊我知賞：友人對我的畫作深為賞會。伊，第三人的人稱代詞。此為友人的代稱。知賞，《宋書·臨川王道生傳》：“鮑照奏詩，甚見知賞。”

- (5) 斗酒為勞：送了一斗酒作為酬勞。十升為斗，極言酒量之大。又《新唐書·王績傳》載，績於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按故事由官日給酒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因命日給一斗，時人因稱為“斗酒學士”。
- (6) 康熙戊子年春仲：指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二月，即西曆 1708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21 日。

我歸未有期，⁽¹⁾ 蒼翠令人思。⁽²⁾ 寫出虞山面，何殊見大癡？⁽³⁾ 此懷故山良儔之詩也。⁽⁴⁾ 墨道人，閏春三月。⁽⁵⁾

- (1) 歸未有期：李商隱《夜雨寄北》詩：“君問歸期未有期。”此用其意。
- (2) 蒼翠：青綠色。梅堯臣《遊卞峰亭》詩：“常恐雲氣生，坐令蒼翠隔。”此喻虞山秀色。
- (3) 大癡：指黃公望，其畫虞山之作頗多，故以上二句云云。
- (4) 故山：家山，故鄉。岳飛《小重山》詞：“故山松竹老，阻歸程。”良儔：賢友，好友。盧諶《贈崔溫》詩：“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
- (5) 閏春三月：指康熙四十七年戊子閏三月，即西曆 1708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19 日。

東澗無聲暗自流，⁽¹⁾ 雲中宛轉到樓頭。⁽²⁾ 道人滌硯消長晝，⁽³⁾ 不畫湘秋畫渭秋。⁽⁴⁾ 墨井道人，在晚樓畫就題之。

- (1) 東澗：東邊的山澗。《南史·劉訐傳》：“訐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族兄）歆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
- (2) 樓頭：樓邊。韓愈《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詩：“樓頭完月不共宿，其奈就缺行攸攸。”此與題跋之“晚樓”俱指詩人在嘉定教堂的寓樓，即東樓。
- (3) 滌硯：洗硯。引為作畫的代稱。消長晝，消磨整天的時間。長晝，猶永晝，永日，長日。張昱《宮詞》：“宮中無以消長日，自擘龍頭十二絃。”

(4) 湘秋、渭秋：湘江與渭水秋天的勝景。

題農村喜雨圖⁽¹⁾

布穀終朝不絕聲，⁽²⁾農家日望海雲生。東阡南陌一
宵雨，⁽³⁾沮溺齊歌樂耦耕。⁽⁴⁾墨井道人並題。

(1) 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 222 - 223；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吳漁山農村喜雨圖書畫卷》著錄。參閱《墨井畫跋》第三十七則。

(2) 布穀：鳥名。又名勃姑、撥穀、戴勝等。以鳴聲似“布穀”，鳴又當播種時，故相傳布穀為勸耕之鳥。杜甫《洗兵馬》詩：“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終朝：早晨。《詩·小雅·采芣》：“終朝采芣，不盈一掬。”《傳》：“自旦及食時為終朝。”也指整天。杜甫《冬日有懷李白》詩：“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

(3) 東阡南陌：阡陌，田界。此用為田園的代稱。又作南陌東阡。王炎《豐年謠》：“縱橫南陌接東阡，婦餉夫耕望有年。”陸游《春晚村居》詩：“太平有象無人識，南陌東阡擣杵香。”

(4) 沮溺：春秋時的隱士長沮和桀溺。兩人耦而耕，孔子曾使子路問津。見《論語·微子》。後遂用為避世隱士之典。耦耕：二人並耕，泛指耕種。《呂氏春秋·季冬紀》：“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陶潛《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題山水圖⁽¹⁾

畏景病相避，⁽²⁾吾廬夏日清。⁽³⁾寒潭澄百頃，⁽⁴⁾斜映
遠山橫。吳歷。

(1) 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 17 幅。

(2) 畏景句：景，日光。柳宗元《賀甘露表》：“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畏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此句謂人們為夏日的煎灼所苦而紛紛逃避。

(3) 吾廬：我的住宅。白居易《履道西門》詩：“履道西門有弊居，池塘竹樹遶吾廬。”

(4) 寒潭：清冷的水潭。張籍《送徐先生歸蜀》詩：“陰洞長收乳，寒潭舊養龍。”

題山水圖⁽¹⁾

山光雲影樹蒼蒼，點染風煙引興長。⁽²⁾羨看牧童歸去
穩，此中容我置茆堂。⁽³⁾墨井道人吳歷。

(1) 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 20 幅。

(2) 風煙：猶風塵。吳均《與朱元思書》：“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此謂圖中的風光與雲煙。

(3) 茆堂：猶茅堂。草堂。

題做曹知白山水圖⁽¹⁾

南湖多柳，煙雨冥濛。⁽²⁾余買小舟，往來其間。欸乃一
聲，別有天地。⁽³⁾學曹雲西法。⁽⁴⁾漁山歷。

(1) 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 21 幅。

(2) 冥濛：幽暗不明。王泠然《夜光篇》詩：“遊人夜到汝陽間，夜色冥濛不解顏。”此喻煙雨中的柳色。

(3) 欸乃二句：欸乃，槽槳戛軋聲。或云人聲。唐時湘中棹歌有《欸乃曲》。欸乃一聲，即棹歌一聲。柳宗元《漁翁》詩：“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此用其意。

(4)曹雲西：即曹知白，1272 - 1355，字又元，號雲西，松江華亭人。至元中為崑山教諭。善畫山水。隱居讀《易》，或放筆圖畫。

除夕二首⁽¹⁾

忽驚爆竹一心酸，酒債茶逋半日攢。⁽²⁾ 老大恰逢貧且守，⁽³⁾ 宵來玉漏強須寬。⁽⁴⁾

(1)與《元旦二首》錄自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63。四首合為一紙。原作為香港李喬峯先生藏。

(2)酒債：所欠沽酒錢。杜甫《曲江》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茶逋：猶茶債。逋，拖欠。攢：積聚。此句蓋謂以半日之力作書畫，償還所欠的茶酒錢。舊俗於除夕時追債，到新年則不能問，故漁山須於除夕償還茶酒錢。上句“心酸”云云，蓋亦指此。

(3)貧且守：謂權且守貧，以度餘生。

(4)宵來：夜來。玉漏：玉製的計時器。崔液《夜遊詩》：“玉漏銀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此句謂到夜晚守歲時還須勉強提起精神，寬慰自己。

臘雪階除看又殘，⁽¹⁾ 貧家歡聚歲時難。一年漏剩今宵促，明日春來事事寬。

(1)臘雪：臘月之雪。臘，祭名。周時臘祭祖先，蠟祭百神。秦漢改為臘，漢臘行於農曆十二月，故後世以十二月為臘月。劉禹錫《送陸侍御歸淮南使府五韻》詩：“泰山呈臘雪，隋柳布新年。”階除：階沿。范成大《園中草木》詩：“門冬如佳隸，長年護階除。”

元旦二首⁽¹⁾

朝來新節舊衣荒，⁽²⁾ 懶見人登墨井堂。⁽³⁾ 十叩雙扉九

不答，任他投刺隙塵傍。⁽⁴⁾

(1)元旦：一年的第一天。吳自牧《夢梁錄·正月》：“正月朔日，謂之元旦，俗呼為新年。”

(2)舊衣荒：將舊衣棄置，穿上新衣。

(3)墨井堂：墨井草堂，為漁山舊居。舊址在今常熟子游東巷。

(4)投刺：遞名帖求見。刺，名帖。《梁書·諸葛璩傳》江祀薦璩書：“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

盡日蓬門款不開，⁽¹⁾ 輕呼兒輩試題梅。⁽²⁾ 不知里巷新袍客，⁽³⁾ 東側西馳醉往來。⁽⁴⁾ 延陵吳歷。

(1)蓬門：猶柴門。謂貧寒之家。杜甫《客至》詩：“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此反用其意，謂俗客造門，久款不開。

(2)題梅：畫梅後在圖上題詩或題跋。

(3)新袍客：謂衣著入時而舉止輕狂的俗客。

(4)大吟壇：詩人結會的主盟人。吟壇，歐陽玄《祭祖墓》詩：“白髮甘泉忝從官，歸來曳履上吟壇。”

以上四首詩大約作於漁山中年以後，可視為其清高絕俗的隱居生活的真實寫照。

題為唐半園作山水⁽¹⁾

廿載心懷積未傾，擬將圖畫寄茸城。⁽²⁾ 思君文字清宵讌，⁽³⁾ 侯府杯中月最明。⁽⁴⁾ 詩畫寄懷半園先生。墨井道人。

(1)原圖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見《天津博物館》，頁53；《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202。半園：唐宇昭號。

(2)茸城：春秋時吳王有獵所五茸，地在今上海松江縣華亭谷東，故以茸

城爲松江的別名。蓋其時半園客居其地。

(3) 清宵：猶清夜。月白風清之夜。韋應物《送宣州周錄事》詩：“方念清宵宴，已度芳林春。”又耿漳《贈興平鄭明府》詩：“遙夜重城掩，清宵片月新。” 讌：宴會，會飲。同“宴”。

(4) 侯府：蓋指嘉定侯府。岐曾子沆（秬園）及沆弟涵（研德，大年之父）皆有名於時而廣交遊。 杯中月：謂在月下飲酒。

唐宇昭爲漁山忘年知友，年長漁山三十歲，卒於康熙十一年（1672）。此詩句云“廿載心懷積未傾”，可知漁山始識半園，當在二十歲左右，此詩當作於漁山四十歲左右。

題九畹生香圖爲若韓道兄⁽¹⁾

葉葉枝枝縱復橫，⁽²⁾ 秋風秋雨入神清。⁽³⁾ 不須九畹同千畝，⁽⁴⁾ 滿把吟看無限情。⁽⁵⁾ 嘉平十日晚窗。⁽⁶⁾ 桃溪居士吳歷題。

(1) 錄自王十洲《九畹生香圖》，原圖藏常熟博物館，題目爲箋注者所加，又見鄭威編《吳歷畫集》，頁101，題爲《題畫詩》。 若韓：即毛琦，若韓其字，居常熟。爲王十洲弟子。康熙十年（1671）得王十洲《九畹生香圖》，遂遍徵孫永祚、馮班、陸貽典、陳帆、嚴栻、嚴熊、許山、王石谷、吳漁山、錢陸燦、錢朝鼎、張遠諸名輩題詠，裱裝成卷而珍藏之。王十洲，名瀛，江蘇常熟人。善畫香草，尤工詩，晚年出家爲僧，有《娛暉草》。

(2) 葉葉枝枝：形容枝繁葉茂，長勢喜人。曹植《艷歌行》：“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此隱括其意。

(3) 入神清：謂令人精神清爽。

(4) 九畹：屈原《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注》：“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爲畹也。”後遂以九畹爲種蘭之典，又直接用以稱蘭花。張昱《趙松雪墨蘭》詩：“玉廬墨妙世無同，九畹高情更所工。” 千畝：周制，天子耕籍田有千畝，諸侯百畝。《國語·周》：“宣

王即位，不籍千畝。”此極言所種面積之廣。

(5) 滿把：猶言盈把。《續晉陽秋》：“陶潛九日無酒，坐宅邊菊叢中，採摘盈把，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遣送酒，即便就酌。”此句謂採蘭盈把，一邊細看，一邊吟詩，情意無限。

(6) 嘉平十日：指農曆十二月十日。

題擬癡翁山水圖⁽¹⁾

江白草偏青，江亭雨乍晴。⁽²⁾ 春風楊柳樹，一樹一流鶯。⁽³⁾ 急拍催龍篴，⁽⁴⁾ 繁花簇馬纓。⁽⁵⁾ 即今何寂寂，空有送君情。墨井道人。擬癡翁晚年筆。

(1) 圖見民國中華書局版《吳墨井山水冊》第一幀及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111；《十百齋書畫錄》乙卷著錄。

(2) 江亭：江畔的小亭。杜甫《絕句漫興》：“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

(3) 流鶯：鶯鳥。流，謂其鳴聲圓轉。參閱《相城湖懷古》詩注(2)。

(4) 急拍：《清初六家與吳歷》題圖詩作“急泊”。 龍篴：龍笛。篴，笛的異體字。笛名。以笛聲似水中龍鳴，故名。馬融《長笛賦》：“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虞世南《琵琶賦》：“於是鳳簫輟吹，龍笛韜吟。”後世有龍笛，制如笛，七孔，橫吹。管首製龍頭，銜同心結帶。見《元史·禮樂志》。

(5) 馬纓：馬纓花。一名鳳凰木。喬木，產於熱帶、亞熱帶地區，初夏開花。吳震方《嶺南雜記》：“馬纓花色赤如馬纓，其花下垂，一條數十朶，樹高者丈許。有白者，有桃紅而大紅鑲邊者，皆異種也。”

題竹樹小山冊(三首)⁽¹⁾

溪北水轉西流，往來亭下惟鷗。⁽²⁾ 山人胸次無事，⁽³⁾

但有湘秋渭秋。久雨山中，詩畫遺懷。⁽⁴⁾ 墨道人。

- (1) 原册共十幀，此為第三、八、九幀。錄自龐元濟《虛齋名畫續錄》三。
 (2) 往來句：謂溪亭之下，惟與鷗鳥往來。猶言盟鷗。與鷗鳥為盟友，喻退隱。陸游《雨夜懷唐安》詩：“小閣簾櫳頻夢蝶，平湖煙水已盟鷗。”
 (3) 山人：山居者。多指隱士。王勃《贈李十四》詩：“野客思茅宇，山人愛竹林。”
 (4) 遺懷：排遣愁懷。

怪來風雨多，枯竹復蒼翠。⁽¹⁾ 恰伴愛吟人，中宵喜不寐。⁽²⁾ 曉窗靜坐。墨井道人。

- (1) 蒼翠：青綠色。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詩：“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
 (2) 中宵：半夜。陶潛《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

溪樹晴翻雨葉乾，⁽¹⁾ 風前鬧卻戀秋殘。⁽²⁾ 莫教落盡無人問，獨坐空林度歲寒。⁽³⁾ 墨道人詩畫。

- (1) 雨葉：經雨的葉子。孟遲《懷鄭洎》詩：“風蘭舞幽香，雨葉墮寒滴。”
 (2) 秋殘：秋天將盡。馬戴《送杜秀才東遊》詩：“羈遊年復長，去日值秋殘。”又《送春坊董正字浙右歸觀》詩：“去省毘陵日，秋殘建業中。”
 (3) 空林：深林。謝靈運《過瞿溪山僧》詩：“清宵颺浮煙，空林響法鼓。”參閱《葉亦落》詩注(6)。

題竹樹遠山圖⁽¹⁾

倪君好畫復耽詩，⁽²⁾ 瘦骨年來似竹枝。⁽³⁾ 昨夜夢中如得見，低窗斜影月移時。久雨晚晴。墨井道人。

- (1) 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2冊，頁261。

- (2) 倪君：指元倪瓚。
 (3) 瘦骨：清瘦的骨相。歐陽修《又寄許道人》詩：“綠髮方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

題疏樹蒼巒圖⁽¹⁾

閣前疎樹帶蒼巒，⁽²⁾ 閣下溪聲六月寒。⁽³⁾ 想見幽人心似水，⁽⁴⁾ 草檐斜日倚闌干。⁽⁵⁾ 從子久、巨然兩家法擬此。⁽⁶⁾ 墨井道人。

- (1) 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2冊，頁262。
 (2) 蒼巒：青色的峰巒。陶安《雨館偶成》詩：“孤飛迷白鳥，數點淡蒼巒。”
 (3) 溪聲：溪水流動的響聲。張耒《屋東》詩：“溪聲夜漲寒通枕，山色朝晴翠染衣。”
 (4) 幽人：隱士。《易·履》：“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稚珪《北山移文》：“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
 (5) 草檐：用草搭蓋的屋檐。檐，原作“簷”。耿漳《會鳳翔張少尹南亭》詩：“草簷官日過，花圃任煙歸。”
 (6) 子久：元黃公望字。巨然：宋代僧人。畫師董源，卓然成家，世併稱董巨。

題做揚補之墨梅圖⁽¹⁾

玉容黯淡夜漫漫，⁽²⁾ 紙帳今宵煙霧寒。⁽³⁾ 月落夢回香露冷，⁽⁴⁾ 錯將疏影一般看。⁽⁵⁾

- (1) 錄自朱逢泰《卧游隨錄》不分卷《吳漁山墨梅小幅》，所載稱：“吳漁山墨梅小幅，老幹疏花，做揚補之而蒼勁過之。白題云……”揚補之：宋代畫家。金壽《玉尺樓畫說》：“蜀人揚補之，子雲裔也。移家清江，善畫梅。秦會之（檜）求之而不與。後楊升庵有詩曰：‘承家不愧子雲’”

後，藝苑豈獨梅花師。”有《四梅花圖》及《雪梅圖》傳世。

(2)玉容：美好的容貌。陸機《擬古·西北有高樓》詩：“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此指梅花雅淡的風姿。

(3)紙帳：紙作的帳子。用藤皮繭紙纏於木上，以索纏緊，勒作皺紋，不用糊，以綫拆縫。以稀布為頂，取其透氣。帳上常畫梅花、蝴蝶等為飾。朱敦儒《鷓鴣天》詞：“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

(4)香露：花上之露。韋莊《更漏子》詞：“深院閉，小庭空，落花香露紅。”楊維禎《嬉春體》詩：“落花香露濕，不惜繡羅衣。”

(5)疏影：謂物影稀疏。林逋《山園小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題做趙大年山水⁽¹⁾

溪水分還合，溪山斷復連。⁽²⁾人家桑樹下，耕織自年年。⁽³⁾寫大年筆意。墨井道人。

(1)原圖藏天津藝術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0冊，頁40；《榮寶齋畫譜·清吳歷》一《山水》，頁22。

(2)溪山：溪流與峰巒，此指峰巒。林寬《朱坡》詩：“漸覺溪山秀，更高魚鳥情。”

(3)耕織：種田織布。陶潛《和劉柴桑》詩：“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

題灣東釣艇圖⁽¹⁾

山徑霜林赤未枯，⁽²⁾葉飛檣上似棲烏。⁽³⁾晚來釣罷灣東去，經過江橋挨泊無？墨道人歷。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8。釣艇：釣魚的小船。雍陶《送徐山人歸睦州舊隱》詩：“秋風釣艇遙相憶，

七里灘西片月新。”

(2)山徑：山間的小路。王績《黃頰山》詩：“野心長寂寞，山徑本幽迴。”

霜林：經霜的樹林。歐陽修《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詩：“霜林落後山爭出，野菊開時酒正濃。”

(3)棲烏：棲息的烏鴉。猶棲鴉。劉長卿《菩薩蠻》詞：“孤舟移野渡，古木棲鴉聚。”

題古木竹石圖⁽¹⁾

不見倪迂二百年，⁽²⁾風流儒雅至今傳。偶然把筆山窗下，⁽³⁾古樹蒼煙在眼前。⁽⁴⁾明試道翁屬畫。⁽⁵⁾墨井道人。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6。

(2)倪迂：指元倪瓚。瓚為人有潔癖，盥濯不離手。俗客造廬，比去必洗滌其處。庭中樹木每日濯洗，連階上綠苔亦不肯損壞。好清高，不與達官貴人往還。世稱倪迂。

(3)山窗：山居之窗。白居易《題元八溪居》詩：“溪嵐漠漠樹重重，水檻山窗次第逢。”

(4)蒼煙：蒼茫的雲煙。陳陶《上建溪》詩：“崆峒一派瀉蒼煙，長揖丹丘逐水仙。”

(5)明試：姓名及生平未詳。

題贈子膺竹石圖⁽¹⁾

舟擁通津稅減分，⁽²⁾商歌歡得耳常聞。⁽³⁾南窗漫寫清風竹，⁽⁴⁾北寄關亭比使君。⁽⁵⁾詩畫寄贈子膺先生。⁽⁶⁾墨井道人。

(1)原圖藏南京博物院，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204。

(2)通津：四通八達的水道。王凝之《蘭亭》詩：“駕言興時遊，逍遙曠

通津。”

(3) 商歌：悲涼低音的歌。《淮南子·汜論》：“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後以“商歌”喻自薦求官。

(4) 南窗：南面之窗。陶潛《歸去來兮辭》：“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5) 關亭：關上之亭。韋莊《夢入關》詩：“夢中乘傳過關亭，南望蓮峰簇簇青。”使君：漢時稱刺史為使君。漢以後尊稱州郡長官為使君。《三國志·蜀書·先主備》：“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其時劉備為豫州牧。

(6) 子膺：邢世銘字子膺，號柳汀，江西興國人。見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下冊，頁409。詩中“商歌”、“使君”云云，可知其人為仕途中人。

題傲古山水册(三首)⁽¹⁾

春事已云莫，⁽²⁾落花門外無。何為井上樹，四月尚如枯？⁽³⁾漁山子。

(1) 原册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31—234；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著錄。共十幀，此為第六、九、十幀。

(2) 春事：農事。春季耕種之事。李白《寄東魯二稚子》詩：“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已云莫：云，語助詞，無義。莫，同“暮”。謂已遲暮。

(3) 井上：井傍。徐陵《中婦織流黃》詩：“落花還井上，春機當戶前。”井傍之樹本來易於得水，至四月尚未發芽，如同枯枝，極言旱情嚴重。

蕭蕭疏疏，⁽¹⁾木落草枯。空山無人，夜吼於菟。⁽²⁾墨井道人。

(1) 蕭蕭：搖動貌。屈原《九歌·山鬼》：“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疏疏：稀疏。鄭谷《江際》詩：“杳杳漁舟破暝煙，疏疏蘆葦舊江天。”

(2) 於菟：虎的別名。《左傳》宣四年：“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迺賢《答祿將軍射虎行》：“白額於菟踞當道，城邊日落無人過。”

不是看山定畫山，的應娛老不知還。⁽¹⁾商量水闊雲多處，⁽²⁾隨意茆茨着兩間。⁽³⁾墨井道人從上洋歸，⁽⁴⁾寫於東樓。

(1) 娛老：歡度晚年。《漢書》一〇〇《敘傳》：“疏克有終，散金娛老。”指疏廣、疏受告老回鄉後，散金設酒食歡宴故舊，自娛晚年。

(2) 商量：商略裁決。《易·兌》：“商兌未寧。”《注》：“商，商量裁制之謂也。”此猶斟酌。

(3) 茆茨：茅屋。茆，通“茅”。猶茅茨。

(4) 上洋：上海的別稱。

這首詩“從上洋歸”及“東樓”云云，證以第一幀“東樓暑落”（見《畫跋補遺》），可知漁山《山水圖册》詩畫作於晚年在嘉定傳道時。

題山水册(六首)⁽¹⁾

鍵戶即深巖，⁽²⁾有竹便清境。⁽³⁾昏曉鳥聲多，高人高枕醒。

(1) 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原册十幀，此為第一、四、五、六、八、九幀。

(2) 深巖：深山。溫庭筠《過華清宮二十二韻》詩：“深巖藏浴鳳，鮮隰媚潛虬。”

(3)清境：清幽之境。韓維《遊城南雙塔院》詩：“久從城邑居，樂與清境遇。坐聽百禽響，日晏不忍去。”

春風纔到墨池開，⁽¹⁾宣紙臨窗手自裁。擬寫兩三嘉樹木，且無花信誤催來。⁽²⁾

(1)墨池：古代著名書法家洗筆硯之池。此喻詩人寫字作畫之處。參閱《寫憂集·挽王煙客夫子》之二注(2)。

(2)花信：花信風。應花期而來的風。風應花期，其來有信，故稱。參閱《寫憂集·題畫詩》之十五注(3)。

喬柯寫半未成林，⁽¹⁾磅礴含毫正苦心。⁽²⁾顧卻點苔添竹葉，不知窗外日西沉。墨井道人擬古。

(1)喬柯：高枝。柯，草木的枝莖。謝朓《高松賦》：“修幹垂陰，喬柯飛穎。”溫庭筠《題翠微寺二十二韻》詩：“幽石歸階陸，喬柯入棟樑。”

(2)磅礴：又作般礴、槃礴。解衣磅礴，指作畫。參閱余懷《寫憂集序》注(15)。

霜天月小竹林高，坐對吟殘夜寂寥。⁽¹⁾三鳥並棲寒不語，一枝葉上自蕭騷。⁽²⁾墨井道人夜坐吟成，次晚書之。

(1)寂寥：靜寂。枚乘《柳賦》：“鎗鎗啾啾，蕭條寂寥。”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王粲》：“綢繆清讖娛，寂寥梁棟響。”

(2)蕭騷：象聲詞。鄭谷《燈》詩：“蕭騷寒竹南窗靜，一局閑棋爲爾留。”指風動竹聲。

山水元無有定形，筆隨人意運幽深。⁽¹⁾排分竹柏煙雲裏，領略真能瑩道心。⁽²⁾墨井雨中戲作。

(1)幽深：環境幽雅，巖谷深邃。以上二句又見《畫跋補遺·擬古山水

跋》。

(2)道心：悟道之心。王建《題東華觀》詩：“白髮道心熟，黃衣仙骨輕。”此謂昭事天主之心。

春暖臨窗興不禁，小山竹樹寫秋陰。曲條如乙筆澹澹，⁽¹⁾垂葉分个墨深深。⁽²⁾墨井道人在東樓畫。⁽³⁾

(1)曲條如乙：枝條彎曲得象“乙”字。

(2)分个：謂將竹葉寫成“个”字形。

(3)東樓：即漁山在嘉定傳道時的寓樓。可知此冊亦作於其晚年。

東樓⁽¹⁾

東樓無計那西陽，⁽²⁾窗納炎光逼四牆。未見桐花先得夏，⁽³⁾落殘桂子不知涼。⁽⁴⁾吟髭笑撚稀應赤，⁽⁵⁾月色低遲到亦黃。⁽⁶⁾風觀露臺有幾在？⁽⁷⁾而今且寄此爲鄉。

(1)以下四首詩錄自李秋輯刊《墨井集》五《吳漁山先生口鐸》卷末，李秋稱：“徐滙書樓抄本中，又有先生雜詠數首，未入《三巴集》，爲補之。”這四首詩之前，尚錄有《漁父吟書寄修令先生正》、《歎庭樹》、《觀渡頭浴禽》、《試觀千里鏡》、《謝惠鼻煙》五首，已見《三餘集》。東樓：漁山在嘉定天主堂的寓樓。參閱《題做古山水冊》跋第一首注(5)、第四首說明。

(2)無計那：又作無計奈、無那。即無奈。奈何，急讀爲那。楊萬里《龔令國英約小集感冷暴下歸卧感而賦焉》詩：“併來無計奈，那得有懷寬？”西陽：夕陽。李白《悲清秋賦》：“于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

(3)桐花：梧桐之花。岑參《觀楚國寺璋上人寫一切經院南有曲池深竹》詩：“鳴鐘竹陰晚，汲水桐花初。”

(4)桂子：桂花。宋之問《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柳永《望海潮》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桐花開於暮春，東樓未見桐

花，先感暑氣；桂子落於暮秋，東樓至其時仍未有涼意。以上二句皆言東樓居處面西，受烈日照射，暑熱特甚。與《題傲古山水冊》第一首“東樓暑落”可以互證。

(5) 吟髭撚：一邊吟詩一邊用手捻着鬚鬚。髭，嘴唇上邊的鬍子。撚，同“捻”。又作吟髭捋。捋，用手指順着抹過去。楊慎《題秋江遠眺圖》詩：“老倦捋羅與攀葛，倚闌獨把吟髭捋。”

(6) 月色黃：謂月色昏暗。以上二句意謂一邊吟詩，一邊捻着鬍子，因稀疏的鬍子也被太陽曬成赤色而覺得可笑；由於日照時間太長，覺得月亮升起特別遲緩，昇至空中時也黯淡無光。

(7) 風觀：觀，臺觀。猶風臺，指避風臺。相傳西漢趙飛燕身輕不勝風，成帝為築七寶避風臺。見伶玄《趙飛燕外傳》。露臺：高臺。《史記·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漁山在嘉定為管堂神甫，然所居飽受西陽暑熱蒸熏烤灼，結聯二句可見其參破塵念，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至於這首詩的寫作年代，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五月初六日（1697年6月24日）聖若翰瞻禮，漁山在嘉定，出《東樓》詩及《題鳳阿山房圖》詩等，與趙侖諷詠。見《續口鐸日抄》，可知其作於康熙三十六年之前。

破堂吟

何年置此昭事堂？⁽¹⁾“敬天”御筆匾輝煌。⁽²⁾像設西龕日應久，⁽³⁾嚶鄉信奉至今有。⁽⁴⁾當其買宅且買前，何意買鄰在後邊？⁽⁵⁾四壁漏痕如篆草，⁽⁶⁾屋角風潮半傾倒。⁽⁷⁾庭飄亂瓦同落葉，樹連蘿薜牆欲壓。⁽⁸⁾道房冷暗遍生苔，⁽⁹⁾問客難逢為道來。⁽¹⁰⁾旁通北舍踏成路，糧存地入南鄰鋪。⁽¹¹⁾當今旨下照舊存，⁽¹²⁾里人願葺只空言。⁽¹³⁾常年西

土曾來住，畏溼陰陰雨多注。我今但能理荒荆，⁽¹⁴⁾不能使修不日成。

(1) 何年句：昭事堂，天主教堂的別稱。昭事，謂彰顯奉事天主。明末嘉定人孫元化，字初陽，為徐光啓弟子，孫致彌之祖，侯大年外祖，官至登萊巡撫。受徐光啓影響，天啓元年（1621）受洗於北京。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册載：“元化受洗後，即赴杭州楊廷筠家邀請西教士至嘉定開教；元化出鉅資建一聖堂，並在堂側另建教士住宅十餘椽。曾德昭（Alvaro de Smedo）、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二人同住；此後三四年中，受洗數百人。”是為嘉定開教及教堂創置之始。

(2) 敬天句：康熙帝曾兩次至北京南堂看望西洋教士，並書“敬天”匾額賜給該堂。黃伯祿《正教奉褒》上册：“康熙十年（1671）冬，御書‘敬天’二字匾額，懸於堂中，並諭曰：‘朕書敬天，即敬天主也。’”其後各地天主堂遂懸此匾額以為護符。

(3) 像設西龕：謂在西面設立祭臺，供奉天主聖像。西龕，龕，本指盛著佛像或神主的小閣。蘇軾《過廬山下》詩：“鴈沒失東嶺，龍騰見西龕。”

(4) 嚶鄉：嚶城鄉，嘉定的古稱。

(5) 當其二句：買鄰，擇鄰而居。《南史·呂僧珍傳》：“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此蓋謂當初買宅而不重擇鄰。詳見說明。鄰，原作“隣”。

(6) 篆草：篆書與草書。韓維《遺吳沖卿大饗碑文》詩：“徒使觀者惑，厥初篆草隸。”

(7) 風潮：風與潮。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此謂風吹及潮濕之氣蒸潤。

(8) 蘿薜：女蘿與薜荔。女蘿，地衣類植物，即松蘿。薜荔，又名木蓮。莖蔓生。司空曙《過終南柳處士》詩：“雲起山蒼蒼，林居蘿薜芳。”

(9) 道房：修道者所居房屋。此謂教士寓所。

(10) 問客：問字之客。前來受學或請教者。周必大《十月十七日大椿堂

小集……戲成長韻詩：“門稀問字客，室乏借書缶。”此謂望教者。

(11) 糧：指地糧，以實物即糧食繳納之田賦。

(12) 當今：舊稱皇帝為當今，猶言今上。康熙三十年(1691)浙江巡撫張鵬翮出示禁民人奉教，在京供職的西洋教士張誠(Joannes François Gerbillon)、徐日昇(Thomas Pereira)等設法阻止，三十一年(1692)二月，禮部等衙門尚書顧八代題稱：“喇嘛僧道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奉旨：依議。”見南懷仁《熙朝定案》。故此句云云。

(13) 葺：用茅草覆蓋房屋。也泛指修理房屋。

(14) 荒荆：雜草與荊棘。猶荒棘。韓愈《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詩：“詩翁憔悴斷荒棘，清玉刻佩聯玦環。”

《續口鐸日抄》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五月十六日(1697年7月3日)條載，趙俞登樓，漁山謂之曰：“今本堂基址原額二畝，納糧二畝一分七釐。堂西一巷，為比鄰所佔。南屋二廡，又為南屋所據。糧在本堂，地入兩鄰。余職任司鐸，不克盡職，徒損天主，深憂審判之嚴。前冬曾詠《破堂吟》，為是故也。”應為這首詩的本事，這首詩的寫作年代即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冬，漁山時年六十四。而從漁山《七十自詠》第二首句云：“破堂如磬尚空懸。”可知到其七十歲時，“破堂”風光依舊。

秋 柳⁽¹⁾

月中疎處最秋多，葉葉斜斜映淺波。⁽²⁾曾折長條贈行客，⁽³⁾至今黃落未歸何？⁽⁴⁾予《新柳》詩也，並書。墨井道人。⁽⁵⁾

(1) 這首詩又見漁山作《山水圖冊》第一幀，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載

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30；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吳漁山做古山水冊》第二幀著錄；又見程庭鷺《篋庵畫塵》下《石谷墨井合冊》第二幀，款題：“予《秋柳》詩，此圖相似，並書。”

(2) 葉葉：一葉葉。姚合《楊柳枝詞》：“葉葉如眉翠色濃，黃鶯偏戀語從容。”以上二句意謂月中的疏影，在清朗的秋夜看得最為分明；柳條上的片片葉子隨着輕風斜拂，倒映着清淺的水波。

(3) 長條：指柳枝。庾信《楊柳歌》：“河邊楊柳百丈枝，別有長條宛地垂。”

行客：遠行的客人。李商隱《柳》詩：“灞岸已攀行客手，楚宮先騎舞姬腰。”

(4) 以上二句意謂記得曾在春天裏與友人折柳贈別，到這秋天柳葉黃落的時節，友人為何尚未歸來？

(5) 題款據《山水圖冊》及《吳漁山做古山水冊》補。

秋 夜

秋雨過，夜如何？牀頭新葺安眠處，小漏無多大漏多。

漁山《七十自詠》第二首句云：“蟲秋四壁鳴還歇，漏雨三間斷復連。”可與這首詩對讀，以見漁山晚年傳道生涯之艱辛。

卷五 墨井畫跋(六十九則)⁽¹⁾

半幅董元⁽²⁾傳聞久矣。願見之懷，不啻飢渴。一日，過太原之拙修堂，⁽³⁾幸得飽觀。其筆力扛鼎，奇絕雄貴，超軼前代，非後學者能窺其微蘊也。

(1)見陸道淮刻《墨井詩鈔》外卷、楊復吉《昭代叢書續集》已集四五、顧湘刻《小石山房叢書》第15冊、李秋輯刊《墨井集》卷四及馬克明《論畫輯要》第五種。除顧、李二本題作《黑井題跋》外，各本皆作《墨井畫跋》。每則編號為箋注者所加。

(2)半幅董元：又稱北苑半幅。即董元《谿山行旅圖》，僅存半幅。自明中葉至清初先後藏於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王時敏及揚州某氏。現代藏羅振玉、日本京都小川氏。見朱省齋《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日本之部》，圖3。朱氏於1953年秋觀於小川氏尚簡齋後載稱：“圖為絹本長軸淡墨山水。圖中有林巒，有溪屋，有橋舟，有人物；布置幽邃，煙雲滿幅。……省齋案：此《谿山行旅圖》又名《江南半幅》，因僅係全圖之半，餘半幅早已失存也。”（該書頁8）董元，元，又作“源”。字叔達，五代南唐鍾陵（今江西南昌）人，中主李璟時官北苑副使，故稱董北苑。善畫山水，水墨類王維，着色如李思訓，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而高古妍妙，世稱神品。為南宗山水之祖，北宋巨然、米芾，元季倪瓚、

黃公望，明代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皆傳其畫法。

(3) 太原：謂太原王氏，指王時敏，太原為其郡望。拙修堂：王時敏室名，多藏宋元名跡。朱省齋《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董源谿山行旅圖》：“圖旁右上端有題籤‘董北苑谿山行旅圖神品’十字，下鈐‘遜之’、‘煙客真賞’二方印，左下角復有‘太原王遜之氏珍藏圖書’長方印一，蓋此圖曾經清初四王之首王時敏氏珍藏者也。”可與此句對讀。

關於董源《谿山行旅圖》，董其昌於萬曆二十九年辛丑（1601）得於京師。題稱：“此畫為《谿山行旅圖》，沈石田家藏物。石田有自臨《谿山行旅》，用隸書題款，亦妙手也。”見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畫》一一。又惲壽平《甌香館集·畫跋》：“《谿山行旅》。摹北苑半幅圖。文待詔云：‘人間無北苑畫，止家藏半幅，即《谿山行旅圖》也。’此幀後歸董文敏。乙卯十月在蕪城客舍背臨。”乙卯指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

二

北苑《龍宿郊民圖》，⁽¹⁾山巖雄峻，樹木鬱茂，亭臺樓閣之富麗。而高棚張設，珠燈錦綵，郊民聚而歡躍。蓋宋藝祖下江南也。⁽²⁾毘陵莊氏所藏，予得請見，不及臨粉本。

(1) 龍宿郊民圖：又稱《龍袖驕民圖》或《龍繡交鳴圖》，至董其昌始定為此名。水墨，立軸，原圖今藏臺灣故宮博物院，見謝稚柳編《董源巨然合集》頁9-10及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136。

(2) 宋藝祖：即宋太祖趙匡胤。藝祖，有文德材藝之祖，古帝王對祖先的美稱。《書·舜典》：“歸，格於藝祖，用特。”後代帝王因以藝祖為太祖的通稱。下江南：應指開寶八年（975年）宋軍平定南唐事。然董源為南唐舊臣，作圖為之慶賀，似於情理不合。

董源《龍宿郊民圖》，又名《龍袖驕民圖》。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畫》一一引董其昌《容臺集》：“余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筆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奇，名則諂矣。”又張丑《清河書畫舫》六：“董源《龍宿郊民圖》係呈進本。乃是寫宋太祖登極事者，大奇大奇。”然圖中自“山巖雄峻，樹木鬱茂”之勢，而“人物不盈寸，衣紅白不一，皆操卞而渡，一人執小紅旗前導，浮木筏上，林懸一燈，若指頂，四圍飄帶飛揚。”（吳升《大觀錄》）卻無“亭臺樓閣之富麗。而高棚張設，珠燈錦綵，郊民聚而歡躍”之景。蓋今日傳世之圖，是否為全幅，尚待研究。

三

巨然《賺蘭亭圖》，⁽¹⁾山不甚高，雄厚幽深，秋林蘂篠，小徑幽折。⁽²⁾一人乘騎過橋。童子抱琴相隨。而寺門南向，大殿直階下則水閣。閣中蕭翼，紗帽藍袍，智僧柘衣陪坐，⁽³⁾並觀《蘭亭》。當其轉換間，已被其賺去，至今令人笑破口也。然則唐太宗不將勢奪，用蕭翼賺之，意謂無妨於雅事也。及遭殉葬，千古為之三歎。⁽⁴⁾巨然畫本，今亦不知所歸。⁽⁵⁾

(1) 巨然：江寧（今江蘇南京）人，南唐開元寺僧，後主李煜降宋，隨至汴京，居開寶寺。工畫山水，筆墨秀潤，擅寫煙嵐氣象，山川高曠之景。以師法董源，並稱董巨，為南宗山水正傳。賺蘭亭圖：又稱《蕭翼賺蘭亭圖》，傳世真跡最早為唐閻立本所作，取材於唐太宗命監察御史蕭翼偽裝商人，從王羲之裔孫僧智永之徒辨才處智賺《蘭亭序》真跡的逸事。此圖為巨然擬古之作，明張丑《清河書畫舫》七、清卞永譽《式

古堂書畫彙考·畫》一三等著錄。

(2)徑：各本多作“逕”，此據《昭代叢書續集》本。

(3)智僧：即智永，隋僧。善書，筆力縱橫，真草兼備。求書者衆，門限爲穿，不得不用鐵以加固，人號爲鐵門限。所用退筆貯有數甕，作銘埋入土內，稱退筆塚。有《真草千字文》傳世。然蕭翼賺《蘭亭》時，智永已圓寂。圖中之僧應爲辨才。柘衣：指赤黃色的僧衣。柘木之汁能染赤黃色，故稱。

(4)及遭二句：太宗得《蘭亭序》後，命虞世南、褚遂良及馮承素等摹拓數本，以賜皇太子及諸王近臣，而將真跡獨自寶玩，臨終時遺詔將真跡殉葬昭陵，遂使“天下第一行書”永絕人間。

(5)原圖後入清宮內府。今藏臺灣故宮博物院，見謝稚柳編《董源巨然合集》，頁40-41；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137；參閱張庚《圖畫精意識·巨然蕭翼賺蘭亭圖》。

四

太癡晚年歸富陽，⁽¹⁾寫《富春山卷》，⁽²⁾筆法游戲如草篆。⁽³⁾傳聞有二本，一不知其詳，⁽⁴⁾一被好事者拳拳寶愛，不離於手。迨將終時，投之於火，旁人亟取，已燒卷首尺餘矣。⁽⁵⁾予在廣陵所臨者燼餘本也。⁽⁶⁾歸而質之太原奉常公，公有石田背臨一卷。⁽⁷⁾即將勘對，山川樹石，毫無遺失，但石田之設綵，乃其本色也。卷尾跋云：“癡翁本向予所藏，請題於人，被其子乾沒，而後出售。貧不能歸，歎息背臨而已。”⁽⁸⁾予所臨二卷，一爲奉常，一爲惠于也。⁽⁹⁾

(1)富陽：縣名。屬浙江省。在杭州西南富春江左岸。原爲漢富春縣，晉太元中，因簡文帝鄭太后名春，改名富陽。明清屬杭州府。

(2)富春山卷：即《富春山居圖》。作於至正十年，寫富春江一帶景色。

明代先後爲沈石田、董其昌、吳正志所藏。清順治間正志子洪裕（問卿）臨死焚以爲殉，爲人救出。後分爲兩段。後段一度爲泰興季因是所藏，乾隆間入於內府，今藏臺灣故宮博物院。前段一度爲吳寄谷所藏，康熙初讓於王廷賓，後輾轉於諸收藏家，抗戰時期爲吳湖帆所得，今藏浙江博物館。

(3)草篆：即草書。

(4)一不句：季因是所藏燼餘本入於內府之前，內府先得子久《山居圖卷》，乾隆以爲真本，及見此本，卻指爲偽作，命梁詩正書貶語於此本之上。參閱潘天壽、王伯敏《黃公望、王蒙》（《中國歷代畫家大觀·宋元》頁536）。漁山不知其詳者當指《山居圖卷》。

(5)一被六句：陳維崧《湖海樓詩集》一二《感舊絕句十五首》之一《吳孝廉問卿》原注稱：“孝廉諱洪裕，余姑夫也。祖達可，父正志，皆萬曆間名公卿。孝廉甫成童，即登乙卯賢書，貂蟬榮戟，甲於吾邑。家蓄法書名畫，下及酒鎗茗椀，陸離斑駁，無非唐宋時物。城中別墅曰雲起樓，極亭臺池沼之勝。面水架一小軒，藏元人黃子久《富春圖》於內，鄒虎臣先生顏曰‘富春軒’。郭外園林名南嶽山房，繞園悉種名花，約有千餘樹。每花時，孝廉輒攜榼至，巡繞花下，一樹浮一大白，醉即陶然卧花下。孝廉無子，死之日捨南嶽山房爲楓隱寺。”又惲壽平《南田畫跋·自題做大癡卷》：“吳問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字文》真跡，一爲《富春圖》，將以爲殉。彌留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字文》真跡，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面付火，火熾輒還卧內。其從子靜安疾趨焚所，啓紅罈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余因問卿從子，問其起手處，寫城樓睥睨一角，卻作平沙，禿鋒爲之，極蒼莽之致。……自平沙五尺餘以後，方起峰巒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餘耳。”可知好事者爲宜興吳洪裕，字問卿，又字問卿。燒卷首五尺餘，或作尺餘。

(6)予在句：傅申《佛利爾藏王翬富春卷的相關問題》稱，順治六年（1649），即吳問卿火殉《富春卷》的前一年：“唐宇昭攜子唐光曾到荆溪吳氏雲起樓拜觀收藏，這一次他所見到的當然是火前的全貌。不但

如此，在火後的第六年（1656，順治丙申），此卷為泰興季寓庸（字因是）購得，他不僅收藏書畫，而且畫宗沈周，書宗枝山，他的次子季振宜（號滄華，順治丁亥 1647 進士）為清初著名的收藏家，尤以藏書聞名於世，而季振宜就是唐宇昭的女婿，因此唐氏與《富春卷》的新主人季寓庸為姻親，關係不同尋常，其常能摩挲並勾摹《富春卷》，當然是意料中的事。”（采雲編輯部編《清初四王畫派研究論文集》頁 650—651）唐宇昭為漁山、石谷忘年知友，泰興為揚州屬縣，漁山、石谷蓋因唐氏之介，得季因是藏本而臨之。

- (7) 歸而二句：太原奉常公，指王時敏。王時敏對《富春卷》亦備極關注，《王奉常書畫題跋·跋石谷臨富春山卷》：“昔董文敏公嘗為余言，子久畫首冠元四家，得其斷楮殘縑，不啻吉光片羽。其生平所最合作，尤莫如《富春山卷》。……余二十年前過荆溪，有一鉅公拉同往延陵氏請觀，以遺歸勿果。既聞此卷有鬻桐之厄，幸而所損無多，復為精鑒者購藏，益信有神物呵護。一江帶隔，不能鼓棹往觀。然殘年猶作妄想，庶幾旦暮遇之。”精鑒者應指季因是。石田：沈周號。背臨：即脫離原作，依靠記憶來畫，並盡量接近原作。吳升《大觀錄》二〇沈周《摹子久富春山卷》，即石田背臨卷。
- (8) 《大觀錄》載沈周《摹子久富春山卷》跋稱：“大癡翁此段山水，殆天造地設，平生不見多作，作輟凡三年始成，筆迹墨華當與巨然亂真，其自識亦甚惜。此卷嘗為余所藏，因請題於人，遂為其子乾沒。其子後不能有，出以售人。余貧又不能為直以復之，徒繫於思耳。即其思之不忘，乃以意貌之。物遠失真，臨紙惘然。成化丁未中秋日。長洲沈周識。”可與以上數句互證。
- (9) 惠于：陸、顧、李三本皆誤作“惠子”。

五

《浮嵐暖翠》，⁽¹⁾癡翁第一合作也。⁽²⁾絹素無恙，設色

帶用青綠，皴擦少變虞麓本色。⁽³⁾墨葉二種，非平日所有，屋宇高低，不着一人，⁽⁴⁾有小澗橫出雲中，峰巒平疊連層，飛動於筆意外，真奇特也。予適在蘇郡，得即手臨，⁽⁵⁾乃山左宋氏所藏也。⁽⁶⁾不知如何轉歸於塞北，聞遭殉葬。嗚呼！昔之《蘭亭》，今之《浮嵐暖翠》，傷哉！惜哉！

- (1) 浮嵐暖翠：即《浮嵐暖翠圖》，亦寫富春江風物。董其昌《畫旨》：“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嵐暖翠》第一。”王時敏、王鑑及漁山、石谷皆有倣子久《浮嵐暖翠》之作。
- (2) 合作：合於法度。多指書畫寫作。張彥遠《法書要錄》引張懷瓘《二王等書錄》：“（王）獻之嘗與簡文十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猶傑作，或得意之作。
- (3) 虞麓：應指子久《虞山小築》等描繪虞山之作。
- (4) 着：顧、李二本作“著”。
- (5) 予適二句：漁山《倣古山水圖冊》第七幀即“寫黃子久《浮嵐暖翠》”。作於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 213。蓋據蘇郡手臨本而作。
- (6) 山左宋氏：指宋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順治間曾官於浙江。康熙五年（1666）罷官寓吳中，九年（1670）在京，有《題吳漁山倣吳仲圭畫詩》（《安雅堂未刻稿》一），十年（1671）起四川按察使，三藩亂起，入覲。十三年（1674）卒京師。漁山在吳郡手臨，應在康熙五年或稍後。

順治十七年（1660），朱彝尊曾與宋賓穎、葉燮等會觀宋琬所藏《浮嵐暖翠圖》，其《曝書亭書畫跋》稱：“順治十有七年冬十一月朔，寓山陰之篔簹河，飲於萊陽宋公之廡，……公出黃子久《浮嵐暖翠圖》示客以解醒。圖高六尺，廣三尺。樹木之秀挺，山石之詭異，恍如坐我富春江上，渾忘身之在官舍也。畫額題識，子久時年八十有三，而局法嚴整，神韻深厚，反勝少壯時。此全乎天者已。”今子

久傳世畫作已無《浮嵐暖翠圖》，蓋如漁山所言，與《蘭亭》同成絕響。

六

大癡《春山梵剎圖》，⁽¹⁾用青綠和之，設色與《夏山圖》無二，⁽²⁾全以北苑為宗。跋云：“吾年老耄，習氣未殊，蓋有此作也。”曩予客吳興，吳刺史招入墨妙亭，⁽³⁾出此圖，匆匆一見，不遑臨之，追憶惘然。

(1)春山梵剎圖：清初書畫賈人吳其貞《書畫記》四《黃大癡春山梵剎圖小絹畫一幅》：“書法不衫不履，草草而成，氣色如新。上有羽文公諒題。”所記即此圖。

(2)夏山圖：董源有《夏山圖》，今藏上海博物館。此為子久追憶北苑筆意之作，作於至正二年夏。見吳升《大觀錄》一七。

(3)吳刺史：指吳綺（蘭次），康熙五年至八年（1666—1669）任湖州知府。

墨妙亭：在浙江吳興舊湖州府署內。北宋熙寧五年孫覺（莘老）任吳興太守時所建，收藏境內自漢以來的古文遺刻，因名墨妙亭。舊刻不存者，蔣燦復書於石。蘇軾為作《墨妙亭記》，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四八。復有《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見《東坡詩鈔》。

七

《陡壑密林圖》，⁽¹⁾癡翁生平合作也。⁽²⁾畫在箋紙，跋在絹素。絹雖剝落，而存處字墨維新。畫法如草篆奇籀。⁽³⁾予每過拙修堂，必請觀之。常帶筆就臨，曲盡窮摹，殆難得其神運。煙翁晚年，亦歎息此幅被書畫賈人俟貧乏

時，輒為貨求，不得不割去。⁽⁴⁾意謂必歸山左矣。⁽⁵⁾

(1)陡壑密林圖：作於至正四年，子久時年七十六。上有子久本人及董其昌題跋。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九著錄。自明季至乾隆間先後為董其昌、王時敏、張應甲、高士奇及吳門繆氏、鎮洋畢氏所藏。今存，見鄭午昌《晉唐宋元明清名畫大觀》。

(2)癡翁句：子久題跋稱：“此本不知為誰所作，而意氣頗合。”董其昌題則稱：“觀大癡老人自題，亦是平生合作。”

(3)奇籀：指籀文，即大篆，我國古代書體之一。通行於戰國及秦代，與篆文近似。

(4)煙翁四句：《王奉常書畫題跋·題白倣子久畫》：“子久畫專師董巨，必出以新意，秀潤絕倫，故為元四大家之冠。余所見不下二十餘幀，筆法無一相類者。惟《陡壑密林》、《良常山館》二小幅脫去縱橫刻畫之習，一本於平淡天真，如書家草隸，匠心變化，無畦跡可尋，尤稱生平合作。舊為董文敏公所藏，余昔年懇請和會，初猶靳固，後以重購得之，寶護不啻頭目。邇年困於賦調，貧不能守，遂為好事者易去。”可為注腳。

(5)意必句：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王廉州倣古巨冊》湘碧白題：“子久筆墨，惟太原奉常公得傳正脈，故收藏真跡甚夥，余時得縱觀。其中有《陡壑密林》為最，今已售之山左友人，不能復見矣。漫倣此圖之意，以志不忘。”又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一三《清王廉州倣大癡陡壑密林立軸》王鑑題：“元季四大家推黃子久為第一，《陡壑密林圖》乃其生平得意之作，向為太原奉常公所藏，今已歸之山左友人，不可復見矣。”又惲壽平《甌香館畫跋》：“大癡《陡壑密林》為張先三所得，余寤寐羹牆，十載於茲，頃見石谷樵本，殆如一峰再來也。”張應甲字先三，山東清河人。王時敏《與石谷書》（王翬《清暉閣贈貽尺牘》）稱：“清河君必欲得《曹娥》真跡。”清河君、山左皆指張應甲。裴景福同書同條引漁山此則後謂：“據漁山此記委曲詳盡，可白俗傳強借不還之誣。漁山人品高潔，於煙客、石谷師友淵源，道義契合，豈肯倣小人之所為。學者喜述異聞，不辨是非，往往如此，不可不戒。”參閱姚大榮《辨畫微

錄記王石谷(聲)與吳漁山(歷)絕交事之誣》(《東方雜誌》第二三卷,第二一號)。張庚《國朝畫徵錄》謂漁山借石谷所摹《陡壑密林圖》不還,兩人遂絕交。裴書姚文力辨其誣。

八

叔明《靜深秋曉圖》,⁽¹⁾設色絢爛,與《秋山圖》並美。⁽²⁾蓋蒼松高下,間雜楓樹紅紫,山之右有牌坊、門道、廳堂、密室。紫衣者危坐,童役抱琴書侍立。其後面樓臺,有雲鬢、珠翠、紅粉。澗旁之曲,有飛鷗集鷺,峰之轉處,⁽³⁾邨落聚散,草樹霜紅,不勝繁茂。上有內府圖章,⁽⁴⁾傳聞兵燹後冷攤上獲之。予得觀於劉尚書齋頭竟日,⁽⁵⁾次早再訪不得。

(1)叔明:王蒙字叔明,元湖州人,趙孟頫之外孫,元季四大家之一。曾隱居黃鶴山三十年,因號黃鶴山樵、黃鶴山人。靜深秋曉圖:李佐賢《書畫鑑影》二〇著錄。參閱《畫跋補遺·題靜深秋曉圖》。

(2)秋山圖:黃公望有設色《秋山圖》,王時敏曾兩度擬作,見《王奉常書畫題跋·跋擬子久秋山圖》及《倣子久秋山圖贈金治文》。王蒙本人有《秋山草堂圖》,原故宮博物院藏,見梁濟海編《中國古代繪畫圖錄·宋遼金元部分》第二冊《元代卷軸畫》。此當指後者。

(3)有飛二句:陸、顧、李三本作:“有飛鷗鷺,集峰之轉處。”此據《昭代叢書續集》本改。

(4)內府:皇室的倉庫。杜甫《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詩:“內府殷紅馬腦盤,婕妤傳語才人索。”此指明皇宮。

(5)予得觀句: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康熙十年(1671)條:“先生在京曾見叔明《靜深秋曉圖》,畫跋云:‘得觀於劉尚書齋頭。’康熙九、十年間,京中無劉尚書。惟叔明《靜深秋曉圖》,《書畫鑑影》二十曾著錄,

秋山紅村,村落樓臺,與畫跋所記正合。有蕉林及棠村審定印,棠村為真定梁清標,蕉林其書屋名。《蕉林詩集》七言律三本年有《送許青嶼侍御歸毘陵》之作。清標既得此軸,宜先生得見之。清標以本年二月為刑部尚書,十一年二月遷戶部。頗疑畫跋之劉尚書為梁尚書之謁也。”又漁山有倣叔明《靜深秋曉圖》,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在上洋追憶其著色之法,四十一年(1702)壬午在嘉定題跋為金民譽賀壽。原圖藏南京博物院,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92。

九

雲林《吳淞山色》,⁽¹⁾層疊高巖,磅礴之氣,直逼巨然,非平遠手筆也。⁽²⁾

(1)雲林:元末倪瓚號。吳淞山色:安岐《黑綠匯觀》六著錄。

(2)非平遠句:雲林以善畫景色空疏、意境幽深的平遠山水著稱,此圖一變其向來畫風,以層疊峭拔之勢寫吳淞山色,氣韻直逼巨然,故云。

十

毘陵唐氏,⁽¹⁾世藏叔明《夏日山居圖》。⁽²⁾其款識:“戊申二月,⁽³⁾為同玄高士畫於青邨陶氏之嘉樹軒。”⁽⁴⁾予時客於許氏補處堂,⁽⁵⁾與唐氏靜香齋只隔一舍。其畫不肯借過,予就而觀之。筆墨景界,逼肖巨然,非山樵本色也。予得飽觀,又得手臨,至於年月,同在戊申二月,⁽⁶⁾是何奇也!

(1)毘陵唐氏:指唐宇昭、宇量兄弟。

(2)夏日山居圖:原圖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藝苑掇英》第51期《故宮博物院藏元代繪畫專輯》上,頁43。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畫》

二一著錄，為叔明傳世名作之一。王石谷《黃鶴傳燈圖跋》：“黃鶴山樵畫見者不下二十餘本，當以婁東王奉常家《丹臺春曉》、毘陵唐孝廉家《夏日山居》二圖為第一。學者窮年研幾，終屬望洋。那知斲輪妙手，非流俗人所能窺其堂奧也。”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27。

(3) 戊申二月：指至正二十八年戊申二月。

(4) 為同玄高士：玄，據《式古堂書畫彙考》。陸本“玄”字缺筆，楊本作“元”，顧本作“罔”，李本作“圓”，皆為避康熙帝諱改。原圖及《彙考》“為”字之前有“黃鶴山人王叔明”字樣。

(5) 許氏：指許之漸（青嶼）。

(6) 戊申二月：指康熙七年戊申二月，即西曆1668年3月13日至4月10日。又同年惲壽平為杭州莫雲卿作《摹古冊頁》十二幀，第八幀做叔明，《石渠寶笈》四一著錄，原圖現藏臺灣。款題：“毘陵半園唐氏所藏王叔明《夏山圖》，真人間第一墨寶也。余曾借樵，每作小景，輒用其法，猶不失山樵風度也。”《夏山圖》在此應為《夏日山居圖》的簡稱。

十一

梅道人深得董巨帶濕點苔之法，⁽¹⁾每積盈篋，不輕點之。語人曰：“今日意思昏鈍，俟精明澄澈時為之也。”前人繪學工夫，真如煉金火候。

(1) 梅道人：即梅花道人。吳鎮字仲圭，浙江嘉興人。性愛梅花，因以自號。性情孤峭，曾杜門隱居，以賣卜為生。工文詞，善畫山水花竹，亦元季四家之一。點苔：畫山水法，於石隙加細點為小草叢木及遠樹之類。

十二

雲林寫山，依側起勢，不兩合而成。米家山如積米，驟

然而就。子久山直皴，帶染林麓，多轉折。三者皆宗北苑而自成。

十三

徐崇嗣畫花萼，⁽¹⁾不作墨圈，用彩色積染，謂之沒骨花。張僧繇亦積彩色以成，⁽²⁾謂之沒骨山水。而遠近之勢，意到便能移入心目，超然妙意。

(1) 徐崇嗣：北宋江寧人。與弟崇勳、崇矩等並傳其祖徐熙畫法。善畫花木禽魚。不勾勒輪廓，直接用彩色點染而成，稱沒骨畫，參閱《宣和畫譜·花鳥》。

(2) 張僧繇：南朝梁畫家，吳人。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善畫山水、人物肖像，兼擅畫龍。

十四

山以樹石為眉目，樹石以苔蘚為眉目，蓋用筆作畫，不應草草。昔僧繇畫龍，不輕點睛，以為神明在阿堵中耳。⁽¹⁾

(1) 昔僧繇三句：《世說新語·巧藝》：“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猶這個、此處。又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梁）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張）僧繇畫之。……金陵安樂寺四白龍，不點眼睛，每云：‘點睛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兩龍乘雲騰去上天，二龍未點眼者見在。”此蓋隱括二者之意。

十五

潑墨、惜墨，畫手用墨之微妙。潑者氣磅礴，惜者骨疎秀。

十六

癡翁有畫，隔岸作數筆，遂分晴雨。如此手筆，高出於前人也。

十七

元人擇僻靜之境，構層樓爲槃礴所。⁽¹⁾晨起看四山煙雲變幻，⁽²⁾得一新境，即欣然握管。⁽³⁾大都如草書法，只寫胸中逸趣耳。⁽⁴⁾一樹一石，迥然不同。⁽⁵⁾予鹿鹿塵盆，⁽⁶⁾每舐筆和墨，輒作世外想，初不從故紙中覓生活，然安得買山資，結廬大癡舊隱處乎？時康熙丙辰秋社，⁽⁷⁾快雨新晴，几案灑然。⁽⁸⁾

(1) 僻靜之境：陸、楊、顧、李四本作“僻靜之地”。構層樓：四本作“結構層樓”。槃礴所：四本作“畫所”。此據民國有正書局影印本《中國名畫集》第十四集及《中國名畫集·清畫》一，所載《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

(2) 晨：陸、楊、顧、李四本作“朝”。

(3) 即欣然握管：陸、楊、顧、李四本作“便欣然作畫”。

(4) 只：陸、楊、顧、李四本作“惟”。

(5) 一樹二句：爲《雨散煙巒圖卷》所無。

(6) 鹿鹿：忙碌。顏光敏《顏氏家藏尺牘·徐尚書乾學》：“偶於啓奏時一晤芝宇，又忽獲暢談，乃朝夕鹿鹿，良覲頗希，悵歎曷極。”塵盆：灰塵污染，引申爲塵俗的氣氛玷污。蘇舜欽《和鄰幾登繁臺塔》詩：“迥然塵盆隔，頓覺襟抱舒。”以下九句爲陸、楊、顧、李四本所無，據《雨散煙巒圖卷》補。

(7) 康熙丙辰：指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秋社：古人立社，本爲春日祈農之祭，其後倡爲春祈秋報之說，於立秋後第五戊日，農家收穫已畢，立社設祭，以酬土神，稱秋社。韓偓《不見》詩：“此身願作君家燕，秋社歸時也不歸。”

(8) 題圖名款作“墨道人又識”。

十八

叔明以吳興山水爲粉本，煙嵐晚峰，霜紅林密，筆筆生動，當在巨然妙悟處參之，所謂直泝其源頭也。⁽¹⁾

(1) 泝：李本作“溯”。泝，通“溯”。

十九

黃鶴山樵一日掃室焚香，邀癡翁至，出繪學請質，⁽¹⁾子久熟視之，卻添數筆，遂覺岱華氣象。⁽²⁾相傳爲黃王合作也。⁽³⁾

(1) 繪學：猶畫作。學，倣效，學習。

(2) 岱華：泰山與華山。岱，泰山的別稱。

(3) 合作：兩人以上共同創作。梁章鉅《浪跡叢談·合作畫》：“南唐李後主有與周文矩合作《重屏圖》，見《清河書畫舫》。關仝畫山水入妙，然

畫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見《德隅堂畫品》，此皆後世與人合作之始也。”

王石谷臨王蒙《竹趣圖》，上有黃鶴山樵與癡翁題跋。黃鶴山樵題稱：“僕暇日為郡曹劉彥敬畫《竹趣圖》甫畢，而一峰黃處士見過，僕出此求印正，處士以為可為添一遠山兼樵徑，天趣迥殊，頓覺深峻矣。”癡翁題稱：“叔明公子文敏公之外孫也，天姿神品。其於翰墨，深入晉漢。至於鑿裁，尤所精詣。漣波之宅相，非子而誰耶。至正辰冬，大癡道人公望拜題。”（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24。）應為這一則的本事。又張庚《圖畫精意識·黃王合作》：“王叔明作山水小幅，大癡於山腰添樵徑，於上幅加遠山一筆，通幅為之生動。世稱黃王合作。”

二十

雲林生畫石，⁽¹⁾從大李將軍勾斫中來，⁽²⁾畫樹謂之“減筆營邱”，⁽³⁾蕭閒古澹，自成一種逸品，非學力所能到也。

(1) 雲林生：即倪瓚。

(2) 大李將軍：李思訓字建，唐宗室。開元初，官武衛大將軍，善畫山水樹石，筆致遒勁，金碧輝映，自成家法。其子昭道也以山水著名。思訓以官稱大李將軍，昭道又因父稱小李將軍。參閱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3) 營邱：邱，又作“丘”，李營丘。指五代名畫家李成。成擅畫山水。畫平遠寒林尤工。其法用淡墨拖抹，善加剪裁，人稱其惜墨如金。雲林畫樹，較營丘尤為簡淡，故稱“減筆營丘”。又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古人林木窠石與山水別行。大抵山水高深迴環，備有一時氣象；而林石則草草逸筆中見偃仰蔽虧，聚散歷落之致而已。李營丘特妙山水，

而林石更造微。倪迂源本營丘，故所作蕭散閒逸，蓋林木窠石之派也。”

二十一

李公擇初學草書，⁽¹⁾劉貢父謂之“鸚歌嬌”。⁽²⁾意鸚鵡之於人言，⁽³⁾不過數句。其後稍進，問於東坡：“吾書比舊如何？”⁽⁴⁾坡云：“可作秦吉了矣。”⁽⁵⁾予稚年學畫，搢搢塗床，不逾鸚哥。今又老筆荒澀，勉做叔明，質之民譽，得無少似秦吉了否？⁽⁶⁾

(1) 李公擇：李常字公擇，北宋建昌人。皇祐進士，熙寧中為右正言。與王安石善，安石立新法，極言其不便。哲宗時累遷御史中丞。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萬卷於室，名李氏山房。有《文集》、《奏議》及《詩傳》等。

(2) 劉貢父：劉攽字貢父，北宋臨江新喻人，劉敞之弟。慶曆進士，官至中書舍人。曾致書王安石，反對新法。為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的重要助手，負責該書的漢代部分。別有《東觀刊誤》、《彭城集》等。性滑稽，善諧謔。《宋史》附《劉敞傳》。蘇軾集中屢有與劉貢父唱酬之作。

(3) 之於人言：陸、楊、顧、李四本無“於”字。此據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一〇《吳墨井秦吉了軸》補。

(4) 問於東坡：《吳墨井秦吉了軸》下無“吾書比舊如何”。

(5) 秦吉了：鳥名，亦稱了哥，又稱吉了。李白《自代內贈》詩：“安得秦吉了，為人道寸心。”

(6) 搢搢：用力貌。《莊子·天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以上七句，陸、楊、顧、李四本作：“余畫雖未積學，而近之作者，不知少似秦吉了否耶？”《過雲樓書畫記》謂：“蓋存稿時不無改竄耳。”

二十二

山水要高深迴環，氣象雄貴。林木要沈鬱華滋，偃仰疎密。⁽¹⁾用筆往往寫出，方是畫手擅場。⁽²⁾

(1)華滋：茂盛。《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 偃仰疎密：黃公望《寫山水訣》：“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2)畫手：畫家。參閱《與陸上游論元畫》注(9)。

《世說新語·言語》：“顧長康(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佩文齋書畫譜·歷代名人畫》六載張伯雨評黃公望《良常山館圖》：“峰巒渾厚，草木華滋。”山水四句隱括其意。

二十三

範道人所居東軒，⁽¹⁾名之曰“也足”。蓋取詩之“但有歲寒心，兩三竿也足”之意。山谷老人一時賦詩，⁽²⁾為之勝事。⁽³⁾余筆墨荒陋，未能髣髴前代風流，而鑒賞者不必有不足之歎。

(1)範道人：即覺範道人，宋簡州景德寺僧。

(2)山谷老人：即山谷道人。宋黃庭堅號。

(3)為：李本作“謂”。

黃庭堅《題也足軒並序》：“簡州景德寺覺範道人種竹於所居之東軒，使君楊夢冗題其軒曰‘也足’。古人所謂‘但有歲寒心，兩

竿也足’者也，仍為之賦詩，余輒次韻：‘道人手種兩三竹，使君忽來唾珠玉。不須客賦千首詩，若是賞音一夔足。世人愛處但同流，一絲不挂似太俗。客來若問有何好，道人優曇遠山綠。’”(任淵《山谷內集詩注》一三)應為本則前六句所本。

二十四

往余與二三友南山北山，⁽¹⁾金碧蒼翠，參差溢目，坐卧其間，飲酒嘯歌。⁽²⁾酣後曳杖放腳，⁽³⁾得領其奇勝。⁽⁴⁾既而思之，畢竟是放浪遊習。不若鍵戶弄筆遊戲，⁽⁵⁾真有所獨樂。⁽⁶⁾

(1)南山北山：泛指南面、北面的山。李本“南山”前加“遊”字。陶潛《飲酒》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2)嘯歌：長嘯歌吟。《詩·小雅·白華》：“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3)曳杖：拖杖，扶杖。曳，音 yè。

(4)奇勝：特有的勝概。《新唐書·文藝傳》：“(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

(5)鍵戶：閉戶。鍵，門門。

(6)獨樂：一人行樂。司馬相如《上林賦》：“務在獨樂，不顧衆庶。”

二十五

社集非水齋，⁽¹⁾分題得《春聲》五言，滄漁又屬余寫其意。⁽²⁾蓋畫為無聲，⁽³⁾今則《春聲》，為之有聲。⁽⁴⁾歐陽子《秋聲》作賦，⁽⁵⁾予以《春聲》作圖。感物同心，恨不同時。

(1)社集：謂詩社雅集，為書畫文酒之會。

- (2) 滄漁：參閱卷四《題寄滄漁山水圖》注(7)。
- (3) 畫爲無聲：謂畫爲無聲之詩。黃庭堅《次韻子瞻子由題憩寂園》詩：“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出無聲詩。”
- (4) 今則二句：意謂今則作《春聲》之詩，詩爲有聲之畫。方回《丹陽道中大雪》詩：“此是老夫有聲畫，丹陽道上雪天詩。”
- (5) 歐陽子句：謂宋歐陽修有《秋聲賦》，見《歐陽文忠公集》一五。

二十六

“萬壑響松風，百灘度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凍耳。”⁽¹⁾ 俞清老詩也。⁽²⁾ 蒼煙衝寒來，索圖予不孤。其意以凍手寫凍耳，或庶幾焉。

- (1) 萬壑四句：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五《賭輸梅詩罰松聲詩》：“王文公（安石）居鍾山，……嘗與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跨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之。有頃，秀老至，公佯作睡起，遣秀老下階，曰：‘爲僧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其罪，寺僧亦爲之解勸，公徐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人忘之，予爲補曰：‘萬壑搖蒼煙，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醉耳，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三七《俞清老、秀老》作“凍耳”。應爲所本。
- (2) 俞清老詩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三七引潘子真《詩話》：“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未知之。荆公愛焉……弟清老，亦修潔可喜，俱從山谷遊。”據《冷齋夜話》，清老應爲秀老之誤。

二十七

觀古畫如遇異物，⁽¹⁾ 駭心眩目，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氣定，則青黃燦然。要乘興臨摹，用心不雜，方得古人之神

情要路。⁽²⁾

- (1) 異物：奇巧的物品，
- (2) 顧、李二本將下一則誤連於此句之後，此據陸本及《昭代叢書續集》本改。

石谷年八十三，跋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所作《做古山水冊》稱：“憶壯歲奔走四方，快睹昔人名跡，心目貫泆，夢寐不忘，因放筆爲此。”（原圖藏常熟文管會，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6冊。）對於觀古畫的體驗，正與漁山相同。

二十八

潑墨法米，⁽¹⁾ 雨風驟至毫間。拖泥帶水，便成濕綠林巒。⁽²⁾ 如老將快馬，斫陣破敵，而立見功也。

- (1) 潑墨句：北宋米芾字元章，子友仁字元暉，皆擅畫水墨山水。張元幹《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此老風流，晉、宋間人物也，故能發雲煙杳靄之象於墨色濃淡之中。連峰修麓，渾然天開，有千里遠而不見落筆處。”世稱米氏父子所繪山水爲米家山。此謂爲潑墨山水宜師法米家。潑墨，國畫山水畫的一種畫法。參閱《題畫詩》第二十一首注(2)。
- (2) 濕綠林巒：濕潤蒼翠的山林景色。《題畫詩》第二十一首上聯：“濕綠煙雲上下飛，林巒宛似米元暉。”此寓其意。

二十九

山居臘候，雪霽皎如，有懷許侍御。⁽¹⁾ 在補處堂消寒，酒爐活火，不共二三年矣。呵凍擬李營丘《雪圖》以寄。⁽²⁾

- (1) 許侍御：指許之漸（青嶼）。

(2) 李營丘《雪圖》：張丑《清河書畫舫》六及《佩文齋書畫譜》九六著錄。惲壽平《南田畫跋》：“嘗見畫史稱，營丘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啞然笑，足以知後人之凡下也。觀此語，於當時畫手求一知營丘用意處已不可得，況風氣代降至於數百年之後哉！然營丘之創製，遂爲獨絕。”丘，顧本缺筆，楊、李二本作“邱”。

三十

《溪山無盡》、《萬里長江》兩卷，梅道人之法巨然也。⁽¹⁾筆下清雄奇富，變態無窮。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²⁾渾然天成，五墨齊備，⁽³⁾此蓋仲圭之擅場，非後學所能措手。⁽⁴⁾

(1) 梅道人：元吳鎮號梅花道人，簡稱梅道人。楊、顧、李三本“人”下無“之”字。

(2) 新意：陸本漏“意”字。豪：李本誤作“毫”。

(3) 五墨：即能在一幅畫中運用淡墨、潑墨、破墨、積墨、焦墨來表現物象。

(4) 顧本“手”字位於底格，李本遂將下一則誤連爲一則。據陸、楊二本改。

三十一

大癡峰巒雄厚，石臺層聳，山面有礫砢小石，⁽¹⁾林麓小港，有細水迴環。屋宇水閣，草樹鬱盤，無不曲臻妙境。而小山下，村落田塍，尤極遠致。⁽²⁾予刳心立意，未能窺造其微。張融云：⁽³⁾“不恨臣無二王法，卻笑二王無臣

法。”⁽⁴⁾誠然。

(1) 礫砢：又作磊砢。委積、衆多貌。司馬相如《上林賦》：“蜀石黃磬，水玉磊砢。”

(2) 村落二句：陸、顧、李三本作“邨落田塍遠致”。據楊本改“邨”作“村”，下同。

(3) 張融：字思光，南朝齊吳郡人。嘗浮海至交州，作《海賦》。累官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齊高帝蕭道成奇愛之，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4) 不恨二句：《南史·張邵傳》附融傳：“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不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文徵明《跋李少卿帖》：“張融自謂：‘不恨己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己法。’則古人固以規矩爲恥矣。”二王，指晉名書家王羲之、王獻之。

三十二

山中六月，不知暑氣，就綠陰鼾齁。⁽¹⁾既醒，捉筆擬范山頭畫。⁽²⁾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耳。

(1) 鼾齁：熟睡時呼吸作響聲。齁，鼾聲。

(2) 范山頭畫：范寬字中立，北宋華原人，善畫山水，與李成齊名，世稱范李。其畫山頭好作叢樹、硯頭。傳世名跡《溪山行李圖》即然。

三十三

此予癸卯夏，⁽¹⁾在太原氏拙修堂，縮臨叔明《林泉清集》，⁽²⁾不知何年落於惠于之手。⁽³⁾今出請題，如逢舊面，顧戀之情，不能已已。⁽⁴⁾

- (1)癸卯：指康熙二年癸卯(1663)。時漁山初及王時敏之門。
- (2)林泉清集：王蒙作，張庚《圖畫真意識》著錄。
- (3)惠于：各本誤作“惠子”，即沈惠于。
- (4)已已：陸本作“巳巳”，顧本作“巳巳”，此據楊、李二本改。已，休止，疊用以加重語氣。

三十四

梅道人得董巨之風骨氣候，帶濕點苔，蒼蒼茫茫，有雄邁之致。予居物外，⁽¹⁾舊學已廢，⁽²⁾有時興到追尋昔之所見，其雄厚超古處，終不可得。

- (1)物外：指世外，超脫於世事之外。此指出家修道。
- (2)舊學：指早年所學的畫藝。

三十五

余秋居之暇，⁽¹⁾檢得宣紙二，⁽²⁾喜其長而嫌其太矮。⁽³⁾漫採癡黃、黃鶴間筆法，⁽⁴⁾又以己意參之，成一小卷。⁽⁵⁾便可懷之出入，如米海嶽袖中之石，⁽⁶⁾但終襲稚子事矣。⁽⁷⁾雖然，予齒七十加三，⁽⁸⁾腕力漸衰，墨毫久禿，向後欲作兒戲，⁽⁹⁾恐不復得，不能不為之惕然。⁽¹⁰⁾

- (1)余：《湖山秋曉圖卷》作“予”，原圖為香港劉作籌先生藏，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48—349；方濬頤《夢園書畫錄》二〇著錄。本則以諸刻本與原圖題跋及《夢園書畫錄》互校。參閱《題湖山秋曉圖》詩注(1)。
- (2)宣紙二：《夢園書畫錄》漏“二”字。
- (3)而嫌其太矮：原圖題跋及《夢園書畫錄》作“而嫌之太短”。

- (4)漫採：原圖題跋及《夢園書畫錄》在此之前有“乘興”二字。癡黃：指大癡黃公望。黃鶴：即黃鶴山樵王蒙。
- (5)原圖題跋及《夢園書畫錄》此句之後有“自謂稍稍得意”。
- (6)米海嶽：米芾號海嶽外史，嗜石成癖，有拜石、袖石諸逸事。
- (7)稚子事：原圖題跋及《夢園書畫錄》作“稚子之事”。
- (8)七十加三：《湖山秋曉圖卷》本則之前題有七絕一首，年款作“康熙甲申年重陽日”，指四十三年甲申九月初九日，既西曆1704年10月7日。是年漁山七十三歲，可知題詩與畫跋作於同年。
- (9)欲作兒戲：原圖題跋與《夢園書畫錄》作“欲如今之作兒戲”。
- (10)惕然：原圖題跋與《夢園書畫錄》作“惕然也”。原圖題跋本則之末有：“十月小春，墨道人再跋。”《夢園書畫錄》“再跋”作“並跋”。是年十月小春，即西曆10月29日至11月26日。

三十六⁽¹⁾

余近年作畫，似勤似懶，有時不辭呵凍，忘暑忘殫，⁽²⁾揮毫疾就。有時春暖晴窗，楮墨精良，⁽³⁾對之瞌睡。⁽⁴⁾吾不知此病之所來，或謂老之故也，然少年輩往往亦有如此。予數日前，頗覺腕力筆健，漫學山樵而成小卷。⁽⁵⁾不欲人微去，留此自養晚節。⁽⁶⁾

- (1)本則又見《橫山晴靄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載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18—219。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一〇著錄，但缺“吾不知”以下各句。
- (2)殫：原圖題跋及《過雲樓書畫記》作“餐”。
- (3)春暖晴窗，楮墨精良：歐陽修《學書為樂》：“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事。”窗，陸、楊、顧、李四本作“牕”。據原圖題跋及《過雲樓書畫記》改。
- (4)瞌睡：《過雲樓書畫記》作“沈睡”。

(5) 山樵：指黃鶴山樵王蒙。

(6) 不欲二句：原圖題跋作：“雖未得其超逸，觀之亦可消長夏。五月墨道人又跋。”

三十七⁽¹⁾

村農望雨，⁽²⁾ 幾及兩旬，山無出雲，田禾焦卷。雖有桔槔之具，無能遠引江波，廣濟旱土。第恐歲荒，未免預憂之也。薄晚樹頭雙鳩一呼，烏雲四合，徹夜瀟瀟不絕。曉來東阡南陌，⁽³⁾ 花稻勃然而興，蓋憂慮者轉為歡歌相慶也。⁽⁴⁾ 予老年物外，⁽⁵⁾ 道修素守。樂聞天下雨順，⁽⁶⁾ 已見造物者不遺斯民矣。⁽⁷⁾ 喜不自禁，作畫題吟，⁽⁸⁾ 以紀好雨應時之化。⁽⁹⁾

(1) 本則又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農村喜雨圖卷》，載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書》，頁220—223。

(2) 村農：原圖題跋作“農村”。村，陸、楊、顧、李四本作“邨”。

(3) 原圖題跋無“曉來”二字。

(4) 相慶也：原圖題跋作“相慶者也”。

(5) 老年：老年，高年。

(6) 雨順：陸本缺“順”字，楊本作“雨聲”，顧、李二本作“雨澤”。據原圖題跋改。

(7) 造物者：陸、楊、顧、李四本無“者”字，據原圖題跋補。本謂天地萬物的創造者。《莊子·大宗師》：“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為當時教中人對天主的別稱。利瑪竇《二十五言》：“然則父兄不善，欲害其子弟也，子弟不可怨矣。雖有父兄不善，造物者以我屬焉，豈容我擇其善否乎？”

(8) 題吟：題詩。參閱《題農村喜雨圖》詩。

(9) 原圖題跋此句之後有：“閏七月三日書，墨井道人。”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考證為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閏七月，漁山時年七十九。

《孟子·梁惠王》上：“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久旱甘霖喻王者之仁政。明清之際天災人禍紛然迭至，民生艱困已極。漁山自幼孤貧，長期生活在民間，雖不能同乃師陳瑚躬行實踐經世致用之學，以事功實用利世濟民，然對於民生疾苦感同身受，充滿同情體恤之意，時時形諸吟詠。由壯至老，未嘗稍改。至作《農村喜雨圖》時，漁山以老年物外，道修素守，為天學之師，帶着一顆愁苦之心，同久旱的田禾一樣，盼望着甘霖霽然。當夜雨潑灑在禾穗上時，其喜雨之情，雖與儒者無異，卻把甘霖之降，歸諸“造物者不遺斯民”。造物者又稱造物主，即天主。漁山在此以詩畫及題跋為載道之具，表達對天主教的虔誠信仰。

三十八

墨井道人晴窗氣暖，攤紙塗鴉，畫成自烏目山下。⁽¹⁾ 同道俗二三子，酌高蹈泉，⁽²⁾ 上劍門，⁽³⁾ 望湖光，⁽⁴⁾ 已而扁舟泛月歸。

(1) 烏目山：錢陸燦康熙《常熟縣志·山》：“烏目山，《山海經》曰‘虞山’，即烏目山。《吳地志》曰：‘海虞山有烏目山。’今頂山之南有烏目澗，似因澗以名山。”漁山有虞山郊居，在烏目山下。又王石谷別號烏目山人。

(2) 高蹈泉：錢陸燦《常熟縣志·山》：“城隈不半里曰吳王廟……過二里曰吾谷丹楓，……曰高道山居，林徑紆回，清泉可汲。……有周虎墓，在劍門下。……山居之西一里而遙，抵錦峰。登拂水者，梯磴從此而

陞。”高蹈與高道音近，由拂水巖梯磴而上即劍門，故高蹈泉應在虞山南坡的高道山居。

(3) 劍門：在虞山之南，山頂與拂水巖之間。康熙《常熟縣志·山》：“迤東南有三沓石，上石如舟，中如几，下如斛，勢若墜，連架而中虛。有劍門豁厓，如劍劈，俗傳吳王試劍石也。”又康熙九年庚戌（1670），惲壽平與王石谷同登劍門，石谷命作《劍門圖》，題稱：“劍門，虞山最勝處也。未至拂水，半嶺忽起大石壁，盤空而上，如積甲陣雲騰地出，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延中陡削勢下絕若劍截狀，闢一牖若可通他境地者，因號為劍門云。”（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55）

(4) 望湖光：虞山南麓連接尚湖，常熟城之南為昆承湖，劍門之頂為望湖佳處。

三十九

古人能文，不求薦舉；善畫，不求知賞。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草衣藿食，⁽¹⁾不肯向人。蓋王公貴戚，無能招使，知其不可榮辱也。筆墨之道，非有道者不能。

(1) 藿食：粗食。藿，豆葉，嫩時可食。與草衣皆借指草野之人。劉向《說苑·說善》：“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問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

漁山以明遺民兼吳高士而成名畫家，認為人品重於畫品，以德行氣節為筆墨之道的精神支柱，反對以畫藝去營取功名利祿，陸廷燦《南村隨筆》謂：“欲其畫者不可以利動，不可以力得。貴官大賈，求其寸楮尺幅，莫能致也。”可與本則相印證。

四十

孫虔禮論書，⁽¹⁾以紙墨相發為一助。⁽²⁾昨得一箋，不減澄心紙，⁽³⁾柔密光潤，頗與筆墨相宜。雖手腕力衰，喜無兒童氣習。

(1) 孫虔禮：孫過庭字虔禮，唐陳留人。官至率府錄事參軍。善草書，筆勢縱橫，墨法清潤。著《書譜》二卷，今僅存上卷，題“吳郡孫過庭撰”。參閱《宣和書譜》。

(2) 以紙墨句：謂紙能發墨，紙墨精良，相得益彰，利於書寫。孫過庭《書譜》：“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紙墨相發，四合也。”應為此句所本。

(3) 澄心紙：即澄心堂紙。南唐時產於徽州池、歙二地的佳紙。後主李煜甚為喜愛，在南京宮中設造紙作坊，以自己讀書批閱奏章的澄心堂貯藏此紙，故稱。此紙質量極高，很少外傳。南唐滅亡後半個世紀，劉敞從宮中得此紙百幅，以十幅贈歐陽修，歐陽修又以二軸轉贈梅堯臣，皆賦詩讚譽，使此紙名滿天下，後世多有倣造。

四十一

余學畫二三十年來，如湍急流，⁽¹⁾用盡氣力，不離舊處，不知二三十年後為何如。筆墨如此，況學道乎？⁽²⁾繪學有得，然後見山見水，觸物生趣，胸中了了，方可下筆。

(1) 湍：同“溯”。逆水而上。李本作“沂”，誤。

(2) 況：陸、顧、李三本作“況”。此據楊本。

漁山將學畫與學道相比較，謂學畫如溯急流，二三十年來用盡

氣力，不離舊處。而學道之難，尤甚於學畫，故皆須專心致志以從事。誠為甘苦之言。

四十二

畫要筆墨酣暢，意趣超古。畫之董巨，猶詩之陶謝也。

董源、巨然為南宗山水的開山祖，元明以來，學者衆多。其地位也越推越高。黃公望《張子政畫山水跋》：“作山水者，必以董巨為師，如詠詩之學杜也。”王鑑《染香庵畫跋》：“畫之有董巨，如書之有鍾王，舍此則為外道。”王原祁《麓臺題畫稿》：“畫中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漁山以畫之董巨，方諸詩之陶淵明、謝靈運，可稱同調。類似的說法，還有《做董巨山水圖跋》：“畫至北苑，猶書家之有右軍，真可獨擅千古。”

四十三

淵明篇篇有酒，摩詰句句有畫。欲追擬輞川，先飲彭澤酒以發興。

前人謂陶淵明詩篇篇有酒，王摩詰詩句句有畫。此借用二典，以簡淡之筆，寫出乘着酒興，解衣磅礴的雅人深致。

四十四

日高丈五，睡起把筆，寫山下一片耕桑之地，但少農人

較雨量晴耳。⁽¹⁾

(1)較雨量晴：談論天氣之陰雨或晴朗。

四十五

山中茶笋初肥，⁽¹⁾ 山人不為梅天所困，⁽²⁾ 信筆塗抹。而荒荒冷趣，⁽³⁾ 頗近元人也。

(1)茶笋：茶芽。陸羽《茶經·三之造》：“凡採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茶之笋者，生爛石沃土，長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採焉。”

(2)山人：山居者，多指隱士。參閱《題竹樹小山冊》第二首注(2)。

(3)荒荒冷趣：荒涼冷落的韻致。

四十六

晉宋人物，意不在酒，托於酒以免時艱。⁽¹⁾ 元季人士，亦借繪事以逃名，悠然自適，老於林泉矣。⁽²⁾

(1)晉宋三句：晉代竹林七賢嵇康、阮籍、阮咸、劉伶皆飲酒，劉伶有《酒德頌》之文。陶淵明詩“篇篇有酒”，且以《飲酒》、《述酒》為題。其中阮籍被魯迅稱為“專喝酒的代表”，說“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沈湎於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於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很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只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想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即為一例。

(2)元季四句：元季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四大畫家，皆擇地隱居，高蹈塵外，借繪事為避世桃源，除王蒙晚年入仕，洪武間遭胡惟庸案牽連，

瘐死獄中外，皆終老林泉，故云。

四十七

人世事無大小，皆如一夢，而繪事獨非夢乎？然予所夢，惟筆與墨，⁽¹⁾夢之所見，山川草木而已。

(1)筆與墨：本指繪畫的材料工具，此指繪畫的筆法與墨法，即國畫繪畫藝術的表現語言。惲壽平《甌香館畫跋》：“氣韻藏於筆墨，筆墨都成氣韻。”

漁山借“人生如夢”之說，抒寫其對繪學筆墨境界常縈夢寐的藝術追求。

四十八

水活、石潤、樹老、筠幽，非擬冷元人筆，⁽¹⁾不相入耳。⁽²⁾

(1)冷元人筆：指冷趣荒荒、逸筆草草而雅淡純素的元人筆意。

(2)相入：謂得其門徑而入。

四十九

畫不以宋元為基，則如弈棋無子，⁽¹⁾空枰何憑下手？⁽²⁾懷抱清曠，情興灑然，落筆自有山林樂趣。

(1)弈：各本原作“奕”。

(2)枰：棋盤。

五十

風霜之變，百卉披靡，⁽¹⁾獨竹君之蒼秀卓絕。⁽²⁾

(1)百卉：百花。《詩·小雅·四月》：“秋日淒淒，百卉俱腓。”

(2)竹君：蘇軾《墨君堂記》：“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

蘇軾為文同（與可）作《墨君堂記》又稱：“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確以致其節。……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以下數則隱括其意，並結合漁山本人畫竹的實際體驗。

五十一

乘醉畫竹，則有雨風披折偃仰之勢。

乘醉畫竹，前代已有之。文同外孫張嗣昌得同傳授，每畫竹必乘醉大呼，然後落筆。伍蠡甫《中國畫竹藝術》：“張嗣昌醉後落筆，倒也不是故為顛狂，而是以酒助興。”漁山之乘醉畫竹亦然。

五十二

崖石犖確，乃見竹君之節操。

元季倪瓚，借竹聊寫胸中逸趣，漁山則借竹以寫明遺民的節操。其傳世或見諸畫史著錄的《墨竹圖》或《竹石圖》不下十餘幅，並以畫跋闡發其貞蘊，較諸一般士大夫以畫竹為尋常墨戲，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正如石濤《大滌子題畫抄》所謂：“東坡畫竹不作節，此達觀之解。其實天下之不可廢者無如節。”

五十三

竹之所貴，要畫其節操，風霜歲寒中卓然蒼翠也。山中酒熟，獨酌成醉，信筆揮灑，遂成蒼翠。甚娛樂也。何可一日不畫此君！⁽¹⁾

(1)此君：指竹。《世說新語·任誕》載，王子猷（徽之）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此句當從其化出。參閱《題墨竹圖》詩注(6)。

五十四

興來畫竹，要得其雨風流韻，霜雪灑然，乃得竹君之品格。

伍蠡甫《中國畫竹藝術》稱，中國古代畫家，“為了歌頌生意、生命，既可描繪盛夏之竹，也可描繪深秋之竹以及冒雪之竹”。“當他們畫紆竹或雪竹的時候，他們也還是欣賞竹處於逆境或嚴寒之中為了自己的生命所作的掙扎”（伍蠡甫《中國畫論研究》頁86—87）。

五十五⁽¹⁾

畫之游戲枯淡，乃士夫一脈。⁽²⁾游戲者不遺法度，⁽³⁾枯淡者一樹一石無不腴潤。⁽⁴⁾

(1)顧本上則至底格，李本將本則與上則誤連為一則，據陸、楊二本改。本則又見《吳漁山老年墨戲冊》第九幀，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著錄。

(2)士夫一脈：謂士夫畫之一脈。士夫畫又稱文人畫，最早為蘇軾所提倡，崇尚品藻，講求筆墨情趣，脫略形似，強調神韻。

(3)不遺法度：謂似在法度之外而實不離法度。蘇軾《書吳道子畫後》：“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其意略同。

(4)腴潤：豐美的流澤。劉孝標《辨命論》：“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謂繪畫於枯淡之中顯其豐美滋潤。

五十六

高遁不必買山，⁽¹⁾有草亭竹木，亦可幽棲也。⁽²⁾蓋竹乃四時蒼翠，聲與靜宜，獨坐其中，抱素琴，得趣悠悠，樂而至於老。

(1)高遁：高蹈遁世，超然塵外。參閱《題畫詩》第十六首。買山：指歸隱。李白《北山獨酌寄韋六》詩：“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參閱《和擬買山茗上》詩注(1)。

(2)幽棲：隱居。謝靈運《鄰里相送至方山》詩：“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

五十七

“深山盡日無人到”，唐人句也。⁽¹⁾非吾筆墨寫到山之深處，則不知無人也。然招隱高蹈，⁽²⁾古今所難。

(1) 深山二句：深山句語出明余翔《遊仙寺》詩，原詩云：“幾度探春路不迷，尋僧又過竹林西。深山盡日無人到，雙樹陰中一鳥啼。”見余翔《薛荔園詩集》三，謂為唐人句不確。

(2) 招隱：招人歸隱。駱賓王《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詩：“聞君招隱地，髣髴武陵春。”

五十八

陸放翁《春愁》詩，有前後二首，⁽¹⁾書之合為一卷。凡遇有觸愁處，輒以展讀，庶可以解。猶糟丘人病，⁽²⁾仍以酒治之也。

(1) 陸放翁《春愁》詩二首：其一即《春愁曲·客話成都戲作》，原詩云：“處義至今三十餘萬歲，春愁歲歲常相似。外大瀛海環九洲，無有一洲無此愁。我願無愁但歡樂，朱顏綠鬢常如昨。金丹九轉徒可聞，玉兔千年空擣藥。蜀姬雙鬢姹嬌，醉看恐是海棠妖。世間無處無愁到，底事難過萬里橋。”其二為《春愁》，詩云：“春愁茫茫塞天地，我行未到愁先至。滿眼如雲忽復生，尋人似瘡何由避。客來勸我飛觥籌，我笑謂客君罷休。醉自醉倒愁自愁，愁與酒如風馬牛。”見《劍南詩稿》四、八。

(2) 糟丘：積釀酒所餘之糟滓而成山丘，喻沈溺於酒。《北堂書鈔·六韜》：“紂為君，以酒為池，迴首糟丘而牛飲者三千人。”王充《論衡·語增》：“紂為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沈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丘，顧本缺筆，李本作“邱”，皆雍正以後避孔丘諱改。此據陸、楊二本。

五十九

澳門一名濠鏡，⁽¹⁾去澳未遠，有大西小西之風焉。⁽²⁾其禮文俗尚，與吾鄉倒行相背。如吾鄉見客，必整衣冠；此地見人，免冠而已。⁽³⁾若夫書與畫亦然，我之字，以點畫轉集而成，然後有音；彼先有音，而後有字，以勾劃排散，⁽⁴⁾橫視而成行。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窩臼，⁽⁵⁾謂之神逸；⁽⁶⁾彼全以陰陽向背，形似窩臼上用工夫。即款識，我之題上，彼之識下。用筆亦不相同。往往如是，未能殫述。

(1) 澳：各本原作“壘”。鏡：各本原作“境”。

(2) 大西小西：大西，大西洋，狹義指葡萄牙，即居澳葡人的祖國，廣義泛指西方國家。小西，小西洋，參閱《澳中雜詠》第十八首注(1)。

(3) 此地二句：參閱《澳中雜詠》第九首及注(4)、說明。

(4) 劃：楊本作“畫”。

(5) 窩臼：凹陷處。猶凹凸。唐代有以尉遲乙僧為代表的重色采暈染的西域畫派，又稱凹凸派。

(6) 神逸：神似而超逸。指畫家表現對象已從表象到達了意象，能完美地表達出對象的內在精神，從而使作品氣韻生動，超眾脫俗。又畫之極品稱神品，又稱逸品。

漁山來到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澳門，對中西文化禮俗的異同加以比較，中國人見客必整衣冠，西洋人見客則脫帽以為禮；中國字以筆劃組成而直排成行，西洋字以字母組成而橫排成行；中國畫尤其是漁山從事於其中的文人畫，崇尚品藻，脫略形似，講究氣韻生動，西洋畫講究色彩暈染，明暗透視和立體感，題畫款識一

上一下，用筆之法亦各不相同。可知漁山不但注意到中西禮俗文字的異同，而且是最早對中國畫和西洋畫的特點進行比較研究的中國畫家。

六十

李義山每歎九州，恨此生未到，作詩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¹⁾予將至，⁽²⁾榜人手指，乃知李詩中之九州，第九點青螺，相去咫尺。前波飛立，無能衝入。憑舟望之，海氣微茫，或隱或見，如浮鷗然。⁽³⁾

(1) 海外二句：為李商隱《馬嵬》詩第二首詩句，諷刺唐玄宗在楊貴妃死於馬嵬之後，命方士前往“海外九州”尋其魂魄之事。意謂海外仙山虛幻難憑，昔年兩人“願世世為夫婦”的盟誓能否實現，亦渺茫難期。但楊妃身死，兩人今生的夫婦關係已經完結。徒，陸、楊、顧三本作“惟”，李本作“未”，此據《全唐詩》五三九李商隱原詩。更九州，戰國鄒衍稱：“九州之外，復有九州。”此借“海外九州”指傳說中的仙境。

(2) 將至：謂至澳門東北的九洲洋，中有九洲山，明清屬廣州府香山縣，今屬珠海市。

(3) 浮鷗：鷗鳥在水面飛翔，如在波間漂浮不定，故稱。

漁山乘船經過澳門東北的九洲洋，見到海中如九點青螺的九洲山，遂謂這便是李商隱詩句中的“更九州”。《澳中雜詠》第十五首寫十字門與九洲山，以寄人生如夢、塵世多難的感慨，可與本則對讀。

六十一

濠田無阡陌，有石沙，其土甚瘠。居人不諳事春耕，為

商賈者多。⁽¹⁾宅不樹桑，婦亦不知蠶事。全身以紅紫花錦覆披，微露眉目半面，⁽²⁾有凶服者，用皂色。⁽³⁾其男子拳髮披肩，⁽⁴⁾戴帽如笠，見人則免之。服短毳衣，兩袖甚窄。衣之中間四旁多鈕扣。著革屐，屐只一齒。⁽⁵⁾兩腰間橫長短二劍，手執藤枝者，卻是官也。⁽⁶⁾

(1) 濠田五句：參閱《澳中雜詠》第二首原注。

(2) 全身二句：龔翔麟《珠江奉使記》：“其女子則華襖寶髻，出以錦被蒙其首。”參閱《澳中雜詠》第八首“少婦凝妝錦覆披”句及注(2)。

(3) 皂色：黑色。皂，陸、楊、顧三本作“阜”，此據李本。

(4) 其男子句：屈大均《廣東新語·地語·澳門》：“其髮垂肩，紺綠螺螄，鬚如也。”

(5) 服短毳衣六句：參閱《澳中雜詠》第六首“短毳衣衫革屐輕”句及原注、注(1)、(5)。

(6) 兩腰間三句：《墨井道人詩稿·澳中雜詠》第六首原注“屐只一齒”以下，作：“兩腰間橫長短二劍，手執朱藤枝者，是兵頭官也。”

六十二

大凡物之從未見者，而驟見之為奇異。澳樹不著霜雪，⁽¹⁾枯株絕少。⁽²⁾予畫寒山落木以眎人，⁽³⁾無不咄咄稱奇。

(1) 澳：陸、楊、顧三本作“壘”，李本作“壘”。

(2) 枯株：枯木，枯樹。韓愈《晝月》詩：“桂樹枯株女閉戶。”

(3) 眎：李本作“示”。

六十三

峰頭石色，宛似黑人之臉。⁽¹⁾然黑人俗尚，最深者為

美，淺者爲醜。⁽²⁾蓋石迺澹墨色，真所謂醜石也耶。⁽³⁾

(1)黑人：指爲居澳葡人充當僕役的黑奴，參閱《澳中雜詠》第三首注(1)。

(2)然黑人三句：參閱《澳中雜詠》第三首原注。

(3)醜石：《宋史·米芾傳》：“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當爲醜石之典據。蘇軾《題王晉卿畫後》詩：“醜石半蹲山下虎，長松倒臥水中龍。”

六十四

芭蕉四季有花有實，其花瓣面赭背黃，其實一莖累累垂七八。⁽¹⁾有龍牙、鼓槌二種。採而啖之，龍牙者佳，熨齒酸甜軟滑。⁽²⁾其地久寒不飛雪，⁽³⁾知王摩詰《雪蕉》有所本也。⁽⁴⁾

(1)芭蕉三句：屈大均《廣東新語·草語·芭蕉》：“草之大者曰芭蕉。……每一花開，必三四月乃闔。一花闔成十餘子，十花則成百餘子。……其子不俱生，花不俱落，終年花實相代謝，雖歷嚴寒不凋。”花瓣，陸本“瓣”誤作“辨”。

(2)有龍牙五句：屈大均同上書同卷同條：“子以香牙蕉爲美，一名龍奶，奶乳也，美若龍之乳，不可多得，然食之寒氣沁心，頗有邪甜之目。……曰鼓槌蕉，曰板蕉，皆大而味淡，鼓槌蕉有核如梧子大而三稜。”可知龍牙蕉又名香蕉或龍奶。

(3)寒不飛雪：天寒而不下雪。不，楊本誤作“常”。

(4)雪蕉：指王維《雪蕉圖》，張丑《清河書畫坊》三及《佩文齋書畫譜》一一〇〇著錄，曾爲倪雲林清閨閣和清宮內府收藏。金農《冬心先生雜畫題記》：“王右丞雪中芭蕉爲畫苑奇構。芭蕉乃商飈速朽之物，豈能凌冬不凋乎？右丞深於禪理，故有是畫，以喻沙門不坏之身，四時保其堅固也。”則別具一解。

六十五⁽¹⁾

棕竹枝葉修整，⁽²⁾蒼翠處陰陰欲滴。海風驟至，亦不甚欹斜。予曩者在澳，記此一則。⁽³⁾

(1)本則又見天津藝術博物館藏《竹石圖》，載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4幅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0冊頁39。

(2)棕竹：棕，又作“櫻”。即棕櫚竹。常綠灌木，葉形略似棕櫚，但質薄尖細如竹葉，故名。朱祁《益部方物略記》：“葉似櫻，有刺，徑不三二寸，或曰桃竹。”陸游有《占城櫻竹拄杖》詩。

(3)予曩者二句：諸刻本未見，據《竹石圖》補。澳，原作“壘”。

六十六⁽¹⁾

陳後山《談叢》言：⁽²⁾蔡州壺公觀有大木，⁽³⁾四垂旁出，人莫能知，誤以爲松。及張戣與後山言之，乃知榕也。⁽⁴⁾閩之會城名榕城，蓋謂榕也。澳中榕木，濃綠參天，枝幹節節下垂，葉如木麻，蔭可十畝，知不減於閩。⁽⁵⁾予每苦海氣薰蒸，坐臥其下，擬寫是圖，不加點葉，少遜松柏之後凋耳。⁽⁶⁾

(1)顧本上則末至底格，李本遂將本則與上則誤連爲一則，據陸、楊二本改。

(2)陳後山《談叢》：即《後山談叢》，四卷，宋陳師道撰。師道字無己，號後山居士，建州浦城（今屬福建）人，官至秘書省正字。以詩著稱當時，爲江西詩派重要作家，有《後山集》、《後山詩話》等。《宋史》入《文苑傳》。後山，諸刻本“後”作“后”。談叢，諸刻本誤作“叢談”。據原書改。

(3) 蔡州：隋大業二年改溱州置，治所在上蔡（今河南汝南）。唐初改豫州，寶應元年又改蔡州。轄境相當於今河南淮河以北，洪河上游以南，桐柏山以東地區。金泰和後縮小。

(4) 榕：榕樹。生長於中國東南部熱帶、亞熱帶地區。蔡州位於今河南省中部，屬溫帶地區，榕樹極少，故誤以為松。以上六句，陳師道《後山談叢》三稱：“蔡州壺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其枝垂入地，有根復出為木，枝復下垂，如是三四重圍，環列如子孫然。……沈丘令張戡聞人，嘗至蔡，為余言乃榕木也。”應為所據。

(5) 澳中六句：參閱《澳中雜詠》第九首“榕樹濃陰地不寒”句及注(1)。澳，李本作“罌”，其他各本作“壘”。

(6) 柏：陸本作“栢”。

六十七

四句清齋，海鮮蔬果，供幾殆盡。⁽¹⁾ 獨庭中紅荔未熟，⁽²⁾ 竹筍遲出，不及嚼耳。齋後東歸，⁽³⁾ 過屠門，甚快意。⁽⁴⁾

(1) 四句清齋：又稱四句齋素，指天主教在耶穌受難節前的四十日齋期。參閱《澳中雜詠》第三首“齋廚午飯有鮮魚”句及原注、注(7)。

(2) 紅荔未熟：據《聖經·新約》載，耶穌於復活前第三天被釘在十字架而死，教會規定復活節前的星期五為受難節。復活節在每年西曆3月21日至4月25日之間。則四句齋素在2月上旬至3月中旬之間，嶺南荔枝熟於夏至，故云。

(3) 齋後東歸：謂康熙二十一年(1682)初夏在澳度過復活節後返回江南。參閱方豪《讀吳漁山遺著札記·澳中雜詠末二首之年代》。

(4) 過屠門二句：過屠門而大嚼。屠門，肉鋪，宰牲的地方。喻羨慕而不能得到，想像已得之狀聊以自慰。桓譚《新論》：“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人知肉味美，即對屠門而嚼。”曹植《與吳季重書》：“過屠門而

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

六十八

居人喜作盤渦飯、骨董羹款客。⁽¹⁾ 飯後以玻璃杯飲葡萄酒，每客數升，⁽²⁾ 不用酒政，⁽³⁾ 且從無爛醉作生涯者。更喜奇花異卉，不惜價覓。⁽⁴⁾ 三山徑內紅紫芬芳，⁽⁵⁾ 四時俱有，但不知花之名耳。

(1) 盤渦飯：又作盤遊飯。蘇軾《仇池筆記·盤遊飯骨董羹》：“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鮮脯膾炙無不有，埋在飯中。里諺曰掘得窩子。”阮元道光《廣東通志·惠州府風俗》：“土人好造盤遊飯，取鮮埋之飯中。又好作骨董羹，取凡飲食雜烹之。”骨董羹：又作谷董羹。雜煮的湯羹。蘇軾《仇池筆記》同上條：“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詩人陸道士出一聯云：‘投醪骨董羹鍋內，掘窩盤遊飯盃中。’”范成大《素羹》詩：“氈芋凝酥敵少城，土薯割玉勝南京。合和二物歸藜糝，新法儂家骨董羹。”可知盤渦飯、骨董羹本嶺南舊俗。

(2) 飯後二句：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澳蕃篇》：“每晨食必擊鐘，盛以玻璃，薦以白氈布，人各數器，……酒以葡萄，注以玻璃高碗。”漁山所載，尤為明晰。

(3) 酒政：猶觸政。宴會中執行酒令。

(4) 價覓：以重價尋購。

(5) 三山：上川島一名三洲，又名三山，西文稱為 Sanshan Island，曾為方濟各·沙勿略埋骨之地，漁山寓澳期間，曾至其地，參閱《澳中雜詠》第十三首“浪逸三山藥草香”句及原注、說明。

六十九

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¹⁾ 眠食第二層樓

上。觀海潮度日，⁽²⁾已五閱月於茲矣。憶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³⁾索筆圖出，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

(1)墨井道人二句：據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載，漁山生於1632年8月1日，即崇禎五年壬申六月十六日，與漁山一同至澳的陸希言有《澳門記》稱，康熙十九年庚申冬仲（十一月，1680年12月21日至1681年1月19日）隨西士柏應理至其地。按中國虛齡算法，康熙二十年辛酉六月十六日（1681年7月30日）為漁山五十壽辰。此云“年垂五十”及“五閱月於茲”，本則約作康熙二十年二三月間。

(2)觀海潮度日：三巴寺位於澳門半島南部，面臨古代通往東西二洋的十字門航道，為觀潮勝處。參閱《澳中雜詠》第十七首“第二層樓三面聽，無風海浪似雷霆”二句及原注、注(1)。

(3)孰：誰。疑問代詞。

漁山年垂五十，至澳學道，棲身於三巴層樓之上，觀海潮度日。其人生早已飽歷憂患，閱盡滄桑。從早年即已持守志節，絕仕新朝。自覺平生無可怨悔。故未如陶淵明之慨歎“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亦不去較量大海與世海的風濤險孰危。祇是以畫家特有的觀察力，將十字門的海潮寫入畫圖。

卷六 畫跋補遺

寒林歸騎圖跋⁽¹⁾

己亥夏，⁽²⁾為青嶼先生圖此請政。⁽³⁾吳歷。

(1)此圖為《山水冊》十二幀中的一幀，原冊現藏上海文物商店，見徐偉達《吳歷的早期山水畫冊》，《文物》1988年第四期，圖版陸《清吳歷山水畫冊》。

(2)己亥：指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

(3)青嶼：許之漸號。請政：請正。政，通“正”。

岑蔚居產芝圖跋⁽¹⁾

己亥孟秋，⁽²⁾聊寫《岑蔚居產芝圖》，以贈春培先生一粲。⁽³⁾桃溪吳歷。

(1)原圖藏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出處詳見《詩鈔補遺》同題詩注(1)。

(2)己亥孟秋：指順治十六年己亥七月，即西曆1659年8月18日至9月16日。

(3)春培：指張春培。參閱《詩鈔補遺》同題詩說明。

倣古山水册跋⁽¹⁾

辛丑清和月，⁽²⁾呈光翁老先生大詞宗政。⁽³⁾吳歷。

(1)原圖共八幀，藏上海博物館，此為第八幀。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17-418。

(2)辛丑清和月：指順治十八年辛丑四月，即西曆1661年4月29日至5月27日。清和，農曆四月的別稱。

(3)光翁：生平未詳。然既稱“翁”，其人之於漁山當為長輩。大詞宗：擅長詞章的大師。

雪景圖跋⁽¹⁾

辛丑夏秋之間，為孝翁先生擬勝國名家筆。⁽²⁾吳歷。

(1)錄自蔣光煦《別下齋書畫錄》四《吳漁山山水立軸》。

(2)孝翁：姓名生平待考。然其人蓋曾為太倉地方官。參閱《寫憂集·寒月和蔣南涯》注(7)。勝國：被滅亡的國家。亡國為今國所勝，故稱勝國。後也稱前朝為勝國。《元文類》張養浩《濟南龍洞山記》：“歷下多名山水，龍洞為尤勝，……勝國嘗封其神曰靈惠公。”此指明朝。

山水扇面跋⁽¹⁾

湖山一曲，幽人釣遊處也。⁽²⁾墨道人作於辛丑重九後一日。⁽³⁾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33幅；又見河井荃廬等監修《支那南畫大成》第14冊，頁111。

(2)幽人：隱士。

(3)辛丑重九後一日：指順治十八年辛丑九月初十日，即西曆1661年11月1日。

枯木竹石圖跋⁽¹⁾

壬寅清和月，⁽²⁾有懷孝老道翁先生，⁽³⁾作此寄正。虞山吳歷。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19。

(2)壬寅清和月：指康熙元年壬寅四月，即西曆1662年5月18日至6月15日。

(3)孝老道翁：與《雪景圖跋》之“孝翁”應為同一人。

倣古山水册跋(四則)⁽¹⁾

予從茗霽歸，⁽²⁾過吳門訪默公。⁽³⁾默公留於興福精舍，不覺兩月。以去春索畫素册，⁽⁴⁾早晚戲弄筆墨，遂得十幀。顧資鈍腕拙，未能夢見古人，聊供嘔噓耳。⁽⁵⁾丙午清和上澣。⁽⁶⁾吳子歷。

(1)原圖共十幀，原藏吳興龐氏虛齋，今藏南京博物院，此為第一、三、五、九幀，見虛齋藏《吳漁山山水畫冊》；又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7冊，頁168-169，第一幀作第十幀，第五幀作第二幀，第九幀作第四幀。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著錄其中七幀，第九幀作第七幀。

(2)茗霽：茗溪與霽溪。吳興的別稱。

(3)吳門：古吳縣城(蘇州)的別稱。默公：指默容。蘇州興福庵僧。參閱《題興福庵感舊圖》詩《序》。

(4)素册：不加裝飾或畫風清淡的畫冊。

(5)嘔噓：大笑。嵇康《琴賦》：“留連瀾漫，嘔噓終日。”

(6)丙午清和上澣:即康熙五年丙午四月上旬,為西曆1666年5月4日至13日。上澣,唐宋官員行旬休,即在官九日,休息一日。休息日多行浣洗,故稱上旬休日為上澣。楊慎《丹鉛總錄·時序·三澣》:“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

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¹⁾小重陽雨窗,⁽²⁾師趙大年意。⁽³⁾墨道人。

(1)柳塘二句:語出唐嚴維《酬劉員外見寄》詩。原詩云:“蘇耽佐郡時,近出白雲司。藥補清羸疾,窗吟絕妙詞。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欲識懷君意,明朝訪檝師。”見《全唐詩》二六三。

(2)小重陽:舊指農曆九月初十日或閏九月初九日。然康熙《常熟縣志》九《風俗》:“(九月)十三日為小重陽,宜晴。”此應指康熙五年丙午九月十三日,即西曆1666年10月10日。

(3)趙大年:趙令穰字大年,宋太祖五世孫。擅畫山水,尤工江湖小景及湖天垂柳。漁山頗愛其畫,除此圖外,復有《倣趙大年山水》、《擬趙大年荷淨納涼圖》等。贈朱彝尊《江南春色圖》,則自題用趙大年設色法。

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二句,宋梅堯臣(聖俞)最愛之,嘗語歐陽修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嚴維二句“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在目前乎”。見歐陽修《六一詩話》。劉敞(貢父)則不以為然,其《中山詩話》謂:“人多取佳句為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才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也。”清薛雪《一瓢詩話》謂:“此是俗子見解,不道貢

父有此語。”然取嚴維二句為圖,漁山與趙大年可稱異代同調。又漁山畫學之師王鑑《倣三趙山水圖》,亦以此二句題圖。三趙謂趙令穰、趙伯駒和趙孟頫。圖藏上海博物館。

擬雲林子《秋山竹柯》。墨井道人。

吾禪友默容從余繪事,有志於詩學,使其早得三昧,⁽¹⁾當以弘秀名聞。⁽²⁾不幸挂履高巖,⁽³⁾其命矣夫!壬子年來,⁽⁴⁾每過興福,輒為隕涕。⁽⁵⁾其徒聖予,⁽⁶⁾喜其復修家學,⁽⁷⁾一燈耿然,⁽⁸⁾默容為不亡矣。此冊往予為默容所作,今潤色並及之。⁽⁹⁾乙卯年九月十七日,⁽¹⁰⁾延陵吳歷又識。

(1)三昧:奧妙,訣竅。李肇《國史補》:“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稱得草聖三昧。”董道《廣川畫跋·勘畫圖》:“至於神明頓發,意態隨出,顧非畫入三昧,不能造此地。”

(2)弘秀:謂德藝博大而優異。

(3)挂履高巖:將雙履挂於高巖之上,喻登仙而逝。為默容圓寂的婉轉之語。《題興福庵感舊圖》詩《序》作“挂履峰頭”,意同。高巖,高峻的山。柳宗元《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

(4)壬子年:指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為默容圓寂後一年。參閱《題興福庵感舊圖》詩《序》。

(5)隕涕:落淚。

(6)聖予:蘇州興福庵僧。參閱《次韻和許侍御仲冬六日集同人於興福精舍……余嘉平七日至聖公已歸賦此》注(3)。

(7)家學:家族世代相傳之學。《後漢書·孔昱傳》:“昱少習家學。”孔昱七世祖霸為漢經師孔安國孫,世習《尚書》,故昱自稱家學。此謂禪門宗師世代相傳之學。

- (8) 一燈耿然：佛家謂佛的教旨可以破除迷暗，像燈照明一樣，因稱傳法曰傳燈。此謂聖予能傳默容一燈。耿然，光明之貌。
- (9) 潤色：修飾文字，使有文彩。也指使事物有光彩。左思《吳都賦》：“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此謂於畫面略添筆墨，以增光彩。
- (10) 乙卯年九月十七日：指康熙十四年乙卯九月十七日，即西曆 1675 年 11 月 4 日。

曉窗雪霽圖跋⁽¹⁾

臘月十有一日，《曉窗雪霽》，⁽²⁾聖公、十師屬作。⁽³⁾延陵吳歷。

- (1) 原圖為《清初六家山水冊》九幀中的一幀，藏吉林省博物館。孫力軍《清初六家山水冊》，《文物》1992 年第五期，頁 91 著錄，圖見同期圖版捌；又見《中國博物館叢書》第十一卷《吉林省博物館》，圖 148。
- (2) 臘月十有一日：指農曆十二月十一日。
- (3) 聖公：指聖予。蘇州興福庵僧，默容之徒。十師：其人未詳，當亦為興福庵僧而與聖予同輩者。

倣米山水圖跋⁽¹⁾

南宮空濛而骨自踈秀，雲林蕭澹而氣自磅礴，子久礪砢而姿自華潤。三家之宗北苑，若臨濟、雲門也。⁽²⁾

- (1) 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 14 幅。
- (2) 三家二句：意謂南宮（米芾）、雲林（倪瓚）、子久（黃公望）三家之宗法北苑（董源），猶南宗禪中臨濟、雲門二宗之承接六祖慧能法脈。臨濟、雲門皆南宗禪五宗之一，臨濟屬南嶽法系，雲門屬青原法系。青原法系之創始者青原行思為六祖弟子，南嶽法系之創始者石頭希遷曾往曹溪參學，復師事行思，兩宗皆承六祖法脈，故云。

這則畫跋以南禪宗派喻南宗畫派，應為漁山與僧人往還時所作。

擬雪窗蘭蕙卷跋⁽¹⁾

丙辰十月既望，⁽²⁾客有攜雪窗上人蘭蕙卷見示。⁽³⁾戲擬其意。墨井道人吳歷。

- (1) 錄自潘奕雋《潘氏三松堂書畫記》，不分卷。
- (2) 丙辰十月既望：指康熙十五年丙辰十月十六日，即西曆 1676 年 11 月 21 日。
- (3) 雪窗上人：即玄悟禪師，雪窗其號。元僧，本松江曹氏子，住吳中承天寺，工畫蘭。

山水圖冊跋⁽¹⁾

師大年《江鄉清夏》，⁽²⁾似能翁先生正。⁽³⁾吳歷。

- (1) 原冊共十二幀，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其中漁山所畫六幀，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 199-201，其他各幀為《倣李營丘歲晏江空》、《寫黃鶴山樵松陰書屋》、《學倪高士林塘詩思》、《擬子久溪山雨意》及《倣巨然》，皆未署年款。其他六幀中，顧殷、金道安所繪，分別題“丙午初春”、“丁巳春戲寫”。丙午為康熙五年（1666），丁巳為康熙十六年（1677），漁山所繪各幀，大約應作於這一時期。
- (2) 大年《江鄉清夏》：即趙令穰《江鄉清夏圖》，張丑《書畫見聞表》頁 4 著錄。
- (3) 似：與，給。能翁：生平未詳。

倣李成雪山圖跋⁽¹⁾

己酉立冬後，⁽²⁾倣李成筆法。延陵吳歷。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30幅。

(2)己酉立冬：指康熙八年己酉十月十四日，即西曆1669年11月7日。是日立冬。

雨歇遙天圖跋⁽¹⁾

憶予戊申嘉平，⁽²⁾贊侯四兄同客淮上，⁽³⁾索畫此幅，匆匆未能即應，忽又三年矣。今歸虞山，聊寫大癡遺意，⁽⁴⁾殊慚效顰耳。⁽⁵⁾庚戌閏春，⁽⁶⁾吳歷並題。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19；又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67。題詩與《寫憂集·題畫詩》第二首相同。

(2)戊申嘉平：指康熙七年戊申十二月，即西曆1669年1月2日至31日。

(3)贊侯：姓名生平未詳。

(4)大癡：指黃公望，號大癡道人。

(5)效顰：又作“效贖”。《莊子·天運》：“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曠美，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劉知幾《史通·模擬》：“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後因謂不善摹倣、弄巧成拙爲效贖或效顰。此爲自謙語。

(6)庚戌閏春：指康熙九年庚戌閏二月，即西曆1670年3月21日至4月19日。

倣黃鶴山樵山水跋⁽¹⁾

倣黃鶴山樵筆法。庚戌清和，⁽²⁾墨井道人吳歷。

(1)錄自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一三《清吳漁山倣黃鶴山樵堂軸》。

(2)庚戌清和：指康熙九年庚戌四月，即西曆1670年5月19日至6月16日。

壽許青嶼山水跋⁽¹⁾

壬子春王正月廿有一日，⁽²⁾恭祝青嶼許老先生六十壽。延陵吳歷。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鄭威編《吳歷畫集》頁16。

(2)壬子春王正月廿有一日：指康熙十一年壬子正月廿一日，即西曆1672年2月19日。

琵琶行圖跋⁽¹⁾

壬子端午前三日，⁽²⁾漁山吳歷過梁溪，⁽³⁾華子蟄侯屬寫。⁽⁴⁾

(1)圖見《中國畫》1958年第二期，頁14；又見邵洛羊《吳歷》附圖1-4。畫境與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白傅湓江圖》相同。

(2)壬子端午前三日：指康熙十一年壬子五月初二日，即西曆1672年5月28日。

(3)梁溪：無錫的別稱。因城西梁溪得名。

(4)華蟄侯：生平未詳。

傲梅道人村莊歸棹圖跋⁽¹⁾

梅道人《村莊歸棹圖》。⁽²⁾ 墨井道人臨於毘陵許氏之槐榮堂。⁽³⁾

(1)原圖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38幅及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36。

(2)梅道人：吳鎮號。

(3)毘陵：常州的古稱。許氏之槐榮堂：位於夫椒山麓，為許之漸祖居。

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漁山為許之漸作《槐榮堂圖》，王時敏題卷首，尤侗、宋寶穎、吳偉業等各有題詠。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此則亦見漁山與許氏槐榮堂之因緣，姑繫於本年。

林深塵遠圖跋⁽¹⁾

林深禽鳥樂，塵遠竹松清。⁽²⁾ 癸丑清和朔日，⁽³⁾ 用梅巨兩家法為密庵老先生。⁽⁴⁾ 延陵吳歷。

(1)原圖有二本，一今藏廣東省博物館，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69；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九著錄，題作《傲梅巨兩家軸》。一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8幅，款題：“癸丑清和朔日，為密庵老先生。延陵吳歷。”

(2)林深二句：語出吳鎮《題草亭詩意圖》，原詩云：“依村構草亭，端方意匠宏。林深禽鳥樂，塵遠竹松清。泉石俱延賞，琴書悅性情。何當謝凡近，任適慰平生。”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畫》一九著錄。

(3)癸丑清和朔日：指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初一日，即西曆1673年5月

16日。

(4)梅巨：梅道人吳鎮與巨然。密庵：指陸求可，1617-1679，字咸一，密庵其號，江蘇山陽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授裕州知州，有惠政。人為刑部員外郎，轉福建提學僉事，陞布政司參議，未上任而卒。黃宗羲為撰《參議陸公求可墓碑》。

傲米山水跋⁽¹⁾

歲癸丑六月廿八日，⁽²⁾ 詩畫寄石民老友。⁽³⁾

(1)圖為曹文植《石鼓研齋書畫錄》二著錄。

(2)癸丑六月廿八日：指康熙十二年癸丑六月廿八日，即西曆1673年8月10日。

(3)石民老友：指陳岷(岷)，蓋陳岷之於漁山，誼在師友之間。參閱《題葑溪會琴圖》詩原注及注(6)。

傲李營丘雪霽聚禽圖跋⁽¹⁾

康熙癸丑嘉平月，⁽²⁾ 傲營丘《雪霽聚禽圖》。延陵吳歷。

(1)錄自富岡桃華述《四王吳惲》，頁31。

(2)康熙癸丑嘉平月：指康熙十二年癸丑十二月，即西曆1674年1月7日至2月5日。

傲梅道人溪山書屋圖跋⁽¹⁾

師梅道人《溪山書屋》。吳歷。

(1)錄自《福建積翠園藝術館藏書畫集》，頁50。

傲梅道人山水圖跋⁽¹⁾

古人論畫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²⁾乃知用筆點墨，大非細事。必須無一毫世念，⁽³⁾澡雪胸中了了，⁽⁴⁾而後了了於筆。自然與天地生生之氣，煙雲湊合，吐出萬象，無不如意。墨井道人吳歷，甲寅年二月戊午。⁽⁵⁾

(1)原圖共十幀，此為第十幀，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1；《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73。又新寧黃氏小畫舫齋舊藏《吳墨井山水長卷》亦題此跋，見汪宗衍1956年7月15日致陳垣函（《陳垣來往書信集》頁501）。

(2)人品二句：明李日華論畫語。又沈周於弘治元年跋大癡《富春山居圖》謂：“以畫名家者，亦須看人品何如耳。人品高，則畫亦高，故論書法亦然。”（常熟市文聯編《黃公望研究文集》頁182）

(3)世念：世俗的的雜念。

(4)澡雪：洗滌使之潔淨。《莊子·知北遊》：“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

(5)甲寅年二月戊午：指康熙十三年甲寅二月廿四日，即西曆1674年3月30日。

李日華《竹懶論畫》稱：“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一物，然後煙雲秀色，與天地生生之氣，自然湊泊，筆下幻出奇詭。若是營營世念，澡雪未盡，即日對邱壑，日摹妙跡，到頭只與髣采圻塹之工，爭巧拙於毫釐也。”應為本則“乃知”以下各句所本，然漁山所述更為洗練。

傲元人山居圖跋⁽¹⁾

甲寅長至日，⁽²⁾傲元人《山居圖》，寄呈昆陵青嶼先生。

(1)錄自原田謹次郎《支那名畫寶鑑》，頁798。

(2)甲寅長至日：指康熙十三年甲寅五月十八日，即西曆1674年6月21日，是日夏至，長至為夏至的別稱。

題山迴水抱圖⁽¹⁾

竹樹人家在崦西，⁽²⁾山迴水抱路長迷。老翁頭白還開卷，⁽³⁾時有書聲雜鳥啼。為仰懷道翁寫。⁽⁴⁾甲寅中元前二日。⁽⁵⁾延陵吳歷。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19。

(2)崦西：山的西面。崦，山。

(3)開卷：展卷。杜甫《送高司直尋封閬州》詩：“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

(4)仰懷：姓名及生平未詳。

(5)甲寅中元前二日：指康熙十三年甲寅七月十三日，即西曆1674年8月19日。中元，即中元節，在農曆七月十五日，舊時道觀在這一天作齋醮，佛寺作盂蘭盆齋。

明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一一《沈石田淺色山水》：“竹樹人家在崦西，山迴水抱路常迷。溪亭兀坐還開卷，時有書聲雜鳥啼。”可知《山迴水抱圖》為沈石田詩意圖。漁山題圖詩字面略有改動。下聯“老翁頭白還開卷，時有書聲雜鳥啼”，應為仰懷道翁讀書隱

居生活的寫照。前人之作，唐徐夔《贈黃校書先輩璞閑居》詩：“青山入眼不干祿，白髮滿頭猶著書。”與此意近。

傲梅道人溪山書屋圖跋⁽¹⁾

《溪山書屋》。甲寅年七月，⁽²⁾客於嚮城，⁽³⁾寫梅華道人意。虞山漁山吳歷。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19；《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78。

(2)甲寅年七月：指康熙十三年甲寅七月，即西曆1674年8月2日至30日。

(3)嚮城：嘉定的別稱。

傲方方壺山水跋⁽¹⁾

甲寅秋日，傲方壺筆意，於飲綠山房。適籬菊初開，頗有佳興。漁山吳歷。⁽²⁾

(1)原圖舊為吳湖帆藏，見天繪閣1929年影印本，題為《吳漁山傲方方壺山水卷》；又見原田謹次郎《支那名畫寶鑑》，頁799。方方壺：指方從義，字無隅，方壺其號，江西貴溪人。生於元末，明洪武年間在世。上清宮道士。工山水，善古隸。

(2)跋尾鈐白印文“吳歷之印”及朱印文“漁山”。

山疇山水小幅跋⁽¹⁾

吾友山疇與默容先後同參畫禪，⁽²⁾而各得宋元三昧。默容秀而工，山疇逸而韻，二者之遺墨，⁽³⁾世不多見。此

幅筆意蕭寂，⁽⁴⁾乃山疇之作也。其伯氏用玉所藏，⁽⁵⁾請余鑒定，以識其端。乙卯梅雨新晴。⁽⁶⁾延陵吳子歷。

(1)原圖為1957年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主辦“明清書畫選品展覽”展品，見朱省齋《宋元明名畫觀賞記》，轉錄自周康燮《吳漁山書畫題跋輯錄》，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153。容庚《頌齋讀畫記》著錄，題作《山疇山水軸》。

(2)山疇：生平待考。畫禪：明僧蓮儒輯《畫禪》一書，記述僧人之能畫者。此謂以繪事參悟禪理。

(3)遺墨：遺留後世的書畫作品。楊載《謝疊山遺墨》詩：“辭氣凜然遺墨在，再三尋繹淚雙零。”既云遺墨，則其時山疇與默容皆已去世。

(4)蕭寂：清幽寂寞。劉因《遊天城》詩：“端居得蕭寂，遠眺礙孤峭。”

(5)伯氏：哥哥。用玉：生平未詳。

(6)乙卯：指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梅雨：農曆三至五月，江南梅子黃熟時，常陰雨連綿，稱梅雨。唐太宗(李世民)《詠雨》詩：“和風吹綠野，梅雨灑芳田。”

杜少陵詩意圖跋⁽¹⁾

乙卯年清和，⁽²⁾寫少陵詩意，贈西塞山人。⁽³⁾墨井吳子歷。

(1)圖為美國王己千先生藏，見《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七《清》上，頁178-179。杜少陵詩意：指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為本圖畫題。

(2)乙卯年清和：指康熙十四年乙卯四月，即西曆1675年4月25日至5月24日。

(3)西塞山人：姓名生平未詳。

玉洞桃花圖跋⁽¹⁾

玉洞桃花萬樹春。⁽²⁾寫松雪翁意，⁽³⁾為天御先生。⁽⁴⁾

乙卯年登高前三日。⁽⁵⁾延陵吳歷。

(1) 錄自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 87。

(2) 玉洞句：玉洞，仙洞。白居易《送毛仙翁》詩：“晴眺五老峰，玉洞多神仙。”此句語出仇實父（英）《項墨林小像》，見高士奇《江村銷夏錄》。

(3) 松雪翁：指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松雪有《桃源圖》，作於大德二年春。《十百齋書畫錄》六著錄。康里題圖詩句云：“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一來種桃不計春，采花食實枝為薪。兒孫長此與世隔，知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放舟迷遠近，花間一見驚相問。”此圖蓋寫其意。

(4) 天御：姓華，陳瑚友人。《確庵文稿》有贈天御詩數首。《隱湖集》之《懷華天御》云：“懷君秋夜尚湖邊，明月微星照不眠。老去共悲雙鬢，窮來交剩一寒氈。即今銜石無精衛，終古啼花有杜鵑。回首任隨風雨棹，十年心事淚潸然。”蓋為相知甚深之明遺民。

(5) 乙卯登高前三日：指康熙十四年乙卯九月初六日，即西曆 1675 年 10 月 24 日。

澗壑蒼松圖跋⁽¹⁾

興福證公，⁽²⁾於乙卯小春六十初度，⁽³⁾寫澗壑蒼松，喜有虬龍之勢，⁽⁴⁾飽百千年冰霜也。用以獻壽，未知少似坡公怪石供否？⁽⁵⁾墨井道人吳歷。

(1) 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 210 211；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著錄。

(2) 證公：指證研。順治十二年（1655）在蘇州城內西北隅嘉魚坊買地創興福庵。為漁山禪友默容之師。

(3) 乙卯小春：指康熙十四年乙卯十月，即西曆 1675 年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6 日。初度：出生的年時。屈原《離騷》：“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後稱人的生日為初度。

(1) 虬龍：龍的一種。《埤雅》：“有角曰虬龍。”司馬光《賜書》詩：“嵒壑靈鳳翔，鬱怒虬龍振。”

(5) 怪石供：以形狀詭異的石頭作成的案頭擺設。蘇軾曾從齊安江上得各色美石近三百枚，因作前、後《怪石供》二篇。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寫劉長卿詩意圖跋⁽¹⁾

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²⁾乙卯端午前二日，⁽³⁾延陵吳歷畫於溪樓。⁽⁴⁾

小春二十有一日曉窗，⁽⁵⁾恭呈湘翁老夫子教正。⁽⁶⁾虞山門人吳歷。

(1) 以下至《珊瑚鈎詩話圖跋》三則錄自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同卷《又吳漁山寫劉長卿詩意立軸》“過雨”作“雨過”，款題：“戊午年小重陽雨霽。吳歷。”戊午小重陽，指康熙十七年戊午九月初十日，即西曆 1678 年 10 月 25 日。

(2) 過雨二句：語出劉長卿《尋南溪常山道人隱居》詩。原詩云：“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履痕。白云依靜渚，春草閉閑門。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見《全唐詩》一四八。

(3) 乙卯端午前二日：指康熙十四年乙卯五月初三日，即西曆 1675 年 5 月 27 日。

(4) 溪樓：應指桃溪寓樓。

(5) 小春二十有一日：指同年十月廿一日，即西曆 12 月 7 日。

(6) 湘翁：指王鑑，號湘碧。

松溪書閣圖跋⁽¹⁾

《松溪書閣》。乙卯年閏五月廿五日，⁽²⁾吳歷。

(1)錄自李佐賢《書畫鑑影》二三。據該書載，原圖為紙本墨筆，“山澗清溪，松蔭書閣。內一客憑闌，曲室內一童侍立，上段峭壁危崖，飛泉自雲端迴施而下。題在右上”。

(2)乙卯年閏五月廿五日，指康熙十四年乙卯閏五月廿五日，即西曆1675年7月17日。

倣倪高士溪山亭子圖跋⁽¹⁾

《溪山亭子》。乙卯年小春十日，⁽²⁾恭呈太原老夫子教正。⁽³⁾虞山門人吳歷。

(1)倪高士：指倪瓚。溪山亭子圖：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畫》○著錄。題作《倪迂溪山亭子圖並題》，作於至正十五年乙未，重題於洪武四年辛亥。

(2)乙卯年小春十日：指康熙十四年乙卯十月初十日，即西曆1675年11月26日。

(3)太原老夫子：指王時敏。

珊瑚鈎詩話圖跋⁽¹⁾

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慍新。’⁽²⁾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³⁾僕居陶中，⁽⁴⁾稼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⁵⁾”此《珊瑚鈎詩話》，⁽⁶⁾是圖近之，並書。墨井道人。

(1)圖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128。

(2)平疇二句：語出陶潛《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

(3)非古二句：《東坡題跋·題淵明詩》作：“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

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4)陶中：陶，古邑名，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北。相傳堯初居此，故稱陶唐。春秋末屬宋，戰國屬齊，為著名商業城市。秦置定陶縣。蘇軾於熙寧七年至十年宦遊於山東境內密州、高密、濰州、青州、齊州等地，故以陶為山東的代稱。此稱陶中，猶稱蘇州為吳中。《珊瑚鈎詩話》作“中陶”。

(5)之句：《珊瑚鈎詩話》無此二字。體物：鋪陳描摹事物的形態。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

(6)珊瑚鈎詩話：宋張表臣撰，三卷，本則見該書一。

倣黃鶴山樵軸跋⁽¹⁾

丙辰蚤春，⁽²⁾聊得古人形意，擬黃鶴山樵筆，殊堪大方嗚噓。⁽³⁾為筠柯詞宗先生大人。⁽⁴⁾吳歷。

(1)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續錄》一四。

(2)丙辰：指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蚤春：早春。蚤，通“早”。

(3)嗚噓：大笑。魏文帝(曹丕)報鍾繇書：“執書嗚噓，不能離手。”

(4)筠柯：姓名生平待考。詞宗：擅長詞章的大師。《梁書·任昉傳》：“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

壽孫母太夫人山水圖跋⁽¹⁾

丙辰二月，⁽²⁾畫祝孫母太夫人大壽。⁽³⁾吳歷。

(1)圖為冊頁，共八幀，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2冊，頁216。作者除漁山外，還有王翬、惲壽平、王武、姜雲等，年代在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至十九年庚申(1680)之間。漁山此幅又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80。

(2)丙辰二月：指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即西曆1676年3月14日至4月

12日。

(3)孫母太夫人：惲壽平及王武所作又稱“孫母郭太夫人”。應為同一人。

墨竹圖跋⁽¹⁾

□□先生屬寫。⁽²⁾丙辰夏仲。⁽³⁾

(1)錄自《鐵琴銅劍樓藏扇集錦》，上册，不計頁數。

(2)“先生”之前姓字留空。

(3)丙辰夏仲：指康熙十五年丙辰五月，即西曆1676年6月11日至7月10日。

擬黃鶴山樵秋山圖跋⁽¹⁾

滄漁詞兄偶得佳紙，⁽²⁾衝暑叩門索畫。適南浦陳君以黃鶴山樵《秋山圖》見示，⁽³⁾遂寫此應之。時丙辰六月既望也。⁽⁴⁾桃溪吳歷。

(1)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吳歷秋山圖卷》，末注：“羅振玉藏。”

(2)滄漁：又作滄斂，即陳濤。與《詩鈔補遺·題寄滄漁山水圖》之滄漁應為同一人。參閱該詩注(7)。

(3)南浦陳君：指陳帆。參閱《寫憂集·同陳南浦過橫塘》及注(1)、說明。

(4)丙辰六月既望：指康熙十五年丙辰六月十六日，即西曆1676年7月26日。

倣宋元山水册跋⁽¹⁾

倣盛子昭。⁽²⁾康熙丙辰秋社，⁽³⁾映雨新晴，几案灑然，

欣然握管，倣宋元諸賢筆意，⁽⁴⁾共得八幀。大都手運荒率，⁽⁵⁾造詣未至，只寫胸中逸趣耳，即以寄贈松若老道兄。⁽⁶⁾桃溪吳歷。

(1)原圖共八幀，藏香港郭氏權宛樓，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36-339，此為第八幀。題首汪士鋐書“游賞無窮”，有嶺南吳榮光、潘仕成鑒藏印。

(2)盛子昭：即盛懋，子昭其字，臨安(今杭州)人，生活在元代中晚期。畢生致力繪畫，山水、人物、花鳥無不工，出身畫工而成一代名家。

(3)康熙丙辰：指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秋社：秋社日，即立秋後第五戌日。吳自牧《夢梁錄·八月》：“秋社日，朝廷及州縣差官祭社稷於壇，蓋春祈而秋報也。”參閱《墨井畫跋》第十七則注(7)。是年秋社日為八月十八日，即西曆9月25日。

(4)倣宋元句：其他七幀分別倣李咸熙(成)、董北苑(源)、巨然、高房山(克恭)、錢雪川(選)、黃子久(公望)及王叔明(蒙)。

(5)荒率：荒疏草率，為元季繪畫的風格。此為繪畫未工的自謙語。

(6)松若：姓名生平未詳。

山村樹密圖跋⁽¹⁾

樹密迷山路，村間遠俗塵。⁽²⁾丙辰九月十有五日，⁽³⁾寫於桐蔭山房。⁽⁴⁾吳歷。

(1)原圖藏朶雲軒，見《朶雲軒藏畫選》，轉錄自童一鳴《吳歷年譜》，《朶雲》第三八期，頁84。

(2)俗塵：喻人世間的煩惱牽累。唐太宗(李世民)《謁并州大興國寺詩》：“對此留餘想，超然離俗塵。”

(3)丙辰九月十五日：指康熙十五年丙辰九月十五日，即西曆1676年10月21日。

(4)桐蔭山房：室主姓名未詳。

倣黃鶴山人山水跋⁽¹⁾

丙辰年十月十四日，⁽²⁾為衣叔先生大詞宗擬黃鶴山人。⁽³⁾延陵吳歷。

(1)原圖為香港趙從衍伉儷藏，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40-341。

(2)丙辰年十月十四日：指康熙十五年丙辰十月十四日，即西曆1676年11月19日。

(3)衣叔：姓名生平未詳。黃鶴山人：王蒙別號。

山水圖扇跋⁽¹⁾

丙辰十月，⁽²⁾戲擬楊昇筆，⁽³⁾似文崇道兄正。⁽⁴⁾吳歷。

(1)潘正焯《聽颿樓書畫記》五著錄。

(2)丙辰十月：指康熙十五年丙辰十月，即西曆1676年11月6日至12月4日。

(3)楊昇：唐人。開元館畫直，以寫照擅名。學張僧繇沒骨法，亦善山水。

(4)文崇：疑與文從為同一人，即蔣文從。參閱《倣叔明山水跋》注(2)。

倣叔明山水跋⁽¹⁾

倣叔明筆，為文從道兄正。⁽²⁾吳歷。

(1)錄自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原題作《又吳漁山倣黃鶴山樵立軸》。

(2)文從：《吳漁山倣古山水》(文明書局1917年)《李營邱秋渡圖》配天涯道人張遠題詠，款題：“壬戌十月之望，蔣文從招同諸子夜泛尚湖，倣此幅也。”壬戌，指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尚湖在虞山南麓，為泛

舟勝處。可知文從即蔣文從，與漁山同里，為其早年道藝交。

為王異公擬古山水跋⁽¹⁾

川平雁陣衝煙碧，⁽²⁾天闊幾行斜暮紅。康熙十六年丁巳上元，⁽³⁾為異公有道先生擬古。⁽⁴⁾延陵吳歷。

(1)原圖為扇面，藏天津藝術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0冊，頁39；潘亦雋《潘氏三松堂書畫記》著錄。

(2)雁陣：雁飛行時排成的隊形。王勃《滕王閣序》：“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3)康熙十六年丁巳上元：指是年正月十五日，即西曆1677年2月16日。

(4)異公：王撰字。王時敏第三子。參閱《交遊詩略·題留耕圖次韻》註(2)。

泉聲松色圖跋⁽¹⁾

《泉聲松色》。思默先生雨阻虞山，⁽²⁾寫此以贈。戊午年正月廿七日。⁽³⁾延陵吳歷。

(1)原圖藏香港何氏至樂樓，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43。

(2)思默：即陸希言，思默其字，教名多明我，1631-1704，江蘇華亭人。康熙十九年仲冬(十一月，1680年12月21日至1681年1月19日)與漁山同隨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至澳門。返江南後，二十五年(1686)繼漁山綜理蘇州天主堂事務。二十七年(1688)入耶穌會為修士。後作為輔理修士居上海，直至去世。

(3)戊午年正月廿七日：指康熙十七年戊午正月廿七日，即西曆1678年2月18日。

其時漁山與思默已成道友。此圖蓋為思默至虞山，與漁山論道，阻雨滯留而寫贈。

倣倪瓚寒山亭子圖跋⁽¹⁾

天湛久嗜予畫，⁽²⁾予懶未之應。今坐臥其聽秋禪房十日，擬寫雲林生《寒山亭子》，不知稍能解渴否？戊午臘日。⁽³⁾吳歷。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2。

(2)天湛：姓名生平未詳。

(3)戊午臘日：指康熙十七年戊午臘日。臘日：古代歲終祭祀百神之日。宗懔《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為臘日。”漢以後行夏曆，以十二月為歲終之月，故臘日在十二月。是年十二月即西曆1679年1月12日至2月10日。

春山高隱圖跋⁽¹⁾

擬趙文敏《春山高隱圖》，⁽²⁾為淄川高老先生。⁽³⁾己未年正月。⁽⁴⁾虞山吳歷。

(1)原圖藏廣東省博物館，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84。

(2)趙文敏：指趙孟頫，文敏其諡。

(3)淄川高老先生：高珩，1612-1697，字蔥佩，號紫霞道人，山東淄川人。崇禎進士。康熙十年(1671)二月官刑部右侍郎，十九年(1680)休致。有《棲雲閣集》。應即其人。

(4)己未年正月：指康熙十八年己未正月，即西曆1679年1月31日至2月29日。

墨井草堂消夏圖跋⁽¹⁾

梅雨初晴，曉來獨坐墨井草堂上。⁽²⁾師古人《消夏圖》，寄於昆陵青嶼先生，以致久遠之懷。己未年四月十日。⁽³⁾吳歷。

(1)圖見鄭振鐸編《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下冊，第十一輯，第12圖；又見鄭威編《吳歷畫集》，頁38-41；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一〇著錄。

(2)墨井草堂：為漁山祖居，堂前有言子（即孔子弟子子游言偃）墨井，屋後為桃溪。故址在今常熟城西子游東巷。

(3)己未年四月十日：指康熙十八年己未四月初十日，即西曆1679年5月19日。

上洋留別圖跋⁽¹⁾

此予將往上洋，留別惠于之作，⁽²⁾計有五年矣。茲者見之，依依不去，況筆墨之知己耶。⁽³⁾庚申夏月。⁽⁴⁾墨井道人。

(1)圖見天繪閣1928年影印本；又見河井荃廬等監修《支那南畫大成》十六《長卷》二。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稱：“先生往上洋，當與往婁水同時，見康熙十五年條。”

(2)惠于：指沈惠于。

(3)筆墨知己：謂能欣賞自己所作書畫者。此指惠于。

(4)庚申：指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

臨黃鶴山樵溪山行旅圖跋⁽¹⁾

黃鶴山樵《溪山行旅》，⁽²⁾為惠于臨。墨井道人。

- (1)原圖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見《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七《清》上,頁180-181;又見鄭威編《吳歷畫集》,頁89。
 (2)黃鶴山樵《溪山行旅》:即王蒙《溪山行旅圖》,吳升《大觀錄》一七著錄。

題萬壑松風圖⁽¹⁾

萬壑響松風,百湍渡流水。⁽²⁾庚申七月。⁽³⁾吳歷。

-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2;《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65。萬壑松風圖: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畫》一八據《清河書畫舫》稱:“黃翁子久《萬壑松風》、《晴巒晚色》二軸,並在董玄宰太史家,大幅奇絕。”玄宰,董其昌字。疑《萬壑松風圖》後歸王時敏,漁山得以見之,此幅即寫大癡筆意。
 (2)萬壑二句:俞紫芝(秀老)《松聲》詩作:“萬壑搖蒼煙,百灘渡流水。”參閱《墨井書跋》第二十六則。
 (3)庚申七月:指康熙十九年庚申七月,即西曆1680年7月26日至8月23日。

題瀟湘八景圖⁽¹⁾

山市晴嵐⁽²⁾

靄靄復霏霏,⁽³⁾橫霄曳夕暉。⁽⁴⁾巴人與湘女,⁽⁵⁾相逐買鹽歸。⁽⁶⁾回望墟煙處,⁽⁷⁾蒼茫隱翠微。⁽⁸⁾漁山子吳歷。

- (1)原圖共八幀,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澳門藝術博物館《海國波瀾——清代宮廷西洋傳教士畫師繪畫流派精品》,頁158-161;《中國古代書

畫圖目》第22冊,頁263選載其中五幀。題圖《瀟湘八景》詩為明楊基所作,見《眉庵集》一,排列次序據《眉庵集》。瀟湘八景:謂瀟水和湘水附近的八處勝景。北宋沈括《夢溪筆談·書畫》:“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遠浦歸帆、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後人以此景專屬瀟湘,至南宋遂有《瀟湘八景圖》之作。明清以後續有作者。

- (2)山市:山地的墟市。張籍《送海南客歸舊島》詩:“竹船來桂府,山市賣漁鬚。”晴嵐:晴日山中的霧氣。鄭谷《華山》詩:“峭兀聳巍巍,晴嵐染近畿。”
 (3)靄靄:雲盛貌。陶潛《停雲》詩:“靄靄停雲,濛濛時雨。”霏霏:紛飛貌。《詩·小雅·采芣》:“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4)橫霄:橫亘雲霄。曳:音yè,拉,牽引。此句謂天空橫亘的雲氣遮蔽了斜日的落暉。
 (5)巴人:巴族人。巴為中國古民族之一,主要分佈在今川東、鄂西一帶。周武王克殷,封為子國,稱巴子國。周慎靚王五年併於秦,以其地為巴郡。部分南移至今湘西,構成武陵蠻的一部分。此詩即指屬於湘西武陵蠻的巴人。湘女:湘中的女子。李白《望夫石》詩:“有恨同湘女,無言類楚妃。”
 (6)相逐:相繼,相續於道。柳宗元《漁翁》詩:“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7)墟煙:墟里的炊煙。陶潛《園居》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煙,《眉庵集》作“烟”。下同。
 (8)翠微:輕淡青蔥的山色。何遜《仰贈從兄興甯南》詩:“遠江飄素沫,高山鬱翠微。”

漁村夕照

今朝罷漁早,挂網堤邊樹。⁽¹⁾雲斷一峰青,斜陽在坳

處。⁽²⁾癡兒晚睡醒，⁽³⁾卻訝東方曙。⁽⁴⁾墨井道人吳歷。

(1)挂網：將魚網挂起晾曬。挂，《眉庵集》作“掛”。

(2)坳處：低凹之處。

(3)癡兒：無知的小兒。秦觀《賀新郎·七夕》詞：“巧拙豈關今夕事，奈癡兒駭女流傳謬。”

(4)東方曙：東方發白，旭日將昇。李咸用《別友》詩：“寒雞不待東方曙，喚起征人踏月行。”

煙寺晚鐘⁽¹⁾

孤塔望中青，⁽²⁾鐘聲隔洞庭。蒼山不可及，⁽³⁾煙闊浪冥冥。⁽⁴⁾憶似寒山寺，⁽⁵⁾楓橋半夜聽。⁽⁶⁾漁山吳歷。

(1)這首詩又見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五，題為《吳漁山孤塔望中青圖》。煙寺：雲氣繚繞的山寺。

(2)望中：謂在遠望視野之中的景物。朱熹《又和秀野》詩：“望中景助詩人趣，物外春歸釋子家。”

(3)蒼山：青山。儲光義《同王十三維哭殷遙》詩：“太陽蔽空虛，雨雪浮蒼山。”

(4)冥冥：晦暗，昏昧。屈原《九歌·山鬼》：“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

(5)寒山寺：在蘇州城西楓橋附近，相傳唐代詩僧寒山、拾得二人在此住過，故名。

(6)楓橋：在蘇州城閶門西。本名封橋，後因唐張繼《楓橋夜泊》詩而得名。張繼《楓橋夜泊》：“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用其意。又張祜《楓橋》詩：“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疏雨過楓橋。”

江天暮雪⁽¹⁾

風攬湍花晚，⁽²⁾江寒波欲凝。凍僵業漁者，歸載一船

冰。一白迷沙渚，⁽³⁾柴扉認有燈。⁽⁴⁾此楊孟載《瀟湘》詩也，⁽⁵⁾為住公有道先生呵凍寫出。⁽⁶⁾庚申年十一月，⁽⁷⁾吳歷。

(1)江天暮雪：漁山原圖題作《暮雪》。此據《眉庵集》。

(2)湍花：急流中的浪花。湍，音 tuān，急流的水。《水經注·江水》：“春冬之時，則素湍淪潭，迴清倒影。”題圖“湍”原作“瑞”。

(3)沙渚：小沙洲。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詩：“哀鴻鳴沙渚，悲猿響山椒。”

(4)柴扉：猶柴門。也指貧寒的家園。王維《送別》詩：“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

(5)楊孟載《瀟湘》詩：即楊基《瀟湘八景》詩，《江天暮雪》為其中第四首。楊基字孟載，號眉庵，明長洲人。元末入張士誠幕。洪武中官至山西按察使。被讒奪官，罰服勞役，死於工所。以詩著稱，兼工書畫。

(6)住公：姓名生平未詳。

(7)庚申年十一月：指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即西曆1680年12月21日至1681年1月19日。

據漁山題款，此圖應為《瀟湘八景圖》最後一幅。

遠浦歸帆⁽¹⁾

輕帆挂春風，倒映江波綠。天低浦澈遠，⁽²⁾歸向誰家宿？遙指落花西，⁽³⁾黃陵廟前屋。⁽⁴⁾吳子歷。

(1)遠浦：遙遠的水濱。《宣和畫譜》：“李成有《遠浦遙岑圖》，燕肅有《秋山遠浦圖》，宋迪有《群峰遠浦》及《遠浦征帆圖》。”王令《太湖》詩：“遠浦纔分點，歸橋略認梢。”

(2)低：題圖作“伍”。伍，“低”的俗字。浦澈：浦與澈，皆指水邊。儲

光羲《夜到洛口入黃河》詩：“浦激既清曠，泓洞非阻修。”又激浦，激水之濱。屈原《九章·涉江》：“入激浦余儴仞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激水源出湖南激浦縣東南，流經辰溪縣南，匯於沅水，入洞庭湖。故作“激浦”解亦通。

(3) 落花：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此出前英繽紛之地。

(4) 黃陵廟：在湖南湘陰縣北。《水經注·湘水》：“湖水西流，逕黃陵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故民為立祠于水側焉。”鄭谷《鷓鴣》詩：“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以上二句用其意。黃陵，山名，一名湘山，濱洞庭湖，湘水由此入湖。傳說舜二妃墓在其上。有黃陵亭、黃陵廟。

平沙落雁⁽¹⁾

江橫秋煙白，⁽²⁾日落寒沙淺。⁽³⁾鴻雁萬里來，翩翩下平遠。⁽⁴⁾欲墮更低飛，斜行兩三轉。⁽⁵⁾吳歷。

(1) 平沙落雁：又稱雁落平沙。謂沙灘上群雁起落。又古琴曲有《平沙落雁》一題。

(2) 秋煙：秋天的霧氣。李紳《宿揚州水館》詩：“輕楫過時搖水月，涼燭繁處隔秋煙。”煙，《眉庵集》作“草”。

(3) 寒沙：天寒時的沙灘。錢起《賦得浦口望斜月送皇甫判官》詩：“明搖生淺浪，明滅照寒沙。”

(4) 平遠：平坦而廣遠。《聞見前錄》：“洛城之東十八里，跨洛水前自轅轅，北屬邙山，極平遠，西晉後魏皆都焉。”又中國畫有平遠山水。蘇軾《郭熙畫秋山平遠》詩：“離離短幅開平遠。”

(5) 斜行：斜向而行。張養浩《遂閒堂獨坐自和》詩：“苔垣蝸篆斜行玉。”

瀟湘夜雨⁽¹⁾

風急雨浪浪，⁽²⁾孤舟夜正長。江湖隱處看，何況是瀟湘。今夜殘燈裏，⁽³⁾無人不斷腸。⁽⁴⁾桃溪吳歷。

(1) 瀟湘夜雨：又為詞調名，即《滿庭芳》。因晁補之《滿庭芳》詞中有“堪與瀟湘暮雨，圖上畫扁舟”句而得名。瀟湘，猶言清深的湘水。舊詩文中多稱湘水為瀟湘。《山海經·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謝朓《新亭渚別范零陵》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

(2) 雨浪浪：形容雨水傾注。詳見《沒田詞》注(2)。

(3) 殘燈：膏油將盡之燈。元稹《月三十韻》詩：“綺幕殘燈斂，妝樓破鏡飛。”

(4) 斷腸：形容極度思念或悲傷。魏文帝(曹丕)《燕歌行》：“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

洞庭秋月⁽¹⁾

湘水秋更清，⁽²⁾湘月秋更白。⁽³⁾光輝一相蕩，水月不出色。何處洞簫聲？⁽⁴⁾巴陵夜歸客。⁽⁵⁾吳歷。

(1) 洞庭月：許渾《懷江南同志》詩：“惟應洞庭月，萬里共嬋娟。”

(2) 湘水：又名湘江。湖南省最大的河流，與灘水同發源於廣西興安縣海陽山，稱灘湘；合流至興安縣，始分流向東北入湖南，至零陵與瀟水匯合，稱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匯合，稱蒸湘，總稱三湘。入洞庭湖。參閱《嘉慶一統志·衡州府》及《永州府》、《桂林府》。

(3) 湘月：或作瀟湘月。李白《書情贈蔡舍人雄》詩：“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

(4)洞簫：樂器名。《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古代的簫，以竹管編排而成，稱為排簫。排簫以蠟密封底，無蠟密封底的稱洞簫。

(5)巴陵：郡名。南朝宋元嘉間置，隋廢。唐天寶初復置，到乾元初改稱岳州。郡治在今湖南岳陽縣。參閱《太平寰宇記·岳州》。范仲淹《岳陽樓記》：“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

關於《瀟湘八景圖》的寫作年代及地點，第四幀《江天暮雪》年款題：“庚申年十一月。”與漁山同隨柏應理至澳門的陸希言，在其《澳門記》稱：“予於康熙庚申之冬仲，追隨信未柏先生至其地。”康熙庚申冬仲與庚申年十一月時間相同，即西曆1680年12月21日至1681年1月19日。韓德力(Jerome Hegndrick)編《耶穌會士柏應理——把中國帶到歐洲的人》(Philippe Couplet, S. J.,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Nettetel 1990, p. 126)則稱，柏應理攜漁山等五名中國人，於1680年8月離開江南，同年10月到達澳門。到達澳門的時間較《澳門記》所載稍早。然皆可證明《瀟湘八景圖》及其題跋，應為漁山到達粵中或澳門初期所作。

漁山除《瀟湘八景圖》外，還有《湘江秋月圖》和《南嶽松雲圖》，王石谷則有《洞庭賒月圖》。至於以吟詠瀟湘八景為題的詩作，明代繼楊基之後，文徵明有五絕《瀟湘八景》詩，見《莆田集》一二，其《煙寺晚鐘》云：“日沒浮圖昏，遙鐘出煙嶺。應有未眠人，冷然發深省。”清代較漁山稍早的金聖歎(人瑞)有七律《瀟湘八景》詩，見《沈吟樓詩選》，其《瀟湘夜雨》云：“長空冥冥雨飛急，坐我扁舟浮夢澤。湘江風生萬壑號，湘間雲起千山黑。旅雲寂歷秋峰明，耳根已熱江湖聲。人生多憂空復情，中宵白髮滿頭生。”大約皆為題畫之作。與漁山同時的邵長蘅(青門)有七古《瀟湘八景圖歌》，其上半云：“誰翦鵝溪八幅雪，掃出瀟湘千里碧。洞庭青草水拍天，

倦向空堂濕素壁。彷彿魚莊落照寒，鷗鷺曬翅遊儵潛。崑頭古寺尋細徑，隔崦山店飄青帘。忽然放筆開平遠，疏疏苦竹黃蘆短。亂帆如葉下前汀，斷雁寒沙秋色晚。湖波蕩漾湖月圓，萬頃玻璃湧玉盤。二妃出遊驪珠吐，江娥絙瑟潛虬舞。咫尺不覺陰晴殊，暮雨黃陵啼鷓鴣。千巖一白境忽異，空江箬笠漁舟孤。幅幅變幻有如此，山即真山水真水。驅山走水者誰子，畫成不肯題名字？”(《青門籠稿》三)則為佚名的《瀟湘八景圖》而作。可見在明清兩代，描繪題詠瀟湘勝景幾乎成爲一種風氣。

擬柯丹丘竹石圖跋⁽¹⁾

擬柯丹丘畫法。⁽²⁾辛酉四月，⁽³⁾漁山子。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6幅。

(2)柯丹丘：指柯九思，1290—1343，字敬仲，號丹丘生，元天台人。博學精鑒識，文宗天曆二年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鑒定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工詩文，善書畫。墨竹師文同。惠宗至元四年與倪瓚會於清閨閣，作《墨竹圖》。有《墨竹譜》、《任齋詩集》。

(3)辛酉四月：指康熙二十年辛酉四月，即西曆1681年5月18日至6月15日。

此圖與《袖珍冊》同為漁山在澳門所作。

袖珍冊跋(二則)⁽¹⁾

予學道山中，⁽²⁾久不作雨淋牆頭畫法。⁽³⁾梅雨新晴，爲蒼竹表妹丈寫此。⁽⁴⁾吳歷。辛酉五月。⁽⁵⁾

(1)冊頁共七幀，見有正書局影印《四王惲吳山水合冊》，此為第一、三

幀，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著錄。

(2)山中：喻隱居之處。文同《夏日閒書墨君堂》詩：“歸來山中住，便作山中人。”此指澳門。

(3)雨淋牆頭畫法：又稱雨淋牆頭皴。中國畫皴法之一。或名長斧劈皴，從大斧劈皴發展而來。用筆上重下輕，筆勢倒挂如銀練飛瀑，雨淋牆頭，故稱。

(4)蒼竹：指顧震。參閱《寫憂集·寒月和蔣南涯》注(7)。

(5)辛酉五月：指康熙二十年辛酉五月，即西曆1681年6月16日至7月14日。

《湘江秋思》。畫成微雨，覺秋氣蕭瑟。⁽¹⁾漁山吳歷。

(1)蕭瑟：秋風聲。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秋山紅葉圖跋⁽¹⁾

《秋山紅葉》。寫於澳門聖公會樓上。墨井道人。

(1)錄自李葆恂《無益有益齋讀畫詩》下。

為戴雨帆擬古山水冊跋(二則)⁽¹⁾

《山中白雲》。中有雲氣隨龍飛。⁽²⁾乙丑長至日，⁽³⁾畫於桃溪。⁽⁴⁾墨井道人。

(1)原冊共十二幀，此為第五、十二幀，見民國上海中華書局《吳漁山山水冊》。

(2)雲氣隨龍飛：《易·乾》：“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曹植《七啓》：“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此寓其意。

(3)乙丑長至日：指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月廿日，即西曆1685年6月21

日。是日夏至。長至，夏至之別稱。《禮·月令》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長至。”

(4)畫於桃溪：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康熙二十四乙丑條：“人既在澳，何以畫在桃溪，其贗顯然。”其時漁山已從澳門返回江南，謂為偽作不確。

《竹裏團窩》。⁽¹⁾乙丑長至後五日，⁽²⁾為雨帆戴先生擬占十二幀。⁽³⁾墨井吳歷。

(1)竹裏團窩：竹林中的圓形茅屋。此為圖名。

(2)乙丑長至後五日：指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廿五日，即西曆1685年6月26日。

(3)戴雨帆：名顧質，居武進城東陽湖。徐增《九誥堂詩集》載與戴雨帆往還蹤跡之詩多首。如二三有《秋玉別去宿雨帆家》、《雨帆昨宵留秋玉宿今夜余留雨帆》及《清明日抵暮秋玉來晤云明日往陽湖戴雨帆家觀十二梅……》；二五有《夏來池上史漢功戴雨帆金衛公時過甚樂……》。雨帆能詩，蓋亦為漁山文字交。

溪水人家圖跋⁽¹⁾

溪水東西合，人家高下居。⁽²⁾寫大癡道人。乙丑秋七月。⁽³⁾墨井道人。

(1)錄自《虛白齋藏中國書畫·立軸類》，頁122；又見饒宗頤《虛白齋藏書畫解題·溪水人家圖》，《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一三《藝術》下，頁1244。

(2)溪水二句：即倪瓚《題耕漁軒》詩首聯。其詩云：“溪水東西合，人家高下居。琴書忘產業，蹤跡隱耕漁。積雨客留宿，新晴人趁墟。厭喧來洗耳，清泚繞前除。”見倪濤《六藝之一錄》三八四。

(3)乙丑七月：指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七月，即西曆1685年7月31日至8

月 29 日。

倣江貫道山水軸跋⁽¹⁾

營丘寒林，⁽²⁾ 參用江貫道法，⁽³⁾ 大暑揮汗，為方老學兄。⁽⁴⁾

(1) 圖為成勳《左庵一得錄》著錄，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繫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七月初八日，即西曆 1690 年 8 月 12 日。

(2) 營丘寒林：營丘，謂北宋李成。其所作寒林圖，僅《宣和畫譜》一一所載，即有《林雪雪景》、《寒林八》、《寒林獨翫》、《寒林奇石二》、《巨石寒林四》、《大寒林圖》、《小寒林圖》諸作。營丘擅畫雪景與寒林，漁山皆有倣作。

(3) 江貫道：江參字貫道，南宋衢（今浙江衢縣）人。長於山水，學董源、巨然。

(4) 方老學兄：生平未詳。

倣董巨山水圖跋⁽¹⁾

予嘗謂畫至北苑，⁽²⁾ 猶書家之有右軍，⁽³⁾ 真可獨擅千古。後人雖殫精竭智，胥不能決其範圍。惜世間真跡絕少，學者於元四家溯洄從之，⁽⁴⁾ 庶幾可以神遇矣。⁽⁵⁾ 今此卷不純用山樵法意，迺欲上窺董巨。自愧學力淺薄，其氣候尚未到也。質之石老，⁽⁶⁾ 能為我添頰上三毫否？⁽⁷⁾ 庚午秋八月，⁽⁸⁾ 自吳趨返櫂，⁽⁹⁾ 識於桃溪小築。墨井道人吳歷。

(1) 原圖為美國翁萬戈先生藏，見鄭威編《吳歷畫集》，頁 42-49。

(2) 北苑：指董源，以其曾官南唐北苑副使，故稱。參閱《墨井畫跋》第一則注(2)。

(3) 右軍：指王羲之，字逸少，晉琅琊臨沂人，居會稽山陰。官至右軍將軍，習稱王右軍。少從叔父廙，後從衛夫人學書，得見諸名家書法。備精諸體，草、隸、楷、行皆能博採衆長，自成一家。其書自六朝以來即為朝野所重，唐太宗（李世民）酷嗜之，自是流行愈廣，世稱“書聖”。

(4) 元四家：董其昌《畫旨》稱黃公望、倪瓚、王蒙、吳鎮為“元四家”。王世貞則稱趙孟頫、黃公望、王蒙、吳鎮為“元四家”。後人多沿用董說。

溯洄從之：謂逆流而上，前往尋找。語出《詩·秦風·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此謂溯源而上，尋其精蘊。

(5) 神遇：與神靈相遇，得其助力。裴度《鈞天樂賦》：“豈功成之可致，得神遇而來觀。”此謂與古人的精魂相遇契合。

(6) 質：就正，請評定。石老：應指王石谷。

(7) 添頰上三毫：猶頰上添毫。《世說新語·巧藝》：“顧長康（愷之）畫裴叔則（楷），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後用為文章繪畫潤飾得神之典。

(8) 庚午秋八月：指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八月，即西曆 1690 年 9 月 3 日至 10 月 1 日。

(9) 吳趨：陸機《吳趨行》：“四座竝清聽，聽我歌《吳趨》。”崔豹《古今注》：“《吳趨行》，人以歌其地。”故以吳趨為蘇州的別稱。返櫂：返棹。櫂，劃船撥水的用具。狀如槳，短的叫楫，長的叫櫂。也作“棹”。

為冒巢民書楹帖⁽¹⁾

皎月鋪銀，香塵散玉；明燈作畫，⁽²⁾ 永漏如年。巢民先生撰句，即席索書。⁽³⁾ 辛未歲燈夕也。⁽⁴⁾ 吳歷。

(1) 原帖為如臯冒廣生（鶴亭）先生藏，見周康燮《吳漁山書畫題跋輯

錄》，《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153。冒巢民：冒襄，1611—1693，字辟疆，巢民其號。明末與方以智、侯方域和陳貞慧合稱四公子，以氣節相砥礪。明亡不仕，家有園池亭館之勝，招致賓客無虛日。而家日薄，園亦中廢，晚益以圖書自娛。

(2) 畫：原誤作“畫”。

(3) 索書：原誤作“素書”。

(4) 辛未歲燈夕：指康熙三十年辛未正月十五日之夕，即西曆1691年1月12日。歲，原誤作“試”。

傲梅道人枯樹竹石圖跋⁽¹⁾

康熙壬申仲秋，⁽²⁾傲梅道人筆法。墨井道人吳歷。

(1) 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31幅。

(2) 康熙壬申仲秋：指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八月，即西曆1692年9月11日至10月9日。

千巖競秀圖跋⁽¹⁾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辛未夏五月，⁽²⁾擬元人筆法。漁山吳歷。

(1) 錄自《中國高等美術院校藏畫精選·宋元明清卷》，頁99。

(2) 辛未五月：指康熙三十年辛未五月，即西曆1691年5月28日至6月25日。

山水扇面跋⁽¹⁾

壬申秋杪，⁽²⁾法思翁筆，⁽³⁾為遁老年長。⁽⁴⁾

(1) 圖見沈初鳴《中國書畫精選》，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著錄，但謂扇面題字不似漁山，當是贗品。

(2) 壬申：指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秋杪：秋末。杪，末尾，末端。

(3) 思翁：指董其昌，字玄宰，號香光，又號思白，故稱。

(4) 遁老年長：姓名生平未詳。

歸花圖跋⁽¹⁾

甲戌夏日，⁽²⁾擬趙大年於叢蘭書屋。⁽³⁾墨井吳歷。

(1) 錄自蔣光煦《別下齋書畫錄》七。

(2) 甲戌：指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

(3) 叢蘭書屋：室主姓名未詳。

贈耕煙山水圖跋⁽¹⁾

康熙乙亥秋，⁽²⁾耕煙先生見訪屬寫。⁽³⁾

(1) 錄自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四七，《吳漁山山水》題下原注。

(2) 康熙乙亥：指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

(3) 耕煙：王石谷號。

傲王蒙山水圖跋⁽¹⁾

黃鶴山樵王蒙。康熙丙子九月既望，⁽²⁾臨於三松堂，即以請正雲峰學長。⁽³⁾

(1) 錄自河井荃廬等監修《支那南畫大成》十《山水軸》二，頁93。

(2) 康熙丙子九月既望：指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十六日，即西曆1696年10月11日。

(3)雲峰學長:姓名生平未詳。

與石谷合冊山水跋(三則)⁽¹⁾

“蕭散如孤雲”，⁽²⁾此句大癡翁題迂叟之畫，可謂善言其清絕不群。七月小盡日。⁽³⁾

(1)錄自程庭鸞《箚庵畫塵》下《石谷墨井合冊》，此為該冊第一、二、四幀，第二幀參閱《詩鈔補遺·秋柳》。

(2)蕭散:閒散，離散。《水經注·江水》：“(范儕)惡衣糲食，蕭散自得。”《梁書·張纘傳·南征賦》：“島嶼蒼茫，風雲蕭散。”此喻畫風清逸絕俗。

(3)七月小盡日:指七月二十九日。小盡，農曆有大月、小月，稱大盡、小盡。三十日為大盡，二十九日為小盡。參閱《畫跋補遺·題做古山水冊》第七幀注(2)。

秋窗明淨，隨意點筆，得子久《處靜圖》畫法，⁽¹⁾其上拙余所不計。戊寅竹醉日。⁽²⁾

(1)處靜圖:黃公望傳世名跡，張丑《真跡日錄三集》五及張泰階《寶繪錄》二〇著錄。

(2)戊寅竹醉日:指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五月十三日，即西曆1698年6月20日。古以農曆五月十三日為竹醉日，參閱本卷《題竹樹小山冊》第五幀注(2)。

余擬宋元諸家數方，自上洋、練川兩處，四年為之卒業。謂筆墨不易，非懶性使然也。此幀樵黃鶴山樵《江閣吟秋》，⁽¹⁾殊未得其神髓。觀者略其妍媸，⁽²⁾是冊辛亥。康熙己卯年又七月。⁽³⁾

(1)江閣吟秋: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攷·畫》二著錄王蒙《江閣圖》，當即此圖。

(2)妍媸:又作妍蚩。美和醜。《抱朴子·文行》：“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

(3)康熙己卯年又七月:指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閏七月，即西曆1699年8月25日至9月22日。

做倪瓚山水跋⁽¹⁾

高亭憑古地，山川當暮秋。⁽²⁾五月竹醉日，⁽³⁾擬雲林丘墨井道人。

(1)錄自容庚《頌齋讀畫記》稿本。

(2)高亭二句:出自韋應物《襄武館遊眺》詩。

(3)五月竹醉日:即五月十三日。

題做古山水冊(四則)⁽¹⁾

遠岫接煙光，⁽²⁾斜陽在釣航。⁽³⁾衆漁歸已盡，獨自過橫塘。⁽⁴⁾東樓暑落寫此。⁽⁵⁾墨井。

(1)原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31-234，凡十幀，此為第二、九、八、七幀；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著錄，亦十幀，此為第一、三、七、八幀。

(2)遠岫:遠處的峰巒。楊素《山齋獨坐贈薛內史》詩：“空巖卧幽石，日出遠岫明。”煙光:煙靄中的亮光。孟浩然《夏日浮舟過陳大水亭》詩：“幽賞未云徧，煙光奈夕何。”此指黃昏時透過煙靄的落暉。

(3)釣航:猶釣船。

(4)橫塘:地名。在清代蘇州城南胥門外，其地今有橫塘鎮。

(5) 暑落：暑氣漸落。參閱《詩鈔補遺·東樓》詩。

漁山題圖為高啓《題雜畫》詩之十，原詩上聯首句“接”作“淡”。下聯結句“橫”作“寒”。見高啓《大全集》一六。

“東樓”即漁山在嘉定東堂的寓樓，可證《倣古山水冊》作於漁山晚年在嘉定傳道時。

前人草草塗抹，自然天真灼爛。小重陽後一日。⁽¹⁾ 漁山子。

(1) 小重陽：農曆九月十日。

石激水流處，天寒松色間。⁽¹⁾ 墨井道人。

(1) 石激二句：語出高適《入昌松東界山行》，原詩云：“鳥道幾登頓，馬蹄無暫閑。崎嶇出長坂，合沓猶前山。石激水流處，天寒松色間。……應未盡，且莫顧刀環。”見高適《高常侍集》二。

寫元人畫，大致要簡淡趣多，⁽¹⁾ 曲折有韻。五月小盡日。⁽²⁾ 墨井歷。

(1) 簡淡：指蕭疏淡雅的畫風。劉克莊《後邨題跋》：“繁濃不如簡淡，自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

(2) 五月小盡日：小盡，農曆小月。韓鄂《歲華紀麗·晦日》“大酺小盡”《注》：“月有小盡、大盡。三十日為大盡，二十九日為小盡。”此指五月二十九日。

補鶴棲堂圖跋⁽¹⁾

吾友青主，壬戌年為西堂先生作《鶴棲堂圖》，以繪

船之異。⁽²⁾ 己卯秋，⁽³⁾ 余遊吳門。訪西堂先生於南園鶴棲堂中，出是圖縱觀竟日，並乞余作圖。蓋園中巖石秀峭，老樹橫空，與夫亭榭幽折，几榻位置，青主想象之所未到者，皆一一補為之。余老矣，目眊腕僵，⁽⁴⁾ 固不能追步青主，或得附驥尾以傳也。⁽⁵⁾ 遂為作此並識。墨井野老吳歷，時年六十八歲。

(1) 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續錄》一一。

(2) 青主：傅山，1605-1690，字青主，號青羊庵主，又號青竹道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陽曲人。少有異稟，過目成誦。以天下將亂，獨堅苦持氣節。易代後衣朱衣，居土穴養母。天下大定，始稍稍出，隱於黃冠。家傳有禁方，業醫以自活。康熙中，年七十餘，徵舉鴻博，堅卧城西古寺，不與試。授中書舍人，以老病辭歸。善畫山水墨竹，工詩文及金石篆刻。有《霜紅龕集》。壬戌：指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西堂先生：指尤侗。號西堂老人。《穰梨館過眼續錄》一一《傳青主鶴棲堂圖吳墨井補鶴棲堂圖合卷》載，青竹道人傅山《鶴棲堂圖》款題：“康熙己未，西堂先生自武林攜歸雙鶴。每值春夏之會，鶴必交，與凡鳥無異。壬戌四月十有七日，忽生二卵，就地結巢，雌雄遞相抱送。五月廿又四日，先後兩雛出。先生作詩紀其事，同時詩人俱為題贈。余作《鶴棲堂圖》，並題《產鶴三詠》贈之。”可為以上二句注脚。

(3) 己卯：指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

(4) 目眊：眊，目不明。《孟子·離婁》上：“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此謂年老目昏。《宋史·畢士安傳》：“年耆目眊，讀書不輟。”

(5) 附驥尾：喻附於先輩或名人之後。《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也。”此為自謙語。

柳村秋思圖跋⁽¹⁾

昔予寫《柳村秋思》，留別於友人者。民譽得而藏之。⁽²⁾予謂其柳葉翩翻，尚有未盡，故復寫此，或以為不然。然民譽善畫之善鑒者，定有以教我。壬午年暑月。⁽³⁾墨井道人。

(1)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93；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一〇著錄。

(2)民譽：指金造士，民譽其字。參閱《民譽金子惠羊肩山童不報卻之》詩注(1)。

(3)壬午年暑月：指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六月，即西曆1702年6月25日至7月24日。暑月，盛夏之月。

靜深秋曉圖跋⁽¹⁾

王叔明《靜深秋曉》，⁽²⁾往予京邸所見，⁽³⁾寤寐不忘。乙亥春在上洋，⁽⁴⁾追憶其着色之法。攜來練川，民譽見而嗜好之。今值其花甲，⁽⁵⁾是圖有松柏之茂，恰當以壽。壬午年秋。⁽⁶⁾墨井道人。

(1)原圖藏南京博物院，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92；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九著錄。

(2)王叔明《靜深秋曉》：即王蒙《靜深秋曉圖》。詳見《墨井畫跋》第八則及注(1)。

(3)往予句：應指康熙九年至十年(1670-1671)漁山隨許之漸客京師時，在梁清標府邸得見此圖。參閱《墨井畫跋》第八則及注(5)。

(4)乙亥：指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

(5)花甲：指六十歲。范成大《丙午新正書懷》詩：“行年六十舊曆日，汗腳尺三新杖藜。祝我臘周花甲子，謝人深勸玉東西。”

(6)壬午年：指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

倣古山水冊跋⁽¹⁾

半厓先生於庚辰秋，⁽²⁾同惠于、綏吉二子訪予嚮城，予適往上洋失值。⁽³⁾越二年，惠于復來，語及半厓有三湘七澤之游，⁽⁴⁾予不能即寫柳圖，⁽⁵⁾檢笥得十小頁，以當吟伴遠游耳。

(1)圖為關冕鈞《三秋閣書畫錄》下著錄，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繫於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春。

(2)半厓：姓名生平未詳。庚辰：指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

(3)綏吉：謂金綏吉。參閱《壽金聖徵七十兼勉綏吉昆季》詩。《寫憂集》有《蘇婁諸子見訪不值》二首，以上數句亦寫其事。

(4)三湘七澤：三湘，湘水發源與灘水合流後稱灘湘，中游與瀟水合流後稱瀟湘，下游與蒸水合流後稱蒸湘，總名三湘。七澤，指古時楚地諸湖泊。其中以雲夢澤最為著名。司馬相如《子虛賦》：“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故以三湘七澤為楚地的代稱。

(5)柳圖：贈別之圖。取古人折柳送別之義。

摹白石翁倣米山水跋⁽¹⁾

癸未春初，⁽²⁾摹白石翁倣米家法，為輔老道兄。⁽³⁾漁山學。

(1)錄自胡積堂《筆嘯軒書畫錄》下。

(2)癸未:指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

(3)輔老道兄:姓名生平未詳。

傲梅巨山水跋⁽¹⁾

用梅巨兩家法,寫贈存山先生六十初度。⁽²⁾癸未清和月作。⁽³⁾

(1)錄自崇彝《選學齋書畫寓目筆記續編》下。梅巨:指梅道人吳鎮和巨然。

(2)存山:姓名生平未詳。

(3)癸未清和月:指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四月,即西曆1703年5月16日至6月13日。

擬癡翁溪山雨後圖跋⁽¹⁾

《溪山雨後》。予將往上洋,舟過槎溪石橋之南,⁽²⁾與師尹友兄話別,⁽³⁾依依顧戀,不即分手,謂其有向道之誠。蓋有志者,天必成之矣。擬癡翁一紙為贈,以勗別後能守於道。康熙甲申年春二月。⁽⁴⁾墨井道人。

(1)原圖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見鄭威編《吳歷畫集》,頁81;陳夔麟《寶迂閣書畫錄》二著錄。

(2)槎溪:嘉定南翔鎮的別稱。楊震福光緒《嘉定縣志·市鎮·南翔》:“(在)縣治南二十四里,……布商輳集,富甲諸鎮。其地有上槎、中槎、下槎三浦,故又名槎溪。”

(3)師尹:指王者佐,師尹其字。楊震福《嘉定縣志·人物·藝術》:“王者佐字師尹,國子生,學畫於吳歷。”友兄:錢大昕《恒言錄·親屬稱謂類》:“(明)朱存理《鐵網珊瑚》錄貞溪諸名勝詞翰,皆元時筆札也。

其紙署尾名,……有云‘友生王逢頓首再拜’,……有云‘友弟亨貞書’。……今友生、友弟之稱,惟以施之門下士。”友弟蓋為門下士自稱的謙詞,友兄則為對門下士的敬稱。

(4)康熙甲申年春二月:指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二月,即西曆1704年3月6日至4月3日。

漁山為師尹天學兼繪學師,臨別贈畫,以勗其能守於道,則以畫為傳道之具矣。《續口鐸日抄》中以《山園祈禱圖》贈趙侖者亦然。

題江南煙柳圖⁽¹⁾

數株煙柳綠毵毵,⁽²⁾兩岸青山起暮嵐。⁽³⁾一葉扁舟送客去,⁽⁴⁾卻從畫裏看江南。康熙甲申秋日,⁽⁵⁾畫於崑山舟次。⁽⁶⁾墨井道人吳歷。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23幅。

(2)煙柳:煙霧籠罩的柳樹。張仲素《春遊曲》:“煙柳飛輕絮,風榆落小錢。”毵毵:形容細長的枝葉。溫庭筠《楊柳》詩:“蘇小門前柳萬條,毵毵金綫拂平橋。”

(3)暮嵐:黃昏時山林中的霧氣。

(4)一葉扁舟:輕如一片葉子的小船。蘇軾《前赤壁賦》:“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

(5)甲申:指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

(6)崑山:縣名,屬江蘇省。漢婁縣地。梁大同初置,以縣有崑山而名。元元貞元年陞為州,屬平江路。明洪武二年復為縣,屬蘇州府。清因之。見《嘉慶一統志·蘇州府》。

漁山題圖七絕為明史謹《題畫》詩，下聯上句原作“多少入泮未歸客”。見陳邦彥編《歷代題畫詩》二五《山水類》。

倣古册跋⁽¹⁾

摹范華原《雪山圖》。⁽²⁾康熙乙酉夏六月，⁽³⁾戲倣宋元十二幀於金閶客舍。⁽⁴⁾吳歷。

(1)原册共十二幀，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一四著錄，題首朱彝尊書：“溪山真意。”此為第十二幀。

(2)范華原《雪山圖》：即范寬《雪山圖》。《宣和畫譜》一一及張丑《清河書畫舫》六等著錄。范寬字中立，陝西華原人，世稱范華原。

(3)康熙乙酉六月：指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六月，即西曆1705年7月21日至8月18日。

(4)金閶：江蘇吳縣閶門內，古有金閶亭，以位在西而與閶門近，故名。《世說新語·任誕》記賀循入洛經吳閶門，張翰在金閶亭，聽循在船上彈琴，即此。後因以金閶為蘇州的別稱。劉獻廷《贈張鐵橋先生》詩：“金閶忽相遇，會合非徒然。”

聯語⁽¹⁾

一溪煙水明如鏡，十畝桑田誰並耕？⁽²⁾

(1)原件為日本私人藏品。見 Xiaoping Lin, *Wu Li: His Life, His Paintings* (Yale University, 1993) p. 288, Fig 7.7. 載於其時新出版的兩卷本《中國書法大全》，編者據書風，推定為漁山七十歲後所書。

(2)十畝桑田：《詩·魏風·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閭閻兮。”應為典據。

倣古山水册跋(七則)⁽¹⁾

擬黃鶴山人春山仙館意。延陵吳歷。

(1)原册共八幀，此為第一至五、七、八幀，原圖為常熟王瑞峰藏，見文明書局1928年影印本；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按：“此題語並見《甌香館集補遺》詩。其第七幀《李營丘秋渡圖》‘丘’作‘邱’，為雍正以後倣本無疑。”

(2)黃鶴山人：指王蒙。

岡嶺煙雲，富春佳趣。吳歷。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¹⁾虞山吳歷。

(1)江流一聯：為王維《漢江臨泛》詩句。

湖平兩岸闊，風正一颿懸。⁽¹⁾墨井道人擬古。

(1)湖平一聯：為王灣《次北固山下》詩句。

碧溪秋泛。虞山吳歷。

李營邱《秋渡圖》。延陵吳歷。

枯槎竹石，⁽¹⁾非倪非黃，玩其率意落筆，脫盡畫家蹊徑。⁽²⁾始見天趣飛翔，⁽³⁾逸氣動人也。丙戌年冬至，⁽⁴⁾摹古八幀。

(1)枯槎：枯筏。無水可撐之筏。槎，竹、木筏。

(2)蹊徑：小路、山路，也指門徑、路子。《荀子·勸學》：“將原先王，本仁

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

(3)天趣：自然的情趣。湯垕《古今畫鑑》：“（米）元章嘗稱華亭李甲字元景，作翎毛，有天趣。”又：“（易元吉）多遊山林，窺猿、狢、禽鳥之樂，圖其天趣。”

(4)丙戌年冬至：指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一月十八日，即西曆1706年12月22日。

溪山雨過圖跋⁽¹⁾

《溪山雨過圖》。丁亥冬十月，⁽²⁾臨高尚書法，⁽³⁾奉祝仲翁年先生尊闔宋君夫人五十華誕。⁽⁴⁾墨井道人吳歷。

(1)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原題作《吳歷做高房山山水軸》，下注：“絹本墨筆。”

(2)丁亥冬十月：指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月，即西曆1707年10月25日至11月23日。

(3)高尚書：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元西域人。官至刑部尚書。善畫山水，為元初名畫家。參閱《詩鈔補遺·歎雨十六韻》注(19)。

(4)仲翁年先生：仲翁，疑指瞿有仲，字健谷，亦常熟人。與兄師周同學於陳確庵之門，名列《從遊集》。年先生，對同學的尊稱，猶稱年兄或同學先生。尊闔：對別人妻子的敬稱。朱京藩《小青娘風流院》傳奇《復合》：“足下尊闔，被老夫略施小計，攝取來此，並柳郎、麗娘一同出檻了。”君夫人：亦為對別人妻子的敬稱。

老年墨戲冊跋(六則)⁽¹⁾

黃鳥一聲，⁽²⁾呼醒午睡。坐來試張文貴筆。⁽³⁾墨井歷。

(1)原冊共十二幀，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著錄，此為第二、三、四、

七、十、十二幀。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2冊，頁255—256及楊新等編《吳歷精品集》五〇《墨筆山水冊》之三、一、四、七、十幀，而未見“雲在情酣”一則。據第一幀所載，此冊作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見《詩鈔補遺》同題。

(2)黃鳥：黃鶯。

(3)文貴：指燕文貴，北宋吳興人，出身微賤，籍隸軍中，後入畫院。長於山水，自成一體，有“燕家景致”之稱。兼擅人物、界畫。

若枯若濃，遊戲而成，晚年之筆乃爾，不覺慚愧。墨井。

秋樹無聲，秋山自在，直從韋蘇州詩中寫出。⁽¹⁾上巳日。⁽²⁾墨井道人。

(1)韋蘇州：指韋應物，唐京兆人。歷官滁州、江州、蘇州刺史，有惠政，人稱韋江州或韋蘇州。

(2)上巳日：指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三月初三日，即西曆1708年3月24日。參閱《詩鈔補遺·題山水圖》注(6)。

韋應物性行高潔，詩如其人，閒淡簡遠似陶潛，世稱陶韋。其《秋郊作》詩上半云：“清露澄境遠，旭日照林初。一望秋山淨，蕭條形迹疎。”與漁山筆意相近。

海上夏雲奇峯，一日百狀，道人採取，都歸筆下。吳歷。

“欲墮更低飛，斜行兩三轉。”楊孟載《落雁》詩也，⁽¹⁾

借以題此。漁山子。

(1)楊孟載：指楊基，孟載其字。《落雁》詩：即楊基《瀟湘八景》詩第六首《平沙落雁》。參閱前錄《題瀟湘八景圖》。

雲在情酣，秋窗明淨，素冊就手，喜而題之。墨道人。

擬郭河陽天香書屋圖跋⁽¹⁾

《天香書屋圖》。庚寅秋日，⁽²⁾擬郭河陽筆法，⁽³⁾漁山歷。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10幅。

(2)庚寅：指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

(3)郭河陽：郭熙，字淳夫，北宋河南溫縣人。為御書院藝學士。善山水，師李成畫法，得雲煙出沒、峰巒隱顯之態，年老落筆愈壯。世稱郭河陽而不名。有《林泉高致集》。

做大癡山水跋⁽¹⁾

康熙庚寅九日，⁽²⁾寫大癡詩意。吳歷。

(1)至《做梅道人山水跋》錄自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一九。

(2)康熙庚寅九月：指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九月初九日，即西曆1710年10月30日。

做巨然山水跋

梅雨乍晴，情興清爽，擬巨然頗得其糟粕。墨井道人。

做小米山水跋

《山深雨在》。做米敷文法。⁽¹⁾墨道人。

(1)米敷文：米友仁字元暉，號懶拙道人，宋襄陽人。米芾子，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閣學士。世稱小米或米敷文。

做梅道人山水跋⁽¹⁾

《江鄉雨霽》。寫梅道人。七月廿七日，吳歷。

(1)此幀又見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吳漁山做梅道人江鄉雨霽圖立軸》。

贈芝翁山水册跋⁽¹⁾

做元人筆。呈芝翁先生正。吳歷。

(1)錄自李佐賢《書畫鑑影》一七。芝翁：姓名生平未詳。

擬巨然山水跋⁽¹⁾

《秋水遠帆》。擬巨然為玉翁老先生。⁽²⁾吳歷。

(1)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吳歷山水二幅》，此為第二幅。

(2)玉翁：姓名生平未詳。

題韋蘇州詩意圖⁽¹⁾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棘薪，⁽²⁾歸來煮白

石。欲持一尊酒，⁽³⁾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漁山吳歷並題。

- (1) 錄自吳漁山《韋蘇州詩意圖》，私人藏品。圖中題詩即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見《全唐詩》一八八《韋應物》三。原圖首聯漏下句。全椒，即全椒縣（今屬安徽），時為滁州屬縣。這首詩應作於建中二年詩人由比部員外郎出任滁州刺史以後，為韋詩五言名作。
- (2) 棘薪：《全唐詩》作“荆薪”。
- (3) 一尊酒：《全唐詩》作“一瓢酒”。

題山齋讀易圖⁽¹⁾

讀《易》忘飢倦，東窗盡日開。庭華昏有斂，⁽²⁾野蝶晝還來。⁽³⁾漫數過籬筍，⁽⁴⁾遙窺隔葉梅。惟愁車馬入，門外起塵埃。寫梅聖俞詩，⁽⁵⁾為振公道詞兄一笑。⁽⁶⁾

- (1) 錄自秦潛《曝畫紀餘》五《吳漁山山齋讀易圖》。題圖為宋梅堯臣《閑居》詩，見呂留良、吳之振、吳自牧選《宋詩鈔》，第一冊，頁275。
- (2) 庭華：華，《宋詩鈔》作“花”。
- (3) 野蝶：原野之蝶。司空曙《獨遊寄衛長林》詩：“戀花同野蝶，愛水劇江鷗。”
- (4) 漫數：漫，《宋詩鈔》作“謾”。
- (5) 梅聖俞：梅堯臣字聖俞，人稱宛陵先生。北宋宣州宣城人。嘗召試，賜進士出身，官至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自少即以能詩名天下。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咸敬重之，尤與歐陽修相善，世比之韓孟。有《宛陵詩鈔》。
- (6) 振公：姓名生平未詳。

山水圖跋⁽¹⁾

此圖落墨時自謂渾淪，⁽²⁾及後反逼仄無情。⁽³⁾因詩家

畫跋補空，深信古人之不易畫也。吳歷。

- (1) 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16幅。
- (2) 渾淪：猶混沌。清濁不分貌，此喻自然生動，渾融一體。
- (3) 逼仄：狹窄。猶逼側。

贈天球山水圖跋⁽¹⁾

天球表兄以素紙索畫，因家僮病憊興盡。蓋天球以青囊行世，⁽²⁾邀久不至，得毋似雲林子所召之醫，俟白馬而望雨耶，⁽³⁾抑將報余懶之速耶？豈重畫則輕死生，去東坡雖遠，較雲林則又過矣。因寫此歸之。桃溪吳歷。

- (1) 原載佚名《養疴讀畫錄》二，轉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
- 天球：與漁山題《松壑鳴琴圖》之天球應為同一人。參閱《寫憂集》該詩。
- (2) 青囊：卜人盛書之囊，後世堪輿術士有《青囊經》，此借指醫術。沈繹《宣德中寄太醫院判以潛侄》詩：“白髮至親惟叔孀，青囊傳業有兒孫。”
- (3) 雲林子所召之醫，俟白馬而望雨：其事應見顧元慶《雲林遺事》，有毛子晉刊本。

山水冊跋(六則)⁽¹⁾

畫之取意，猶琴之取音，妙在指法之外。漁山歷。

- (1) 原冊共八幀，《十百齋書畫錄》乙著錄，此為第一、三、四、五、六、七幀。冊為香港郭氏權苑樓藏，見民國中華書局版《吳墨井山水冊》圖7、6、5、2、8、4；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111-115，圖63、62、61、58、64、60。

山空響更遠，⁽¹⁾雨過流還急。餘注灑西風，⁽²⁾一林紅樹濕。⁽³⁾黃鶴山樵著色畫法。漁山子。

(1)山空：猶言空山，山深。王維《鹿柴》詩：“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此用其意。

(2)餘注句：謂聚集天空的殘雨乘着秋風往下灑。

(3)紅樹：指楓樹。楓葉至秋天經霜而變紅。參閱《題畫寄綏吉》詩注(4)。以上四句為高啓《飛泉》詩，見錢穀《吳都文粹續集》二〇。

漁山《題畫寄綏吉》下聯句云：“紅樹秋山擬叔明。”這首詩亦為題擬叔明秋山紅樹之作，世謂漁山繪畫浸淫於叔明尤深，於此可見一斑。

繪事難於工，而難更於轉折不工，蒼蒼茫茫，所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¹⁾墨井道人。

(1)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十載張璪答畢宏語。張璪字文通，唐吳郡人。工畫樹石山水。畢宏德宗時官給事中，擅畫山水，松石奇古。

落日銜山，⁽¹⁾明霞與湖光相盪，江貫道善寫是景。⁽²⁾墨井道人。

(1)銜山：《十百齋書畫錄》作“衝山”，據《清初六家與吳歷》所載圖改。

(2)江貫道：指江參，貫道其字，南宋山水畫名家。

蒼峰落日微，⁽¹⁾白鶴秋風遠。客路入疏鐘，⁽²⁾田家背山陂。⁽³⁾孤煙桑柘寒，⁽⁴⁾歸鳥茅茨晚。欲覓紫芝翁，⁽⁵⁾山深白雲滿。凍筆寫此，頗得冷元人意。⁽⁶⁾墨井道人。

(1)蒼峰：山名。在今河南、湖北兩省交界的桐柏山。《徐雲府小錄》：“由桐柏山北上一峰，上有平疇，間以陂池，前眺蒼峰，後即雲峰也。”此指青山。

(2)客路：旅程，猶客程。疏鐘：謂寺院稀疏的鐘聲。王安石《重遊草堂次韻》詩：“疏鐘挾谷響，悲梵入樵歌。”

(3)山陂：陂，山坡，斜坡。

(4)孤煙：炊煙。王維《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詩：“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桑柘寒：桑柘，桑樹與柘樹。柘，木名，桑屬。耿漳《送王秘書歸江東》詩：“迴首望知音，遙迤桑柘林。”此借桑柘林呈現寒意，喻時序已進入秋天。

(5)紫芝翁：指秦末商山四皓。因相傳以琴曲歌辭《採芝操》（《四皓歌》）起句為：“曄曄紫芝，可以療飢。”故云。李商隱《四皓廟》詩：“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庭方識紫芝翁。”

(6)凍筆：天寒時筆毫凝凍變硬之筆。袁桷《髻鬣侍諸父拜雙峰祠堂未嘗敢有題詠……近聞平石長老興廢補仆光紹前聞遂述舊懷為六詩且伸歎仰》：“午窗鈞竹影，凍筆點梅魂。”

漁山題圖為藍智《宿橘山田家懷蔣先生》詩，見藍智《藍澗集》一及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三一。圖見原田謹次郎《支那名畫寶鑑》，頁797。題圖無凍筆二句，名款作“墨井道人吳歷”。

洞庭始波，木葉微脫。⁽¹⁾墨井道人擬古，小重陽日。

(1)洞庭二句：屈原《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此寓其意。

晴雲洞壑圖跋⁽¹⁾

寫巨然《晴雲洞壑》，敬應淄川高老先生教。⁽²⁾虞山後

學吳歷。

- (1)原圖藏旅順博物館，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95。
 (2)淄川高老先生：指高珩。參閱《題春山高隱圖》注(3)。

題倣巨然青山白雲圖⁽¹⁾

矗矗青山帶白雲，⁽²⁾石梁雞犬數家村。⁽³⁾江空不遣漁郎到，落盡桃花自掩門。⁽⁴⁾擬巨然，墨井道人。

- (1)原載《藝苑真賞集》第7期，轉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下注：“紙本墨筆，唐鶴安、李蘇鄰舊藏，現在謝氏。”題圖為文徵明《題畫》詩，見文徵明《甫田集》五。
 (2)矗矗：高聳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於是乎崇山矗矗，巖崿崔巍。”
 (3)石梁：石橋、石堤。張正見《樂府》：“石梁雲外立，蓬丘霧裏迷。”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詩：“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
 (4)漁郎：漁人。以上二句借用《桃花源記》武陵郡漁人探尋桃花源之典而反用其意，謂其地幽僻難尋，漁郎無從蹤跡，桃花落盡而各自掩門，較諸桃源更為清幽絕世。

題山水圖⁽¹⁾

複澗兼重嶺，⁽²⁾煙嵐處處生。⁽³⁾君家還可認，為有讀書聲。⁽⁴⁾子登道世兄屬畫，⁽⁵⁾嘉平月。⁽⁶⁾墨井道人。

- (1)錄自邵松年《古緣萃錄》八《吳墨井山水圖》。李潛之《清畫家詩史》乙上題作《子登道世兄屬畫山堂讀書》，將此詩誤為漁山所作。
 (2)複澗：重複的山澗。鮑照《行京口至竹里》詩：“複澗隱松聲，重崖伏雲色。”重嶺：重疊的山嶺。《水經注》：“群山疊秀，重嶺干霄。”
 (3)煙嵐：雲煙蒸潤之氣。元稹《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詩：

“繞郭煙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李咸用《題王氏山居》詩：“簷有煙嵐色，地多松竹風。”高啓原詩作“雲嵐”。

- (4)以上四句出自高啓《題徐山人畫贈內弟周思恭》詩，見高啓《大全集》一六。
 (5)子登：姓名生平未詳。
 (6)嘉平月：農曆十二月。

題山水圖⁽¹⁾

夕陽數峰遠，靄靄江南思。⁽²⁾煙外有鐘聲，⁽³⁾山僧獨歸寺。吳歷。

- (1)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題為《吳歷山水二幅》，此為第一幅。題圖為高啟《題雜畫》詩其七，見高啟《大全集》一六。
 (2)靄靄：雲盛貌。
 (3)煙外：煙霞之外。喻山崖高峻之處。

擬黃鶴山樵草亭詩意圖跋⁽¹⁾

黃鶴山樵《草亭詩意》，⁽²⁾曩昔見之，時時在懷。茲深秋居暇，⁽³⁾追憶為此，糟粕未能也。⁽⁴⁾墨道人。

- (1)圖原藏常熟瞿良士鐵琴銅劍樓，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3幅；方濬猷《夢園書畫錄》二〇著錄。
 (2)黃鶴山樵：指王蒙。
 (3)居暇：閒居之暇。
 (4)糟粕未能：謂未能神似，僅得其糟粕。為自謙語。

倣黃鶴山樵溪山行旅圖跋⁽¹⁾

黃鶴山樵《溪山行旅》。為惠于臨。墨井道人。

(1)原圖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附屬美術館，見鄭威編《吳歷畫集》，頁89。

寫劉完庵林塘詩思圖跋⁽¹⁾

寫劉完庵先生《林塘詩思》，⁽²⁾應巖培大辭宗教正。⁽³⁾吳歷。

(1)原圖為扇頁，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201。

(2)劉完庵：劉珏字廷美，完庵其號，明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宣德時被知府況鍾薦為生員，官至山西按察司僉事，歸里後讀書終老。工書畫，善詩文。山水以董巨為宗，兼師黃公望、吳鎮。

(3)巖培：姓名生平未詳。

題擬趙大年山水⁽¹⁾

烹雨欲分庭柏翠，⁽²⁾呼童閒掃落花紅。擬令穰。⁽³⁾吳歷。

(1)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99，題為《做趙大年荷淨納涼圖》，然畫面並無蓮荷景物，有蓮荷景物者為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41《擬趙大年荷淨納涼圖》，為《做古山水》四圖屏之一，可知此圖擬題不確。

(2)庭柏：庭中或庭前之柏。《傳燈錄》：“僧問趙州：‘何如是祖師西來意？’趙州云：‘庭前柏種子。’”

(3)令穰：指趙令穰（大年）。

題柳溪野艇圖⁽¹⁾

浮萍破處見山影，⁽²⁾野艇歸時聞草聲。⁽³⁾吳歷。十月

望前一日。⁽⁴⁾

(1)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43。

(2)山影：山在水中的倒影。楊萬里《寄題李與賢似剡庵》詩：“嵇山影落水精關，荷花露滴波中月。”

(3)野艇：鄉野水面的小艇。張志和《漁父》詩：“秋山十簾翠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以上二句語出張先《題花下無相院西溪》詩，原詩云：“積水浮虛上下清，幾家門靜岸痕平。浮萍破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入郭僧尋塵裏去，過橋人似鑑中行。已憑軟語添秋色，莫放修簾礙日生。”見陳焯《宋元詩會》一五。

(4)十月望前一日：指十月十四日。望：月圓之時，常指農曆每月十五日。

擬癡翁夏山欲雨圖跋⁽¹⁾

癡翁《夏山欲雨圖》，為蕢谿道世兄寫出。⁽²⁾墨井道人。

(1)以下至《擬梅道人風雨歸舟圖》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7。本圖又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89。

(2)蕢谿：姓名生平未詳。

乾坤一草亭圖跋

《乾坤一草亭》，為行孟先生畫。⁽¹⁾墨井道人。

(1)行孟：姓名生平未詳。

寫趙文敏小景跋

寫趙文敏小景，⁽¹⁾呈青雒老先生教正。⁽²⁾虞山吳歷。

(1)趙文敏：指趙孟頫。

(2)青雒：姓名生平未詳。

擬梅道人風雨歸舟圖跋

衣叔道兄索筆，⁽¹⁾聊擬梅道人《風雨歸舟》以應，殊不堪大方嗚噓也。⁽²⁾吳歷。

(1)衣叔：生平姓名未詳。

(2)嗚噓：大笑。

擬叔明乾坤一草亭圖跋⁽¹⁾

《乾坤一草亭》。叔明畫法。⁽²⁾墨井道人。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11幅。

(2)叔明：王蒙字。

倣叔明秋山圖跋⁽¹⁾

松風謾謾行人少，雲白山青冷畫屏。⁽²⁾正月廿日，邂逅閑圃同學道兄於求是堂，⁽³⁾寫此以贈。墨井道人。

(1)錄自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

(2)松風二句：即《寫憂集·題畫詩》第二首下聯。

(3)閑圃同學道兄：姓名生平未詳。求是堂：太倉王原祁室名。

擬古脫古圖跋⁽¹⁾

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²⁾唐宋人和之者

多，獨韋應物“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³⁾真為絕和。⁽⁴⁾畫之擬古，亦如和陶，情景宛然，更出新意，乃是脫胎能手。⁽⁵⁾小重陽日，⁽⁶⁾墨井道人。

(1)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35；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九著錄。

(2)陶淵明採菊二句：語出陶潛《飲酒》詩第五首。

(3)韋應物採菊二句：語出韋應物《答長安丞裴說》詩，見《全唐詩》一九〇。

(4)絕和：極為出色、無與倫比的和作。

(5)脫胎：喻此一事物由別一事物孕育變化而產生。多用於詩文書畫。趙翼《甌北詩話·高青邱詩》：“五古五律則脫胎於漢魏六朝及初盛唐。”

(6)小重陽：農曆九月初十日。

擬仲圭夏山雨霽圖跋⁽¹⁾

擬仲圭《夏山雨霽》。⁽²⁾小春之初，⁽³⁾墨井道人。

(1)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200；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九著錄。

(2)仲圭：即吳鎮，仲圭其字。

(3)小春：小陽春，即農曆十月。

題寫雲林夕陽秋影圖⁽¹⁾

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澹秋影。⁽²⁾寫雲林生遺意。⁽³⁾墨井道人。

(1)原圖藏遼寧省博物館，見《中國博物館藏畫·遼寧省博物館藏畫》，

頁104；又見楊仁愷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書畫著錄·繪畫卷》，頁465。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九著錄，題作《吳漁山寫雲林遺意軸》。

(2)秋影：秋天的物影。元好問《王黃華墨竹》詩：“月中看竹寫秋影，清鏡平明白髮生。”

(3)雲林生：指倪瓚。

漁山題圖為卞同《題雲林生林亭遠岫圖》詩，下聯結句“夕陽”作“斜陽”，見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畫》五〇。又為卞同《題張子政林亭秋影圖》詩，見高士奇《江邨銷夏錄》三。

題墨竹圖⁽¹⁾

天寒滿湖雨，獨棹東歸急。⁽²⁾遙望水邊村，蕭條暮煙濕。⁽³⁾家人應候我，深映柴扃立。⁽⁴⁾《冒雨暮過白沙湖》。⁽⁵⁾墨井道人，書於南村草堂。

愛竹何可一日無？⁽⁶⁾墨道人擬古，為貞度道詞兄。⁽⁷⁾

(1)原圖藏無錫市博物館，見《藝苑掇英》第四六期，頁34；又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204。

(2)獨棹：以單槳劃船。棹，劃船的工具。謝靈運《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詩：“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

(3)暮煙：日暮時的煙霧。何遜《慈姥磯》詩：“暮煙起遙岸，斜日照安流。”暮，題圖詩作“莫”。莫，同“暮”。

(4)柴扃：柴門。扃，門戶。吳融《西陵夜居》詩：“寒潮落遠汀，暝色入柴扃。”以上六句為高啓《冒雨暮歸過白沙湖》詩，見高啓《大全集》六。

(5)白沙湖：地名，詳址待考。

(6)愛竹句：《世說新語·任誕》：“王子猷（徽之）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7)貞度：姓名生平未詳。

天寒日暮，滿湖風雨，為謀生在外奔馳的漁山，歸心似箭，因為在那充滿溫暖的寒家，寡母、妻兒正在等待他歸來。這首詩雖作自前人，實可視為漁山早年賣畫養親生涯的寫照。

倣梅華道人山水跋⁽¹⁾

師梅華道人筆法，⁽²⁾呈菴翁老先生教正。⁽³⁾吳歷。

(1)原圖藏臺灣故宮博物院，見臺灣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圖錄》第10冊，頁243-244；《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著錄。

(2)梅華道人：吳鎮號。

(3)菴翁：姓名生平未詳。

湘江秋月圖跋⁽¹⁾

《湘江秋月夜》，畫成微雨，覺涼氣蕭瑟。漁山吳歷。

(1)原圖藏上海文物商店，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2冊，頁150。

擬仲圭南嶽松雲圖跋⁽¹⁾

《南嶽松雲》。⁽²⁾擬仲圭筆法，為艾母杜太夫人六十壽。墨井道人。

(1)圖見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2幅及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91。

(2)嶽：原作“岳”。

題擬黃鶴山樵著色山水圖⁽¹⁾

庭樹聚棲鴉，溪流汲淺沙。瘦憐人似菊，濃愛葉如花。
秋色都連水，寒雲忽變霞。自慚常在客，⁽²⁾無地不思家。
擬黃鶴山樵着色。小重陽日，⁽³⁾墨井道人。

(1)錄自胡積堂《筆嘯軒書畫錄》上。題詩即楊基《句曲秋日郊居雜興》之四，見楊基《眉庵集》七。

(2)常：《眉庵集》作“長”。

(3)小重陽：農曆九月初十日。陳元靚《歲時廣記·重九·再宴集》引《歲時雜記》：“都城士庶，多於重九後一日，再集宴賞，號小重陽。”

題模章繼伯竹石圖⁽¹⁾

窈窕復蒙籠，⁽²⁾千山萬竹中。山人夜驚起，⁽³⁾秋雨又
秋風。⁽⁴⁾模章扇畫。⁽⁵⁾墨井道人。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12幅。題詩即高啓《叢竹圖贈內弟周思敬就題》，見氏《大全集》一六。

(2)蒙籠：《大全集》作“蒙茸”。

(3)山人：《大全集》作“幽人”。

(4)又：《大全集》作“共”。

(5)章扇畫：章，指章繼伯，又作愜伯。南朝齊畫家，工畫寺壁，兼長畫扇。此指章繼伯之畫。

擬古山水圖跋⁽¹⁾

山水元無有定形，筆隨人意運幽深。⁽²⁾晚窗擬古。

吳歷。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15幅。

(2)幽深：環境幽雅，巖谷深邃。杜甫《望牛頭寺》詩：“牛頭見鶴林，梯徑繞幽深。”此喻作畫意境深遠絕俗。

題山水圖⁽¹⁾

蕭蕭歷落，⁽²⁾荒荒寂寂。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運斤
非巧，⁽³⁾規矩獨拙。非曰讓能，斯得吾逸。⁽⁴⁾墨井道人。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18幅。惲壽平《南田畫跋》二《畫鑑》所載略同。

(2)蕭蕭：《南田畫跋》作“瀟散”。

(3)運斤：《南田畫跋》“斤”作“斥”，誤。

(4)斯得吾逸：《南田畫跋》作“聊行吾逸”，行，疑為“得”之誤。

倣鄭所南墨竹圖跋⁽¹⁾

倣所南翁風晴雨露墨竹畫法，⁽²⁾稍得其意。墨井
道人。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22幅。

(2)所南翁：指鄭思肖，字所南，號憶翁，宋末元初福州連江人。宋亡，客蘇州城南報國寺，以遺民終其身，卒年七十八。工墨蘭，不畫土根，謂“中國地為蕃人奪去”。亦工詩，惓惓有家國之思。有詩集《心史》，舊無傳本，明崇禎時得自蘇州承天寺井中，有鐵函封緘，因稱《鐵函心史》。

九芝圖跋⁽¹⁾

《九芝圖》。墨井道人做張子政。⁽²⁾

(1)原圖藏臺灣故宮博物院，見臺灣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圖錄》第10冊，頁245-246。鑒藏寶璽為“嘉慶御覽之寶”。

(2)張子政：張中又名守中，子政其字，元松江人，活動於至元、至正年間。性狂嗜古，與楊維禎、盧士恆友善。擅畫，山水師黃公望，尤擅水鳥花鳥。

泉聲松色圖扇跋⁽¹⁾

《泉聲松色》。為白枚先生擬巨然。⁽²⁾墨井道人。

(1)與《秋篁古石圖扇》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7。

(2)白枚：姓名生平未詳。

秋篁古石圖扇跋

雨公先生屬寫《秋篁古石》。⁽¹⁾墨井道人。

(1)雨公：疑指戴雨帆。

擬巨然夏山雨霽圖跋⁽¹⁾

巨然《夏山雨霽圖》。三月十日，吳歷。

(1)錄自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第5幅。

題竹石圖⁽¹⁾

風來聲簌簌，⁽²⁾雨過色娟娟。⁽³⁾南蔭先生屬作。⁽⁴⁾墨井道人。

(1)與《竹石圖扇》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6。

(2)簌簌：象聲詞。參閱《題鳳阿山房圖贈侯大年》詩之一注(4)。

(3)娟娟：明媚美好貌。司空圖《詩品》：“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

(4)南蔭：指侯棠，字悅舟，南蔭其號。研德之子，大年兄弟。工書畫，畫松做程嘉燧。能詩，有《雲清閣詩稿》。

題竹石圖扇

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香。⁽¹⁾岳老道兄屬作。⁽²⁾六月十日。漁山。

(1)雨洗二句：語出杜甫《嚴鄭公宅同詠竹》詩，見《全唐詩》二二八。蘇軾《定風波·元豐六年七月六日……集古句作墨竹》詞：“雨洗娟娟嫩葉光，風吹細細綠筠香。”

(2)岳老道兄：姓名生平未詳。

題竹石圖軸⁽¹⁾

人間乃有真富貴，繞舍十萬碧玉椽。⁽²⁾墨井道人賦。

(1)原圖藏蘇州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7冊，頁167。

(2)十萬：極言其衆。李群玉《題竹》詩：“一頃含秋綠，森風十萬竿。”意同。碧玉椽：喻竹。李格非《洛陽名園記》：“疏筠琅玕，如碧玉椽。”蘇軾《書普慈長老壁》詩：“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椽。”以上二句語出陸游《題竹十韻》，原詩前四韻云：“放翁小築湖西偏，虛窗曲檻無炎天。人間乃有真富貴，繞舍十萬碧玉椽。連林娟娟滋清露，高枝裊裊搖蒼煙。常憂俗客觸新粉，屢戒園丁傷逸鞭。……”見陸游《劍南詩稿》二〇。

題竹石圖軸⁽¹⁾

待我清秋有閑日，抱琴來聽萬龍吟。⁽²⁾花朝。⁽³⁾墨井道人畫。

(1)錄自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九。

(2)萬龍：指竹林。古代詩文稱竹為籊龍，故云。以上二句語出陸游《題韓運鹽竹隱堂絕句三首》之二，見《劍南詩稿》三四。

(3)花朝：舊俗以農曆二月十五日為百花生日，號花朝節，又稱花朝。吳自牧《夢梁錄·二月望》：“仲春十五日為花朝節，浙間風俗，以為春序正中，百花爭望之時，最堪遊賞。”

題做蘇長公墨竹圖⁽¹⁾

柔綠近抽三兩個，⁽²⁾便能搖影向春風。雨窗墨井道人寫。

(1)錄自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

(2)柔綠：嫩綠。柔，嫩，始生。沈佺期《有所思》詩：“園槿綻紅艷，郊桑柔綠滋。”

題墨竹軸⁽¹⁾

適與幽人會，⁽²⁾何殊見此君？⁽³⁾墨井道人。

(1)錄自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一九。梁氏謂此幅“寬不滿二尺，長三尺餘，而有萬竿煙雨之概”。

(2)幽人：隱士。

(3)此君：竹的代稱。岑參《范公叢竹歌》：“此君託根幸得地，種來幾時聞已大。”參閱《詩鈔補遺·題墨竹圖》注(6)。以上二句語出高啓《階前苔》詩，適，原詩作“得”。見高啓《大全集》一六。

山水册跋(四則)⁽¹⁾

慈竹霜柯，⁽²⁾余自幼愛寫。筆法用元季，其澹古處終不能得。⁽³⁾漁山子。

(1)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原册十幀，此為第二、三、七、十幀。參閱《詩鈔補遺·題山水册》。

(2)慈竹：竹名。又名義竹、慈孝竹、子母竹。叢生，一叢或多至數十百竿，根窠盤結，高低相倚，若老少相依，故名。王勃有《慈竹賦》，元稹有《和李相公慈竹》詩。參閱李珣《竹譜詳錄·竹品·慈竹》。霜柯：霜天的枝條。曾鞏《橙子》詩：“鮮明百數見秋實，錯綴衆葉傾霜柯。”

(3)澹古：澹雅古樸。

蕭蕭疏疏，木落草枯。⁽¹⁾非用冷元人筆不能相入。⁽²⁾墨井生。

(1)蕭蕭二句：又見《詩鈔補遺·題做古山水册》第九幀。

(2)冷元人筆：謂元人畫荒率清冷的筆意。

枯槎亂篠，⁽¹⁾冷元人畫法也。其荒遠澄澹之致，⁽²⁾追擬茫然。延陵歷寫。

(1) 枯槎：無水可渡之筏。槎，竹木筏。此謂枯樹。

(2) 澄澹：清靜平澹。郭璞《江賦》：“澄澹汪洗，瀟澗困法。”鄭谷《寄同年禮部趙郎中》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

曉來薄有秋氣，頗為清爽。滌硯寫枯條竹葉，可以殘暑亦清。墨井歷。

題竹樹小山冊(七則)⁽¹⁾

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²⁾茅檐相對坐終日，⁽³⁾一鳥不鳴山更幽。⁽⁴⁾此詩近之，⁽⁵⁾故書。漁山子。

(1) 原冊共十幀，龐元濟《虛齋名畫續錄》三著錄。此為第一、二、四、五、六、七、十幀。

(2) 弄春柔：謂在柔和的春風中搖曳作態。

(3) 茅檐：茅草搭蓋的屋檐。楊師道《還山宅》詩：“鳥散茅檐靜，雲披澗戶斜。”

(4) 一鳥不鳴：謂沒有一隻鳥啼叫。黃庚《暮春》詩：“一鳥不啼春寂寂，百花都落雨濛濛。”

(5) 此詩：即王安石《鍾山即事》，原詩上聯首句作“籬外涓涓澗水流”。見王安石《臨川文集》三〇。

《竹色泉聲》。皴法巨然遺意。墨井。

王右軍寫經換鵝，⁽¹⁾傅給事籠鵝換竹，⁽²⁾二者皆山陰

勝事也。予寫此以寄仰懷。墨道人晚窗作。

(1) 王右軍句：相傳晉王羲之愛鵝，見山陰一道士養好鵝，因求售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畢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見《晉書·王羲之傳》。《唐宋白孔六帖·書換鵝》記述此事，則謂羲之所寫為《黃庭經》。

(2) 傅給事：指傅墨卿，字國華，宋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初補太廟齋郎，宣和中以禮部尚書持節策立高麗王楷有功，還賜同進士出身。建炎中守正奉大夫致仕。

陸游《跋傅給事竹友詩稿》：“王逸少寫經換鵝，給事傅公籠鵝換竹，二者皆山陰勝絕事。然換鵝事人皆能道之，換竹事未甚著，鄉人以爲恨。獨某曰：是不足怪也。逸少志在物外，不肯輕爲世用，故換鵝事易傳。給事方南渡之初，忠義大節爲一時稱首。雖困於讒誣，用之不盡，然至今聞其風者，可立衰懦。則換竹事固應不傳，蓋所見於世者大也。”見《渭南文集》三一。應爲本則典據。

不落町畦，⁽¹⁾荒荒淡淡，彷彿元人之面目。五月竹醉日。⁽²⁾墨井。

(1) 町畦：田界，即田塍。比喻界限、規矩、約束。

(2) 竹醉日：栽竹之日。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可種竹，《齊民要術》所謂竹醉日也。”陸游《葺園》詩：“曾求竹醉日，更問柳眠時。”

嘉遯何必終南？⁽¹⁾有竹木處便可棲遲。⁽²⁾把酒作畫，自足怡悅。墨道人歷戲作。

(1) 嘉遯：舊時謂合乎正道的退隱。此謂歸隱的好去處。薛逢《五峰隱者》詩：“今日見君嘉遯處，悔將名利役疎慵。”終南：秦嶺山峰之一。

在今陝西西安市南。唐代隱士多以此山為棲隱之處。皮日休《寄同年章校書》詩：“惟有故人憐未替，欲封乾鱸寄終南。”

(2)棲遲：遊息。

前人論文云：文之平澹，乃奇麗之極。若干般作怪，便是偏鋒，⁽¹⁾非實學也。元季之畫亦然。墨井生戲作。

(1)偏鋒：書法以偏側的筆鋒取勢，別於“正鋒”而言。後來文章、書畫及言語出奇取勝，也叫偏鋒。

衰年失學，筆墨間闊。⁽¹⁾有時興到，如遇故知於他鄉，雖連牀累夕，⁽²⁾終未免離群之歎。九月小重陽日。⁽³⁾墨井道人。

(1)間闊：猶久別。《漢書·諸葛豐傳》：“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闊，逢諸葛。’”《注》：“言問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陸游《久雨》詩：“鄰舍相逢驚間闊，通宵不寐聽淋浪。”此謂久未提筆作畫。

(2)連牀累夕：謂與故人連牀而眠，數夜深語不斷。此喻連日作畫，與筆墨相親。

(3)九月小重陽日：指農曆九月初十日。

題寫杜少陵詩意軸⁽¹⁾

絕壁遏雲開錦繡，疏松隔水奏笙簧。⁽²⁾墨井道人擬古。

(1)錄自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及龐元濟《虛齋名畫續錄》三。後者題作《吳漁山石壁疏松圖軸》。

(2)絕壁二句：語出杜甫《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詩，見《全唐詩》二三

一。遏，原詩作“過”。笙簧：即笙。管樂器名。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簧，樂器中有彈性的薄片，用以振動發聲。《詩·小雅·鹿鳴》：“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疏》：“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庾信《春賦》：“更多笙簧，還移箏柱；月入歌扇，花承節鼓。”

譬學一則⁽¹⁾

掌樹愈見加重，⁽²⁾愈即奮逆。志士愈見屈抑，愈即奮志。樹枝凡北向者，強固於南向者也。人之習逆，堅勇於習順者也。⁽³⁾《譬學》一則，為明試老道翁書。⁽⁴⁾墨井道人。

(1)原書為扇面，上海博物館藏，見上海書畫出版社《明清名家書法大成》三《清代書法》一。譬學：又稱《譬學警語》。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格言類》：“耶穌會士高一志撰述，古絳後學段袞忝閱，是一本設譬以鈇俗之書，類於利瑪竇之《二十五言》，艾儒略之《五十言餘》。”卷首有崇禎六年癸酉韓霖《序》及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自引》。

(2)掌樹：利瑪竇《畸人十篇》八《善惡之報在身後》：“敝邦所產木，有一種曰巴爾瑪，華言掌樹也，性異凡木，每以任重，任重則曲。凡木之曲，曲而向下；掌樹之曲，曲而向上。故戰勝有功者班賞，有掌樹之枝焉。……凡德以屯患為砥，用自磨厲也。不畏劬勞，何功不成乎！視苦如樂，視樂如苦，苦樂化齊，不為所動，不為所屈，而反精粹，斯亦德之掌樹已。”以掌樹喻進道之德。盧安德向教友出示《心圖》，其第十八，則心中及四旁遍畫掌樹，而天主儼然居上。曰：“太西有掌樹，壓之則愈伸，故戰勝者必執以表功，取克敵之像也。人心至此，業已戰勝三仇，得吾主為依歸，非天上國，何以有此？”（《口鐸日抄》一）則以掌樹為戰勝三仇之像。

(3)以上八句語出《譬學》上，頁10，原文作：“樹枝北向者，強固於南向者也。人之習逆，堅且勇於習順者類此。掌樹愈加重，其力愈奮。志士

愈屈抑，其力愈堅。”本則略加排比潤飾而文字更勝。

(4)明試：姓名生平未詳。

致王石谷尺牘⁽¹⁾

憶在蘇堂相會，計有二十餘年。人生幾何，違闊如是。⁽²⁾仰惟先生之名與智，傑出於衆，但百年一着，爲之備否？若得今忘後，得地失天，非智也。爲君計之，朝斯夕斯，省察從稚至老，纖慝無遺。蓋告解時□心吐露而顯改，⁽³⁾解後補贖得當，⁽⁴⁾虔領耶穌聖體，兼領聖寵，以增神力，⁽⁵⁾即有昇天之質。此乃第一要務也，幸勿爲絮瑣。托筆代面，諸不宣。清暉先生有道，半我。⁽⁶⁾

同學弟吳歷頓首

(1)原牘藏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見《上野有竹齋中國書畫圖錄》、內藤虎《清朝書畫譜》及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92。參閱陳垣《吳漁山與王石谷書跋》。

(2)人生二句：方豪《王石谷之宗教信仰》：“唐宇昭致石谷簡牘曰：‘人生電泡，豈能長待？言念及此，能無慨然！石谷！石谷！勿作他時踉蹌，隱恨可耳！’（《清暉開胎贈尺牘》上頁十二）。足驗當時友朋之疏闊，與漁山致石谷手札中所云……同一感傷。”見《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頁405。

(3)□心：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條：“□心，當是‘傾心’或‘盡心’。”

(4)補贖：謂教徒在究明對天主所犯罪過後所採取的贖罪辦法。《口譯日抄》八：“凡人不能無過，其所以補贖之者有三：一禱贖，一齋贖，一施贖。所以然者，人之犯罪有三端，惟此三者贖之，庶可以相補耳。”端謂人之罪，有從心中而出者，有從肉身生者，有從人我交際而生者。故

分別施以補贖之法。

(5)神力：謂由聖神所賦予的領受天主聖寵的能力。《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默存耶穌復活第一見：“想自己若於聖母之前，俯伏稱慶，用內目若見吾主及聖母、天神、聖人，恭敬讚揚耶穌，慶賀聖母，口視聖地，採取神樂，補益神力。”又默存耶穌昇天：“相語心祝，當發神情，愛慕吾主耶穌，如諸聖宗徒專心依戀，求聖神助我神力，助祐靈魂得昇天國，享見吾主天主之榮福。”

(6)半我：利瑪竇《交友論·友論引》：“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當爲典據。

關於漁山《致王石谷尺牘》的寫作年代，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將其繫於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時漁山與石谷年八十，並稱：“先生康熙二十七年學道歸，石谷康熙三十年奉召入京，情中所謂在蘇堂相會，必在康熙二十八九年間，又加二十餘年，此牘之作，當在二人八十以後，故繫於此。”然據方豪《讀吳漁山遺著集記》，漁山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春自澳門返回江南。至於漁山與石谷在蘇堂相會，陸希言《億說》有楊陞《小序》稱：“一六八五年冬，寓吳門，初會漁山吳先生於主堂；未幾，漁山赴上洋，有間思默陸先生綜理堂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陸希言》）前錄漁山《題做董巨山水圖》款題：“質之石老，能爲我知十三毫否？庚午秋八月，自吳趨返禪，識於桃溪小築。”石老謂石谷，庚午指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與二十九年庚午兩人皆有在蘇堂相會的可能。要確定究竟在哪一年尚須尋找確證。然無論是康熙二十四年還是二十九年，至五十年皆可言二十餘年。故援庵先生將此牘繫於康熙五十一年，甚爲合理。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王翬》稱：“此信可證石谷

不但是教友，而且是老教友，因為漁山不僅勸他告解、補贖、領聖體，並要他‘省察從稚至老’，可知他在稚年時即已領洗，如他是在少年時，或青年時，或中年時受洗，由於告解所告乃領洗以後之罪，告解前的省察，即不必‘從稚’做起。可是也說明石谷必久已脫離教會，而有‘得今忘後，得地失天’之勢，漁山乃不能不苦口相勸。”

晚年的漁山與石谷，一為遠離俗世、道修素守的司鐸，一為雖然騎牛還山、仍然對天學信仰冷澹的在俗教友。漁山《牧羊詞》句云：“渡浦去郊牧，紛紛羊若何？肥者能幾群，瘠者何其多！”方豪《吳漁山先生三餘集校釋》箋釋稱：“羊指教友，牧羊指照顧教友。肥羊指虔誠者，瘠羊指冷淡者。”《聖經·新約·路加福音》載，耶穌對門徒說：“你們中間那個人有一百隻羊，遺失了其中的一隻，而不把這九十九隻丟在荒野，去尋覓那遺失的一隻，直到找着呢？待找着了，就喜歡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來到家中……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漁山這位不辭辛勞的牧羊人，終於就人生信仰的大問題，對石谷這隻“瘠羊”發出坦誠的告誡，以司鐸兼諍友的身份，奉勸石谷為“百年一着”作準備。至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王吉武為《清暉贈言》作序稱：“今辱過我里，則先生年已八十餘矣。予非知畫者，然即平日所親炙者言之，而知先生蓋學道者也。”從“學道者”三字可知，漁山的告誡發生了效果，石谷從“瘠羊”變成了“肥羊”。

卷七 天樂正音譜⁽¹⁾

彌撒樂音⁽²⁾

南南呂一枝花⁽³⁾ 來親彌撒經，莫不相冲凜。⁽⁴⁾ 詣臺將祭也，禮尤兢。儀注西秦。⁽⁵⁾ 把謙恭謹行，萃我一堂忻信。⁽⁶⁾

(1) 錄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頁1627—1642《吳漁山先生天樂正音譜校釋》。卷末方豪按：“本文初稿由豪及鄭因百先生騫共同校訂，於民國三十九年（1950）仲秋以毛邊紙綫裝印行；五十七年（1968）十二月豪又據《聖教要經》中之《與彌撒禮》重訂。民國十一年（1922）獻縣張家莊勝世堂排印本《聖教日課》有《與彌撒規程》，蓋即《與彌撒禮》之異本。此次重印，照前印本用舊式標點。”錄入本書時為體例統一改用新式標點。又見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69—84，採自《方豪六十自定稿》。另有無名氏《天樂正音譜》，見謝伯陽編《全明散曲》第四冊，頁4536—4545，僅載南北曲九套，用字未分正視，採自盧前飲虹繕刻本，茲據以與方豪、鄭騫校釋本互校。校釋本注釋照錄於每章注釋之前。

(2) 校釋本注：五十一年春，余於石碇天主堂獲福州欽一堂藏板《聖教要經》，注明：“道光貳拾捌年傳教會神父刊。”“天主降生壹仟捌百肆拾捌年司教羅准。”羅司教名 Roch Carpena Diaz。第一部分即《與彌撒

審我仇，⁽¹⁾無私曲。⁽²⁾判吾仇，威令肅。⁽³⁾醉飲仇血酣吾鏃，吾刀飽食仇人肉。一惟慶賀予役僕，請萬民，高聲祝，享永福。為伊報仇行審鞫，為伊罰惡顯誅戮。⁽⁴⁾從茲後，永和睦。一惟永永護吾良善之僕役，⁽⁵⁾無反復。

(1)校釋本注：鞫，原誤“鞠”。以上兩章，按其文義，似應併為一章，姑從原鈔。

本章《梅瑟歌》原文為：“我要使我的箭矢醉飲鮮血，使我的刀劍吞食血肉；陣亡和俘虜的鮮血，仇敵將領的頭顱。萬國，你們應向他的百姓祝賀！因為上主必為自己的僕人報血仇，向仇敵報復，聖潔自己的土地和百姓。”

(2)私曲：偏私枉曲。《後漢書·郎顛傳》：“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

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南史·何遠傳》：“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

(3)威令：刑法，軍政令。傅玄《傅子》：“天以秋殺，猶君之有威令。”

(4)誅戮：殺戮。《周禮·秋官·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

(5)永永：永遠。《漢書·景帝紀》詔曰：“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

卷八 續口鐸日抄⁽¹⁾

趙倫修令筆記⁽²⁾

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³⁾聖母昇天瞻禮。⁽⁴⁾有槎溪一教友，⁽⁵⁾向先生稱慶，曰：“幸哉，夫子之來也！”先生曰：“余來何幸？爾來乃幸耳。”余退而思曰：“旨哉！夫子之言也。天主聖教，何日不在人目前，貴人信之望之愛之耳。不信不愛不望，何幸之有？能信能望能愛，乃幸耳。”

(1)李本題作《吳漁山先生口鐸》。《方豪六十自定稿·王石谷之宗教信仰》：“讀漁山《續口鐸日抄》。（此據徐家匯藏書樓抄本，李秋輯《墨井集》作《口鐸》，誤。）”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法文《吳漁山傳·注》亦作《續口鐸日抄》。趙倫修明季福唐李九標記艾儒略等言行所作《口鐸日抄》，為漁山作《續口鐸日抄》。

(2)趙倫修令：趙倫，字修令，江蘇嘉定人。漁山牧下教友。李秋《吳漁山先生口鐸·按》：“右口鐸為趙修令筆記。趙不知何許人，先生多其詩畫，則其人之才藝可知。”參閱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趙倫》。

(3)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即西曆1696年8月15日。

(4)聖母昇天瞻禮：即聖母昇天節，天主教為紀念“聖母榮召昇天”，而於每年8月15日舉行。昇，原作“升”。下同。

(5)槎溪：嘉定南翔鎮的別稱。參閱《擬癡翁溪山雨後圖跋》注(2)。

先生謂余曰：“來茲固所深願，⁽¹⁾但今病腑如何？⁽²⁾幸而天假之年，進而七十而八十，⁽³⁾又進而期頤，⁽⁴⁾得與諸子相周旋，相勉勵，未有艾也。然而操自上主，⁽⁵⁾不可必也。”先生之意，蓋勉人恒思死候，⁽⁶⁾及時操修耳。“天假”之“天”字作“天主”意，今不用。⁽⁷⁾

(1) 來茲：來年，今後。《古詩十九首》：“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2) 病腑：病肺，患肺病。腑，肺腑。

(3) 進而句：漁山時年六十五歲。

(4) 期頤：稱百歲之人。百年為生人年數之極，故曰期；此時起居生活待人養護，故曰頤。《禮·曲禮》：“百年曰期頤。”

(5) 操自上主：艾儒略《口鐸日抄》二：“夫人壽之修短，其大約有三。一由父母，一由己，一則由天主也。……由天主者，則吾生死之大主，能操其權衡，以增減人之年數者也。……故人有宜壽而忽天，宜天而得壽者，亦惟天生所愛惡而施之予奪者也。大抵至至上主，多順人之自然，其若此者，亦間以賞罰善惡，顯全能不測之權耳。”

(6) 恒思死候：即常念死候。艾儒略《聖夢歌》林一雋《小引》：“蓋惟至人常念死候，夙夜哀悔，以祈主祐，故蒙天主開示實理實事，可警可怖，雖夢中景，實醒中藥也。”

(7) 天假二句：應為李本所加。康熙四十三年（1704）教皇格勒門特十一世（Clement XI）關於中國禮儀的《禁約》稱：“在中國之西洋人，並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經日久，從今以後，總不許用‘天’字，亦不許用‘上帝’字眼。”（陳垣識《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第十四通）此《禁約》於五十四年（1715）重定，五十九年十二月（1720）譯呈康熙帝，康熙帝下令禁教。皆在趙俞筆受《續口鐸日抄》之後。

二十九日，⁽¹⁾主日瞻禮。⁽²⁾余講耶穌令聾者聽、瘖者言篇。⁽³⁾講畢，先生謂眾曰：“向所講《萬日略經》，⁽⁴⁾已明否乎？慎勿復聾復瘖也。凡人之過，不思則已，愈思則愈

多，曷不及時修省告解，⁽⁵⁾令靈魂潔淨光明，毫無障礙，可對上主耶？”

(1) 二十九日：指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即西曆8月26日，是日為星期日。

(2) 主日瞻禮：基督教認為耶穌基督是在星期日復活的，故稱之為“主日”（主的日子），在該日舉行讀經、唱詩、講道、祈禱等活動，天主教稱為主日瞻禮。

(3) 耶穌令聾者聽、瘖者言篇：《聖經·新約·馬爾谷福音》：“有人給他帶來一個又聾又啞的人，求他給他覆手。耶穌便領他離開群眾，來到一邊，把手指放進他的耳朵裏，並用唾沫，抹他的舌頭，然後望天歎息，向他說……：‘開了罷！’他的耳朵就立時開了，舌結也解了，說話也清楚了。”又《瑪竇福音》：“有人給耶穌送來一個附魔的啞巴。魔鬼一被趕出去，啞巴就說出話來。”應為該篇典據。

(4) 萬日略經：指《聖經·新約·福音書》。萬日略為拉丁文 *Evangelium* 的音譯，始見於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後賀清泰《古新聖經》（*Le Poirot*）中有《聖史瑪竇萬日略》（*Evangile de St Mathieu*）、《聖史馬爾谷萬日略》（*Evangile de St Marc*）和《聖史路加萬日略》（*Evangile de St Luc*），今譯為《瑪竇福音》、《馬爾谷福音》和《路加福音》。

(5) 告解：天主教“聖事”的一種，認為是耶穌為赦免教徒在領洗後對天主所犯諸罪，使他們重新獲得天主恩寵而親自定立的。舉行時由教徒向神甫告明對天主所犯的罪過，並表示懺悔；神甫對教徒所告諸罪應守秘密，並指示贖罪辦法。

雨後先生移榻東樓。⁽¹⁾時余擬造明年《瞻禮單》初成，⁽²⁾登樓求正，並請教示西音。⁽³⁾先生將西音一一明訓，畢，謂余曰：“明年《瞻禮單》未便付梓，緣時憲曆未頒也。”⁽⁴⁾先生之意，蓋戒愚賤之流，不可自用自專耳。下樓，先生送余出戶。復坐，飲茶畢。余同教友陳亮問中漢

關羽何如人。先生曰：“是人也，明明以漢家鼎祚，白售與人，未足云聖也。”⁽⁵⁾又問伯夷、叔齊何如人。⁽⁶⁾先生曰：“清矣，但未知其采薇西山餓死一事，⁽⁷⁾果有之否？”

(1)東樓：漁山駐嘉定天主堂的寓樓。參閱《東樓》詩。

(2)明年瞻禮單：指康熙三十六年(1697)天主教節日瞻禮的日程表。

(3)西音：應指《瞻禮單》中天主教節日、禮儀等名詞的拉丁文讀音。

(4)時憲曆：通稱曆書。清代每年歲終由欽天監正奏進新曆，送禮部頒行。曆，原作“歷”。

(5)余同教六句：關羽死後，蜀漢、宋、元至明洪武中歷封侯、公、王不一，至萬曆二十二年進爵為帝，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清順治九年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每年遣太常致祭，京師與各地皆有關帝廟。見顧張思《土風錄·關帝生日》。清代以關羽為人神之首，與文聖孔子比肩而稱為武聖，民間頂禮膜拜又甚於孔子。漁山秉承天主教嚴闢佛老的宗旨，對關羽之稱“帝”稱“聖”頗不以為然。參閱《讀古雜詩·關壯繆》及艾儒略《口鐸日抄》八。

(6)伯夷、叔齊：商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相傳其父遺命要立次子叔齊為繼承人。孤竹君死後，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受，叔齊也不登位，先後逃到周國。武王伐紂，兩人曾叩馬諫阻。武王滅商後，他們恥食周粟，逃到首陽山，採薇而食，餓死在山中。見《論語·季氏》、《孟子·萬章》、《史記·伯夷傳》。又《論語·述而》：“(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

(7)清：謂志節高尚，行為廉潔。采薇西山餓死：《史記·伯夷傳》載，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採薇首陽山，餓且死。作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矣，我安適歸矣？吁嗟徂矣，命之衰矣。”

八月十三日，聖母聖誕瞻禮。⁽¹⁾先生彌撒畢，服祭衣，從臺左南向立，命衆昭穆分序立，⁽²⁾謂之曰：“今日聖母聖

誕，當知聖母未生以前，世間無限苦處。天主初生人類，本無一病。自元祖亞當方命，⁽³⁾貽禍肉身靈魂，百病俱至，難以枚舉，至聖母將降生時而苦極矣。人生斯世，如長夜漫漫，自蒙其目，而遊於陷阱，一至焉墮矣，再至三至焉又墮矣。祖也子也孫也曾玄也，接踵入獄，而不自知其非也。其誰救我？賴天主至仁，俯憐我，救我贖我。而先生一童貞之聖母，從始胎時，萬德已全，萬福已備。⁽⁴⁾如太陽將出，曉星先明，而後萬古之長夜，至此一明。《經》以曉明之星擬聖母聖誕。⁽⁵⁾欲人知聖母未生以前，其苦無窮，如長夜漫漫，無所底止。聖母既生，太陽即繼，人之斃者，復蘇有機。天堂之閉者，開而可昇。人當及時遷善改過，不可虛度此日，而負大主極愛之心也。”

(1)八月二句：聖母聖誕瞻禮，即聖母聖誕節，天主教所傳聖母瑪利亞的誕生日，教會規定於每年9月8日舉行。八月十三日，適為西曆9月8日。

(2)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廟或墓地的輩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於始祖的左方，稱昭；三世、五世、七世位於右方，稱穆；用來分別宗族內部的長幼、親疏和遠近。《周禮·春官·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此蓋指教徒按長幼輩分排列站立。

(3)元祖亞當：《聖經·舊約·創世紀》載，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入其鼻孔而成為有靈魂的人，取名亞當，為人類始祖。將他及其妻夏娃同置於伊甸園中，賜給各種穀食果品，讓他們管理地上萬物，但禁止採食知善惡樹上的果子。後因兩人偷食禁果犯罪，遭到天主詛咒，並被逐出伊甸園。

(4)賴天主七句：《聖教日課·向聖母瑪利亞誦》：“聖母瑪利亞，自未有天地，主預簡為母，從始胎時，已備大福德。”

(5) 曉明之星：《聖教日課·聖母德敘禱文》：“上天之門，曉明之星。”

先生又曰：“聖母一生，天上、人間、地下，三品皆樂。天上天神也，人間世人也，地下煉獄也。聖母未生，天上之天神無所補，世人之原罪本罪無所解，⁽¹⁾靈薄之古聖無自而復活，無由而昇天。⁽²⁾聖母一生，而太陽即繼。從前天上、人間、地下無限之苦，悉消除於聖母照臨之下。故曰今日天上之樂，世人之大慶瞻禮也。”

(1) 原罪：基督教重要教義之一。謂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因在伊甸園中偷吃禁果，這一罪過成爲人類的原始罪過，一直傳給亞當的所有後代，成爲人類一切罪惡和災禍的根由，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

本罪：又稱現犯罪。基督教義謂除原罪外，各人自己違背天主意旨所犯的罪。

(2) 靈薄二句：靈薄謂靈薄所，西文作 *Limbus Patrum*，又稱古聖所。《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默存耶穌復活第一見：“耶穌肉身雖在墳墓，天主之性，常合不離，亦不離於靈魂。聖靈既離肉軀，即降第四重地獄古聖之所，以慰彼衆數千年之仰望。至第三日，即攜衆多古聖之靈魂出離其所。”又羅明堅《天主實義》第十一章：“當信耶穌身死，魂進於古聖寄所，名曰‘令薄’。救出人類原祖亞當及往古諸聖人之靈魂，引而昇之於天堂受福。”以上二句隱括其意。艾儒略釋古聖得以同耶穌昇天之因謂：“自原祖獲罪，天堂之門，閉而不開，及降生救世之功成，諸古聖之在靈薄者，始得挈以同昇。”“自亞當、厄娃而下，代代傳吾主降贖之意。凡發愛望之心者，俱可霑吾主大恩。此靈薄諸信者，所以得偕吾主同昇也。”（《口鐸日抄》一、六）

飯後衆環立，先生劇談要理。良久，余謂先生曰：“余志欲絕慾捐家，⁽¹⁾專心向主，但今未行先言，余滋罪耳。”

先生曰：“汝田幾何？苟可以給妻子，則汝家亦可捐也。”余曰：“今之田，愈多則愈累，不足問也。”先生曰：“昔有二人甲與乙友善，朋比爲奸，靡惡不爲以致富。甲一日荷天主默啓，自思生平惡極罪大，生前暫過，死後何如？遂棄乙入山苦修，熱愛天主，聲名日盛。乙爲惡如故，常恨爲惡無同謀者，旦暮尋甲，不獲一覩。忽有人言某人在深山中，苦修甚嚴，但不識其姓名。乙意必此癡人也。⁽²⁾且問人曰：‘彼何年月日入深山？’人曰：‘不知也。’乙覓路訪之。遇甲，而甲形已槁，不可復識。甲仰呼乙曰：‘子非我故人乎？’乙聞聲知爲甲，應曰：‘是也。’晤語久之。乙謂甲曰：‘自別後，吾家富倍昔。子今枯槁山中，⁽³⁾何苦乃爾？’因備言世福之不可棄以動甲，且曰：‘吾有閒屋一廛，⁽⁴⁾堪供子坐。子盍與吾同歸，我當授粢給子，⁽⁵⁾俾子靜修，慎勿死此深山也！’甲極言天主之當愛，靈魂之當潔以勸之，乙不從。甲姑從乙歸。至中途，給之曰：‘吾入山，人饋送多金，俱藏座下丈餘一深谷中。子既欲我同歸，何不攜去以供朝夕之需？’乙喜，復同甲至山，乙窺谷甚深。甲曰：‘我力已疲，汝可入取之。’懸梯而入。既入，甲拔去其梯，使不得出。乙盡力搜金而不可得也，欲出無梯，哀憤呼號良久。甲慰之曰：‘此正汝安心處也。’乙愈憤愈呼，而甲忽出山，不知何往。乙乃思出既不能，憤亦何益。遂安心棄家，與甲同修，後同爲聖人。噫！昔之人幸而有友勸之，強納其身於空谷。今無納吾身者，則惟有自納之耳。”

(1) 絕慾捐家：謂出家修道，爲修士。

(2)癡人：《聖經直解·封齋後第六主日》：“吾問汝曰：‘汝信吾主為人否？信受苦而死否？’必應信也。蓋常欺吾輩如癡，為從人教。恒叱吾輩如愚，為敬尊被釘架上之人也。”又漁山壽石谷七十詩句云：“年來癡絕爭輸我。”蓋其時世俗每以“癡”譏刺奉教或出家修道之人。

(3)枯槁：困苦，貧困。《莊子·天下》：“墨子真天下之好也，……雖枯槁不舍也。”陶潛《飲酒》詩：“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此謂身體消瘦，骨瘦如柴。

(4)一廛：古稱一家所居的房地。《孟子·滕文公》：“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5)授粢：為賓客提供食物。《詩·鄭風·緇衣》：“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先生曰：“昔有司鐸行彌撒禮，⁽¹⁾而令會長作輔，⁽²⁾此中大有深意，非僭亦非妄也。”⁽³⁾顧予曰：“子其思之。”

(1)彌撒禮：即彌撒。天主教對聖體聖事禮儀的稱謂，源出於拉丁文 *Missa*。天主教認為舉行此儀式，是以不流血的方式，重複進行耶穌在十字架上對聖父的獻祭，並認為經過祝聖的餅和酒，實質上已變成耶穌基督的真正身體和血。主禮人（神甫或主教）先領聖體和聖血，然後讓信徒輪流領聖體。

(2)會長：指天主教出家或在俗的傳教會負責人，在俗者從教徒中選出，協助神甫管理教徒及傳教。作輔：謂代行助祭的職責，在彌撒時協助神甫參與一定的禮儀。助祭為天主教神品中的第六品，為晉陞神甫前的過渡性品級。趙侖當時蓋為傳教會講道長，故漁山有此言。

(3)僭：越分。指超越身份，冒用上者的職權行事。《公羊傳》昭二十五年：“諸侯僭於天子。”妄：非分，越軌。《左傳》哀二十五年：“彼好專利而妄。”

先生謂予曰：“與彌撒與輔彌撒，有遠臣近臣之別，其

得天主聖寵，亦有淺深大小之分。倘有力能為之者，不可不勉副此職。”因出《輔彌撒經》示予，且命予錄之。曰：“從今日至大瞻禮，尚有六日，⁽¹⁾子錄完，須念熟，可即來輔彌撒。”越六日，持經至堂，請曰：“蒙賜《彌撒經》已錄完，敢璧。⁽²⁾願近天主。”先生曰：“須備祭衣。”⁽³⁾遂輔祭。

(1)大瞻禮：天主教一年中最重要之幾次瞻禮。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司鐸日課·引》：“耶穌聖誕、立耶穌聖名、三王來朝、耶穌昇天、耶穌聖體大瞻禮，俱有本經。”八月十三日越六日為八月十九日，即西曆9月14日，是日為舉榮聖架節大瞻禮。紀念傳說中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看到顯現的十字架，皈依基督教後，前往耶路撒冷尋得耶穌被釘死於其上的那個十字架。教會規定於9月14日守此節。

(2)璧：璧還。歸還的鄭重說法，取“完璧歸趙”之意。

(3)祭衣：又稱祭服。天主教神職人員舉行宗教儀式時所穿的禮服，意為行祭時所穿，故稱。參閱《感詠聖會真理》詩之四注(6)。

十四日，⁽¹⁾主日瞻禮。余講耶穌令癩者潔篇。⁽²⁾講畢，先生曰：“善哉講也。”先生之意，蓋勉衆人之潛心諦聽，而戒余之始終勿怠也。時正欲遊堂羅溪，⁽³⁾臨行，衆未散，先生謂衆及余曰：“昔聖方濟各，每學遠行百里，⁽⁴⁾足力不疲。此正合天降大任，必先勞其筋骨之意。”⁽⁵⁾余退而思曰：“此非絕慾不能。”⁽⁶⁾

(1)十四日：指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即1696年9月9日，是日為星期日。

(2)耶穌令癩者潔篇：癩者，麻瘋病人。《聖經·新約·瑪竇福音》：“有一個癩病人前來叩拜耶穌，說：‘主！你若願意，就能潔淨我。’耶穌就伸手撫摸他說：‘我願意，你潔淨了罷！’他的癩病立刻就潔淨了。”又

見《馬爾谷福音》。應為該篇所本。

- (3) 遊堂羅溪：方豪《讀吳漁山遺著札記·遊堂解》：“教會稱教士巡遊各堂曰遊堂，故《口鐸》曰‘遊堂羅溪’者，謂巡遊羅溪之堂口也。……（是日）為聖神降臨後第十三主日，正秋季遊堂時也。”羅溪，嘉定城東有水名羅溪，地以溪名，為邑名區。
- (4) 每學：學，當為“日”之誤。
- (5) 此正合二句：《孟子·告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以上二句本此。
- (6) 絕慾：謂斷絕情慾，不近女色。

舟中，余舉教友朱園榮為方濟各會人，⁽¹⁾園榮以未學辭。先生曰：“聖方濟各會人，不過因時淺誨，就地粗講，不比大堂講道長之難也，何辭之有？倘有未明，不敢遽妄對者，則辭以大堂講道長在，另日問明來對可也。如是則人皆服汝謙德，⁽²⁾益信從矣。勉之。”又問，先生曰：“要理已盡前言。”

- (1) 朱園榮：生平未詳。方濟各會：漁山在嘉定組織的教友團體，為紀念方濟各·沙勿略而命名，以勸人奉教為務。詳下文。
- (2) 謙德：謙遜之德。崔駰《上竇憲書》：“謙德之光，《周易》所美。”參閱《七克頌·克傲》注(7)。

余問：“會長稱疾告退，殆不可允？”⁽¹⁾先生曰：“聽之耳。但告退在彼，勸勉在汝。”余曰：“罪如之何？”⁽²⁾先生曰：“今世何人無罪？”

- (1) 殆不可允：是否一般不被允准？殆，幾乎，差不多。
- (2) 罪：謂退任會長逃避責任之罪過。

余問：“教中人有過，可告神父，俾告解之際，提誨悔改，⁽¹⁾以成其德否？”先生曰：“凡過皆宜隱，即告神父，亦必密語始可。”

- (1) 提誨：提示教誨，令其改正。 俊：音 quān，改。

按教會規定，神甫在聽教徒本人告明對天主所犯罪過時，應為之保守秘密，並指示贖罪辦法。趙侖請示關於對同教中人有過的處理辦法，漁山之答覆，謂凡過宜隱，密語始可，皆遵循這一規定。

登岸，先生卻輿，⁽¹⁾徒步至堂。晚膳，主人致敬，令先生異席，⁽²⁾眾相讓坐。先生謂余曰：“來此同餐。”蓋望余之離濁就清，出眾潔修也。先生之儀度清而和，⁽³⁾謙而謹，大率如此。

- (1) 卻輿：不乘車。輿，車箱。泛指車。或謂肩輿，即轎子。
- (2) 異席：謂設宴時與眾分開，特設一席，以示尊禮。
- (3) 儀度：儀表與風度。《元史·楊朵兒只傳》：“少孤，與其兄皆幼即知自立，語言儀度如成人。”

越一夕，彌撒畢，家伯氏有下鄉之請。⁽¹⁾先生停輿，訪張子安，⁽²⁾余踰俟門外。出謂余曰：“我與汝徒步同往。”先生之棄逸就勞如此。

- (1) 家伯氏：家兄。伯氏，哥哥。韓愈《過始興江口感懷》詩：“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
- (2) 張子安：生平未詳。

夜膳時，主日方過，宜食大腥。⁽¹⁾先生減餐，酒不過半

小杯，雞羊肉諸厚味，⁽²⁾概不沾箸，曰：“我病齒，不能用也。”先生之淡泊示表，⁽³⁾而又稱疾慰人如此。

(1)大腥：指肉類。與守齋時所吃之魚類相對。

(2)厚味：味道濃厚肥膩的食物。《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調理飲食中正之法：“論減餐之德，實為厚味，動則生饕，魔鬼從而誘引，以陷於罪。所以欲於中平，故減者，或絕去厚味，止用粗糲；或雖不盡絕，但用之有限而已。”此用其意。

(3)淡泊：恬淡。《抱朴子·廣譬》：“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又作淡薄，《口鐸日抄》七艾儒略曰：“昔有聖公辣鐸者，……自隱修者四十餘年，日以小菜幾許自給。厥後盛德漸聞，有饋遺者輒置之，俟味變乃食。一司教者慕其德，顧其廬，談論許久，無可為供，竟以熱餅四枚共嘗，日暮始返。夫以聖人為主，司教為賓，而淡薄如是。”應為漁山所效法。

漁山《七克頌·克饕》云：“爭如勤自克，甘節德之儔。”龐迪我《七克·塞饕》謂：“饕者何？食飲無節之嗜也。……夫饕者，我身中最密邇之敵，修士所當先攻先勝也。”“節德之行不一，或絕諸種美味，或食飲甚薄，不至飽。或獨食果核，飲水。或獨食蔬菜，不下鹽豉膏油，或絕酒肉而齋素，皆節根之枝也。……若以贖罪責，克邪情，助德修，此則上帝所愛，真節德也。”漁山之淡泊示表，正為善行節德之一端。

座中有教外人申某者，余侄桓式勸之入教。謂之曰：“子信儒教，我觀儒教中人未必盡賢。”申某曰：“我正謂天主教中人未必盡賢也。”先生聞之曰：“我勸汝從教，非勸汝從人。且子以是為哺啜來與？⁽¹⁾殆非也。人生斯世，如敝舟行海，風觸即沈。偽祿暫福，⁽²⁾概不足數。老大悲

傷，雖悔莫追。⁽³⁾何不尋一安身處耶？”申某默然。

余謂曰：“向謂儒教中人未必盡賢者，亦非詣道之言也。輕疑人罪，人之大過。抑知人之所是，未必非天主之所非；人之所非，未必非天主之所是。或是或非，天主知之。或賞或罰，天主主之，人何與也？今而輕疑人罪，不特教理不明，且先一罪矣。即如余一人，亦儒教中人也，幼而吟詩，長而哀集《四書》、《五經》大全註疏諸書，壯而屢試風檣，⁽⁴⁾欣欣自得，以為道在是矣。及返而求諸理之大本大原，⁽⁵⁾則窮思極慮，殫精疲神而不可得。乃知死生之故，性命之源，即孔子亦罕言之，不可得而聞焉。用是洗心滌慮，俯首入教，從此蒙昧一開，⁽⁶⁾而大本大原之所在，始恍然若有以遇之，自喜非復故我矣。⁽⁷⁾今日者余雖不敢自矜無過，而不睹不聞之中，時常兢兢業業，⁽⁸⁾惟恐得罪於天主。此心耿耿，惟天主知之。苟不務本原，而徒於詞章之末，能寫便樂，則試思古今來元惡大憝，⁽⁹⁾何嘗無能文士耶？惡極罪大，而冥譴隨之。⁽¹⁰⁾是耶非耶，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子慎毋輕疑人罪也。”

先生頻點頭。語畢，侄桓式曰：“勸人入教，宜低聲以勸之。”申某曰：“我取其言之是耳，違計其聲之高哉。”

(1)哺啜：又作舖啜。飲食。《孟子·離婁》上：“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王子敖來，徒舖啜也。吾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又蘇軾《中山松醪賦》：“歸舖啜其醪糟，漱松風於齒牙。”

(2)偽祿暫福：謂世俗所追求的福祿，皆短暫而虛幻，不能倚為安身立命之本。

(3)老大二句：《樂府歌辭·長歌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 (4)《四書》、《五經》大全註疏諸書：指宋朱熹《四書集注》和明胡廣編《五經大全》等書，為當時科舉取士的標準書。風檐：檐，原作“簷”。屋檐。以其不避風雨，故稱。文天祥《正氣歌》：“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此指試院的考棚號舍。
- (5)大本大原：指宇宙間一切事物和法則之本源。又用以指天主。利瑪竇《天主實義》二：“要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以存養人民。宇宙之間，無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宜感其天地萬物之恩主，加誠奉敬之，可耳。可捨此大本大原之主，而反奉其役事吾者哉！”
- (6)蒙昧：猶言昏昧、愚昧。陸機《弔魏武帝文》：“迄在茲而蒙昧，慮嚤閉而無端。”
- (7)故我：舊我，又作故吾。《莊子·田子方》：“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注》：“故吾去而新吾又來，……則時時有不忘者存焉。”
- (8)兢兢：原文作“兢兢”。
- (9)元惡：首惡。大愆：大惡人。《書·康誥》：“元惡大愆，矧惟不孝不友。”《荀子·王制》：“元惡不待教而誅。”也泛指罪魁禍首。
- (10)冥譴：猶天譴。謂在冥冥之中受到譴責和處罰。

余問：“教理洪深，⁽¹⁾人莫能喻，孰與講解？”先生大呼曰：“汝去講解誘勸耳。”先生蓋迫於愛人，而不覺其命之切也。

(1)洪深：謂水面深廣。李欣《雜興》詩：“行人夜秉生犀燭，洞照洪深闕滂湃。”此喻天主教理廣博深奧。

余所繪聖母聖像，成已一年餘矣。先生拜禮訖，復展視一過。歎曰：“汝所繪耶？善，多才多藝。”為余指示西音，叮嚀再四，俾余勿忘。蓋先生視人之技，若已有之。有容之度，人莫能量也。

漁山曾至澳學道，復親歷常熟、南京、蘇州、上海諸天主堂，所見之聖母像必多，而稱許趙侖所繪者，蓋其畫藝必有相當造詣。至於漁山之指示西音，明末艾儒略與其牧下教友亦有討論：“陳孔熙與眾友參較西音，司鐸曰：‘中邦字多而音少，其音多同。太西字少而音多，其音多異。故太西雖奧衍之文，一人誦之，眾未有不解者。若中邦則必取而讀之，始盡其義，以字多混音故也。’”（《口鐸日抄》一）

人有以余忿怒罪告先生者。⁽¹⁾先生曰：“克己事多做些耳。”⁽²⁾繼而徐謂人曰：“害財事小，聲名事大，汝當隱惡而揚善。”

(1)忿怒罪：忿怒，怨恨發怒。為天主教所禁七罪宗之第四罪，故克伏七罪之法中有以忍息忿一條。

(2)克己：約束克制自身的言行和私慾等，使之合乎某種規範。《漢書·王嘉傳》：“孝文皇帝欲起露臺，惜百金之費，克己不作。”

將返駕，先生謂余曰：“願登君子之堂。”余以迂途力辭。既登輿，謂御者曰：“我欲到修令相公家去。”⁽¹⁾時有教友申姓者，亦以迂途辭。余深愧拙荆之未克奉教，⁽²⁾而深負先生極愛之心也，故勉之以先生之《口鐸日抄》無已，但恨鄉城迢隔，不獲朝夕相親，徒深懷憶耳。

(1)相公：舊時對人的尊稱。清翟灝《通俗編·仕進》：“今凡衣冠中人皆僭稱相公，或亦綴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在清初教會中，則作為司鐸的助手，協助傳教、講道或管理教會，辦理文書筆札，或稱為會長。西文作 catechist，或譯為傳道員。漁山學道三巴前即曾擔任魯日滿的相公及常熟教會的會長。

(2)拙荆：對人稱自己妻子的謙詞。

先生謂衆及余曰：“將來欲興聖方濟各會，欲立一會長，以便分地走勸。凡與會者，立表爲先，⁽¹⁾必欲行如其言，勿使人有背後之譏，方可入會。”

(1)立表：本指立木爲表，以測日影、水位。此指潔身自好，爲人表率。

二十七日。⁽¹⁾先生從西城終傳歸。⁽²⁾余問前二十二日，⁽³⁾宜講耶穌謂門徒弗克事天主兼事瑪滿財貨篇。⁽⁴⁾先生曰：“天主命人勤於衣食，方得活，是緣元祖方命罰我也。⁽⁵⁾耶穌令人先求天國，是哀憐我，救我也。一罰一救，仁之至義之盡也。”

(1)二十七日：指同年八月二十七日，即西曆9月22日。

(2)終傳：天主教“聖事”之一。參閱《渡黃浦》注(2)。

(3)二十二日：八月二十二日，即西曆9月17日。

(4)耶穌謂門徒弗克事天主兼事瑪滿財富篇：瑪滿，又作瑪門，意爲財利、財富。《聖經·新約·馬竇福音》載，耶穌對衆門徒說：“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他或要是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你們不能又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應爲所本。

(5)元祖方命：謂人類始祖亞當違犯天主禁令，偷食知善惡樹的果子，被逐出伊甸園。

二十八日。⁽¹⁾先生彌撒畢，謂衆曰：“昔耶穌之納應城，政出城闈，適出哭殯。死者乃一孀婦子，主視婦慟，心悲，命之復活。⁽²⁾甚哉！機與時之不可失也。城闈，路之最關處也，失此不得復遇。假令耶穌出而哭殯不出，則葬焉已，不復活矣。哭殯出而耶穌不出，則葬焉已，不復活矣。耶穌即遇哭殯，哭殯即遇耶穌，而婦哭之不慟，耶穌雖

慈，亦未必動其心之悲，而令之復活。今耶穌出之時，適遇哭殯出之時，哭殯出之時，適遇耶穌出之時，耶穌與哭殯遇，哭殯與耶穌遇，而適遇婦慟之時，一孀婦子，遂於是大幸而得寵復活。我等當想靈魂惟一，政如一孀婦子，得罪而死，可哀孰甚。天堂地獄關係之際，政如城闈之間，不可一失也，一失即悔莫追。苟不於領洗之時，告解之時，真實痛悔，⁽³⁾一入地獄，永不復昇。夫悔非苟且之悔也，悔字從每從心，必每事攢心悔改，始可云悔。痛亦非苟且之痛也，痛如利劍刺心，無地可容，始可云痛。我謂世人動悔者多，慟悔者少。何謂動悔？見人告解亦告解，見人拊心亦拊心是也。何謂慟悔？淚自心下，痛從心生，自愧自訟，自恨自責，若無置身之處是也。雖然，動悔者亦慟悔之機，人或因其時之動悔，而漸引其心以慟悔焉，未可知也。今不特慟悔者少，即動悔者亦少矣，奈之何哉！”

(1)二十八日：八月二十八日，即西曆9月23日。

(2)昔耶穌七旬：《聖經·新約·路加福音》：“耶穌往一座名叫納因的城去，……臨近城門時，看，正擡出一個死人來；他是母親的獨生子，母親又是寡婦；且有本城的一大夥人陪着她。主一看見她，就對她動了憐憫之心，向她說：‘不要哭了！’遂上前按住棺材，擡棺材的人就站住了。他說：‘青年人，我對你說，起來罷！’那死者便坐起來，並開口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了他的母親。”納應，即納因。政，原文應作“正”，雍正以後避諱改。城闈，城曲重門。

(3)痛悔：沈痛自責，真心改悔。艾儒略謂：“滌罪工夫，全由痛悔。然所云痛悔者，必自天主發念，始爲痛悔之真。何也？凡人稍自好者，一遇過愆，鮮不知悔。乃或爲蒙惡名，或爲失財帛，或爲損身命，斯其悔也，徒俗情之所致，於上主無與，是未可得赦也。惟自天主而發者，思己所

犯罪過種種，皆得罪天主，痛悔求宥，乃為可貴已。”又曰：“告解之誠，全由痛悔，今彼奉教諸人，謂之動悔則可矣，謂之痛悔，殆十不得一焉。……所謂動悔者，一當告解之時，省察己罪，不過得其心之微動耳。若痛則必哀怨迫切，懲艾而不敢少安，以是而仰祈主祐，庶乎其可已。”又曰：“且子亦知‘痛悔’字之義乎？痛則從疒從甬，悔則從忄從每。疒者病也，甬者通也，忄者心也，每者每也。”（《口鐸日抄》三、四）此據艾氏之說而加以發揮。

余問：“拙荆未奉教，如何？”先生曰：“天主欲汝立功。夫外，猶內也。立功於外，猶立功於內也。”

十一月九日，⁽¹⁾聖方濟各會瞻禮。先生彌撒甫畢，祭衣未解，命衆東西序立，詔衆於堂曰：“凡聖人瞻禮，須學聖人行實，不可忽過。⁽²⁾即如聖方濟各為東洋傳教之首，梯航九萬里而來，歷盡許多艱危，茹苦如飴，行道以仁德，化人以超理。天主賜其異能，往往顯實聖跡，⁽³⁾以證其所講之道。後來啓蒙人衆，超入天上之域。⁽⁴⁾我等當想天主以愛人至極，故降生救贖。聖人體天主愛人之苦心，故不憚萬苦千難，勸人崇正闢邪，廣傳聖教。進教者亦當以正教勸人，盡愛人之心，而不使天主有恨於我。倘謂勸人至難，可置人於度外，不加力勸，即置天主於度外矣。何云進教，獨不思勸人固難也？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力勸，不憚煩勞，未有不悔悟者。良心發現，人有同然，但無人焉提醒之耳。⁽⁵⁾今以勸人重任，退諉為安，是子不肯勸人，而肯勸人與肯勸子者，復何人哉！我恐互相淪於地獄，而無窮期

也。悲夫！”

言畢，即興聖方濟各會。⁽⁶⁾先生謂衆曰：“會長我也。”命楊聖生跪左，代先生領經；命余跪右陪應。余讓張九上。先生曰：“如是已矣，何讓為？”誦畢，命聖生代先生讀會規。畢，命俱入茶堂坐話。即入命坐，衆讓席，予亦讓。先生曰：“序齒。”既坐，予僭居首席，先生北面。衆復讓，予曰：“此師生相見禮可也。”坐定，先生出茶二甌，饅頭三盂，糕三盂，命啖。先生指饅頭曰：“此有寓意。昔耶穌選宗徒，用此為供，蓋取瑪納預像，⁽⁷⁾養人靈魂之意。”指糕曰：“此亦有寓意，爾等遠行勸人，或中途腹餒，買此充飢，蓋取茹苦如飴之意。”九上曰：“吾等既入此會，當互相責過。”先生曰：“有過當忍，不可責也。或密告神父，令其悔改則可耳。”朱園榮曰：“第一在立表。”九上曰：“此大本大原所在。”予時方學忍默，⁽⁸⁾無言可贅。提茶甌酌朱畹九，畹九遜，予曰：“勿遜，吾與汝同在途旅時，我可酌汝，汝亦可酌我，幸勿存爾我之見。”先生點頭，徐曰：“人是會者，效聖人負十字架多苦，以身立表，日惟勸人歸正為本分。匪但勤行無倦，更忍不求安飽。恒切念耶穌諭宗徒傳教耐苦，若驅羊於豺狼中，化狼為羊，⁽⁹⁾尤宜感恩。天主於衆中，選我為闡揚聖教，立講道之表式。凡諸規誡，宜守全備。諸凡毋讒誹，毋嘲謔等，會規言之詳矣。但天學緊要諸書，及儒書可資用者，俱宜講究。如《闢妄》、《日抄》，⁽¹⁰⁾與夫胡致堂《崇正辯序》，⁽¹¹⁾務須熟讀詳玩，以備不時之辨難。昔聖人奉命傳教，多請賜十字架。請而予，

予而復請。蓋不憚負荷之重，而必致身以殉之也。”

衆且坐，予入，將會規藏笥，即來。頃之，出持聖牌六枚，⁽¹²⁾分賜予及朱畹九、朱園榮、張青臣、張九上、楊聖生等在會六人。且曰：“予密封，任君自取。”衆讓予，予辭不克，取領。次畹九，次園榮，次青臣，次九上，次聖生。領畢，坐談良久。予曰：“予所領聖牌，必方濟各像也。”先生曰：“曾啓視之否？”曰：“未也。”先生爲予啓之，果然。予曰：“此天主之意也。”餘諸位或聖母像，或天神，或主教，種種不同。惟聖生所領與予同。視畢，衆起將散，予及衆謝曰：“天主恩典。”揖而別。

(1)十一月九日：即西曆12月3日。

(2)凡聖人三句：艾儒略《口鐸日抄》八載：“司鐸又謂衆曰：‘諸凡聖人瞻禮。其大要有三端，一頌謝天主，生諸聖人，爲後人指南之恩。一感仰聖人生前功德。一在效倣其德行而身體之。’”行實，生平事跡，或實際行爲。陽瑪諾《聖經直解·聖人瞻禮》：“(奧斯定)曰：聖人之行實，吾人之明鑒也。……吾輩始入德學，如蒙童然。聖人行實，其法帖也，其嚴師也。進則引之，退則責之，迷則指之，劣則厲之，怠則策之，冷則熱之。”

(3)顯實聖跡：韓霖等《道學家傳》記方濟各·沙勿略：“其肉軀迄今不朽，尚在小西洋臥亞府天主堂中。在世及逝後多著靈異，至今不絕。”又《聖教日課·聖沙勿略方濟各禱文》：“多行靈異之奇人。……施瞽目之光明者，佑航海之險難者，還跛躄之步履者，救疫荒兵戈者，驅邪魔遠遁者。”

(4)超人句：方濟各·沙勿略被稱爲東方開教的聖徒、耶穌會四聖人之一，由羅馬教廷列爲聖品，故云。

(5)焉：應爲“肯”之誤。

(6)興：興起，發動。此謂創立。

(7)瑪納預像：像，又作“象”。瑪納，又作嗎哪。猶太教、基督教《聖經》故事中的“天降食物”。源於希伯來文 manhu，意爲：“這是甚麼？”據《聖經·舊約·出谷紀》載，梅瑟率以色列人出埃及，渡紅海，在曠野絕糧，得天降食物，其色白而粒細，形如芫荽菜子，有蜜糕一般滋味。以色列人不識，彼此對問：“瑪納？”因而得名。猶太教傳說約櫃內放有瑪納。後世基督教曾將瑪納作爲“聖體聖事”的預像。《口鐸日抄》五艾儒略曰：“後賢推論此事，正爲聖體之預像。何也？僑寓他國者，如未領聖水之人，溺於異端也。渡海者，如以聖水滌人罪也。必過海登岸，而始得天上糧者。猶人必領聖水後，堅心立志，始得領聖體大恩也。”陽瑪諾《聖經直解·聖體瞻禮》：“爾等父老食瑪納。”《直解》：“經內聖體之像衆矣，其第一瑪納也。”

(8)忍默：謂教徒慎言處默，靜心修省。類似教士之默想避靜。

(9)恒切念三句：《聖經·新約·瑪竇福音》：“耶穌派遣這十二個人，吩咐他們說：‘……我派遣你們好象羊進入狼群中；所以你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樸如同鴿子。’”

(10)《闕妄》《日抄》：闕妄，一名《釋氏諸妄》，徐光啟著闕佛之書。目錄如下：一破獄之妄，一施食之妄，一無主孤魂血湖妄，一燒紙無靈之妄，一持呪之妄，一輪迴之妄，一念佛之妄，一禪宗之妄。參閱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106-110。日抄，指艾儒略等口鐸、李九標筆記《口鐸日抄》。李本“妄”字缺一句點，遂誤二書爲一。據陳垣《墨井集源流考》校正。

(11)胡致堂：名寅，字仲明，宋建寧崇安（今屬福建）人。宣和進士，靖康初爲秘書省校書郎，從祭酒楊時受學。紹興中官至禮部侍郎。數上書論恢復，秦檜深忌之，以議訕朝政落職，安置新州，檜死復官。有《論語詳說》、《讀史管見》及《斐然集》等。與父安國、弟寧皆南北宋之際理學名儒，爲朱熹聞學先驅。崇正辯序：《崇正辯》爲胡致堂闕佛之書，該書《序》末謂：“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辯》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李本誤作“崇正堂序”。

(12)聖牌：天主教徒的宗教佩帶物，用金屬製成的小牌子，有耶穌基督、

聖母瑪利亞、天使或聖徒像，教徒戴於頸項上，或佩帶在身上，或掛於車船內，謂借此可避禍得福，死後隨之人殮。

是日分領聖牌前，先生又曰：“今日方濟各會長，我代爲之，楊聖生爲予領經，異日另選一人充之。”

前一夕，入夜，先生篝燈燕坐。⁽¹⁾朱曉九入，言會長不循會規事。先生曰：“予所立會規，皆爲本堂而設，並未命付會長。肯從者從之，不從者任之耳，且勿論會規之循與否也。即循矣，口舌之功，天主寧遽享之乎？⁽²⁾彼某者自取戾耳，子不必攻也。議論多而成功少，貴邑之人，大約如是。”

(1) 篝燈燕坐：以籠蔽燈，悠閒而坐。篝燈，宋祁《西齋夜思》詩：“漏壺漸促星榆轉，獨背篝燈擁薄裳。”燕，安息。《禮·經解》：“燕處，則聽雅頌之音。”

(2) 享：享受，享用。《左傳》僖二三年：“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此謂天主享受教徒的崇奉。

先生又謂衆曰：“入會勸人誠難，然立聖方濟各會，是天主恩典，萬不可失。汝等當於三春九秋，神功會前，遊堂時候，同走幾次。”⁽¹⁾

(1) 汝等四句：方豪《讀吳漁山遺著札記·遊堂解》：“可知彼時司鐸係一年分春秋兩次，巡遊各堂，視察教友，爲教友行聖事，即所謂‘神功會’也，而司鐸遊堂時，教友亦有同行者。”

歲丁丑正月初五日，⁽¹⁾先生彌撒畢，詔於衆曰：“甚哉

癩之醜也，其始也不過尺寸之膚，疴癢已耳，⁽²⁾染而不治，延及遍身，而一家一方俱染之矣。聞其穢氣，覩其穢形，孰不曰：‘甚哉！癩之醜也。’有良醫焉，以其良方療人之疾，應手即愈。則人莫不竭蹶而求之，⁽³⁾爲其能療已疾也。今人之罪亦然，其始也不過一二微眚已耳，⁽⁴⁾犯而不改，人將曰：‘彼在教中者且如是也，於我何尤？’於是延及一家，延及一鄉，而天下後世皆效之矣。相率而受地獄之永苦，遺臭無窮，流禍不已。醜也何如，其誰醫我？惟吾主耶穌立撒辣孟多七寵跡，⁽⁵⁾以救人靈之疾，應手即愈，是人所當竭蹶以求之者也，奈何漠不知求，諱疾忌醫，⁽⁶⁾而虛此良方耶？夫靈魂之疾，重於肉身之疾，不待辨而自明。今肉身有疾，則知治之，靈魂有疾，則不知治而甘心下墜也。悲乎！”

(1) 丁丑正月初五日：指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初五日，即西曆 1697 年 1 月 27 日。此則原與上則誤連爲一則。

(2) 疴癢：因病而發癢。

(3) 竭蹶：力竭顛仆。《荀子·儒效》：“故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

(4) 眚：音 shěng，過錯。

(5) 撒辣孟多七寵跡：指天主教的七件聖事，教會稱爲“聖會聖事七跡”。即聖洗（洗禮）、堅振（由主教按手並敷油於教徒頭上，以堅定其信仰）、告解、聖體、終傅、神品（亦稱授職禮或祝聖神甫、主教）和婚配（祝福教徒的婚姻）。認爲聖事是耶穌基督親自定立，並具有一定形式的宗教禮儀，它借助一定可見的形式賦予領受者不可見的耶穌基督的恩寵和保佑，凡誠心領受者都能獲得。撒辣孟多，又作撒格辣孟多，爲西文 Sacramenta 的音譯，意爲“聖事”。

(6) 諱疾忌醫：又作護疾忌醫。喻護短以避人規勸。周敦頤《通書·過》：“仲由(子路)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後喻有過而不願人知。

十一日，⁽¹⁾聖母往獻瞻禮。⁽²⁾先生詔於衆曰：“爾亦知聖燭之禮乎？燭之爲物，得火則明，去火則暗。猶人之心，有熱愛天主之心則明，無熱愛天主之心則暗。蓋熱愛天主者，聖神之火也。《聖經》曰：‘求聖神之火，炙熱我等冰心。’⁽³⁾耶穌曰：‘我愛火之燃者。’⁽⁴⁾皆謂是耳。爾等業已進教，可謂有燭矣。而無熱愛天主之心，是有燭而無火也。有燭而無火，是夜行險阻，陷阱當前，莫知所避，其不爲豺虎所啖者幾希。哀哉！”

(1) 十一日：指同年正月十一日。即西曆2月2日。

(2) 聖母往獻瞻禮：又稱聖母行潔淨禮日、聖母獻耶穌於主堂瞻禮。紀念聖母瑪利亞在生育耶穌滿了潔淨期後，帶嬰兒耶穌進聖殿，爲自己行潔淨禮，將嬰兒耶穌獻給天主。見《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二章。教會規定每年2月2日守此節。

(3) 求聖神二句：《聖經·新約·弟茂德後書》：“我提醒你，把天主借我的覆手所賦了你的恩賜，再熾燃起來。”《口鐸日抄》三：“聖神者，仁愛之火也。吾主耶穌昇天時，遺命宗徒，候聖神降臨。至第十日，果有舌形如火，光輝射日，各現衆徒之首，頃刻間頓發熱心，願佈聖教於四方。”“子等曾整飭內宇，以望神之臨乎？《列品禱文》有云：‘懇祈吾主，以爾聖神之火，炙熱我等心腸。’斯言也，所當朝夕撫膺而求者也。蓋聖神仁愛之火，上天之神火也。”七：“吾人熱心未萌，凡一切竅奧事，漠不蒸動，幾於寒灰冷燼矣。惟受神火燔灼，遂於生死大事，無不殫竭心力，而前此茅塞荒蕪之念，且一旦燎滅也。此二義也，《主經》有云‘求爾聖神之火，炙熱我等心腸’者，其此之謂歟？”當爲所本。

(4) 我愛句：《聖經·新約·路加福音》：“我來是爲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口鐸日抄》六：“善行爲蠟，視彼旁門外道之人，豈無一二善行可稱者？而無向主之熱心，是有蠟而無火者也。有蠟無火，未燃之燭，吾主不貴。故曰：‘吾喜火之燃者。’主訓深矣。”應爲典據。燃，原作“然”。

又曰：“聖母今日抱耶穌往獻於主堂。爾等莫不有子，曷不效聖母獻吾主耶？有子而不獻吾主，易爲魔鬼所惑，易爲魔鬼之奴。既爲奴，則將伐之如薪，烹之似餐，可不畏歟？”

三月初一日，主日瞻禮。⁽¹⁾先生時在上洋，余冒雨告解，兼請辭家人堂，先生曰：“染俗之事，原如長江之水，不能一口吸盡，亦須楚楚停妥，⁽²⁾而後辭絕。天主自從人願，毋急急也。”余曰：“吾志已定，不可復返。”先生曰：“此志固不必變也。世人猶有溺於俗而不知返者，子既能不染於俗，而亦勿遽脫於俗，⁽³⁾將來者不可再尋，未完者亦當稍理之耳。”余曰：“悔不當初，早守童貞。”

(1) 三月初一日，主日瞻禮：即3月23日。據鄭鶴聲《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是日爲星期六，時間相差一天。故初一日應爲初二日之誤。參閱陳垣《墨井集源流考》。

(2) 楚楚：鮮明貌。此謂清楚。

(3) 脫於俗：又稱脫俗，即棄家修道。《耶穌會例·聖依納爵神行工夫》默想耶穌選召宗徒：“耶穌欲選十二宗徒，遂往加理肋亞海濱，召艇中打魚之人，先選伯多祿，及其兄安德肋。茲二昆仲，吾主召用三工：其一略識認吾主耶穌爲契利斯多；次則召爲暫隨從，以漸習德修，尚未棄家中常業；再則使之棄家脫俗，終身追隨而爲徒也。”

四月初七日。先生遊堂羅溪。⁽¹⁾將登舟，余時偕侄符式，謂先生曰：“舟窄不敢奉侍，余徒行矣。”⁽²⁾但有十歲一童子，其足已疲，不能遠行，願附舟以歸。”余徒行數武，先生竚立以俟，且曰：“舟甚寬，更加數客，綽有餘地，獨多子二人耶？同舟坐談，庶不寂寂。”既登舟，予謂先生曰：“楊聖生已隨主教往京都矣。”先生曰：“子勿悔也，予兩日正欲掃一室，偕子同處，晦明晤對。入則讀書靜修，出則講道勸人。匪惟子愜，余亦與有幸焉。念子家事尚羈，未遑如此。子姑俟婚嫁既完，天主自從子願，毋急急也。”

時朱園榮坐舟尾，聞先生言，謂余曰：“子向者講道於吾室，謂天主降生於馬槽。⁽³⁾外教陸在茲聞之，⁽⁴⁾不汝服也。子烏能講道？”⁽⁵⁾先生曰：“人心未有天主，則正當語之以實，而廣其見聞，開其明悟。⁽⁶⁾倘未肯從，則循循善導可耳。如或枉道殉人，另闢一新奇之論，以壞吾教，斷乎不可。且問子，天主降生，不謂之降生於馬槽，而降生於何地乎？抑別有奇論以發前人之所未發乎？如必從大西進教法，必將天主奧理，細講再三，待他極明確信，然後付聖水，⁽⁷⁾則奈何？”

徐獻初在側，⁽⁸⁾應曰：“然。講道法，凡道理極奧處，愈要發明與人聽，不可忽過。”予曰：“予向與園榮講道，非與外教人談，陸在茲旁觀者耳。”

先生曰：“然。道真理確，無從置喙。旁觀者妄摘此以相譏耳。即如我一日在堂拊心痛悔，⁽⁹⁾旁觀者曰：‘天主固純正無疵，但此拊心是僞耳。’”

朱園榮曰：“人言不謬，果僞耳。”先生曰：“此又不可，皆無天主者之言耳。”言畢，顧童子徐問曰：“此何來？”予曰：“此童子領洗已半載，今其母亦將入教矣。昨過我門，我問曰：‘爾何往？’答曰：姑母告解，晚宿於伊親家，夜半入城。予見其足疲不能歸也，故令之附先生舟以歸。遂不覺顧童子之勞，而不顧己之獲罪於先生矣。”先生曰：“宜餐我飯。”余曰：“餐矣，⁽¹⁰⁾賴先生恩而沈保祿與之食矣。”先生乃慰。先生之哀矜人也又如此。

(1) 四月二句：方豪《讀吳漁山遺著札記·遊堂解》：“第二次遊堂羅溪在康熙三十六年陰曆四月初七日，合一六九七年陽曆五月二十六日，是日《口鐸》未記其為主日，余檢陳氏《中西回史日曆日曜表》七，知為主日；又檢教會瞻禮表，而知是日且為教中四大瞻禮之一，即聖神降臨日也。其時已當夏初，非規定遊堂之時，然以羅溪距嘉定近，故不限於一年二次也。”

(2) 徒行：徒步。

(3) 天主降生於馬槽：《聖經·新約·路加福音》載，在白冷，瑪利亞“分娩的日期滿了，便生了她的頭胎男兒，用襁褓裹起，放在馬槽裏，因為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

(4) 外教：教外人。

(5) 烏能：能否。《戰國策·秦》：“秦烏能與齊縣衡？”烏，疑問助詞。此句意謂：你還算能講道嗎？

(6) 明悟：明白而醒悟。《楞嚴經》：“若諸衆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

(7) 付聖水：謂付洗入教。

(8) 徐獻初：與下文之徐顯初應為同一人。獻、顯音近。

(9) 拊心：撫胸，拍胸。《莊子·讓王》：“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伏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10) 先生曰四句：方豪《讀吳漁山遺著札記·遊堂解》：“按往昔教規，司鐸舉行彌撒前，自當日午夜起，即不能進食。先生既命在舟中用飯，故知先生赴羅溪前必已舉行彌撒；既餐，則抵羅溪後，不能再行彌撒矣。是日為聖神降臨大瞻禮，而羅溪亦無彌撒，則其為教友人數不多之小堂口，亦無疑矣。”宜餐我飯，據下文，我，應為“伊”之誤，指童子。

放舟中流，余請曰：“不揣固陋，願聆教言，時常記錄，竊附其香、其序之列。⁽¹⁾而每以鄉城迢隔，不獲親炙為恨，奈何？”先生曰：“予言無足記也，倘子見余之忿怒，而亦筆之於書，則余滋愧矣。”夫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²⁾怒豈無當於道者？先生之怒，義怒也。⁽³⁾而先生之言如此，則先生之謙德，卓乎不可及矣。

(1) 竊附句：謂欲完成《續口鐸日抄》，以附於李九標、九功兄弟之列。其香，李九標字；其序，李九功字。李九標記艾儒略及盧安德（Andreas Rudomina）二司鐸於崇禎三年至十三年（1630—1640）在福建若干地區之講道，成《口鐸日抄》八卷，李九功參與訂定。李九標《口鐸日抄小引》稱：“（崇禎三年）庚午以返，其親炙二司鐸者，多無曠時，或在同堂，或在燕處，或為師言之詔我，或為朋儕之起予，爰筆所記，不覺成帙。”故下文趙俞以不獲親炙漁山為恨。

(2) 文王二句：文王，周文王。《孟子·梁惠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3) 義怒：因正義之事而發怒。又天主教指天主對罪人的審判。《聖經·舊約·德訓篇》：“歸向上主，不要遲緩……因為上主的義怒忽然降來，在報復的日期，將你消滅。不要依靠不義之財，因為在義怒的日子，它們於你毫無用處。”利瑪竇《畸人十篇》三《常念死候利行為祥》：“及至將死，則仰而見天主義怒吾前行，俯而思一生之歲月，都費之以造惡……淆亂神道，抗侮上主，妄尊異端，詐偽誣世，無所畏懼，既見

主威，在上審罰，無奈顫慄而無所逃也。……在生多見天主慈惻，天主寬容，至此始見天主之義怒威嚴也，則我何禱乎？”

廿一日。⁽¹⁾余詣堂，徐顯初謂余曰：“老爺在樓，⁽²⁾曷不入見？”予曰：“無事勿謁。”少頃，先生知予至，命顯初促余登樓，飲茶，並出新詩相示。正在諷詠間，朱園榮登樓突入，談及瞻禮早暮諸規。予問曰：“先生樓上主臺前，豈誦經可不焚香耶，故無爐耶？”先生曰：“子不聞‘明德維馨’乎？⁽³⁾有香則焚不為功，無香則不焚不為過。天主所愛，不在外香而在內香也。惟大堂做會則用香，以肅人之觀瞻，然亦末矣。”予又問：“以字紙易器物有罪否？”先生曰：“無罪也。惟以異端書易器物則有罪，恐人讀之害其靈魂也。然或拆散裁碎以易器物，則亦無罪。”

朱園榮曰：“予亦有一問，聖母會規，先生有之乎？”先生曰：“有之。”園榮曰：“今敝鎮會長呂希音，不依會規，每自出己意，增減多寡。沈公俊反言此出自先生所命，禮宜從寬。有諸？余觀先生會規有云，誦經條目，不許增減。安有會規出自先生，而即自先生使之不依者乎？”先生曰：“未也。惟十五端經所念《天主經》、⁽⁴⁾《聖母經》，⁽⁵⁾閒念百五十遍，⁽⁶⁾冗則祇念五十遍，余曾言之。餘則悉照會規，不可增減也。大凡會規，肯從固善，不肯從亦無可奈何，姑從寬待之。緣貴鎮呂希音，從郡中規例，⁽⁷⁾不肯依我也。”園榮曰：“不然，希音領經日新月異，多寡不一，多出杜撰，非依郡中規例。敝地離郡中約遠二百餘里，郡中規例亦未見頒來。”先生曰：“此大不可。”園榮曰：“希音等

於今三月初十，⁽⁸⁾在上洋做公會，大堂領經。正值耶穌受難四十日內，而誦歡喜五端，⁽⁹⁾已被李文斗面叱其非矣。”先生曰：“有此一番，還不警醒乎？”園榮曰：“彼以為文斗無燭錢到手，故吹毛求疵也。”先生曰：“愈謬矣。”

余曰：“誦經既不依會規，目中已無天主，而又以貪饕之罪陷人，⁽¹⁰⁾罪大如何？”先生曰：“然。”園榮責予曰：“子不及令兄康令遠甚。”予曰：“予誠不如，願明教我。”園榮曰：“子擅作《瞻禮單》，近於驕傲。”先生曰：“作《瞻禮單》何罪？校正刊佈，以便人瞻禮守齋，功也，非罪也。”園榮曰：“子自造鼻煙以贈人，而謂出自先生所饋，是妄證也。”予曰：“鼻煙雖微，實受先生大恩，不可以一物之微遂忘本也。大凡教中事，當躬行實踐，不可徒以言爭耳。”出，予袖先生詩以歸。先生下樓送予曰：“此詩係向時所書，非新詠也。”予謝而別。

(1) 廿一日：指同年四月廿一日，即西曆6月9日。是日為星期日，即主日瞻禮。

(2) 老爺：指漁山。當時教中人習稱神甫為老爺，主教為大老爺。

(3) 明德維馨：《書·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維，通“惟”。馨，香氣遠聞。喻流芳後世的聲譽。

(4) 天主經：《聖教日課》上有《天主經》：“在天我等父者，我等願爾名見聖。爾國臨格，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而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又不我許陷於誘惑，乃救我於兇惡。”

(5) 聖母經：同上書同卷《聖母經》：“申爾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為讚美，爾胎子耶穌並為讚美。天主聖母瑪利亞，為我等罪人，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

(6) 間：原作“問”，問，通“問”。與下文“冗”相對。

(7) 郡中：指蘇州城。其時嘉定為蘇州府屬縣。

(8) 三月初十：即西曆4月1日。

(9) 歡喜五端：為《聖母玫瑰經十五端》的一部分，包括：歡喜一端：天神朝拜童貞瑪利亞，報曰：天主特選為母；歡喜二端：聖母往見聖婦意撒伯爾；歡喜三端：吾主耶穌基利斯督降誕；歡喜四端：聖母獻耶穌於主堂；歡喜五端：耶穌十二齡講道。見《聖教日課》上。該部分應於耶穌聖誕時誦念。

(10) 貪饕：貪得無厭。《戰國策·燕》：“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天主教私慾七罪，三謂慳吝，五謂迷飲食。克伏七罪的方法有：以施解食，以淡塞饕。故貪饕屬私慾七罪。

廿二日。⁽¹⁾先生過家昆康令齋，⁽²⁾為侄桓式終傅。禮畢，飯前謂余曰：“子所著《瞻禮單》在所必需。教皇命我為司鐸為何意乎？恐大西人在中國，或有致命之日，⁽³⁾則中國行教無人，而《瞻禮單》亦無由而見。正此意也，子其勉之。”

(1) 廿二日：指四月廿二日，即西曆6月10日。

(2) 家昆：家兄。昆，兄。

(3) 致命：授命，捨棄生命。

培養華籍司鐸為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發展的重要條件，經過萬曆末年和康熙初年的教難之後，羅馬教廷和中國教會對此皆有所認識，從本則可見，漁山對此充滿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先生又謂余曰：“予往上洋見主教及各位鐸德，⁽¹⁾言及《瞻禮單》，予每答曰：‘予於上年八月間，見趙先生已告

竣矣。’今子之《瞻禮單》，上洋皆知之，子不可不勉爲之也。”

(1) 主教：指南京主教余宜閣，參閱《哭司教羅先生》注(20)。時至上海視察教務。鐸德：撒責爾鐸德的簡稱，音譯自拉丁文 sacerdots，即司鐸。

五月六日，⁽¹⁾ 聖若翰瞻禮。⁽²⁾ 先生爲予亡侄桓式追思。畢，續舉聖方濟各會，命予領經。先生詔於衆曰：“此會舉自上年仲冬，與者六人。今楊聖生往從主教，朱園榮昆仲二人又不來，止存三人，可云少矣。然無慮其少也，惟少正易見功，一以當百，一以當千，在自勉耳，毋徇名而忘實也。試觀今日所懸聖像，圖中所繪何意？蓋言聖方濟各其始固功名士也，一遇聖依納爵，示以耶穌負十字架諸苦，即發愛人熱心，奮志勸人。遭衆不服，群唾其面。一唾焉弗之拭，講道如故。再唾三唾，仍莫之拭，講道又如故。人迺奇之，歎曰：‘斯人也，能忍如是，其品行必有大過人者，其所講之道必有可聽可從者。’聚而聽之，其有能明者曰：‘信也。天主果我之大父母也。’始而一人從，繼而十百，以至千人皆從也，率如其願，聖教行於中外。昇天之後，身在玻璃棺中，至今面目如生，不朽不變，光華發外。⁽³⁾ 人有過其地者，觀之莫不讚歎。此何也？天主鑒其愛人之切而不沒其心之熱，故發顯之，以待人之學之也。人惟愛人，始成其爲愛己。人苟愛己，未有不切於愛人者，愛人與愛己相須而不相離也。愛己而不愛人，吾未之前聞。故《天主十誡》，愛天主以下，即繫以愛人如己。⁽⁴⁾ 愛己必以實，不

以名。愛人亦必以實，不以名。名至而實不至，君子所愧也。惟朝夕孳孳，⁽⁵⁾ 以勸人爲急務，不避艱苦，不憚煩勞，始成己成物，⁽⁶⁾ 合爲一道。而愛人如己之德，實有諸己矣。冬間將定一會長，予心已有其人，子其勉之。在堂中亦可講道。”

(1) 五月六日：即西曆6月24日。

(2) 聖若翰：又稱施洗約翰。據《聖經·新約·路加福音》載，聖若翰爲祭司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之子，幼年隱居曠野，成年後到約但河畔，勸人悔罪，爲人施洗。耶穌從加里肋亞的納匝肋來到河畔，接受他的洗禮。後爲分封侯黑落德所殺。

(3) 身在四句：方濟各·沙勿略歿後，初葬廣東台山上川島，繼移葬馬六甲，後遷葬果阿。至1931年在果阿開棺時，其遺體仍基本保存完好。

(4) 故天主三句：《聖教日課》上《天主十誡》：“右十誡，總歸二者：愛天主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聖經·新約·瑪竇福音》載，耶穌對法學士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命。”又楊廷筠《七克序》：“（其）大指不越兩端，曰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曰愛人如己。夫欽崇天主即吾儒昭事上帝也，愛人如己即吾儒民吾同胞也。”

(5) 孳孳：勤勉不懈。同“孜孜”。《孟子·盡心》：“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6) 成己成物：既成全自己，又成全他人。物，與“我”相對的他物。

少頃，先生命予登樓，謂余云：“適觀汝詩佳甚。”余曰：“昨作來年節氣時刻呈上，惟先生正之。”先生曰：“諒無差處。”隨賜念珠十字架。舍侄符式即至。先生賜葡萄酒，作鼻煙，且命余嘗之。余受，跪誦祈福，立將舉觴，⁽¹⁾

陳香谷適來，予讓香谷飲之。先生謂香谷曰：“各飲少許。”次予飲，又次及符式。先生復酌賜予曰：“子再嘗之。”先生手酌煙中爲余伴訖，曰：“作天學詩最難，⁽²⁾比不得他詩。”乃出《東樓》詩及《題鳳阿山房圖》詩，並諸名公贈言賜覽，⁽³⁾諷詠良久。余辭曰：“本圖久晤，奈刻下欲同舍侄往勸舍弟公亮進教矣。”揖而別，先生送余出戶。余曰：“須臾復晤也。”

(1) 舉觶：觶，酒器。圓腹侈口，圈足。《禮·禮器》：“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注》：“凡觶一升曰爵，……三升曰觶。”

(2) 天學詩：天學爲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別稱。漁山所指的天學詩，大致以描寫天主教教義爲內容，可稱爲狹義的天學詩。歷史上天主教人士以中國古近體詩歌的文學形式，反映西方天主教文化內容的詩篇，則可稱爲廣義的天學詩。

(3) 諸名公贈言：應指朱彝尊、姜宸英、梁佩蘭、顧嗣立、錢良擇、王撰、錢澄之、孫致彌等名輩爲漁山所作《鳳阿山房圖》的題詩及題跋。參閱《題鳳阿山房圖贈侯大年》詩及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吳漁山鳳阿山房圖冊》。

午後，余同弟公亮詣堂，先生寒暄畢，徐語及天學。金民譽率子紫六，偕一畫士同詣堂。余問畫士云：“子願領洗乎？”答曰：“然。”公亮曰：“天學可信則信之而已，何令賚詔臣持赦書高聲宣讀乎？”⁽¹⁾“禮有所定，不可廢也。天主降生，專爲此事，所定之禮，大有關係，豈可廢而不用？”⁽²⁾

少頃，張青臣、⁽³⁾張九上、陳亮又至。九上問曰：“聖若翰何獨有誕生瞻禮？”先生曰：“若翰在母腹中，天主即

赦其原罪故耳。”⁽⁴⁾九上曰：“若翰有昇天瞻禮否？”先生曰：“有之。若翰諫君之淫，被淫婦誣譖，斬首致命。⁽⁵⁾今教中行斬首瞻禮，即其昇天瞻禮也。”九上曰：“若翰致命，在耶穌受難前乎？”先生曰：“然。耶穌領洗於若翰，若翰遜謝不敢，親聞在天，天主父高呼曰：‘此我極愛之子。’於是領洗。”⁽⁶⁾九上曰：“然則天主有何罪可洗乎？”先生曰：“此不過立表爲後人效法耳。”余曰：“若翰致命，亦當三十三歲，有諸？”⁽⁷⁾先生曰：“然。”余曰：“若望九十三歲善終，有諸？”⁽⁸⁾先生曰：“然。”余曰：“向余欲講此事，因先生已講聖方濟各聖跡，日色已南，恐妨先生早膳，故未遑多及。”先生曰：“余向所講，略道數語耳，餘工尚多也。”又問：“地堂在何處？”先生曰：“大約在如德亞之間，⁽⁹⁾昔有人曾至其地，見二聖人問：‘聖方濟各曾出世否？’人曰：‘出矣。’聖人曰：‘速矣，速矣。’又問：‘終窮在何日？’聖人垂頭不答，蓋天主不欲使之言也。”

公亮曰：“然則地堂不在地下乎？”⁽¹⁰⁾先生曰：“不然，如在地下，即爲地獄矣。”九上曰：“二聖人何不知方濟各之出乎？”先生曰：“二聖人隱處地堂，不與地通，何以知之？”談論間，適傳宰官將比糧，⁽¹¹⁾公亮即辭歸。先生謂余曰：“余觀令弟一心掛糧上，進教之心，尚未誠也。”先生之言如此，嗟嗟。宰官比糧，應之固不可緩，天主審判，應之獨緩乎？誤矣！將別，余詢公亮曰：“今冬望君進方濟各會。”公亮及青臣齊聲曰：“恐涉爲名，故不敢與。”予曰：“余固未脫名字也。”先生曰：“三代以下，⁽¹²⁾惟恐不好

名。”揖別。

余聞家母舅將進教，非青臣勸不可。因問青臣曰：“何日往勸家母舅進教乎？”青臣曰：“十一日聖伯多祿、保祿瞻禮後，⁽¹³⁾可同往也。”先生曰：“伯多祿、保祿二位聖人瞻禮，非比尋常瞻禮也。”

(1) 賚詔臣：手捧詔書的臣民。此指宣讀赦書的教士。賚，音 zī，懷抱，帶。

(2) 禮有七句：應為漁山對公亮的答語，故在此之前疑漏“先生曰”數字。

(3) 張青臣：張，原作“印”，應為手民之誤。

(4) 若翰在母腹二句：《聖教日課》下《聖若翰洗者禱文》：“聖若翰，耶穌之前驅。聖若翰，耶穌之先聲。……自母胎蒙主預賜令名者，自母胎欣躍迎主者，自母胎原罪蒙赦者，自母胎蒙主特寵者。”

(5) 若翰諫君三句：《聖經·新約·瑪竇福音》：“原來，（分封侯）黑落德為了他兄弟斐理伯的妻子黑落狄雅的原故，逮捕了若翰，把他囚在監裏。因為若翰曾給他說：‘你不可佔有這個女人！’黑落德本有意殺他，但害怕群眾；因為他們都以若翰為先知。到了黑落德的生日，黑落狄雅的女兒，在同席間跳舞，中悅了黑落德；為此，黑落德發誓許下，她無論求甚麼，都要給她。她受了她母親的唆使後，就說：‘請就地把若翰的頭放在盤子裏給我！’王（分封侯）十分憂鬱，但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就下令給她；遂差人在監裏斬了若翰的頭，把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了女孩；女孩便拿去給了她母親。”

(6) 耶穌領洗六句：《聖經·新約·馬爾谷福音》：“耶穌由加里肋亞納匝肋來，在約但河裏受了若翰的洗。他剛從水裏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神有如鴿子，降在他上面。又有聲音從天上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所載略異。

(7) 亦當三十三歲：以耶穌受難時年三十三歲，故在若翰致命之年加“亦當”二字。

(8) 若望：一譯約翰（希臘文 Ioánnēs）。《聖經·新約·宗徒大事錄》所

載耶穌十二宗徒之一。雅各伯之弟。與伯多祿、雅各伯三人為耶穌特寵的使徒。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和聖母瑪利亞同侍於十字架旁，接受耶穌臨終囑託，耶穌死後，將瑪利亞接至家中照看。曾同伯多祿被耶路撒冷教會派往撒瑪黎雅，給信徒行按手禮。又曾往厄弗所傳教，一度被流放至拔摩島，後重返厄弗所，老死於其地。傳說《新約》中的《若望福音》、《若望書信》及《若望默示錄》等書皆其所著。

(9) 如德亞：指如德亞國，又稱猶太王國，巴勒斯坦南部古國，前十一至前十世紀間建立，至前 63 年併入羅馬帝國。

(10) 地堂：天主教對伊甸園所作的漢譯名稱，意指“地上的天堂”。陽瑪諾《聖經直解·封齋後第六主日》：“亞當世祖逆命，天主速罰，逐出地堂，屬之萬苦。”亞當，即亞當。

(11) 宰官：周代冢宰的屬官，後泛指官吏。耿漳《題惟幹上人房》詩：“苦行無童子，忘機避宰官。”比糧：催徵田賦錢糧。

(12) 三代：夏、商、周。《荀子·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

(13) 十一日：指五月十一日，即西曆 6 月 29 日。聖伯多祿：又譯彼得（希臘文 Petros），耶穌十二宗徒之一，原名西門。曾帶頭承認耶穌為基督。為此耶穌給他另起此名，意為“磐石”，並說要把教會建立在磐石上，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他管。與若望、雅各伯三人同受耶穌特寵。據《聖經·新約》載，耶穌死後，他為眾宗徒之首，集眾門徒接受聖神，建立教會。後同雅各伯等在耶路撒冷召開第一次教會會議。傳說曾先後往安提約基雅、羅馬等地傳教，在羅馬建立教會，為首任羅馬主教，故被天主教尊為第一任羅馬教皇，封為聖徒。後在羅馬被捕入獄，約公元 67 年被判極刑，倒釘十字架而死。《新約》中的《伯多祿前書》、《後書》傳為其所著。保祿：即保羅（希臘文 Paulos），耶穌昇天後向他展現而直接揀選的使徒。據《聖經·新約·宗徒大事錄》及《保祿書信》載，保祿原名掃羅，為虔誠的猶太教徒，曾參與迫害基督徒的行動，又向大司祭領取公文，往大馬士革搜捕基督徒，行近大馬士革時，忽被強光照射，耶穌在光中向他說話，囑他停止迫害基督徒，自此轉而信奉耶穌基督。受洗後曾在大馬士革宣揚耶穌。從安提約基雅

與巴拿巴派往各地傳教，改名保祿。又率西拉、路加及弟茂德等進行過三次遠途傳教，至小亞細亞、馬其頓、希臘以及地中海東部各島。曾在耶路撒冷被猶太教當局捕送羅馬總督，解送羅馬，次年獲釋。再往小亞細亞、希臘、西班牙等地傳教。重返羅馬後，約於公元 67 年被羅馬皇帝尼祿處死。《新約》中有《保祿書信》十餘封，傳為他所撰，構成後世基督教義和神學思想的重要依據之一。澳門的耶穌會會院聖保祿教堂（三巴堂）即以其名字命名。

十五日。⁽¹⁾余詣堂。先生命登樓，並坐啜茗，詢曰：“今日有人不任天主事，徒損天主，未知天主後來審判如何？”余曰：“必嚴。”先生曰：“職司天主事，弗克盡厥職，一惟損天主，天主後來審判如何？”余曰：“益增其罪。”先生曰：“今本堂基址原額二畝，納糧二畝一分七釐。堂西一巷，為比鄰所占。南屋二廛，⁽²⁾又為南屋所據。糧在本堂，地入兩鄰。余職任司鐸，不克盡職，徒損天主，深憂審判之嚴。前冬曾詠《破堂吟》，為是故也。今春客上洋，曾貽一札致會長，道此事，無人肯言之者，奈何？”余曰：“此會長事也。”先生出《山園祈禱圖》賜予，謝而別。

(1) 十五日：指五月十五日，即西曆 7 月 3 日。

(2) 二廛：廛，古稱一家所居的房地。此謂兩塊房地。

關於《山園祈禱圖》，《聖經·新約·瑪竇福音》載，耶穌受難前一日，在耶路撒冷附近橄欖山的革責瑪尼莊園伏地向天主祈禱說：“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罷！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願意的。”……第二次再去祈禱說：“我父！如果這杯不能離去，非要我喝不可，就成就你的意願罷。”……第三次去祈禱，又說

了同樣的話。”又《聖母玫瑰經十五端》有《痛苦一端·耶穌山園祈禱》：“聖子耶穌，三十三歲，受難之期已至，欲救贖人罪，於前一日，往山園三次祈求天主聖父，苦懇至極，通體出流血汗，叩拜天主聖父，乞赦人罪。至夜深時，惡眾捕縛，送於亞納斯。”應為山園祈禱之典據。此圖蓋為漁山所繪，送與趙侖，以堅其向道之心者。

二十二日。⁽¹⁾余復詣堂。以先生十五日之言，語張青臣。青臣曰：“當亟明之。”同登樓，請先生。先生曰：“已矣。吾豈吝此些微哉，不過為天主暴白之耳。⁽²⁾倘妄有所舉，雖成亦不宜。已矣。”出聖依納爵像賜予，且命予同飲葡萄酒，夜膳。且曰：“初八日主保瞻禮，⁽³⁾宜傳之。”

(1) 二十二日：指五月二十二日，即西曆 7 月 10 日。

(2) 暴白：顯揚，表白。暴，通“曝”。

(3) 初八日：指六月初八日，即西曆 7 月 25 日。是日為雅各伯（'Iákobos）宗徒瞻禮。主保瞻禮：天主教以教廷所授聖品諸聖徒列入《主保單》，以某位聖徒為某月之主保。《聖教日課》上《領主保單後眾人同誦》：“我等罪重惡深，改遷無力，仰瞻諸聖，願學未能，特向今日所領主保聖人，誠切哀呼，懇求輔我翊我，迪我聖我，為我恩保。”又以某位聖徒為某地之主保，如澳門的主保為聖若翰。此處之主保當屬其中一種。

六月十四日，⁽¹⁾聖依納爵瞻禮。畢，余同家孟康令登樓，⁽²⁾晤先生。先生整衣坐談，問曰：“田事如何？”家孟曰：“天主今年必有以救人。”先生曰：“田固主賜，然歲歛未免無累。上洋主堂田約三百餘，分上中下三等。其上者一畝租可輸二畝糧，其中者僅足償糧，其下者則糧且無之。一歲之中，納糧所餘，不過糙米數斗，而又為役銀所去。歲

以司鐸俸銀五十餘兩，損賠糧尚憂不足。⁽³⁾ 田之累人，大致如此。然上洋司鐸有四，故損賠猶易。倘止一司鐸，則仰屋無措矣。故今主堂不願買田，恐利微累重，將來司鐸願至者鮮也。”

有問，余徐問曰：“伏讀《三巴》尊集，有云阿里襪油可炙魚供齋之事。⁽⁴⁾ 今有教友言阿里襪油爛額，主教堅振抹過亟拭。⁽⁵⁾ 主教二指聖過，故不爛。此說是否？”先生曰：“爲此說者，得無焦頭爛額乎？阿里襪油，大補之物也。付洗此油，堅振此油，終傅此油，成神品亦此油，皆取大補靈魂之意，⁽⁶⁾ 彼說何謬至此者？上洋有一講道者，人問曰：‘堅振何謂？’講道者曰：‘新造舡，用油便固耳。’此等妄言，算得講道否？真堪大笑。”

將別，先生送余曰：“傳聞或未足信。”余曰：“彼方在稠人廣衆中宣講，余正憂衆人而不特憂一二人也。”先生曰：“事關聖教，當亟證明。但當同彼來面證爲可，不可於他人前誹議，愈誹議則彼愈不從矣。”先生謂余曰：“凡早暮誦經，有聲爲上，無聲次之。蓋有聲則肉身靈魂齊事天主，且可以立表，使人效法也。”

(1) 六月十四日：即西曆7月31日。

(2) 家孟：猶長兄。子女中居長者稱孟，也稱伯。

(3) 歲以二句：當時每位司鐸俸銀歲約八十餘圓，折五十多兩。蘇松重賦，錢糧賠累，於此可見一斑。

(4) 有云句：參閱《三巴集·澳中雜詠》“齋廚午飯有鮮魚”句及原注。

(5) 堅振：亦稱堅信禮或堅振禮。天主教“聖事”的一種。入教者在領受過洗禮一定階段後，再接受主教所行的按手禮和敷油禮，謂可使聖靈

降於其身，以堅定信仰，振奮人靈，故稱。據《使徒行傳》載，使徒彼得、約翰和保羅都曾爲領過洗的信徒行按手禮，使他們得到聖靈。

(6) 阿里襪油七句：阿里襪油即橄欖油，在《聖經·舊約》時代，已成爲配製傅禮用聖油的原料之一。聖油被用來傅會幕和約櫃，祝聖司祭和君王。到了《新約》時代，耶路撒冷的橄欖山，又稱阿里襪山，蓋因遍植油橄欖樹而得名。阿里襪山爲耶穌建立教會，定立教規、聖事、彌撒禮儀並最後昇天之地，而成爲天主教的聖山，阿里襪油也成爲天主教的聖油。故漁山謂其爲大補靈魂之物。

六月二十九日。⁽¹⁾ 聖母瞻禮畢，午後余同朱園榮入見。時張九上已在座。人有於天主事，辭以不能爲不可爲者，先生正色曰：“如子之言，則爲司鐸，亦在所必不爲矣。寧爲之而不成，勿不爲而遂止也。”

余曰：“凡人之靈魂，與我同賦於天主，內三司，⁽²⁾ 外五官，各具可爲之質，能爲之材，惟不料己之不能爲不可爲而必爲之，是謂愛己。不料人之不能爲不可爲而必勸之爲，是謂愛人如己。故人之交友也，無論其爲親疏，爲遠近，必忠告而善導焉，至無可如何而止，則在己有成美之德，⁽³⁾ 在人有助仁之功，⁽⁴⁾ 方不負天主生養照顧降生救贖大恩。如預度己之不能爲而不爲，是自棄矣。預度人之不能爲而不使之爲，是棄人矣。夫天主生吾人之靈魂，肖天主，似聖神，至尊且貴，而一旦棄之，是大負天主生養照顧降生救贖之恩也。惜哉！”

(1) 六月二十九日：即西曆8月5日。

(2) 三司：指人身所具有的三種功能。如具有記憶功能的記司，具有視覺功能的明司，以及牽動良知或情慾的愛司。《聖經直解·封齋後第一

主日》：“聖基所祿約齋德之美曰……齋德者，記司之助，明司之光，愛司之力是也。”

(3)成美：成人之美的省稱。助人為善。《論語·顏淵》：“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史記·夏本紀》：“有能成美堯舜之事者使居官。”後因稱成全他人的好事為成人之美。

(4)輔仁：輔行仁德。《論語·顏淵》：“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余請曰：“先生言行已略記萬一，但鄉城遼隔，不獲時聆教益，奈何？”金民譽曰：“盍遷入城。”余曰：“婚嫁未畢，未遑作向子平也。”⁽¹⁾先生曰：“中華待婚嫁畢，方遊五嶽，若西國則無待也，志定者竟行耳。”

(1)向子平：東漢朝歌人。參閱卷一《和擬買山荅上》注(7)。

七月廿二暮。⁽¹⁾侍先生，朱晝九突至。余緣伊兄有談教不必用書之言，謂之曰：“子毋以書為無用也。書博而行純者為大聖人，書未明者罕能行也。故顯修為上，⁽²⁾隱修次之。”⁽³⁾先生曰：“天主固實有如此位置，但我等不言。昔有兩人爭論聖人之大小，力辯未決，天主為之和解，令見兩聖人親如昆弟，兩人爭始息。”

(1)七月廿二(日)：即西曆8月27日。

(2)顯修：指天主教士在出家修道的同時，救世度人，與世俗社會保持一定的聯繫。

(3)隱修：指天主教士以離世苦修為宗旨，獨處隱居或集體隱修。隱修者包括修士和修女，一般以修道院為隱修之所。

八月初七日，⁽¹⁾聖瑪竇瞻禮。⁽²⁾先生命余領經畢，先生詔於眾曰：“茲聖方濟各會，入者始六人。楊聖生從上

散棲金陵，今五人自春徂秋，已歷三會。聖若瑟會期在上洋，⁽³⁾諸友未到。今幸集，勉旃。⁽⁴⁾凡入是會者，須讀書明辨，能講能走，以勸人為急務。非徒拜跪誦禱，徒敬聖人已也。聖瑪竇不過徵稅人，一聞耶穌訓，隨照即化。⁽⁵⁾即率宗族鄉黨如德亞國厄日多人，爭先歸化，復顯奇跡，化國王、世子、公主、宮女、世家女，與數人從教潔修。彼猶人也，何化之神速如此？子等勉旃，須效法聖人盛德，立表勸人，或近或遠，或一月，或數日，或一日半日。即不能，或逢人便勸，一刻亦好。今子等人會後，或有心願出門，而為肉身俗事所羈，未能擺脫者，有力能出門而心願未切者，有心力俱未足者，我甚為子等惜之。自今以後，須遷改自新，以補少年輕儇跳躍安逸懶惰之非。⁽⁶⁾益己益人，為功非淺，但今諸教友，頗似無妻，不然何無一人延神父到家告解也？此事亦在子等催之，且余年遲暮，彌撒後津涎每竭，⁽⁷⁾不能日日宣講聖道，惟賴方濟各會中人代講為荷。有願出門者，或獨行，或偕行，任意為之。但須自己努力，勿問他人。”

言畢，余奉命代講畢。先生顧眾曰：“趙先生為余代講矣，子等切記之。”先生將登樓，余請曰：“有問。”先生曰：“何問？”余對曰：“敢問聖伯多祿童貞乎？抑鰥貞乎？”⁽⁸⁾先生曰：“子問之何為？”余曰：“將以宣講勸人也。”先生曰：“聖伯多祿夫妻貞也。⁽⁹⁾有女名拔而巴臘，⁽¹⁰⁾為聖女。彌撒中至今瞻禮之。”余出曰：“子等勿以夫妻貞與鰥貞不得為大聖人也。”

(1)八月初七日：即西曆9月21日，是日為瑪竇宗徒瞻禮日。

- (2) 瑪竇：又稱馬太（希臘文 Maththaios）。《聖經·新約》所載耶穌十二宗徒之一。原名利未或肋未，在迦百農城任稅吏。一日，耶穌出迦百農城，見他坐在稅關上，召之為徒。於是拋棄一切跟隨耶穌。傳說最初傳教於巴勒斯坦猶太人中，並至裏海之南的埃提阿伯，以及波斯、馬其頓和敘利亞等地傳教，後被殺。《聖經·新約·瑪竇福音》據說為他所撰。
- (3) 聖若瑟：若瑟一譯“約瑟”（希臘文 Ioseph）。《聖經·新約》所載耶穌的養父，天主教尊為聖人，故稱。參閱《讚聖若瑟》之一注(1)。
- (4) 勉旃：猶勉之。旃，助詞，相當於“之”或“之焉”。
- (5) 聖瑪竇三句：《聖經·新約·路加福音》：“耶穌出去，看見一個稅吏，名叫肋未，在稅關那裏坐着；便對他說：‘跟隨我罷！’他便舍棄一切，起來跟隨了他。肋未在自己家中為他擺設了盛筵，有許多稅吏和其他的人，與他們一同坐席。”
- (6) 輕儇：輕捷靈便貌。沈干《浙江賦》：“乃有輕儇之童，銜耀其術，感鯨浪以爭趨，舞紅綃而特出。”此謂輕佻。
- (7) 津涎：唾液，口液。
- (8) 鰥貞：又稱寡貞。喪妻後獨居，不近女色。
- (9) 伯多祿夫妻貞：夫妻貞，又稱偶貞。謂夫妻偕老，而無二色。《聖經直解·封齋後第一主日》：“聖基所祿約齋德之美曰：……齋德者，童貞之城，寡貞之垣，偶貞之郭是也。”又《三王後第二主日》：“聖教會中有人有三等，守童身之貞者上也，守鰥寡之貞者次也，守配偶之貞者又其次。聖賢常譬童身於金，鰥寡於銀，配耦於銅，其不同有如此。”《聖經·新約·瑪竇福音》：“耶穌來到伯多祿家裏，看見伯多祿的岳母躺着發燒。就摸了她的手，熱症就從她身上退了。”說明伯多祿娶有妻室。亞歷山大城的革利免所著《雜記》謂其膝下有兒女，其妻後隨伯多祿殉道。
- (10) 聖女拔而巴臘：《靈知派經書·伯多祿行傳》殘篇載，伯多祿對女兒有吩咐，但未稱名。此處提到的聖女，或指野史說部中的聖伯多祿妮臘（St. Petronilla），見經外書卷《聖尼盧斯與聖阿基魯斯行傳》等，近年羅馬尚有為紀念這位聖女而建的教堂。不過據傳說，伯多祿妮臘係從

伯多祿領洗得見光明，為“靈裏的女兒”，而非親生的閨女，且拔而巴臘更接近 Barbara 的譯音。

先生問：“有人曰：我不信佛，亦不信天主。爾何以對之？”余無以應。先生曰：“凡人必有着落，⁽¹⁾不天堂即地獄，無中間空閒處可着汝落也。汝不信佛，善矣。豈有天主而可不信乎？”

(1) 着落：下落。朱熹《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本州所申，不曾聲說此項米着落，必是亦有互用。”此謂歸宿。艾儒略謂：“夫人畢世勤修，若一罪未解，而身先死，着落正未知何所也。”（《口鐸日抄》七）下文二句意同。

先生問：“有人向爾言：我佛亦敬，天主亦敬。汝何以對之？”余無以應。先生曰：“天下萬物，惟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邪正不明，何以為人？邪正如水火不相入，勢不並立也。”

聖母聖誕日。⁽¹⁾先生諭眾曰：“聖母未誕以前，普天昏暗，聖母既生以後，率土光明。譬如啓明一出，⁽²⁾旭日隨昇，可勝稱慶。惜我今日當聖母既生之後，猶似聖母未誕之前，昏暗如初。長夜漫漫，何時旦耶？勗哉！眾人各宜猛省。”

(1) 聖母聖誕日：指西曆 1697 年 9 月 8 日，為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廿三日。

(2) 啓明：金星的別名。以先日而出，故稱。又稱明星、太白星。《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啓明。”《注》：“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太白。”此喻聖母降生，猶上文“曉明之星”。

聖瑪竇瞻禮日。⁽¹⁾先生諭衆曰：“聖瑪竇亦聲色貨利中人也。⁽²⁾主光一顧，蒙昧悉除。主口一呼，愛慾皆割。⁽³⁾如幽谷中一燈來照，葛藤內一劍來迎，⁽⁴⁾向之纏繞難脫者，豁然除割矣。今諸公慎毋自拘於葛藤幽谷中，而不知所以自脫也，勗哉！”

(1)聖瑪竇瞻禮日：即西曆9月21日，農曆八月初七日。

(2)聲色貨利中人：謂追求女色享樂、財貨利祿之人。《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反用其意。

(3)愛慾：情慾。泛指世俗聲色貨利諸慾。《傳燈錄》：“有僧問石頭和尚：‘如何修最上乘徹第一義？’石頭曰：‘爾愛慾未除，能以兩腳踏須彌山耶？’”

(4)葛藤：葛和藤均纏樹蔓生。因謂事務的糾纏不已，或說話夾纏囉嗦爲葛藤。舊題李商隱《雜纂·不識疾遲》：“急如廁說葛藤話。”

耶穌聖誕日，⁽¹⁾先生登堂講道，名論粲粲，⁽²⁾不能勝紀，中有二語當切記，曰：“天主之甘受苦，正見天主之尊也。”

(1)耶穌聖誕日：又稱聖誕節或耶穌聖誕瞻禮。此指西曆1697年12月25日，即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2)名論粲粲：名論，著名的論斷或議論。《太平廣記·東陽夜怪錄》：“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粲粲，詩文有吸引力，動聽。鍾嶸《詩品·晉黃門郎張協詩》：“詞采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粲粲不倦。”此喻漁山講道詞旨高妙，耐人尋味。

附錄一 交遊詩略

瞿稼軒臨桂挽辭並序⁽¹⁾

陳 瑚

甲午春明，⁽²⁾留守大學士稼軒瞿公之喪至自桂林，藩臬大吏令丞以下莫不奔走而拜之。國中縉紳先生，耆老子弟暨其門生故舊之屬，皆束芻絮酒，會哭於其內舍之旁。蓋自國變以來，士大夫之仗節死難，成仁取義，其感人未有若此之盛者也。

當公之在桂也，中原鼎沸，閩浙瓦解。公以書生，未諳軍旅，首倡大義，定策端州，此豈復有成敗利鈍動其心哉！及乎皇天□□，大廈將傾，內則馬吳諸臣，外則趙陳諸勳鎮，曉夜謹誼，以亡桂爲事。而公以一老臣拮据其中，左枝右梧，首張尾決。至於嚴關不守，潯江四潰。逆知勢不可爲，遂乃危坐衙齋，幅巾待盡。酌杯酒以呼天，卻牽馬而不御。卒與少司馬從容賦詩，同日並命。嗚呼！何其壯也。

繇今觀之，一君死復立一君，則世傑之忠也。留守重地，以一人當敵，則宗澤之志也。絕命之辭，纍纍數千言，則文山之歌也。牙將家人，慷慨殉難，則江萬里之義也。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而公之死則真可謂重於泰山者。

已僧虔顛子謂余言：公生平有至性，太公病，卜於關壯繆之廟，得前三三後三三之詞，太公果卒於九月之九日。後公謁選都門，太夫人病，

卜於神，兆如初。時將給事黃門，有成命矣，棄不受，戴星南返，以得侍湯藥爲快。張西銘太史之過虞山也，泊舟東臯之畔，聞有孺子哭者哀，聲達左右，則公以至日祭其先人，蓋每祭必然者也。太史爲之感歎不已。古人有言“忠臣出於孝子之門”，豈不信哉！

瑚與公之長君，誼忝同籍，而有不見荊州之恨。於其喪也，乃得拜其儀容，想像其爲人，而作詩以憑弔之。其辭曰：

殘山剩水強撐持，回首中原竟屬誰？鎖鑰無人諸將去，衣冠有主二陵知。書生義盡平原日，丞相名成柴市時。子自殉親臣殉國，一門忠孝是吾師。次公玄鎬萬里奔赴，殉難於粵。

平陂天運亦人謀，一柱於今砥濁流。招隱東臯看舊業，籌邊南國想高樓。中營星隕千秋恨，遼海魂歸萬里愁。不是別山司馬在，下泉含笑共誰遊？少司馬張別山，諱同敞，同日就義。江陵之孫。

五載經營志未平，溶江半壁老空城。曾無將相甘薪膽，但有門庭起鬪爭。千古人倫存主僕，家人陳祥亦被難。一時吾道見師生。別山爲公之門人。呂蒙後死無多日，枉與人間罵姓名。

昆湖家世濬源長，耕石還餘舊德堂。山水煙雲環丙舍，琴書冰雪照匡牀。僮亡散佚丹青盡，家中名畫僮輩挈之遁去。僧老留存翰墨香。令子文孫工繼述，不煩智井鐵函藏。

(1) 錄自陳瑚《確庵文稿》二《隱湖集》。

(2) 甲午：指順治十一年甲午（1654）。

同吳漁山過吳興⁽¹⁾

陳 瑚

夾岸女桑齊，衝煙鳥亂啼。雨深千澗合，水闊四山低。
烏酒名難辨，殷亭路欲迷。喜同黃子久，翠障有新題。

(1) 與《相城湖懷古次漁山韻》錄自陳瑚《確庵文稿》六上《蟻橋集》。作於康熙三年（1664）。

相城湖懷古次漁山韻

陳 瑚

輕橈十日盪天涯，五兩風吹又到家。細雨春深紅杏葉，亂煙晴撲綠楊花。緣溪漁網牆頭見，近市禪林屋角遮。何處高人書畫宅，斷碑殘礎鳥飛斜。相城爲石田先生故里。

蕭寺無聊予吟詩漁山作畫漫成紀事⁽¹⁾

陳 瑚

碧水連天靚若空，五湖作客有君同。傾殘名酒詩方得，看到奇山畫更工。千樹橘酣秋雨後，一聲砧起夕陽中。白蘋洲畔漁眠穩，何許當年桑苧翁？

(1) 這首詩至《馬家瀆同漁山、邀兒》錄自陳瑚《確庵文稿》七上《苕溪集》。作於康熙四年（1665）。

遊天聖寺詠壁上趙松雪
畫瀟湘手跡，和漁山韻同遯兒⁽¹⁾

陳 瑚

王孫文彩妙，潑墨見風流。不雨雲常潤，非寒雪自浮。
黃陵叢竹暗，銅渚落鴻愁。留與山僧話，蕭蕭故國秋。

(1) 詠：原作“咏”，下同。跡：原作“蹟”。題末原注：“遯作見別集。”

詠管夫人畫竹和漁山韻

陳 瑚

何年閨閣秀，畫竹滿頹牆？雨過生微冷，風來動細香。
影分饑守絹，斑寫怨妃腸。不改滄桑後，依稀彩鳳翔。

秋日同漁山、遯兒遊道場山，往還各得二首

陳 瑚

湖上看山好，秋林生曉煙。雙橈開綠鏡，一杖入青蓮。
曲澗漁歌出，危樓鳥道懸。蹊深休問路，綽楔記坡仙。東坡書：“六十六代祖師道場。”

薄暮村舂急，輕帆轉渡頭。僧歸孤寺晚，木落萬山秋。
遠燒隨風暗，疎星入浪流。一鉤新月上，釣起異鄉愁。

雲峰登多寶塔

陳 瑚

道場山頂名雲峰，而塔又踞其巔，真勝境也。

兀立雲峰最上峰，紛紛腳底白雲濃。太湖北去水千頃，天目西來山萬重。
樵鬪空林蟬曳響，僧歸曲徑鹿留蹤。神仙只在人間世，辟穀何勞問赤松？

弔孫太初處士墓

陳 瑚

太白山人託跡奇，烏巾白袷想風姿。釣竿曾拂蒼蒼霧，詩卷長留咄咄詞。
太初有《咄咄詩》。三徑煙深孤鶴下，一丘碑在老僧知。高名不朽同山水，埋照輪君及盛時。

口占贈漁山

陳 瑚

踏罷雲峰曳杖還，解衣盤礴不曾閒。風流彷彿黃癡筆，又一吳門謝疊山。
謝孔昭善臨子久畫，自號謝疊山。

九日同自根、漁山、邀兒遊弁山白雀寺二首

陳 瑚

颯颯涼飈起白蘋，登高佳節滯湖濱。門前到處催租吏，籬下誰家送酒人？公子舊城浮綠水，霸王遺宅沒青筠。
陳霸先故址。蒙頭破帽依然在，儘許山花笑客貧。

松風十里石門幽，尋勝招提到上頭。僧度翠微雲外語，人捫碧落鳥邊遊。菊花髮短羞將插，竹葉囊空惹得愁。豈有右軍書帖在，也教風雨誤歸舟。

馬家瀆同漁山、邀兒

陳 瑚

山中何所有？翠竹萬千行。抱甕科頭婦，樵薪赤腳郎。虎過斜照澗，雞立短牆桑。處處炊煙直，微聞黍飯香。

題岑蔚居產芝圖⁽¹⁾

錢謙益

吾虞張君春培，依山築室，名花竹樹，遍繞其廬。時以詩酒自怡，意致灑如，有古隱君子風焉。

己亥秋，堂有褐芝，森森挺茁，見於其所。復產數莖，五色陸離，觀

者以為休徵美報，成歌詩以紀盛事。聖姪為余言，因占短句以贈之。

秋興淑氣，幸屋人英。恩和胥應，厥草惟茵。丹崖仙種，一本九莖。科逾兩穗，色暎五雲。擬諸飛走，為鳳為麟。秋露未晞，紫靄方蒸。仁趾克類，繼從蘭馨。惟德是致，用錫長生。庚子蒲月，⁽²⁾蒙叟錢謙益題。

(1)原圖藏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見東京國立博物館《中國明清美術展覽目錄》(1963)圖124，頁126-127；又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48。

(2)庚子：指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下錄吳偉業《紫芝曲》亦為題圖之作，大約作於同時。參閱漁山同題詩及畫跋。

紫芝曲

吳偉業

尚湖畔，虞山麓。幽人廬，處士居。前楓楠，後梧竹。中一人，似黃鵠。產靈芝，如赤玉。是其淑氣之所鍾，惟桃源之與烏目，為神仙之所遊戲，而變現乎靈族。然則吾草堂之倚乎婁江者，將不得邀此之異產歟？曰：賴有黃綺餘風，逍遙歌詠於紫芝之遺曲。為春培詞兄題。吳偉業。

題槐榮堂圖⁽¹⁾

吳偉業

高陽世澤指庭槐，曾挹仙家雨露來。已見清陰垂奕

葉，須知造物潤枯菱。孫枝並長參天勢，祖幹猶傳柱石材。
向夜定聞絲竹響，星精端許應三臺。題槐榮堂奉贈青翁老先生並
正。弟吳偉業。

(1)原圖款題：“夫山高陽氏槐榮堂圖，虞山吳歷畫。”作於康熙十一年
(1672)，王時敏題首：“公槐瑞應。”尤侗撰《槐榮堂記》，李楷撰《槐榮
堂賦》，吳偉業、宋寶穎及陸貽典各有題詠。今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
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5-426；《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
六，頁198。

題岑蔚居產芝圖⁽¹⁾

嚴 杖⁽²⁾

芝草無根，不源醴泉。隨其所產，瑞斯在焉。東萊華
胄，田祖上仙。君家淑德，奕世何愆。貽從《青囊》，活人
萬千。如渴如飢，非為名錢。乃孕靈符，丹朱燁然。一夕
而茁，旬日而拳。實苞實茂，觀堵四簇。乃圖乃詠，可什可
篇。鳳毛麟趾，玉樹齊肩。五雲九畹，佇看芝田。辛丑上
元，⁽³⁾為春培老表姪題。珠頭陀嚴杖。

(1)出處與錢謙益、吳偉業二詩同。

(2)嚴杖：字子張，江蘇常熟人。嘉靖間大學士嚴訥裔孫，崇禎間大學士
文震孟婿。崇禎七年進士，授信陽知州。順治二年乙酉(1645)為常熟
抗清領袖，兵敗後奉佛參禪，自號髻珠頭陀，又號珠頭陀。髻珠，隱寓
不忘故明之意。

(3)辛丑：指順治十八年辛丑(1661)。

同吳漁山宿高林鑒公房⁽¹⁾

王譽昌⁽²⁾

密棘編籬石築關，暫邀清話竹林間。半潭波浴一輪
月，午夜磬飛千尺山。落葉打窗吟骨爽，亂雲籠榻夢魂閒。
來朝會得攢眉意，好賞松醪醉別顏。

(1)錄自王譽昌《含星堂集》一。作於康熙三年(1664)五月至閏六月間，
時漁山隨陳瑚從吳興至虞山，避暑破山興福寺。陳瑚《確庵文稿》六下
《破山集》有《高林僧舍度夏》詩。破山興福寺有高林庵。
(2)王譽昌：字露潛，號話山，江蘇常熟人。亦陳瑚門人，有《含星堂集》。
集中這首詩之上為《侍陳確庵夫子過歸元恭先生齋次韻》。

題留耕圖次韻(三首)⁽¹⁾

王譽昌

柳外東風着面迎，溝塍喜報齊先生。十年始卜南村
宅，好就丹青看耦耕。

(1)錄自王譽昌《含星堂集》一二。參閱漁山《次韻題留耕圖》。

其 二

結個茆齋斷壟邊，讀書聲颺竹爐煙。定知不發陰符
秘，消盡雄心二頃田。

其三

播穀聲聲解勸耕，杏花菖葉亦關情。笑余菽麥粗能辨，農圃書中有姓名。

和蕭寺無聊⁽¹⁾

包自根⁽²⁾

溪光灑灑欲浮空，一榻棲遲復此同。耆舊久推龍尾重，丹青今見虎頭工。囊書覓句秋山畔，掛席還家曉夢中。索處未須添客思，往來茗雪有漁翁。

(1)與《遙和秋日遊道場山二首》錄自陳瑚《確庵文稿》七上《茗溪集》。

作於康熙四年(1665)。

(2)包自根：名咸，江蘇吳江人。確庵同門鷺幾之子。

遙和秋日遊道場山二首

包自根

久負登臨約，離群復此時。泉聲應有恨，山色定無私。目送青鞋遠，心歸白社遲。更名宜百藥，愁絕更誰醫？以病不能行。

卻憶城南勝，常懸野客情。晚山青未了，秋水綠初平。樵徑松千尺，僧房竹數莖。尋幽嗟病肺，高枕聽鐘聲。

和蕭寺無聊⁽¹⁾

陳 遯⁽²⁾

激灑湖光映碧空，秋林搖落故園同。頻年作客逢迎拙，一路題詩唱和工。曬網漁歸山色裏，浣紗人語月明中。勝遊自古稱茗雪，不羨滌陽有醉翁。

(1)這首詩至《馬家瀆作》錄自陳瑚《確庵文稿》七上《茗溪集》。作於康熙四年(1665)。

(2)陳遯：字子莊，陳瑚次子。

秋日遊道場山二首

陳 遯

扁舟乘興出，幽眺不曾閒。郭背家家竹，湖心面面山。鷺鷥來往際，阡陌有無間。笑指雲峰下，蒹葭路幾灣？不入桃源路，安知別有天。僧歸紅樹裏，犬吠白雲邊。影落山顛塔，聲流石腳泉。片湖吹碧浪，湖名。幾個採菱船？

和雲峰登多寶塔

陳 遯

搯筇直上最高峰，縱目浮屠興轉濃。萬里晴光波渺

渺，一天秋色嶺重重。掛瓢堂名。尚想幽人侶，伏虎巖名。
難尋老衲蹤。我欲乘風便歸去，早移茅舍傍青松。

和弔孫太初處士墓

陳 遯

當年處士成仙去，此地空埋處士身。野老能言騎鶴事，寺僧猶憶掛瓢人。殘碑漫滅生青草，古木蕭疎照碧燐。占斷吳興山第一，綽楔書“吳興第一山”。紛紛題詠墨如新。

九日遊弁山白雀寺二首

陳 遯

具區千頃碧漫漫，山有望湖亭。思久天涯起浩歎。佳節每從愁裏過，好山多向客中看。風迴小院花枝冷，日落空林木葉乾。我亦望鄉鄉不見，隔江誰倚畫闌干？

一年只此一重陽，肯憚登高一望鄉？對景有詩吟未得，破愁惟酒醉何妨？廢城夜月驚棲雁，逆旅秋風咽語蟿。遮莫布帆歸去路，五湖煙水斷人腸。

馬家瀆作

陳 遯

竹筏桃城路，晴溪走白沙。亂山千萬疊，荒市兩三家。
日落村村虎，煙深樹樹鴉。吳閭思故里，終古號繁華。

江南春詠並序⁽¹⁾

朱彝尊

余遁山口，遊心物外。煙霞之疾已痼，泉石之興方濃。摘句尋章，每愧著書老子。耽風弄月，何輸好道維摩。矧夫舊恨關心，兼且新愁觸目。時唯二月，序屬三春。九十日風光，雖云有限。廿四番花信，正自無邊。到處笙歌，漫說耳根清淨。一時景物，雖禁眼界繁華。喜寒燠之雙侵，不解宜親宜避。悵情思之百集，遂覺可泣可歌。總之萬水千山，都堪入賦。他如五風十雨，豈遽忘情。偶擬新題，頓萌故智。翻憐鬢短，何堪拈斷數莖？已覺腸枯，況復縈成百折。吟未七字，敢謂探珠？拋去一甌，聊爲引玉。伏冀騷壇盟主，玉陣雄師。當思春閨難逢，盍念韶華易謝。際此芳辰淑景，各有雅懷。對茲淨几明窗，可無佳詠？凡屬同調，共展異才。將草綠西堂，賦就盡陽春之曲。而梅香東閣，吟成俱白雪之歌。庶免教花鳥笑人，幸無吝瓊瑤報我。

萬里韶華一望賒，東皇點染劇堪誇。遠山帶雨光尤潤，弱柳迎風影漸斜。豈有青袍能似草，應無紅袖可如花。阿濤門戶重重掩，何事多情到薛家？

萬緒無端苦自縈，剖來愁恨不分明。魂當斷處鶻偏

叫，夢到迷時蝶又驚。粉臉半潮花欲語，黛眉低鎖柳含情。
等閑吟就枝頭句，常使尚書浪得名。漁山先生爲予作《江南春卷》，清麗似元人筆法。春山繚邈，蒼翠欲滴。野田茅屋，漁舟沙鳥，各有其致。而野人相訪，情話如在。恍如座我水村，不知身之在塵境也。因題並賦於寶鼎甌碗之室，時康熙丁未仲冬之月，⁽²⁾竹垞朱彝尊。

(1)與《再題江南春色卷》錄自朱省齋《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日本之部》，圖44；又見《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中國繪畫》，圖152。原圖藏大阪美術館。

(2)康熙丁未仲冬之月：指康熙六年丁未十一月，即西曆1667年12月15日至1668年1月13日。

再題江南春色卷(二首)

朱彝尊

綠楊垂影囀黃鸝，三月江南麥始齊。行到竹深貪小憩，滿園新筍破春泥。

參差高下綠陰屯，行盡花叢過市門。脫帽壚頭拼一醉，隔溪春雨上河豚。竹垞展卷又題。

題侯大年鳳阿山房圖三首⁽¹⁾

朱彝尊

四先生里讀書莊，髯也經營興不忘。張筆孫詩陸經義，孰居南北孰中央？謂張上舍雲章、孫孝廉致彌、陸徵君元輔。

吾家亦有三畝宅，千個篔簹兩樹桐。輪與勾吳歸客健，滿頭白髮帝城中。

練江風物最牽懷，藥布筠筒市滿街。他日堂成須報我，便拖竹杖覓吳鞵。

(1)錄自朱彝尊《騰笑集》四《今體》二；又見氏《曝書亭集》一二。作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

寄吳漁山⁽¹⁾

徐增⁽²⁾

畫苑唐稱吳道子，於今畫苑說漁山。師承自出王維外，筆墨應超子久班。萬壑千巖高士樂，片雲獨鶴道人閒。城中未得籃輿便，畫裏時時識汝顏。

(1)錄自徐增《九誥堂詩集》二三。《九誥堂集》詩文大體按時間先後排列，這首詩下首《報恩適南禪師過訪》，時間題“丙午”，即康熙五年丙午(1666)。故這首詩應作於康熙四年乙巳(1665)。

(2)徐增：1603-1673，字子能，號而庵，又號十足道人，江蘇吳縣人。明諸生，入清不仕。有《池上草》、《九誥堂集》。

題史漢功南城詩興圖行⁽¹⁾

徐增

君不見江南勝地姑蘇城，此地乃是湖海水氣之結成。山巒俱有淡冶態，草木秀潤咸含情。風土清嘉人雅致，前

輩高名好遊戲。或書或畫或吟詩，絹素流傳金不啻。沈石田周。唐伯虎寅。文衡山徵明。祝枝山允明。擅風流，後人只有雁門留。

枕煙樵者文彥可別號，名從簡。吾及見，皎如秋月照滄州。改革我在青足塢，萬樹梅花締千古。病夫天性好作詩，一生願學王與杜。城中近時詩友多翩翩，吾知一二餘茫然。元亮飢驅山中不可住，出寓南城將四年。

華平園內饒竹木，水石亭橋如畫幅。園設一榻我周旋，習靜猶然在空谷。初來祇我而庵之一人，虞山陸老秋玉元泓。漸相親。詩有“梅花一聲鶴”，使我枯寂生精神。陸老知交兩人在，沙墟史君漢功爾祉。楊城戴。兩帆顧質。十日半月來唱酬，益使病夫添氣概。史君之畫追沈唐，戴子書登文祝堂。陸老不書亦不畫，余詩自寫羞郎當。時人不識古人面，終日往來看不見。仲翔知己有二人，美玉深藏豈求銜。

澤臞大師適南式逸。報恩來，有緣見我笑顏開。讀我詩篇忽大叫，唐人乃在吳城隈。每過華平必盡日，王維禪心杜甫律。天風吹蕩海潮音，心恥花間彈錦瑟。陸與史戴頗聞之，三人不約來同時。聲詩有神交有道，五人一旦皆相知。是時華平值初夏，同在梧桐槐柳下。題詩各各興飛揚，縱不詩仙也詩霸。五人大樂不可言，笑聲霹靂華平園。花開鳥啼助清興，新茶老酒蛟龍吞。風帆雲陣頃刻過，尚有餘懷室中坐。重設酒茗再吟詩，先者為倡後為和。

吁嗟乎！吾輩佳興何時無，所難遇者報恩之澤臞。廬

山當年十八士，不有遠公寧足都？我呼史君君且放下胸前之酒壺，陸老戴子問我而庵意欲何為乎？君不見人生聚散如風雨，千載之下安得見，吾輩今日眉目與髭鬚？何不乘此詩興寫作《南城圖》，留傳勝跡於東吳。澤師謂我居士長歌今亦少不得，杜陵巨手筆幹須得三千大千世界萬丈七級之浮屠，復謂漢功居士速速當先畫。

史君素柔雅，聞之便砰湃。不待口諾擲卻酒壺疾出華平園，良久但聞石牆周遭叫奇怪。忽復走回掀繩牀，急索素紙橫高堂。指頭灑出吳道子，提筆取勢耀我四人之眼光。此園界在南城僻若湖山一村落，葑關盤關之間地何廓。東來水自楊城湖，西轟開元瑞光叢林之寶塔藏經閣。前護人家後即田，雉堞一帶青山緣。木蔭橋跨園門外，柳邊時有農鍤漁人船。

史君於是慘澹經營先位置，重造亭廊合人意。樹前竹後屋間之，所需之物不求備。畫我病人倚窗身不移，澤師危坐方袍垂。陸老從旁有憨態，戴子岸幘何矯奇。畫完四人乃畫自，悠然袖手心無事。卻忘身是寫畫人，仰面看天腳着地。澤師儼然一座南嶽山，峩峩雲漢高難扳。而庵萬頃太湖水，氣韻流動神安閒。戴子遒勁千石弩，昨夜射得山頭十百虎。陸老風流老愈豪，吟詩呷酒神仙伍。史君雍容君子人，如金如璧如陽春。不說其人在平日，只此畫中意思宛然與我輩相親。紙上聞笑語，一一疑有神。眼光能翕聚，同是無懷民。復去點染水石與樹竹，濃澹煙雲多起伏。須臾寫到園外來，十里南城一寸目。道子妙手何淋

滴，愷之三毛寧是癡。王宰山水無乃遲，伯時西園亦等夷。

惜乎劉彥齊死不得見，於今幸有漁山吳畫師。名歷虞山。漁山聞之不遠百里急來觀，琴川一棹如飛翰。復有石民陳子病中聞之霍然起，衛公金子聞之冒雨叩門來看秉燭至更闌。一切見者盡歎南城不及畫中好，我也三日飢忘餐。我寓南城歲復歲，身在華平門卻閉。南城風土今始窺，猶是熟睡之中發噴嚏。史君畫南城真是南城，我今作歌那能顯此畫南城之神情？杜陵唐人在何處，誰爲碧海萬丈之長鯨？澤師錢唐去十日，而庵之歌一日作已畢，性急安得此刻澤師來南城。看君畫，讀余詩，處處字字評我兩人之甲乙。吁嗟乎！大鵬天上經年游，小鳥枝頭早暮空唧唧。宇宙出門大矣哉，如何而庵七尺軀，形影只在南城之一室。

(1) 錄自徐增《九誥堂詩集》二四。關於這首詩，《九誥堂文集》四《與史漢功》第八函稱：“南城詩興既得妙筆爲圖，弟敢不作長歌歌之？適弟嘔出心肝，草一千餘言。性命不知若何，急欲請教，快來快來！同雨帆尤妙，然遲不得矣。”可爲注腳。

題吳漁山畫葑溪會琴卷爲陳石民⁽¹⁾

徐 增

茂苑楊湖接，葑關歲月深。晚雲乘客興，流水入琴心。
寫景盈溪壁，題詩遍竹林。衆山青欲響，空外盡知音。

(1) 與下首錄自徐增《九誥堂詩集》二五。

吳漁山所畫葑溪會琴卷余愛之甚，意欲不還，值石民在病中，竊謂畫亦可以愈疾，因作是詩代柬

徐 增

余愛《葑溪會琴卷》，把看久蓄不還心。欲君病愈仍歸趙，君到南園可抱琴。

題採芝圖⁽¹⁾

馮行賢⁽²⁾

畫師無數味真源，今見延陵下筆親。山好似看張鳳翅，松長渾欲作龍身。獨傳高士如金墨，認取王公解索絃。此景此情誰會得，只應爲壽畫圖人。長樂馮行賢題。

(1) 錄自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一四《吳漁山壽用三山水立軸》，蓋有二本，另一本原圖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見鄭威編《吳歷畫集》，頁13。漁山原圖及題詩（見《詩鈔補遺》）作於康熙九年（1670）閏二月。

(2) 馮行賢：字補之，又字芝圃，江蘇常熟人。馮班長子。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不遇。

家青嶼兄偕漁山、文侯
北上經廣陵，出示渡江詩索和⁽¹⁾

許承家⁽²⁾

破浪推宗慤，宗慤“乘風破浪”為其叔氏言也。指阿侄文侯。揮毫說虎頭。謂漁山。一時來二妙，五月聚扁舟。赤莢江全闊，青楊樹半秋。賦詩兼繪事，逸興滿揚州。

(1)錄自許承家《獵微閣詩集》一。

(2)許承家：字師六，號來庵，江蘇江都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授編修。參閱《庚戌夏青嶼侍御同予北行……聊用顧庵韻》注（2）。

題吳漁山倣吳仲圭畫⁽¹⁾

宋 琬⁽²⁾

昔人作山水，凝神在盤礴。經營慘澹間，不苟等戲謔。作者與賞心，要當富邱壑。吳生大雅人，清姿如野鶴。毫端走鬼神，古人庶無作。持贈萬里行，披圖儼酬酢。誦君遠遊詩，不減謝康樂。征鴻去悠悠，相望何寥廓。葡萄江水深，勿使蛟龍攫。

(1)錄自宋琬《安雅堂未刻稿》一《五古》，次於《送許鶴沙臬長之任滇南》後。鶴沙指華亭許纘曾，康熙九年庚戌（1670）十月引見，點用雲南按察使。“時先生已在京，頗疑此畫為先生贈許纘曾作”（陳垣《吳

漁山先生年譜》上)。

(2)宋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順治四年（1647）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工詩，世與施閏章並稱南施北宋。

為胡怡齋題吳漁山畫山水（二首）⁽¹⁾

宋 琬

幾曲清溪約略橫，翠微深處亂霞明。漁舟一葉穿雲去，身在山陰道上行。

滿壁煙雲宗少文，卧遊空自擅奇聞。昆明萬里青山色，杖底何人得似君？

(1)錄自宋琬《安雅堂未刻稿》五《七絕》。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未刻稿》六又有《胡怡齋詩序》云……怡齋為吳三桂婿胡國柱，康熙二十年（1681），死於雲龍州之難。《怡齋詩序》作於辛亥，則為怡齋題漁山畫當在辛亥。”辛亥，指康熙十年辛亥（1671）。

憶往歲己酉夏，吳子漁山偕遊廣陵。畫士高生寫余小影，弗克肖也。漁山為倣唐解元《翦菖蒲圖》綴其上，遂以景勝。同時寓公玉峰侍郎葉訥菴^{方霽}、桐城侍御方邵村^{亨咸}、涇陽儀部張穉恭^恂共為讚詠。逮今歲在丙寅，屈指十有八年矣。嘉禾老友沈汶在令甥范子南調從事涇陽，甫易歲得其筆妙，為余成此幅。余乃泥汶在仍倣舊圖，汶在

以其意廣蔭綠天，增崇柱石，稱備美焉。余因令外甥楊喬年追錄前題，書之石壁，一一賡原韻紀事。顧葉、方兩公墓田木拱，穉恭久返西周，漁山罕過雀羅，青山絕世，馬耳東風，老人感慨繫之矣（四首）⁽¹⁾

葉方霽等

更誰分別問雌雄，擾擾人間欲豢龍。濤湧海山喧枕畔，峨峨柱石倚天峰。詞菴韻。⁽²⁾

溫飽無求不顧餘，百年來往事何如？寸田尺宅生涯闊，父祖門牆敞簾書。詞菴韻

數馬天山尋禹跡，泱泱大風轟積石。無端幻夢熟黃梁，五十餘年說《周易》。富貴浮雲豈足憑，崢嶸老氣還山立。邵村韻。⁽³⁾

弱羽衝風迹未深，群飛冥冥換朝簪。培風天闕蝸鳩笑，渤澥蒿蓬共此心。穉恭韻。⁽⁴⁾

(1) 錄自許之漸《擊壤紀年箋》，頁9-10。原詩題為許之漸撰。原題共五首，第一首為漁山詩，移至《詩鈔補遺》。作於康熙八年己酉（1669），詩題繫於二十五年丙寅（1686）。

(2) 詞菴：指葉方霽，1629—1682，字子吉，號詞菴，江蘇崑山人。順治十六年（1659）探花，官至刑部右侍郎，諡文敏。

(3) 邵村：指方亨咸，字吉偶，小字哥哥，安徽桐城人。順治四年（1647）進士，官御史。能文工書。山水倣黃公望，博大沈雄，力追古雅，與程正揆、顧大申時稱鼎足。亦工花鳥，雀雉入神品。平生足跡幾遍天下，所見無非粉本。

(4) 穉恭：指張恂，字穉恭，一字壺山，陝西涇陽人。先世以業鹺家江都。崇禎進士，為江南理刑。平生肆力於詩古文詞，兼工畫筆。自塞外歸，家既破，賣畫自給。劉紹攸將其與李因篤、王宏撰等同載入《關中人文傳》。

辛亥仲春為石谷老兄四十壽⁽¹⁾

許之漸

劍門圖畫裏，妙手蔚相望。王子留真跡，吳生並擅場。

吳歷漁山。

(1) 共二首，此為第一首。錄自王翬《清暉贈言》七。作於康熙十年辛亥（1671）二月。

題吳漁山竹溪漁隱圖⁽¹⁾

許之漸

日暮熹微濕霖生，興酣喝月月不行。樺燭淚歌復翳翳，蓮臺笑倚空盈盈。頻催銅鉢因酒力，暫停筇輿憐主情。安得好風吹萬里，一輪夜夜臨東城。七夕後二日，秬園偕蘭雪年翁、⁽²⁾漁山諸子觀荷待月，用七夕韻博笑。弟之漸。

(1) 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19。款題：“竹溪漁隱。甲寅七月延陵吳歷擬古。”甲寅，指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

(2) 秬園：謂侯汾。 蘭雪：謂邵點。

題吳漁山山中苦雨詩圖⁽¹⁾

許之漸

三春愁長霖，慘慘晦昏早。思君無前期，展轉縈予抱。四月買扁舟，濕雲覆遙島。水國生秋陰，南詢徒渺渺。迴塘稀臥柳，畧行入空杳。飢鳥立浮槎，遠帆行木杪。舉首行雲低，蹙足方隅小。花落豈無情，逐槐啼惡鳥。縱橫一葉輕，燭光夜悄悄。君居綠水涯，何以送春曉？讀君雨歎詩，所憂詎行潦？念爾偕北征，秋陽出杲杲。東吳積菰蒲，吏呼更宵擾。土垣盡傾圮，漏室移乾少。硯田或荒蕪，香稻何由擣？出處各相憐，有情天亦老。是歲七月既望，和於礪城西隱之高雲堂。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19-420。作於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漁山原詩見《詩鈔補遺》。

題吳漁山倣叔明遠帆秋水(二首)⁽¹⁾

許之漸

絕巘寒雲子細看，千尋飛練未曾乾。草堂丹竈何年事？落枕濤聲夢自安。

翠壑丹崖別有天，橫舟十日飽朝煙。一椽茆屋平生了，贏得風迴萬里船。蒼竹年翁。許之漸。

(1)錄自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又王石谷吳漁山袖珍冊》。原圖

款題：“王叔明《遠帆秋水》，吳歷。”

題吳漁山畫竹爲自豫上人⁽¹⁾

許之漸

看竹何如食肉強？暫參玉版飽飢倉。上人已現清癯相，苦筍撐腸二十霜。

(1)錄自蔣龍、翁介眉輯《清詩初集》一二。

題興福庵感舊圖⁽¹⁾

許之漸

默容上人爲證公大弟子，幼習毘尼，懇誠嚴淨，不苟訾笑。梵誦之餘，酷嗜觚翰。與漁山吳子、山民陳子諸高士相友善。余每過吳門，必過興福，坐對輒竟日。從無矯拂及脂韋之習，以是器重之。西秋別去，時方佐證公創經閣，將瘡盡瘁，閣垂成而西逝。余與漁山歸橈南渡，得其幻去之信，惘然久之。今壬子夏，⁽²⁾復啓故關。感其去來之速，而願果之未成也，詩以悼之。並詠證公、漁山。

來去悲漚影，經過撫舊遊。墨花空碧沼，梵苑自丹樓。慧業難忘處，閒情足勝流。茶煙禪榻畔，墜緣冷於秋。

素琴仍掛壁，案几亦橫陳。入室思數度，披圖展後塵。還將故人意，爲省世間因。弄月吟風在，三生石上真。毘陵繡衣衲子許之漸。

(1)錄自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07 漁山卷末題跋。

(2)壬子：指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

吾谷丹楓借吳漁山同遊⁽¹⁾

許之漸

石髮晴梳藉葉紅，千章錦樹倚寒空。霞天借艷偏斜照，霜信留芳問朔風。孤櫂頻年魂夢在，攜筇今日畫圖中。勝情爭躍成俄頃，幸是君來此會同。

(1)錄自蔣鑰、翁介眉輯《清詩初集》八。據下錄許山《十月九日喜家青嶼同漁山、肯堂、武伯諸子尋吾谷距壬子之遊閱五年矣》可知，這首詩當作於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秋借漁山初遊吾谷時。吾谷丹楓為虞山勝景，在劍門之下。

辛亥仲春為石谷老兄四十壽⁽¹⁾

戴劉淙⁽²⁾

家貧不蓄畫，亦不諳畫理。破籠兩三幀，脫落餘故紙。時或掛空堂，煙雲四壁起。秋林石田翁，落雁文太史。好事閒借觀，稱賞不置齒。宋元眼未見，況復王與李。但知黃大癡，生長子游里。潑墨寫春山，直追造化始。長瓶載小艇，醉卧虞山趾。至今一尺絹，珍惜瓊瑤比。大癡吹笛去，粉本留桑梓。

近來四五家，的的堪繼美。南浦老詩人，粉繪乃餘技。圖我白醉樓，蒼翠濕衣履。漁山隱南郭，渲染絕塵滓。寫贈《南屏圖》，清風生扇底。湘源虎頭裔，少小謝紉綺。扁

舟山陰道，着我崑壑裏。藏弄篋筒中，展玩頻拭几。珍重良友意，不棄肉食鄙。匪特畫通靈，臭味實蘭芷。

王郎右丞後，才名早灌耳。十日畫一石，五日畫一水。能事辭促逼，矜貴相倍蓰。吾鄉錢宗伯，畫譜窮源委。讚歎石谷畫，直接大癡矣。婁東王奉常，妙繪絕揣擬。石谷入其室，如孔鑄顏子。我有一團扇，丐君點清泚。或寫遠岫青，或貌暮煙紫。搦管不輕下，逡巡味所以。寶劍贈俠烈，君意或在此。今年君四十，盤礴無停晷。小詩乞畫扇，並以申燕喜。

(1)錄自王翬《清暉贈言》七。辛亥仲春：指康熙十年辛亥(1671)二月。

(2)戴劉淙：一名淙，字介眉，江蘇常熟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舉人。

題吳歷畫二首⁽¹⁾

王士禛⁽²⁾

清秋野雁無人態，多在黃蘆紅蓼間。驚起數行沙際去，寒潮漠漠一舟還。

蟹舍漁灣入杳冥，遠山都似佛頭青。橙黃橘綠紛秋色，好買輪鈎下洞庭。

(1)錄自王士禛《漁洋山人詩續集》一《辛亥稿》；第二首又見《王漁洋詩鈔》五。這兩首詩與《吳歷修竹吾廬圖為汪季角題》作於康熙十年辛亥(1671)。

(2)王士禛：1634-1711，字子貞，號貽上、阮亭、漁洋山人，雍正後以避帝諱改名士禛，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官至刑部尚書。

詩格風流，吐詞修潔，倡為神韻之說，主康熙間詩壇數十年。

吳歷修竹吾廬圖為汪季甬題⁽¹⁾

王士禛

讀書茅簷下，樂於奉朝請。澗邊清淺流，屋後檀欒影。
借問輞川人，何如斤竹嶺？

(1)錄自王士禛《精華錄》二。

題吳漁山畫⁽¹⁾

施閔章⁽²⁾

遠岫千層綠，輕帆一葉飛。橋邊過釣叟，雙鯉自攜歸。

(1)錄自施閔章《學餘堂詩集》四六《五絕》。與《謝吳漁山作畫》作於康熙十年(1671)。

(2)施閔章：1619-1683，字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順治六年(1649)進士，由刑部主事官湖西道，康熙六年(1667)裁缺歸。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授侍講，轉侍讀。詩與宋琬齊名。

謝吳漁山作畫⁽¹⁾

施閔章

茅屋溪山古木疎，看來真是老夫居。延陵高士如相訪，綠竹潭邊釣白魚。

(1)錄自施閔章《學餘堂詩集》四八《七絕》。

吳漁山為余作營丘早雪圖歌以贈之⁽¹⁾

程可則⁽²⁾

漁山山人不出山，搗來燕市仍鍵關。松枝塵柄自怡悅，為我泚筆開心顏。鵝溪一幅營邱似，積素凝寒半江水。長條到地凍欲盡，有客孤舟去如駛。蘆葉蕭蕭風亂飛，千山翠色肩斜暉。此翁掉頭若解事，天地已聞人當歸。偶然訪戴意亦適，歲寒蘭芷應須惜。多謝山人冰雪心，挂帆好向羅浮宅。

(1)錄自程可則《海日堂集》二《七古》；又見魚翼《海虞畫苑畧》頁12，文字畧有出入。此詩在《海日堂集》中，“編在《送族孫禹門成進士歸雲間》之後，《為施愚山作賣船行》之前。禹門程化龍，康熙庚戌(九年，1670)進士。愚山辛亥(十年，1671)入都，故知此詩為辛亥作”(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

(2)程可則：1624-1674，字周量，號滄榛，廣東南海人。順治九年(1652)會試第一，部議褫革。後應閣試為撰文中書，遷戶部主事、兵部郎中，出為桂林知府。

題九畹生香圖⁽¹⁾

毛琦

余生平雅好蘭竹，以其有君子之德也。亦景慕高士，以其品之近乎蘭與竹也。吾師王十翁品行高亮，寫蘭獨得趙吳興法則，清心素德，蓋

兼之矣。辛亥秋，⁽²⁾余丐得墨蘭四幅，中分風晴雨露四體，筆法美秀，墨氣雲流，誠佳品也。更求諸名碩題詞卷端，用裱成軸，奉為家珍。他日展玩之餘，挹蘭芬，吟秀句，使我如對君子，如對吾師矣。漫賦一絕附後。

要取幽芳耐久傳，霜毫飛處盡蒼煙。風晴雨露參差見，一卷清芬不計年。若韓毛琦識並書。

(1)錄自王十洲《九畹生香圖》，原圖藏常熟博物館。參閱《詩鈔補遺·題九畹生香圖為若韓道兄》及註(1)。

(2)辛亥：指康熙十年辛亥(1671)。

題吳漁山作槐榮堂圖⁽¹⁾

宋實穎

大槐堂構鬱蔥蔥，文母辛勤手植濃。一自中丞麾羽扇，到今驄馬凜清風。摩娑銅狄仙人老，瞻眺雲山紫氣紅。新燕穿簾王謝宅，南岡子弟盡英雄。壬子中秋題《槐榮堂圖》，⁽²⁾錄呈青翁老年長兄先生晒正。年小弟宋實穎草。

(1)錄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5。原圖藏上海博物館。

(2)壬子：指康熙十一年壬子(1671)。

題槐榮堂圖⁽¹⁾

陸貽典⁽²⁾

星精踞木位，老筆寫來工。物意音聲喜，天心雨露公。麟祥分古檜，鳳彩竝高桐。縣識三公驗，眠陰二使通。東

陽詞賦異，南陸歲時同。認取常榮處，新枝長不窮。題《槐榮堂圖》呈青翁老年伯教正。年小侄陸貽典具草。

(1)錄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5。

(2)陸貽典：1617—？，一名典，字敕先，號觀庵，江蘇常熟人。博學工詩，書法尤長漢隸，此詩即以漢隸題圖。有《觀庵詩鈔》。

南臯詩贈陳南浦⁽¹⁾

陸貽典

門臨流水俯江郊，日對雲煙援弱毫。自喜青山為伴侶，不將白眼向兒曹。經中芳草能來仲，籬下寒花索和陶。輕醉成鄉應有記，南臯卻指是東臯。

(1)錄自陸貽典《觀庵集》五《漸于集》二。

題吳漁山山中苦雨詩圖⁽¹⁾

侯 汭⁽²⁾

繫君書畫船，清鏡破秋早。幽尋及東塘，一卷清琴抱。展卷神已飛，何洲此雲島？大叫李青蓮，秋浦同浩渺。含勢尺幅中，送意入空杳。二儀割陰陽，變態爭毫杪。因茲山澤寬，稍覺乾坤小。暨慘近峰色，遠峰絕去鳥。披裘人不見，客舟自悄悄。容我策筇來，清嘯奪春曉。轉筆借長風，排雲決淫潦。英英露晶輝，斯須日杲杲。化工十指間，萬象肆馴擾。古人猶可追，今人解者少。鵝絹不自織，稀

煙得其擣。乞請移商山，素壁怡吾老。甲寅中秋月，⁽³⁾ 嚮城侯
汭題。

(1) 錄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0。與前錄許之漸詩同為漁
山《歎雨十六韻》的和作。

(2) 侯汭：一名玄汭，字記源，號柘園居士，江蘇嘉定人。峒曾從子，岐曾
子，大年從父。早歲與弟洵、涵（大年之父），從弟演、潔、澗稱“上谷六
龍”。明亡後棄諸生，博極群書，究心經術。卒年六十四，學者稱潛確
先生。有《潛確先生集》、《月蟬筆露》。

(3) 甲寅中秋月：指康熙十三年甲寅八月，即西曆1674年8月31日至9
月29日。

次漁山韻贈燈公⁽¹⁾

陳帆

黃葉先朝跡，金輪自在天。放參雙樹下，人定半巖前。
吟苦湖沈月，香燈竹裊煙。每懷支許契，相識在今年。次韻
奉贈。蒙穀陳帆。

(1) 這首詩至陳濤各詩錄自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五《吳漁山傲倪高
士山水》，漁山題畫詩即《再過拈笑齋》而文字畧有改動，款題：“甲寅
嘉平廿日與諸同人再訪燈公於拈笑齋，即限韻五言以贈。”甲寅嘉平廿
日，指康熙十三年甲寅十二月廿日，即西曆1675年1月15日。下錄
至陳濤各詩與漁山詩皆限用先韻，大約作於同時。

次漁山韻贈燈公

陳文炤⁽¹⁾

禪門推法器，冥悟入諸天。印續南宗後，詩追大曆前。

道心當立雪，名利等浮煙。我欲頻過此，從君面壁年。劍浦
陳文炤。

(1) 陳文炤：字介英，江蘇常熟人。性耽書，喜為激昂慷慨之詞，有《劍浦
詩集》。所居劍浦草堂，在常熟城南，中有山爽閣，具竹石之勝，春秋佳
日，與族人之能詩者集同人觴詠其處。朱鶴齡有《過虞山同陳南浦諸
子集劍浦池亭即席同賦》詩，見氏《愚庵小集》四。

次漁山韻贈燈公

陳維城⁽¹⁾

木門從托跡，獨悟性中天。笑面拈花候，談探捉麈前。
看山寒帶雪，炊葉濕浮煙。白社風流在，相過莫問年。西山
陳維城。

(1) 陳維城：又名弈壘，字西山。陳文炤子。

次漁山韻贈燈公

陳濤

一見欣相過，禪房別有天。泉聲來樹杪，山色落空前。
經展梅花月，爐生柏子煙。道心恒自在，問世不知年。滄斲
陳濤。⁽¹⁾

(1) 滄斲：與卷四《題寄滄漁山水圖》及卷五第二十五則之滄漁應為同
一人。

題吳漁山南臯圖⁽¹⁾

孫藩⁽²⁾

太丘有吳裔，人欽高士風。置身圖畫裏，得句性情中。
入座秋空澹，開軒春嶂重。遙知玄悟處，墨彩照江東。里言
奉贈南浦道詞宗並求正。孫藩。

(1)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37。又名《南臯茅屋圖》，為漁山賀陳帆（南浦）六十壽辰山水，作於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春。參閱漁山《題南臯圖》註（1）。

(2)孫藩：字季維，江蘇常熟人。

觀吳漁山畫竹⁽¹⁾

許山⁽²⁾

吳郎手腕不可當，江山萬里收毫芒。更有渭川千畝
綠，風枝雨葉分低昂。文湖州，夏太常，風流千載相頡頏。
坐君墨井草堂上，瀟湘一片秋茫茫。不知門外官塘路，黃
塵赤日紅雲墮。

(1)錄自許山《棄瓢集》二。約作於康熙初年。

(2)許山：1627-1714，字山如，號青浮，江蘇常熟人。浙江副使宸章子。易代之際，嘗丐食至浙，訪父於金華山中，奉之間道歸。隱居不仕，甘貧苦吟，喜畫秋花病蝶，落雁寒蟬，以寄其蕭瑟之致。卒年九十六，私諡孝隱。

家青嶼雪中惠芋寄謝（五首）⁽¹⁾

許山

臣朔年來一飽難，遠煩輟贈慰朝餐。相逢藜藿成三
友，撐破詩觴共歲寒。

渾沌連蹇縮凍鷗，個中真味有誰知？稚兒拾得胡盧
笈，世上英雄只相皮。

寂寂飢鴉獨樹村，一家風雪老柴門。夢中誤讀《三都
賦》，卻認羊蹄踏菜園。

平生無夢到膏粱，老我溫柔別有鄉。嚼此宮商費牙
齒，從前枉說菜根香。

拔盡寒灰土銼溫，酥融香暖一團春。紛紛肉食誰能
寄？只共清鑱御史貧。

(1)錄自許山《棄瓢集》二。

十月九日喜家青嶼同漁山、肯堂、武伯
諸子重尋吾谷，距壬子之遊閱五年矣（二首）⁽¹⁾

許山

一徑疎林晚，重來得謝公。青山雙蠟屐，黃葉五秋風。
殘菊迎人瘦，斜陽抹樹紅。高岡頻徙倚，霜雁正橫空。

(1)錄自許山《棄瓢集》二。作於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

其二

高懷能好事，藜杖愜幽期。此日維舟處，當年落葉時。
招尋仍舊侶，惜別幾新詩。莫漫重回首，風塵各鬢絲。

懷漁山次家青嶼韻⁽¹⁾

許山

東山攜妓處，詩酒昔年同。往事仍今雨，高樓自晚風。
越江愁渺渺，吳樹曉濛濛。不盡新來意，秋潮遠未通。

(1)錄自許山《棄瓢集》三。

題鳳阿山房圖(二首)⁽¹⁾

許山

曲澗迴崗抱短籬，讀書聲裏有茅茨。地高不著閒花草，
只種蕭疏蔭鳳枝。

老倦幽尋興未休，畫中好景夢中游。何時更倚孤筇去，
雨竹風梧一徑秋。題爲大老長兄正。琴水許山。

(1)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

次韻奉贈燈公⁽¹⁾

伴石頭陀⁽²⁾

山樓同夜話，篝火峭寒天。見性甘居後，常機孰敢前。
林虛分徑石，窗迴領湖煙。始愧楊朱路，風塵折壯年。辛酉
十一月四日，⁽³⁾從浙右歸，過春水閣止宿。燈和尚出此屬題，率爾次韻，聊供
一笑。伴石頭陀。

(1)錄自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五《吳漁山做倪高士山水》。

(2)伴石頭陀：生平未詳。

(3)辛酉十一月四日：指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初四日，即西曆 1681 年
12 月 13 日。

自述二首⁽¹⁾

佚名

春膏幾度下荒園，槁木重蘇思勿諼。只愧樗材終自棄，
空教雨露日源源。

寄語東皇且勿勞，枯枝殘木枉承膏。從今休向荒園灑，
恐負恩波萬丈高。

(1)錄自李杕輯刊《墨井集》三《三巴集》後映《聖學詩》。原題作《自述
附原韻二首》，次漁山《自述》之後，應爲漁山道友所作，作於漁山在澳
學道期間，故移錄於此。

題鳳阿山房圖送侯大年歸里(三首)⁽¹⁾

姜宸英⁽²⁾

家在東吳罨畫間，滿庭修竹未經刪。何人爲寫丹山狀？不放歸心一夕閒。

如今解纜是歸舟，到日重開三徑幽。霜閣洞庭猶有橘，客來海上莫驚鷗。

季鷹已鼓思蓴棹，侯子重開問字亭。我亦無端望天末，晚來風卷半山青。題《鳳阿山房圖》因送大年道兄歸里，書正。弟宸英。

(1)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約作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

(2)姜宸英：1628 - 1699，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溪人。明諸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探花，充明史館纂修。

題侯大年鳳阿山房圖(二首)⁽¹⁾

梁佩蘭⁽²⁾

帝京騎馬過日日，忽憶故山成一林。清夜月明何事好？竹梧風起亂交音。

山房準擬學丹丘，高對仙人十二樓。天上鳳凰長自嘯，⁽³⁾不勞凡鳥更啾啾。題爲大年先生鳳阿山房並正。佩蘭。⁽⁴⁾

(1)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又見梁佩蘭《六瑩堂集》二集八。

(2)梁佩蘭：1632 - 1708，字芝五，號藥亭，廣東南海人。順治十四年

(1657)解元，康熙二十七年(1688)進士。其詩與屈大均、陳恭尹合稱嶺南三大家，有《六瑩堂集》。

(3)鳳：《穰梨館過眼錄》作“皇”。

(4)題爲兩句：爲《六瑩堂集》所無。

題侯大年鳳阿山房圖(二首)⁽¹⁾

宋駿業⁽²⁾

衡門兩版有餘清，三徑還看背郭成。自是葦蕪多集鳳，巖阿亦待爾經營。

春徑紫苔依碧草，秋原紅葉映清霜。茅齋好縱凌雲筆，稚子能文又擅場。乙丑九月，⁽³⁾題大老長兄鳳阿山房，兼呈教正。長洲小弟宋駿業。

(1)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

(2)宋駿業：字聲求，號堅齋，江蘇長洲人。官至兵部侍郎。善書畫，篤好山水，因繪《南巡圖》，聘王石谷於家，而畫學大進。曾爲《佩文齋書畫譜》總纂官。卒於康熙五十二年(1703)。

(3)乙丑九月：指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九月，即西曆1685年9月28日至10月27日。

大年表弟自號鳳阿，常欲買地數百弓，環植梧竹，讀書其中，虞山吳漁山先爲畫鳳阿山房圖，余繫以二絕句，求同志諸君子屬和以贈之⁽¹⁾

孫致彌⁽²⁾

避人何必向仙源，且學蘭成賦《小園》。修竹高梧藏

曲徑，不教車騎識夷門。

懶從千仞耀葳蕤，心事唯應畫史知。清露晨流明月照，不妨添我共尋詩。同學表兄孫致彌題於枕流漱石之軒。

(1) 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

(2) 孫致彌：1642-1709，字愷似，號松坪，江蘇嘉定人。明登萊巡撫孫元化之孫，與侯大年並列膠城八子。康熙初年，膺薦奉使採訪朝鮮文獻，賜一品服。二十七年(1688)成進士，官至侍講學士。有《枕左堂集》。纂修《佩文韻府》，出力尤多。

題膠城侯大年鳳阿小隱圖(二首)⁽¹⁾

馮武⁽²⁾

鳳阿深處隱芳名，自撚修髯作鳳鳴。翠竹蒼桐風月下，風流遠繼四先生。

名節家聲在兩間，多君十畝自閒閒。隆中抱負淵明意，盡在漁山筆墨間。大年道長兄鳳阿高隱，吾友漁山吳子畫圖以贈，海內名人多有題詠，不揆蕪陋，效顰附驥呈政。虞山弟馮武。

(1) 錄自馮武《遙擲稿》一六《北麓吟》，題下原注：“吳漁山筆，二首。”又見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詩句文字畧有出入，題款為《遙擲稿》所無。詩據《遙擲稿》，題款據《穰梨館過眼錄》補。

(2) 馮武：1627-1710 稍後，一名長武，字寶伯，號簡緣，江蘇常熟人。馮舒子，馮班姪。陳瑚門人，名列《從遊集》。

題侯大年鳳阿山房圖二首⁽¹⁾

沈受宏⁽²⁾

舊巷烏衣話六朝，傷心兵火草蕭蕭。山窗風雨挑燈夜，剩把遺書一卷消。

圖畫中間自結廬，竹洲花塢輞川如。風流更乞漁山筆，著我西窗共讀書。圖為常熟吳漁山畫。

(1) 錄自沈受宏《白澗集》五。

(2) 沈受宏：1644-1714 稍後，一名受弘，字臺臣，江蘇太倉人。弱冠以詩受知於吳偉業。

題侯大年鳳阿山房圖(二首)⁽¹⁾

錢澄之⁽²⁾

昔賢高會石頭城，荀氏人龍一坐清。常恐覆巢摧欲盡，祇今阿閣鳳凰鳴。

梧桐百尺鬱雲浮，更植修篁繞楹幽。聞道經營初有志，老夫高卧且神游。遙題大年二世兄鳳阿山房書正。田間錢澄之，時年八十。

(1) 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作於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

(2) 錢澄之：1612-1693，原名秉鐙，字幼光，號田間，安徽桐城人。南明授庶吉士。入清為僧。

吳墨井秉泰西教於膠川，有
六十吟寄示，敬倚原韻⁽¹⁾

顧文淵⁽²⁾

西學闢館巧莫過，其為結構，多用磚石沙灰，少用木柱板壁，防火患也。為問敷教夫如何？僉曰彼國進修士，考選出入如機梭。西士自幼入會，矢志不婚宦。經考選者先進文科，復進格物窮理之學，始進天學科。若優取，乃許中國敷教。名成持節上海舶，大洋歷險鬚為皤。魚龍風雨赤黑道，驚怪詫異三年多。地中海有騰空飛魚。有大魚，從角中噴水，能覆舟，其性嗜油酒。又有禽鳥，恒浮宿海面。又有魚似人，似牛馬、豬犬之類者。離程九萬有何羨？泰西距中國九萬里。所冀中邦邀寵眷。少持筐篚貢大廷，世運隆平珍貨賤。前朝萬曆九年辛巳，利瑪竇始見朝，⁽³⁾進耶穌聖像、西琴、自鳴鐘等於大內。生賜餼廩，沒賜葬地。明末利類思、安文思入中土，至本朝世祖章皇帝賜宇焚修，給膳養。及南懷仁留心曆學，召入都，賜養光祿寺。聖恩寬大柔遠人，優養俾伊沒無怨。其為文字傳象胥，彼國之風洞然見。

吾曹碌碌昧物欲，墨井吳生稱疾足。授其大要際天人，那歎衰遲悲歲促。臯比一席食彼俸，中邦修士主其席者，例食泰西俸。字母筆法瀾翻熟。泰西以二十三字母為主，當三十二筆法，以三十二筆法互相配合，則成人物之名目。提掇學徒尊《聖經》，仁、義、禮、智、信。稍拂規範為恥辱。門庭不傍佛與仙，操勵今踰耳順年。仰瞻高峻真卓立，俯視鹵莽殊相懸。何時鼓棹過

膠水，請發所采先知篇。神遊歐羅巴一度，大西洋彼云歐羅巴。使我開拓胸中天。

(1) 錄自顧文淵《海粟集》一。這首詩為漁山《六十吟》的和韻之作，作於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又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冊，頁83。

(2) 顧文淵：字文寧，一字湘源，號雪坡，又號海粟居士，江蘇常熟人。善畫山水，因石谷獨步，改寫枯木竹石，遊食四方，賴以資給。《鐵琴銅劍樓藏扇集錦》上冊有顧文淵《雪竹圖》，為傳世名作。卒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

(3) 利瑪竇於萬曆十年壬午(1582)抵澳門，次年隨羅明堅至肇慶傳教，其進京在二十八年庚子冬(1601年1月)，此處不確。

題鳳阿山房圖(二首)⁽¹⁾

凌竹⁽²⁾

隱見能知道有無，天生文采自然殊。宣尼不作虞周遠，一歎猶聞已矣夫。

覆巢誰惜羽譙譙，抱義嬰仁匪一朝。在竹棲梧又未識，和鳴還待奏簫韶。右題鳳阿山房，為壬申年舊作，辛巳初秋，⁽³⁾大年同學老長兄索書，錄呈教正。弟凌竹，時年七十有二。

(1) 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

(2) 凌竹：字南樓，號此君，江蘇常熟人。有《卻浮集》。

(3) 壬申：指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辛巳：指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

贈吳漁山⁽¹⁾

劉獻廷⁽²⁾

漁人底事更漁山？春水輕舸去不還。彩筆有峰皆作
粵，金徽無調不潺湲。懷探秋月蟾光迴，枕壓浮雲蝶夢閒。
慚愧武陵溪外客，飄風猶自向塵寰。

(1)錄自劉獻廷《廣陽詩集》下。約作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

(2)劉獻廷：1648-1695，字君賢，一字繼莊，號廣陽子，直隸大興人，居吳門二十餘年。一生不仕，以教讀著述終其身。雖生於明亡之後，而所交多前朝遺逸，為學主於經世。

呈漁山吳師⁽¹⁾

陶淑⁽²⁾

延陵舊裔獨超羣，振鐸東南絕世氛。自喜辭家遊聖
域，不貪入禁薦雄文。光分天闕塵寰曉，聲徹雲霄海宇聞。
偏是腐儒持管見，甘為自棄負慇懃。

(1)原為陶淑《康熙乙亥年吟草》之詩，由李秋錄自徐匯書樓抄本，見《墨井集》五《吳漁山先生口鐸》之末。乙亥，指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原誤作己亥，據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改。

(2)陶淑：字天懿，上海人。遊於天學，以漁山為師。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有傳。

題興福庵感舊圖(二首)⁽¹⁾

紀蔭⁽²⁾

何事英靈漢，翻成撇脫遊？安心方雪夜，結願豈蜃
樓？林掃旃檀淨，花殘菡萏秋。淒涼烏鶴意，無復問
高流。

圖畫存高寄，丹青難具陳。漁山揮老淚，繡衲感哀塵。
見內典。寂寞思前事，⁽³⁾蒼茫想後因。再來應不隔，慧業更
清真。己卯夏至，⁽⁴⁾神駿老人紀蔭次前韻為繹如禪德存感。

(1)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06-207。

(2)紀蔭：生平未詳。

(3)寂寞：寞，原作“麼”。

(4)己卯夏至：指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五月廿四日，即西曆1699年6月21日。是日夏至。

老樹行題吳漁山畫⁽¹⁾

尤侗

南園有古樹，老幹橫空樸。飄零古道傍，搖落荒村塢。
啞啞烏鵲噪連科，栗栗秋霜風景暮。旁有斜枝繞樹中，鉤
盤屈折何玲瓏。參差變幻不可倪，俯蓋一切如虬龍。往來
過客停車馬，到此凝目共相訪。野老權為避雨亭，兒童戲

作鞦韆架。問樹由來已幾年？共言自昔爲村社，村社淪蕪廟貌頽。寒煙寒月浸荒臺，年年歲歲冰霜冷，暮暮朝朝風雨摧。

我聞此語翻然悟，萬物遭逢原有數。干霄蔽日鶴棲堂，戴瘦銜瘤遺荒圃。經時耗蠹漸婆娑，俯仰能無發浩歌？白木空傳詫東海，枯桑祇自守西河。惜此良工不回顧，幸此長能謝斤斧。眼前松柏析爲薪，殘葉朽株何所忤？君不見春園桃李幾時榮，此樹穹窿自今古。康熙己卯中秋，⁽²⁾吳君漁山過南園，爲予作《鶴棲堂圖》，並寫南園道傍老樹。余喜其豪宕磊落之氣，惟先生之畫之詩足以傳之，因題《老樹行》於後。悔庵叟尤侗。

(1) 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續錄》一一。

(2) 康熙己卯中秋：指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八月十五日，即西曆1699年10月7日。

觀鳳阿山房詩畫冊因作長歌⁽¹⁾

吳玉田⁽²⁾

吾嚆相沿多望族，上谷世澤稱最長。文章忠孝一門萃，國史邑乘垂輝光。銅駝劫後悲王謝，烏衣子弟猶騰驤。風流俊采信未艾，詞壇騷壘軍一張。鳳阿先生人中鳳，清音麗藻驂高翔。一枝棲隱欣有托，碧梧修竹圍雲廊。筠簾綈几供爐鼎，牙籤鄴架陳縹緗。當時勝流每高會，嘯歌雜選飛羽觴。坐卧不數丹山穴，游息何必瑤芝房？

高人繪圖並作畫，含毫皴染綜倪黃。漁山潑墨饒奇

氣，尺幅煙雲筆底藏。梅君樹石復逸品，遠樹恍惚臨瀟湘。傳題一一盡名士，好辭絕調紛鏘鏘。群言璀璨珠璣落，揮翰跌蕩龍蛇揚。兩美洵合二難並，珍重碎錦爲裝潢。攜來冊帙如拱璧，傳之奕祀等璆琅。

吳中門第競豪富，華軒朱閣飛雕梁。搜羅綺紈鬥綺麗，寶藏金玉炫輝煌。寧如此饒雅人致，清風流韻吹古香。展卷來到仍貽堂，閱競發喟轉徬徨。檀園秋水昔賢地，傾圮舊址空悲涼。詩囊畫卷餘長物，零落何處半淪亡。乃歎有幸有不幸，端賴世守唯賢良。作歌爲志得快睹，古人吾愛遙相望。辛巳九秋，⁽³⁾觀鳳阿山房詩畫，作長歌一首，後學吳玉田稿。

(1) 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

(2) 吳玉田：江蘇嘉定人。生平未詳。

(3) 辛巳：指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

題留耕圖次韻(二首)⁽¹⁾

王撰⁽²⁾

村居習靜簡逢迎，謝卻塵囂野趣生。本計算來惟力穡，一犁新雨課春耕。

幽窗開向夕陽邊，點點殘鴉漠漠煙。彭澤高風誰可繼？輞川茅屋杜陵田。

(1) 錄自王撰《掛山集》七。

(2) 王撰：1623-1709，字異公，號隨庵，江蘇太倉人。王時敏第三子。

題鳳阿山房詩畫冊(二首)⁽¹⁾

王原⁽²⁾

大年侯先生少遊四方，嘗欲結廬歸休，名曰鳳阿山房，因以自號。虞山吳漁山歷爲之圖，海內詞人競爲歌詩，以投贈之。名在人口，垂四十年，而山房實未嘗構也。嗟乎！大年孔巢完卵，趙袴存孤。志托冥飛，情忘覽德。樛爾寓言，遂成佳話云爾。敬題二首，申寫微悰。大年覽之，得無笑豐干饒舌乎？

半幅圖中千首詩，含情何限少人知？難銷地老天荒恨，漫結梧萋鳳噓思。

千仞高棲事未真，庾園陶徑足芳鄰。迎輿大有狂歌客，居海樛爲嬉鳳人。康熙四十九年夏五月下浣，⁽³⁾同學弟王原。

(1)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

(2)王原：1646 - 1729，原名深，字仲深，青浦（今屬上海）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

(3)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下浣：即西曆1710年6月17日至26日。

題吳歷畫⁽¹⁾

查嗣琛⁽²⁾

落日在何處？孤亭與樹深。地寒人不到，詩境有誰尋？

(1)錄自查嗣琛《查浦詩鈔》一一。《查浦詩鈔》在這首詩之前列《丁酉長

夏查浦書屋落成得詩四首》，之後爲《戊戌元日枕上詩成次率寄初白嶺南》。可知這首詩作於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

(2)查嗣琛：1652 - 1733，字德伊，號查浦，浙江海鹽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進士，官侍講。因兄嗣庭獄流陝右。

附錄二 交遊文略

吳節母王孺人贊⁽¹⁾

錢謙益

孺人王氏，世虞山右族，嫁吳文恪公十世孫士傑。崇禎初，士傑輓漕歿於燕。母年二十有三，撫三子皆成立。今年六十有六。官長咸旌其門。少子歷，能詩有聞，請余爲贊，贊曰：

蚩蚩生民，裸蟲之豕。惟節與義，爲綱爲紀。五季之亂，有王凝妻。能斷一臂，以捍四維。虞山之王，吳寡高行。殉夫截髮，育子併命。兩血赭地，風毛白天。海水橫飛，冰玉凜然。橫目咸嗟，反臂斯喟。拂廬之長，望塵膜拜。烏給戴勝，鸞歌女牀。扶木之交，十日煌煌。菜畦晨汲，蘭陔夕采。玄芝曄曄，朱萼藹藹。綽楔翼如，天咫匪遙。舊史作贊，敬告清喬。

(1) 錄自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四二。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考訂此文作於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並稱：“崇禎初母年二十有三句亦誤，時母年已三十八。”

吳漁山臨宋元人縮本題跋⁽¹⁾

錢謙益

董、巨以後，山水一派，流種東南。元初趙文敏獨臻其妙。黃子久、吳仲圭、倪元鎮、王叔明諸家，相繼而作。明興百餘年，而有沈啓南、唐子畏、文徵仲，又將百年而有董華亭。蓋江左開天之地，斗牛王氣，垂芒散翼，煥為圖繪，非偶然者。其風流文采，久而滋長，亦熏習之力使然也。

余聞子久居烏目傍小山，飲酒所至，輒畫。自湖橋抵拂水，放舟兩湖，畫橫卷長數十丈。稿本未經裝裱，民家束入竹筒，置複壁中，訪求不可得。華亭為撫掌歎息，艤舟湖山間，坐臥累日，語予曰：“子久數十丈卷，今飽我腹笥，異時當為公傾囊出之。”華亭仙去，垂三十餘年。山窗水榭，未嘗不追憶斯言也。

冬日屏居，漁山吳子，眎予手臨宋、元畫卷，烘染皴皴，窮工盡意。筆毫水墨，皆負雲氣。向之慨慕子久，與華亭所手摹心追者，一往攢聚尺幅，如坐鏡中，豈不快哉！漁山古淡安雅，如古圖畫中人物，人將謂子久一派，近在虞山，余深望之。此卷真跡，皆煙客奉常藏弄，又親傳華亭一燈，密有指授，故漁山妙契若此。煙客跋尾，不欲示人以斷輪之妙，故隱而不書。予聊及之，以信吾熏習之說。癸卯仲冬十七日。⁽²⁾

(1)錄自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四六。此篇之後為《王石谷畫跋》，作於同

年同月同日。

(2)癸卯仲冬十七日：指康熙二年癸卯十一月十七日，即西曆1663年12月16日。

吳節母王孺人墓誌銘⁽¹⁾

陳 瑚

海虞吳子漁山學於吾門，其人讀書修行，能琴詩，善書畫，莊莊乎士也。庚子夏，予將有楚行，手書其母孺人之內行，涕泣而來告曰：“歷不幸，先君子蚤見背，歷母苦節四十年，今且老矣，敢乞言夫子，圖所以不朽吾母者。”予諾其請。逡巡未及為。

客歲春，漁山則又涕泣而來告曰：“歷母以某月某日，從先君子地下矣。將卜日啓墓而祔焉，夫子其賜之銘。”予悲孝子之志，不及表之於生前，猶欲傳之於歿後也。恐漁山之責諾於予也，乃序而銘之。

序曰：孺人姓王氏，嫁吳文恪公十世孫士傑。崇禎初，士傑客死，孺人稱未亡人，撫三子皆成立。男子孫九人，女子孫八人。邑有司旌其門，年六十八卒。嗚呼！王道衰，俗流失，《柏舟》之詩不作，彤管之教無聞，其為閨門之詬也甚矣。若孺人者，其可以風，宜為銘。

銘曰：山高高，水悠悠。維孺人，稟坤柔。年及笄，有令德。歸延陵，嫺內則。脫簪珥，挈井甬。晝修澆，宵機聲。匪彊勉，本性成。嗟良人，漕轉粟。命不辰，喪河北。

維孺人，哀黃鵠。泝泝統，茹荼蓼。藐諸孤，襁褓中。長啓泰，次啓雍，少啓歷，咸童蒙。維孺人，教以正。毋僂言，毋惰行。親賢哲，遠便佞。兒克承，知大體。季白眉，攻文史。勤束修，勵廉耻。採風吏，旌其門。光前人，裕後昆。死復生，生不媿。維孺人，無怨悔。洪武初，旌三寡。史臣蘇，作頌者。臣忠君，婦貞夫。凡在位，盍鑒圖。煌煌言，古今謨。單闕歲，白藏時。頑潭子，製銘詩。石可泐，文在茲。於萬年，永昭垂。

(1) 錄自陳瑚《確庵文稿》一九《墓銘》。銘文謂：“單闕歲，白藏時。”單闕卯，白藏秋，指康熙二年癸卯（1663）秋，為作本文之時。又文中謂：“客歲春，漁山又涕泣來告。”則漁山之母王孺人卒於康熙元年壬寅（1662）春。參閱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上康熙元年壬寅條。

題吳漁山臨宋元畫縮本⁽¹⁾

王時敏

臨摹之難，甚於自畫。蓋自畫猶可從宕匠心，臨摹則必尺寸前規，不爽毫髮，乃稱能事。即使形似宛然，筆墨豈能兼妙？而欲縮尋丈於尺幅之間，求其氣韻位置，略不失古人面目，抑又難矣。

漁山索觀余所藏諸畫，隨臨倣縮作小本，間架卓樹，用筆設色，一一亂真。且能於生紙上渲染煙雲，冉冉欲動，毫無痕迹可尋。是真刻刺神技，斲輪妙手，冥心默契，不可思議者也。況自此與宋元人血戰，曾未匝月，見其近作扇冊，

皆從諸畫中伐毛洗髓得來，脫盡向時畦徑。方在妙年，遂已度越時流，後正未見其止，雖欲不獨步得乎？

嘗見牧翁宗伯題其《桃溪詩稿》，以攻文汲古為畫道權輿。又聞古人云，善書者必善畫。漁山博綜羣書，精研八法，涵茹風雅，悉以迴向筆端。宜其變化不窮，躊躇滿志乃爾也。歎服，歎服。

(1) 錄自王時敏《王奉常書畫題跋》。錢謙益《吳漁山臨宋元人縮本題跋》稱本文為“煙客跋尾”，可見與牧齋題跋同作於康熙二年（1663），而時間稍前。證以《題自畫為吳漁山》“首秋過婁”之句，可知作於是年秋七月，即西曆1663年8月3日至9月1日。

題自畫為吳漁山⁽¹⁾

王時敏

漁山文心道韻，筆墨秀絕。首秋過婁，索觀余所藏宋元諸跡。僦寓臨摹，縮成小本，不兩旬而卒業。非但形模克肖，而簡淡超逸處，深得古人用筆之意，信是當今獨步。

余於此道雖有癖嗜，奈資質鈍劣，白首無成，見之殊不勝氣索。此紙為其臨別時強屬，不得已而漫應。布鼓雷門，深切自愧。漁山惟為我藏拙，勿以示人，乃益佩相成之愛耳。

(1) 錄自王時敏《王奉常書畫題跋》。

題吳漁山臥雪圖⁽¹⁾

王時敏

漁山《雪圖》，簡淡高寒，真得右丞遺意。默公孤情絕照，氣韻相同，故宜其殉知之合乃爾，展觀不勝歎羨。戊申臘月，⁽²⁾西廬老人王時敏題。

(1)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冊，頁28；此跋又見王時敏《王奉常書畫題跋》，故宜二句作：“故宜有殉知之合，展觀歎賞無已。”

(2)戊申臘月：指康熙七年戊申十二月，即西曆1669年1月2日至31日。

吳漁山傲雲林筆跋⁽¹⁾

王時敏

白石翁傲宋元諸名跡，往往亂真，惟雲林尚隔一塵，蓋以力勝於韻，其淡處卒難企及也。漁山此圖蕭疏簡貴，妙得神髓，正以氣韻相同耳。

(1)與《吳漁山小景跋》錄自王時敏《王奉常書畫題跋》。

吳漁山小景跋

王時敏

畫忌筆滑，欲其觚稜轉折不為筆使，乃能入妙。北宋

諸大家無不如此。漁山為青嶼侍御作此圖，佈置蕭遠，筆墨蒼茫間悉具全力，深得古人之意，正孫虔禮所謂殉知之合也，展觀不勝贊歎。

題吳漁山苦雨詩圖後⁽¹⁾

王時敏

吾友吳漁山以名賢後裔，清標玉立。博物工詩，兼精繪事。與毘陵侍御許青嶼先生訂文章筆墨之交，相視莫逆。每遊覽名勝，巾車櫂舟，未嘗不共。詩文互相唱和，積久成帙。近復有《歎雨十六韻》，繫之以圖，尤稱合作。侍御、柅園後先賡詠。雖憂國願豐，感時觀化，所志不同，而懇惻纏綿，各窮其致。詩中畫，畫中詩，此卷已備之矣。

余於詩道茫然，何敢妄置一喙。惟相望二百里間，偉人高士，大雅之音，孔碩肆好，與珍圖相輝映，為藝苑一時佳話。而余垂盡殘息，猶及見之，亦詎非厚幸耶？故喜而題其後。甲寅初冬，⁽²⁾年家弟王時敏題，時年八十有三。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0；此跋又見王時敏《王奉常書畫題跋》，文字略有出入。

(2)甲寅初冬：指康熙十三年甲寅十月，即西曆1674年10月29日至11月26日。

吳漁山倣古山水冊跋⁽¹⁾

徐 增

余幼喜藏畫，因得交文彥可先生，先生精於賞鑒。復得顧禹功，禹功筆墨蒼老，由是始知古人意趣之所在。近歲得史漢谷畫而悅之，漢谷極口吳漁山畫，因與定交。

漁山爲虞山人，名家子。行履高潔，超然物表。能書與詩，爲陳確庵先生高足。性好畫，胸中既藏萬卷，所交遊皆賢士大夫，家多藏古跡者，而漁山一一揣摹。每到佳山水處，則累日忘返，宜其畫之獨絕也。

嘗爲余畫《桃源圖》，妙極。茲又爲默公寫此冊，每一幅倣古一人，無不得其神髓，使宋元諸名家從紙上躍出。夫古人止擅一人之長，而漁山則兼衆人而有之，倘所稱畫之大成者乎！默公亦善畫，與漁山有水乳之合，故畫妙至此。寄語默公，須寶藏之，勿輕示人也。丁未孟秋，⁽²⁾而庵徐增識。

(1)與方亨咸、史爾祉、許之漸四跋錄自吳漁山《倣古山水冊》，原圖冊藏南京博物院，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7冊，頁168—169；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著錄。

(2)丁未孟秋：指康熙六年丁未秋七月，即西曆1667年8月19日至9月17日。

與史漢功(二則)⁽¹⁾

徐 增

崇委扇領悉，不敢寫舊作，當另詠新詩書之耳。示吳漁山畫，弟靜對片時，不啻遊五岳一過，使人心目曠然，真當行家也。至若妙繪脫盡蹊徑，請以詩譬之，漁山是子美，先生是摩詰，一時雙絕，可空作者。幸甚，樂甚！

(1)共十一函，此爲第四、七函，錄自徐增《九誥堂文集》四。

小卷承畫松鶴，境界不凡。思得一人補完，畢竟漁山爲妙，未審在此間否？

吳漁山倣古山水冊跋⁽¹⁾

方亨咸

畫難言也。余從事於茲有年矣，今之能手執螯弧而建壇坫者，余皆得事之，即未見其人，未嘗不見其所爲也。大江南北，太倉兩王先生而外，則指首屈漁山矣。雖未得縱觀其所爲，即此帙體備諸家，妙兼六法。胸開天地，氣蓋古今，真傑作也。覺余二十年來之從事空費力氣，不禁愴然。試問之兩王先生，當不易吾言也。亨咸觀因題。

(1)與史爾祉同跋又見虛齋藏《吳漁山山水畫冊》冊末；張巖、錢淑萍《明清名人中國畫題跋》，頁431。約作於康熙七年(1668)至八年(1669)間。

吳漁山傲古山水册跋

史爾祉⁽¹⁾

虞山山水之秀，真圖畫也。造化又以其不盡之秀，多生異人，使山川靈氣還歸筆端。吳子漁山亦間代一奇也。漁山之畫，入前人之室，掃近代之靡，人盡知之，然余所推重者則不止是。

每見人之工畫者，無不以其所工者自詡，因以其所工者驕人，且又多為贗本，以欺世而射利。噫，真可鄙也。漁山之畫足上人而意每自下，技足亂真而志取無偽，其淡宕自然之致，蓋有道者流也。漁山之畫固傳，漁山之人將不獨以畫傳，而漁山之畫殆以其人而益傳矣。

興福默上人常懸榻以相待，以是得漁山筆墨獨多。余每過訪，輒索其所存畫一再展觀。見其畫，如見其人。其畫可思，其人更可思也。默公重其人，兼師其畫。默公之能自得師並可賀。霽庵史爾祉題。

(1)史爾祉：字漢谷，又字漢功，號霽庵，居吳門。能詩善畫，與漁山、徐增、戴雨帆和僧默容等為道藝交。

吳漁山臥雪圖跋⁽¹⁾

金俊明⁽²⁾

塵境喧濁，避之無方。惟大雪時，差一靜耳。高卧雪

天，則尤靜極。獨恨無好手寫出此景，輞川遺跡，久不得見。

今睹漁山茲幀，蕭寒入骨，恍置身萬山中。昔沙門大愚以詩乞畫於荆浩，荆浩畫成，答以詩，落句云：“禪房時一展，兼稱苦空情。”漁山妙製，固遠抗昔賢，然不輕點染。乃肯為默公作此，亦足以見默公之為人矣。不寐道人金俊明題。

(1)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冊，頁28。

(2)金俊明：1602-1675，原名袞，字孝章，號耿庵，又號不寐道人，江蘇吳縣人。明末諸生，入清隱居，私諡貞孝。平生好錄異書，工詩古文，兼擅書畫，尤長墨梅。有《春草間堂集》、《耿庵詩稿》等。

吳漁山等孟君易行樂圖跋⁽¹⁾

許之漸

幾株松，一片石。流泉涓涓，茶煙初白。羽扇披襟，精神奕奕。燦然鬚眉，如見肝膈。獨坐忘言，尚羊自適。或謂此羲皇以上之人，或稱今日騷壇之伯。此豈有所託而不往，以一藝自名，何以與余相視而莫逆。所謂伊人，吾子君易。庚戌天中節後三日，為君易道兄題於廣陵舟次。⁽²⁾ 毘陵許之漸。

(1)原圖藏遼寧省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5冊，頁158-159。

(2)庚戌天中節後三日：指康熙九年庚戌五月初八日，即西曆1670年6月24日。唐宋以來稱農曆五月初五日午時為天中節，即後來所稱端午節。君易：指孟君易，一字君逸，湖北襄陽人。父輩移居江南。與

王時敏、王揆、王原祁祖孫交凡三世。明亡後絕意仕進，優游林下。康熙七年（1668），漁山等為繪《孟君易行樂圖》，其後王揆、張一鶴、王原祁、葉方霽、李楷、徐乾學、劉體仁等名輩公卿四十餘人咸有題詠。

吳漁山倣古山水冊跋

許之漸

虞山吳子漁山，以筆墨妙天下，直入古人堂奧，無多讓也。每有所得，正如山中白雲，自堪怡悅，間亦持贈二三知己。若侯門大家，羶薌所集，⁽¹⁾往往去之如遺，不復隨群趨走，高炫聲價，以熾日中。知者服其藝，益尊其品。故其所作，亦不墮能事家蹊徑。然天真爛漫，又非矯然畸形，以表表標異於人。

其過吳門，必止興福默容精舍。閉戶簡出，一日之跡，頗有流傳。默容既逝，漁山人琴之痛，如過西州門者且經三歲。

其徒聖予，能繼厥師之志，恒復致之。予之至止，亦輒相同。聖予出其所藏，欲裝潢成冊，以志不朽。漁山畫在天壤，默公一點靈光，亦與此冊並借天光雲影，亘古如存。聖予其寶之，以光常住可乎？康熙乙卯嘉平臘日，⁽²⁾繡衣衲子許之漸識。

(1) 羶薌：《虛齋名畫錄》作“膾炙”。

(2) 康熙乙卯嘉平：指康熙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即西曆 1676 年 1 月 15 日至 2 月 13 日。

吳漁山贈湘碧山水跋⁽¹⁾

許之漸

婁東王太常暨廉州兩先生墨妙並重，當時出其門者，並駕聯鑣，必推漁山、石谷為兩先生上首弟子。此幅粉本叔明《夏日山居圖》，藏弄於吾邑唐氏。漁山得其要旨，寫壽廉州，故能一筆不苟，於縝密中一種勁秀墨芒透出紙上。

廉州既沒，遂落人間。廣誠上古，煙露成癖，珍愛殊常，屬余題識弁端。道林所賞，不及凡鴛，果然，果然。歲甲子春前三日，⁽²⁾夫山繡衣衲子許之漸題於興福禪居之西廡。

(1) 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末注：“據真跡補。”

(2) 甲子春前三日：應指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即西曆 1684 年 2 月 1 日，是月十九日立春。參閱鄭鶴聲編《近代中西史日對照表》，頁 337。

許侍御詩序⁽¹⁾

施閔章

侍御許青嶼先生偶刻其出都之詩，曰《放船草》；其既出而復入者，曰《遵渚草》。二帙不足盡其詩什一。然悱惻忠厚，國門流傳，以為有風人之旨。

夫觀人於進退得失之間，本末立見矣。青嶼為侍御，

號稱敢言，按奏有聲績。以細故奪官，論者或為歎息。而先生鼓柁南歸，無顛頽失志之態。既閒居，徜徉詠歌，承中丞之世澤，諸子弟又相繼顯名。田園雖薄，度當有以自老。

其卧而復出也，以聖天子寬仁御下，往時坐文法註誤謫斥者多見湔濯，次第皆柄用。賢士吐氣，故復昂首自奮，顧瞻宮闕，感戀裴回，殆有一飯不忘君者。會事格不果請，日與其友吳漁山用文酒相娛，放浪公卿耆舊間，棲遲浹歲，先生亦倦而將歸矣。

適予需次京邸，逾月先返。又以予為知言，贈答數四，且相約冬春待予於蘭陵之別墅。嗟夫！今世多才賢，人浮於位，新舊仕進之人，例當得官者雲集輦下，率數歲不得除，亦未暇問東吳菰蘆中尚有人哉！

(1) 錄自施閏章《學餘堂文集》六《序》。作於康熙十年辛亥(1671)。

槐榮堂記⁽¹⁾

尤 侗

夫椒之麓，大木千章。其間轟然而挺，鬱然而豐者有槐焉，蓋乎許氏之堂。堂之中象服而坐者，為錢太夫人。冠帶侍立者，大中丞公也。吾聞大中丞四歲時，太夫人指槐，語之曰：“此槐覆堂，汝作都堂。”至中丞五十，而言遂驗。吾不知太夫人何以知之，豈槐有靈焉，見夢於太夫人，而為之兆與？或太夫人預卜其子之貴，姑借樹木為讖，槐乃應命而興與？然當中丞開府晉陽，太夫人已歿。此其故

太夫人雖知之，而未及見之，故無得而徵焉。

迨中丞即世，槐則枯矣。越歲辛卯，枯者復榮。於是青嶼侍御登巍科，歷臚仕，而諸孫孝廉文學，翩翩代興，顧視槐之轟然鬱然者，若青蔥之始茁也。此其故不惟太夫人不及知，即中丞暨侍御以下惡能知之？嘻！亦異矣。

夫祥桑嘉禾，赤芝紫荊，草木之異，不一而足，而莫著於宋王祐手植三槐，謂：“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此與太夫人言絕類。《宋書》載，祖士雄庭槐甚茂，及雄居喪，槐亦枯死，服闕還茂。高祖嘉之，名其里曰“累德”。與許氏兩世事又類。其尤異者，晉陽城角有槐，一日之間，三榮三悴。然則天地生物，無所不有。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其榮枯變化，固物理之常，而不足異與。若人世盛衰，隆替之數，則存乎其人德業者以致之，彼草木無知，偶然相應，未可以為常與。然《洪範》休徵，庶草繁廡。禎祥之至，至誠先知，豈有一定而不爽者與？此其故吾亦不得而知也。

青嶼侍御之為斯圖也，非以炫異，亦曰：“小子志之，以無忘太夫人之教，及大中丞之烈。”云爾。古之大夫，有嘉樹焉，猶封殖之，況先澤所存者乎！遂出以示尤子。尤子曰：“美哉！吾為之賦《甘棠》。”

康熙壬子秋七月，⁽²⁾長洲尤侗拜撰。

(1) 錄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5 漁山作《槐榮堂圖》末題跋。

(2) 康熙壬子秋七月：指康熙十一年壬子七月，即西曆1672年7月24日至8月22日。

澳門記⁽¹⁾

陸希言

考諸《山海經》云：“水中可居之地謂之澳，可通出入謂之門。”澳門隸於廣州之香山縣，故又曰香山澳。香山縣四面皆海，幅員五六百里，無非山洲水島。大者幾十里，小者幾里，總屬不毛，為鯨鯢之所游息，虎豹之所徜徉。間或有人，非山賊即島夷。亦有閒田可耕，良農不敢寧居，故貢賦絕少。所上者惟商舶往來，抽徵洋稅耳。然每遭寇劫，國稅無將，縣為虛設。

大西洋在極西九萬里，人務經商，舟遍寰宇。明嘉靖時，路過香山，賊人攘臂，洋舡奮勇，竟搗賊巢。當事者喜聞於朝，因留其國人於澳門居守，招致遠商，藉以供其賦稅焉。

大西洋人皆奉事天主，習知吾國有禮義之風，而不識天地之主，背本忘原，談玄說佛。歸愬教宗憫恤，爰令修士東來。沙勿畧聖方濟各先生至，利瑪竇續以方物貢，並以教要陳。明神宗皇帝許之，賜居給廩。翻譯經書，敷宣正教，公卿大夫士就而問道者無虛座，一時嚮風，鐸聲大振，修士亦源源而來。嗣以曆法廢弛，懷宗初年，命禮部尚書大學士徐光啟董修之。學士遂薦龍華民、鄧玉函為知曆。又薦羅雅谷，再辟湯若望。及至曆有成驗，而皇清定鼎。若望獨任義和，克盡厥職。繼而白乃心、南懷仁、徐日昇、

鄭瑪諾俱蒙款召而進京華。利類思、安文思、閔明我均隨輦轂，而劬勩國事，莫不由此而入帝都也。故在朝則擬澳門為道原，偏在野則指澳門為界外。噫！是誰為究其說哉！

予於康熙庚申之冬仲，追隨信未柏先生至其地。未至前山，遙望如一葉荷葵，橫披水面。迨其莖，則有關焉。職司啟閉，以別界之內外也。進而稍近，則樓閣層層，高者依山巔，低者傍海邊。緣崖屈曲，恍然一幅佳山水。

至入其境，見城無百堵，衆無一旅，家無積粟，淒涼滿襟。然所賴以安全者，有文士焉，衣服翩翩，吟哦不輟。從天主堂而出入，讀書談道，習格物窮理而學超性者。有武士焉，擲衣露肘，帶刀佩劍，從砲臺而上下，較勇力，比超距，思擒游龍而搏猛虎者。是諸文武之士，恪守上帝之明命而不敢違。其靜動行為，無不托庇於天主。

故天主聖堂之不一，曰聖伯多祿堂、聖保祿堂、聖多明我堂、聖方濟各堂、聖奧吾思定堂、聖安多尼堂、聖老楞佐堂、聖辣匝羅堂。同一聖教會，而昭事欽崇。但作聖之功不同，故建堂而各自焚修焉。

若聖多明我、聖方濟各，則苦修克己者也。聖奧思定，則禮貌相似而規誡少寬。聖安多尼、聖老楞佐，皆統於聖伯多祿，雖潔身修行，然稍存世俗，專於經理教衆之婚娶、喪葬之典焉。百粵之麻瘋為甚，聖辣匝專顧麻瘋而救療之。又有聖母堂者，以慈悲為名，專於收育遺嬰，並憐惜貧而無告者。又有別一堂，以病院為名。凡有病之男女老幼

無扶持者，遠來孤旅無依者，皆歸於是而顧護之。其藥餌之費，服役之人，皆各堂共襄資斧，毋使一人獨為君子也。

聖保祿堂，俗稱訛為三巴，是耶穌會士所居。修雖苦而行不外露，禮從俗而規矩愈嚴。不特絕色、絕財，並絕意而惟順長之命，且絕位而無居上之心。如畢今梁、湯若望、南懷仁皆近天子，膺朝命，受恩榮，未嘗以爵位自居。緣遵其會中之成規，故不敢踰越而違教範也。至於濟眾博施，不特顧病者幼者，而貧者苦者，七日之內，兩給其衣食用。而又設立義塾，不特教其英才，即牧豎廝養，咸得就小學而學焉。小學有成，陞入大學，更資其衣食，而望其成材。學既通明，或願修道，或欲經營，仍任其自主焉。故三巴堂獨高昂而宏麗，百凡功業，均與他堂不同，惟守誠持齋，七時祈禱，聽鐘聲而出入，則彼此無異焉。

至於砲臺亦不一，其大而可名者，曰漫地砲臺、其亞砲臺、法蘭濟斯砲臺、蓬巴而底砲臺、罷辣砲臺、西紐爾擺砲臺。各佔山頭，據要害，架砲數十。砲之量有容藥七八斗，雜陳瓦礫磁甓四五斗者；有容藥五六斗，並鉛丸七八觔者二三十也。砲之能可擊四五十里，摧堅裂厚者。更有中函小砲數十，放出則高飛遠舉，橫衝直撞，而出人不能備禦者。吾國中舊有拂郎機、紅夷砲，雖亦皆西製，以與之較，則倍之又倍焉。

東向而立，則九洲、馬膠、虎頭門，俱足以防。南面以對，則南嶺三洲、百腳島，皆賴以衛。西鎮香山、黃蓮、小欖、太平等海口子。則海賊、犁蠻、倭寇，均不敢由此而出

入。保障東南，藩籬百粵，功豈渺小哉。

乃有擯而為界外者。因存其本國之風，衣冠猶在，語言猶在爾。若吾不以為外，而以孔孟之書、周魯之禮化之，一道同風。而後用其昭事之道，以導吾民，則人知愛敬天主而愛人，是無偷薄之人，舉國皆天民矣。用其格物窮理之學，以啟發吾國之才俊，則物理可辨，推測可明，精微可盡，《大學》格物致知之章，可以補其闕失矣。用其勇以制伏不臣，則無思不服，率土皆王臣矣。用其稅以充國，則餉額無虧，縣有攸賴矣。以如是之地，如是之人，如是之道，如是之學，如是有功於吾國家者，而又視為外夷，擯為界外，不亦深可慨也夫，抑為不知究也夫？

(1) 錄自陳薰《開天寶鑰·性學醒迷》卷末附錄。原書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澳，原作“壞”。

論吳生畫⁽¹⁾

惲壽平⁽²⁾

某公詩，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察其容，自以為姣好當門，而人視之，已憔悴甚矣。

(1) 錄自惲壽平《南田畫跋》二《畫鑑》。

(2) 惲壽平：1633 - 1690，原名格，號南田，以字行，江蘇武進人。與父日初皆明遺民。以賣畫為生，詩格超逸，書法適雋，畫筆生動，時稱“三絕”。初工山水，及見王石谷，自遜不如，遂專工花竹禽蟲。學宋代徐崇嗣沒骨法，斟酌古今，獨開生面，為一代寫生正宗。性落拓，卒後家貧不能具喪，石谷為之經理。有《甌香館集》。

憚壽平此跋之“吳生”所指何人？非唐代吳道子，可以無疑。宋琬《題吳漁山倣吳仲圭畫》詩云：“吳生大雅人，清姿如野鶴。”許之漸《辛亥仲春為石谷老兄四十壽》云：“王子留真跡，吳生並擅場。吳歷漁山。”顧文淵和漁山《六十吟》詩云：“吾曹碌碌味物欲，墨井吳生稱疾足。”可知“吳生”為當年對漁山的稱呼。

南田與石谷為生死之交，漁山與石谷為同里知友，三人與唐宇昭又為忘年之交。常州、常熟、蘇州、揚州，皆三人舊游之地。漁山與石谷的友誼一直維持到晚年，所謂因借畫而絕交之說，前人已辨其誤。南田在畫跋中屢次提及石谷，為石谷之畫題跋者極多。然而，在今天能見到的文字遺墨中，漁山之於南田無一字提及，南田之於漁山，僅留下這一近於刻薄的“畫鑑”。

究其原因，蓋源於兩人宗教信仰之不同。南田父日初，抗清兵敗後削髮為僧，法名明曇。攜子歸里後，僧服講學以終。南田早年曾在僧寺落髮，隨父歸里後，易寬袍大袖，日受督課，學乃大成，以賣畫養父，與佛教仍然保持極深的因緣，順治十八年（1661）書《發願冊》，即為誦讀《華嚴經》後所立下的誓願，有十願條文，見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一四。蓋為參居士禪之慧業極深者。漁山之從西教，學道三巴，為天學修士，一時師友中，抱同情理解者固不乏人，對此驚世駭俗之舉動，持反對態度者亦復有之，宋實穎《三巴集序》謂漁山“任風波震蕩而天君泰然”。南田因漁山從西教而交惡，以致詆毀其畫，似可視為“風波震蕩”之例證。

吳漁山擬宋元諸家十幀跋⁽¹⁾

王 撰

墨井道人博物工詩，夙推風雅，更以丹青擅勝。漁山

之名，著聞遠近。昔年卜居海虞，與耕煙山人爭奇競秀，並為先君所推重。後以虔事西教，未暇寄情繪染，故邇年來欲覓其片紙尺幅，竟不可得。

今觀此冊，未知何時所作，遍倣宋元諸家，曲盡其妙。其蒼渾秀潤，真得董巨、一峯之神；穠麗高華，直探松雪、大年之髓。末復倣倪高士一幀，尤深入雲林三昧。豈時流手筆所能望其肩背耶！今為名家鑒藏，永作枕中之秘。余得展觀，亦厚幸矣！因僭題數語於後。

婁水八十五老人王撰跋。

(1)錄自民國間延光室刊印內府所藏《吳墨井倣宋元山水影本》冊末。引首題：“超逸絕塵。八十五叟王撰題。”王撰生於明天啓三年（1623），年八十五，歲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

鳳阿山房圖詠記⁽¹⁾

侯開國

往昔嘗屬吳漁山歷作《鳳阿山房圖》，中草堂一楹，傍梧竹數十本。命工裝池，懸之堂中，意得如此圖者以居之，實未暇築也。暨而複製小冊，屬諸同志為詩以詠之。而梅子耦長、吳子道賢復為圖於其首，因請張子漢瞻為之記。漢瞻徵余先世第宅始末及命名之意，因述大略以覆之曰：

余先世家蟠龍江上。自大參公發祥，築偕老堂以奉雙親，歸太僕記之，則吾高祖孝養之志係焉。後居城中。通政、文節兩公東西聯宅，則有堂曰壽寧，曰仍貽，曰春草，曰

瑞荆，曰春暉；有樓曰鞞鞞，曰燕喜；館曰邁征，則吾伯祖貽厥友于之志係焉。嗣後先君復於南郊之廠頭葺小莊曰惠寧，有亭曰掌則，文節公所題，而先君取以自號，以敬承祖考之志者也。迨丁亥之歲，浮家數百里間。於婁之王園，浙之橫山、河渚，松之朱涇、張堰、曹洪，三四年中凡數遷。而歸舊莊後三年，遷郡城通和坊。又四年，始返邑中，重構所謂燕喜樓者，不數年而先公即世矣。

余出贅彭城，則曲巷湫隘，小庭偃仄，每思西第之復。有葉池者，兩先公少時讀書處也。倘得復而新之，一如圖中位置，於以述祖德，守先業，吾願足矣。

嘗讀《大雅·卷阿》之首章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箋》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入之，喻王者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猥來就之，以長養民，如飄風之入曲阿也。”其六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言鳳凰鳴於高岡之上，居高視下，喻賢者待禮而行，翔而後集也。竊惟大參公以來數世立朝，且能以文章黼黻之，以政事長養之，以諫諍匡弼之，不啻飄風之入卷阿，鳳凰之鳴高岡也。

余不敏，不能詠歌先烈，誦揚清芬，欲謀一椽之棲息，而僅僅托之圖畫間，其為媿也多矣，願子命筆時，詞無溢美，弗忘箴規，斯余之志也夫。若以巢阿閣翔千仞諸故事相擬，則我豈敢。

(1)錄自侯開國《鳳阿集·記》。

陸上游臨宋元人畫障縮本跋⁽¹⁾

侯開國

陸子上游眎余手臨宋元畫本，凡二十有四幀。北苑一，為《夏山》。巨然二，為《煙浮遠岫》，為《西塞寒山》。松雪二，為《萬壑松風》，為《夏日山居》。叔明三，為《江淹秋觀》，為《丹臺春曉》，為《林泉清集》。雲林四，為《林塘詩思》，為《隔江山色》，為《溪亭山色》，為《春林山影》。中立一，為《秋山行旅》。房山一，為設色《雲山》。營邱一，為《雪山》。子久五，為《秋山》，為《夏山》，為《陡壑密林》，一為子方作，一為士賢作。仲圭四，為《關山秋霽》，為《煙江疊嶂》，為《溪山無盡》，為《村莊歸棹》。留之笥中，課誦少閒，輒披圖以當目，人遊秋壑春山，夏雲冬雪，頃刻變換，為之怡神奪目，彷彿置身邱壑中，洵可樂也。然因此竊有感焉。猶憶庚子冬，⁽²⁾謁奉常王公於拙修堂，請觀宋元諸名畫。公置酒相對，悉發家藏數十巨軸縱觀之，大抵皆縮本之真跡也。間有董尚書標題鑒定數行，神采生動，非世俗摹勒偽作可比。凡閱浹日始卒事。

其後漁山、石谷先後及太原之門，下榻數年，親承奉常之緒言。指點授受，聿成名家。迨漁山入西教，焚棄筆墨。而石谷集衆家之長，理通神會，窮極杳渺，遂名滿天下，實權輿於此。

上游生洞庭，遷練水，遊虞山，扁舟往返，蠟屐登眺。

經年之中，一過再過，以真山真水爲粉本。興之所至，忽附商舶，浮海至日本，踰年始歸，其好奇如此。少攻舉子業，即好作畫。始學於漁山，繼學於石谷，皆請其縮本臨摹。皴皴渲染，得心應手。而身之所歷，目之所見，凡神洲仙島，蜃樓海市，以及穹龜巨魚，靄雲沃日之奇，皆其腹笥中物，且能尚友昔賢，悟其神韻。於筆墨町畦之外，蓋藝也而進乎道矣。昔有包山先生，以文行推吳中，而傍及山水、竹石、花鳥，折衷宋元，往往天遣好事家購其墨妙，如盤珠懷璧。上游爲其族屬，祖武師傅，淵源可溯。余當以小包山稱之，以蒞藝林之論定，並述老成典型今昔之有感於余懷者，附著於此，奉常之孫麓臺學士風流品藻，不亞華亭。上游將挾策入都以就正焉，以余言質之以爲何如？

(1) 錄自侯開國《鳳阿集·跋》。

(2) 庚子：指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

鳳阿山房記⁽¹⁾

張雲章

吾友侯子大年倦遊京師，嘗欲葺屋數楹，歸而燕休，讀書其中，名以鳳阿山房。然實未暇作也，而山房之名已傳於四方矣。甲子冬出都門，⁽²⁾ 諸君子贈詩滿囊，無不以山房爲言者。

大年屬余爲之記，余久而未有以應。大年請至六七而不厭，余顧謂大年：“爾祖參政公不有偕老堂乎，爾不見歸

震川先生之爲爾祖記此堂乎？爾家有是文，而可令餘子執筆而出其後乎？顧今震川之集剗三四易，無有所謂《偕老堂》之篇者。將歸氏之世守失其傳耶，抑世之慕尚震川者，非真有見於震川者也，而竟棄此而不錄耶？夫文之傳與不傳，固有幸不幸焉。吾之欲爲大年之文而操筆輒止者，一誦《偕老》之篇，不自知其廢然耳。雖然，子之家自五世以來，凡第宅園林，居止遊息之所，余固歷歷能道之。”

少時先人授以折簡數番，曰：“小子識之，此鄉先賢通政侯廣成先生遺翰也。”雲章受而讀之，則先生宦遊江右、浙西時所作書以貽其家者。書中往往及某堂、某樓、某齋、某館、某莊，余皆熟而復之，至於今不忘。堂曰傳笏，曰仍貽，曰春草；樓曰鞞鞞，曰燕喜；齋曰十笏；館曰邁征；莊曰恭壽、惠寧。易代之際，先生與其二子幾道、雲俱，及弟雍瞻先生相繼死節，其視身外之物，廢興成毀，不復何有。而後之人因其人以考其居止遊息之所，則有不可得者矣。

由廣成先生而溯之，其曾祖則參政公，發祥盤龍江上，構堂以養二親，於是有偕老堂之名。再傳至太常公，皆居縣中。太常之爲給諫也，以直聲著天啓朝。至廣成先生而父子兄弟捐軀報國，揭大義於天下，迄今數忠孝名賢之家必及侯氏，非徒標表於吾邑而已。余稟先人教，自少即知敬慕，收拾其斷簡零落之餘，並所居傳笏、仍貽等名而識之。又每讀震川之文，未嘗不喟然興思所謂偕老堂者也。

大年爲參政公五世孫，給諫公之曾孫，而以通政公爲

之世大父，雍瞻先生爲之大父，幾道、雲俱爲從伯叔，而尊人掌亭先生又一世之文雄也。大年以名家子孫，爲人潔白完正，詞章爾雅，有古作者風。自爲文以述其名鳳阿之意，無非以思先業、述祖德爲兢兢，宜乎見譽於四方諸君子，而爭爲歌詠者如此也。吾知後有想慕夫山房之名者，視余之想慕夫乃祖之所居止遊息者無以異，必將與夫傳笏、仍貽、春草、韞韞、燕喜、邁征、恭壽、惠寧之名，皆歷久可考見。而余固私淑震川者，他日學有所得，濡筆而效《偕老》之篇，不敢辭於吾友。今之荒言，蓋以塞一時之請，非所以爲之記者也。

(1) 錄自張雲章《樸村文集》一一《記》。

(2) 甲子：指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

題陸上游所臨宋元名畫縮本⁽¹⁾

張雲章

畫雖一藝，習之者必求其至。與夫文士之爲文、詩人之爲詩，得其傳者，千古皆有真脈也。畫之真脈，近在東南。自奉常煙客王公，席其家相國以來百餘年所藏弄，聚古人之劇跡，而會通其神髓。當時親經授受，相與熟講而諦翫之者，吳君漁山、王君石谷也。二君之超然妙契，皆天授之姿，而日漸月磨，積久而得愈深者，其爲功亦已至矣。

吾邑陸生上游，早歲即問業於二君，授之以所臨宋元名人縮本，皆從太原出者。上游棄百事，渺思慮，杜門山

窗，歷歲逾時而摹得之。漁山深歎其有合，以爲如蠶之釀蜜，采衆花而成之者，上游其幾之矣。後石谷歸自京師，上游復從之遊，朝夕研磨者又數年，然後其能事備矣。

二君今皆八十餘，身在東南，天下之言繪事者歸之。石谷交滿天下，名人鉅公，與夫仕宦商賈，莫不寶其一紙，重若珠貝。漁山則晦影滅跡，求之者尤難，但隱然名與之埒。而溯二君之傳，自營丘、北苑、巨然、松雪、房山、雲林、子久、仲圭以來，所謂得其真脈者也。

今之繼二君者，必推上游。上游筆無點塵，而好學不倦，故爲二君衣鉢所寄。其所臨縮本，間出以示余，極山水之情形，盡渲染皴皴之變態。余留觀越月，不能釋手，然後題而歸之。上游試以我真脈之言，質之二君。又試問今之繼是而起者，舍我上游誰屬也？必相與一笑，以爲是人也，何緣窺我藝事之流派耶，其果由詩若文而通之者耶，得毋以余爲狡獪乎？上游今尚強壯，其勉旃，以副我之言。上游又字桐源，名道淮。

(1) 錄自張雲章《樸村文集》二二《補·跋》。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將本文繫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時漁山、石谷年八十二。

興福庵感舊圖跋⁽¹⁾

張景蔚⁽²⁾

今之畫家，描摹古人而自桎梏。其性靈即偶有可觀，俱思議可到，蹊徑可尋，此禪家所謂早已落七落八者矣。

安得一絕凡聖路、離意識參者與之論畫哉！

今人畫，予最愛苦瓜僧。其畫也，忽起忽住，無來無去，在耳目心思之外，卻天地間之所自有者，予嘗歎觀止矣。

今又見漁山畫，亦得此中三昧者。漁山愛逃禪，日與僧往還，故興福庵中其所畫最多，極得意者《雪山圖》與此卷也。蓋漁山之畫，直以天地為粉本，精神為筆墨，今人不可端倪，得畫家無上一乘，竟將靈鷲一枝分來矣，豈人間所有哉！

己卯十月，⁽³⁾襄平張景蔚題於南沙寒雲草堂。

(1)錄自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06 漁山《興福庵感舊圖》卷末。

(2)張景蔚：室名藏墨堂，江蘇丹徒人。

(3)己卯十月：指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十月，即西曆1699年11月21日至12月20日。

鳳阿山房圖跋⁽¹⁾

王石谷

墨井道人與余同學同庚，又復同里。自其遁跡高隱以來，余亦奔走四方，分北者久之。然每見其墨妙，出宋入元，登峰造極，往往服膺不失。

此圖為大年先生所作，越今已二十餘年，尤能脫去平時畦徑，如對高人逸士，沖和幽淡，骨貌皆清，當與元鎮之《獅林》，石田之《奚川》並垂天壤矣。余欲繼作，恐難步塵，奈何，奈何！癸未嘉平，⁽²⁾耕煙散人王翬。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83。

(2)癸未嘉平：指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二月，即西曆1704年1月7日至2月4日。

吳漁山倣黃鶴山樵山水跋⁽¹⁾

王石谷

此漁山得意筆也，深入黃鶴山樵之室，兼追巨然遺法，要非淺嘗所能想見一一，佩服，佩服。甲午冬日，⁽²⁾識於來青閣。耕煙散人王翬。

(1)錄自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

(2)甲午：指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

記墨井道人⁽¹⁾

陸廷燦

虞山吳漁山歷號墨井道人。錢宗伯稱其不獨善畫，其於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與石谷子王翬同出太原奉常之門。人品高逸，書法規模東坡。欲其畫者，不可以利動，不可以力得。貴官大賈，求其寸楮尺幅，莫能致也。

嘗為余畫山水大幅，累月而就，題曰《陶圃松菊》，又繫以詩云：“漫擬山樵晚興好，菊松陶圃寫秋華。研朱細點成霜葉，絕勝春林二月花。”筆墨奇逸，實出耕煙散人之上。

(1)錄自陸廷燦《南村隨筆》三。

吳漁山倣古冊跋⁽¹⁾

查昇⁽²⁾

觀吳漁山畫靜氣迎人，其一種沖和之度，恬適之情，悠然筆外。畫家逸品，如曹雲西、倪高士後無以過之。山谷論文謂：“蓋世聰明，除卻‘淨’、‘靜’二字，俱墮短長縱橫習氣。”吾於評畫亦云。聲山查昇識。

(1)與高士奇文錄自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一四。漁山原冊十二幀，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六月作於吳門。

(2)查昇：1650 - 1707，字仲章，號聲山，浙江海寧人。康熙進士，官少詹事。

吳漁山倣古冊跋

高士奇⁽¹⁾

吳漁山先生畫余見數十餘本，未有此冊臨倣宋人諸家，故用筆精細，樹石蒼勁，不減劉松年，真仙品也。友人持過，玩賞不忍釋手，漫識數語以歸之。江村侍養高士奇。

(1)高士奇：1645 - 1705，字澹人，號江村，浙江錢塘人。以諸生供奉內廷，官至禮部侍郎，諡文恪。性嗜學，精鑑賞。有《經進文稿》、《江村銷夏錄》等。

附錄三 清人述略

題江南春卷⁽¹⁾

張庚⁽²⁾

取次東風陌上花，綠楊紅杏漸交加。遠山橫翠開長卷，細草初芳襯小車。晴浦斜陽明兩水，煙邨晚燒識三家。春禽處處啼應遍，卻翫韶光感物華。右漁山先生《江南春圖》，蓋為朱竹垞太史所作。宗法元人，深得王奉常之傳，嚴整如是，神韻生動，流溢於紙外，真早年之傑作也。後有竹垞題詠如林，一代之法書名畫，世所艱有，不知何緣，偶爾得之，因題並識於後。乾隆戊午秋八月十有九日，⁽³⁾彌迦居士張庚。

(1)錄自朱省齋《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日本之部》，圖44；又見《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中國繪畫》，圖152。

(2)張庚：1685 - 1760，原名燾，字溥三，後易名庚，字浦山，號公之干，又號白苧村桑者、彌伽居士，浙江秀水人。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有《強恕齋詩鈔》、《文鈔》、《國朝畫徵略》等。

(3)乾隆戊午八月十九日：指乾隆三年戊午八月十九日，即西曆1738年10月2日。

吳 歷⁽¹⁾

張 庚

吳歷字漁山，吳人。善山水，宗法元人，尤長大癡法。疊嶂層巒，心思獨運，而氣暈厚重沉鬱，深得王奉常之傳。漁山與石谷初為畫友，相得最深，後假去石谷所摹黃子久《陡壑密林圖》不還，遂踈。⁽²⁾

白苧村桑者曰：麓臺論畫，每右漁山而左石谷，嘗語弟子溫儀曰：“邇時畫手，惟吳漁山而已，其餘鹿鹿，不足數也。”余見漁山筆墨，功力尚未抵石谷之半，司農之有所軒輊，未免名士習氣，非衷言也。

(1) 錄自張庚《國朝畫徵錄》中。

(2) 假石谷畫不還者為顧元章，參閱盛大士《谿山臥遊錄·王石谷致顧元章手札》，及姚大榮《辨畫徵錄記王石谷與吳漁山絕交事之誣》，載《東方雜誌》第二三卷第二一號（1926年11月）。張庚所載有誤，而後人多沿其誤。

陡壑密林圖⁽¹⁾

張 庚

大癡各圖皆滿茂，獨《陡壑密林圖》以清踈見長。王石谷曾臨一本，甚珍惜，後為吳漁山借去，屢索不還，遂絕交。

(1) 錄自張庚《圖畫精意識》，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第三集第2輯，頁68-69。

吳漁山⁽¹⁾

王應奎⁽²⁾

吳歷，字漁山，邑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號墨井道人。工詩善畫，兼精書法，得東坡筆意。嘗遊吳興，謁其郡守，謁入未即見，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醉翁亭》真跡，喜甚，即僦居焉。就其處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遣人遍索墨井道人，無有也，逆旅之人亦不知其所往。摹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見太守去矣。其高致如此。

(1) 錄自王應奎《柳南隨筆》四。

(2) 王應奎：1683-約1760，字東澂，號柳南，江蘇常熟人。諸生，隱居著述以終。有《柳南詩文鈔》、《柳南隨筆》、《海虞詩苑》等。

麓臺論畫⁽¹⁾

王應奎

麓臺論畫，每右漁山而左石谷，嘗語弟子溫儀曰：“近時畫手次第無人，吳漁山其庶幾乎？”儀舉王石谷為問，曰：“太熟。”又舉查二瞻為問，曰：“太生。”蓋以不熟、不生自處也。

(1) 錄自王應奎《柳南續筆》二。

吳歷⁽¹⁾

王應奎

歷字漁山，文恪公訥之後。故第在子游巷，墨井遺跡在焉，遂自號墨井道人。工詩，善畫，兼精書法，錢宗伯、王奉常亟稱之。是時，同里王石谷以繪事名天下，請乞者日塞於門，高官大賈皆得飽所欲而去。而君則尺素寸縑購之不易。故其名雖隱與石谷埒，而筆墨流傳絕少焉。於書好法東坡。嘗遊吳興，謁其郡守，謁入，未即見，暫憩僧舍，得見東坡《醉翁亭記》真跡，喜甚，遂即其處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遣人徧索墨井道人，無有也。摹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見太守去矣。其高致類如此。晚節棄家出遊，航海至西洋，往返歷數萬里。歸隱上海，不復出，年八十六而終。

(1) 錄自王應奎《海虞詩苑》，見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第二冊《明遺民卷》，頁 897。

吳歷⁽¹⁾

王輔銘⁽²⁾

歷字漁山，常熟諸生。⁽³⁾少同王石谷輩學於西廬老人，善畫山水墨竹，工詩及書法。後棄家讀書香山澳，已復

寓膠十餘年，邑人多從遊者。有《墨井道人集》。

(1) 錄自王輔銘《國朝練音初集》九。

(2) 王輔銘：1672 - 1754，字宸思，江蘇嘉定人。有《國朝練音初集》、《如齋吟稿》。

(3) 常熟諸生：此說有誤。參閱李秋《吳漁山先生行狀》注(8)。

當代以畫名者⁽¹⁾

沈德潛⁽²⁾

沈歸愚為黃尊古作墓誌銘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惲壽平格、太倉吳漁山歷、⁽³⁾王麓臺原祁、常熟王石谷翬，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麓臺第進士，官侍郎，顯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較難。然壽平、漁山、石谷，得梅村、阮亭前後導揚，宜其名流播遠近；而尊古當諸公徂謝，推挽無人，尤難之難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盡古今名畫，下筆俱有似處，得稱大家；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兩人皆虞山人。”

(1) 錄自阮葵生《茶餘客話》一七《黃鼎》，下冊，頁 521。

(2) 沈德潛：1673 - 1769，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乾隆間舉鴻博未遇，及成進士，官禮部侍郎。著有《五朝詩別裁》、《古詩源》、《竹嘯軒詩鈔》、《歸愚詩文鈔》等。

(3) 太倉吳漁山歷：吳漁山與王石谷、黃尊古皆虞山人，此處有誤。

墨井畫跋批(八則)⁽¹⁾

白門逸民⁽²⁾

第二十四則原文：“既而思之，畢竟是放浪遊習，不若鍵戶弄筆遊戲，真有所獨樂。”“不若”之後加：“學天主之爲妙也。”“有所”之後批：“人無氣則死，文無氣可止。”

(1)錄自陸道淮輯刊《墨井詩鈔》外卷《墨井畫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2)白門逸民：生平未詳。然白門爲金陵別稱，其人蓋雍乾間金陵反教之士大夫。

第二十五則原文：“歐陽子《秋聲》作賦，予以《春聲》作圖。感物同心，恨不同時。”批：“歐陽子尚不如君能學道。”

第三十一則原文：“大癡峰巒雄厚，石臺層聳，山面有礫礪小石，林麓小港有細水迴環。”山面、小港二句批：“非名手不能，非識者不知。”原文：“而小山下邨落田塍遠致。”“遠致”前加“饒有”，批：“必增二字，否則氣又斷矣。”原文：“張融云：‘不恨臣無二王法，卻笑二王無臣法。’誠然。”批：“此數句不貫，大可刪也。不讀書人作古文，到四五行鮮有不露其底裏者。”“誠然”二字復批：“竟欲與大癡爭勝，多見其不知量也。”

第三十二則原文：“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耳。”批：“此是佳語，不可多得。”

第六十八則原文：“居人喜作盤渦飯、骨董羹款客。飯後以玻璃杯飲葡萄酒，每客數升，不用酒政，且從無爛醉作生涯者。”批：“食夷食而加以美名，無恥至極。”

第六十九則原文：“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憶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批：“前數則尚無形迹，此則又發邪說矣。”“觀此見此公若四十餘歲而死，爲幸多矣。乃老而不死，沉湎於邪教者卅餘年，古人有以大壽爲不幸者，於此公益信。”

張鵬翀跋後批：“張宮詹必不知其爲天主教之徒，但賞其畫而已。”

陸道淮跋後批：“陸道淮若愛其師，必將天主教一切邪說芟除淨盡，乃存而不棄，吾恐其衣鉢相傳，亦非佳士也。白門逸民識。”

吳 歷⁽¹⁾

魚 翼⁽²⁾

吳歷字漁山，文恪公裔孫，所居有子游墨井，遂自號墨

井道人。清潔自好，不諧於世。彈琴詠詩，蕭然高寄。尤工繪事，王奉常、錢宗伯亟稱之。同時王石谷輩，名滿天下，持縑幣而請者，日塞其門；而漁山踰伏海上，不屑爭名。然其山水樹石，荒遠蕭散，氣韻高邁，實埒於石谷云。廣東職方郎程周量有《題漁山畫早雪圖歌》：“漁山山人不出山，揭來燕市仍鍵關。含毫潑墨自怡悅，爲我披豁開心顏。鵝溪一幅營邱似，積素凝寒半江水。殘條拂地凍欲僵，有客孤舟去如駛。蘆荻蕭蕭風亂飛，千山寒色兼斜暉。此翁掉頭頗解事，天地已閉人當歸。不然訪戴意亦適，歲寒蘭芷應須惜。多謝山人冰雪心，挂帆好向羅浮宅。”⁽³⁾

(1) 錄自魚翼《海虞畫苑略》，頁 12。

(2) 魚翼：1665 - 1745 稍後，字振南，號烏目山樵，又號天池山人，江蘇常熟人。性嗜書，所居臨街小樓名曰閑止，收藏古今名跡甚多。兼好畫，與楊晉、馬元馭友善。

(3) 此詩與程可則《海日堂集》之《吳漁山爲余作營丘早雪圖歌以贈之》文字略有出入，參閱《附錄·交游詩略》。

吳漁山倣宋元山水冊跋⁽¹⁾

錢 載⁽²⁾

畫法之盛，首推宋元。後世如明之沈、唐、文、董諸公，及我朝煙客、墨井、元照、石谷諸先生，皆能遠造宋元之域，而畫法遂以繼傳於天下。尤以墨井天資豪邁，闢境靈險，發筆得峭爽勁逸之氣，較諸煙客輩似當過之。

此冊爲墨井偶然涉趣倣古，而其筆鋒鬱勃，墨光淋漓，

一片化工靈氣，殆無跡象可尋。使宋元諸賢而在，正當發猶龍之慨，眎天下畫家者流，何啻相去萬里，鑒者珍之。丙寅春正，⁽³⁾ 萬松居士錢載題。

(1) 錄自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 339。參閱《詩鈔補遺·倣宋元山水冊跋》注(1)。

(2) 錢載：1708 - 1793，字坤一，號籀石，又號萬松居士，浙江秀水人。乾隆進士，歷官少詹事、禮部侍郎。工詩書，善水墨畫，尤擅蘭竹。有《籀石齋詩文集》。

(3) 丙寅春正：指乾隆十一年丙寅正月，即西曆 1746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19 日。

吳漁山爲默容作山水冊跋⁽¹⁾

錢 載

曩在都中，與董文恪論次諸家畫法。文恪首舉吳虞山，云：“寓荒率於沉酣之中，斂神奇於細縝之表，所以密而不滯，踈而不佻。南田之秀骨天成，西廬、石谷之渾融高雅，實兼有之。”

此冊筆墨精妙，氣逸神腴，尤平生傑作。默公不知何人，然其能爲先生所契重，定非尋常緇流，殆與此畫並不朽矣。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十日，⁽²⁾ 秀水八十三老人錢載題。

(1) 錄自虛齋藏《吳漁山山水畫冊》冊末。又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7 冊，頁 168；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著錄。

(2)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十日：即西曆 1790 年 7 月 21 日。

吳漁山白傅湓江圖跋⁽¹⁾

張迪⁽²⁾

容齋洪氏謂白傅《琵琶行》一篇，直欲摭寫天涯淪落之恨耳，非真為長安故倡作也。東坡謫黃州，賦定惠海棠亦同此意。余觀昔人於歌詞書畫，類非無故而作。無故而作者必不工，不工則不能傳遠而感動人，以是知洪氏之言不誣也。

吳子漁山與青嶼許先生游最久，康熙辛酉秋七月還常熟後，⁽³⁾畫《白傅湓江圖》一幅寄贈先生。先生以名進士官御史，未竟其用罷歸。夙性恬靜，放浪詩酒丘壑，無纖毫遷謫意。漁山去時決不作離別可憐之色。而漁山於先生，獨有耿耿不能自己於中者，寫此以宣其鬱結。

今七十餘年矣，視其圖之煙水蒼茫，楓荻蕭瑟，悲涼氣象，正不必聽琵琶聲而青衫淚濕也。先生曾孫方亨出素紙，命錄白傅詩附其後，爰識數語左方。

乾隆歲次辛未夏六月，⁽⁴⁾京口張迪拜題。

(1)錄自吳漁山《白傅湓江圖》，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423；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著錄。

(2)張迪：字恂叔，江蘇丹徒人。工書畫，精鑑賞。

(3)漁山時在澳門，此說不確。

(4)乾隆辛未：指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

題吳歷天池石壁圖⁽¹⁾

弘曆⁽²⁾

我登鳥道華山巔，一泓天池乃俯視。設從山下望石壁，虛無應在雲端擬。乃知居高見自廣，遊於物內迷惡美。漁山寫照即境披，評圖莫若評其理。

(1)錄自弘曆《御制詩二集》六九。

(2)弘曆：1711-1799，即愛新覺羅·弘曆，號長春居士，晚號古稀天子、十全老人。清世宗第四子，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位，年號乾隆。嘉慶元年(1796)傳位於仁宗，自為太上皇。四年病死，廟號高宗。有《樂善堂詩文全集》、《御制詩文集》多集。

吳歷宿雨新晴⁽¹⁾

弘曆

遠巘歸雲天欲霽，喬柯滴露樹澄煙。溪村野老厭閒坐，新水初生擬放船。

(1)錄自弘曆《御制詩四集》五八。

題吳漁山倣宋元山水冊⁽¹⁾

蔣士銓⁽²⁾

珍重吳翁畫，峰巒入渺茫。神機磅礴意，不羨愷之良。

庚辰秋九月，⁽³⁾入都偶得墨井此冊，因題以誌快幸。蔣士銓。

(1)錄自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39。參閱《詩鈔補遺·做宋元山水冊跋》注(1)。

(2)蔣士銓：1725—1785，字心餘，號茗生，江西鉛山人。乾隆進士，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國史館纂修官。旋以養母乞歸，著述講學終其身，有《忠雅堂集》等。

(3)庚辰秋九月：指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九月，即西曆1760年10月9日至11月7日。

題吳漁山葑溪會琴圖⁽¹⁾

張棟⁽²⁾

葑溪溶瀄葑門內，美蔭琅玕洵難續。名園聯屬曲曲通，石橋引水鏗玉珮。旁帶藥圃兼菜畦，雨甲煙苗資灌溉。喜有高人此結廬，陳翁石民軼流輩。畫蘭畫竹莫與儔，得蘭之神妙體態。客來挹茲空谷香，品高那受當門刈。上同松雪並馳驅，所南文沈還相配。翁惟專門愈出奇，香祖流傳不可廢。家貧祇蓄焦尾琴，指法精通誰復擬？一曲廣陵渺莫追，高山流水依然在。

墨井道人真神仙，六法之中儼泰岱。同時劍門暨婁東，咸謂惟君絕疵類。南田下筆隨天機，梅壑株守詎能逮？婁東司農昔有言，查生王熟語非昧。許君上乘豈有私，古雅精醇擅一代。古詩十九繼葩經，無縫天衣不綯采。

圖藏石友曾借觀，往古來今罕與對。人前難見古衣冠，世間塗抹空煙靄。大阮宮詹指授時，倏忽風霜數十載。

偶來訪友到吳門，裙屐飄然了無礙。舊雨陳君續舊歡，綠綺彈來一還再。千竿翠竹風修修，百尺長松雲霏霏。柳影溪聲協妙音，繩牀蒲椅橫翠黛。太初元氣任吹噓，蓬島仙人餘警欬。荆關董巨樹大纛，餘各偏師領一隊。君建旗旄鼓義兵，正正堂堂安得潰。明四家承元四家，香光集成浮沉澁。

漁山吞吐別生情，力闢窳突進無退。處處收如什襲珍，裝以金工匣玳瑁。酒酣寫作《會琴圖》，一時水木神交匯。雲生亭外送輕陰，鶴舞階前轉清睭。若以人間筆墨論，列俎叢中峙鼎鼐。含毫潑墨乏精思，草色烟光悉破碎。太湖雨後集漁船，山翠湖雲覘勝概。與此均堪不朽傳，彷彿雲中有犬吠。八分顏以奉常公，端為人間滌荒穢。西廬祖孫憚王吳，生晚不見慷以慨。此非十洲三島圖，境已清曠氣和藹。徑入青冥世莫攀，道高何必人人愛。街鼓鞦韆手不離，月照庭柯夜未艾。吳漁山先生名歷，號墨井道人，家常熟。人極高雅，早為前輩所推，本朝畫格稱第一。王奉常西廬老人、麓臺司農俱云：漁山畫古雅出石谷之上。蓋國朝工力之深，首推石谷；天機清妙，首推南田；筆情疏秀，首推梅壑；而蘊釀深醇，包含衆有，麓臺一人而已。然稍遜吳之古雅也。至吳問訪石民先生，先生高雅士，畫蘭一時無兩，住葑溪，頗有石竹之趣。會琴於此，因成是圖。氣韻深醇，筆情高淡，在元人中亦居上座，豈餘子所能企及哉。棟極愛先生畫，於友人處得之，真喜而不寐。晨夕焚香展對，如對先生。遂紀數語，並成七古四十韻，以志仰慕之意。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夏六月，⁽³⁾連得甘霖，精神清爽，題於韓江汪氏之清吟書屋。震澤看雲山人張棟鴻勳氏識。

(1)錄自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

(2)張棟：字鴻勳，號玉川，又號看雲山人，江蘇吳縣人。工詩能文，山水

宗張鵬翀。遊歷江南，浪迹江湖三十餘年，晚依嵯商汪怡士以終。有《看雲樓集》。

(3)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六月；即西曆 1771 年 7 月 12 日至 8 月 9 日。

吳漁山寫劉長卿詩意軸跋⁽¹⁾

陸時化⁽²⁾

吳歷字漁山，常熟人。所居有言子墨井，以爲號，亦以名詩集。明都御史文恪公訥七世孫。⁽³⁾少孤，母守節撫育。及長而問學於陳確庵，問詩於錢蒙叟，學畫於王廉州、奉常，學琴於陳砥，既皆造極。⁽⁴⁾無以給母，鬻畫以養，人爭購，而可以奉堂上，即不輕出。書法東坡，嘗謁吳興守，未即見，步至僧舍，見東坡《醉翁亭記》，即僦其寮，臨摹三四日。太守遣人索無有，逆旅主人亦不知所往。母沒，棄家浮海至西洋，歸隱上海，時至嘉定。畫益奇，益不可得。年八十四，猶強健。

(1) 錄自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

(2) 陸時化：1724 - 1779，字潤之，號聽松山人，江蘇太倉人。有《秋涯詩稿》等。

(3) 七世孫：應爲十一世孫之誤。

(4) 學琴二句：原誤作“學琴於陳砥阮，皆造極”。

吳漁山擬宋元諸家十幀跋⁽¹⁾

畢瀧⁽²⁾

余觀夫漁山之畫凡三變。早年之筆，幽秀欲絕，其神

味尚似王廉州。壯年刻意摹倣宋元，邱壑位置，怪怪奇奇，超出尋常畦逕之外。洎乎晚年，從澳中歸又一變，而荒率蒼古勝矣。

蓋其人品既高，學問淵博。昔東澗老人題其《桃溪詩》序有云：“漁山不獨善畫，其於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蓋亦以其畫爲之。”東澗之言如是，宜其畫與庸史不同。況師承有自，從廉州、奉常游，時時得觀前人名跡，筆墨之造乎神妙，洵非無因也。

此冊是漁山晚年之作，種種妙處，王隨庵論之詳矣，余何容贊一言。

乾隆辛丑秋杪，⁽³⁾竹癡道人畢瀧識於抱雲書屋。

(1) 錄自內府所藏《吳墨井倣宋元山水影本》冊末。

(2) 畢瀧：字澗飛，號竹癡，江蘇鎮洋人。畢沅弟。工詩，擅畫山水墨竹。

(3) 乾隆辛丑：指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

吳漁山農村喜雨圖跋⁽¹⁾

畢瀧

墨井道人吳漁山先生，與石谷先生同歲，同處虞山，同學於吾婁廉州、奉常二先生。漁山獨清潔自好，於世俗多不屑意，人購其畫甚難，非財與勢可以致之也。故至今寸楮尺幅，鑒賞家奉爲拱璧焉。

余嘗論石谷畫，自五十歲前二十年，臨摹宋元，超妙入神之作居多。五十歲後三十年，紛於酬應，有畫史氣習，而

神韻去矣。獨漁山晚年從澳中歸，歷盡奇絕之觀，筆底愈見蒼古荒率，能得古人神髓。

此《農村喜雨圖卷》書畫並絕，是晚年得意之筆，載在《墨井詩鈔》外集。向為王西田相國所藏，今秋相國裔孫從鳳陽寄婁，余得之，因喜而識數語。自幸與墨井有緣，益信神物之能不脛而走也。

乙巳仲冬，⁽²⁾竹癡子畢瀧題。

(1)錄自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

(2)乙巳仲冬：指乾隆五十年乙巳十一月，即西曆1785年12月2日至30日。

題侯大年先生鳳阿山房圖二首⁽¹⁾

錢大昕⁽²⁾

朱查題句吳梅畫，⁽³⁾前輩風流若可攀。突兀山房疑在眼，勝他廣廈萬千間。

買山畢竟是空談，⁽⁴⁾留得詩書一味甘。忠義文章餘手澤，⁽⁵⁾故家喬木重東南。乾隆庚戌夏至後二日，⁽⁶⁾錢大昕敬題。

(1)錄自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三八；又見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五。標題據《潛研堂詩續集》。

(2)錢大昕：1728 - 1804，字曉微，號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人。乾隆舉人，歷充鄉會試考官，提督廣東學政。工詩文，精經史典籍，有《潛研堂集》、《廿二史考異》等。

(3)朱查句：《潛研堂詩續集》朱查下加小字“竹垞、初白”；吳梅下加“漁山、耦長”。

(4)是空談：《潛研堂詩續集》作“付空談”。

(5)餘手澤：《潛研堂詩續集》作“有嗣響”。

(6)乾隆庚戌：指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潛研堂詩續集》無乾隆以下二句。

吳漁山生卒年⁽¹⁾

錢大昕

吳漁山八十餘歷。

明崇禎五年壬申生。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年八十四，尚強健，張雲章為作傳。後浮海去，不知所終。⁽²⁾

(1)錄自錢大昕《疑年錄》四。

(2)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序》：“錢竹汀居先生舊遊之地，其生也，去先生之卒不過十年，而其撰《疑年錄》，僅據邑人張雲章《墨井道人傳》推知先生生年，而卒年竟不可得。且謂其浮海不知所終，則先生事跡之不易考可知也。”

漁山、南田與石谷⁽¹⁾

方薰⁽²⁾

憚南田、吳漁山力量不如石谷大，逸筆高韻，特為過之。至於工細之作，往往不脫石谷法，豈當時往還討論，染習之深，不能擺落耶？然二家具此天分，不當隨人脚跟轉耳！

(1)錄自方薰《山靜居畫論》下。

(2)方薰:1736-1799,字蘭士,號樗庵,浙江石門人。擅詩、書、畫,尤工寫生。有《山靜居畫論》、《山靜居遺稿》等。

漁山與石谷⁽¹⁾

方薰

世謂吳漁山畫格在石谷上,瓜田徵君力辯吳畫不及石谷。於僕觀之,漁山畫雖極精到,終似不能脫石谷藩籬,形跡宛然,人皆不至視也。若漁山果具卓識,不當隨人脚跟轉耳。

(1)錄自方薰《山靜居畫論》,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第三集第3輯,頁171。

題吳漁山葑溪會琴圖⁽¹⁾

馮金伯⁽²⁾

鳴琴松壑興悠悠,訪友葑溪喜接連。對卷還思舊題句,學彈幽響得清圓。

鬱沈而壯宥而深,千古琴心即畫心。惓惓廣陵稱絕調,更從何處覓知音。

董源半幅真飢渴,一脈婁東指授真。極目西田斷塵軌,蟻觀虎視屬誰人?

同時師友譽同歸,妙手冥心到者稀。獨有瓜田強解事,漫言功力半清暉。乾隆辛亥十月既望,⁽³⁾奉訪益堂大兄於海棕草堂。見示

墨井道人《葑溪會琴圖卷》,精妙無比,喜成四絕,即呈雅正。墨香居士馮金伯。

(1)錄自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

(2)馮金伯:字冷亭,號墨香居士,江蘇南匯(今屬上海)人。貢生,官句容訓導。工詩文,擅書畫。有《國朝畫識》、《墨香居畫識》。

(3)乾隆辛亥十月既望:指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月十六日,即西曆1791年11月11日。

吳歷⁽¹⁾

馮金伯

吳歷字漁山,文恪公訥之後。為人簡遠不群,彈琴詠詩,寫山水皆有高韻。王煙客亟稱之。晚年絕人逃世,不知所之。《琴川志》。

(1)錄自馮金伯《國朝畫識》四。

吳漁山高郵道中小景跋⁽¹⁾

蔡嘉⁽²⁾

作山水須可歌可詠,可樵可漁,能令人神往。癸丑歲冬,⁽³⁾松原居士。⁽⁴⁾

(1)錄自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六。

(2)蔡嘉:字岑州,號松原,又號朱方老民,江蘇丹陽人,寓居揚州。工詩,善草書,精繪畫,山水、花卉、人物、翎毛、蟲魚俱稱逸品。與高翔、汪士慎等為詩畫友。有《松原畫跋》。其傳世畫作,乾隆四年(1739)有《山水圖》,四十七年(1782)有《聽泉圖》。

(3)癸丑：應指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

(4)據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松原居士”下方用“蔡嘉”印。《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又吳漁山高郵道中小景立軸》款題：“《高郵道中》之一，用梅村太史韻並圖小景為松原大兄。延陵吳歷。歲癸丑春正月廿有二日。”容庚《畫錄》題款下方有：“吳歷漁山之章。”漁山題款所贈之“松原大兄”於松原居士蔡嘉為另一人，其年款癸丑春與蔡氏所題癸丑冬亦不同年。參閱《寫憂集·高郵道中用梅村太史韻》之二注(1)。

吳漁山山水卷⁽¹⁾

翁方綱⁽²⁾

借詩論畫吾誰徵，石谷我朝之右丞。四王蟬聯到墨井，或以麓臺當少陵。張庚亦以詩品畫，謂石谷可漁洋朋。能近取為墨井譬，吾意欲以秋谷稱。頗聞當時石谷擬，亦若王趙名相矜。

此卷正為石谷作，海舶初返禪窗凭。自題意做松雪叟，瓣香蕪向梅花僧。爾日未知石谷意，同時可服劉郎膺。奉常法即大癡法，《密林卷》義追尋曾。惜不傳此訪晤語，二老江閣挑秋燈。合離儻在煙墨外，精微難以口耳勝。誰將畫派劃常熟，且莫誤會嗤吳興。漁洋秋谷亦如此，何至區別炭與冰。我因蘇書悟三昧，滌亭大字攀峻嶒。

(1)錄自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四七。據題下原注，此圖為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秋，耕煙(石谷王帶)見訪屬寫。以下三首詩作於乾隆五十九年乙卯(1794)。

(2)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直隸大興人。乾隆進士，官廣東學政、內閣學士。工詩文，精鑒賞。有《復初齋詩集》、《復初齋文集》等。

吳漁山畫松竹石鐫於筆筒用其韻題之二首⁽¹⁾

翁方綱

言祠井畔謝聲聞，逸氣軒軒想入雲。海上成連濤響答，想知只有歲寒君。

鐫從丙子追壬子，鑒賞婁東二十年。是做坡書非偃筆，清蒼直造一峰巔。有：“壬子殘臘，王時敏題。”⁽²⁾

(1)錄自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四七。

(2)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條：“翁方綱又有《吳漁山畫松竹石鐫於筆筒用其韻題之二首》，有‘鐫從丙子追壬子，鑒賞婁東二十年’之句。注有‘壬子殘臘，王時敏題’。見《復初齋詩集》四七。嘉定人善刻竹，此筆筒或為真品。”壬子：指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

墨井道人壽許青嶼山水跋⁽¹⁾

顧大昌⁽²⁾

此幅乃墨井道人四十乙歲所作，用筆沈雄，運意淵穆，且為許青嶼壽。許公當時富有收藏，亦高雅士也。乙卯夏日，⁽³⁾楞伽山民。

(1)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頁168。

(2)顧大昌：字子長，號楞伽山民，江蘇蘇州人。工畫山水，純用古法，取徑極高，一洗凡俗之習。乾隆四十八年(1783)嘗作《李德裕見客圖》。

(3)乙卯：指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漁山賀石谷五十誕辰⁽¹⁾

張紫琳⁽²⁾

王石谷五十誕辰，賓朋往祝，見堂中不掛壽星軸。因問之，石谷曰：“有活壽星在吾家烏目山房，酒量甚洪，今早已飲一大罇。”衆喜請見，則吳漁山先生也。年近百歲，精神矍鑠，新從西洋番舶歸。衆曰：“真南極老人矣！”漁山曰：“吾何當耶！不過在大浪山頭看南斗出地三十六度，手把大酒甌，弧南明星入吾甌中，曾對壽星吃壽酒者耳。”於是舉觥爲石谷介眉，衆各進一觥，石谷竟大醉。

(1)錄自張紫琳《春漪齋筆識》六，參閱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下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條。陳垣先生按：“石谷誕辰在二月廿一日，見《清暉贈言》七。康熙二十年石谷五十誕辰，先生猶未往澳，何云‘新從番舶歸’？頗疑此爲本年石谷誕辰事。時先生正從澳歸，故有此傳說。百歲云云，殆二人合壽之訛傳耳。”據陸希言《澳門記》，漁山於康熙十九年仲冬至澳，康熙二十年春夏仍在澳，然至康熙二十一年漁山與石谷皆五十一歲。

(2)張紫琳：字禹書，號霞房，江蘇太倉人，徙吳縣。錢大昕弟子。能詩文，善鑒賞，擅畫山水花卉。有《春漪齋筆識》。

吳漁山農村喜雨圖跋⁽¹⁾

李家駒⁽²⁾

吳漁山先生工詩擅畫，品高詣絕，爲國朝第一人。元之吳仲圭、明之沈石田差可彷彿。其作世不多見，今得此卷，尤其是晚年得意作，筆墨淋漓，超乎塵壒之外，而其憂世之心，悠然言表，又非尋常畫史所可及也。

己未除夕前一日雪窗，⁽³⁾伯里李家駒記。

(1)錄自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

(2)李家駒：生平未詳。

(3)己未除夕前一日：應指嘉慶四年己未十二月二十九日，即西曆1800年1月23日。

吳漁山擬雪窗蘭蕙卷跋⁽¹⁾

潘奕雋⁽²⁾

乾隆乙卯，余過葑溪，晤張卓亭先生，出此卷見示，因悟畫蘭之訣，不外篆籀法。先生知余愛之，即以移贈。晴窗展玩，受益良多。時嘉慶庚午春。⁽³⁾奕雋題。

(1)錄自潘奕雋《潘氏三松堂書畫記》，不分卷。

(2)潘奕雋：字守愚，號榕臯，江蘇吳縣人。乾隆進士，官戶部主事。工行楷篆隸，善畫山水，寫蘭尤得天趣。有《三松堂詩文集》。

(3)嘉慶庚午：指嘉慶十五年庚午(1810)。

題吳漁山鳳阿山房圖冊(三首)⁽¹⁾

李庚芸⁽²⁾

初寫雙圖越百年，士龍續筆並流傳。當時名士多於
鯽，題遍雲藍幾幅箋。

觸目琳琅蘊古香，雲煙竹樹總蒼茫。華嚴樓閣虛空
見，試比盧鴻舊草堂。

釀花仙館萬花深，名跡如斯劇賞心。寒具手看猶小
事，莫將缸面酒輕斟。嘉慶辛未新秋，⁽³⁾後學李庚芸。

(1)錄自陸心源《穠梨館過眼錄》三八。

(2)李庚芸：生平不詳。

(3)嘉慶辛未：指嘉慶十六年辛未(1811)。

吳漁山傲倪雲林山水跋⁽¹⁾

孫星衍⁽²⁾

吳人吳漁山名歷，與王石谷齊名，善學元人筆法。麓
臺常稱：“邇時畫手惟漁山，餘子錄錄，不足數也。”此幅秀
逸得雲林之神。星衍。

(1)錄自孫星衍《平津館書畫記》，不分卷，頁43。

(2)孫星衍：1753-1818，字伯淵，號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末進士，歷
官刑部主事、山東督糧道、權布政使。累主誥經精舍、鍾山書院。深究
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金石碑版。兼工篆隸，尤精校勘。

著有《尚書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孔子集語》、《平津館文稿》、
《芳茂山人詩錄》等。

吳 歷⁽¹⁾

姜怡亭⁽²⁾

吳歷字漁山，吳人，文恪公訥之後，所居有言子墨井，
故晚號墨井道人。工書，法東坡。畫山水宗元四家，而筆
力氣運直逼大癡。曾游海外，經西洋數萬里，歸隱上海。
畫益奇逸，不可以學力到。國朝畫山水名家當推第一。

(1)錄自姜怡亭《國朝畫傳編韻》二。

(2)姜怡亭：字安淳，浙江錢塘人。本籍司訓。能詩文，善繪事。

吳 歷⁽¹⁾

郊掄遠⁽²⁾

吳歷字漁山，文恪後。工寫竹，山水宗南北，而以渾厚
出之，與石谷抗。其氣韻深厚，尤得大癡三昧。書法髯蘇，
詩似樊川。善彈琴，好飲酒，出風入雅。王煙客、錢宗伯服
其才，謂石谷所遠不逮。晚年棄家游上海，卒年八十有六，
或云仙去。

余友瞿星槎有漁山小幅，清超疏脫，墨氣飛騰，極出
色。題云：“白花細點靜無波，嫩葉初藏軟角多。風拂一
聲殘照裏，誰家新調采蓮歌。”⁽³⁾句自不凡。

- (1) 錄自郝掄逵《虞山畫志·國朝》。
 (2) 郝掄逵：字蘭坡，號鐵蘭道人，江蘇常熟人。工詩文，擅畫山水墨蘭。有《虞山畫志》、《白雪山房集》。
 (3) 這首詩又見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五、《國朝六大家山水冊》第十一幀。參閱《寫憂集·題畫詩》第十三首及注釋。

墨井道人橫山晴靄圖跋⁽¹⁾

戴兆芬⁽²⁾

墨井道人《橫山煙靄圖》小卷，蒼勁古峭，直逼宋人。《畫禪》所謂“獅子搏象，能用全力，筆筆金剛杵”。是其生平傑作也。余從平原借觀，爰題一行。老眼摩挲，歎賞不已。

嘉慶庚辰荷花生日，⁽³⁾臥雲戴兆芬。

- (1) 與戴公望跋錄自吳漁山《橫山晴靄圖》，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2冊，頁255及楊新等編《吳歷精品集》，圖48。
 (2) 戴兆芬：字誦清，號臥雲，浙江嘉善人。工篆隸，擅畫梅竹雜品。
 (3) 嘉慶庚辰荷花生日：指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六月二十四日，即西曆1820年8月2日。

墨井道人橫山晴靄圖跋(二則)

戴公望⁽¹⁾

墨井道人入山十年，撫《陡壑密林圖》，此圖為大癡得

意筆也。以後道人從東西洋至上洋，遂僦屋而居，畫學更精奇蒼古，兼用洋法參之，好學黃鶴山樵。

此圖正其浮海後之筆，書法學蘇而得其精髓。其所以勝於石谷者正在於斯乎。

庚辰夏日，⁽²⁾公望觀並識。

- (1) 戴公望：字又黃，號真石，又號貞石，浙江嘉善人。官江蘇布政司。工書畫，俱學惲壽平。嘗游滇南，自作紀遊畫冊，有《近游草集》、《夜航歸棹集》等。
 (2) 庚辰：指嘉慶二十五年庚辰(1820)。

天氣寒肅，寓齋獨坐，偶展此卷，如絕色澹妝，不施脂粉，秀艷入骨，令人不忍遽捨。此係平原之物，余假觀已久，尚不願歸還舊主，意欲乞為案頭常玩，未識將來終能遂意否耶？嗣後當焚香誦佛以禱之。

道光二年正月，⁽¹⁾公望。

- (1) 道光二年正月：即西曆1822年1月23日至2月21日。

吳漁山倣古山水冊跋⁽¹⁾

戴公望

墨井道人畫筆力遒勁，意趣深遠，其逸趣澹雅，當在石谷之上。此冊非其得意之作，或少年之筆亦未可知。⁽²⁾然書款甚妙，蓋其書法本勝於畫也。丁亥秋日，⁽³⁾公望。

- (1) 錄自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一四。
 (2) 此冊第六幀漁山自題：“墨井道人從上洋歸，寫於東樓。”東樓為漁山

晚年在嘉定傳道之寓所，謂為少年之筆不確。

(3)丁亥：指道光七年丁亥(1827)。

論畫絕句·陡壑密林圖⁽¹⁾

吳修⁽²⁾

名畫何人識大癡，峰巒草木定華滋。怪他墨井山中客，賣友公然不去師。大癡《陡壑密林圖》在婁東畢氏，紙本立軸，上接素絹五寸許，自跋乃裝裱後補書。因山頭平滿，故題於裱絹上，其下脚一二字方寫入畫幅紙內。董思翁題引：“張伯雨語所謂‘峰巒渾厚，草木滋華’是已。”圖本王奉常物，王石谷借與吳漁山，索之數年不還。語人曰：“石谷吾友也，《陡壑密林》吾師也，去吾師不如斷吾友。”竟絕交。《畫徵錄》亦記此事，謂借石谷所撫之本，蓋未悉其始末耳。

(1)錄自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第二集第6輯，頁208。

(2)吳修：1765-1827，字子修，號思亭，浙江海鹽人。貢生，官布政司經歷。工詩古文，精鑒別，有《湖山吟嘯集》、《居易居文集》等。

吳墨井白傅湓浦圖跋⁽¹⁾

吳修

人聲不聞月在水，萬頃秋歸一幅紙。漁山用筆本稠疊，不謂空靈有如此。其間繪水尤極工，真能繪聲如有風。荻花楓葉尚瑟瑟，恍坐白傅船窗中。吳門孝廉擅真賞，示我晴軒翽無兩。潯江風景別三年，勞我今朝猶夢想。嘉慶

辛未正月，謹庭先生出示吳漁山《白傅湓浦圖卷》，用筆空靈，絕異平日層巒疊嶂一派。賞翫久之，歎為所見吳畫第一。因題長句就正，想鑑賞家必有以教我。是月廿四日，⁽²⁾海鹽吳修並書。

(1)錄自邵松年《古緣萃錄》八。

(2)是月廿四日：指嘉慶十六年辛未正月廿四日，即西曆1811年2月17日。

吳漁山做古冊跋⁽¹⁾

孫原湘

漁山與石谷齊名，而王司農謂其迥出石谷上，未免偏論。然此冊十二幀，雄渾奇秀，無所不有，誠咄咄逼人矣。道光六年嘉平月，⁽²⁾獲觀於鹿樵觀察齋頭。心齋居士孫原湘。

(1)錄自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一四。漁山《做古冊》即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於金閶客舍戲做宋元十二幀。此條前有查昇跋，後有高士奇跋。

(2)道光六年嘉平月：指道光六年十二月，即西曆1827年1月27日至2月25日。

吳漁山做倪高士山水跋⁽¹⁾

張大鏞⁽²⁾

漁山畫吾見數十幅，大都經營布置，預存一要作好畫之見。此幅純任自然，而沉雄古渾，恰得倪迂真髓，洵平生

傑作，能以少許勝多許也。惜紙色稍黯，幸精神完足，款識亦較他幅超脫，惟有目者始辨之。

道光戊子六月，⁽³⁾敏夫何甥持示張文敏畫冊，及漁山此畫，余還冊而留此，用志喜悅。鹿樵甫識。

(1)錄自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五。

(2)張大鏞：1770-1838，字聲之，號鹿樵，江蘇昭文人。乾隆舉人，官內閣中書、山西河東道。有《鹿樵自叙年譜稿》、《自怡悅齋書畫錄》等。

(3)道光戊子六月：指道光八年戊子六月，即西曆1828年7月12日至8月10日。

王石谷致顧元章手札⁽¹⁾

盛大士⁽²⁾

余於鹿城郎芝田茂才際昌齋中，見王石谷手札，與其友人字元章者。見昔人有得意著作，慎重愛惜，性命與俱。雖誘以甘言，啖以厚利，俱不足動其心也。芝田云：元章姓顧名卓，崑山人，亦善畫。此札得之於廢篋中，其略云：

壬子秋，與正叔同館宜興潘元白家，盤桓三月，日以翰墨為樂。行篋中偶攜大卷，主人歎賞不置。屬陳其年先生持三十金□□□，時即堅執不允。拙筆固不足重，蓋念諸名公題跋實□□□，且費三十年精力心血。出入相隨，一遇能詩善文者，即叩首下拜，並饋禮物求之，一時好名之過。曾與其年云：此非利可以動我心者，若再益之，仍不肯割愛也。

曩在玉峰，求盛珍翁題詠，因其無暇，暫留案頭，不過半月十日之留，並非弟有求售之念，何至久假不歸，一水之隔，渺若河漢。昔在京師，再四相訂，蒙許回崑即還。弟念吾兄真意相待，無容置喙。今屈指已十八年，而不發一語，料吾兄必寤寐難安者。

弟老頹朽質，素性室而不化。一經發覺，勢不能遏。兒童輩雖屬不肖，夙知此卷非可易得，斷不忍坐視輕擲也。弟與仁兄為道義交，從未有開罪處，未審何故將此卷勒住不還？望乞示期，以便趨領，立候好音。弟雖耳聾目聵，然事理覷破，必不聽吾兄播弄也！豈造此浮浪之言，算作完事耶？尤為可怪，特此代面。惟裁之。

八月十四日。弟輩頓首元章道社兄足下。

(1)錄自盛大士《谿山臥游錄》一。以下三則標題為箋注者所加。

(2)盛大士：1771-1839，字子履，號逸雲，江蘇太倉人。嘉慶舉人，官山陽教諭。工詩善畫，有《蘊素閣集》、《谿山臥游錄》等。

虞山畫派⁽¹⁾

盛大士

虞山畫派以耕煙為宗，楊西亭親受業於耕煙，可謂得其具體。墨井道人吳歷筆墨之妙，戛然異人。余於張氏春林僊館中見其《霜林紅樹圖》，亂點丹砂，燦若火齊，色豐而氣冷，非紅塵所有之境界。虞山人多學耕煙，而墨井無

人問津。蓋耕煙之筆易摩，墨井之神難肖。耕煙易悅時目，墨井難遇賞音也。王司農嘗評墨井之畫太生，耕煙之畫太熟。又云近代作者，惟有墨井一人。然則學耕煙不成，流為甜熟；學墨井不成，猶不失為高品也。墨井道人字漁山，亦廉州之高弟。

(1)與《四王懌吳略論》錄自盛大士《谿山臥游錄》二。

四王懌吳略論

盛大士

聽松山人《書畫說鈐》云：“國朝畫手如王奉常時敏、王廉州鑑、王司農原祁、王山人翬、懌布衣格，後改壽平、吳處士歷，較之宋元大家有過之無不及。真而佳者，今已罕見。”

題吳漁山葑溪會琴圖⁽¹⁾

邱孫錦⁽²⁾

綠楊城郭畫愔愔，中有精廬集素心。寫出無聲絃指妙，果然山水具清音。無多點染劇清蒼，祇許耕煙與韻頑。分得奉常衣鉢去，麓臺何事費平章。鄭重看雲七字詩，滌塵樓上寶藏時。煙雲示現原無定，供養而今屬大癡。快亭大兄近得吳漁山《葑溪會琴圖卷》，愛玩之甚，出以見示，囑題句以志欣賞，即奉雅教。道光丙申重九日，⁽³⁾餘甫邱孫錦。

(1)錄自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

(2)邱孫錦：字質响，號餘甫，江蘇吳江人。

(3)道光丙申重九日：指道光十六年丙申九月初九日，即西曆1836年10月18日。

吳漁山倣古四軸跋⁽¹⁾

梁章鉅⁽²⁾

案：吳歷字漁山，又以所居有言子墨井，晚號墨井道人，又稱墨道人。書法好東坡，嘗游吳興，謁郡守，未入。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真筆《醉翁亭記》，喜甚，即就其寮，買紙筆，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郡守遍索不得，摹畢徑去。後棄家浮海至西洋，經數萬里，盡平生奇絕之觀。歸而隱於上海，或往來嘉定，不復他出，故或有疑其仙去者。

少與石谷同學於煙客之門。石谷名滿天下，持縑素來請者無虛日，高官大賈皆飽所欲以去。而漁山踈伏海濱，名隱隱與之埒，求其寸紙尺幅，莫能得也。

漁山畫宗宋元，尤得大癡法。嘗從石谷借大癡《陡壑密林軸》，數年不還。石谷索之急，乃語人曰：“石谷吾友也，《陡壑密林》吾師也，去吾師不如斷吾友。”竟絕交。

王麓臺論畫，每右漁山而左石谷，自是法眼。而張浦山以為司農之軒輊，未免名士習氣，其實漁山筆墨工力尚未及石谷之半，云云，恐非篤論。余舊有詩云：“渾厚華滋氣獨全，密林陡壑有真傳。不敢墨井輸烏目，論畫司農見未偏。”

案：漁山生於前明崇禎五年壬申，至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八十四尚健，張雲章曾爲之作傳。此前數軸惟《做大癡軸》題“康熙庚寅”，是康熙之四十九年漁山七十九歲所作。老筆紛披而不改其厚重沈鬱之素，非煙雲供養安能致此哉！

(1) 與《吳漁山墨竹軸跋》錄自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一九。

(2) 梁章鉅：1775—1849，字闕中，號退庵，福建長樂人。嘉慶進士，官至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著述宏富，有《夏小正通釋》、《三國志旁證》等七十餘種，並行於世。

吳漁山墨竹軸跋

梁章鉅

世人賞漁山畫者皆以山水，亦未聞有工寫竹之名。適湯价人觀察自虞山來，告余曰：“余新得漁山墨竹二軸，願以一軸見贈。此不多覲，惟具眼賞之。”

案：幅寬不滿二尺，長三尺餘，而有萬竿煙雨之概。幅上右自題：“適與幽人會，何殊見此君？”款署“墨井道人”。余得之喜甚，以舊藏湯若士遺研報之，亦楚弓楚得意也。

价人爲江蘇督糧道，每次北上登舟，必留一物以識別。去歲以王石谷《夏寒軸》爲贈，今歲又以吳漁山此軸爲贈。价人本人精於鑒識，故所贈都無凡品。官舫中書畫盈牀，古硯堆几，真雅人深致，不易遇之風塵中也。

吳墨井倣元人山水跋⁽¹⁾

阮元⁽²⁾

此幀乃學元人而極得其神韻者。惜無款印，然必大名家作。即使最後，亦應是吳墨井。阮元審認。

(1) 錄自河井荃嶺等監修《支那南畫大成》十《山水軸》二，頁96。

(2)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臺，江蘇揚州人。乾隆進士，道光間官至大學士，加太傅。歷官中外，所至以提倡學術自任，建學堂，刻經籍，修方志，建樹良多。自著《學經室集》。

吳漁山與四王略論(七則)⁽¹⁾

戴熙⁽²⁾

山樵畫法，四王吳惲一家眷屬。餘子碌碌，漸墮旁門，可喟也。⁽³⁾

(1) 標題爲箋注者所加。

(2) 戴熙：1796—1851，字醇士，號鹿牀，浙江錢塘人。道光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家有習苦齋，富藏書。善畫，山水學王翬，亦寫花卉及竹石小品。有《習苦齋詩文集》等。

(3) 錄自戴熙《習苦齋畫絮》三《冊類》。

吳漁山得香光之墨，故取境相似，而氣味特厚。⁽¹⁾

(1) 錄自戴熙《習苦齋畫絮》四《大幅類》。

耕煙得廉州之筆，漁山得廉州之墨。異曲同工，未易

軒輊。⁽¹⁾

(1)與下則錄自戴熙《習苦齋畫絮》六《立幅類》。

大癡富春山一角，臨石谷本。石谷、墨井皆師大癡。王麓臺袒墨井，張浦山袒石谷。愚意古人論畫，先要人品高。石谷篤實君子也，有孝行。墨井假石谷所藏大癡畫不歸，遂絕交。曰：“大癡吾師也，既有師，可無友矣。”⁽¹⁾夫大癡之爲人也，游人家園林，聞主人以陰謀得之，遂拂衣去。其平生如此，豈肯收乾沒書畫之門人哉！吾師石谷矣。

(1)此沿襲張浦山(庚)之說，有誤。

墨井道人筆力沈厚，畫品在石谷上，與南田異趣而同旨。⁽¹⁾

(1)與以下二則錄自戴熙《習苦齋畫絮》八《便面類》。

渴墨求潤，自是吳漁山門徑，斷不墮龔半千耳。

山石以畫而得雲水，以不畫而得山石，成則雲水自在，豈所謂名者實之賓乎。石谷，麓臺、墨井之間。

吳漁山摹古八幀册跋⁽¹⁾

陳德大⁽²⁾

國朝山水首六家，而惲吳爲尤貴。惲以愛者之多，吳

以傳者之少。太倉陸潤之所見錄五家者各有巨册數通，而漁山缺如也。此摹古八幀，乃七十五歲筆。棘猴不足喻其工也，豆馬不足言其細也。天霞雲鶴未方其氣之逸，景星鳳凰莫比其品之貴也。濃青淺赭，滃墨枯毫，格之備也；癡黃嬾瓚，小李大米，體之賅也。將使胥樵斂跡，文度拜塵，而且墨點如漆，紙瑩若膚，措大眼孔小，直不知二百年來何物可以比似。

故獲見於乙卯之冬，購成於丁巳之春。其間狼烽在郊，蝗羽蔽野，家室若燕巢，生計如鮒轍，猶復百計營求，高貲稱貸。非嬾民之癡不至此，非漁山之難得，而茲册之尤佳不至此也。對葉詩七幅，率壬戌、丙寅間物，先於畫二十年，必原册無題，後人取他册儷之。要離古烈士，可近梁伯鸞。更爲顛播前後，益娓娓有情。惟虛舟一帖不倫，當訪求以易之耳。册爲歙中汪氏舊藏，尚有石谷《虞山十二景册》，南田跋之，絹素蠹蝕，因錄其文而還之。噫！其鱗爪之棄乎，抑肩背之失乎！後之癡如我者評之可也。

丁巳十月，⁽³⁾桐溪嬾民陳德大書於曾鼎山房。

(1)錄自《吳漁山做古山水册》册末。

(2)陳德大：生平待考。不過其人既號桐溪嬾民，桐溪爲錢塘江支流，流經浙江桐廬縣境，桐廬蓋其地望或隱居之地。

(3)丁巳十月：指咸豐七年丁巳十月，即西曆1857年11月16日至12月15日。

吳漁山白傅湓江圖跋⁽¹⁾

顧文彬⁽²⁾

漁山晚游海外，畫境益奇，間用洋法，以青綠擅長。此卷是其五十歲所作，用筆如印泥畫沙，瀟灑出塵，純乎士夫氣，非當時畫史所能夢見。宜麓臺司農推為獨步一時也。壬戌十月之望，⁽³⁾文彬識於過雲樓。

(1)錄自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

(2)顧文彬：1811-1889，字子山，號蔚如，江蘇元和人。道光進士，官至寧紹台道。工書法，善倚聲。有《湄詠樓詞》、《過雲樓帖》等。

(3)壬戌十月之望：指同治元年壬戌十月十五日，即西曆1862年12月6日。

墨井道人橫山晴靄圖卷跋⁽¹⁾

顧文彬

平坡板橋，環以朱闌，一翁紅衣拄杖，一青衣人前行，一童子抱琴隨之；再進則四山回互，萬松合沓，其中“土地平曠，屋舍儼然”；又於峰陰時見樓閣，所謂“白雲深處有人家”也；山後野橋茆屋，自成墟落，又似“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風景。自題云：“筆正寫山橫，……康熙丙戌年秋仲墨井道人。”⁽²⁾別紙墨井道人又跋云：“余近年作畫，……對之沈睡。”⁽³⁾云云。與《墨井題跋》所錄，微有異同。後

有戴貞石三跋，謂是道人浮海後筆。丙戌，康熙四十五年也。

(1)以下六則錄自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一〇。

(2)題詩及跋語即《詩鈔補遺》之《題橫山晴靄圖》，此從略。

(3)跋語已見《墨井畫跋》第三十六則，此從略。

吳漁山贈許青嶼墨井草堂消夏圖卷跋

顧文彬

夏木黃鸝，水田白鷺，輞川積雨景也。漁山本此，更寫柳陰畫橋，藉草垂釣；對岸粉牆內草堂南向，一翁坦腹執卷，神閑意適，階下乳鴨池塘，遍貼浮萍，其流繞回廊而西；架木為梁，編荆作籬，旁通茅屋兩楹，意是庖湑；庭中石闌土甃，置軍持於側，殆墨井矣。墨井者，張雲章《樸村文集》有《墨井道人傳》云：“所居有言子之墨井，遂以《墨井》名其詩草，而自號曰墨井道人。”是也。井畔柴扉雙掩，近接山坡，古木修篁，環抱左右，惟見青枝綠葉與白雲無盡而已。款云：“梅雨初晴，……以致久遠之懷。”⁽¹⁾並署“己未年四月十日”。是歲為康熙十八年，青嶼罷官已久。施愚山《學餘堂文集·許侍御詩序》云：“青嶼為侍御，號稱敢言。按奏有聲績，以細故去官，日與其友吳漁山用文酒相娛，放浪公卿間。”今《墨井詩鈔》有《秋日同許青嶼侍御過堯峰》，及《庚戌夏青嶼侍御同予北行》諸詩，蓋青嶼、漁山同人西教，⁽²⁾往還甚契合云。

(1)見《畫跋補遺·墨井草堂消夏圖跋》，此從略。

(2)青嶼終身奉佛，未嘗入西教，此言不確。

吳漁山柳村秋思圖軸跋

顧文彬

古柳陰中，野橋水榭，沙岸如雪，鷺鷥飲啄其間，若覓魚然；遠峰外，歸鴉數點，瘦塔一枝，環以樓閣叢樹，有雲氣繞之。幅端題云：“昔予寫《柳村秋思》，……定有以教我。”⁽¹⁾下書“壬午年暑月”，為康熙四十二年，漁山晚年之作。民譽為金造士，嘉定人，與漁山交厚，工山水。《墨井詩鈔》有《民譽金子惠羊肩山童不報卻之》，即其人也。

(1)見《畫跋補遺·柳村秋思圖跋》，此從略。

吳漁山湖山春曉圖軸跋

顧文彬

蒼松翠柏，罨靄湖堤，小紅橋上一朱衣叟前行，童子背琴若隨歸別墅者；閑門臨水，老屋傍山，白鶴青林，容與牆內，遙看峰影，俯入波心，舟子方撐篙近榭，朱樓一角，蕩漾水光。款署“湖山春曉圖”。又云：“帶郭遠湖春，……辛酉上元。”⁽¹⁾按松崖為錢封，字軼秦，隱西湖，游情翰墨，興至寫山水，得煙雲出沒，峰巒隱見之態，見《圖繪寶鑒續

纂》，故漁山贈以湖山之詩云。

(1)見《詩鈔補遺·題湖山春曉圖》，此從略。

吳漁山贈湘碧山水軸跋

顧文彬

坡上長松七八株，環繞水亭，小奚憑欄而立，仰睇峭磴千盤，孤峰百丈，切雲摩漢。上方詩云：“一雨初晴樹欲秋，……丙辰三月十二日。”⁽¹⁾湘翁謂湘碧。按《墨井道人傳》但云“少與石谷同受學於王太常之門”，今觀此圖，知其亦受學於廉州矣。

(1)見《詩鈔補遺·題贈湘碧山水》，此從略。

吳漁山秦吉了軸跋

顧文彬

虬松夭矯，鱗鬣欲飛；一翁杖履行斷岸間，流水半灣，褰裳可涉；過此則花徑草堂，其中讀書不輟也。屋後山路紆曲，林巒鬱盤，翠樸檐楹，青浮薨棟，層累百折，至精藍塔院僅及其半，知奇峰落天外矣。題云：“李公擇初學草書，……得無少似秦吉了否？”⁽¹⁾按題語見《墨井題跋》，惟“問於東坡”下作：“吾書比舊如何？坡云可作秦吉了矣。余畫雖未積學，而近之作者不知少似秦吉了否耶？”與此

有異，蓋存稿時不無改竄耳。

(1) 跋語已與《墨井畫跋》第二十一則互校補入，此從略。

題吳漁山橫山晴靄圖⁽¹⁾

顧文彬

石壁虛雲，僧窗夜雨，朝來翠撲人衣。畫橋一望，屋下綠橫溪。正爾橫看成嶺，烘殘日，卻有晴霓。桃源客，漁樵故里，杖履當時。雁行吹字斷，羊腸幾遍，獨繞天池。歎高山流水，空撫餘徽，幽事欲論誰共？同吟處，竹外僧歸。煙波隔，白沙遠浦，詩在片帆西。集辛稼軒句。

采藥難尋，杖藜重到，行吟曉氣霏霏。山能招隱，問我入山期。一笑元非捷徑，悠然意，童子何知？聽孤嘯，虛堂松外，還似東籬。傍江橫峭壁，雁驚白晝，鷺管苔磯。向滄浪容與，怕有鳴夷。門掩翠微僧院，繫船好，休怨斜暉。煙波遠，五湖一葉，漁笛靜中吹。集張玉田句。右調《江南好》，題吳漁山《橫山晴靄圖》。漁山山水宗法元人。年八十餘尚強健，或云浮海不知所終，或云棄家游上海卒。此卷厚重沉鬱，深得山樵三昧，宜乎戴貞石焚香誦佛以求之也。同治十年重九日，⁽²⁾ 良齋識於玉几山館。⁽³⁾

(1) 錄自吳漁山《橫山晴靄圖》，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2冊，頁255。

(2) 同治十年重九日：指同治十年九月初九日，即西曆1870年10月3日。

(3) 良齋：顧文彬別號。玉几山館：顧氏室名。

記吳漁山墓碑及漁山與石谷絕交事⁽¹⁾

葉廷瑄⁽²⁾

故友王潤甫昔嘗語予云：昭文張約軒通守元齡，曾得楊西亭所寫漁山小像，出以索題。上有上海徐紫珊跋云：⁽³⁾“余嘗於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墳者，見臥碑有‘漁山’字，因剔叢莽視之，乃知即道人埋骨處，命工扶植之。碑中間大字云‘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兩邊小書云：‘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會，二十七年登鐸德，行教上海、嘉定。’⁽⁴⁾五十七年在上海疾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

余憶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樵大癡畫幅不還，遂與絕交。今觀此事，知石谷之絕交，蓋因漁山人彼教，而非為借畫不還。石谷事親至孝，人品本高，舊交割席，不忍顯言，特假細事為藉口耳。

(1) 錄自葉廷瑄《鷓鴣漁話》一。

(2) 葉廷瑄：1792-1869，字調生，號龍威鄰隱，江蘇吳縣人。工詩文，擅鐵筆，蒼勁可喜。有《琳花庵詩抄》、《琳花庵遺文》、《吹網錄》等。

(3) 徐紫珊：名渭仁，字文臺，上海人。天資警敏，於學無不探討。篆隸行楷，悉有法度。多儲佳榻古器，精於鑑藏。年三十八，忽學為畫。初寫

蘭竹，後作山水，宋元各家，無不窺其堂奧。刻有《春暉堂叢書》。

(4)行教句：墓碑原文作“行教嘉定、上海”。

黃大癡富春山卷燼餘本⁽¹⁾

葉廷瑄

吳墨井《畫跋》自記，在廣陵臨黃大癡《富春山卷》燼餘本，謂大癡此卷有二本，一不知其詳，一被好事者寶愛不離手，迨將終投之火，旁人亟取，已燒卷首尺餘，即所臨本也。

昔見《書畫壯觀錄》記，子久《富春山圖》向在宜興孝廉吳問卿處，作富春軒以藏之。臨終燒諸珍翫，族人易以他卷，前卷燒毀，截去數尺。乃知墨井所云“好事者”為吳問卿，然猶未悉問卿顛末。

及讀陳其年《湖海樓感舊絕句》，中有吳孝廉問卿一首，注曰：“孝廉名洪裕，余姑夫也。祖達可，父正志，皆萬曆間名公卿。孝廉甫成童，即登丁卯賢書。貂蟬榮戟，甲於吾邑。家蓄法書名畫，下及酒鎗茗椀，斑駁陸離，無非唐宋時物。城中別墅曰雲起樓，極亭臺池沼之勝。面水架一小軒，藏元人黃子久《富春圖》於內，鄒臣虎先生顏曰‘富春軒’。郭外園林名南嶽山房。繞園種梅花千餘樹，花時孝廉輒攜榼至，巡繞花下，一樹浮一大白，醉即陶然花下臥。無子，死之日捨南嶽山房為楓隱寺。”

於是始知問卿生平事跡。然觀其因無子捨園為寺，則

燒諸珍翫及《富春卷》亦必有此事，惜近於憤激所為。若以分贈舊同好之友，則既全名跡，無媿達觀矣。

(1)錄自葉廷瑄《鷗波漁話》六。

漁山入西教與石谷絕交之關係⁽¹⁾

王 翰⁽²⁾

吳漁山與王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畫亦相埒。惟漁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畫，雲氣綿渺凌虛，迥異平日。或傳其晚年竟從西教浮海不歸。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模大癡畫不還，遂與絕交。人疑石谷友誼敦篤，未必因此細事遽爾割席。逮觀徐紫珊所跋，始知漁山於後果入西教。則石谷之絕交，非無由也。

紫珊跋楊西亭所寫漁山小像云：“余嘗於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墳者，見卧碑有‘漁山’字，因剔叢莽視之，乃知即道人埋骨處，命工扶植之。碑中間大字云：‘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兩傍小書云：‘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會。二十七年登鐸德，行教上海。疾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

然則據此，漁山亦海上寓公之一耳。一入彼教，便爾齒冷。甚矣！晚節末路之難也。

(1) 錄自王韜《瀛壖雜誌》五。

(2) 王韜：1828-1897，字紫詮，號仲弢，別號天南邈叟，江蘇長洲人。早歲為諸生，久困場屋。道光末年，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urst）邀請赴上海，任職墨海書館。咸豐末年，以上書太平軍受清政府通緝，逃往香港。為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中國經書。同治年間由理雅各邀往英國譯書，並遊歷英、法、俄等國。後在香港主編《循環日報》，評論時政，主張變法自強。光緒初年，獲得李鴻章的默許，回上海主持格致書院，常為洋務派出謀獻策。著有《弢園文錄外編》等數十種。《瀛壖雜誌》為專記上海一地之書，光緒元年（1875）初刊於廣州。

漁山與石谷、南田略論（二則）⁽¹⁾

秦祖永⁽²⁾

吳漁山魄力極大，落墨兀傲不羣。山石皴擦，頗極渾古；點苔及橫點小樹，用意又與諸家不同。愜心之作，深得唐子畏神髓。尤能擺脫其北宗窠臼，真善於學古者也。學者最宜取法。

(1) 標題為箋注者所加。錄自秦祖永《繪事津梁》，頁56、57。

(2) 秦祖永：1825-1884，字逸芬，號楞煙外史，江蘇金匱（今無錫市）人。諸生，官廣東碧甲場鹽大使。工詩文，善書畫。山水宗王煙客，補圖小品，頗擅勝場。

細剔竹，畫之最為逸趣，南田、石谷、漁山三家，均各擅長。然各有一種瀟灑之致，絕不相同。南田以逸勝，石谷以能勝，漁山以神勝，三家均可取法。

吳 歷⁽¹⁾

楊 峴⁽²⁾

吳歷字漁山，號墨井道人，江蘇常熟人。工山水，深詣宋元。晚年肆力西法，尤精青綠。書法坡公，善鼓琴，踰伏海濱，遂棄家焉。

案：墨井畫在六家中僅列煙客次，當與湘碧抗行，石谷、麓臺各有未逮處，南田則異曲同工，不能軒輊耳。

心泉上人藏有設色《秋林步月圖》立幀，時款“庚申春日”。又設色《秋寺晚鐘圖》，紙本卷。阜蔭方尚書藏有《青山綠水》，紙本大幀，以西法兼子久，屋宇如界畫。雄傑靈奇，不肯寄人籬下，時款“康熙四十年，晚年精力聚於此”。李梅卿比部藏有微著色《山水》直幀，工整謹飭，行書七絕一首。款署：“詩畫寄半園先生。”曾笙巢侍御藏有《倣張僧繇翠嶂瑤林圖》，紙本大幀，如錦衣御服，氣象堂皇，令觀者低徊不去。翁叔平大司空藏有墨《山水》大幀，古健沈宏，心思獨運。張湛如水部藏有墨《山水》紙本大冊十葉，極臻蒼古。卓岷原比部藏有設色《金焦圖》，紙本小幀。張樵堃少司農藏有設色《山水》，紙本小幀。皆合董巨妙諦。古肆見有筆墨《松溪書閣》，紙本大幀，時款“乙卯年閏五月廿五日”，行書二行。又紙本設色《耘業山房圖》寬幀，陸飛、汪恭行書二跋。陶曼生太守藏有《倣燕文貴設色秋江泛望圖》，金箋尺幀。余藏有《倣松雪設色

仙居圖》便面，愈濃湛愈見清刻。陳詩庭孝廉藏有墨筆《倣江貫道絕壑飛流圖》，紙本大幀，時款“乙卯閏五月寫”。老筆紛披，觸手生辣，自足俯視諸家也。弟子王者佐字師尹，同邑人。心泉上人藏有設色《春江花塢圖》，絹本大幀，筆意近耕煙。古肆見有墨筆《寫白樂天詩意》畫冊十葉，王文治跋後九行，時款“己酉陽生之月”。

(1)錄自楊峴《遲鴻軒所見書畫錄》一。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一全條照抄。

(2)楊峴：1819-1896，字見山，號庸齋，浙江歸安人。咸豐舉人，曾入曾國藩、李鴻章幕，官常州、松江知府。畢生雅愛書畫，差能斟酌得失，兼工詩文。有《遲鴻軒所見書畫錄》、《遲鴻軒集》等。

吳漁山畫及畫跋⁽¹⁾

楊翰⁽²⁾

吳漁山學畫於王奉常，遍觀所藏宋元諸名跡，心摹手追，得其神髓。奉常撫掌歎其“刻刺神技，冥心默契，不可思議”。所作流傳絕少，蓋其蹤迹甚奇，身雖隱而名愈彰，生平手跡，求一見而不可得也。

余在京，見人自津門覓得一長條，闊僅一尺，長三尺餘，蒼莽沈厚，丘壑邃深，皴點專從大癡築基，用墨則似梅花和尚。允於四王外自樹一幟，功力之到，在國朝稱六大家，信不虛也。

其所著《畫跋》，探微闡妙，足為畫學津梁，選錄數則，

以資畫學。先生畫世不多觀，讀之如搜疏林壑，吞吐煙雲也。

(1)與下則錄自楊翰《歸石軒畫談》五。

(2)楊翰：1812-1879，字海琴，號息柯居士，直隸宛平人。道光進士，官至湖南辰沅永靖道。工書畫，精鑑賞，通金石文字。有《褻遺草堂詩抄》、《息柯居士全集》等。

吳漁山高蹤遺世

楊翰

《琴川志》稱，漁山晚年絕人逃世，不知所之。《江蘇詩事》：漁山故第在子游巷，墨井遺迹在焉，遂自號墨井道人。晚年棄家出遊，航海至西洋，往返歷數萬里。歸隱上海不復出，卒年八十六。二書所載不同。

子游巷有墨井遺迹。言子時尚無墨，⁽¹⁾而井以墨名，或後人於此洗墨，或其地水石如墨色，皆不可知。息柯謂漁山高蹤遺世，如天際冥鴻，人知其高舉，而不知始終，不獨其畫境之蒼茫不可測也。

(1)言子：子，原誤作“此”。

吳漁山湖山秋曉卷跋⁽¹⁾

方濬疇⁽²⁾

青綠寫意。一峰高踞，塔樹聳秀。山前村市，酒旗低

揚。一客獨立湖畔，垂柳深深，遠山如帶。雁群欲集，爽氣瀰空。山後長橋，遠跨兩岸，艤舟桅檣林立。後幅兩峰對峙，左峰極高，下有水閣。右峰松林甚密，旁有古寺，行帆西上者九。卷尾山樹村橋，一舟出港，秋林欲丹。筆意直可與香光抗衡。鈐“澗飛珍玩”印。

(1)與下則錄自方濬猷《夢園書畫錄》二〇。

(2)方濬猷：字子箴，號夢園，安徽定遠人。道光進士，歷官兩廣、兩淮鹽運使，四川按察使。博雅遊藝，述而有作，輯《夢園書畫錄》二十五卷。

吳漁山山水立軸跋

方濬猷

近處岡巒起伏，長松古柏，傍水連山。茅亭外蘆荻繞溪，對岸層峰疊起，氣勢蒼鬱，是做子久而得其秀逸者。下鈐“吳歷之印”及雲間金世峨珍藏印。

吳漁山上洋留別圖卷跋⁽¹⁾

孫從添⁽²⁾

自黃鶴山樵以渴墨畫山作皴法，別闢蹊徑，繪事家咸宗之，迄婁東四王乃盡發其微妙。墨井道人後先輝映，小變其法，而蒼渾容逸之致終一揆也。

余舊藏王翬名跡甚夥，獨漁山畫僅數卷，亦如是幅之

幽邃。庚辰秋，⁽³⁾曾在蘧園遇一老估，攜有道人作《師子林圖》，高可六七尺，筆味荒簡，非其尋常墨意，世士多忽之。亟懲臆立尚云：“務必以善價得之。”至今識者見之，甚為珍異。

此卷奇氣為骨，冷香為魂，當為道人得意之筆。題記為惠于留別，而寓知己之感。可知一技之微，名之於世，傳之其人，豈偶然哉。

石芝崦主題於吳中大鶴山房。

(1)錄自民國天繪閣影印《吳漁山上洋留別圖卷、王石谷石亭圖卷合冊》。

(2)孫從添：字慶增，號石芝崦主，江蘇常熟人。好藏書，有《藏書紀要》等。

(3)庚辰：指光緒六年庚辰(1880)。

吳歷⁽¹⁾

楊震福⁽²⁾

吳歷字漁山，常熟諸生。學畫於王時敏，得宋元名家神髓，詩亦高逸。後棄家浮海至西洋，歸寓東城十餘年，邑人多從游者。康熙丁酉歿於上海，⁽³⁾年八十餘。張雲章為立傳。

(1)錄自程其珏修、楊震福等纂《嘉定縣志》二〇《人物·僑寓》。

(2)楊震福：江蘇嘉定人。貢生。光緒《嘉定縣志》纂修兼總校。

(3)康熙丁酉：指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漁山歿於次年，此處不確。

吳 歷⁽¹⁾

馮桂芬⁽²⁾

吳歷字漁山，常熟人。所居有言子墨井，自號墨井道人。為人簡遠不群，彈琴詠詩，工書，善山水。嘗遊吳興，謁郡守，未入。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真筆《醉翁亭記》，喜甚。即就其寮，質紙筆，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太守徧索不得，摹竟徑去。晚年浮海，經數萬里，歸而隱於上海，或往來嘉定。畫益奇逸。少與王翬同學，翬名滿天下，持縑素請者無虛日。歷踰伏海濱，名隱隱與之埒。求其寸縑尺素，莫能致也。《道光志》參《同治常昭志稿》。

(1) 錄自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一一〇《藝術》。

(2) 馮桂芬：1809-1874，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道光進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有《校邠廬抗議》、《顯志堂詩文集》等。

論王惲吳諸家⁽¹⁾

華翼綸⁽²⁾

至於我國初諸老，王煙客直接大癡。元照畫法諸家，而於巨師尤為深詣，青綠前無古人。耕煙法南宗，筆墨精妙。惲南田以逸勝。吳漁山濃厚而氣疎，是得力於王蒙者。

(1) 錄自華翼綸《畫說》，頁94-95。

(2) 華翼綸：1812-1887，字贊卿，號笛秋，江蘇無錫人。道光舉人，官永新知縣。有《荔雨軒文集》、《詩集》等。

墨井道人之詩集⁽¹⁾

蔣光煦⁽²⁾

墨井道人晚年棄家浮海，至西洋數萬里，故其畫有參洋法者，然不多見也。其集有陸上游道淮所刻本，為詩上下二卷、《三巴集》一卷、《畫跋》一卷。道光間孫子瀟太史原湘別購得漁山手稿，為《桃溪》、《從游》兩集，唐半園守昭序之。

(1) 錄自蔣光煦《東湖叢記》二。

(2) 蔣光煦：1813-1860，字日甫，號雅山，浙江海寧人。諸生，候選訓導。好學，善藏書，著有《東湖叢記》，輯刊《別下齋叢書》等。

吳墨井松林煙岫圖臨本跋⁽¹⁾

陸 鋼⁽²⁾

吳墨井為宋漫堂所畫立軸，余於同治甲戌年在汴省購得，筆墨超拔，氣韻深厚，洵為墨井晚年經意之作。⁽³⁾藏之篋笥，愛逾拱璧。庚辰冬，歐陽潤生見而贊嘆不置，多方乞取。因思天地之大，前賢手跡美不勝收，今日屬張，明日屬李。苟得真賞，使名跡不至淪落，又何必據為己有，始足快心。因即割愛持贈，對臨此幀，以存雪泥鴻爪云。光緒丁

亥正月，⁽⁴⁾陸鋼並識。

(1)錄自容庚《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

(2)陸鋼：字紫英，號頑鐵道人，浙江蕭山人。官河南知縣。書學晉唐，善山水花卉，尤精臨摹。有《松柏岡陵圖》及山水扇等。

(3)漁山此圖作於康熙元年壬寅（1662），謂為晚年之作不確。

(4)光緒丁亥正月：指光緒十三年丁亥正月，即西曆1887年1月24日至2月22日。

石谷先生小影圖跋⁽¹⁾

吳大澂⁽²⁾

向見江陰陳氏石刻禹鴻臚所畫《石谷先生騎牛還山圖》，一時名流題詠數十家，海內傳誦，稱為至寶，惜未得一見真跡為憾。

茲來虞山，晤先生後人喻梅、贊卿昆仲，出示是圖。衣冠偉古，鬚眉皓然，想見來青閣滌硯揮毫時，靜穆淵深之度，不覺神往。又得墨井道人詩書畫三絕，尤足為畫聖傳神。二百餘年，珠還合浦，殆有神靈呵護，歷浩劫而世守勿替，豈偶然哉！

余近年喜臨先生畫，每見必手撫一本。所藏畫軸十餘幅，巨冊一本，尤以《黃鶴傳燈卷》為先生平生傑作。年未六十，精力就衰，此後或於畫理稍有領悟。願先生之靈有以啓牖我也。謹書數語，以志景仰。

光緒十有七年辛卯夏六月，⁽³⁾後學吳大澂。

(1)錄自《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

(2)吳大澂：1835-1902，字清卿，號桓軒，又號窓齋，江蘇吳縣人。同治進士。歷官陝西學政、太僕寺卿、左副都御史、廣東巡撫、東河道總督、湖南巡撫等。中日甲午戰起，自請率湘軍出關禦敵，在遼東戰敗，被革職。平生精於金石、古文字之學，有《窓齋集古錄》、《窓齋詩文集》等。

(3)光緒十有七年辛卯六月：即西曆1891年7月6日至8月4日。

吳墨井白傅湓浦圖跋⁽¹⁾

吳大澂

余家舊藏陳君葦汀樽手臨墨井道人《湓浦圖》，弱冠時輒心喜之，不時展翫。兵燹後，此圖早付劫灰。陳君為先祖故交，其遺墨不可得見，里中畫家無復知之者。

今伯英太史出示是卷，乃知墨井原本尚在人間。當時為陸謹庭先生松下清齋舊物，流傳數十年不出吾郡。名跡所留，自有神物護持，不尤可寶貴耶？

余所藏墨井真跡有《做黃鶴山樵晴靄卷》，歸安吳抱壘室有《做小米雲山》長卷，皆銘心之品，不可多得者。附記於此。光緒乙未冬十二月，⁽²⁾白雲山樵吳大澂。

(1)錄自邵松年《古緣萃錄》八。

(2)光緒乙未冬十二月：指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十二月，即西曆1896年1月15日至2月12日。

題墨井道人葑溪會琴圖⁽¹⁾

龐之雋⁽²⁾

迢遙城郭葑溪路，名士買得名園住。篔簹一曲竹萬

竿，賞音況是天涯遇。攜琴獨造草堂來，把袂流連傾積愫。一彈再鼓悄無言，泠泠水面琴聲度。鼓罷囊琴忽長嘯，醉墨淋漓搏雲樹。寒松孤鶴作儔侶，煙霞繪出琴中趣。年來我亦葑溪過，城外垂楊綠無數。惆悵斜陽一慨然，不見幽人會琴處。丁酉九月初浣，⁽³⁾觀墨井道人《葑溪會琴圖卷》，因題七言一首，奉伯父大人教正。之雋並識。

(1)錄自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五。

(2)龐之雋：浙江烏程人，虛齋主人龐元濟之侄。

(3)丁酉九月初浣：指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九月初浣，即西曆1897年9月26日至10月5日。

題石谷先生小影圖用漁山韻(三首)⁽¹⁾

翁同龢⁽²⁾

同龢謹案：此非《留耕圖》也。圖無農家景物，而漁山詩曰仍韻，則前有闕佚可知。詳詩中語氣，亦非施之於儕輩耆長者也。先生二子，長字留耕。而《王氏譜》有壽田公，證以金綏吉詩所稱壽老，意留耕即別號壽田歟。圖中旁侍者其留耕歟？圖貌石谷先生，則固不得以留耕名之矣。或《留耕》別有一圖，先生題其端，而吳、宋、金三君和之。後經散佚，故附綴於此歟？同龢既得展拜先生遺像，略為辨證，輒附小詩，用漁山韻。

不用王侯倒屣迎，不煩奉几事先生。桃花流水空山裏，自有書田自筆耕。

意在歐羅西海邊，漁山蹤跡等雲煙。題詩豈解留耕趣，荒卻桃溪數畝田。漁山晚奉景教，浪遊不歸。其志與先生殊途，其借畫事乃後人傳會耳。

二老相期訂耦耕，捧歸祖研見深情。謂楊硯畚丈還圖事。《騎牛圖》已留天壤，此卷還應別署名。辨此圖名。光緒辛丑春分後三日，⁽³⁾邑子翁同龢題，應瑞峰茂才世長兄。

(1)錄自《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

(2)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號松禪，晚號天放閒人，江蘇常熟人。咸豐狀元，同治、光緒兩帝師傅，歷任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支持康有為維新變法，企圖實現光緒帝親政。戊戌政變前被罷官回籍，政變後又被革職永不敘用。工書法，有《瓶廬詩文稿》、《翁文恭公日記》。

(3)光緒辛丑春分後三日：指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二月初五日，即西曆1901年3月24日。

題石谷先生留耕圖⁽¹⁾

陸楚宗⁽²⁾

私逋官稅急如火，但作耕夫計仍左。眼看滄海正橫流，世事茫茫無一可。回憶雍熙全盛時，超然燕處愜襟期。虞山繪事輝當代，神化尤推老畫師。《留耕圖》補漁山筆，徇知著意妙無匹。流傳屈指百餘年，難得子孫守毋失。道人臭味未盡同，餘技奚必推誰雄。後生披圖資眼福，揮毫想見來青閣。瑞峰世長兄屬題其先世《石谷先生留耕圖》。光緒辛丑二月，⁽³⁾陸楚宗甫稿。

(1)錄自《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

(2)陸楚宗：字雲孫，江蘇常熟人。

(3)光緒辛丑二月：指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二月，即西曆1901年3月20日至4月18日。

題石谷先生小影圖用松禪師韻(三首)⁽¹⁾

龐鴻文⁽²⁾

松禪老師辨此圖名是用正法眼藏，為畫禪證真實際也。而弟子以為“但將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二語，為人受持久矣。石谷先生名圖，似即以此示秘密義。所以金綏吉亦有“曾言方寸有餘耕”之句。貌其父子則留耕之人也，綴以琴書則留耕之具也。（圖中衣褶琴書，都不似漁山筆意，當是寫真者一手成之，故知為石谷命意所在。）至墨井補圖，止以山林寫其隱居樂道之意，而非留耕之地也。菩提無樹，明鏡非臺，敢為老師下一轉語，並用原均成三截句中其意，曰：

披圖善氣似相迎，補景還看同歲生。墨井道人與石谷子同庚生也。知為心田難著筆，故將泉石寫留耕。

騎牛歸來五雲邊，重壓行旃萬笏煙。從此耕耘饒筆硯，郎君不唱上留田。

從知石谷與留耕，並有詩篇寫逸情。可惜墨痕同羽化，煙霞堆裏果藏名。光緒辛丑秋杪，⁽³⁾率應瑞峰姻臺長兄雅教，閩谷弟龐鴻文。

(1) 錄自《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

(2) 龐鴻文：字伯綱，號閩谷，江蘇常熟人。同治進士，官編修、通政司副使。《光緒常昭合志稿》總纂。

(3) 光緒辛丑：指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

吳 歷⁽¹⁾

龐鴻文

吳歷字漁山，文恪公後裔，自號墨井道人。為人簡遠不群，彈琴詠詩，工書，善山水畫。嘗學筆法於太倉王奉常，沈鬱厚重，深得其傳，奉常亟稱之。其於書法好東坡，嘗遊吳興，謁某郡守，未入，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真筆《醉翁亭記》，喜甚，即蹴其寮，貿紙筆，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太守徧索不得，摹竟徑去。晚年棄家浮海，不知所終。舊志參《柳南隨筆》。

(1) 錄自鄭鍾祥等修、龐鴻文等纂《光緒常昭合志稿》三二《人物·畫家》。

題石谷先生小影圖次閩谷韻(三首)⁽¹⁾

邵松年⁽²⁾

一路青山幾送迎，騎牛背上識先生。斯圖應並垂霄壤，莫笑延陵不解耕。

流水桃花夕照邊，蕭然野服拜耕煙。琴書即是留耕具，何必親遺負郭田。

長君何事號留耕？一卷殷殷付託情。訪得先生原稿在，卷端重為補題名。《譜》有壽田公，則留耕當因是卷而別號也。瑞

峰長兄出示家傳《留耕圖》，余諦玩之，頗契閻谷之說，次均成三絕。異日松禪師得見，當以其率爾而一晒之。辛丑孟冬，⁽³⁾息齋邵松年拜題。

(1) 錄自《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

(2) 邵松年：1848-1922，字伯英，號息庵，江蘇常熟人。光緒進士，授編修。工書擅畫，筆墨嫺雅。有《海虞文徵》、《虞山畫志補編》等。

(3) 辛丑孟冬：指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月，即西曆1901年11月11日至12月10日。

吳墨井山水軸跋⁽¹⁾

邵松年

墨井真跡不多見。曩在京師，見所畫《古詩十九首》十九幀，不特畫筆精妙，每幀書古詩一首，小行楷，筆筆用坡公意，實為墨井僅見之作，惜未購得。又見一巨幅，沈著古厚，真力彌滿，亦係能品。此外江陰陳翁青藏一冊，極佳。翁鼎臣處有一軸，紙墨如新，尤可愛翫。至《橫山晴靄》一卷，曾於屺裊處得見，云為顧子山所藏。憲齋跋中言所藏一卷不曾見，未知與顧藏一卷是一是二。

(1) 錄自邵松年《古緣萃錄》八。

題石谷先生小影圖用墨井韻(三首)⁽¹⁾

俞鍾穎⁽²⁾

桃花深處白雲迎，自分還山了此生。省識騎牛圖後意，心田留與子孫耕。

漫誚漁山東海邊，假將縑素付雲煙。斯圖珍重珠還浦，好抵瑯琊二頃田。

大好湖田合退耕，橫琴攤卷足怡情。傳家實是宣和譜，不比蘭陵浪記名。穎按：漁山為文恪七世孫，錢東澗題其《桃溪集》云：“漁山不獨善畫，於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余澹心亦稱其與王子石谷媲美，當時《寫憂》一集，襟情閒放，氣調蒼涼。今考《墨井詩鈔》及《三巴集》不載。此三截句即題跋中語，亦未及耕煙。豈顧凱未忘情於桓元，張南欲爭勝於孫位耶？抑或董源之畫，取類王維；和凝之詩，標名韓偓，誠有如松禪師所記者。光緒乙巳正月人日，⁽³⁾仍墨井韻，並跋數言，以博瑞峰仁兄世大人一粲。君實俞鍾穎。

(1) 錄自《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

(2) 俞鍾穎：1847-1924，字君實，號漁隱老人，江蘇常熟人。光緒初北闈副榜，官至河南布政使。有《漁隱老人詩稿》、《俞鍾穎集》。

(3) 光緒乙巳正月人日：指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即西曆1905年2月10日。

吳墨井倣元人山水跋⁽¹⁾

沈曾植⁽²⁾

雲林筆，一峰墨。合同而化，烏目平生所心謁手樵者。墨井揮灑天機，略無凝滯。菩薩地位，良與四眾不同耳。意不畧款，固知後有知音，會心不遠。

樂庵篋有墨王，宜其睥睨一時，機鋒峻絕也。光緒丙午閏月，⁽³⁾乙庵借觀，⁽⁴⁾留齋中三日。

(1) 錄自河井荃廬等監修《支那南畫大成》十《山水軸》二，頁96。

(2) 沈曾植：1850—1919，又名增植，字子培，號乙庵，浙江嘉興人。光緒

進士，授刑部主事。博極群書，精佛典，亦工詩。

(3)光緒丙午閏月：指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閏四月，即西曆1906年5月23日至6月21日。

(4)庵：原作“龕”。

題吳歷秋山紅葉圖⁽¹⁾

李葆恂⁽²⁾

桃溪老筆抗婁東，沒骨秋山寫最工。誰識乘桴西去意，冥鴻無際海天空。吳歷《秋山紅葉圖》，紙本橫卷。做僧繇沒骨法，潤碧山紅，爛如雲錦，極艷冶明淨之致。自署：“寫於澳門聖公會樓上。”傳聞漁山奉天主教，晚年西去，不知所終，或即從澳門赴歐洲耶？余見其八十歲為石谷生日作長卷，時猶在中國也。年逾大耋，遠涉重溟，信畸人奇事也。

(1)錄自李葆恂《無益有益齋讀畫詩》下。

(2)李葆恂：1859-1915，字文石，號敘默，有藏書室名說劍齋。清盛京義州（今遼寧義縣）人。光緒末曾刻《洛陽伽藍記》。

吳漁山摹古八幀册跋⁽¹⁾

王慶芝⁽²⁾

此册之精妙，陳氏嬾民已詳言之，無待鄙人贅述矣。己丑春購自皖南陸氏，珍如拱璧，秘不示人。今秋之官越東，攜置行篋。公餘之暇，時復臨撫，益覺其用筆之妙，純乎獨絕，顧非後學所能夢見焉。謹書數語，以誌景仰。

宣統紀元臘月八日。⁽³⁾同里後學王慶芝瑞峰氏，識於

慶元縣署之退思堂。

(1)錄自《吳漁山傲古山水册》册末。

(2)王慶芝：?-1946，字瑞峰，號采山，江蘇常熟人，王翬裔孫。曾官浙江慶元知縣。有《涵春館詩稿》。

(3)宣統紀元臘月八日：指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即西曆1910年1月18日。

王石谷與吳漁山絕交⁽¹⁾

易宗夔⁽²⁾

吳漁山自號墨井道人，畫與王石谷齊名，同居常熟，總角即相友善。嘗借石谷所摹大癡畫卷，屢索不還，遂成怨隙，石谷遂與絕交。

(1)錄自易宗夔《新世說》八《仇隙》。

(2)易宗夔：字蔚儒，湖南湘潭人。早歲涉獵藝林，酷嗜劉義慶《世說新語》。及長遊於東瀛，歸為國會議員。國會散後，滯留燕京。遂做《世說新語》體例，以有清一代掌故成《新世說》。初刊於民國七年（1918），有蔡元培跋。

吳歷⁽¹⁾

葉衍蘭⁽²⁾

吳歷字漁山，江南常熟人。諸生。居近言子墨井，因號墨井道人。以畫名重海內，世稱三王吳惲。尤善山水，宗法大癡，心思獨運，邱壑靈奇，而氣韻沈鬱，魄力雄傑。

又深得王奉常之傳，故能俯視諸家，獨樹一幟。所畫《天池石壁》，曾得仁廟睿賞。麓臺論畫，嘗左石谷而右漁山，然非確論也。工詩，善鼓琴，書法坡翁，神韻極肖。初與石谷爲畫友，相得甚深。後假去石谷所樵大癡《陡壑密林圖》，日久不還，因之隙末。康熙五十四年，年八十四，強健如壯時，張漢瞻先生爲作傳。後浮海不知所終，或云卒年八十有六。著有《墨井詩草》若干卷。

(1) 錄自葉衍蘭、葉恭綽編《清代學者像傳合集》第一集第一冊。

(2) 葉衍蘭：1823 - 1897，字南雪，號蘭臺，廣東番禺人。咸豐進士，歷官戶部主事、軍機章京。晚年回籍，主講越華書院。擅丹青，精鑑賞，工詩詞，善書法。有《海雲閣詩鈔》、《秋夢庵詞》。《清代學者像傳》第一集由其編輯繪寫，第二集由其孫恭綽續成。

吳 歷⁽¹⁾

趙爾巽⁽²⁾

吳歷又名子歷，字漁山，號墨井道人。亦常熟人。學畫於王時敏，心思獨運，氣韻厚重沈鬱，迥不猶人。晚年棄家從天主教，曾再遊歐羅巴。作畫每用西洋法，雲氣緜渺凌虛，迥異平時。康熙五十七年卒，年八十七。當時或言其浮海不歸，後於上海南郭得其墓碣，題曰“天學修士”云。輩初與友善，後絕交。王原祁論畫，右歷而左輩，曰：“邇時畫手，惟吳漁山而已。”世以時敏、鑑、輩、原祁、歷及惲格並稱爲六大家。

(1) 錄自《清史稿》五〇四《藝術傳》。

(2) 趙爾巽：1844 - 1927，字公鑲，號次珊，漢軍正藍旗人。同治進士，歷任安徽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盛京將軍及湖廣、四川、東三省總督等。民國成立，任奉天都督，旋辭歸，退居青島。袁世凱政府設清史館，以遺老被任爲總裁，主修《清史稿》。

吳漁山以西法畫山水⁽¹⁾

徐 珂⁽²⁾

墨井道人吳漁山，與王石谷齊名，皆籍常熟，相友善。嘗借石谷所樵大癡畫不還，石谷遂與絕交。

漁山久奉耶教，嘗曰：“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憶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索筆圖出，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

漁山嘗再至歐羅巴，晚年作畫，雖好用西法，畫中時有雲氣，緜渺凌虛。然又嘗曰：“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窠臼，⁽³⁾謂之神逸。歐人全以陰陽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功夫。即款識，我之題上，彼之識下，用筆亦不相同。”

(1) 錄自徐珂《清稗類鈔》第9冊《藝術類》，頁4090。

(2) 徐珂：1869 - 1928，原名昌，字仲可，浙江錢塘人。光緒舉人，官內閣中書。袁世凱小站練兵，嘗參戎幕，未幾辭退，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工詩詞，尤喜搜輯有清一代朝野遺聞，晨鈔露纂，著述不輟，成《清稗類鈔》一書，復有《天蘇閣詩》、《小自立齋文》等。

(3) 窠臼：《墨井畫跋》第五十九則作“窩臼”。

傅文忠受王吳惲書畫⁽¹⁾

徐珂

乾隆時，傅文忠公恒以椒房貴寵，孝賢后，文忠妹也。盛極一時。會大小金川告平，高宗親為賜壽，朝野上下爭相饋問。文忠不欲耗海內財力，乃告左右曰：“凡以四王、吳、惲書畫饋我者受之，他則否。”時去四王、吳、惲之世僅百數十年，尚不甚寶貴也。斯語一出，而四王、吳、惲書畫為之一空。

(1) 錄自徐珂《清稗類鈔》第9冊《鑒賞類》，頁4309。

吳歷⁽¹⁾

徐世昌⁽²⁾

吳歷字漁山，號墨井道人。常熟人。有《墨井詩鈔》、《三巴集》。

《詩話》：⁽³⁾明萬曆間，利瑪竇、龐迪我輩入中國，始有《二十五言》、《七克》諸書。徐文定與共治曆算，遂習其說，具載《天學初函》中。漁山蓋亦以儒生而歸西教者。《墨井題跋》自言：“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有絕句三十首。三巴者，耶穌會之堂名也。詩注：“柏先生約余同去大西，入澳不果。”後以老壽，卒年八十六，墓在上海徐家

匯，即文定之故里。前人紀載，或云浮海不知所終，或云棄家出游，航海至西洋，往返數萬里，歸隱上海，皆未盡確也。《海虞詩苑》已稱“真跡流傳絕少”。張浦山以麓臺論畫，每右漁山而左石谷，深致微詞。要之六法之外，士氣為貴，論其韻致，固非專矜功力者所足方已。

(1) 錄自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三九。

(2)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號菊人，直隸天津人。光緒進士，清末協助袁世凱創辦北洋軍，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辛亥後協助袁世凱竊據民國總統職位，1914年出任其國務卿。1918年由段祺瑞操縱的“安福國會”選為總統，1922年被直系軍閥趕下臺。晚年居天津，聚集文士，主持編纂《清儒學案》等典籍二十餘種，其中《晚晴簃詩匯》為清代詩歌總集。

(3) 詩話：即《晚晴簃詩匯》編者按語，此書《凡例》稱：“《詩話》紀事求實，持論從平，國故鄉聞，不取野語。”

吳歷⁽¹⁾

李濬之⁽²⁾

吳歷字漁山，常熟人，文恪公訥後裔，居子游巷，有墨井遺跡，因號墨井道人。工詩書，善彈琴。山水宗大癡，尤得六如神髓。初受學煙客，臨縮宋元，歎為神技。嘗浮海遠遊，經數萬里，畫益奇逸。間參用油繪之意，色墨渾融，於實境晦明遠近，形神畢肖，直合古今，中西法派，鎔鑄筆端，自成絕詣。故稱山水大家曰四王吳惲，而真跡傳世則較惲王尤罕。有《桃溪》、《三巴》諸集。

(1) 錄自李潛之《清畫家詩史》乙上。

(2) 李潛之：1863-1930 以後，字響泉，寧津（治所在今山東榮成市東南）人。富收藏，精鑑識，有聲藝林，積二十五年之力成《清畫家詩史》，並有《癯翁叢抄》等。

吳漁山歷⁽¹⁾

張其淦⁽²⁾

漁山亦狂者，鼓琴向滄浪。好作山水畫，偶師王奉常。刻刺顯神技，縮本更老蒼。墨井有道人，隣居惟隔牆。欲盡滄浪觀，乘槎到西洋。石谷世所重，墨井名未揚。亦同漁山愚，金玉歌其相。吳歷，琴川人。善彈琴，作書詠詩，尤善畫山水。王煙客奉常畫法冠江南，家藏宋元真跡。歷學於奉常，隨臨倣縮作小本，渲染皴皴，得其神髓。奉常極讚之，以為刻刺神技，斲輪妙手。歷隣居有言某號墨井道人者，⁽³⁾少與石谷師太常。而石谷名滿天下，道人踞伏海濱，名不甚顯。墨井後棄家浮海至西洋，經數萬里，盡平生之奇觀，畫益俊逸。

(1) 錄自張其淦《明代三千遺民詩詠》二編三。

(2) 張其淦：1859-1946，字豫荃，號永豫，廣東東莞人。光緒進士，官至安徽提學使。辛亥後隱居滬上，吟詠著述以終。有《邵村學易》、《夢痕仙館詩鈔》、《元八百遺民詩詠》及《明代三千遺民詩詠》等。

(3) 原文如此，此處有誤。

吳漁山石壁疏松圖軸跋⁽¹⁾

龐元濟⁽²⁾

水墨山水。雙松高挺，雜樹欹斜。松下幽亭空寂，隔

岸石壁嶙峋。皴法細密，墨采渾厚，尤為傑構。據《吳越所見書畫錄》內載此圖，過雲作“遏雲”，謂似筆誤。然畫上未繪雲氣，或有意易“過”為“遏”，未可知也。

(1) 以下五則錄自龐元濟《虛齋名畫續錄》三。

(2) 龐元濟：1864-1949，字萊臣，號虛齋，浙江吳興人。光緒年間先後創辦繅絲廠、紗廠、造紙廠等實業。未任官職，在上海病故。自幼嗜畫，山水法倪迂，花卉宗南田。尤精鑒賞，收藏為全國之冠。有《虛齋名畫錄》、《續錄》。

吳漁山澗壑秋聲圖軸跋

龐元濟

設色山水。古松盤鬱，坡石秀潤，松下書屋中，几榻位置井井。石傍雙鶴蹁躚，圍以短牆，叢竹披拂。上有高閣，一人憑欄凝眺。白雲滃蔚，遠岫蒼茫。此圖行筆賦色，全法山樵，堪稱傑作。

吳漁山秋山竹柯圖軸跋

龐元濟

水墨山水。坡石礫礫，上作喬松古木，間以修竹。遠望平山數疊，叢篠橫生，筆墨清疏之極。

吳漁山柳塘花塢圖軸跋

龐元濟

設色兼青綠山水。遠近垂楊中露村舍板橋，茅屋船塢稻墩。一人驅犢過橋，一人提壺出汲。柳外鴉雀飛集，水邊鷗鷺成群。遠岫青蔥，晴巒滴翠，寫出江南風景。更兼敷色明麗，用筆精細，非尋常粗毫可比。此幅與《秋山竹柯圖》尺寸相同，或係巨冊中散佚者，記此以俟訪之。

吳漁山楓江群雁圖軸跋

龐元濟

設色。枯木數重，皆霜葉雕枝，一派秋深景象。樹邊水際，蘆葦叢生。中間作一斷橋，兩岸群雁聚宿，獨一雁高翔向月。遠山數點，夜色朦朧。取景既奇，筆尤高古，堪與元人並駕。

徵引文獻目錄

一 吳漁山著述及畫冊

- 《墨井道人詩稿》，《三巴集·澳中雜詠》三十首，《三餘集》八十九首。康熙後期吳漁山手寫本，今藏香港藝術館。
- 《寫憂集》，一卷古今詩一百三十二首，附《七克頌》七首、《澳中雜詠》三十首。康熙後期山東海豐吳自肅藏抄本，今藏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
- 《墨井詩鈔》，上卷古今詩六十三首，下卷古今詩六十九首，別卷《三巴集》絕句三十首，外卷《畫跋》六十六則。康熙五十八年陸道淮原刊本，飛霞閣藏版；道光間常熟顧湘《小石山房叢書》第14、15冊重刊本，其中《畫跋》改為《題跋》。
- 《墨井畫跋》，一卷六十六則。道光十三年震澤楊復吉《昭代叢書續集》已集卷四五，世楷堂藏版；馬克明《論畫輯要》第五種，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刊；《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陸刻《墨井詩鈔》外卷影印本。

- 《墨井集》，卷一《傳記》，卷二《墨井詩鈔》古今詩一百三十二首，卷三《三巴集》（前帙《澳中雜詠》三十首、後帙《聖學詩》八十首），卷四《墨井題跋》六十三則（有數則二則誤連為一則），卷五《吳漁山先生口鐸》（上海徐匯書樓藏抄本名《續口鐸日抄》）。李杅輯，宣統元年上海土山灣印書館鉛印本。
- 《三餘集》，一卷古今詩八十九首。上海徐匯書樓藏徐宗德抄本，後徐宗澤刊於《聖教雜誌》第二六卷第八期（1937年8月）。
- 《天樂正音譜》，一卷。上海徐匯書樓藏抄本，方豪、鄭騫校釋，1950年臺北初刊本，方豪重訂後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又盧前刊飲虹簃本載無名氏《天樂正音譜》，見謝伯陽編《全明散曲》第四冊，齊魯書社1994年版。
- PP. M. Tehang et. P. De Prunelé S. J. : *Le Père Simon A Cunha S. J. (Ou Li Yu Chan), L'homme et. L'oeuvre Artistique.* C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e-We 1914. (張漁珊、晉都祿譯：《墨井畫集》，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14年版。)
- 《吳漁山倣古山水》，上海文明書局1917年影印本。
- 富岡桃華述：《四王吳惲》，大阪博文堂1919年影印本。
- 原內府藏《吳墨井倣宋元山水影本》，北京延光室1922年版。
- 虛齋藏《吳漁山山水畫冊》，上海中國書店1926年影印本。
- 《吳漁山上洋留別圖卷、王石谷石亭圖卷合冊》，天繪閣1928年影印本。
- 《吳漁山倣方壺山水卷》，天繪閣1929年影印本。
- 《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民國初年上海有正書局影印本。
- 《吳漁山山水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影印本。
- 《四王惲吳山水合冊》，民國上海有正書局影印本。

- 《榮寶齋畫譜·清吳歷》—《山水》，榮寶齋出版社1995年版。
- 鄭威編：《吳歷畫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
- 《清六大家：吳歷》，名畫經典百集珍藏本，四川美術出版社1997年版。
- 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 《中國繪畫全集》第24冊《清》六《王翬、吳歷》，文物出版社、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
- 楊新、楊麗麗編：《吳歷精品集》，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

二 清代以前著述

- 《詩經》，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
- 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59年版。
- 《全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白居易、孔傳編：《白孔六帖》，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秦仲文等點校，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版。
- 蘇軾：《蘇東坡集》，國學基本叢書本，民國商務印書館版。
- 蘇轍：《樂城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黃庭堅撰、任淵注：《山谷內集詩注》，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陳師道：《後山談叢》，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胡寅：《崇正辯》，容肇祖點校，中華書局1993年重刊本。
- 劉道醇：《聖朝名畫評》，王世貞編《王氏畫苑》本。
- 張表臣：《珊瑚鈎詩話》，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陸游：《劍南詩稿》，陸放翁全集本，中國書店1986年版。

- 《渭南文集》，陸放翁全集本，中國書店 1986 年版。
- 惠洪：《冷齋夜話》，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廖德明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3 年版。
- 宋敕修：《宣和畫譜》，學津討源叢書本。
- 呂留良、吳之振、吳自牧選：《宋詩鈔》，中華書局 1986 年版。
- 藍智：《藍澗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楊基：《眉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高啓：《大全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史謹：《獨醉亭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莊昶：《定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文徵明：《莆田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余翔：《薜荔園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錢穀：《吳都文粹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郭棐：《廣東通志》，萬曆三十年刊。
- 張應遴：《海虞文苑》，萬曆三十八年刊。
-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明末校刊本。
- 《竹懶論畫》，明末校刊本。
- 徐昌治訂：《聖朝破邪集》，日本安政乙卯（1855）重刊本。
- 張泰階：《寶繪錄》，知不足齋叢書本。
- 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宣統三年鉛印本。
- 張丑：《清河書畫舫》，乾隆二十八年刊。
- 《書畫見聞表》，翠琅玕館叢書本。
- 徐光啓：《徐光啓集》，王重民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 李流芳：《檀園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黃鳴喬：《天學傳概》，崇禎十二年刊。
- 葉夢珠：《閱世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重刊本。
- 吳偉業：《吳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重刊本。
- 王時敏：《王煙客集》，1916 年鉛印本。
- 《王奉常書畫題跋》，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7 冊。
- 陳瑚：《確庵文稿》，康熙間常熟毛氏汲古閣刊本。
- 《從遊集》，峭帆樓叢書本，1913 年刊。
- 瞿式耜：《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 吳之振：《八家詩選》，康熙十一年吳氏鑑古堂刊。
- 蔣鑰、翁介眉輯：《清詩初集》，康熙二十年刊。
- 楊振藻纂修、錢陸燦編輯：《常熟縣志》，康熙二十六年刊。
- 楊光先：《不得已》，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
- 尤侗：《西堂全集》，康熙間刊本。
- 《艮齋倦稿》，康熙間刊本。
- 納蘭性德：《通志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李顥：《二曲集》，光緒三年重刊本。
- 許之漸：《繫壤紀年箋》，康熙間刊本。
- 許承家：《獵微閣詩集》，康熙間刊本。
- 徐增：《九誥堂集》，清初抄本，湖北省圖書館藏。
- 王譽昌：《含星堂集》，常熟圖書館藏清抄本。
- 顧文淵：《海粟集》，雍正八年刊。
- 許山：《棄瓢集》，常熟圖書館藏清抄本。
- 陸貽典：《觀庵集》，雍正元年刊。
- 王翬：《清暉贈言》，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7 冊。
- 惲壽平：《甌香館集》，光緒七年重刊本。
- 《南田畫跋》，借月山房匯抄本。
- 吳其貞：《書畫記》，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8 冊。

-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6、7冊。
-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嘉慶十七年刊。
- 馮武：《遙擲稿》，康熙間刊本。
- 沈受宏：《白澗集》，康熙四十年刊。
- 侯開國：《鳳阿集》，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
- 劉獻廷：《廣陽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 陸希言：《澳門記》，陳薰《開天寶鑰·性學醒迷》卷末附，康熙四十年刊。
-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 李士楨：《撫粵政略》，康熙間刊本。
- 吳震方：《嶺南雜記》，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光緒間刊本。
- 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1985年點校本。
- 陳恭尹：《獨漉堂集》，郭培忠點校，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 梁佩蘭：《六瑩堂集》，呂永光校點補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 甯雲鵬等修、沈世奕等纂：《蘇州府志》，康熙三十年刊。
- 朱彝尊：《騰笑集》，康熙三十年刊。
《曝書亭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曝書亭書畫跋》，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初集第9輯。
- 朱舜水：《朱舜水全集》，中國書店1991年影印本。
-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光緒十年慈溪楊氏飲雪軒刊本。
- 許旭：《秋水集》，康熙間刊本。
- 王撰：《揖山集》，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
- 王抃：《巢松集》，1916年鉛印本。

-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方文：《禽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重刊本。
- 陳玉璣：《學文堂文集》，光緒二十三年重刊本。
- 于琨修、陳玉璣纂：《常州府志》，康熙三十四年刊。
- 錢肅潤：《十峰詩選》，康熙間刊本。
- 陳邦彥輯：《歷代題畫詩》，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施閔章：《學餘堂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學餘堂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宋琬：《安雅堂未刻稿》，乾隆三十一年刊。
- 道沖記：《槩庵別錄》，康熙間刊本。
- 陳維崧：《湖海樓詩集》，光緒十六年重刊本。
- 查嗣琛：《查浦詩鈔》，四庫未收書輯刊本。
- 張雲章：《樸村文集》，康熙間刊本。
- 王士禛：《漁洋山人詩續集》，康熙間刊本。
《精華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池北偶談》，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香祖筆記》，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王漁洋詩鈔》，1916年刊。
- 高士奇：《江村銷夏錄》，清刊本。
- 朱明之序：《聖若瑟大主教經》，康熙五十四年刊。
- 張星曜：《聖教贊銘》，羅馬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藏抄本。
- 張玉書等編：《佩文韻府》，上海書店1983年影印本。
- 王原祁等纂輯：《佩文齋書畫譜》，光緒九年石印本。
- 陶煊、張燦輯：《國朝詩的》，康熙六十一年刊。
- 陸廷燦：《南村隨筆》，雍正九年刊。
- 十百齋主人：《十百齋書畫錄》，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7 册。

王應奎：《柳南隨筆》，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嵇曾筠等修、沈翼機等纂：《浙江通志》，乾隆元年刊。

張庚：《國朝畫徵錄》，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 3 册。

《圖畫精意識》，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三集第 2 輯。

魚翼：《海虞畫苑略》，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 3 册。

張廷玉等撰：《明史》，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沈德潛：《說詩晬語》，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 年版。

薛雪：《一瓢詩話》，杜維沫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 年版。

王輔銘：《國朝練音初集》，乾隆八年刊。

程祖慶：《練川名人畫像》，清刊本。

倪濤：《六藝之一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弘曆：《御制詩二集》，乾隆二十四年刊。

《御制詩四集》，乾隆四十八年刊。

張照、梁詩正等纂：《石渠寶笈》，涵芬樓 1918 年版。

英和、吳其彥等纂：《石渠寶笈三編》，臺灣故宮博物院 1969 年影印本。

李斗：《揚州畫舫錄》，中華書局 1960 年版。

翟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陳溥：《安道公（陳瑚）年譜》，光緒間刊本。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嘉慶五年重刊本。

阮葵生：《茶餘客話》，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8 册。

金農：《冬心先生雜畫題》，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三集第 1 輯。

曹文植：《石鼓研齋書畫錄》，清刊本。

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嘉定錢大昕全集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疑年錄》，嘉定錢大昕全集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趙翼：《甌北詩話》，甌北全集本，嘉慶間刊本。

王鳴盛：《蛾術編》，道光二十一年楊氏世楷堂刊本。

方薰：《山靜居畫論》，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9 年版。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乾隆五十八年刊。

安岐：《墨緣彙觀》，鄭炳純校，嶺南美術出版社 1994 年版。

馮金伯：《國朝畫識》，嘉慶二年刊。

朱逢泰：《臥游隨錄》，嘉慶三年刊。

張紫琳：《春漪齋筆識》，清刊本。

孫星衍：《平津館書畫記》，江寧陳氏刊本。

潘奕雋：《潘氏三松堂書畫記》，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14 册。

胡積堂：《筆嘯軒書畫錄》，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14 册。

姜怡亭：《國朝畫傳編韻》，嘉慶二十三年刊。

郝掄遠：《虞山畫志》，嘉慶二十四年刊。

清敕修：《嘉慶一統志》，光緒二十三年刊。

阮元修、陳昌齊纂：《廣東通志》，道光二年刊。

祝淮修、黃培芳纂：《香山縣志》，道光七年刊。

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道光四年刊。

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道光十二年刊。

盛大士：《谿山馱游錄》，道光十四年刊。

程庭鷺：《篔簹畫塵》，紫萸香館刊本。

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

第9册。

《浪跡叢談》，清末鉛印本。

梁廷枏：《粵道貢圖說》，海國四說本，道光二十六年刊。

潘正煒：《聽颿樓書畫記》，道光二十三年潘氏刊本。

《聽颿樓續刻書畫記》，道光二十九年潘氏刊本。

戴熙：《習苦齋畫絮》，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14册。

葉廷瑄：《鷗陂漁話》，同治六年刊。

李佐賢：《書畫鑑影》，同治十年刊。

楊峴：《遲鴻軒所見書畫錄》，同治十年刊。

楊翰：《歸石軒畫談》，同光間《息柯居士全集》本。

王韜：《瀛壖雜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蔣光煦：《別下齋書畫錄》，清末文學山房刊本。

《東湖叢記》，光緒九年刊。

宗元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同治十三年刊。

方濬疇：《夢園書畫錄》，光緒元年刊。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光緒二年刊。

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程其珏修、楊震福等纂：《嘉定縣志》，光緒七年刊。

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光緒八年刊。

華翼綸：《畫說》，光緒九年刊。

黃伯祿：《正教奉褒》，光緒二十年上海慈母堂重印本。

秦祖永：《繪事津梁》，黃賓虹、鄧寶編《美術叢書》初集第6輯。

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光緒間鉛印本。

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光緒十七年陸氏儀順堂刊本。

《穰梨館過眼續錄》，清末刊本。

邵松年：《古緣萃錄》，光緒三十年刊。

《海虞文徵》，光緒三十一年石印本。

鄭鍾祥等修、龐鴻文等纂：《常昭合志稿》，光緒三十四年刊。

葉衍蘭、葉恭綽編：《清代學者像傳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龐元濟：《虛齋名畫錄》，宣統元年刊。

《虛齋名畫續錄》，1924年初刊。

成勳：《左庵一得錄》，宣統間刊本。

陳夔麟：《寶迂閣書畫錄》，清末石印本。

李葆恂：《無益有益齋讀畫詩》，1916年刊本。

易宗夔：《新世說》，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影印本。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上海中華書局1937年版。

趙爾巽主修、柯劭忞等纂：《清史稿》，上海古籍書店二十五史影印本。

崇彝：《選學齋書畫寓目記》，1921年刊。

《選學齋書畫寓目記續編》，1927年刊。

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6年版。

徐世昌輯：《晚晴移詩匯》，1929年刊。

李潛之：《清畫家詩史》，1930年刊。

張其淦：《明代三千遺民詩詠》，1930年鉛印本。

秦潛：《曝書紀餘》，民國秦氏聚珍本。

關冕鈞：《三秋閣書畫錄》，1928年關氏鉛印本。

廉泉、吳之瑛：《小萬柳堂藏畫目》，1917年石印本。

三 民國以來著述及畫冊

《中國名畫》第1集，民國上海有正書局影印本。

《中國名畫》第14集，民國上海有正書局影印本。

- 《中國名畫集·清畫》一，民國影印本。
- 《清二十家畫梅集冊》，民國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
- 姚大榮：《辨畫徵錄記王石谷與吳漁山絕交事之誣》，《東方雜誌》第二三卷第二一號（1926年11月）。
- 陳垣：《吳漁山與王石谷書跋》，《東方雜誌》第二七卷第二號（1930年1月）。
- 《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陳垣史學論著選》改名《吳漁山生平》），《輔仁學志》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1936年）。
- 《墨井道人傳校釋》，《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一號（1937年1月）。
- 《吳漁山先生年譜》，輔仁大學1937年版。
- 《墨井集源流考》，《吳漁山先生年譜》附，又見《陳垣史學論著選》。
- 《陳垣史學論著選》，陳樂素、陳智超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墨井書畫集錄文訂誤》，《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
- 《陳垣來往書信集》，陳智超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第三期，1932年鉛印本。
- 徐宗澤：《上海老天主堂史要》，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40年版。
- 《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
- 容庚：《頌齋讀畫記》，1942年稿本，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
- 《吳歷畫述》第二章《畫錄》，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稿本。
- 《頌齋書畫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沈初鳴：《中國書畫精選》，民國影印本。

- 鄭午昌：《晉唐宋元明清名畫大觀》，民國影印本。
- 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神州國光社1947年版。
- 方豪編：《馬相伯先生文集續編》，北平上智書局1948年版。
- 方豪：《吳漁山先生天樂正音譜校釋》，《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版。
- 《吳漁山先生三餘集校釋》，《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版。
- 《吳漁山先生三巴集校釋》，《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版。
- 《讀吳漁山遺著札記》，《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版。
- 《吳漁山哭司教羅先生詩校釋》，《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版。
- 《吳漁山神父領洗年代晉鐸地點及拉丁文造詣考》，《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版。
- 《王石谷之宗教信仰》，《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版。
- 《再論王石谷與天主教的關係》，臺北《大陸雜誌》第五九卷第六期（1970年12月）。
-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華書局1988年影印本。
- 鄭振鐸編：《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2年版。
- 朱省齋：《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日本之部》，香港新地出版社1958年版。
- 邵洛羊：《吳歷》，中國畫家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版。
- 于安瀾編：《畫史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版。

- 汪宗衍：《吳漁山往澳門年份之研究資料及其它》，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
- 周康燮：《吳漁山書畫題跋輯錄》，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
- 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香港存萃學社 1971 年版。
-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中華書局 1979 年版。
- 趙慶源：《中國天主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臺北聞道出版社 1980 年版。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 鄭鶴聲：《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中華書局 1981 年版。
- 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臺北學生書局 1982 年版。
- 伍蠡甫：《中國畫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3 年版。
- 謝稚柳編：《董源巨然合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4 年版。
- 陳高華編：《宋遼金畫家史料》，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 《南京博物院》，中國博物館叢書本，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 《天津博物館》，中國博物館叢書本，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 《上海博物館》，中國博物館叢書本，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 《吉林省博物館》，中國博物館叢書本，文物出版社 1992 年版。
- 常熟市文聯編：《黃公望研究文集》，江蘇美術出版社 1987 年版。
- 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第 1 輯，澳門天主教教務行政處 1985 年版。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 冊，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4 冊，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6 冊，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7 冊，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0 冊，文物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1 冊，文物出版社 1994 年版。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2 冊，文物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3 冊，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5 冊，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版。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22 冊，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版。
-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香港區域市政局、香港藝術館 1986 年版。
-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徐偉達：《吳歷的早期山水畫冊》，《文物》1988 年第四期。
- 梁濟海編：《中國古代繪畫圖錄·宋遼金元部分》，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1 年版。
- 《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第 7 冊，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1 年版。
- 孫力軍：《清初六家山水冊》，《文物》1992 年第五期。
- 臺灣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圖錄》第 10 冊，1992 年版。
- 《福建積翠園藝術館藏書畫集》，文物出版社 1992 年版。
- 朶雲編輯部編：《清初四王畫派研究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3 年版。
- 《朶雲軒藏畫選》，轉錄自童一鳴《吳歷年譜》，《朶雲》第三八期（1993 年 9 月）。
- 《明清名家書法大成》卷三《清代書法》一，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4 年版。
- 《藝苑掇英》第四六期，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4 年 5 月。
- 《藝苑掇英》第五一期，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6 年 9 月。
- 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6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4 年版。

- 《中國書畫全書》第7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版。
 《中國書畫全書》第8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版。
 《中國書畫全書》第10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版。
 《中國書畫全書》第11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版。
 《中國書畫全書》第12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國書畫全書》第13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國書畫全書》第14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版。

李修生主編:《元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李一等編:《清代山水畫風》,重慶出版社1995年版。

《古萃今承: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選》,香港藝術館1995年版。

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廣州美術館藏中國書畫精品集》,新世紀出版社1997年版。

《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第七卷《清》上,湖南美術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國歷代畫家大觀·清》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國博物館藏畫·遼寧省博物館藏畫》,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

《中國高等美術院校藏畫精品選·宋元明清卷》,遼寧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

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澳門基金會1999年版。

張巖、錢淑萍編:《明清名人中國畫題跋》,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

蔡星儀:《惲壽平研究》,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

《畫舫藏珍:紀念黃兆鎮黃秉章先生捐贈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2000年版。

王群:《元曲淺說》,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海國波瀾:清代宮廷西洋傳教士畫師繪畫流派精品》,澳門藝術博物館2002年版。

饒宗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年版。

趙義山:《元散曲通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四 東西洋著述及畫冊

《聖經·新舊約全書》,香港思高聖經學會釋譯本,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1992年版。

依納爵·羅耀拉:《耶穌會例》,耶穌會羅馬檔案館藏明末抄本。

利瑪竇:《天主實義》,萬曆三十五年重刊本。

《利瑪竇中文著譯集》,朱維錚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龍華民等:《聖教日課》,1990年重刊本。

艾儒略:《職方外紀》,謝方校釋,中華書局1999年重刊本。

《西方答問》,崇禎十年刊。

《三山論學記》,崇禎間刊本。

艾儒略、盧安德口鐸、李九標筆記:《口鐸日抄》,崇禎間刊本。

南懷仁:《熙朝定案》,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

L. Sica: *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Chang-hai 1892. (薛孔昭《耶穌會神甫和修士名錄》,上海1892年版。)

Auguste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Chang-hai 1895—1905. (高龍倍《江南傳教史》,上海1895—1905年版。)

《上野有竹齋集中國書畫圖錄》,日本大正間影印本。

內藤虎編:《清朝書畫譜》,日本大正間影印本。

-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海中華書局 1915 年版。
- 河井荃廬等監修:《支那南畫大成》,東京興文堂 1926 年影印本。
- 原田謹次郎編:《支那名畫寶鑑》,東京大塚巧藝社 1926 年影印本。
- 香港公教真理會:《聖人傳記》,香港 1960 年版。
-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中國明清美術展覽目錄》,1963 年版。
-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中國繪畫》,東京朝日新聞社 1975 年版。
- 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聖若瑟神學院中的殉道圖》,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17 期(1993 年冬季)。
- 《澳門的日本人·大三巴牌坊》,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17 期(1993 年冬季)。
- 謝和耐著、耿昇譯:《中國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 1995 年版。
-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華書局 1995 年版。
- Theodore Nicholas Foss: *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 Jorme Heyndrickx: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 - 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Nettetel 1990. (福斯《柏應理和沈福宗的歐洲之行》,見韓德力編《耶穌會士柏應理:把中國帶進歐洲的人》,德國內特塔爾 1990 年版。)
- Xiaoping Lin: *Wu Li: His Life, His Paintings*, Yale University 1993. (林小平《吳歷的生平及其繪畫》,美國耶魯大學 1993 年博士學位論文。)
- Wu Li: His Life, His Paintings*, Lamhan 2001.
- Maria Regina Valente: *Igrejas de Macau*, Macau 1993. (瓦倫特:《澳

- 門的教堂》,澳門 1993 年版。)
- Noël Golvers: *François de Rougemont, S. J., Missionary in Ch'ang-shu: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and the Elogium*,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1999. (高華士《耶穌會士魯日滿在常熟:賬本及行誼研究》,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基金會 1999 年版。)

後 記

明清之際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可歌可泣的時代。在滿清征服者入主中原之初，華夏文明面臨着空前的浩劫。明遺民以無所用世之身，為流芳百世之業，在文化學術和文學藝術各方面皆取得超軼前代的成就，出色完成保存和傳承華夏文明的歷史使命。而其德行志節，與南明抗清英烈後先輝映，成為中華民族正氣的象徵。吳漁山就是明遺民中的一員。

吳漁山以世家後裔，在明清易代之際的腥風血雨中成長成年青一代的明遺民，並終身持守遺民的志節。漁山工詩畫，擅琴書，從儒士到天學修士，繼承明末徐光啓以來“中西會通”的傳統而創立華化天學，是明清之際一位引人注目的文化名人。蔡鴻生師稱之為“文化遺民”，陳垣先生稱之為“能接受西洋文明的先覺”，漁山當之無愧。

在 20 世紀的國際學術界，吳漁山研究是一個頗受關注的研究課題，先後有陳垣、方豪、容庚等著名中國學者進行了研究，在文獻整理和專題研究方面取得卓越的成果。沒有他們的努力，後繼者的研究將是不可想象的。

筆者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追隨戴裔煊先生研究澳門史，見《墨井畫跋》載漁山“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而引為異代神交。五十歲以前，每次赴澳門，漫步在砲臺山上，徘徊於三巴坊前，追尋

前賢遺蹤，曾發宏願，欲遠渡重洋，前往泰西，攻習葡文，以推進澳門史的研究。然而由於命運的安排，同漁山欲往泰西一樣，祇成人生一夢。僅在拙作《澳門詩詞箋注》收入其《三巴集·澳中雜詠》三十首，作為與漁山因緣的一點紀念。

自1999年起，筆者追隨蔡鴻生先生攻讀中外關係史的博士學位，徵得蔡師同意，以吳漁山為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題目。次年，《吳漁山集箋注》項目獲得澳門政府文化局學術研究獎學金的資助。然而，吳漁山研究較諸筆者以往所從事的廣東十三行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尤為艱難，首先是資料的搜集，筆者先後在廣東省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廣州美術館、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美術館、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常熟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查閱文獻，並托友人至南開大學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羅馬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日本大阪美術館搜集有關文獻，而資料略備。猶記2002年4月，至京、滬、蘇、寧等地查閱文獻並作學術考察，遂至漁山故里常熟，登虞山，臨隱湖，觀墨井，再尋前賢遺蹤，復發宏願，欲盡全力推進吳漁山研究。

吳漁山生平跨越歷史、文學、藝術、宗教諸領域，自顧學力淺薄，祇有勤搜苦讀，不斷補課，或請益師友，始能有成。經過艱苦的努力，按照傳統的治學門徑，先完成這部屬於文獻整理的《吳漁山集箋注》，再進行專題研究，完成以《論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為題的博士學位論文，由此花費七年的時光。至於時下較短論長的“軟件”、“硬件”，則無暇顧及。

蔡鴻生師對本書的編撰和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悉心指導，並在百忙中為本書賜序。對本書的編撰工作給與指導、關懷和幫助

的還有：學長陳永正、林悟殊、林雅傑、林中澤、張賢勇諸教授，我的研究生董少新、魏雅麗、方莉、丘莉莉、蔡香玉、金鑫、雷威諸君。中國人民大學韋慶遠教授，復旦大學汪熙、陳絳、沈渭濱諸教授，北京大學王小甫教授，上海大學顧衛民教授，武漢大學蕭致治教授，福建師範大學林金水教授，廣州美術學院李偉銘教授、崔廣曉老師，蘇州大學馬衛中教授，蘇州科技學院陳曉東教授，香港大學馬楚堅博士，香港科技大學馬木池博士，澳門大學范岱克(Paul von Dyke)博士，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教授及該委員會陳樺、呂鵬軍兩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韓琦教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李慶新教授，湖北省圖書館孫智龍先生，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林子雄、倪俊明兩先生，廣東省博物館蕭洽龍館長、朱萬章先生，常熟博物館錢淺館長，廣州美術館蘇小華館長、陳玉蘭女士，廣東省美術館蔡濤先生，廣東人民出版社趙殿洪博士，常熟市政協吳正明、曹家駿兩先生，澳門中華教育會劉羨冰校長、天主教澳門教區副主教羅啓瑞神甫，澳門文物鑒藏家鄧禹先生、澳門教育暨青年司陳繼春博士、澳門歷史檔案館劉芳小姐，葡萄牙里斯本中葡關係研究中心金國平先生，日本大阪美術館鶴田武良先生等。

本書的出版，澳門政府文化局何麗鑽局長暨諸位同仁在支持出版《澳門詩詞箋注》之後，又給本書的出版以一如既往的支持。中華書局資深編審劉德麟先生仔細審讀全稿，提出具有真知灼見的修改意見，本書責任編輯、編審李解民先生繼出版拙著《澳門歷史文化》之後，更為本書的出版付出艱苦的勞動。女兒章永珏幫助電腦處理集東坡書法的封面題字。

謹向為本書的編撰、出版給予指導、關懷、幫助的前輩、師長、親友和有關機構致以誠摯的謝忱。至於書中的錯誤，自應由筆者負責，並期待專家、讀者的批評指正。